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天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寔録卷之一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廪監生方　至

天啟元年正月初二日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疏請直破數年傾錮之穽以昭一時好惡之公内称從古治亂之關不外賢不肖兩途欲使國家常治而不亂必先使人曉然知賢不肖之人而後人心之議論始協朝端之舉錯自當皇祖

末年倦勤厭聽凡臣下發奸之疏一槩不下而被斥之奸反得以操唇鼓舌于是君子指小人為邪小人亦指君子為邪墨白不分是非莫辨朝廷之上大為訟場究之君子小人各拂衣一去而亦不分在君子之去不過棲止邱園足不離夫蓬徑在小人則招搖朋類到處驕人逞雌黃之口以愚後人後人或中其說而不之覺坐使世道成其沃暗人心即于澆漓言之可嘆參舉黃汝良先帝講臣夙多啟沃總憲孫瑋正直素心主勘最當督撫高舉建言國本望擢節鉞陷之者竟以尹應元之单强捏點綴使人至今有李

代桃僵之笑礼部鮑應鰲清貞孤介人疑其矯首發揭事者劉策也湯韓鉄案至今不移整理漕務者潘居相也百萬環列至今多賴曹于汴骯髒天成澹泊自高至今談者目為山斗張延登不滿礼卿之推所揭者皆礼卿寔事他如徐兆魁之險邪異常人皆惧為虎尾之蹈李微儀反覆賣友人皆嗤其行已之鄙

奉聖旨這本說人材關國運良是奏内各官該部從公覆議

初十日

陝西道御史高弘圖疏請慎中旨以尊主權内稱李

若珪之以科參被罰不旬日而去國識者憂之謂皇上廣置言官用其官而不用其言即非有憤廢科參之意而都諫之氣不揚亦安能盡箝言官之口而元歲之色不光目前冠婚諸大礼肇舉凡事關該衙門職掌有不得不用嚴用酌且未于出抄而猶煩于入告者將痛哭流涕為賈生之策予亦傍徨瞻顧取容悅之誚予容悅之不可則將盡為李若珪之續必罰俸必去國而後已乎古之士有負鐵鑕趨鼎鑊以直言指佞革弊救時者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為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所損之小以忽

所補之大也又云張延登李儀微部輔忠曹于汴孫
居相王紹徽并當自定評劾劉光復言應震許宏綱
徐兆魁并當讓賢者路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本内
各官及起廢在籍諸臣該部一併議覆　雲南道御：
史張新詔疏稱六曹原無軒輕除授自有成規據陸
鄉榮之言豈不鑿〻可聽但其不補前一名之朱童
蒙為何遷就不補後一名之劉弘化為何通融豈其
惟震暘之久候非此莫酬而首垣之重任非震暘莫
勝欲緊閉那移垣体掃地此心苟無高下何故妄作
區別鄉崇有物以憑其中乎抑天奪其鑑乎更可恨

者去歲七月之初皇祖違和正爾彌留冢臣視事終僅三月外云驚魂尚爾搖搖銓臣喘息猶然未定鄉紳乃秉主者心思不及到目力不及辯之時而補恒之牘雜封于啟事之章矣鄉紳亦曾讀聖賢書識忠孝字此等舉動是何心腸肺腑之見恐無以對天日也震暘遇此果知乎果不知乎抑在知不知之間乎知則與者誠為禍首受者亦屬罪魁即不知或可寬受者之罰當更嚴與者之罪奉旨該部院知道

廣西道御史馬逢皐疏為臣下去留宜決朝廷功罪當明內云移宮始末楊漣一疏已蒙忠直之褒又君

是太重一疏有不得輕率自遂之旨科臣竟不自安鬱〻就道矣去國之臣雖不黨其名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〻則爭公論何以明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是非關係甚大而功罪未分不得不顯資于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先帝疾革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入乾清宮呼萬歲執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三日上移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尚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爭急移宮以待皇

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也如以為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一楊漣也今罪璫未誅而先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聖躬初安而護聖躬者已嘆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著以明臣節耳且漣近來一疏再疏言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總為前移宮一事耳夫移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即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

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皇上為重不知其他止知安皇上為急不計其他皇上親見之重襃之弗能終庇之恐忠者去邪者進矣直者去佞者進矣皇上忽為記憶問目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人材消長關國運盛衰言路通塞係天下安危連去繳莫挽科臣李若珪又已見告矣聞皇上十二日開講則不信仁賢一章臣愚似宜首發明也奉聖旨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

楊漣忠直朕所素鑒准病告退心迹自明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易應昌請慎中旨以光主德以嚴新政內云祖宗尚以票擬屬之閣臣豈無意哉閣臣上佐一人下總百揆其于宮中府中之故人才政事之條吏治民生之隱古今成敗是非之蹟平時非不明習臨時倍加斟酌用求至當以代王言故票擬而得宰相不與也人皆曰天子之休天下相與歌且舞之萬世而下猶有耿光爲票擬而失天子不與也人皆曰

宰相之過天下得以彈而射之萬世而下猶餘非刺爲其責專其權一故閣臣居其地不但翌〻有以自效抑且凜〻有以自畏無敢誤一擬以誤皇上且誤天下而還自誤也若何而從中出也九重天上耳目崇高左右之人即懷忠蹇之心未必盡深詳之識則無心之誤可慮也況今浮薄之輩安必無假借之端則有心之誤又可慮也政使中旨所傳一〻盡協人心然以天子而操宰相之筆于禮已太褻于神已太勞況未必盡協人心此其間聖裁耶果爲聖裁則偶自誤也已可惜也若不爲聖裁則且代左右誤也尤

可惜也皇上之魁柄未嘗旁屬也天下竊丶為疑其為旁屬之漸閣臣之行徑未嘗中通也天下竊丶為疑其有中通之息無中通之息而疑之則政本可危也猶可言也有旁落之漸而疑之則國事可危也不可言也于是閣臣不得不矯還一事矯還事丶矯還以至時復矯還則皇上不能無煩于是言官不得不執爭一事執爭事丶執爭以至時復執爭則皇上又不能無煩視閣臣煩則疑閣臣言官煩則疑言官進其所疑則將人丶重足而不自安也舍其所疑又將人人孤立而轉不即安也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疏紏閣臣孫如游內云昨歲礼臣孫如游恭遇孝端皇太后之變不用請勅徑用劄付訃告中外為臣所紏然則如游者周典礼之罪人也乃因緣忝竊忽進尚書彙夜瘖脅再辭東閣夫臣方以大礼紏而皇上乃以大礼賞世之所鄙主之所貴情寔乖舛不應至此已聞臺省之弾發無剩矢濡遲至今皆相咤為怪事又聞來春水泮決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方凝河水雖泮心火未除实爾上疏求入講筵又再奉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有意如畫行

之鼠視人之動靜以為起伏又如入室之賊聽主人之寤寐以為行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机持挺而擊賁得已哉恭聖旨累朝簡用閣臣俱憑宸斷前諭已明如何又來瀆擾孫如游諭留已有旨了

都御史李長庚疏議地方之利害賊勢之緩急身在遼中任遼事者度必詳察而審處一為隨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萬崇德陳王庭等為照鎮江一城環朝鮮四衛寬奠而為之樞故資彈壓則駐防非輕而重事權則監臨尤要鎮江距遼陽四百里寬奠距遼陽三百里救援隔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倘賊輕騎南驅誰當一面故以金復道臣改涖寬奠鎮江比因衆謀之僉同而亦廟堂之遠慮无容更議者也臣等聀守次第兩疏中俱以金復道臣胡嘉棟分巡寬奠矣但行師之際非與以統轄則人心玩忽號令不嚴呼吸机宜關係不小相應改為監軍道料理舟師則駐鎮江餘日設防則駐寬奠有保障一方之尚責而又有臨涖三軍之重权進戰退守俱得其宜內外護防兼有所恃兼住鎮江改監軍離之則兩妨而以監軍駐鎮江合之則雙美故臣等參合前後之議而唯酌其一當也至道臣分隸之下凡錢粮甲

兵刑名工作悉屬綜覆使其悉屬躬親日不暇給矣故各處道臣駐劄處所必設府佐一員以分理之而本道尤水陸要樞得人尤急宜以廣寧理刑同知陳蓋臣調用寬奠清軍管糧以理本道之務者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疏為天下本無一事人心有三不平一曰國家之事大張若一案已成既往言之似令人厭而近議紛紜不可遏塞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國家之葛藤也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可因己之調停而遂可疑挺擊之奸化為烏有也不當因己之調停而

遂謂發奸者盡小人也又不當悪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遺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臣亦言詬者詬矣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々任撫州凡于吸風飲露彼中鄉紳倫能述之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俙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為甚奇即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抑鬱既深總一開口而又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發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為虹血且為碧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

已千了萬了又何難可發而頗為此不必然之慮哉一曰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君父臣言之已自心驚然而不能不棼〻也則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類多附草依不之流奸險貪橫寔有其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摘也除諸臣已經曾奉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冽之葉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董應舉趙南星挺劲之魏雲中馮孟楨净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

邦華若鄭之鮑應鰲劉宗守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耶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屈伸無定總開一口而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翻局而不知朝廷有用之人才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王老于山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入心如何得服誠使山林諸賢各有出山之色則不平之人心已千快萬快又何局可翻而為此不必然之慮哉一曰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為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為

貴而未嘗遂會承机取中旨之閣老將謂其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為語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于呼吸之間交結宮侍斂色不動而置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貴躊躇者恐漣無此机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黍新輔種禍有根即微移宮亦且不免此其說亦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今漣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會六月之搬垣報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

于國事底定之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運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羣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皇上堯舜在上真有變通之臣且肘掖之間有敢于矯旨之閹宦而皇上不及知所關聖德聖政豈其微細此臣同官馬逢皋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為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奈一番中旨之疑添科臣一番文通之案耳臣謂此事非皇上召對不可皇上不召對

則從前詔諭一〻皆出于中宮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之詔諭一〻皆出于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聖
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憤激之人情端在于此
奉聖旨這本說的是欲首議論先平人心疏內受累
多官着部院從公會議具覆其移宮事屢旨甚明前
諭乃朕面獎與閣部大臣後諭是朕腹心未竟之言
左右不及知者有何矯旨交通所請召對知道了
遼東巡撫薛國用疏為起用遼材以救危遼議將原
任吏部稽勳司郎中趙邦清起用遼東監軍道奉聖
旨吏部知道　總督宣大山西都御史崔景榮疏為

循例薦舉管糧部臣薦吳伯與茍如麟許明陛　又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劉敏寬李楠李植曾于汴王立賢李光輝史學遷荊養喬韓范韓象孫居相張國儒張應徵李養質魏雲中印宅宋際時等　疏為循例薦舉邊方兵備官員薦張維樞龍膺佘自强王之臣王于陛焦源清張曉等　又疏為循例薦舉腹裏方面官員薦南居益唐嗣美魏說陳儒丁浚等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孫之益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翟師雍饒景偉馬從龍高維岡汪起鳳岳駿聲蔣進張綸音孫毓英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三日

山西道御史周昌晋疏為人才進退易淆持議平衡空書內云試郎諸臣析及者平心相析亦詩教初託名流後慫雄獄則請告猶是養奸孫居相堅護私人力排正論則外轉已為厚幸官應震柔荏而積汙貲始王之寀織獨而借事藏身王紹徽負俗招尤立朝風節自在劉宗周建白偶誤律己貞操自堅再就諸臣未及者平心相析楊寉之正直敢言而浮議未剖失世守之恬淡不染而家食猶滯許惟新之高標粹品袁崇友之孤韻純修熊化之貞心勁骨其人有挹

有不起或用或不用皆有益世道者敢以有公論為
奉聖旨近來品隲人才一彼一此部院不為評覈朝
廷將何遵從這本內各官有與先後諸疏異同的該
部院從公從實分別定擬來奏

二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安伸疏請陽明之會振乾健之體內云
劉尚忠一守陵寢刑餘再敢嗾衆軍之鼓譟明挾搞
賞而繡斧不敢問王添爵等一淨身內豎耳吮同類
之血膏公攫金錢而礼鄉不敢問尚復知皇上之威
靈朝廷之法紀哉然皆自中官參科臣一事有以慫

其無忌之心而極其無厭之欲耳我太祖高皇帝深慮閹人生禍嘗謂侍臣曰每覩史傳所書漢唐宋季世皆為宦官蠹懷未嘗不為慨嘆煌煌祖訓豈非聖子神孫億萬年杜漸之訏謨保生世之深慮哉以我皇上涖位之初即鋤竊寶之臣璫再撤銀魚之內使其視尚忠添爵輩何異狐雛腐鼠則從天下公論以新初政去刀鋸之餘孽以彰大法而中外且熙然頌清平之理矣是所望于加冠大礼后第一徽猷也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三十日

提督操江陳道亨疏為循例薦舉方面官員薦兵俻饒景偉馬從龍蘇進岳駿聲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御史王心一疏奏叅客氏魏進忠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明旨一則曰奉聖旨夫人客氏保護劬有勞績着戶部速行擇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告成叙錄在內一似聖心獨以私恩為惓惓者微臣竊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令臣畏罪不敢言忍視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絕振捷伐有

機人心將仰專在朝廷臣恐不謹者為望上先左右而後彊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若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文武將士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冒鋒鏑為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徼聖衷之眷注重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灰其心矣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即客氏之保護愍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一彰聖諭加給田土明示優録流播聽聞殊傷聖德又況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孫入進忠之勤勞于礼為不順于事為失宜奉聖旨

二月初一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問達等疏覆魯府儀正程元勲訐傳令旨矯誣殺命相應提問蓋御史馬孟禎參也又疏覆兖州府加祥縣知縣邉檽剥下罔上纍〻贓私問擬徒贖蓋廵撫李長庚廵按畢懋康參也俱奉聖旨是

初四日

南京河南道試御史曾燝丙疏為太平政治可期朝野精神宜振一曰肅紀綱一曰養廉恥一曰清銓政一曰慎起廢一曰定人品一曰儲邉才一曰備內政

一曰重表率一曰端教化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江西道御史徐揚先疏請伸公道可息旁囂內云近日連章累牘非剖力爭止為此用人一事惟人情當鬱極而通之時國家當瘀極而明之候聖主方興側席常殷諸臣亦默轉于氣數中而不自知也乃移宮之始夏嘉遇一人寔不容況而臣所覩記何代無賢先後忠義之倫如劉元珍何士晉邵輔忠錢策陵大受秦聚奎郭尚賢翟鳳翀等先後清議之品如余懋衡饒位孫瑋于仕廉鮑應鰲葉茂才濮中玉謝應祥

周汝登程國祥魏雲中程策劉洪謨等先後敏異之才卓練之識如胡應台鄒雷鳴熊明遇陳于庭涂宗濬朱萬春李邦華孫居相黃建中張廷拱廣鳴奎熊化徐如翰等或註誤或非註誤或廢棄或非廢棄或人所已言或人所未言總之在位者亟來時以大任在籍者亟賜環以登庸此外如張寉鳴任事有胆气應速其樞府之来冀三益例轉非辜呂不還之禁近之地張鶚翼從差上召居帷幄徐光啟宜罷練兵別責屯田王之寀久彰忠愛何必追行外察而不起之閑曹王紹徽素負剛操原自共協鄉評而可升之仕

路案梲璫之初横也一時虓漭之臣有馮應何棟如等逮繫獄中數年皇祖旋憐其忠而釋之今馮應已故苦節可憫讀其書想見其人猶當援恩引例奏請邮録予之謚而蔭其嗣豈何棟如竟信般毁不量起之部署也起而不效持衡者自有考功之法錮而不起吏銓者寧忌桑梓之危況在滿朝荐則起在何棟如則不起當事之于桑梓又何如耶若夫前人有已甚之行合受已甚之報以結夙昔之因后人有矯枉之思勿偏矯枉之意以開方来之釁忠告既詳想有同戒奉聖旨這奏内各官該部院一併從公確議具

初五日

巡按浙江御史彭鯤化疏舉浙省遺賢荐原任工部郎中岳元聲清白傳家忠貞秉性生平自砥肝胆可貫鬼神歷仕不阿議論迥起世味東封千言諤々悉安攘之圖冊立一疏闡々杜危疑之隙惟骨鯁而道雖合故身退而名益高幸今聖主當陽推恩遺直折檻抑且事久論定宜早宣召賜環查與事關國本抗言得罪之條果合請乞裁酌召用奉聖旨該吏部知道

十二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為直窮數案小人之变借為今日持議之衡内云時本無事毋為意外之張皇用既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弥廣聲名以淡而弥長臣姑不暇遠引即以今日自況有夷日孤忠閉其家居絕口不言廷杖一事者亦有一生道學早歲投荒直聲動天下而習其貌一一如書生好儒者觀此諸賢足為師法諸臣竿頭更進豈止護此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人于故步此臣于己用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又云自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朝者豈曰盡無君子

而唯一雜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皐康丕揚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謏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雜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佐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紹芳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譽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雜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説事可日試以為常察事之把持可一網以為穽時則有亓詩教趙邦興等而為之首雖有善謏

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傍摘如必借此為題爭相濫引若積横之貪邪亦思梯崇于月旦窮究之醜類尚留春夢于寒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蔓升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為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人閑廢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

難聽召用于他日在臺臣賈繼春有心受主何妨付
定論于國入若復據此為名再生訕諷將修訣羽翼
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凡莚者復來事外之億逆
各欲高其敢價翻似大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
此又臣之所為不得不慮也奉聖旨該部院一併議
覆

十六日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仗及京城
內外巡警事宜各有職掌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
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巡緝巡視等官嚴行申飭

盜賊巨細右道奸言即便拿究游手無籍潛住異色諸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一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旗校及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佔催覓頂冒諸弊一体舉行

二十日

河南道御史張捷疏請破限年循格之見戒名寔用棄之非內云皇上初服勵精拊髀遺彥當事諸臣虛公諮訪慮无不關與渫之先而增彈冠之色然其閒抱璞不言藏輝自媚了于心吶于口闇其長閟其穀者世間有此一種絕孤之韻絕冷之品誰其知之而

又謚其用之也如董應擧吳鴻謙于仕廉胡琳蕭近高安希范斯倪蕙李之藻吳之甲劉伸其人皆所謂絶孤之韻絶冷之品樸誠貞衷投時不足精心密幹報國有餘他如龍國禄周應中脩素節于蓬門不使文孤踪文擯高為表沈應魁擅高風于乙榜豈宜以寡引漏徵明舜元侯應琛之廣能為而酬以薄階揚厲乖方孰作循良之則劉萬春之振刷為困之流謗紀綱掃地徒失任事之心凡臣所列諸賢大率以孤韻負奇節以冷品抱熱腸有一介不取之操而後有九死不易之概有庀壓無涘之胄而後有千变不窮

之畧皆浮之于世法周旋之外者也如近日經臣所進趙邦清劉恆甯張未便遽用而其一種孤冷之致斷難抹殺守正不阿科臣亦自許之奉聖旨甄敘人才乃吏部職掌這本內臚列各官且多見任不無侵官以後還着申明舊制非奉旨公推不多率意私舉該部院知道

二十四日

江西道御史徐揚先疏為再指通國共棄之人豢原任禮科給事中亓詩教內云今之悤歛勸減者必曰○○○○乃中國亦有○○○○爲則亓詩教是已

彼忌天朝之豢養此負明廷之登進彼屠遼境之生靈此戕冢區之善類彼竊疆埸之土宇此市國家之官爵彼豕突一隅三四年而遠邇不得安枕此鴟張禁掖七八年而上下不得安位究此逆事之敗壞俱詩教護法私人醸成之禍長纓可繫有足不僵猶曰去逆左賊易而去中國賊難也且又觀今日諮訪典廢人才既思彰善寧忌殫惡況此廢錮之賢半出詩教黨之手廢者宜起則驅之廢者不宜廢耶且不識詩教而外有何嫌怨惟據人心之積憤質通國之公評此之窮奇檮杌洵為元兇大憝雖有善諛之人不

能達心許可一語奉聖旨吏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汪泗論疏為人才起廢有期忠良召還無日內云國家收人才之用無如作其懷慨昌言擔當任事之氣其為氣也收之于摧折廢棄之餘其典宜速收之于方新初銳之際其典更光故有借其慕氣之歸而急用之者知松栢于歲寒回陽春于幽谷存什一于千百之中如今起廢之諸臣趙南星等是也有秉其朝氣之銳而急用之者若葵藿傾初日花木向早春定國是于紛紜之頃如今日之宜召還科臣楊漣李若珪是也不收其檀則數十年若贊若給

之氣何以發揮于一朝不次其新則舉通關若吞若吐之情何以底定予一旦奉旨起廢已屢旨議覆科臣請咨補官具有定制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巡視南城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疏為南城事竣謹陳要領之訣一曰城規當肅一曰城禁當嚴一曰城員當慎內云巡城者即臣心知水亦當知住宿公署此三月中不容一客不通一書蓋此全副精神為用然後無巨無細浮悉心料理而言無先入事不礙手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又臣擒假印時無意中浮山

人莊士元文書一卷皆係罪瑞戚畹之辨揭其他一二尺牘深有可疑詩者開又有一種造假單布蜚語止消把縉紳一看單款送已見成如丁巳大察時有演成六十四封者今其姓名固在人耳目彼不過献諂媚于貴人博播聞之饜足孰知遺大毒于善類生無影之風波所謂城禁當嚴者此也往時司官題用正途最有深意而不知坊官之親民與有司無差別也竊以為各城坊官只當以考選遺珠充之其躰貌陝轄與司官等也貲郎署不淂與夫殊方絕徼在越千萬里外紛〻欲偕制料以布德意而所称最緊劇

最盤錯執京師若柰何薄視此畿輔之民哉外任推
知聲華著聞皆得與清華之選何得斷于湯沐柰何
輕視此畿輔之官哉所謂誠負之當慎者此也奉聖
旨這巡城事宜着該部院議覆本内罪璫戚畹着指
名奏來
雲南道御史董羽宸疏陳補偏捄弊十說一曰綜綸
之出當平一曰牽制之文當決一曰宮府之法當一
一曰刑政之明當速一曰保舉之法當嚴一曰巡撫
之遷太速一曰遺佚之才當收一曰起廢之法當嚴
一曰補官之期當○一曰文卷之刷當嚴奉聖旨這

所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會勘楊鎬李如楨罪名看得建賊自陷撫城殲張承胤全軍以來遼左岌ゝ矣朝廷起鎬田間徵天下兵十餘萬聚天下財三百萬恣其所用固謂鎬能遠慮出萬全必勝之策也乃鎬任事之心雖銳料敵之計全昧不度強弱不計能否不顧安危師期預示使彼得以周防四路先傳俾賊豫為布置渡渾河而滅頂過半矣二道開而匹馬無還中路之敗亦云惜矣馬林潘宗顏當其偏師而先向駢首就戮劉挺與朝鮮

搗其巢穴而數萬淪胥以亡流血成川哭聲振地遼左經此三敗遂不復振至今處處徵兵年年加派中國未有息肩之期誰之罪也擬以失悞軍機雖云器械糧料之無缺責以喪師辱國豈曰同罪分謗之有人苟非建賊蕩平難望湯網寬貸李如楨才本臃腫性復驕傲見伊兄左次避敵固當慮及自殞家聲知遼左兵敗氣衰何為急欲代佩將印兩月視事不聞分兵以守黃龍百里是家罔思疾馳以救鐵嶺次中閉而坐視賊之酣淫不敢往擊何將之為上首功而割取虜之殘級不顧罔欺為計誠拙狡懦無骨按律

當誅奉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閏二月初四日

廣西道御史馬進舉疏為虜氣正熾卸擔非宜催兵部侍郎張鶴鳴赴任奉聖旨張鶴鳴已有屢旨催他到任不得以人言憤沮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魏光緒疏為直臣横被奇冤新政未蒙湔雪內云先皇帝以長君當立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奸人構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

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為阱驅除既分癱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庶幾湊手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擴招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棍桕木棍等之凶器打死小爺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駭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斂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謂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雖閹官首埋風癲以為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風望旨曲意偏護於緊關口詞一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為數內都頭

改為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筆牘割牘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稱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問也千遮萬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肖主事王之寀懼有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咬處察典既又夤緣中旨追奪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駁正叅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分處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張庭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寀諸臣所繇得罪權奸之本末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癲

涌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捺身家者何罪即云之案居官有議何不處于作令之時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罪不相準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而當罰則張差而當賞矣雖有狂病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為是為當賞而何獨於之案習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拏賊奏聞者先帝請下法司者先帝皇祖曾不以先帝之請為非而為之決張差奸豎几十年不御之朝堂一旦召見羣臣而行撫慰然則皇祖之于此事亦既曉然明白特諸臣以風癲二字為所歸著故寧寬賊徒而罪之案等耳聖

明在御恩及林蘊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躍于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蹤尚尔不蒙昭雪此數夭忠臣義士所以唏噓感憤而不平也奉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歿各官着該部照恩例召用邸録

初五日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疏為是非既明簡書可畏内云移宮一節首尾在三月之中亦極明易見之事而紛〻不已遂使科臣楊漣去矣今臺臣賈繼春又辭差求代矣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臣深為〻二臣惜又深處以目前不了之局開日後爭攘之端也臣平心一

抃之可乎當鼎湖弃泣中外倉皇時大小臣工痛念先皇青宮毓德之時蓋不勝疚心積慮之若及甫登極而妖冶為殃刀圭未効又已攀號莫及矣幸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倍用周防誠危疑恐懼當八月之秋九月之初矣偶值選侍乾清天子避席此一時也宗廟之匕鬯為重則先皇之簪履為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謨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楊漣左光斗之疏也於時抗言宮府即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從以為望矣既而閶闔聿開冕旒快覩此一時也萬呼而慶聖音之龍飛遂亦不覺

誇爲而顧几建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齊戒具揭諄〻于閣臣周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而憤揣摩于事理之外予又云張差之獄原非風恨于王之寀有不共國之仇而不得不借之寀為逢迎獻媚之資至今猶聚訟爭執之實功罪未結之案今日楊漣賈繼春皆皇上有用之才具清真骨鯁之槩皆不明其心迹以去而使右之小人又借兩臣以發大難之端乘墉伏莽之借毒流于國家而禍流善類如前此者可鑒也蓋小人善用亦且善借兩臣者又何

若以君子之身為小人之借皇上又何不亟勤兩臣然之其去以成新政平明之理乎奉聖旨這奏內以賈繼春為忠是視舉朝皆為不忠又與賈繼春本同日封進張慎言指奸為忠結黨亂政高弘圖巧為飾辯揣惑視聽俱着大小九卿科道公同會議具奏

陝西道御史高弘圖疏請盡化黨端共偕大道內云李若珪恥膺祿于中官去或不為無名而楊漣之去國則又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以安選侍之一揭同属耳目之臣各瀝忠直之血此不求同于彼彼亦不求同於此迄今宗熙社定選侍亦無不安緬

惟宮禁危疑之際而決策呼吸此不可謂非漣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以漣為功而漣第不敢自以為功也安選侍之說起于移宮之後因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之舉原非導皇上有薄于骨肉之心但謂乾清為至尊所覆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有是移々而左右未免炎凉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舛謬則選侍安而猶以為弗安此繼春所以有安選侍之說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是也又云漣遭逢之盛頗不類小臣知漣者避其心忌漣者疑其迹而漣滋苦矣若可以去矣漣去而繼春曰

漣荷忠直之褒拂袖不俟終日同事而異情或去或不去多口可畏甚于簡書臣可以辭矣有漣之去因以有繼春之辭實繼春與漣又似乎不能為異而有意求同也當其異知有君不知有友知有國不知有身所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及其同又重在身名輕負國思伸志于友忘情于君所謂小丈夫悻：然見於其面者也奉聖旨已有旨着廷臣會議具

奏　奉差巡按江西寬限四籍湖廣道御史賈繼春疏為直陳具揭之實以明臣義內云曩者移宮一事宸斷明決禁禦肅清屏除邪而驅骨逆常理常法之

叶臣民之顧惟是移宫之後名分既定而傳聞光景慘楚紛紜通國有若吞若吐之酸舉朝有且欣且愴之狀于是微臣硜硜之見恐損聖德又以皇上方在居廬未敢跳激祇齋沐具揭而閣臣三人于朝房而諄諄言之以怨達天聽以望其毋女之保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祥觸璫者無幸哉蓋念沖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祈祧先防戚福大權莫何中消送却而至于皇考之嬪目九天聖母之不仇匹婦又交浮而復徹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忠憤所鬱義無返顧一官七尺都所不惜老親幼子亦不暇為計也

奉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称奸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首仍大胆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可否抑且借逆揭為擇辭逆耳之說蓄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將話來

十三日

山東道御史傅宗龍疏為定兩撫功罪之案撫臣李

標臣不識其人而能道其事撫臣張鶴鳴臣能道其事而且深知其人黔中兵餉仰給川湖李標不深詳稽出一示凡已前所欠年分俱不准支以致營兵不平露及鼓譟轅門之内幾為戰場其召侮損威有如此者自此破胆喪氣束手而不展一籌苗賊大肆披猖全似不聞推官張良被叔最苦向標且呈標應之曰此乃川湖流民為盜非苗仲也知州簡而可文立綸手知縣熊節送家眷回籍受禍之慘更不忍言標漠然不一動念也而本方百姓茹痛含冤不知幾千百衆又不待言矣其惷亂玩愒有如此者道府各

宮被閙被傷已無天日而按臣沈珣詔使于緯之被劫尤古今未有之奇變也撫有地方之責乃左右支吾烟煠覆匿于沈珣則曰流賊偶犯若適然相遭不足深詫者又曰擒斬共二十四人法紀必伸人心共快且隱然有叙績之意矣又曰内地之梟獍漸懷好音則闔道府而畢力以相加者果盡兩江之賊乎於于緯則曰受驚夫緯之被劫僅存一中衣而僅曰受驚可乎又曰知為詔使隨即解散既解散矣則緯之亦身散髮豈官兵剝奪之乎且録緯書詞以為卸罪之地也而不知緯之口終不可掩乎若舊撫張鶴鳴

莊任方新即遇貴陽府因漢募越撒鶴鳴開報戎服佩刀率標兵馳至府堂拔指擒捕又令人於鐘鼓樓上視因所舉與旗招呼因皆就縛即于該府門首號斬一十六人黔之文武各官莫不股慄憤苗仲之肆虐誓不與之俱生請餉練兵毅然以削平為己任孫抨之後身越戎行督兵上堅革雜擒獮百年老巢蕩為平地廣順毛口洪邊匀哈等處或封洞而盡焚或搜山而盡戮或竄伏于幽谷或鳥散于茂林黔人積怨深怒為之一紓而臣等一再經過安穩無恙鶴鳴之功不可誣也然而埧陽之役監軍者謝存仁也人

言撤兵欲賊頗受蓋頭之錢又聞龍里界邊洗　寨級中有銷司之首各寨中如鋪司者不少矣鶴鳴豈能盡知乎不稟命于鶴鳴而擅移勻哈之師以征高寨等處之賊首監軍道陳禹謨也將官索銀漏信壯賊皆逃師入而俘其斗羊殺其老弱火其聚落師出而賊隨之俱出矣無以自存擄路行劫鶴鳴亦深恨之總之黔中司道稀若晨星如黃文炳張守讓之清勤能以鶴鳴之心為心者不可多得事〻俱鶴鳴拮据處〻俱鶴鳴制置耳目所不及便有意外之虞如中軍許敬所最為貪肆亦不得而用之則鶴鳴苦矣

既四願以行師又與楚蜀撫按諸臣更番而稽其筆戰心血已枯頭髮為白則鶴鳴苦矣礼部主事熊文燦列名公揭彼時正在閣中實出不知儘可原諒而情疑轉甚督責不休則鶴鳴過矣臣嘗評鶴鳴之為人才大而料紛立解骨勁而挺持不撓七尺之軀可損一腔之血盡灑此其所長也氣剛而不肯下人量隘而不能空物主獨是之見惡異己之言此其所短也奉聖旨張鶴鳴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請聖明更賜平懷以昭新政

以全盛美事內云當日移宮之事臣子久已分明即繼春風聞致誤語淡疎畧疏畧率小臣之愚亦何足計至于慎言弘圖二臣之去亦何足計惟慎言弘圖二臣之心正恐後來議論借此生端故特出一言而為分剖初本為息紛豈以佐鬬此其仰体聖孝默護科臣尤為洞了在臣等外廷方幸此疏一出藤蔓俱除猶妄意聖上俯鑒二臣之忱憐其用意之苦豈期明旨反為惑聽是使二臣之一片杜蠹去援之赤心反為旁觀冷視者所竊笑設使後來國有大疑朝有紛辨皆將指二臣以為戒箝口不言其於人臣持祿

癸亥旨為身計則甚便矣其如皇上之國事何哉同日御史王大年張捷俱具疏申救俱奉聖旨已有旨了

二十日

四川道御史焦源溥疏為廢臣宜竟其用々臣宜急其先內云如爭冊立而廢者今已三十年所僅有史孟麟等數人在獨不可起之原官之上乎而黃正賓者正不可以資郎擯也如抗稅璫而廢者今已二十年所僅有何棟如等數人在獨不可為不次之擢乎而邱宅等者正不可以乙榜拘也至爭張差一案已

故者將被卹録之恩削籍者蒙有召用之旨矣其中有不憂隐禍容定刑書如傳梅等者一腔赤膽難以白人尤可不不表而出之也至折檻飄去國之葉者當諒其心分門錮清流之品者當検其品方且繫其膽于四海何取遲疑而不以早聯台座之班負人望于三朝何取猶豫而不以速參啓沃之帷黄文炳等素裕經濟即授以御鉞非濫也何必界限于藩伯張春等深諳方畧即寄之鎖鑰非驟也何必循次于部曹張舜典等玄通性學即置之石渠非倖也何必終阨于鄉佐畫諸臣養食之困頓已長草露之時光能

幾遷之旦夕便落英華有如王志各于仁諸君子者或謚祭或贈表朝廷之上自有優恤之特典以慰九泉然而已然及其使諸君子而及見今日之光景當必何如以狀英雄之淚圖未竟之業者惜哉齎志而沒乎奉聖旨該部所議題覆

二十一日

雲南道御史童羽宸疏請鋭意振刷力追喜起之風內云皇祖朝惜官爵人猶曰上不樂與下共功故下不能與上分憂也今卿士滿籍矣誰非扼要之官誰無急公之誼而六部九侍郎兩尚書猶不知入署何

時許弘綱徐兆魁已明知其不可出代之者豈曰無人況戎政尚書添設侍郎何等官也於此不用〻于何時南北雍兩祭酒一司業尤當實興造士之年於此不補〻於何時大同久需巡撫董可威或来或改於此不決〻于何時總之可以速不速臣不能為諸臣辭當推補不推補當處分不處分臣尤不能為用諸臣者辭也又云皇祖朝養聰養明猶曰竭蹷無可見其長袖手可以藏其拙也今良楛立見矣何人不可分廊廟之憂何處不可佐縣官之急而積弛以来刑獄未結正者至千七百起錢穀出入欠者自欠靡

著自糜閑工部都水一司積欠至七十餘萬不啻何法料理盔甲王恭两廠僅存匠頭等二百餘名歳支米萬七千餘石銀八百餘两猶至透米十六萬石趙甲倉糧錢乙修造工作物料總付東流見于主事沈啓之條議者甚晰況隨事請求如此之類亦不復少至可訝者錦衣衛充養冏馬美事内原額一千三百匹歳支草糧銀七千六百餘两今聞馬之存者僅八十餘匹歳沒官銀七千餘两營是差者非七八百金不可相同爲例不知已若干年新天子一旦有大礼大閲該衛其誰能数馬以對歳七千餘两抑問之何

人也況於經營之債營御馬監象房牛馬房等處并場之貪璫其欺隱乾沒不知幾經摘發柰何槩置不理哉然總之各衙門各有統挕有分理該清理者不清理該爭執者不爭執臣不能為諸臣解至清理之不得爭執之不得臣猶不能為用諸臣者解也奉聖旨這所奏有關時政利害着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

巡按貴州御史沈珣疏為勞臣捷伐有功黔盗復滋有故謹據實申辯以祈聖鑒事內云臣每按行四境類從父老子弟爰諏爰諮皆言鵠鳴調兵徵糧悉有

戎算知人善任務責無事始信當事實難人才可惜夫垂紳綫帶高議於廟堂不知無聽刁斗望烽燧枕戈卧甲之勞瘁也染翰舒毫任意而渾灑不知夫瘴霧薄天矢石著面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艱危也聽一人之談據一時之口不知夫深謀隱計妻子不可告筆言不可淺之心也先臣史道言外臣之難巡撫最從撫之難唯諸邊最邊撫承之重寄猶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所仗者天子威靈耳使坐何安聞者不惻其持危濟險之難與竭力支撐之苦又從而下石以摧敗其氣即四體何以展布每讀斯言令人酸

畀若夫鶴鳴五年行役萬里還鄉使得同科臣之言遂卸樞莞之擔優游綠野彈琴讀書為鶴鳴計豈不甚便但四方多事之日使國家失一有用之才褒天下勞臣之心銷諸邊壯士之銳其為社稷計則左矣

奉聖旨該部即與題覆

河南道掌道事董元儒等合詞再揭懇寬恩以光新政以全盛美事故賈繼春張慎言高弘圖奉聖旨知道了賈繼春尚未回話不得瀆擾

欽差巡按江西寬限回籍御史賈繼春既為奉聖旨回話以乞恩認罪奉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

選侍推經皇八妹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還着田將話矣

三月初二日

雲南道御史魏光緒疏叅文選司員外蔡奕琛內云日前赴中府會議路傍一老嫗一少婦提携數歲幼子口稱奕琛殺人等語問之則云氏夫李明經為奕琛偵探消息不的毒打身死數日萬口喧傳且聞明經怨恨之詞死不絕口奈何打死我滅口等語扵是深恨奕琛之膽可包天術能使鬼而兇暴殘虐一至此也無論奕琛身為奸宄必不能為詰奸之事即令

假官假印無處不告而笑採徧歷四司所獲覺而指陳者幾何人所參提而送問者幾何事作奸之猾胥未見伏辜而仇恨之平人獨行杖斃臣之所不能解也頃汝陽之事無論來文偶有差誤承行亦自有人即使情真矣罪當矣便當參送刑曹明正奸弊與余戚唍沈應元等明正刑章豈不直截痛快而胡竟占都不獲耶責人而多至四十其人有不糜爛以死者而笑採不肯明言第云重責何也且該犯死罪之人必非可選縣丞之人既選縣丞罪必不死此兩言而決也人犯未齊贓証未確審勘未行笑採何以知李

明經為決不待時之人而登時取死略無等待耶若使選司即可論因則是白堂之署可以久病而與鳩之官可以不設廷尉評駁之地俱為贅員而三覆五覆之文真成故紙矣吳琛之殺明經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免也前疏浮言之後以王之寀關係國本國論久鬱今此一事若再沉匿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慨然于心者臣因往昔吳琛冀以早推結局臣此舉為先帝褒直臣也為皇上廣孝思也且慈寧召對之時皇上不當侍側耶當時逆天之災業經聖目豈今日而遂忘先帝耶皇上不忘先帝豈遂忘之寀耶乃明

旨明諭召用而災祥謂生無媢骨異哉災祥不君父之媢而誰媢也明知災祥之媢久矣別有所用而敢于君父之前出此背逆之語災祥頭顱几何豈足膏明庭之斧鑕耶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一日

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紀疏爲循例薦舉漕屬方面官員薦馮盛林歆棟沈光祚景昉胡世賞賈之鳳孟習孔陳璵李成名解經邦吉人蘇進呂昌期馮汝京寺官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二日

河南道御史劉大受疏為物力彫耗已極吏治激勸宜嚴内云舉劾之权撫按為政然所憑者監司黜陟之权吏部為政然所憑者撫按懸之黑而白之慕形之曲而影之直世無此理則欲為民擇有司先為有司擇監司有司居上下之會而為牧民之最緊關有司居上下之會而為察吏之最緊關監司恤有司一分即民受一分之賜有司愛民一分即國裕一分之財又云今之所不足者非財也即有能為皇上節冒濫之費者非所當亟拔者耶乃箭樓之役李鶯培監其事桂王府之役王惟光董其成浦口之役石應嵩

歐陽照任其勞数精竭思寢食俱廢大者省数萬小者不下數千乃竟與糜費者一視安坐者同遷即在諸仕籍尚猶有待而應嵩勞死王事卹録未聞何政之平耶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十五日

山東道御史傅宗龍疏陳積弊併獻芻言内云部寺諸臣應轉方面者藩臬之缺不可多得則求為大府太守府缺又不可得則指見任之缺而預定為一人求之衆人争之選司不論俸次顧其人力何如耳争而得者喪廉耻之心争而不得者騰怨誹之口不争

而恬靜自守者俸雖深而迍邅自若也既有傑異之姿而偃仰之餘隳頹過半矣舉人坐監者例選有司未坐監者例須就教非假請託儀制司不與列名而坐監者八九年不能授職舉人原無廩祿不過盤費數十金耳而居家有費行路有費在京守候有費未選有討缺之費既選有製衣辦礼之費凡此諸費都貸不貲不必之官而已知其不能為廉吏矣其有脫然無累而能以功名自表見者幾何人哉歲貢一途尤為可憐倫常辛苦始博一官有甫任年餘丁艱回籍而一轉再轉遂列王官者矣有甫推學正教授憑

矣入手而即王官者矣青氊未煖便已曳裾白首窮經不能償債其得薦而叨有司之轉者千百中之一二而已禮例教職之推尚憑考語而後乃一例序轉以為此輩途窮日暮取束脩以糊口者且安所分別而敝敝為閱其考之高下乎而教職之不得職薦者亦曰吾途窮日暮不過取束脩以糊口耳師道不立而士習日偷職此故也合兩年全貢半貢常至千五百人而國家何曾得一人之用乎似此三途常壅更于何處求材又云方面不壅則部寺可循序而陞擧人有司亦漸有京官之望矣有司不壅則教人就教

之額宜寬也舉人如侍字之女不可使有一毫點污授以一官資之誦讀既可習嫺吏事亦可簡束身心若夫敗類之尤既應誅以勞考勿使復司民社又為百姓之殃則不肖既懲而賢者益勉他日良有司亦蒸〻輩出矣舉人之就教既多歲貢之途愈隘則擬陞佐貳之議斷〻可行毋惑也國初重親民官科甲初除浮州同縣丞不以為屈今之佐貳盡以雜流充之上司礼貌不加視如奴僕故歲貢有考授斯職者漸恨而不樂之官亦積輕之勢然耳今宜通行撫按將合省教職由心品題果屬賢能登之薦牘選司覈

校有司方薦所遺入之揭薦州同有缺以教授學正補之縣丞有缺以教諭訓導補之謁見王司遇之以札課其款職即轉正官則歲貢皆知自愛亦駸〻有嚮用之階而舉人之就教與有司之改教者俱不患于占缺矣若曰加納之事例正開此二等官皆貴得厚價則何不並正官而賣之其得價為愈厚乎事例之入甚微而奸弊如蝟毛而起主爵者心厭之久矣先罷此二等官之加納而以次徐〻釐剔之當不俟臣言之畢也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十八日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疏請嚴飭吏部破尋常資格內云循級而陞沿資而進此人之視以為常而厭者也不次之擢超等之旌此人之視以為奇而驚者也驚則心動心皇皇然求其故而因以迴照其生平如快風時雨之下塵襟不得不清醉夢不得不醒此正所以轉世之机括也今山澤遺賢誠不可指屈即臣前疏偶舉所知鮑應鰲高攀龍劉宗周等應鰲熱腸冷眼世雖比倫以此見奇以此得謗然其修潔自好至于負債尚滿雖還今見諒于拾遺之章矣而若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費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勉成大

礼休皇祖之隐腸慰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又有大過人者皇上仁孝性生水木之恩至渥有臣如此豈遂忘之則如壓鰲者固不可以常格論也高攀龍當太倉炙手之時有惜才遠傍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挍荒里居且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称其潔靜中廣大覚愽中寛嚴直欲遠比周程近追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至若劉宗周者明知清薛將及却不肯隱忍數日必欲發攄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載林居至衣食斷絕而眉頭終無皺時此等男子可于肥酒大肉中求之乎奉聖旨起廢銓部主時次第

補用但不得以紛議稽延

二十二日

山西道御史江秉謙疏請亟勅廷議以保孤城以安社稷內云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奉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之徵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伸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而奴賊卒不能得志如今之闌入者何前者虽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者堅脩之瀋鎮我反

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過人者矣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至敗壞到此然前此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邊過計至今勘覈已明而復以横撼之私意見扶救天下之公是非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畛域雖然追之已無及矣為今之計瀋既已陥奉不可知遼陽斗絶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賀尤二將之卒未知存否光棠部下之兵或西自固此時提兵往援果將誰屬兵果安在雖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奴筭而事勢危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山海雖三韓阨塞第遼陽保則戰

在千里之外不保則戰在百里之内晉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袤雖以偏守戰卒饑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不亟請者也神京為根本重地雖　賊得志于遼諒不能即長驅入犯第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隙或冦盜竊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宄使無意外此又廷議不可不亟請者也奉聖旨這本内說熊廷弼才識膽畧有過人有保定危疆之功郭鞏非說他是罪有無私意著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二十五日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今　因日閑門禁當嚴內市暫着移與北安門外還着內外各衙門出示曉諭每日照內市日期交易待虜平之後仍復舊制該部院知道

二十六日

山東道御史汪泗論疏為往事成敗昭然今日用舍宜決內云記昔撫順初破紅旗初叔道臣熊化有促總督出關之議使當日聽化之日驟以大纛出其不意復撫順之舊郭整殘敗之卒衆不亦尚完吾圉哉而當事者疾其疾憤一手挐住定遼之亂必遼之人

一語用揚鎬用李如栢劉國縉而清河之捐三路之條相繼之矣豈當日中外遂無一與熊化同心者乎既李如栢當逮奉旨中府議帥科臣李奇珍堅持不當再用李氏挺出一疏使從奇珍之言別訪忠良即不能驟逐前失何至疊喪吾守哉而李如楨傲然以獄吏之尊卑視三軍譬若趙括臨戎一到即亡開鐵豈當日猶無一人知奇珍者乎及熊廷弼踉蹌出關窮發奸細浚濠增壘數月之內屹然就緒雖花嶺大人亡無不利銳然使畢假歲月專任責成即不能剋期興復豈至戍勞成廢哉而姚宗文假閱視之名捲

其師中之苦以一言不合遂中卸之百計媒孽中傷之嗟夫今不過半年新集之勳無閑垂成之局并破豈當日遂無一人知廷弼哉總無柰調停相襲者終以為固然也此皆成敗之照然者也又云張鶴鳴老練行間黔中銅柱終必賴之其次則邵伯裕久進樞機在籍則余懋衡才識沉毅三韓之畫夙抱長籌爽夫濤陽之高出近吐奉集之氣南甯之鄒維璉久閑鉛銓之畧此皆就臣所知足以備國家緩急之任者也又云賞莫如信罰莫如必昨渾河之戰川兵以萬人當虜數萬人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將臣吳天傑

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此其英〻烈氣所當與卹亡之忠魂並紀而朱萬良姜弼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前姜李如楨麻承恩之續其何辭於後至之誅乎則賞信罰必又所以佐援遼之氣者也奉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四月初一日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疏薦李三才白養粹王象乾邢慎言高捷馮瑗等奉聖旨封疆需人這所奏李三才等着即議起用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李日宣疏請召見大僚面決急務內云

今遼陽狼狽光景揔不可問而猶可恃東西之相持謂口不即得志于廣寧以窺山海乎而猶可恃水陸之各習謂口即不逞狂于海蓋以睨登萊乎而猶可恃大羊之志小謂口不即輕去其巢穴以望都城乎則但有一線之路安可無萬全之備即據此當前所議移駐海蓋移駐廣寧與催取王在晋張鶴鳴熊廷弼等自是急着且急緩不及事也唯是都門外如馬上催將多金募勇重臣督援駐兵津通緩則陳三坌以壯海蓋急則趨廣寧以堵三坌又急則據寧前以固廣寧此一説也都以内如嚴保甲肅禁衛分營練備

火藥綫則責成京畿以訓練民兵急則又遣科道以招募忠義又急則派行勲戚以量助家丁又一說也此皆須立議舉行朝不待夕者而非一〻得旨未可以行臣愚以為此時皇上無一日不見羣臣之理臣下無一刻偃臥私室之理直須朝〻趨朝以俟召對時〻坐署以共運籌者也又云撫臣平日所知留心邊務者則有如今礼部郎中徐謨兵部主事張應吾與入賀四川周起元也應吾慷慨激烈自是廣寧撫手謨起元並警敏沉雅即日閱海需才此指未可多屈也奉聖旨王在晉等已俱有旨了徐謨等還着部

議覆

初二日

山東道御史傅宗龍疏陳目前切要事宜一曰皇上罪己之詔不可不速下一曰瀆兵不可不速撫一曰內帑不可不速發一曰山東北直之加派不可不速蠲內云戶部尚書李汝華批郎中楊嗣昌請免順永二府加派之牘有曰待二府之地俱為戰場然後可說此話且謂遼陽之敗俱為風聞堅不肯信異哉汝華即髦而昏何至此等怪語也誤國如此留之何益所當速賜罷歸令保首領以去而該部印信即着侍

郎臧爾勸署掌兵部務不誤而力且停徵東北之人心可及時收拾也至于永出關兵馬何日出關已出關兵馬何日至廣寧能保其不望風奔潰否張經世能不逗留觀望否不能視不能履之薛國用能終固吾圉否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大臣自有專職不得輕易彈射以阻任事之心該部知道

初三日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疏陳緊急軍務內云一寧前道參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加僉都御史職銜令其便宜從事與薛國用同守河西等處望責成吏

部尚書周嘉謨一兵事急如星火九東事本章求皇上隨覽隨下切毋仍沿舊例一兵事旁午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即刻擧行一緊要軍務不必俟部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職掌一速遣風力科道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〻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堪者即便更換一京城火器盡貯于遼存者多不中用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星夜督造委科道官一員驗看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慶陵或濬城濠

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一永平順天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徵者並免以安人心其已徵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勇一以散奸棍兵部新請帑全量行分給一遼陽不守漕運難行當併力陸運督餉侍郎李長庚宜撤回理部事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即加銜應更換者即更換巡撫六然宜責成吏部周嘉謨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某地應設防某地應棄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啟往相度之立限回奏一少詹事

徐光啟尚駐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脩敵臺坐責成吏部尚書周嘉謨一京師至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明哨坐責成順天巡撫李樸巡按李淩雲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倉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糈即先臣于謙燒通倉之遺意也坐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坐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部蔡思充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閘係城濠作何料理坐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一城外尚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坐責成工

部侍郎姚思仁奉聖旨朕覽文書見御史方震孺條陳緊急軍情添設巡撫等十八事內一條取翰林四員閱擇緊要以便舉行朕嗣登大寶雖在沖齡自我祖宗以來歷代未聞有此翰林協贊閣臣者不得開此疑端朕思皇上簡用閣臣葉向高等着該部行文馬上催來任事其添設巡撫十七款仍着該部酌議具覆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等請設天津昌平通州易州四巡撫以衛神京奉旨該部議覆具奏

初五日

巡按貴州御史沈珣疏請特設總督重臣控制四省以一事權以裨安攘内云黔之所以大壞極敝者原非有他一言蔽之曰貧夫黔之貧自是天道非人之力所能使之不貧也嗷嗷闔境揔恃他省以生九品成賦無補纖毫即棄之何惜但無黔則滇不可通復是斷指而失掌也無黔則楚與川並難安枕是去脣而寒齒也當事者又安能惧非常之原因循坐視而不畫一經久綏奠之策臣反覆思維別無他計惟有酌四省之中設一揔督以臨之其策最便約束從此而定也遠近在吾掌握近以制近遠以制遠而尚復

有陸梁雄行者乎議論從此而一也是非有所統宗辟如高坐堂上而辨堂下之曲直何愛何憎而有何議論之更清畧之從此而濟也四省皆身內之痛癢辟如手取之而口食之手之不飫口漸也明矣即其閒有緩急之有司頑悍之土府而命令歸一尚得以兩地界藉口支吾哉威武從此而振也窮獠之黠兵徼餉絕盜賊如蝟毛而起總督立則合四省之冨狹頤指所問便可西號蜀北號楚南號滇應如左右手任勦任撫擒縱惟意使且望風解散而又何萑苻之足虞体統從此而肅也流鎮守備牛可耕出示禁楚

兵不許護送施秉運粮川貴叅將周天祿蒙撫按露章之劾凡欵反脣相稽今見諸弁攢眉又以一婦兩姑中多雜處之事總督文則黜陟獨操而法守歸一奸宄之窟穴從此而消也黔民無土著總之皆三省遊民如有作奸犯科一訊捕即鳥獸竄窟穴他省無從窮詰總督立則片紙所向四省霜飛奸徒無可竄之地諸臣改隸之議從此而可息也歷查黔中先后撫按身親地方見敝藩維谷之苦計無所之動以各省改隸為言總督立則無事割裂而控制自均又何苦二百年久定之疆界過為紛更交界添設之官從

此而可裁也即如清郎叅將以黔官而駐楚地爲撫同知以蜀吏而置黔方諸如此類揔以隅界難聯揔督立則事歸一統諸官可無建而地方省費寔多微獨于是即黔撫與各道兼制之名亦自是可盡罷又免多少爭端滇南改道之說從此而可已也滇池孤懸特假黔一線出入巡者爲滇慮者計開粵途不過以黔中盜賊爲梗之故揔督立則土司順盜賊清而處處可通何必更生異議奉聖旨該部議覆回奏

初八日

浙江道御史劉廷宣疏叅監軍道高出逃臣辱國偷

生內云監軍道臣高出其人者出與經畧共受疆埸之簡命遼陽而既陷矣經畧而既自裁矣出何面目復偷視息人間乎然使其奉頭鼠竄屏息待誅亦已耳乃復倡棄廣寧以啗西虜之說公然其稟于督臣令印稟到部可覆也亡命之虜敢出此誤國之計想驚魂喪魄不自知其頭顱之尚在矣若不急行逮治何以警人臣不死事者夫必廣寧存而后山海可守也棄廣寧即是棄山海棄山海即是棄薊北此不待智者而知臣恐當事者不容萬一為此言所惑遂聽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亦不甚亟不即臘

而天下事去矣奉聖旨遼城失陷監軍不能効死且倡為棄地啗虜之說公揆通卯結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查明分別具奏

初八日

河南道御史楊新期疏參刑部尚書黄克纘党奸誤國內云刑部率屬多官前者臺臣每言參送人犯輒被賣放此為率屬之嚴乎已應削籍矣猶可自居木偶曰孽非己作也至欽犯一起羽翼要挾台封北嗎

垂涎專政凡奇兒小裡凡事先與我說二語中外驚駭此正朋黨之律交結朋黨紊乱朝政者皆斬即非有妻子不可謂非在朝官員也既已沒其財産何為出脫多人此從古不能必得于人上者何乃甘失于人臣也猶可自解枉法曰好生聖德也乃張承胤全軍殞歿于紅旗一推致令國勢危于纍卵論李維翰者數奉該部之旨屢承有旨之旨宜何如急請緹騎逮治抵罪者乃前推諉于兵部今更推諉于科道他無其論臣屢疏每以遼左功罪為言兵部方在倥偬之際兒纘曾為州府矣亦知門禁属刑曹矣彼大辟

承行為兵部爭刑吏爭如　有賊者可僅門禁防守禦之爭叅看得尚書黃克纘龍鍾尸位兜窟巧營揩誤軍刑致國成積玩之難振夫吾門禁冀身為一日之倖投貂璫市德夙聞不指實其賍私冠帶乞憐門薄多狼狽之行往二罪俱獲以重論失誤軍機猶曰非奉調遣不依期策應也奸黨正條曰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此克纘所自供于急執者也即先斬以徼誤國可也若以為非典兵也生之則皇上之恩耳奉聖旨時事多艱方望大臣有任何得尋端苛求黃克纘已屢旨諭回

十一日

廣西道御史房可壯疏為薦賢本出虛公內云通政使司左參議吳殿邦疏言盜臣與夷狄並至蓋專為起用李三才而發三才之生平當年之爭論三才者業已詳哉言之已臣一腔無私為三才也實為諸臣也故最以社稷身家之為重為諸臣也總為社稷也故期于人己之兩忘既不敢薄臣前日之言而畧譽其品亦不忍忌朝廷今日之事而并沒其才此固臣為三才一段實話臣為社稷一片真心又云羈縻既

以養癰如何撫如何拒請出勝算儲才恐真翻局如何乘如何錯謬說調停旨原不知三臣之局若何司臣之局若何ゝ從而劉臣原不知三才之題目若何司臣之題目若何ゝ從而倩至若死灰衣鉢提經推官等語此正臣前疏所為蔓延數卜年来了不之孽債所謂從今一切斬斷者也司臣曰畜天倒海之小人與攻城掠地之 酋恐其並至臣即就其言而應之曰畜天倒海之小人與攻城掠地之 酋正是恰好一副對頭奉聖旨已有旨該部院議覆着作速回

奏 浙江道御史劉宣廷疏掠兩日之内逐兩臣諫

大非聖明求賢納言之意內云賈繼春誤信風聞之語指斥宮門誠不能無罪然而革職爲民永不敘用浮無已甚乎至于郭鞏駁正閣臣票擬之失平詞不無過激乃其意豈故阻熊廷弼之進用哉罰俸半年已幾晦閣臣休〻本念何遽至貶遂以去也嗟〻強敵臨境豈大臣與小臣角勝之時霍火駭人日占甚異人豈不躬省而逐客之時也外之敵國外患既不足振我君臣之泄沓內之法家拂士之祇以供一網之驅逐保世訏謨應如是耶奉聖旨郭鞏初疏以沖主藐視朕躬念係言官深用優容暨彊土敗壞尚不

知省改復疏求勝情理雖容不示懲戒則公論不明貫維春罪狀多端尚在薄罰劉廷宣何得逞賦瀆激姑不究

十四日

雲南道御史卯兆麟疏薦房師湯賓尹讀書萬卷植節千尋　初肆志曾有當郡縣遼東之議假令此議能行今日當無憂　之陸梁矣嗣後微與時賢牴牾遂中以詞林二百餘年所未有之法若科場指摘已經勘明于地方人才屢贋揚扢即計在廷諸臣或奇絕其文人之氣習未嘗不悦慕其文章或激駭其豪

杰之禍鋒未嘗不壯榆其氣魄誠以此人而使之自效于遼必有一番計謀幹濟供經畧撫按之借箸者

奉聖旨知道了

十五日

巡按廣東御史王尊德疏爲遵詔請赦直臣録用舉建言國本謫戍廣東雷州府衛軍原任江西道御史樊玉衡歷事先朝孤忠自許痛三王並封之議矢一腔爲國之忱抗疏危言叩閽直言遂罣獲于奸戚致震怒于聖明四裔投之雷陽多年甘守荷戟然而邪議旋寢册典既行元良奠震器于當年火海貽靈長

于今日蓋社稷萬禩之休而玉衡一臂之力也乃今姓名尚列于原伍而清華獨後于諸臣亦皇上所不忍者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六日

浙江道御史張縉疏稱兵部尚書崔景榮當夫會議築舍諸臣即知其不足與有爲必詹孫承宗快悒特甚遂有往訂之者彼第唯唯及臺臣方震孺疏名請代而景榮心恚故爲遜謝以讓承宗背攘臂任之乎與其僅作侍郎何如留爲經筵用也是責己稍而旁貿巧也宜罷一也曾營之推揚愈懋蓋舉者被世爵

之積習而酌其可用重以事權則景榮責也胡至任剥之日叅遊而下不肯降折相從乎說者謂良撫實窟穴此為騎戲之術景榮何不先為洞悉乃至入門及而誘不知也是通國之視操練急而本兵之視操練緩也宜罷二也迩來薦剡若張應吾耿如杞鹿繼善陸燧皆表〻者張應吾推寧前道銳然欲往其品可知耿如杞等既銓補樞署慮無不抒胸中之甲兵而徒使之各守城闉也設諸臣僅司啓閉之才彼原宫詎鎖鑰而何必諗憑之新舊分勞逸而不為疆場之倥傯釋辭畧也可罷三也方今需兵議召議募措

惧不足而將種請纓痛欲報讎於父死家丁報主更圖奮翼于沱池令鄧懋官為父鄧子龍疏數月而始畀都司令調川兵矣胡秦邦之子誓為父捐軀而不聞劉之昜為舊帥劉廷獨具揭而又不能達也夫此忠義所激誓不與虜俱生而川兵敗戰已見於瀋陽柰何舍此而他求將士乎是有人磨礪以需而無人築壇以拜也宜罷四也且也會議之日不欲振經世之出關而覃屬于計議之無人誰掌本兵而求倚靠也則無任事之勝矣晝夜拮据惟是文移疏揭之緒查號此而遺彼跂後而定前徒費鞅掌祗耗餘息則

無綜理之一事落之司官自嘆難取之嚮應甚至欲備左右掌紀而無從則無董率之權矣有臣若此即百身不當一人之用留一日反廢一日之事奉聖旨部務繁重尚書方在任事勿以繁言掣肘樞貳仍移文守催該部知道

十九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疏參遼東巡撫周永春末及徐兆魁李標內云此日爰書其不坐罪永春者祇俟部院議覆豈其免于罪戾及於寬政不寧惟是永春推諉既卸借趙興邦為重興邦之疏不云乎遼撫

與經畧共事疆埸一切進止機宜不獨經畧事亦撫臣事也如撫臣不知其兵之不可進也而進之無料敵之智與經畧同知其兵之不可進也而不能止無必然之畫與經畧同與邦素稱莫逆豈非以法在不浮不然與臺臣舒榮都之疏不云乎非謂有用兵者在便可舉城守之責而盡謝之也非謂遼陽有經臣在便可盡廣寧之前后以自固也皇祖票旨者舊係方從哲正永春所擁戴之人也亦云撫臣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又云國家立設言官使其有聞即陳而又分為六科便有專職撫清失陷趙興邦署科寬李雖

翰之罪閑鐵失陷守科之寬周永春之罪當時不擬律在案至今臺省石桔頡亢猶未正罪為兵科者其何辭于失職之罰人言舊恭受維翰之賄止于革職聽勘周永春聽亓詩教之嗾正於戴罪立功緣今思之似非捕風捉影或亦有的據者又云楚中裁推官不問而被論之徐兆魁猶然出舉劾之疏養瞻媚福府既已無靈將假薦牘以收謝乎則貪矣黔中縱苗冠不問而養禍之李標猶罪濫節鉞之任勒書遞罪既已敗露尚浔借前人以盡愆乎則欺矣奉聖旨這奏會勘各官何浔稽遲至今該部院着各速議奏

二十六日

巡按直隸御史安伸疏參監督通州西倉主事張汝元內云有謂西倉積有餘米向來留抵類數汝元乃聽積書傅夢龍伴當朱鎮等私出貳千餘石見有買主張尚賢可証又云中倉亦積有餘米向來作正支銀本官又以署篆而聽積書張聞伴當周學等私出六百餘石見有買主常時應可証南倉亦有餘米何來湊補掛欠本官又以署篆而聽積書劉漢昌伴當李承宗等私出三百餘石見有該厫梁倉官可証至于買夏布數十疋也曾值幾何乃止半價給發而致

陳鋮之蜉羽又如買福轎二三乘也曾值幾何乃不平價交易而致王賜祿之憤辣又如頂替差役也孝順何名舊例何妨或入二兩以抽身或入三兩以進步而萬鵬程韓朝賓等之刮金削鐵亦已痛矣又如票追剩銀也奸不可縱寬亦可憐或迫之賣女以償或逼之拆屋以完而李祥符棟等之剜肉毀巢亦已慘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巡視中城御史梁之棟等疏參大逆劉保交通　賊內云本月二十七日捉獲劉保之子劉于翰劉于簡

隔別研審于翰供称伊父刘保素與李永芳通好每
月傳送御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蹟送至遼陽報銀每
月一百兩或係家人往取或係永芳家丁高科送来
或假充官差或私買馬牌刘保仍寫提塘官名稟票
驗放出關去年三月八月高科来京兩次今年四月
賀世賢家丁李成恭六来京諜探又據于翰供称本
年四月初四親為伊父刘保寫荅賀世賢書内開韓
宗功到已知事体條安但三岔河不知兵馬多少此
將来勝前来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河廣寧更易
山海愈便如何取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調赴不前

畏怯大兵速〻前来可也兹韓宗恭回遼忙中草此革報其劉保覆審與伊子供吐相同臣等看得刘保原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官再跟遼中道府慣于作奸犯法通賄賣官遼陽将領藉為窟穴爰恃提塘夥通線索敢犯滔天之罪明図不軌之謀四載以来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貽禍之烈也臣等披寔供情狀叛在輩數悉在目前聞者無不心裂而胆催通國咸欲嚙肝而飲血幸賴祖宗在天之靈仰仗皇上如天之福當吉與告成之日有神人默護之麻叛謀盡敗于一朝逆賊何辞于寸磔此在刘保所當按謀

反大逆之律凌遲處死決不待時者也列于翰所當
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者也列于簡供有餘犯在外
須存之以待質証如彭應高韓叱喇馬儞林永吳從
二李賓等俱俟捕到折當分別輕重奉聖旨逆犯列
保交通叛賊召禍封疆謀危社稷據奏情罪真確堅
正典刑列款依謀反大逆律凌遲處死列于翰斬着
便會官處決傳首遼東暴白罪狀用泄衆憤以代逆
謀列于簡等依議俟另正法未獲名犯嚴行緝捕質
証明確不淂枉誣無碍法司知道

二十九日

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荐原任通政司右叅議呂邦耀

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呂邦耀着該部起用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
哲皇帝寔録卷之二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廪監生方　至

天啟元年伍月初二日

廣東道御史馬逢臯疏為大婚禮成普天慶洽內云
君能為堯舜必臣輔其君能為堯舜相臣劉一燝臣
素重之不識何故又降臺臣劉重慶語曰一夫向隅
滿堂為之不樂皇上琴瑟方調關雎興化臣等見是
日乾坤清朗次日雷雨震潤普天臣民舉手相慶以

為得賢內助關係非輕而無柰近日言路之輕也養病姚宗文揭御史申廷謨刑部司官王登庸劾給事中郭鞏河間縣佟卜年揭御史徐揚先兵部司官耿如杞鹿善繼又揭御史游士任小民略無忌憚大臣又復爾爾可嘆也更可駭也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劉重慶已有屢旨不得又來瀆擾

浙江道御史蘇述疏參遼撫薛國用內云袁應泰死云意所用者必望降中外東夷聞之落胆猷燕文武舉朝得之而快心乃聞之則薛國用也不知廣寧建節以來國用有何籌畫遼陽陷失以後國用有何而

目蔭腫不堪之狀已見于朱童蒙之勘疏且推經畧于已病已廢之人則名器可惜以經畧為旅進旅退之官則國体大傷以已換者而又換則耽誤在事机以敗遼者而經遼則不明在功罪況今日之薛國用即前日之周永春也則失地喪地師撫臣並論之說則國用應有處法何永春之辨晷方新而國用之崇階遷轉永春凜〻于聽勘而國用岌〻于榮歸無論事同法異人心不平竊恐　首開之謂此日之新經畧即坐轉之病開府死經畧已血膏荒草而生經畧又遯入榆關〻且嘵〻笑中國之無人矣奉聖旨薛

國用遠亡功罪前已有旨候查明另議推補經略該
部酌議具奏

初五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參兵部尚書崔景榮內云東
事敗壞以來在朝諸臣無不愁苦憤激各矢憂心獨
覩樞臣崔景榮恬然自得絕不介意曾不解其故何
且曾聞其私語逐事自謂的信云必無妨臣等外度
猶意其果有所聞有恃無恐而孰料景榮一承部務
即私大逆劉保任為耳目每有謀議輒喚提塘一日
之內三吐之握孜孜有味者惟一逆保之言是信是

崔景榮曰何兵可調保則曰某處兵必不堪調景榮曰何將可任保則曰某將資不及格不堪任景榮曰可來否保則曰三坌河天塹之險必不來蓋盡景榮之心腑灌入逆保之奸欺于是　必不來之說保則發地而獻之景榮景榮亦密地而語之朋輩昏迷光景畧似袁應泰之信賀世賢者夫乃知景榮之所謂樞謀皆逆保之方畧景榮之所謂的信皆逆保之奸詎景榮之所謂忻忻自得皆逆保毒藥之所蒙蠱夫中樞重地皇上方將恃以折衝萬里而景榮于肘腋之近昏瞶若此倘非仰仗天威叛賊授首臣不知

景崇之責國家而危社稷者作何究竟也奉聖旨速
濬變告以來本兵章疏可按何得以風聞苛索崔景
榮已有旨了

初六日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疏陳三策以保治安内云一決
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柄頃以緝捕奸細語司礼監
大監盧受臣乍聞不勝驚駭以受為神祖内侍舊臣
効勞最久皇上任為心膂豈得翻為寇讐皇上倚為
柱杖何至化為荆棘然都城内外口〻喧傳羣疑蓋
已叢集而不可解已臣聞疑而不用〻則不疑若疑

而用之則進退維谷恐後有赤族之誅及早而遣之採縱適宜渠安享紫貂之渠祈皇上俞受請賜司香火于留都則春礼不衰羣疑可釋此保治安之一策也刑獄天下之大命也唐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囹圄幾空以今三朝恩赦而刑部重囚多至八百有餘厲氣騰冲蒸為旱魃至楊鎬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前同法司會鞫如睍湯火之鷄觳觫之牛鼎俎之鹿怵惕有懷宜酌羣臣大夫通國之公論倘以為可生即應遣戍立功冀收桑榆之效如以為罔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叢孽之生凡此重情宜當果

斷此又係治安一策也用舍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爲柄尤大門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閫外可籍以帷握折衝而熊廷弼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鈐精熟屈指旦夕將至可籍以經山海撫薊遼大司農李汝華夙著忠勤乃今氣息奄〻閑在鴻臚行中匍匐不能起宜令歸骨以休老臣而尚書王紀汪應蛟謀猷寫爽幹理精勤可肩户倉之重驅蕭曹于輦下集頗收于禁中此又係治安之一策也奉旨這所奏科道官條議屢及盧受句以病告私家閒住已有旨了楊鎬李如楨原俟徐議今既如此說准從寬議處户

部尚書侍郎等官進退内外俟奏上裁行王德完職司風紀還當鎮定人心默持國是庶幾得大臣表率之体該部知道

廣西道御史李應薦疏參閣臣劉一燝内云皇上御極以來諸臣懷忠入告者無慮數百萬言絶不能就中剖決一概模糊票擬至臺臣方震孺議添四翰林代閲依舊以醉夢之語代天言則何心也皇上因移宮一事心迹未明于去歲十二月間曾望輔臣代為屏息紛擾至形之諭語乃竟中立不傳示一語使聖明隱忍小臣之心必為窮究則貽害言官猶淺而使

言官肆辯復干聖怒卒失優容之本懷又何心也寧
相咸在用人遼患孔棘兵餉之人尤為緊要乃用執
拗無能之李汝華餉不成其餉用束手無策之崔景
榮兵不成其兵如此兩重任俱以無用之人盤踞之
竟不肯任怨以易置之又何心也古大臣遇災變或
職咸率引咎責躬以自貶損今遼陽境土已盡棄以
日星風霾天旱地裂在在見告而不見引咎刻責一
言是視保業褻理若于己不相干矣有是理乎　賊
奸細慣作內應開鐵遼瀋率由此陷今沙盤練兵祇
知營私不知慮遠引賊入內言者雖有公疏單疏而

一熛漠然無所動也自非臺臣張捷慷慨執奏次輔韓爌妻姚主持而大內決不許肅清也則畏內如虎矣有是理乎至侍郎張經世無印催兵無人承使提督王威挈帶家丁出關無粉無印得于科臣熊德陽之入告者更屬可駭此是國家何等時何等事而一熛亦置之不理乎奉聖旨輔臣公忠體國朕所素知李應薦何得隨事苛求恣意橫加豈成國体本宜重處念輔臣力救姑不究

都察院等衙門右都御史等官張問達等公疏申救臺臣劉重慶內云今強寇在門國勢搶攘不有忠言

議論誰能定難扶危不有樂受虛懷誰肯披瀝赤諸臣不言皇上尚宜導之使言倘少示裁抑之意致灰靖獻之心恐非所以集衆思而勳禍亂也且重慶之所以得罪者以為危言恐喝而罪之乎則夷腥漸逼武備全虛在々禍變々起叢但恐其有言而未盡豈思其盡言而過激以為候補未任而罪之乎值此延納不諱之朝孰無進言之路蒭荛可言工瞽可言況侍次簪筆之列豈獨後補袞之忠奉聖旨朕豈不知所言至肎乃近来議論太多閣部大臣畏譏思避且御史候補所言究非人所難言何必躁率瀆擾

你每為大臣同聲附和沽名市德軍國大事漠不經心此事何必合詞申救該部知道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疏為父子世受國恩去國情同迯遁內云遼瀋既陷之後正主憂臣辱之時普天率土誰切纓冠孰意有不俟題請棄印而走如何南右布政馮盛明其人者乎又有借詞將父挈資而南如翰林院簡討馮銓其人者乎盛明當甸宣保釐之任而其子亦讀石室金匱之書君父之義胡不聞爲古人一飯之恩必報朝廷亦馮氏父子可謂不薄矣擢為藩伯拔置詞林其為一飯也不既奢乎盛明既不

俠命而行而其子市名馬養俠客購經十萬扁舟而下吳越楚蜀之邦擇地而度曰以吾囊中之百一成都成聚何難之有不難忘君父棄墳墓拋鄉井而去矣嗟嗟盛明父子何不思之甚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我忘君親則不忠棄墳墓則不孝拋鄉井則不仁不忠不孝不仁之人安所用之說者曰其家父子濟惡鄉里以目運材紫荆伐石房山田園甲第富甲南畿怨毒之于人甚矣飢亂相仍攘臂一呼悖出之禍人將甘心焉父子殆慮及此矣太平無事之時父子紆朱拖紫家温身寵聞警之日畔官離次曰我即棄

進賢冠猶浮享子女玉帛之奉待郊關無恙再借鄒生之律以復我故物直反掌耳此其罪可勝誅哉奉聖旨馮盛明已有旨了馮銓不必苛求該部院知道

初十日

陝西道御史郭如楚疏為用舍與論已明朝廷朝斷宜速內云熊廷弼雄才大畧慷慨担當直扶危定傾之手兹所駁而前將入春明而用廷弼者尚茫無着落也臣為宜其經畧之任加以尚書之銜委以恢復之事自山海而東悉以畀之撫鎮餉諸臣盡屬節制無耦立而與瓢無九收而掣肘任之專責之重而後

成功可冀也舊輔葉向高肝胆揭日忠赤回天新輔何宗彥定識定力無偏無黨正色同心戮力共濟時艱簡召之旨將已兩歲而杳不聞空谷之音也昨者尚官數趨之旨政府躊躇不懌旋而議羅礼曾有背議而竊笑之者是誠何心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也見在者蒙妨賢之罪而未來者托避賢之名可不可也是皆用之空速斷者也淮撫李三才之居官居鄉本末昭然人所耳目歸舊則有之千里則不可知也會議之日不可者大半諸大夫國人之論亦主爵浮夫之衛矣值此多凶多懼之時尚可以樞要徇私耶

内監盧受身邀屡朝豢養之恩年當桑榆衰暮之景即未真有大不祥至已道之事然奸人招攀道路如沸度有因緣豈盡無據久在肘腋非受之所為自全計也倘念其簪履之舊加以帷蓋之施則如臣堂官王德完所言安置南京以善終始則亦以生成而高厚矣何戀此么麼而不以釋萬衆反側之疑懈中外萬全之望也是皆舍之當速斷者也此外則有用之未見其効而旋覩復用如徐光啟者用之未見其不効而務阻其用如蔡復一者溺聀當舍而舍之不早如崔景榮者力竭當舍而舍之不決如李汝華者碩

苟險側當舍而自家必不肯舍必不忍舍如劉一燝者大抵顧人情不顧國事為體面不為朝廷比今日第一病痛而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奉聖旨朝廷用舍大權言官當佐以公議郭如楚這本不無參以意見至輕詆輔臣不顧國体姑不深究

十一日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請用五臣以襃盛治薦葉向高何宗彥許弘綱孫瑋劉曰梧奉聖旨元輔奉皇考簡召歷時已久尚無起程消息着再差官同先差行人并該省撫按官敦趍就道在途輔臣及尚書巡撫

寺官一體行催起行該部知道

十二日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請珍護忠賢以安宗社內云藩邊陷後國勢瀕危臺臣房可壯疏薦三才可用臣初亦俞之而細讀疏中楊詡奸雄終懷戰慄昔人稱曹操曰亂世奸雄操沾沾自喜三國至今幾千年豈又有一孟德耶吏部會推之辰九卿朝集於文華殿臣謂三才用於外則許之必用之于內臣當以白簡從事旋詣揆蓮直房畫題臺省諸臣先書不與二字如出一手臣謂公論當亟從而諸臣中尚有猶豫者

臣謂大臣望重何得首鼠兩端遂各畫題而別科臣汪慶百於別疏之尾襃臣廷序首鼠方為臣危而入遂借譏於元標謂慶百以二字詆之遂欲於熱審後乞休臣於元標稱同心之交元標欲去臣豈獨留口誦心唯殊令躅踏蓋元標獨擊鶻鳴陽鳳非鼠也臣初戒勉諸臣豈識刺語耶即時有用三才者而浩蕩乾坤不可無吳殿邦之論臣意蓋曰即殿邦論一時雖有違忤而千古不可磨滅之耳故筆之疏尾不謂議論遂繫大臣居常和衷而論事則貴伉直宋慶曆時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蓋和而

争者知之至也不然唯〻諾〻以為知何取于殿上之虎而以為著鑑耶奉聖旨誹謗相加非大臣所宜

鄒元標昨疏已有旨了

浙江道御史蘓述疏請並收茅茹普示包荒內云未勘以前之熊廷弼不惟言者疑即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為國勘者亦為國交仲于國即仝〻異〻亦何為而不可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泰恨袁應泰而思廷弼而因追及論廷弼者溯流窮源迹而罪之乎夫憤遼陷則當問

守遼者恨應泰則即問荐應泰者即思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含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亦何嘗曰代廷弼者必應泰而可也而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為言者罪則言官凡出一言畫一事必緫〻為算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為國家籌事擬策發奸指佞者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〻不一牘捷代未彰于首黨錮先起于輦下若廷弼此来非為掃狭胡而為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既順言官以去廷弼

今又用廷掰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奉聖

旨該部院知道

十五日

湖廣道御史方震孺疏參道臣蔡復一內云復一夙負盛名而兼勝氣近議添設巡撫臣等每為屈指即臺臣侯恂未嘗不許其才名未嘗不期以節鉞惟深有責望之心故微示激勸之意且垂涕一事浮之傳聞非臺臣之言而通國人之言也此亦何足深辨使復一而無是也則亦任真做事百折不迴事定功成自然天下諒之舉朝諒之即臺臣亦終取之矣而一

揭再揭以口舌角勝何為者也既曰又在其頭誰先雉眉又曰三坌河在望誰先縮足此是何等說話豈雄心猛志不用以理封疆而能口利牙反用以推言路如是而後明其不垂涕不惟怯乎或者謂其心驚胡馬悔別青山狠嚷一場好尋歸路誠如是也是真垂涕真惟怯之尤著矣而復一宣其然乎不知賦歸去于清平無事之時為知机為高蹈為養廉恥巧卸肩于擾攘艱危之日為畏難為怕死為討便宜復一一何不深長思耶奉聖旨司道才品行事撫按官不一甄別任其傳揭紛辯蔡復一姑著策勵供職以後有

徑投揭都門并借言求去的即行撫按官從重參奏
該部院知道
十六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日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
等官杜門請告現在衙門辦事只有左都御史及新
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遍覽遼東巡撫王化貞
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緊一切防禦撫恤各衙門
向來奏請奉旨盔甲器具兵餉撫賞諸需及推補各
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疏奏請一一督催補
任首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

逞乃我堂々朝廷濟々卿士大臣畏憂訛讒動思引避小臣扶私逞臆巧肆擠排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國家優礼臣工兩朝覃布恩渥其報乃至于此撫時着躬能無悚怍輔臣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克纘王佐侍郎臧爾勸周道登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都着即出供職不得揭告辨爭待　氣稍平危疆可仗再聽高尚以便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然閑專意急公此後大臣或因公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托疾言去小臣即隨事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

浮連章求勝各殫力協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
前抗違國典具存定以無礼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
部院一併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十七日

江西道御史徐揚先疏參科臣魏大中內云廬受之
當下於理也楊鎬李如楨之當早處決也臣頃有疏
上請夫德完先定大獄一案原非欲寬楊李二囚不
過曰可生即宜遣戍罔赦即宜正刑凡此重情惟當
決斷人謂票德完之旨者有今既如此說准從寬議
處之句可惜德完美意竟為所惜乃德完一片防患

苦心無不嘆之服之大中亦非不知心其然祇見德完再有乞用五臣之疏剌服剌心又不敢明目張胆曰某宜用某不宜用但深恨請用之者而若共無名遂搜前疏之語割半段之文援重因以聳人之聽信假執法以掩已之私衷又云大中心喪魂迷不自反其本來無能望德完萬一並不識德完之品直與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共尊彝鼎急攘首功遽以一矢加遺在德完固不視腐鼠為重輕痛蒸有數名流無緣無故如驅小兒于市肆貽笑天下取重外夷尚謂朝廷之上有人而言路之罪可勝誅、哉奉聖旨王德完

諭留已有旨了言官即有異同不必相讐該部知道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題為按臣從容就義忠烈可風內云經臣袁應泰城陷之時不得不死者何廷魁得不死而不可以不死而遂以死高出難得不死而遂亦以不死按臣張銓既得不死亦可以不死乃卒以死又不徒如經臣道臣之死而以一死動天地泣鬼神感殘遼數萬之人心素獷悍不可馴之礦卒一時持挻聚衆以待命扵朝廷而廷議以一大理卿酬之吁按臣得此猶憤發為厲鬼以殺叛賊而報君父固足以見高皇帝及列祖之靈扵地下矣然以較之

逃者無恙逼死者無恙前之壞遼事如李維翰者居然而享長林之樂者無恙而死者正一廷尉不稍薄乎雖薄可也恐後來邊疆之臣忠不及此臣者不肯以此七尺染黃沙而博一廷尉也臣之所以欲再從厚贈卹者非為忠如按臣者也為忠不如按臣者也又為按臣非不能如崔儒秀等不見逆賊之面急欲速盡恐有鼎鑊刀鋸之慘按臣正欲見逆賊甘受鼎鑊刀鋸之慘以愧逆賊也又為按臣非以一死結以前之局又以一死鼓三軍之氣勵將吏之心為後日滅逆賊之地也按臣之父為山東右布政張五典端

人正品别歷藩臬之間者二十餘年矣噫藩臣分守萊州時先冡臣趙焕之言曰張大泰即不為異品亦當為卓品計不阿私所好日者遼警既北痛子思親杜門乞休控懇之詞慘不忍讀記客歲按臣江右報竣之時業有疏請告矣嗣按遼之差既有俞旨藩臣諭其子曰邊疆有事人臣不得遂其私督毋得持其前疏此父子以假歸里甫未兩月促令星月就道無緩須臾此可謂教子以忠若父子者豈知鼓班之日為永訣之辰哉非此父不生此子郎其子安得不擢其父即使藩臣居平無以表見猶得以其子之故而

隨牒以煩敵事況所在有報清端峻碩者手奉聖旨
褒錫國家彝制張銓謚號祠額仍俟奏議贈官需次
游加伊父張五典才品自著即與優䘏以劝教忠該
部知道

二十日

雲南道御史李日宣疏為欽慰忠魂須體孝思內云
張銓赴遼之時西巡臣鄉者三載歸侍祖母者旬日
奮然勇往一切弗問死節之際噴血罵賊引頸抗
輿馬膺肉勢折叛逆之腰拜別從容氣縮蠢虜之手
辛勤尤向究歸中堂垂絕又非若他人之勉強從事

逼迫自盡者也此誠睢陽之後不愧前脩文山之流直可方駕者故當時共傳　次其骨賊呼為忠而岫巖感泣爭起内應真足誅奸雄於未死而激忠義於偷生雖在異族猶有然也又銓之父非他人即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也子有五人而其長即應麐指揮僉事生員張道濬也五典年近六十服官三十年中外別歷所至有政績今考功法亦應淂卿二近聞道濬號泣來闕慷慨自矢白面書生頗饒吞胡之畧路經濟南與五典泣別祖孫指天歃血欲為銓報仇以酬國恩而道濬負學秉禮猶不肯冒膺寵澤但願

召募忠義千人自為一軍期滅此　不與共戴惟是家業凉薄不能不仰給家官將哀懇臣聞之惻然不知其涕之所從也伏乞皇上勅下吏部將張五典優轉內秩俾之居中調度相機自效而准張道濬所請許以忠義官銜自行募召隨地支給公費不為阻撓父為其子〻為其父石可沒羽虹為貫日使塞外披堅執銳之士凜有生氣而向時誦忠慕義之　聞之勝落所係中外觀德良非小可奉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巡按河南御史黃秀士疏為中土人材甚盛賢書解額未宏請將河南解額允加五名以足九十名

奉聖旨礼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崔呈秀疏請賜遼東巡撫王化貞尚方劍便宜行事以順人心王威達奇勲楊肇基等加以援遼總兵職銜而王威亦當賜以尚方使便宜行事仍聽王化貞節制而諸將統於王威其戴罪之李秉誠姜弼逃奔之康應乾胡嘉棟吴瑞徵等速當逮問以伸國法而道臣蔡復一當改遼左監司以盡其才

奉聖旨經略提督從長確議奔逃道將等官已奉旨議着作速回奏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邱兆麟疏參徐光啓内云計兩年以来

光啓所以為揚〻列京堂而閑婆棍者何官被覃恩獲予告歸而尊榮其父母者何勑命練兵則辭此則未聞辭也光啓設自捫心二年歲月作何銷筭二年職業作何交還二年錢粮作何支費即自認止淂教習步兵不當以步兵一行一伍交付皇上即又曰歸併督撫則光啓聞遼变之事正在通州尤當身先諸鎮調發而赴廣寧不則與之同入都門為九門十二營之顏行豈不足以舒君父之憂而壯京城之色哉乃光啓此來顧絕口不言兵而第言敵臺也課功已虛迯練而更匿窯諸忽榮有與求去而復改為來踪

踪不浮不沉伎倆如偵如幻臣方疑其讀書徒多恐成趙括虛名自悞未免仲文故特一言駁正而不謂光啓不悔而復有詞也即據光啓所云此輩原非戰所謂兵則將以何者爲兵必擇其所爲兵又何須夫練如其果能會練又何人不可為兵柰何光啓既以練兵而又曰非職所謂兵也則當時韓信所謂市人可使戰孫武子所謂婦人可使赴水火者固非耶今惟祈皇上督令光啓自報昔日所練之兵若干即相交還為目前燃眉之用即歸併督撫併責令督撫回報光啓所歸并之兵果可當一隊否又或責限光啓

更圖後效而計日即浮以立成敵臺則臣且執鞭弭負畚鍤而隨其後而敢更多求手奉聖旨迎來任事甚難徐光啓方奉旨議用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原任遼東經畧熊廷弼疏請宥言官以安微臣事內云臣自以勘歸里誓不復出獨痛封疆淪棄聖心憂焦二三大臣皆畏議論莫敢明目張膽主持廟謨一任紛爭坐長禍亂故此感憤再出誠願處嫌任怨贊助大臣主張於上推誠去猜和同臺省歸一於其下內裒羣言外揆方畧以求仰副安攘之諭於萬一若

復為此再滋葛藤臣定不得安位如去年逮中事而亦何以自救其狗馬之力乎是蓋為國安身不得不出於此而非敢矯情為言官解說也伏懇天恩收回前諭免行查問併將郭鞏復職則言官感皇上如天之仁而微臣亦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奉聖旨朕查問糾論科道念封疆淪失欲警將來奉旨一月有餘尚不回奏國紀何在熊廷弼感憤再出具見忠猷着安心任事不必申救該部院知道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疏請速正刑章以平天下內云鎬楨一獄皇上力行果斷則除兇討罪天下可平若

衆徐〻云爾則縱惡容奸何以平天下以司寇鄒元標識鑄與如楨也撫七死議並逮謂法之所在君不能私其臣子不能私其父責不能私其友此乎如南山之不可移是所稱執法持手者懇皇上可其奏潛消業孽立見清平奉聖旨這所奏已有屢旨了不必連章瀆請

二十二日

巡視西城御史高弘圖疏為捉獲奸僧詭蹤煽衆揭帖駭入四月十九日朝天日忠誠捉獲懷妖帖奸僧一名法名積可俗名劉方泰隨經研審看浮僧積可

非病非顛隨筆隨口字跡尚多別訛語言實為妖異除人参供係東江米巷買來臣等以貧僧安那用此再三訊鞫招無別情外其称夷人不敢欺心似為賊布流言也其称事〻不能為称輔臣又對症之藥也其称親王〻子欲挾内相之言又與道路之口君側之奸相符合也其称明檜瑨箭主宰在我滅文興武不但一个虜賊作亂及故生暴怒之言又大逆不道不可赦原者也其以為真耶而二萬一千之衆安頓何處即一王之實而無其人抑以為假耶而二十四人之供語〻逼真直書各姓名而更不爽根究之

則搖惑人心菐大難之端輕縱之則患養回邪長奸究之漸似應照妖言律刑其人而焚其字以定危疑之人心者也奉聖旨法司審明正法

二十三日

浙江道御史徐景濂疏為平心剖析以剪爭端以杜禍叢內云臣謹以平心折之德完被糾不在具疏之日輕議兩請而在會推之日不與三才大中力糾亦不在法嚴於必操舌爭於必勝而在家搆兩忠之隙巧孤擇直之行然臣更以公道折之德完元標同是瑞世麟鳳無中陰邪弄成左右之袒共作定傾柱礎

無疑風影輕議去留之裝而大中出匣鋭新乃献首功襲殺先廟之耆碩目下内奸捕急勿結死黨擁起亂世之奸雄蓋臣讀諫臣劉弘化疏曰德完不去不已則元標義不獨留未得奸雄之半臂先去忠直之兩臣昌言我臣即以二語總結之曰兩忠斷斷不當去也三才斷斷不當来也奉聖旨昨親大中張捷爭辯念其本在諭前免究徐景濂如何復来擬拾奏擾好生不遵諭戒本當降處姑從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巡視中城梁之棟等五月十四日奏左都御史張問達劉委巡視四城御史會同齊集公所吊取監犯劉于簡等逐一研審〻得劉保父子造古今未有之逆犯神人共憤之誅劉于簡供筆供詳罪狀甚確與義男劉相劉福所當按律正罪以懲大逆者也妻妾幼男均當依律發落至若盧受以大璫而與逆同謀附腋俱有伏奸楊鎬李如楨負重辟而潛通不執犴狴猶然漏網在于簡之活口已為的據須受等之面質始見真情其韓登雲高仁指係賀世賢之親丁劉世祿又係登雲等之窩主以叛賊之爪牙出沒於內地

意欲何為作奸黨之窟穴敗露於一朝法應併坐惟是彭應高等同時獲於劉保之家中誰得誘為局外旋復擒有李光榮之批照是否亦屬箇中不無有待於行查未敢即用以懸斷事關重大須亦下所司奉聖旨是逆犯劉保等已正典刑其供招多人還著法司詳加鞫審盧受已經發遣鳳陽不必究問該衙門知道

二十八日

右都御史張問達等疏請申飭吏治内云方今疆埸多事徵調頻煩搜括之文繁如牛毛催科之令急於

聖火廉平之吏夫豈之人而貪墨之夫借以肆虐秤頭之重每兩加至二三贖鍰之取一事動至十百甚者且有外罰又甚復開他實巧事上官工為塗粉如遇司府嚴明則此輩鷹化為鳩若值休察少寬則此輩又署上考矣彼清廉自守真心苦心為窮民拯救之良吏不如貪肆不簡弥縫粉飾者乘入而開其捷也正身率下司府自多翹楚而間亦有因承奉之簡與否為愛憎為殿最者當此微求苛察之時撫按宜嚴加體訪明白甄別監司郡守果真能察吏安民風清卿州縣長吏能冰蘖自好仁明恤下政務脩舉地

方保安者即應報部紀錄并報院預定其清華之品比及銓選仍照前預定無復更易以嘉與賢俊表揚廉能若有賢名已著陞郎官歲者就中不妨一二改正至於貪酷顯著不職者即應報部併院議黜然止於削籍彼廉恥既喪滿載而歸廣置田宅厚自崇奉夫亦何憚而不為應查照貪酷事跡提問按法追贓悉充新餉仍移文原籍官府律以齊民不得私行冠帶倘貪酷各吏撫院不隨時陸續糾劾須俟及期則小民剝膚困苦之害胡可勝言其清廉良吏亦定按季揭報部院以憑銓敘用示優加奉聖旨獎廉懲貪

先要官評核實昨該部請定考核首浮文深為浮法這所奏有裨綜覈俱依議司府州縣等官廉能卓異的即與紀錄優擢貪酷有實跡的照例拏問追贓法在必行廢浮察吏安民之實該部院便移文各撫按官一體遵行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遼瀋繼失河西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戮力艱辛歿者忠魂不泯宜有賞賚優恤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後先具奏請行便着他去綵幣查照

二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劉廷宣疏請聖明立霽天威收回成命以防壅塞以杜危亡內云臣同官馮三元張脩德科臣覩應嘉參論舊經臣熊廷弼非為私也為皇帝之封疆有聞不敢不入告也即閱科姚宗文疏最後出當時且恨其發之晚今乃或貶秩或削籍曾不加寬假何也淮南之謀叛也視丞相如發蒙振落而憚汲直不敢發諫官亦何負于國哉况疆場之事何等重大而不令臺諫一言及之乎遼臣之掩敗飾功剥軍媚虜積習已牢不可破而又自奪之耳目為遼臣者何幸而為諫臣者何不幸也昨王大人等三十餘屯

失事不為不大誠遼臣不輕為卸擔俾及浮借息壤之盟為口實而亦何可使噤口不言類抱葉之寒蟬乎故夫勘而後去不宜去而後勘此兩言遂足千古然適足以明大臣不能主持之過而言者何尤焉如此處分臣恐此後疆埸之事將任其蒙蔽任其決裂無一人敢齒及之者矣又云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豈不甚重顧不追治失陷清撫之李維翰不追失陷開元之鄭之范又不追治袁應泰之迷謬誰是舉主賀世賢之叛逆誰實驕慣而獨追治其論遼事之人不亦倒置之甚貽酋笑耶嗟嗟言路關係不

輕人才推折甚易自楊漣李若珪拂衣後若郭鞏若劉重慶若賈繼春貶逐殆無虛日而一日內又逐此四臣者以去幾何而不為黃臺之瓜耶臣因是不能不致疑閣臣為閣臣身輔沖主不患事權不重何必驅逐立威不知貶籍上可降服向火之乞兒而豪人杰士終不以三公易吾一介其於以為籠制之術一何踈也且瞿虎相龍淵不脫仗下之馬一鳴輒斥異日指秦庭之鹿不難矣何以謝路人之疑其心也至於銓臣覆疏絕不敢明目張胆為三四言臣請寬斧鑕而中藏躱閃之計慣作騎墙之語明旨所云當時

既不能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可謂切中膏肓嗟乎古之君子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之君子陰用李斯督責之說以長惡於君而聊帶聖度優容一語以攘善於己大臣之事其君也道固如此乎畢世肝胆半生氣骨不能不為之痛惜耳奉聖旨馮三元等已從輕處了劉廷宣如何又來黨救且扯入郭鞏劉重慶賈繼春等又將朕明日剖斷疑詆大臣朝廷處幾個誤國言官何云長惡豈是對君之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六月初七日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疏請申嚴黜陟之典內稱日者羣小為政罷賂滋章二三要人視諸有司如外府也故奔競成風不肖者膏脂自潤即賢而自愛者曰吾格于考成輯瑞之典爾官邪日熾閭左空虛今與諸臣約入計之吏有以苞苴通者授者受者俱以贓論削其籍緝者即以其獲賞之內不取于外則官不取于民矣此當先計求言申飭者也一皇上嗣登大寶之初衣冠執玉之始先期勅令所在撫按自藩臬而下有真正廉能每省廉得一二人而止明年考察之後如神宗故事御文華門獎賞賜宴若有貪殘不法

贓私狼籍者亦即于獎賞之後勅諭部院着先革職為民拏問追贓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鮮不溺爲故末世之法利用嚴玩則糾之以猛糾之此其時矣邇時山東撫臣趙彥嚴革耗羨遂至風清弊絶河南撫臣張我續叅秉傳之縣令劾去任之貪墨拏玩横之同知糾擅去之藩臬一時所部肅然此當獎諭二撫並申飭各撫者也一祖宗朝甚嚴懲貪之法誠有如先臣海瑞所言迩來露劾之贓連篇累牘矣後乃借口憐才姑從浮躁此非憐才實憐不才耳以使貪之說施之無告之民此臣之所不解也又有可異者入

賀之使隨例齎冊隱語含糊一言默綴遂尤為王官有同削籍反不如露劾貪殘者有降調之條也山東右布政張五典謂懷慶府原任同知今轉長史強自脩長才潔守本道分守河東時稔知之時與衛輝府同知魯廷彥聲價頡頏一擢郡守一遂尤遷何宵壤之甚也此後撫按糾參應從嚴重齎冊註考無浮疑似一驛傳凋瘵煩屢旨申飭矣頃冠蓋入都言驛騷之狀甚殆甚於昔聞有頒詔中書鞭撻驛卒休無完膚不視迴視該縣申呈撫按計即具疏以聞臣為驛遞慼額矣此後無煩天語以撫按既以建牙持斧又

所在積項之吏若不法者即以銀鐺繫其僕役撤下所部自制科以及貲即仍有違旨妄用旗吹夫役所在有司據實以報當即参劾從重處分此安民防吏之首務也一巡撫朝庭重臣也昔漢宣帝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臣謂今之巡撫即與皇上共治天下者也茲慎簡天下撫臣必皆確然有撫綏澄清之畧折衝侮禦之猷諸撫臣又自簡其所部酌邉腹料衡狀去其害焉鋤其敗羣若非應手救時之器急更置之此在輔臣吏部主持之耳訛稽輔方從皆秉攸時錢桓以育撫鎮南顛者期年矣飄九再上

從哲票擬俱耽惜育撫之體而悞朝廷之封疆可恨孰大為一大計屆期當茲倥偬凢衝劇要害之地賢能有能自合免覲矣至代庖之吏倍當詳酌州邑之事以賢者數年整理而不足被代庖者三月壞之而有餘昔琢州要地也以一廣文代署究官與地俱受其害臣鄉陽城今缺時以兩照磨相繼攝符至今父老恨其作俑也奉聖旨察吏安民昨已有諭這所奏深合朕意着該部院一體申飭遵行

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安伸疏參輔臣劉一燝內至耽方司郎

中余大成據實直陳指名条奏一疏臣讀未終篇不勝駭異太息曰有是哉輔臣劉一燝之陰結内侍徼君側之有腹心慣行居間窺朝宁之無耳目一至此哉夫一燝乃受先帝顧命之託而輔皇上為堯舜之主者也臣想無欲之君然後可以行王道則必無欲之臣然後可以為王佐一燝職效贊襄任司啟沃則非仁義之道不敢陳於君前苟非廉節之事亦不當以見諸行已矣而何屬身勲子反得其顚指乎又何戎弁武夫反潛為推轂乎延祚欲謀剃備為銅山楊恩遂目延祚為金穴而一燝居其會而先為容實欣

欣有欲炙之色矣社有鼠不逐也而乃藉之庇稷有狐不攻也而反假之威擧事糊塗不堪着眼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而六月六日之幾類又何伏見告也即誼切門墻仇震之向隔堪泣而推分善地職方之清眼難回戒方無如輔臣何輔臣亦無如職方何奉聖旨這事情輔臣昨奏自明已有旨了不浔乘機瀆奏

十五日

廣西道御史李應薦疏爲微臣忠告起疑內称臣近有具命解兩一時並湊之疏有調劑經撫以責成功一款言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兩人勢相倚而事

相濟原不必論其不和但一居關內一居關外事態多端謀孽易起欲仰伏天語申諭俾廷弼以劉中丞天寵化貞以耐心周藩籬以相扼相峙之心為商確協力之用原欲其相和非謂先有不和者也荷蒙俞旨方與可以效一臂矣乃經臣則為慮之大過獲之大早又謂與撫臣彼此同心萬〻不至此夫慮之太過獲之太早臣不能無過而因浮彼此同心之言貽布中外則人心益安　首可戚皇上即治臣以輕言之罪甘心也又云皇上每諭臣下和衷故當危急之時亦以和衷望兩臣而不意其翻成逆耳因而起疑

也夫經臣此來皇上視為鎖鑰中外倚為金湯臣即至愚亦見及此乃至謂請皇上勅問臣如肯容其經略等語臣又何故不相容也此其疑臣又太甚也臣言不見信反以見疑者總之臣積誠之薄耳奉聖旨責人成功正議論宜省之時適來調奏太多即果盡心亦多有疑經臣論旨已明李應薦既引咎自明姑不究

二十四日

山西道御史侯恂疏請明綱紀以保治安內云宣兵之譁也誰為挑激非師臣劉孔胤乎使當時立為正

法以明告天下曰調兵而兵譁者法無赦其敢不急捉衣袂為士卒先而竟以納馬贖死矣要挾無上罪已定而追之誅尤而效之又何怪乎催檄如雨而鼓譟者在在見聞也臣之為法惜者一楚兵之逃也誰為統押非道臣王世德乎使當時立為褫秩以明告天下曰督兵而兵逃者法無赦敢不嚴標紀律為士卒倡而僅以奪俸示懲矣罪本重而薄之罰尤而效之又何怪乎望援如歲而奔潰者屢屢見告也臣之為法惜者二匿名文書原有明禁而粘揭懸榜公然列之通衢夫朝廷憲典具存縱使罪在誤國自應以

國法誅之豈攸〻細人淂以蜚語裝誣而操生殺之柄此風不為痛革深恐陰謀暗布含沙四射又起妖書之大獄也臣之為法惜者三嘉禮告成方慶鉅典而重犯竟盜公然思為冒認夫母后家世分明縱或胆可包天何至並皇親假之此律不從重擬將鍾鼓亦為無光瘡痍亦為不暢轉恐奸類勾連又成陳槐之疑案也臣之為法惜者四劉應元李延祚仇震之鑽書也營缺營地債帥行經不知如何剝削糧餉如何處壞營伍幸其事敗矣而屈法狥情不聞究問則緣賄賂以進身託權要以媒官者真淂計矣臣之為

法惜者五陳燮泉登爲臣之作奸也假官假印猾胥穴窟不知侵多少事例騙多少金錢幸其情得矣而枉法容私復致倖脫則經城審無生路經奏送無死理者真實録仕途龐雜又安得澄清之日也臣之爲法惜者六奉聖旨這所奏申國法知道了

七月初二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疏請振積玩以挽凌替內云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之理亂而已矣請看今日之天下安耶危耶試觀今日之紀綱理耶亂耶寶爲盜矣龍座竊矣妖犯亂言於文華

之殿奸人潛闖於寶應之門皇城內之紀綱何如也白晝越獄强盜公行刑餘洶〻一鬨而立毀宗伯之署假印累〻屢犯而未正司寇之刑都門內之紀綱何如也陵軍譟而臺臣寓矣南宮譁而省臣去矣調兵而領軍之役久覬望于天津徵餉而加派之銀徒果腹於墨吏詔使可載直指可闖藩臬可逃軍政可辯四海之紀綱何如也又云閣部大臣動言會議總因循之別名劳可任怨可任而必不可以憂讒畏譏之心為太平鎮靜之容也所謂因循之不可不戒者此也又云明紀綱於理財之際則徵解不敢俟時吏

放不敢冒破火耗不敢濫加吏理不敢作弊紀綱不明豈但不清之遼餉三百萬部臣有議有註尚未正侵尅之罪而浮海逃死之臣且有挾銀而歸者矣明紀綱於用人之際則受命者不敢不來在任者不敢經去薦舉者不敢夾帶私人選除者不敢照顧門戶紀綱不明豈但貪横之徐大化破壞察典彈墨未乾公然見朝而奔乾之夫且有乘机而竊取者矣薛國用撫遼從戎之論識雖億中遼陽之陷終難脫然時方危急姑借之為經畧領袖三軍亦是權變之着第今病而去矣不可不一追論也叅藩運粮亦今日緊

要之官即不論品亦當論年長盧運使韓初命濫竽
大參之推初命老不戒得囊橐充然日近嶮巇以悠
悠待盡之身而膺艱宏之任李長庚取才近地必自
有說但初命行經臣亦知之頗真恐無濟於緩急之
用也兵部需才為邊方多故耳刑部主事韓炳衡晉
中為今貪聲與宋學道齊後以潞安止用甲科一人
故炳衡得以漏網西部擬刑曹人尚嘖有煩言此一
調也駭然不解其故或者以寬盜竇之大璫明珠重
賄能作無翼之飛不難為神通之術乎奉聖旨該部
知道

初十日

刑部尚書黃克纘等會審馮盛明罪案內云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馮盛明於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內到任正值連年飢荒又值東事告急調兵徵餉盛明拮据獨勞於四月初一日具文請告本省巡撫張我續蒙批慰留次日又具文申請又蒙批留至初三日堅意求去不候批允代題不意有未到副使吳瑞徵亦以病告經行致蒙巡撫張我續一併具本參奏欽依藩臬監臨一方即係守土官乃以一隅警告聞風遁逃大干憲紀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吏科

抄叅又該工科韋都給事中陝西道張御史各具本叅會看得原任河南右布政馮盛明物望風隆官情忽落兩河分陝雖轉餉之獨多一旦己身何抛担之太早當此邊疆告急政是志士請纓之時豈其國事雖艱偏為藩臣解組之會縱使亟憂性命寧不負媿官囊撫院之彈文謂情輕而罪重臺省之累牘覺義正而詞嚴以致觸怒聖明因而奉旨逮問蓋當法令廢弛之際人情觀望之秋必欲示儆于將來何妨重懲乎既去迨其子馮銓泣陳臣父已休始末懇乞聖明憐察寬宥之疏獲奉有馮盛明離任是否未聞逮

交着法司究問來説之旨又似少霽夫雷霆之怒而必然以日月之明者矣據伊子之陳情謂請告不聞東事猶未可信閲撫按之參疏則乞休未聞遼變實有可憑但不聽慰留何其果也不越三日何其迫也查得大明律凡官吏無故擅離職役者笞四十若避難因而在逃者杖一百罷職役不敘今盛明引疾亟歸即去遼警未傳亦或有所託而去況地方民窮財匱適值時勢難爲不免有所避而行依律擬杖罷職度情罪允當而法紀亦伸矣奉聖旨依擬

十三日

陜西道御史高弘圖疏為言路畏罪結舌非國之福內云濟濟言班相視攢眉若以言為戒又何以不言為耻本知威福之權出自朝廷猶疑絲綸之地未融思恐臣竊以諸臣則誠愚矣夫言官雖卑與宰相等謂其言也謂其言之不識忌諱也如必計其如何言可以持祿保位如何言不免於觸怒蒙譴於是必擬而後言或緘而不言始以顧盻之情奪其職業繼以隱忍之心喪其廉耻徒為鄙夫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而已矣使繼自今相率低頭下氣養成一派柔頑不根之習無一時敢持大臣之短長無一人敢持封

疆之利害而皇上試問之閣臣從古以來有此世界
祖宗朝有此家法否耶臣亦有所責於言路者獨謂
數千年葛藤不了之業竟總為藩籬不撤意見用事
以致務者攻矜者附智者亦迷巧者轉借朝廷為聚
訟之府政本有調喙之勞此誠言者之過也今非其
時矣廟社有累卵之危顛顛無自完之策苟有一隙
之明誰肯無端尋怨鬪佐一淂之慮不過就事論人
召還諫院猶幾幸於去國之臣保護孤危寧絕望於
回天之力蓋其恩威忽轉正見賞罰無私而部院從
公更藉彭鉉獨賛奉聖旨言官自以言為戢但要公

心為國有濟時艱緘默不言與懷私妄言的均為失職該部院知道

十七日

巡按直隸御史馮英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許樂善錢桓李同芳趙士諤申用懋陸彥章吳炯葉茂才金士衡吳亮凌漢沖李徵昌賀烺顧天埈湯日昭薛近兗陳所蘊龔道立董其昌龔三益姚永濟王遇賓朱邦楨沈珫徐禎稷袁一虬瞿汝說王志堅鄒廸光儲昌祚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河南道御史謝文錦上疏言路以杜內憂以靖外患內云宰相位冠百僚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駁者獨有諫官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矣誰為爭而誰為糾者操縱自如愛憎隨意同己者庸異己者去百官奉命惟謹可以為所欲為而果其有益國家無慚衾影夫亦何憾但恐郁賓善借縮犬噗嗟迨至誤國家誤身名始悔為福建子所誤噬臍何及況皇上聰明天縱穎慧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機務一旦豁然貫通邇初政之得失辨宰執之貞邪稍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歷朝覆轍

良為炯鑑臣故為相臣慮也人君以優容狂直為聖宰相以輔養君德為賢今皇上璞玉渾全未琢生機方長善端可充折柳必諫豈迂儒之陳談艱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幾諫官得之顯諍乃今罰俸降削不啻土芥而相臣竟莫為調護似乎用意摧幾沮喪其敢言之氣者夫以爵祿還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往不得貪殘而獨是諫官不得行其言宰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思不冠不見為汲黯乎為公孫弘乎鷂死懷中為魏徵乎為房玄齡乎又

試揣引燭焚詔能有此擔當否檄責弄臣能有此作用否銜憲握符而內不可問借叢煬灶而外不敢言自是諸臣媚子以稱萬年之觴溢志慆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收明目達聰之益必成若性積漸使然匡拂無能轉移何術臣故為主德慮也又云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大害也然必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為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而後能為人主重彼其議興議革百年之利病攸關條止條行四海之稟承恐後先事以酙酌其宜勿事後而二三其說則論事

不敢不重片語獻推損減班行之色一言獎借便生若谷之春祀稍分於左右足即於重輕則論人不可不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論人而東西南北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論事而異同勿問以藏身之怨而求人非人勿欺之信而為直為詛孱乎不愧屋漏可對大廷言之能為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繇此奉聖旨這本內說言路當重言官當自重其言良是知道了

八月初一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趙應期疏為濟變全在得人內云

星軺四出所在招兵計日數十萬貔貅不患不集而王象乾叟練撫款熊廷弼慷慨再出一時人望充滿閫廷帷幄運籌不患不精矣然扼險據要身士卒之先立矢石之下豈獨在將是必浮激烈忠奮不受頂踵髮膚之士以監制之如拱璧惠承芳張鍵何棟如王庭侯龔文選趙其杰其人者胷中具有甲兵夙志寧甘裹革使當一路之寄必能擐甲執桴鼓士氣設奇伏也若夫臺臣潘文龍之疏曰近日士大夫豢養于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如婦人生長於閨門之中至於閫外之寄又以白面書生當之而典兵之制

勝不可得也信知言矣又云如氷節省併帑金共一千五十三萬五千有奇矣夫餉至此不為不多矣而處々缺乏士不宿飽若然即使金丹點鉄皇天雨金不足用也是以得吏孫仲子之廉以司出入廉無乾從予如劉文徵倪斯蕙楊楷駱日升岳具仰余新民毛可教楊之彬其人者四知自凜一介人知使居督餉之任必能錙銖不爽且節省贏餘也至大兵已集便當伏義執言無為畫地自守徒生怯懦蓋防守處多正如泥穿壁破之家處々補塞頭聚煩夥若一隙滲入即腹心之憂不可救矣莫若乘兵將初至意氣

正猛以若干驍健犯其鋒以若干間道掣其庭扼其所必來之路攻其所必救之巢彼不過漢一大州之地二十萬兵可殄其噍類矣鄒元標王德完非風标祥麟瑞鳳為世所鄭重者乎澄源初起方喜東山之來同未竟西隅之收而何以言去也德完欲去元標必不安豈不一舉而失兩人望乎奉聖旨這奏內各官該部酌量議覆王德完已有旨了

初四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疏陳大計未盡事宜一曰卓異之舉宜公一曰入賀之日可議一曰司道之法

宜嚴一曰察吏之道宜詳一曰馳驛之禁宜嚴一曰行取之令宜早一曰免覲之官宜議一曰水程之限宜嚴一曰王官之轉宜議奉聖旨這所奏有裨計典着該部議覆

十四日

雲南道御史王大年疏為宦官不得屢叅大臣王言不宜輕狥中使內云南京機房太監李泰有照官欺君玩法不應人夫一本臣下相詫以為奇事夫以中貴之氣焰也借朝廷之寵靈為御服之貢獻黃金橫帶白玉纓腰行列蔽日之旌坐擁入傳之輿慮無不

浔之驛遞者而何乃謂不應人夫也夫不應人夫問之驛吏足矣呼之郵卒足矣咫尺神京一督促之計可朝發夕到何必以此瑣屑故張皇其詞叩九閽而瀆天聽也臣竊妄意皇上覽此必且進縣官而諭之曰當此烌風乍厲畿輔之民浔無有衣無襦而褐不完者爾其解而衣之俾浔以卒歲予一人之章服即後至其何傷也又必進中貴而諭之曰當此援兵四集咽喉之地浔無有馬瘦車敝槖羈曳而逃者爾無繹而騷之以重困此一方民萬國之筐篚又何難捆載而至也此臣下之望也及讀聖諭殊大不然在中

官之膚愬若挑若激乃天語之森嚴且震且怒無論詞語不文有褻王言之體且令天下臣民曉然見皇上所亟〻皇〻者惟是衿衣之適體也曾不思古来聖君賢后所為惡衣服而甘澣濯者芳規其在而何介〻于在笥之不充也又曉然見皇上有毀必入有觸必聽惟左右之言是聽也曾不思古来明主有一顰一笑必以自愛者懿訓昭然而何至黜陟狥私入也夫袖中彈文自有聀掌曾未聞有以閹人代之者有之自皇上御極之初始曩者陵監忝道臣矣今機房又忝縣官矣皂囊白簡山兕之伎倆漸多威福予

奪叢神之窺伺日密以皇上位置之官僚攢眉而作刑餘之屬吏以撫按參劾之職掌拱手而聽細人之詩訖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恐從茲以往十五道觀察之使儘可以蟒衣而易繡斧而禁庭之內不妨設青瑣而貯中涓也有是理哉迨此輩養成不遜之形握定威福之柄皇上他日即欲還封事於外庭操太阿於掌上亦有不能自主者可不慎哉奉聖旨已有旨了不得又來奏擾

十八日

廣東道御史董翼疏述城差見聞內云郡邑之民屑

一府州縣耳統攝無多門也長安中府二縣諸司諸監諸廠諸局以及五城誰不可管轄者安名易姓隱情詐藉處ヽ可通投詞外地之統攝何事而內地之管轄抑何棼也都人何不幸也可慨也公事僉報牌ヽ有之然必屬之守土專官則事權畫一而經承者始有所顧忌而不擾長安中此一僉報彼亦一僉報今日攝之明日釋之一衙門脫之一衙門收之公事尚未有責成而民間脂膏早已望胥隸腹矣可慨也刑獄不厭平反而初情已確又何容故出見德長安中原叅動成故紙再審輒至多岐事于要路則綱竟

解於私書柄落承行則案立翻于貨賄獻憲漏奸所司之法何在可慨也縉紳多處請託公行而饒風力者以公祖父母之體臨之未能遂淂志也長安中比肩而事者非同里同籍同官則知交故舊也且或有相臨而相駁者比寺關說燕市如織非一郡一邑鄉紳比矣稍之主持其復有真是非乎可慨也郡國房租主者收之長安房租則縣官收之矣郡國非王土王民乎何獨于帝里受廛不相貸也錙銖算及間架而竟以餘銀委谿壑目莫解矣然猶曰庶人在官祿從此出乃繁華大市盡註復除陋巷茅茨比屋而賦

何不平也不當聽巡視查核酌其祖數支數嚴清濫兌量減派額以惠都人乎可慨也朝廷召買用物如珍寶等類物々定數倍之價故商人奇貨內幫而中官亦奇貨商人鋪墊之例向猶十分之四今且十之六七矣商人實領者不過十分之三則商貨實值者又十過三分之二內幫有萬金之費而第次二十金之用漏卮亦何侈乎可慨也國家召募上役如土石器械車脚等類事々實浮于工而此所浮之價豈盡工役有手工役僅三分之二其一則吏書班皂之所漁也近且漁及額外而告爭起矣即一工役而他事

之胃破類是也可慨也國家召集莊民以備上供如鷄鶩等物聖徵細矣而常例及爲彼其地之所入豈無羸餘於正供之外而餘亦有幾竟以飽役徒之腹一違早滯何以支撑即一微細而重大之常例類是也可慨也京國夜巡屬之捕總而捕總屬見題叅懈弛如初曩者遼瀋初傳入夜尚時聞金鐸近則營官漸玩邏卒杳然都門無夜禁矣劫殺慘禍各城往〻見告輦轂之下盜賊公行何以肅重地而消乱萌乎相應責成該管衛門常川緝捕但有失事官用補罰立月稷責此人根本綢繆萬不容緩者也奉聖旨這

奏內各款有裨城務着內外衙門一體嚴飭

二十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李良棟疏請勉留人望以咨謀畫內云國有老成社稷之福從古記之如僉都御史王德完侍郎鄒元標此二臣者一時人望攸歸海內望其一出不啻如祥麟瑞鳳茲偶以一事意見稍〻不容德完遂堅意求去雖皇上溫留至再而德完之去志亦堅矣夫德完去而元標豈能獨留乎倘令二臣俱去則當此邊事倥偬之日正老成矢謀畢慮之時於國是又何賴焉又云原任遼東同知冐日乾以死

難叙功者也今儼然家居冠蓋應酬畧無避忌本官原籍揚州府人本管縣官可問而知也首領保矣室廬聚矣煌〻恩卹之典何名之居乎臣謂即此一臣恐逃而歸者不止一冒日乾也歸而仍在叙卹之列者亦不止一冒日乾也欽卹何恩賞罰何事以全軀逃之夫而濫與旌典斯亦不欺朝廷而辱國恩耶乞皇上勅下兵部扵死難叙功諸臣當移文原籍查果死事彊埸者取有司甘結方與優卹廕恩典不濫而人思捐軀以報國功罪嚴明不敢苟且以偷生尤今日之第一急務矣奉聖旨鄒元標王德完各有職掌

未見牴牾且德完新奉簡用何故預設去留致滋疑議同知冒日乾是否見在該部即查明具奏

二十三日

巡按直隸御史馮英疏爲表揚貞節以勵風化貞女張氏鏡裏分鴛未逢夫面山頭化日猶是女身靖節於不識不知之藁砧全生于無依無倚之歲月烈女蘇香姐當待年而破鏡遽聞哭以投鐶無定河邊未識春風之面香閨夢裡甘隨夜月之魂烈女杭氏十二歲即堅從一之心四五年獨抗靡他之志御縞孝未事之夫翁依然楊婦登樓恥改盟於葉氏遂爾捐

生烈女四口徐氏結褵甫兩月便知從一之貞屬纊諾片言遂堅靡他之節投繯決絶共嗟烈魄依梅舍命相從咸嘆貞魂化石姜氏六年為婦一志殉夫後死七旬自信從容而就義捐生三匝人嗟忼慷以救身金氏婚纔四月軽生豈是緑情死距一年殉節實為酬志徐氏堂前將毋慭看鴛鶴明朝地下從夫忍作雉経此夕有過崩城之慟無慭同穴之期節婦八名湯氏身既寡而家又貧子尚幼而姑復瞽毀容斷髮六堅水蘗之操割股解衣曲盡孝養之道卯氏樹節一身食貧萬狀茹荼苦守寒灯銷徹夜之魂弱草

浮生塵甑冷連朝之火金氏事耄親而婦以代兒孝養靡虧于朝夕撫弱子而母以兼父課讀閭閻於春秋束氏以廿年之嫠婦撫三尺之遺孤金石遜堅氷霜比潔莫氏紅顏孤影白首貞心倚伉儷者僅一二載矢氷霜者餘五十年冨氏負沉淵之隱痛矢抱石之貞心黃鵠興悲不難夫死而與死和熊有志直欲孤存而與存李氏蚤失隻棲之侶曾無一綫之遺嗣髮以納棺思酬結髮呼天而避血義振移天范氏綺歲孤嫠稀齡苦節甘藜藿而糟糠不贍凛氷霜而母子相依奉聖旨禮部知道

九月初四日

廣西道御史馬逢皐疏爲主眷彌殷臣誼宜厚內云向高六月初旬以行期報矣八月初旬以至江西報矣果病耶何以至杭果不病耶又何以宜來而又不来也夫國有大喪外無強寇猶可言也三喪相繼半壁莫支矣敗將死瀋削國危昔烽火徹甘泉不急於此向高曾為元輔復出憂國誰曰不宜乃一疏再疏且進且退為入言欤而建白者原無苛責也為遼罰欤而棄遼者猶可議用也為苗功不宜濫膺欤明主可與忠言何不直陳以苗之功遼之罪臣不任受而

臣之賞臣之官雖槩辭〻之以明國賞不可妄干覺之以明主恩不可輕負以兩朝之眷注報之今上又以今上之眷注急於一行豈不堂〻正〻而何以見來以何聞去夫使言官結舌而主不得收賢相之用釋東顧之憂於時未便臣所謂憂國應須早發以此又云林下之棲遲性甘魚鳥途中之踴躍望切雲霓使皆效忠盡成鮮體夫無事之日好官自我有事之秋奉身而退國家豢養不得以資一臂之力元老世臣將何以謝九廟之靈此臣於向高恩命一疏與行人敦趣之旨不能無感也奉聖旨元輔三朝耆碩素

篤忠貞時事多艱急須匡濟訃程入朝有日差官敦
趣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京江西道御史李希孔疏請飭法紀究奸逆內云
揚鎬與李如楨之不當兩請也市井童豎皆知即以
王德完一時之昏錯而轉聽已深悔恨難受德完者
亦不過為暴白無他或又謂其老成深慮恐生他变
若有一段苦心然者其概止此且德完意見既惶之
後屢疏請決何啻日月之更明即有非常倭舌其誰
敢謂鎬如楨之當赦者林臣扵此可以無言矣又云

劉一燝韓爌在中書未及一年其與鎬如楨非若方從哲之於李維翰嗜其參貂之常體也又非若從哲有馬上催戰之大舛也從哲當日勢成連雞所畏引繩批根禍必攻以廻環五内躊躇千端不克自持於是寧負朝廷必不肯遠李維翰周永春懸揚鎬李如楨之首於藁街爰勑大法謝遼左數十萬無辜斷送之哀魂果其所也若二閣臣原無輔車相倚之情又無脣亡齒寒之思柰何捨君父庇前人而以監庇此两么麼何為也者又云德完章内有府臣邵輔忠憂形於色之句而德完疏大獄等三事輔忠亦有宮中

獄中之奏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抑何彼此相叶如是臣因是又頻足大詫之重疑之疑誤德完若即輔忠也輔忠情詞激烈宗子自立等語出於皇上大婚之前一日皆臣子所不敢言之時不忍言之事不祥莫大爲而輔忠謗謗不諱若謂此兩人者詭謀已深羽翼已成蠢動已近此際前後左右莫非危机苟非急急寬而釋之咄嗟生變殆且莫支即欲再賒一日再推一刻擇時而言萬不得已赤丹耿耿詎非大有解衣危論之風然因之清肘腋之隱奸則可借之縱大辟之罪人則不可為忠愛以保護皇上之起居而隄

防微密則可為反間以亂朝中之定案而倒用机關則不可皇上雖冲齡而聰明天縱紛紛危言恐嚇之旨將無早已照破諸臣之胆乎我臣實至愚只願輔忠力除君側之毒先從鎬知楨始不願輔忠等倡寬政之說以養臣逆於國中召奸人于境外倖危亡之速以實其口臣請以此為輔忠忠告者也奉聖旨已屢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十七日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疏為内使虎橫毆碎爭冠本月十二日皇上恭謁太廟鴻臚寺告示辰時

而祭該臣於卯時初二刻入朝至承天門外內使將門閉閉有都察院張都御史等官十數人等開門而入忽門開一隙戎官半入內使執棍不分官員亂行毆打將臣朝冠打碎以致朝簪獬豸落地找尋使浮隨有吏部周尚書至門臣等文武數十餘官周之而進彼時臣者預破冠意欲面奏皇上輒為同官挽留已而移揭於司礼監以石投水漠然不理內使惟然自度曰縱黍我不過充發南京淨軍當此時東方緊急豈不快活入閑斯言乃知內使之敢於凌臣是故也非誤也且駕言皇上命若輩欄門以致公侯帶劍

者錦衣執刀者俱阻門外而公卿仆地僕從大笑臣不意皇上優礼羣工而新進內使敢於亮橫若此極也臣見王振劉瑾馮保之禍深矣然防微杜漸君子慮之豈其以皇后之尊而敢於誣蔑法司之問官敢於阻撓兩京科道之彈章敢於寢閣則以內使楊正朝等之梗也今日毆擊憲臣可謂大而非微著而非漸矣況太廟丹陛門外兩楞南面惟笑至侯伯并位之上內使十餘人羣然偃卧於地大屬不敬全無人臣礼其朘索王府酷害驛遞逼死商人明娶妻室臣姑不論奉聖旨門禁宜嚴陪祀官員何得混加欄擊

直日守門內官該監查明奏處太廟嚴肅隨侍內使不得嬉笑坐臥該監一併申飭

二十日

廣東道御史晏春鳴疏爲海內民窮已極廟堂德意宜周內云民之朝夕胼胝不能以充一飢晝夜桑麻不能以備一寒蓋無時而不苦也仰事俯育交營於應官錢私債觸目堪涕蓋無事而不苦也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婦女妻兒流離四方蓋無人而不苦也時和年豐迫而賊出歲荒時歉窘而責入又無年而不苦也兼之徵調頻仍加派不止災沴迭見無有虛日

所以知衆苦情狀者惟有司最親柰何嚴刑重罰有鞭朴夾棍立斃民命者有重贖供析立破民產者刑罰之為民害不淺也又重徵橫斂有明加暗重每兩耗一二錢者有巧借加派一倍加數倍者稅斂之為民害者不淺矣且切計所以禁革之者有法焉宜置循環簿冊用撫按印鈐束其面道府印連封其中每季令州縣赴兵巡官更換凡一應杖贖詞訟令犯人親供冊內其有州縣私置供單與杖贖不入冊記者立法稽查庶刑罰之弊可清也徵收錢粮宜多頒秤等判撫按頒式於面併調鎸字樣於錘每年令各收

頭赴分守官制領凡錢粮出納令小民自執等秤其有州縣私置等則與收秤不合額式者則多方稽查庶税歛之弊可清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劉芳疏稱今行取閣臣史繼階當二銓之時遺章惇首薦之訊科道交章非已經彈劾而去者哉乃今又將夢繞綸閣從裝舍入揚々作春明遊矣長安士紳共詫為怪事有謂其當日垂涎大拜欲乘機而攫相印者有謂其鑽營論薦厚期許以相酬謝者有謂其以郵傳為壟斷以要津為堵間者近日科臣阮大鋮以直責其刪夏嘉遇等五人之考選為

占風草而剪門蘭臺臣馬逢皋亦對其坐望三台為頂鈍此等行徑尚可平章軍國代天言工乎第就去就之間姑一評賁之當其悻〻去國無亦彈射交加面目難施不淂不引去以謝人言乎謂宜社結綠埜想斷黃扉不至煩皇華之行李即聖上優寵相體面不輕賜玦亦宜立申前請無遺後悔不至辱綸音之敦趣庶懲艾於末路贖蓋乎前愆而今胡為乎來哉豈為金甌覆雀相之名抑綠銀信趙鄭侯之覬恐退不能系桐江之舄於嚴陵豈進能抒平淮之謀於東山或者謂漸鴻振鷺充席盈階則出而伴食中書正

藏拙之藪欲其畀元樹私入何難造封駁受成之說而攙之位即有金張之技必無丙魏之徽可知也或者謂虎豹窩鳳在山游庭則出而尋盟心腹只翻局之會就其辣手芟拂士何難張白馬清流之網而遺之即有婺杞之憂莫障江河之瀾可知也天下安危世道否泰人心邪正轉關於宰相者匪細而可容此憸壬之夫典司政本而相天下哉奉聖旨輔臣史繼偕皇祖皇考簡用朕屢勑敦促方切延竚劉芳如何輙肆横詆大傷國體姑從輕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

十月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王心一疏救科臣倪思輝朱欽相內云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坐帝怒慎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為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心至於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主之過失無繇上聞也況我皇上禮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謂聖明之俞旨不可不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

蓋望皇上為堯為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目御史之戇也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羣臣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以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為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諛可以取憐矯拂易於獲戾但事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君父之鱗孔子曰忠言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奉聖旨屢諭不許瀆擾王

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十二日

四川道御史焦源溥疏稱黃克纘者年來舉動已大不滿于朝紳所以臣一參之後科臣董承業劾其詭詐孫杰糾其行私毛士龍參其亂法臣同官潘雲翼彈其護奸楊新期論其誤國王允成計其陰邪今且儘前儘後無端而納之三才之舊窠又如邵輔忠者生平行徑已多見叠於正類雖曾參論三才原是巧

伺當事意向王乞成尊崇之二字亦不甚獻推李希孔誤人讀伏尚堪掩面近日破綻自知露形恐後來之無榜遂巧埋愛戴之根基亦必請張轉換牽合而援之三才之旧案是三才者固為清流之陷穽復為奸慝之塘脾凡有觸奸之膽鋤邪之氣者盡推而納之陷阱之中凡有難脫之局難掩之醜者盡脫而縣之塘脾之下臣每讀克纘與輔忠疏揭不平者久之見其杜門乞休遂可忘言今晨朝班內復見兩臣〻不覺有感於衷兩臣之宜留宜去兩臣自知臣亦不必過為索瘢而惟嘆近日為言臣者亦難矣上則齊

皇上之責罰下則應被言之牽纏被彈者至死不僵彈人者拔悪如山豈節義廉恥之風少遜於先朝抑皇上近日驅逐科臣有厭薄言官之意兩臣先有以窺其微耶奉聖旨近來議論繁多緩急無濟以後論人論事俱要指實陳奏不得牽引苛求黄克纘等諭留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巡按直隷御史王安舜疏為勳裔恃強納獻縱盗殃民内云懐遠侯常胤緒者身處尭舜之朝心逐豺梟之行恃權怙悪縱盗養奸垂涎有主之産甘犯不宥之科竟令紅巾赤眉之徒跳躍青天白晝之下強吞

橫噬真有不奪不饜也者雖曰違倒投獻出於楊天瑞之作崇然從獻在人納獻在我倘亂緒背以名節自受何難危詞拒之即不然又何難善言遣之計不出此公然認為己物遣僕忿爭以致羣党嘯聚倚勢披猖沐侯而冠假虎以翼殲人命以草菅藐國法若弁髦甚且假称祖號拒敵官兵海洋幾為戰場沙民多登鬼錄在天瑞等罔罪不容誅率獸食人非亂緒其謀也臣思亂緒必託言不知天瑞之猖獗矣夫留都護嘗等沙盈〻一水彼天瑞等紮營樹旗劫財擅殺江之南北有耳有目者莫不門然吃為異事詎亂

緒獨不與聞況揚州兵備道臣及狼山營副總兵官楊應春業已各致書矣有人心者方且媿汗浹背汲〻請罪以謝地方而乃裝聾作啞借口收祖謨笑自若〻優游作旁觀者態是明〻為綠林之黨樹赤幟矣爭洲爭沙之告相雜並陳殺人刼人之傳交口不置問之彼問之此而以常府應者如出一口豈尚都勲裔僅存亂緒一人故濟惡之名洋〻盈耳耶若而人者以之對朝廷則為亂臣以之對祖宗則為逆子以之對世胄則為敗類俯仰天地何處可以自容赫〻商書豈容壞法亂紀者倖逃天憲耶奉聖旨該部

知道

十六日

文書房傳出聖旨諭糾儀御史奏事不真只糾高可久五府首領官顯是徧庇錦衣衛拿人來見拿出都著回將話來

二十三日

刑部尚書黄克纘等會勘逆犯佟養真罪案先是遼東巡撫王化貞巡按御史方震孺題叅害東事破壞祇以逆賊輩甘心臣虜反戈内向遼瀋繼陷逆賊即受僞戎竊據鎮江自謂三窟乃毛文龍率師航渡以

二百餘孤軍賈勇直入養真父子赤身就縛遂殺賊黨七十餘人養真又言奴酋無多兵皆我叛人表裏為奸開門揖盜遂至兵連禍結而遼人被賊屠戮之慘流血成河號泣之聲天地為之震怒又虜其室家深其子女睊睊忿忿恨不與賊俱生自鎮江捷後賊疲於奔命東顧西盼左支右吾無論擒首就戮之賊為已擒之虎而螳臂當車之虜特遊釜之魚耳奉聖旨各犯既覆審情真佟養真等三名著便會官凌遲處死何國用等四名處斬仍與已故胡可賓梟首傳示遼東餘俱依擬

二十五日

南京河南道寺御史陸師贄寺疏請破格卹錄原任戶部右侍郎孟養浩者浮孟養浩才雄三楚氣塞兩間彩筆揆天發傳臚於青瑣宏辭倒海遂專對而皇華晉秩掖垣諫草幾篇真動鬼神之泣典試閩省掄理一策默動父子之情豪胆忠肝宗社時厪于慮真心亮節憂危情見乎詞念青宮毓德之時乃宗社靈長之計遲久未立猜疑橫生于是天捐七尺之軀以行四皓之策殆疏成聖怒不測旨下廷杖為民杖者痛心血作萇弘之碧聞者酸鼻人啼杜鵑之紅梧垣

之籍削矣而東宮之坐稍安養浩之身去矣而皇祖之心漸轉故雖蓄不執之陰計雖操有主之宸衷卒成大名以安國本居然定策國老偉矣夫日虞淵去國則半榻琴書無復承明之梦居家惟一簑風月不聞長楽之鍾時焚香以告天顒民安而國泰杜門謝客恥投剌以干人漱石枕流懶求田而問舍豹隱已深雀羅弗啓迎者先帝登極詔書首頒亟錄社稷之功隨下賜環之詔一晋常少再擢中丞官乍北而乍南心且戚而且泣節鉞建鍾山之阜吏肅民懷鎖鑰嚴天塹之防波恬浪靜當兵戈久弛之日開遼陽失

守之警手不停批身不貼席問江之要害遍設斥堠察地之險夷慎固封守蒐車練卒日無一刻之閑置當築城時廢三飧之節旌旗動色壁壘改觀勞時不覺過勞病來頓成危病原因被杖血氣枯而不榮一直憂勤膏肓伏而不治家徒嘆四壁幾無易簀之資簡點只空囊猶胥麥舟之助憐彼嫠寡哭斷峽猿之聲撫茲二孤淚溢湘江之水神魂遊秦淮之渚夜月淒々誰為宋玉之賦精忠食太白之昴秋風颯々空嗟綿上之田塞々孤忠允符勤王事之誼迢々旅櫬洵為鞠躬盡瘁之臣三品以上例有優卹如養浩者

即例外加厚可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疏陳目前時政内云欲清計典當嚴禁私揭非曰銓政可冥冥決也外吏之治行有撫按之奏牘在焉間風聞稍異彼藩臬兩司面在不可面責其詳乎此說堂之例宜遵而守也如謂私揭必不容廢則撫按之或舉或刺豈皆鏡花與水月與是大計之日祇奸人報復之日而撫按僅有此空名也欲慎考選當速收訪單非徒曰盛典可革革結也循良之善狀有臺垣之公評在焉間一二相左則舍獨非而就衆是不可立定其案乎此行取之例宜

逮而斷也如訪單必欲久稽則累朝之隨召隨用豈盡羊質而虎皮與是考選之時祇時掄沸騰之時而累朝何無此黨議也且大匠不以寸朽而棄合抱之材故能成其大美玉不以微瑕而減連城之價故能成其美如赤子白意可原何妨累其形迹倘人情物望允協不必摘其小疵又云計典與考選分之則兩途合之則一轍而總括之嚴精察愆之片語方今儀文日盛礼節太煩銅符墨授之長一當回覲之期賢者疾首攢眉委棄家業以治行裝不肖者刺削措趨亂積羨餘以邀知己惟大冢宰嚴行緝訪竊加裁抑

不以紙上之禁網恣暗中之索摸度幾迴狂瀾於萬

一涵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刑部尚書黄克纘等勘定妖人武悟空罪案先是總督漕運右僉都御史王紀具題奉聖旨刑部知道欽此看得武悟空駱玄機以市井妖民輒倡白蓮邪術呼朋引類為善友如鬼似蜮以聚徒設法淫妻豈是牟尼尊佛之教賺財掠物真成奪攘矯虔之姦護法妄標人人共尊唐進忠爲首掘墩謬指三寶一依潘祖雄行甚至僞造讖詞印符誘道徒有如說梦既而

謾說衣甲兵仗假星何異風占此等戎首悟空應依妖言律斬其餘黨與分別律擬奏奉聖旨武悟空着便會審處決餘俱依擬

十一月二十日

江西道御史李時榮疏參京城逃臣遵義通判袁任內云年来事事廢弛人心玩愒甚至大敗極壞無如遼事而首禍罪魁久置不問近始兩朝明旨冒日乾逮矣李維翰鄭之范又逮矣快舉朝之公憤抒海內之正氣向来因循情徇之習稍見精明振刷之機或者人有創而不至以疆土為戲也詎意川省告变復

有理之欵之者夫表任起家明經授職别駕其恩遇已自不薄是時道將遠出寮寀之員棨郡縣兩即而授之隱然于城是寄其委畀至重且鉅矣謂力足辦此為一方保障耳即蘭首發難猺孽煽殃亡命奸徒投赴助雇營哨為之殺散軍民之為竄亡衛役全逃誰為居守然人臣業已結綬綰論身非已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猶不失致身之義何至賊未至而先奔城尚存而遽棄桿臂不顧望〻去之若以脫命為淂計者此以全身遠害則可矣如臣節與國法何此其罪在不原者也奉聖旨表任棄城先逃着撫按官差

人拿解來京究問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尚書黄克纘等既為逆酋惡貫已盈一旦離巢就縛合依律擬罪援雲南撫臣沈儆炌題稱大理府雲龍州王舍段進忠一么魔夷裔耳毘蜮藏奸豺虎肆毒止緣謀奪宗戚之故必欲甘心嘉龍而後已招納亡命謀動干戈初圍雲龍再襲蒲甸嘉龍遂遭毒手割舌剜睛剖腹取胆戮女淫妻斯已罪重必誅然猶桀禍不悔改土而脅命吏行勸而抗問官甚且殺八焚掠縱賊分賍迤西一帯幾無寧日比聞道院徹

矣集餉計無所出猶且擁衆窺關為先發制人之術自非兩院帷籌素定各道方畧萬全將士同心罪人就縛則荼渾之禍豈在猛虎下哉據此段進忠等所犯應依謀叛律、斬奉旨是

二十七日

掌河南道御史劉蘭疏請亟復行取之規內稱舊制之廢閣者多而當以復行取為首務內而中行評博外而知縣推官其積俸序以待取莫不欲得一當以見奇第行取一節專以備臺省之選臺省重在風力則取士當以清修介特端方直諒為主其悃愊之士

當易優以清秩浮薄之輩不應冒預華選進恬抑競実衆取獨精擇確議勿遺勿濫一切藩籬之見可盡撤也方今綸音渙發旦暮可以得音行取既舉咨訪隨継取到既齊考選即定不致如往者日久慮生時易事改祇增一番葛藤徒為後来口寔耳其行取各官之期定當以十二月為斷至于来歲大計既畢尚有俸序及期者亦難再令赴任計其赴任之期轉盼即是三月回頭是岸徒切望洋則三月之前再一取選以終此局可也行取既通后期易待餘且俟之再舉耳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二月二十四日

御史江秉謙疏稱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埸之役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內經畧苦不淂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号日疾辨馭踵至其執為題目者輒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尚言守謂守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即戰勝而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為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必欲一陞之九天無一言不聽信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不吐棄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宜彼原不從戰

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者遼東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聽其指揮聽其部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題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題之而退化貞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以化貞操制節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為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亦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乃惡經撫者不知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奉聖旨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寔錄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　至

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陳愚悃以襄計典事內云有謂陛下初政百官維新之始當嚴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犯有謂陛下初臨萬類觧網之日宜稍寬使人得盡而可自新臣謂皆非其人果可原與當察其故而原其情何忍人以功名傳自力風力是刻也刻

臣等不敢其人果自取戮當懲其一而警其百何忍以民脂膏長窮奇貪饕是縱也縱臣等不敢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臣隨銓臣後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惜民命而已至于貪可懲也拏問者務嚴為追賍不然貪吏不羞其名寔飽其腹污濁流風何所底止才可用也改教者須退處數年不然既毒民社又毒青衿將使芹宮蒙恥嗟其何及卓異中可須邊才者另既為提出既得良吏以安内又得奇才以攘外此綏民隸固疆圉之要策也奉聖旨覽奏有裨計典邊疆需人着用心咨訪務得真才該部知道

十七日

吏部尚書張問達題為考察事計開貪酷提問追贓官五員岢嵐州興縣知縣毛栢吳縣知縣袁熙臣汶上縣知縣辛我德新寧縣知縣張爾恕河州知州許伯鵬貪勘問追贓官二員四川右叅議徐逢聘兩淮塩法道袁世振提問追贓官八員原武縣知縣張廷桂平度州知州于連躍宜川縣知縣李雲漢禹城縣知縣王好賢寧羌州知州閻庚德安縣知縣倪有厚九江府同知王恭己衛州府通判陳允問奉聖旨這貪酷害民官都革了職為民見在應朝時着錦衣衛

拿送法司問其餘各該巡按御史嚴行提問追贓助
邊不得容縱還立限與他

二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高推疏陳無逸兩字一曰精講學二曰
勤庶政三曰戒佚豫四曰頻召對五曰親圖史六曰
看章奏七曰軫怨咨八曰明法度九曰惜人才十曰
崇節儉奉聖旨知道了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
疏稱綜覈吏治內則部院外則藩臬互相表裏衡至
重也然部院豈能萬耳萬目以院百官一以藩臬爲
定臣近共事諸臣中間錙銖不爽挺然無回互者固

亦有亦有欲言未敢盡竟者在內如此在外可知蓋先是章奏致遝動多留滯天下遂化成一情緣世界情欲相感事事遷就人人躲閃今聖天子首出庶物正新沐彈冠之會矣倘能獄獄為朝廷持三尺者不妨超遷以風有謂此振勵藩臬之要道也世間倚守令為命令守亦有若情難言者迩來催科之苛遼餉之害上與下情不相貫安望家喻戶曉難言者一數年在事如奏績如入覲不通長安書者千百中不得一難言者二今除宜留者留四年即足不必過求未留者宜早之任應上都門無益也歸而謁諸司道當

以誠以正俗參塵狀一切洗滌無以此再辱憲司之堂憲司多賢者亦必恥而不受也不然有迅方白簡在臣又思今天下民窮極矣處々慼眉人々愁苦以一遼事騷動海宇欲罷遼餉一時難必熟思救時之法惟有急挽風俗一着風俗之壞莫甚侈靡語云國奢之以儉都門一日海宇之卒歲也士大夫一席庶民之卒歲也每事部省稱禮而止臣猶有說焉計偕諸士子四千餘人此四千餘人者第與不第皆百萬生靈所寄命者趨向不正世道何補令于諸士子登第者入官者先尌之鵠示之以儉而乃以一進士至

負債千金而出都門此何以說欲為清白吏得乎古人相期相成報恩酬知不在交際情濃而在道義情真臣敢特表出使計偕諸士子有定志有定力倘脚根不定以千生萬劫祖宗培植父母教育之身得一進士處負一生又斷送海宇衆生大可哀憐諸臣子必有以臣言為中流孤航者不作夢語也奉聖旨覽奏深切吏治士風得救時急務都要着實遵行該部院知道

二十五日

山東道監察御史王一中疏參萊州府知府林銘鼎

内徐爲治郡二年一無表見其初到地方妄自尊高凌侮僚屬種々乖戾傳笑一時及稍斂戢漸平物論然其本意見地方艱繁一味好逸惡勞咨嗟怨望時當入覲必欲借徑南歸又向人言吾此行必尋住轉再來不值一文錢乃見臣之議留不勝憤恚遂生端起實具詳到臣稱爲監軍招練各道戢在韜鈐其于有司民社刑名錢穀之事原不相干雖列銜藩臬而体統隔于親臨分誼當有隆殺未可與守巡二道之例比也況副使刘國縉僉事佟卜年乃爲撫安遼人收拾逃移之計尤與各道不同一切禮節文移之間

似當酌議以免諂瀆之失臣隨移文咨吏部云看得登萊逼隣遼左遼之河東迄已全亡而登萊尚存一塊土全賴上下之間戮力同心以共襄此役今特有萊州知府林銘鼎者倡為監軍招練不相轄屬之說而以守巡兩道代該府之承行又以監軍招練之相臨為非札之屬勢必全分守分巡之各道以代該府之承行而不任受又令監軍之練之二道以無人任受而不能行臣以據此一言為禍不小參處亦不為過然不即參處者謂地方當乏人之秋留一官恨不得一官之力苟于中止其險謀猶望幹辦公事詎意

其詳文末俟飛揭先行遂使守巡監軍招練五道皆困之而坐廢耶夫銘咼欲爲弛担之謀遂慱一道府相構之名而去竟以一去而盡廢五道之事其如軍務何哉況登固朝不謀朝夕之地今尤分陰可惜之時原爲戎馬事煩守巡兩道幹辦不足故添兩監軍道已各有信地分派事務可令四五道之事徑旬不奉行四五道之衙門俱闃然盡閑乎皇上封疆重寄爲一知府而肯任其隳壞否若銘咼者狂悖放肆直欲抗君父而逆之大不敬也尚可一日逭兩觀之誅乎奉旨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

湖廣道監察御史林一柱疏稱陛下聰明聖知而達天德第恐耳目未周覩不越乎域外擴充未到照亦止于垣中即以至近之地爲陛下陳之陛下食鼎而列矣而郊關之外流離載道有茹草刮樹號乞道旁半粒不能沾其腹者矣陛下重裀而處矣而輦轂之下樓風積雪有赤形祼体偃臥路側達旦而已畢其命者陛下洋魚以遊矣而南畝之間負耒荷鍤道路之推車挽牛有終歲不得一休息者陛下優遊以休矣而囹圄之中呼天不見箠楚之下入地無門有頂

刻便擒兇魁者矣即如錦衣打問之旨往者時一間出陛下以為尋常事耳而不知錦衣之刑先打而後問不論有罪無罪情重情輕一奉嚴旨榜掠偏至縱復來申理得直而此日幾無生理故非事情之極真切極重大者不可輕付詔獄凡此皆陛下之所宜知而或有不知者左右近習之人蔽之也陛下如欲全其生々之機有流通而無間隔也則在乎親賢納諫而已矣又云故謫臣理刑李献可癸未進士由理官抗疏諍々有直聲削籍里居夫以朝陽之鳳迄今忠埋荒草臣竊悲之蓋覃恩原無異同而存歿便分先

後乃知天下事凡隔于耳目之外者沉淪幽抑不得望見天日亦多矣而苟非臣言之陛下何由知之伏祈勅下該部亟議贈卹此亦覆載中所不容獨漏之生成而春光內所不容獨後之恩膏也奉旨朕雖居深宮小民難苦時刻在念其有貧窮流離的每加賑濟推舉各官盡皆允用言官條陳皆下部議覆即有觸忤的亦曲加優容何嘗不親賢納諫錦衣衛打問各係各衙門參處林一柱不諳事体掇拾套辭且李獻可既以國本被謫應否追卹該部當遵屢旨具覆何得以同鄉瀆陳姑不究

二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高推疏參撫臣張之厚叙杜文煥軍功一疏可駭焉夫杜文煥懦弁也規避東援故挑西釁妄殺臨邊住牧夷人數名致虜兵連結屢〻不休五尺之童皆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撫臣不以為罪魁而反以為功首蓋撫臣謂問誰登壇誓殲巨魁者杜文煥也臣則謂問誰起釁誰寔搆難者杜文煥也撫臣謂衝鋒截賊者若而人臣則謂聞賊勢披倡如蹈無人之境求一騎一矢以相追擊者無有也撫臣謂問誰分布搴旗者若而人臣則謂聞虜攻城下攻圍五

日夜求一建旗設鼓關城對壘者無有也撫臣謂文煥不能披甲跨馬聞警告急與疾出城矣臣則謂聞兵圍延安止有推官段養度衛弁孫弘業蕭偉等扃門受困城上射殺頭目以對賊鋒不聞文煥如何調度如何指麾且不知其避于何地而撫臣猶昧死以叙功捴之利令智昏一為文煥所餌即墮文煥套中有謂受文煥金盃玉壺者有謂受文煥金銀盃甲珠貂等賄者以故慾則不剛件々私庇事々遮護乃密傳各道府縣將殺掠人畜酌量開報各官為名飲恨敢怒而不敢言前日之所報與臣之所聞不過萬分

之一耳奉聖旨該鎮虜情叵測張之厚着用心防禦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三十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稱近來臨邊諸地多用乙科間有明經多屬髦年既衰惰志久灰短百事支吾盡成廢弛差幸薄遷視為常套選曹青眼不及遐方遂使沿邊一帶竟全遷謫之鄉間有賢者風霜獨苦得調如常惋嘆知希天高莫問蓋邊地有司之弊與有司大略相當脫令此輩一遭警急不為棄城之逋客即為泉下之死人縱有千群不當一用見在四川之

變迯官種〻聯邑成墟求如張振德之死殉翁登彥之卻敵指不多屈此亦有司庸髦不忠之明效矣臣以爲趁今大計之時各官鱗集賢否星懸合下勅下吏部擇甲科有司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摘出沿邊各府州縣悉更其人不得淍襍調簡之格仍乞嵩責之以團練鄉兵固結民力繕城整器積草儲糧令城社寔金湯之固其能稌戢者陞轉之期仍比內地半俸超遷其別有捍禦奇勞者復如軍功不次擢用諸有司中豈少殊才異能之人自樂功名之會別有信賞明罸之人敢懷退避之心但使一城可守足勝幾

萬之兵城々如此聯絡無虞既可使地方安戢群盜潛消即令猝遇大警可以徐待策應集衆人忠義之氣成內地鞏固之形此寔方今第一急務奉聖旨邊方令守已有旨了這所奏着該部併行

二月初三日

都御史鄒元標請寬宥犯官吳國輔題為犯罪贓完懇憐援比息例豁生事看得大同迯撫高第巡按御史李九官各所奏要將犯官吳國輔改擬立功子孫承襲一節為照吳國輔監收自盜奚辭一斬姑念本犯能完贓于限內宜施法外之仁況累奉恩詔蕪沉

獄數載姑准立功以鼓之既經撫按詳確問擬前來

相應覆請奉聖旨是

初四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

正論遼左既限皆曰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

用驚憂昨張寉鳴慷慨自請行邊具見忠義為國江

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今又結黨瀆奏各逞

己見不卹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

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心合力共勷宗社大計將當

行事務着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

非的決不姑恕特諭

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徐景濂參熊廷弼罪擬未當內稱奉旨械繫王化貞者罪之正也迺於熊廷弼僅々削職聽勘非法之平也蓋護廷弼者每謂主守不主戰似也夫真言守則必嚴諭西平鎮武二堡堅壁以老其師真主守則必劃定閭陽大凌河二鄣固壘以堵其潰即不然擁左哨五千收殘卒萬騎退守右屯舊駐以覘虜情移異日者猶可擒孫黃叛將復廣寧殘城則一場罪惡盡是化貞担去而乘夜狼奔幾于斬關

逼入何為也臣請問言守者曰守山海乎守三岔河乎夫僅閉關為守關存似未可為廷弼罪彼棄之撤河兵發還援兵今之率兵奔急放入潰兵諸狀皆明々有素河西殺迯撫之心與焚高邦佐屍灰貞忠之骨也均一慘毒想也則廷弼宜逮若必畫河為塹俟騎不渡而後言守則將道之適々兵民軍馬之奔潰徑畧得儼然三尺之劍梟之軍中撫臣當先免冠謝罪聽量因于轅門索何以節制調度之權持堅守之議者兩晝夜踉蹌數百里則廷弼宜逮假令羅一貫不死劉徵初秉不戰々奴竟敗歸廷弼責自辯首功

以與撫否又令盍令助王朝王不外句孫得功黃進不内叛閩虜來援廣寧無恙廷弼首自居微勞以讓撫否盍一望関夜遁一棄城西走合之撫屬一逃律將何以慰袁應泰張銓于地下并瞑後死高邦佐之目又何以服楊鎬李如楨于狴下并箝新逮李維翰之口奉旨該部知道

十七日

廣西道御史馬逢皋疏參經畧熊廷弼不誅逃臣仍用逃臣原自為不死地不卹忠臣仍焚忠臣又自為逃地夫遼瀋之陷經畧袁應泰御史張銓道臣何廷

尅俱死獨高出胡嘉棟等逃廷弼荷皇上異數謂宜首明應泰等死節誅兩人失節迺死節者漫無一語及之而失節者屢疏荐之于是有再逃之監軍曰有隨逃之經畧為經畧者尚與如兩人復用而何以死哉臣謂用逃臣原自謂不死地是廷弼寔録及廣寧潰廷弼檄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諭以西走不應縛邦佐眾隨官以脅殺之又不聽此二十四日事至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好收我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死如有知事兇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久不聽沐浴

衣冠西向拜如礼遂自縊死高永又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次日高厚如其言聚稟廷弼廷弼曰爾主生不欲入關死肯入關耶令軍士以柴十束并公署燒之一晝夜不滅一代忠臣義僕遂成灰燼矣臣謂焚忠臣又自爲逃地以廷弼寔錄夫廷弼生平無一善狀按遼時曾以參貂致逐一杜松後又逐一李懷信而國之神氣傷又逐五諫臣而國之元氣傷後又欲逐臣而顯不和至謂君威不能懾而國之法紀蕩然矣上不知有天子下寧知有撫

臣豈肯救廣寧哉臣以為不斬廷弼終誤天下皇上為天下主何愛此逃經略乃近接邸報見有革職聽勘之旨何罪重而罰輕乎若撫臣王化貞同逃入關誰能宥之奉旨遠問自其正理惟是逃與經臣同逮不經臣異亦非法之平也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日

湖廣道御史馬鳴起疏請立逮先逃之罪臣以正刑章亟錄先事之道臣以勸忠義內稱簸弄蠱惑先騎入關者韓初命也關臣莫在報一揭始知經略未至

兵民久未至韓初命先入豈排山擧土之將士豈迷
良陰致道須初命作田父指揮手抑叩關夜渡猶乏
鷄鳴狗盜之雄須初命為之排闥耶又云高邦佐為
皇上保城池為自身惜名節乃不得死于廣寧而死
松于山的肉何故生不從要挾而入關竟難保遺骸
于死後確是何日果如義男高學之哀訴則天陰積
昧之時當有屬兕在旁矣夫死者錄逃者為功當此
冥與昭明之日豈容有此顛倒是非乎乞勅該部將
高邦佐主僕死事情節從公勘明破格贈廕與罵賊
戰死之羅一貴及陣沒諸臣一節卹錄庶人心競勸

亦保封疆之一助也奉聖旨韓初命既係先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拏解來京究問高邦佐事情該部看了來說

二十一日

巡撫直隸御史易應昌疏陳責成州縣官撫定安民之說一曰善處置州縣官在地方其民皆父母稱之則民其子也父母于子安有召之不應期之不會者甚至偏保甲而訛亂行團縛而呼噪比錢糧而譁阻此無他平日處置失宜而恩威不著也第一徵收錢糧寔減秤頭第二問理詞訟輕科罰贖第三革除理

長諸人贊賀隨規如此則根源潔淨而恩見矣二曰兼訓練州縣之有民兵屬之有司者也此外卽鄉兵卽其附保甲而備者也請于州縣原設五事冊內增入訓練民兵鄉兵一事并報考成庶言不落塈事堪求寔以垂永久焉二曰存警醒夫備員在今日州縣閭而敢曰吾州吾縣決然無事哉若其未也則何恃不恐曰者置宜而恩威著也邑與邑相比以成羣々與羣相聚以成天下金甌無恙之業積此矣此警醒之說也四曰嚴譏奪課其政其錢粮無逋負也其訟牘無含冤欽若赴愬者也其兵民精警足備一隊也

其保甲鄉勇碁布也興大役行大衆庶民子來也口碑載道無間言也則其官守可知也才名可知也五曰行戒飭夫撫按奉天子命察吏安民而不時舉戒飭于諸司紀綱之謂何故戒飭二字提堅在此可以使承戒之官思今昨是非之間又躍起一段精神急々補求于後也六曰陞獎率窃觀往牒其郡邑守令賢朝廷有增秩有賜金有璽書嘉勞其鼓舞倍至故其吏蒸々稱隆今于州縣官果才守兼全者撫按報命之至不論俸深俸淺大省聞報七八人其次三五人以聞上下部議可請得賜勅獎使地方之賢者益

警勉于恩命之殊此其鼓舞之法也七曰破資格天下州縣官十之三四科甲十之六七鄉科及至行取鄉科二十而始得一至其擬官畢竟另一格待之而明經一途又無論焉皇上造命者也何難寬其途而獎進之謂宜以後少破資格之論八曰勵師儒九曰互責成十曰天精誠奉聖旨這所奏深切吏治該部即議覆行

二十三日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疏於東師再潰舉國驚皇皇上慨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畧

夷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寂勿贊相有人一時殊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急至緊之官人心洶々莫得其實景泰三年于謙爲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偶爾有病且不能待時況倂官而無之者乎竊謂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而若如祖宗朝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工部故事時命承宗掌本兵事庶凡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救

嚴關而揚我武莫有急于此者乞勅元輔早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屢被彈章義難就列併乞速賜處分毋誤滋人言而誤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臣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疆實不能爲之諱奉聖旨兵部著閣臣孫承宗暫掌

二十四日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叅員外徐大化有疏叅臣其羅織罵詈無所不至即下部院誼靜聽可以無言且封疆至此一人之微命輕如鴻毛亦不暇言惟是謂臣先逃以爲民望以故廣寧致陷臣又不敢不言大化

殺臣之意雖有淵源奈何不一按情覈而輕作此言予他人之疏揭知大化不肯信撫臣王化貞見到都門矣大化何不就撫臣而一問其來歷耶第一兵敗第二陷城第三民逃但有善牽扯者能一字牽扯及臣々甘受死殊不知變起倉卒令人思索不到十萬兵馬一刻而敗于西平其所以敗之故撫臣自有活口廣寧一座大城一刻而不守之故撫臣亦自有活口也百萬生靈催促西還經臣又自有疏撫臣自有說此間情覈明々白々而大化乃謂臣先逃以為民望耶逃于陣而致陣潰逃于城而致城潰然後謂之

迯然後按其前後而誅之乃為定律臣既不在鎮武又不在廣寧又未嘗失陷城池又未嘗舛錯情形又未嘗有一兵馬而謂臣罪不在經撫下耶至于撫臣出城後遣官舍至臣勿東撫臣見在都門聞有書發抄大化又可献問也萬人皆西而臣獨東々行者為迯乎西行者為逃乎廣寧已為賊據前去無門經撫護民西還存站無地二十四日急遣守備周一麟回關招殘兵已喧傳許放入關矣領大化設身處地為一再思也早知不論根由只許入關為題目彼皆但駐中前數日却具一疏曰臣孤身為殿豈不好聽至

謂臣欺君賣友臣自信從前事談遼無一字之欺惟不能逢迎人意從不敢云我兵足恃足制虜命不敢云西虜真可倚靠不敢云鎮武可以不守送不敢云机會可東而遂可以浪戰取禍之根實本于此若謂塘報互異二十三廣寧已潰虜無札营之說不得不異虜無西虜取兵之說不得不異諸臣所報事体皆真惟時刻間有差悞臣隨即具疏題明何謂變幻挨臣不取憑于各道將誰憑耶若吴主事責臣以不死其道理甚正但賊兵尚無蹤影前衛至今未陷不識彼時應死賊手死城守手死經撫手亦死百姓手抑

反廣寧而死于孫得功乎此處亦須商量的當也奉
聖旨曉亡致辨意欲何為張銓何如人哉

三月初三日

山西道御史江秉謙疏請取方耿如杞內徐熊廷弼受朝廷經畧之寄三方調度之責出關之后王化貞既堅不用命當堅持前議明告皇上以如此廣寧能守臣得戮力行間不如此則廣寧必不能守臣亟謝事以讓賢路豈不無負任使而徒大敵疾呼曰備日月大軍既潰數千之衆其能支乎今日之事為法受罪廷弼其何辭為王化貞空負才名原不知兵時值

寇之不来佯邀節鉞遂足高氣揚專恃西虜倒中反間粮米腐爛而不理狼藉甲仗而不知及至俟西虜而西虜不至用間牌而間牌不効恐見其計窮莽失乃椪點于河上揚言以欺人試問五進五退是誰沮之不前手試問虜騎長驅誰寔望陣而逃乎西虜何以横鎗穽前一蔕不為我用而為敵用乎賊尚未至棄城而逃御史方震孺之疏具在化貞雖百口恐亦難逃斧鉞矣張寉鳴亦以被論黜輔旋因遼變奉詔特起而摟遣數月不前臣已不得其觧及至到任佔中樞体面與廷弼相左又被人言點破遂益肆其咆

哮恣其剽悍仇視言官力主驟戰無兵無將輭困廷臣于右屯似醉似顛浪聽化貞于三岔九有覆罛無不横張陷阱暗伏殺机而猶哆口誓一毫無偏執其誰欺々天手中樞經撫其罪一体廣寧失陷中樞謂何豈宣捷則受賞潰師則無罪乎此皆明白易見者也惟是戎方耿如杞者狐媚存心豺狼成性其生平織狀為鄉黨素所齒獨與化貞香火情深連環膠固而又伺寇鳴之有隙于廷臣也散布流言巧為佐鬭今日曰机會可乘明日曰兩虜也至護化貞不啻驕子今日曰計奪中樞明日曰希圖卸担謀廷臣甚于

斂人夫化貞郎朱鰲使無如杞旁搆亦何至必與經忤是化貞之所以敗皆中樞誤之而中樞之所以誇皆如杞弄之也從古指鹿為馬之奸亦不過此是尚可不亟正典刑而緩天誅者哉奉聖旨張寉鳴新遣行邊出都方兩日江東譏如何輕肆詆毀好生不諳事体係多事之時姑着罰俸半年東事方急耿如杞着照舊用心供職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鄒元標等為奉旨參處回話事內稱議得天下有出于至公至虛而不容一毫人力參于其間者朝議是也今欲推經畧命下吏部尚書張問達逢人咨詢

朝罷六科公議于闕廷十三道集議于朝房僉推解經邦無異詞人方以經邦聞命促駕不謂其一疏再疏三疏至以言加譴問達則過矣人臣受國厚恩不擇便利死生惟命經邦既可以持鉞經宣府獨不可經畧遼陽昔日之經畧在難于有遼陽今日遼陽已無此畿輔一片地耳經畧肯竪起精神從此勒銘燕另未可量不謂其縮肉畏懦至此幸而宣府無儆萬一有儆經邦將何之乎大負滿朝推轂之雅與國家養士之恩矣今當以避難論但念人各有能有不能人各有獨知人知經邦之能者或以皮相經邦自託

不能者必有獨知寧獨而後任非任而後度經邦之辭冗語不掄晉雖非所以教惇然情或可原也或罷或降惟聽皇上〻裁奉聖旨會推事情甚明解經邦已有旨了以後再有規避的重治不饒

初四日

河南道御史安仲條議邊事內稱一嚴逃陣厲士氣人臣急君之難惟力是視乃虜騎長驅前鋒敗北中堅謂何後劾謂何竟不聞一兵策應安所稱建旗鼓以悍牧圉乎則經撫之公案不可不急議也一清禁地杜隱禍語云先平內寇然後以禦外侮近如科臣

所參李選鄒体元魯多豹等視大內如通衢蔑國法爲見戲而據道路傳聞又謂南海子一帶潛匿客隱實煩有徒一旦拚飛噬臍何及則懲前毖後之策不可不急圖也一留岡鄉資保障國家得一賢守令勝得十萬精兵頃天津道刘策蒐乘練士壁壘一新至若通州道周啟元長才雄略弘濟時艱合無將啟元以太僕少卿暫理兵備俟新推魏雲中到任始令弛担廣凡東方猶借其一臂而重地可俟以無恐耳一建遣餉定發貳師行則糧從足食以足兵從來固然聊令黃羊山喜峰口等處罕不見什差人講賞權衆

跋扈哮旁台吉日作窺伺虎視躭々皆探之勝敗以
爲動靜又覘我之虛實以爲出入則邊餉發必以時
尤爲今日最急着耳一錄蕙臣鼓忠義自古云伏節
死義之臣必直諫敢言之士臣作令河間與獻縣刘
重慶任丘縣賈繼春二令同時見其清風餐雪勁骨
冷霜或擒巨寇于萑苻而千村安堵或捉響馬于當
道而百里無塵即令或以建言削籍或以忤璫罷職
皇上雖顯棄其身寔陰用其言如鑒此苦衷孤忠立
令起用則感恩圖報必有異于尋常萬々者矣奉聖
旨閣啟元着料理兵備候代劉重慶等且不必用

初五日

雲南道御史董羽宸疏稱自遼左報陷諸臣圖上綢繆捍禦之畧者一而就中喫緊尤在選任乞勅按閩兩道其不中折衝禦侮之料者不妨別用不必強其所不能以國事徼幸于萬一至于府道尤急通宜一併如議綜覈限日奏報下部易置不得徇惜怨勞以貽封疆之憂訪其人如臣所知則有若在籍王應乾趙邦清未任道臣霍維華運判韓萬象順天府判杜應芳見在覲臣蘇萬傑趙廷忠潘曾紘張福臻及平涼推官袁玉佩南靖知縣楊廷詔俱可聽部推用道

臣則有卲可立真憲時貫之鳳而外臣皆能知其足任惟永平朱本冶是臣鄉人素知其非勘亂定禍之才不如早易之為得也若夫自山海燕河青山建昌以至冷口喜峯松棚馬蘭牆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內各口子或併不及防或衝難以禦或臺坦各埋亭障凡空或木市貢道犬羊之所出沒或為撫升夜丁貪漁虜物陰縱其入久啟戎心種〻破漏孰非奴騎假道闌入之徑廣寧市賞若絕孰非西虜分頭要挾之門議者獨恨不得一丸泥封山海關顧不念見路不走有如此另虜我者奉聖旨着吏兵二部作速覆

行

初八日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東事方急警備宜嚴京城內外倍當安輯其勛自武職各官募兵自是急公大義須是有才畧知兵能禦衆不擾的方行委任仍各分派都城四外離遠處所出招募就彼安插訓練應募新兵核查貫址互相保認潰卒流民中襍奸細真僞難辨不得混行收用各衙門保守內外宜嚴詰凡軍裝夾帶兵器異色可疑諸人不許放入有指稱各家兵丁三五成群白晝奪用酒食黑夜窃掠衣物占

住民居寺觀稟行禁處其傳布流言匿名粘揭煽惑疑聽俱係奸民擒拏重治奉旨城守門禁保甲諸款派行院定該管員役亦不得以查點為名恣行肆擾一切巡警事宜刊示曉諭務令軍民商賈人等各循生業保身保家安固人心以靖地方該部院便行與巡視各衙門一体遵奉施行

十九日

湖廣道御史林一柱疏用人惟責其實內稱天下名實之不相應者多矣臣始姑以兵事言之名之為兵則禦寇為實今養兵則按之冊籍用兵則付之召募

是千萬儲精以飽鼠雀耳家國安得鼠雀也而用之名之為將則殺賊為寔今養將則重以帑餉用將則起之廢閑是推轂之遺以榮土木耳國家安得土木也而用之名之為邊撫則攘夷為寔今無事則揚揚以建牙有事則惴惴于經畧是紫朱之榮以被泥塑耳國家安得泥塑也而用之名之為樞密則帷幄運籌千里決勝為寔今歷推之尚書前見聞而後獲罪增設之侍郎放不下而用不着榮名之貌充飢于畫餅耳國家安得畫餅也而用之夫用貴其養養貴其用今所養在此所用在彼詢于朝則久而不任謀于

野則暫而不習噫何其舛也又云臣願銓衡々之以公宰執々之以斷臺諫論之以平用不惟其時惟其勢而惟其賢々故用之則勿輕議舍々不惟其時惟其勢惟其不肖不肖故舍之舍則勿輕議用々舍劃而為二寔配而為一聖天下臨照于上電矚而霆震之俾常公常斷常平無使蔽主者有乎已之形圖國者無尊君之寔奉旨時艱急需真才這奏有裨用人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山西道御史江東謙參張寉鳴罷當處分內承張寉

鳴罪在經撫之上法所不貸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疆為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簡用經畧王在晋受事啟行業已有日彼宦鳴者豈身在法外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下法司乎且宦鳴非獨法無可逃而誤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即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至嫌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狠於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一味糊塗一團机械只思殺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有不顧是宦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于失誤軍机之罪也為變局為巧局是查舊

冢宰也是查舊政輔也併皇上當日委任亦查其不當夫寉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弼一吒嗲言官即為佐鬬先伏救逃之机括不思言官之言已驗而憂國之誠反指為佐鬬聖旨曾命其查言官手寉鳴猶哆口以定他人罪案手抑寉鳴罪矣聀方耿如杞罪又可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聀方與樞堂共貫寉鳴之失着敗局盡是如杞之詭計陰謀若使目前之罪案不定聽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冡面而來是尋無損其毫毛而且為披卸担自在地也世寧有此國法哉奉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尚未報命

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遠爾苛求以阻任用江秉謙欲申前情愴惶瀆陳好生不諳事体本官重處姑調外任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廣西道御史馬逢皐謹據代題內稱臣不自揣進一才士許顯純欲專任察奸皇上業用其言部覆顯純雅負肝胆力能辨此可不謂知顯純乎惟是顯純信才士能徒步徧邏五手即有數十名弓番月止得粮一石不加犒賞能使用命乎搶攘之際與各衙門文移往來最密不給官防以示信乎如是而責以擎獲

真正奸細何異操躋望歲者與臣又博訪如郤可立清約自甘而能闢水田恤驛遞地得百姓之心如傅梅才思雙美而定國本犯亢鋒遂羅非禍如張舜典文武兼優而展市井不求聞達早作三徑值此物觀之時誰無彈冠之想而欲收汗血之用尚卿買駿之金則臣之所大不解也奉聖旨部院從長酌議具覆

二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楊新期疏稱撫臣徐紹言撫臣鄉將近三年真心幹濟政簡刑清調度兵餉備極苦心防秋徹寒直至歲抄臣進也晚不悉張差始末然有撫臣

如此臣卿方戴寧宇而猥以舊事牽纏不安其位然張差一案原有不可解者聞當日原任刑部郎中義激建言旋称病引退不能與王之寀頡頏任性逍遙廷平也吁可悲已今王之寀因人之昭雪而復其舊物不平自鳴而進以京秩李奉張廷無人齒及竟汶汶沒〻也忍心遂志者身存而名顯愚以死事者身滅而事湮亦世界一缺陷也奉旨照撫官須人地相宜徐紹吉晉撫著勞安心任事張廷前已有旨併李俸即與議卹該部知道

提督雁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紹吉奏爲部臣追

論察典意在報復謹備陳當日始末內稱王之案疏內指臣為吏科時曾理京察會糾拾之案疏中所列三人而臣其一也萬曆四十三年有張差之釁惟時臣以冊封晉府回朝見朝中議論尚持兩端之案亦會面臣語剌剌談前事不休臣慰止之曰張差伏誅劉成罷杖斃今宮闈已肅清為臣子者何用長言手之案亦解頤謝教而去乃次年丙辰適當料理京察之期臣以科資宜與其事吏科之命十一月甫下揆單諮訪及收單則單內見之案事跡纍纍贓私狼藉臣因往問刑尚李誌答云此人盡是貪橫又往問吏

尚鄭縫之則云此人官本不職當處但通東挾持題目甚大臣甚服其老成之見不意台臣韓浚條陳疏出而之案遂欲具疏參浚一時台省公論沸騰人人切齒竟各會疏拾之矣此當日之案察處情形一字無文飾也而皇祖震怒削籍爲民追奪勅命此中机括豈臣意想之所及乎亦豈言官所能迎合耶總之從來京察無五年不翻之案蓋浮沉世界翻雲覆雨自古嘆之矣奚怪乎之案之有此報復也且臣子立孤踪自本有色之案謂臣擁旄三晉禽轉司刑猶欲顛翻朕案株殺先帝實錄一大此語如醉如夢臣所未

解卽韓浚道士譚被論似亦別有別故未必盡因之案而去今借以逐臣不知臣鴻飛冥々寧俟弋者而後擧哉奉旨據奏自明不必置辨巡撫重任徐紹吉着遵旨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四月初一日

刑部尚書等官王紀等勘定熊廷弼王化貞罪案內稱王化貞受任于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持撐入閣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又誰不憐之但生來是一朴寔頭又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間而反為間用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

賊作予伎倆可知乃敢口々般々要戰要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雀皆兵鐵騎鼙鼓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者之躡其後而驚視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謀國之智有吞胡之氣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尔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事若熊廷弼才識氣睨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畧廷弼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日兒童走卒亦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皇上賜

劍賜蟒玉備以金帛緞以凡卿殊寵異數近世未有廷弼何以仰荅聖眷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徼有控扼山海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于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徹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來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〻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其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令日一疏明日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士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悉等閒置之追虜騎

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〻飛撒催戰若將日勝可以成吾名也敗亦可以驗吾言也向使虜警告急之日廷弼仗義誓師擐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潰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國恩而遺笑于天下手即有蓋世之氣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〻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〻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体明旨昭然同而異罰非刑也俱坐斬奉聖旨依議

浙江道御史陳保泰貪識贊畫遁詞借題內揆何棟如在浙中募兵日夕登山游湖酣歌嫖賭更以冒商爲兵改商舡爲戰舡夫棟如不知水戰必用水兵必用戰舡矣海舡載重而大行穩而遲安可改爲戰商人張捒洪喬宇等三十餘舡每舡千金送入潛放一一可提對盾方今帑藏如掃請盡數追出以濟遼餉寔人心共快也至募兵糧銀自收自放數難稽查有謂兵銀一兩扣一錢者有謂將餉銀傾至九成分給者有謂把總千總用銀百兩或四五十兩攢充名色者有謂安家行糧虛坐名冊開銷者有謂兵僅一千

餘至河間新城通州沿途買化子項補者種種煩言不堪聽聞臣所參棟如者只為侵尅貪婪兵無着寔皇上專意東征欲用王在晋經畧必不可用棟如贊畫若同處閣上則其闇塞異常咆哮更甚必至敗壞乃事為疆場憂前轍可鑒也奉旨該部院知道

初二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條陳恩蔭起廢兩事內稱宋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蓋時勢已極不變則敝北蘇轍之言正今時救病之對藥也我皇上試稽

二祖十宗以來其恩蔭之典有如近時之冒濫著乎今日曰蔭一子與他做中書舍人明日曰蔭一子與他做上寶司丞大婚有蔭襄附有蔭皇祖考妣陵工有蔭延鎮之捷有蔭點者未收功亦有蔭甚至秩不三品係不奏績經劾而落職者亦有蔭彼非批鱗抗疏保護國本如孟養浩何因破格卹錄豈國家名器不敝韓昭矦敝袴耶此恩蔭之濫今日最宜裁革者也而至于起廢一節其濫觴又不可勝言武則天時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今日之起廢得無類是乎無問賢者不肖者壯者老耄者抗疏而削籍者被察

而褫戢者何人不入薦剡何官不至御寺太常太僕光祿幾無住足之所此亦連車載斗量時也夫省財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官豊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今茲纍々若々皆坐耗國儲虛糜廩餼宜急勅吏部停止或嚴加淘汰起廢之典不至與恩蔭並濫以奪軍需亦救時之急着也奉旨閣臣恩蔭近多辭免其餘冒濫屢旨嚴禁着該衙門遵行起廢各官多多係深謄年久量才酌用豈得以冒濫概論該部知道

初三日

廣西道御史馬逢皐參何荐可撓法欺公奉聖旨何荐可輕率妄言姑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初六日

南道御史何荐可疏稱國家以兵事責成兵部兵部職掌在輯和軍士使其戮力疆場調度兵馬獲應手之用至閫外机宜一聽閫外自為主張俾無掣肘而已惟其然是以征討有功則閫外之賞未須而本兵先受上賞若封疆一有差失則罪不徒閫外而先問本兵此祖宗設兵部本意也今本兵張寉鳴何如者自為大臣全不以君父為重不以疆場為事即與經

臣熊廷弼夙仇為怨亦非為不可解之忿何故而為欲死之黨興師屢敗之後雖童子婦女皆知其不可戰臣前有遼疆危如累卵之疏又有戰守俱無長策之疏化貞欲戰廷弼欲守兩情互異而寉鳴競力主戰今日奴傾巢入寇非前日鎮江之勝挑動乎鎮江之勝如小兒做戲全不安排將疆埸輕于一擲不知化貞何遂以捷報而寉鳴亦誇為奇捷也化貞曰過河鶴鳴亦曰過河化貞曰用兵六萬可以掃平寉鳴亦曰用兵六萬可以掃平化貞曰藉力于西虜因糧于海盖寉鳴亦曰藉力于西虜因糧于海蓋一鳴一

和應若打鼓而廷弼之言如水沃石今廷弼與臣之疏俱在御前可檢也今日水落石出始知化貞欲戰者已入叛將孫得功謀獻奴賊之計廷弼是非昭然聖心已自洞曉且謂同謀之律造意為先下手為後今日斷送我祖宗相傳之疆土委棄百萬之生靈震驚我皇上陵寢宮闈誰寔為之王化貞執迷不悟為下手人寉鳴發縱指示為主謀人寉鳴視師而歸不知何面見復命乞我皇上赫然震怒大奮雷霆為宗社計執寉鳴而問之曰國家起復廷弼兩在中樞為何使廷弼有經略之名無經略之寔又問之曰勅書

原許節制三方爾何議奪節制王化貞之權至于喪師失地主斬宜鳴于市朝庶洩天下之公憤而人皆知欺君誤國者決不待時如是而朝端悚惕國威大振矣臣憶嘉靖庚戌時北虜內犯肅皇帝以軍容不振立斬本兵丁汝夔一時人情股慄威福大振虜即時引去祖宗處本兵之法如此其嚴今使國家喪師失地宜鳴之罪加于汝夔數等矣一斬有餘辜也臣又見從來諸臣不肯開口方是朋黨太盛各有門戶各有衣鉢相傳言路中明目張膽主持公道實心為國者罔有而庇護相厚者不少清明世界攪成棚塗

皇上明不能萬里公賞公罰不淂行皆由于此如臣業含性命棄官爵故敢披心瀝胆為皇上說破如撫臣王化貞台臣徐景濂馬逢皐及臣皆元輔癸丑科所舉行也臣于元輔為師生于諸臣稔同年同門兄弟也元輔忠憤急烈欲平東冦報我皇上報三朝知遇以遂出山之志聞王化貞言虜可止用兵六萬即日過河又聞鎮江之捷而門生徐景濂等乃其同鄉是必力贊夫以憂國心忙者一旦聞六萬兵可平宿冦奉聖主以晏樂甦海内之征輸如是不喜而信之揔是門生誤老師以輕信也臣又有說焉均為朝廷

臣子同是章句書生何一在邊疆拚死爭得生還而已幸一在朝廷論短長任推求而不已公道何在良心何安臣拜疏後即望闕叩頭謝皇上豢養拔置言路鴻恩從此掛冠入山矣奉旨

初七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日夕冰守戒祖宗之法惟恐失墜每見科道各官屢次紛囂前有言不許擅出私揭非覽報又見揭帖豈是不遵全無為國為民肆行狂躁囂爭弗已是何象景自　酋發難以來徵兵轉餉軍民塗炭已極皆因偏見黨論致

使經撫不和將逸陽一塊土盡行失陷未見恢復奇謀朕心痛恨新進後輩遷司耳目全無秉公專行報復逞意妄言淆乱國政本當杖褫姑從輕薄懲了以後科道各官俱要虛心盡職共襄國事再有結黨排詆的朕遵祖宗憲章決不姑息爾各部大臣勿畏鑠金之口勿徇面孔之私從公劾奏定行重處不貸

初八日

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請速行闡幽之典弘開拔茅之路大解黨錮之網恭惟皇上麗日當天奉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沒者

錄用恤矣然而大半未恤者臣惓惓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矣每觀其子孫重繭而來空費而歸心竊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盡覩貞魄猶肅風霜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自瑚璉一性不遇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哉即贈已為後時矣與臣同起家者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宦髮蕭蕭南北三十餘人以資以年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臣靦顏躋其上真堪愧死愛才憐才如輔臣如冢臣若何為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限南

北三品或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今或以其老輿哀忍之不知今入張宴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且諸人眼看榮枯坐守歲寒者不知几春秋矣頗當事深維之也又近年京察滿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鋼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目所聞如胡桂芳金士衡章如楨葛寅亮楊廷筠沈應奎吳亮吳良輔吳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涂一榛麻僖王時熙陳一元荊養喬張敬篤皆門戶中人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

人有浮過吾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況綸則諸臣不恕之過也或者搜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瑜瑕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終令之老死牖下乎嗟〻千金買朘死馬且然況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償死者于前日總繹皇上沒者恤錄存者召用之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奉聖旨各官恤錄已有屢旨南北三品京堂准添註以疏淹滯餘着該部酌量叙用

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詹獻明疏為朝廷之虛懷宜擴言官之

論事宜平內政利害是非之間全在爭執得定若就

事而論事皇上宜虛懷而用言彼言者豈皆以顛倒

是非而逞口舌者乎其殫心于防微杜漸而可杖馬

斥乎豈皆以爭競爭求勝者乎其畢慮于摘伏發奸

而概以批鱗譴乎藏疾納汙病于優容毋務護人之

所短而掩言者之所長可乎洗垢吹毛妨于集思毋

務蓄怒于無名而借題而行意可乎總之以成心之

忘養直臣之氣語曰鳥鷇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鎔沙成金聚腋成裘吉趣

可擇而思也然則言之所係重矣有言責者豈可漫

無擇音必關君德之善政則言必係軍國之利弊則言必用舍倒行而賢奸消長則不得不言乃若一事應為建白也華端飛舞每至說可否而流于說愛憎一人應為姓彈也口角鋒鋩不離寸瑜為孔顏而微青即盜蹠以故本意原主觸邪而主上曰拔檻碎衣無此事情也一時或出風聞而主上曰太息流涕無此掇拾也于是廟堂不蒙昌言之益正人不諳用世之故縱言不同是而沮言者不同是而輕予詼部知遺

十七日

遼東巡按方震孺疏称經臣原不主戰亦原不主河
上駐兵原言遼将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戰亦不
敢深求然經畧一軍之主也說不得若說不得難可
以主張者同宜儘力担當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
濟期于裨益封疆而後其戰始称而今日上疏明日
出揭成何用耶因遼東而起經畧頃且并河西而失
之非常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臣不敢
為猶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
未免信四鄉之言易視虜而以為畏我也過信我兵
我将真足以制其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

諮訪先遣破矣撫之失着在盡撤鎮武廣寧守兵使俾一戰盖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軍成敗憶臣離廣寧撫臣鶴而言曰今年三月大利待子来進兵臣即叮嚀撫臣曰賊未必來即來當疾趣廣寧幸留兵固根本總十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前屯瓦解矣至于出城之日寔因逃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兵器軍餉等庫迎接賊首若非江朝棟先知其謀而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則斷〻不能守是以有坐而待亡之既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過

河而孫得功金礪等當亦無幸臣不敢為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來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畧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府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援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毋寬一按世宗之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請死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担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擇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

之所敢覺也惟迆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郵典宜從厚自不待言若諸將和衷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頃微之家屬且伶仃南還則微固死矣又賊攻西平一日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屍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覺不能下賊目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招降閉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賊乎以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兵盡為賊所屠昨楊應顆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奉聖旨

十八日

湖廣道御史劉芳疏為司空黜用陪推當之者不得傳之者妄倩內称我祖宗朝凡簡用大臣付之會推在廷諸臣慮無不矢公矢慎故皆欽點首推頃工部缺尚書九卿科道不知經幾推敲始舉忠貞素著輿情胥服之孫瑋以上滿朝咸慶得人俄奉旨點用陪推姚思仁聖明良有深意然而非所以待瑋尤非所以安思仁也臣即欲其疏以致絕糾見思仁辟疏懇至意皇上必且收回成命靜聽數日伏覩明旨謂朕知孫瑋資深望隆推舉良當夫既荷聖明特達之知

姚思仁見署部篆就近點用又仰見宸衷之留意部務臣何敢復瀆惟是瑋三朝重望樞憲名臣即司空亦何優于初服而故靳之夫皇上不知而不用可也乃既知其賢矣顧使之優游而銓不令敘拮据于率作難人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而吾昇可愛道難輕抱則非所以安瑋也即念陵寢軍務目前緊急不妨暫令思仁署篆況思仁又自舉工部非瑋不可且讓讓謂才望資年俱不如瑋乃聖上點用陪推復自思仁始夫正卿亦思仁應得之秩第不由首推人心不無過疑以自好之臣蒙旁竇之引豈所以安思仁乎

奉聖旨就近用人原以濟急有何猜嫌若照這等說以後吏部推陞不用陪推了着遵前旨行

十九日

巡按直隸御史李時秉疏參內監任兆元橫黨假借名色聚衆公行興販捉獲情真法難輕貸內稱任兆元倚藉收養為名糾同奸民彭澤等聚衆私販塩斤萬餘公然無忌其與唉馬毫不相涉及至捉獲妄行藉口夫使唉馬而果真也必有部文必有數目赴司交易聽道查驗亦必由臣衙門稽察並無私自下場收買者其為誑妄不辨自明若不糾參正法寧聽弁

髦憲典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三法司接出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流徒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二十七日

浙江道御史陸献明謹題為聯屬民心全在責成守令懇乞聖明勅行撫按督同監司勉勵郡邑實意恤民以飭新政以杜亂萌一曰詔書之宜遵也一曰寺罰之宜禁也一曰火耗之宜革也一曰衛官之宜戢

也一曰驛遞之宜稽也至于漢嚴刺史之糾舉唐重都督之詳壓權寄上官豈無深意今監司宜着寔調劑于上下之間撫按宜倍加稽核于廉貪之黜陟清泉者荐剡何妨溢格歟碩鼠者吏議不可遏踈于以收拾換散銷杜奸萌庶其有濟乎奉旨軍興繹騷閭閻交困這所奏寬恤諸款便移文撫按着寔舉行該部院知道

二十九日

左都御史鄒元標疏稱臣一入都門向人問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尭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登

信史諸臣曰說到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戌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〻書之成知何年月日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惑也臣謂此等大事姑待千秋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土盡屬夷人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賓驚誰秉國成而使張差闖宮誰秉國成而

使對狼當路誰秉國成而使宵人亂政誰秉國成而使潛鱗駭浪從哲何辭以對臣思先皇帝叨先帝之靈陰為庇護祖宗法度從來森嚴新輔大臣力為撐柱不然國家大事危安在須臾間矣有一于此〻心無以白天下萬世陛下陽明剛健何幽不照但從哲進在肘腋畢險密布臣投林一世恥言人過默自檢飭以難頹景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九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事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言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讀學士公為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

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誰寔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寔錄眞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有一官便有一官之職如六曹之屬誰不修明其職業惟國家設立史官非特崇重其体貌欲其握筆以彰往戒來爲天下後世觀也碩學名儒玉堂濟〻光宗寔錄閣臣提衡于上詞臣分理于下一月有餘豈異人任不然國史不書野史必載皇上所以儲尚方筆劄大庖供養者何事諸詞臣互相推諉臺臣疏章盡成故紙臣謂此閣臣之責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

愆〻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非為先帝一人計為陛下萬壽無疆計為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為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胆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奉聖旨

五月初三日

原任陝西道御史劉廷元奏為憸臣轉換欺君誣傾善類內訌臣于萬曆四十三年伍月內巡視皇城初五日忽張差闖入宮禁次日內巡把總趙國忠中文有語言顛倒以值風狂等語臣刑審再三在差獨見其掤譚在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宮寢無問風顛不

風顛法所不赦赦之何辭主時具藁一面控題聖祖一面恭送法司渝日疏未奉旨臣復催請臣蓋以奸徒請亟未嘗以風顛從寬即司寇以奸徒正法未嘗以風顛逸綱乃拈出風顛二字則神廟光廟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日稱述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寀提牢出疏亦稱臣疏深憂遠慮為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且之寀與微臣封事並在御前抄傳並在海內縱甚愛者甚憎者誰得竄易之至臣于戚臣鄭國泰但有半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官胡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攢謀便當顯戮即以當日疏詞

相提而論臣疏憤〻于鼠器路馬髮指眦裂藏此而朝食東朝安則六宮安盖為鄭國泰發也之案疏中祇歸過于老公分獄于三十六頭若謂鄭國泰也解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捴之張差一案議肆赦則為乱臣賊子請誅殛則為忠臣義士是乱賊縱百口兩舌妝不做忠義是忠義縱千鋒萬鏑貶不做亂賊試觀從來大奸雄施翻飛覆兩手段運獨天滿地机權目前非不变亂黑白而一世月旦千秋衮鉞孰功孰罪孰賢孰佞到底一〻不爽則心勞日拙何益之與有之家以一夫鄭獨既為護身符又為推轂

恭好官自我為之于謀不啻遂矣第試問當日張差端妻果確自信得過否昔之曉〻果從宸宮起見否今之呶〻果從國仇着意否其牽合諸臣果無勝分念否其娓〻數百言果皆據事據理無違心嫁禍惡叅否清夜捫心必未帖然竊謂年來以保護青宮持議者慧諫諷諫不知凡几大都心在儲貳義在羽翼之家一腔心事路人所知必難自附賢豪門也恐二祖烈宗冥〻鑒臨只在久近間耳臣草疏已畢忽傳之家為請復誥命飲恨察典波及于臣夫之家前疏稱臣為重宮禁今詆臣為蓋杯謀因何異同前疏婦

罪內官今始指名國泰曰何異同着從寔回話廣浮言可息黨禍潛消于國家安危邪正之關大有裨益

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初七日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為奸邪古今同憤去留治亂攸關懇乞勅令指名以清君側臣竊見刑部尚書王紀有司官日事旁叢一疏為糾其屬徐大化而發也其所以糾大化者為化忝論熊廷弼因波及諸臣而發也獨其疏中一段有曰今之蔡京大化何不彈擊等語夫京寔宋臣巨蠹秦檜而外首當屈指韓侂冑

賈似道輩猶不足寬其藩籬今果有若人是元祐之黨再錮于朝端靖康之禍重伏于今日紀有所見何不侃侃直陳而半吞半吐若此豈快心于諸臣所已言而從旁以定其評乎將開端于未言之諸臣而今因以暢其說乎抑姑引而不發聽為京者之自悟自悔旋自引退乎夫非京者既不自知似京者誰肯自認使其果京又將要君怙寵黨同伐異雖復百計抨彈亦不願去而歎其見几而作聞風而逃是何望京之深而量京之淺也皇上何不召紀而問曰爾所言今之蔡京的是何人其肖似蔡京的係何事爾紀一

〻言之奈何以穷宄極惡之人久溷朝宁以憂危慮遠之誠約結胄中且以明目張胆之事下屬司屬哉不知奸如蔡京非國斯宜有虞形之議論何如明列之章奏私商之友朋何如直告之君父紀即行言官之事愈以見大臣之風臣願其畫言而無諱也奉聖旨章疏各抒所見不必牽纏多事該部知道

初十日

三法司王紀等官會勘巡撫李維翰等罪名內称李維翰者非秉國成而畀以軍旅之重寄乎虜以李來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權而不問虜以互市為机阱我

聽其款關而不疑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固圉猶不失為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忍刲胃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刻城刻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縱藉口鈴閫遙制職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實而喪名城誰寔貽之維翰喪師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途為金穴倚署道為壑斷且無論剝民剝軍利令智昏雖狹胡壓境而一切防守備禦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天奪其鑒而速之戾

耶最可恨者聽周來春一命手書畫放兵馬于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予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以快衆憤奉聖旨李維翰鄭之范俱依擬監候處決鄭之范贓私數多還着嚴追變產充餉勒限具奏

十一日

三法司王紀等會勘高出胡加棟等罪案內稱遼陽失陷以身殉國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加棟亦既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況兩人素以才名自負者哉何以鼠竄揚帆撫海

偷息于人間也高出乃敢倡為捐棄廣寧之說搖惑人心蔑視國法罪更浮于加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已知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靦顏任邊白骨再肉報恩必深宜必立微功以蓋前羞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嗟〻邊之陷死難者纍〻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高出胡加棟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于地下乃腼友何薦可反稱之為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臣義士也今既開局脩史當為五人合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領五

入閩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恥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為人臣誤國失節者戒不然逃臣弗加重討恐人々效尤矣奉旨依議

十九日

三法司王紀等會問浔總兵鄭增輝承調選卒已報啟行之期單騎前驅巧作規避之態謂保定之粮未發也措置自有司存謂真定之兵未齊也統領自有偏師部檄促之進則若借請粮而行先為將而棄軍可予部檄迫之還則不疾軍而督發堅卧而不起何也當廣寧危惧真是呼吸存亡邇近填援兵豈容

洪甸淹久念其事力未湊姑逭失誤軍机之誅按其怠緩欲期宜坐不即發兵之戍奉旨依擬

二十日

三法司王紀等會看得總兵官楊茂春胆落于鳴鏑魂銷于羽馳捌疆場倥偬正宜挺身枕戈而牙纛總戎寧得縮首称病且親驗膂力尚可支持而再三篤言委頓林褥彼習見卸担者優游家園而病免者適遠畫錦也大將藏頭三軍索氣隳關志而丧軍寔有自來矣肅積玩而懲久弛可容逭之依律寇賊滋蔓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發罪同合擬

革戎務遼遠充軍奉旨依擬　又會勘潯督餉參政初令始奉勅書監中路則管轄自齊信地既隨經畧出山海則軍事皆其與謀西平告急鎮兵赴援經畧自右屯趋閭陽爲策應廣寧地耳鎮城既潰巡撫潛出爲初令者謂宜秣馬厲兵動經畧以疾趨定乱頑乃藏頭遏勝聳經畧以率衆西行撤稱三遣偵于廣寧確知不守方始議退夫沙嶺既敗賊仍退歸叛將獻謀廣寧之日正　賊退渡河東之時也夫既三偵廣寧巡撫之失守方定退師之計何不一偵沙嶺覘敵兵之已退暫駐奔馬之足身共逃難共在一時到

閣獨先于各道名曰先逃定難解矣即称山海原其信地經畧給有諭帖亦何能掩其欺弄之情蓋其逃難之罪我律以臨陣先退死客有辭例以守边陷城戍定非枉奉旨依擬

二十一日

廣西道御史馬逢皐疏称臣入班行即憤先帝鼎盛之年一危于張差再毒于崔文昇上疏請誅其為言風癩者即御史劉廷元也未加譴責愈致葛藤計前後章滿公車矣廷元良心未死聞王之寀國仇未報國法未伸一疏自愬愧死何得肆言抗辯耶昔謂風

癲今不風癲耶是異是同何待勘誰功誰罪何勿明耶臣謂就風語折之先帝在青宮時瀕于危殆賴宗祖神靈神宗主持可幸無事無何而張差持挺入矣六尺之孤五步之內真荊聶得志之旹廷元迭視皇城既不能慎密其初又不能窮治其後禍起倉卒而若不覩功歸二三老公而若不聞次日始得把總一申又次日始得公署一審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延緩若是廷元審語曰話不情寔詞無倫次按其巡若洪風魔稽其貌的是狡猾此何等事何等時而闇若是夫舞文之吏恒以刀筆受人阿堵巧脫大獄廷元貌

之一字將無間耶夫以貌取人猶為失之以貌殺人法罕有此其言貌黠猾明〻白〻開張差一生路何必風魔哉人多以風魔罪廷元為後來招詞有風癲聖諭有風癲東宮諭亦有風癲皆本諸此故以風癲二字罪其作倆而臣只以貌之一字罪其庇奸蓋貌必不可以死張差也廷元逆知法官必不敢為台議則為首者將及于寬政為從者誰中以深文此事遂成不結之局臣所謂一字脫人于死者此也幸提牢主事王之寀冒死陳言明其不風不癲有心有胆一心感悟而萬世宗社生灵長久之計定矣此五月十

日事也閉後十五日陸大受有疏十六日王士昌有疏十九日姚永濟有疏二十日何士晋張庭又有疏前後諸疏未有不是之案者之案功在社稷巡城御史不能出一語以贊其成而陰持其短丁巳考察首功不免是誰線索天地神明其可欺乎今且出疏為之案欲富欲貴世豈有不顧萬死一生者而能分享此富貴乎真忠真義無有見此人者而顧指為亂臣賊子臣所謂千言撓人之功者此也大璫引入其中三十六鄉頭布滿其外先帝危于一然而曰遮曰貌易暴越其視者猶謂忠義于先帝乎皇祖業知先帝

之危又廣危先帝者不止張差一人有差自有張差之主使有龐保劉成又有龐保劉成之主使皇祖速救此三人以安反側即以安東宮謂非之實發覺之力不可假使皇祖早聽廷元之說差漏網而之實齎粉矣後世謂皇祖何如主猶謂忠義于先帝手揔之張差一事之實發端十三司會審司冦力持成此鐵案事雖已往先帝之讐未盡雪朝廷之法未盡行在廷之臣妮〻有言方望皇上以盡誅張差之黨以大明先帝之臣而廷元懼其反也又懼其復燃而熙其奸也借應兵發大難遂指之實為熱中富貴又謂之

寀疏按而心不忠雖自附于賢豪廷元自認重究奸徒忽不覺自附之于寀矣積慮在于翻案曲事餙以巧言而不知前後已成兩截人矣陛下若從其言寘之寀于理是顯為張差等根柢而忘先帝也導陛下以忘先帝此豈忠于陛下者不忠不義而哆口談忠義耶且恐真忠義見斥而乱賊接迹也敢歷數其三不忠之寔于陛下之前蓋此事皇祖原無意深求而廷元先為逢先帝原几于不免而廷元故為縱忠臣義士原自不乏而廷元力為詆當其時被廷元驅逐者豈之寀一人已哉之寀不量輕弱發其奸狀遂劾

以十惡十款之條不識更有何律加之張差仍以何律加之主使張差之輩明是鄭氏幕賓不浔不脫張差一死明是張差護符不浔不撥勞永嘉等以增損獄詞廷元自謂無翼戴之名臣則謂廷元已有翼戴之實試問廷元初五十九二疏抄忝中間皇城關係一疏胡不於抄意可知也二帝有靈當立抉其目剖其心為人臣而二其心者之戒夫賞善誅邪大明也援恩復仇大孝也解萬衆之疑慮定一代之刑章大斷也皇上英明自有以處此矣奉聖旨該部看了来說

二十二日

湖廣道御史潘雲翼疏參閣臣沈漼真有一日難容于我堯舜之朝者當其未入都時識德已不堪聞及其旣入閣後奸狀遂至疊見臣無煩別指但就諸臣前後疏語再一平心參之夫所貴于相臣者一為除用能令朝野翕然無間惟其物望攸歸是以勛猷茂著漼甫經枚卜尋掛彈章諸凡簿帷不脩簠簋不飾惡狀昭然無論不容于卿者難容于國而生平被人看破事業決然不光則將為用彼相奚其當去者一所貴于相臣者全以忠君愛國為念漼之兆上也恐

有不測篡逆棍三百餘人推要道士等為謀主名為入衛実以防身無論性命之念重國家之念輕而盜弄兵權竊賣官爵業被公疏糾論猶哆口奮勇出征敢于欺君誤國則將為用彼相矣其當去者一自昔同心共濟謀斷相資者豈異人任而濯入綸扉以來意念全不在此一味容悅為事專權為心且內外交通傾軋間事夫人臣事主祇此精神意氣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猶懼不勝迺日營〻于机關線索以熒惑觀聽顛倒是非則將為用彼相矣其當去者三自昔陷害忠臣傾危社稷者豈非千人炯鑒而

漼被論以來嵩與言官爲難正人爲讐犯之者危觸之者黜即不于其事而假以别流即不于其時而需于異日溉菁而不溉苗鋤蘭而不鋤棘毒雖中于善類害且貽之國家則將爲用彼相矣其當去者四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漼自知爲正人所棄乃將中掘窟到處呈身遇在仕者必曰我當事有殊權遇在籍者必曰我柄政旨起公目今賞罰潛操予奪任意閃爍之端漸露翻覆之勢將成究不至挽主權而竊國柄不已則將爲用彼相矣其當去者五礼義廉耻國之四維漼今屢被糾彈全不照

言衆口嘵罵君罔聞知辨語全是不辨之語辭疏更是不去之辭既藉遼事以催官復假募兵為護法真不知天地間有礼義事生人中有廉恥心者自非衆有九曲黄河而似千重鉄甲當不至此蓋始于莬臣証終必負君恩則將為用彼相夬其當去者六奉聖旨吹本重地論列須有指定若謗起仇誣豈是通國之公滿雲翼不諳大体姑不究輔臣諭留已有旨了

二十三日

都察院左都御元標疏題廣開言路優容言官內稱江秉謙任方暮年志希鳴鳳師衆任未一月恥同寒

婢皆其自取然曲成寬宥陛下之洪慈也朝無闕事諫書宜稀兩月間黃沙莽莽大風四起是天示之儆也鴻雁嗷嗷海宇懸磬是民益之灾也廣寧既失胡馬一嘶不虞何備是剝膚之灾也獨雖未平黔首告儆楚中岌岌是震鄰之憂也人主在平時猶當側身求言今天下危乎安乎此難懸鐸設鞀振敢言之氣猶恐不足以滌掃疆土撐持大廈而可日逐言官為也陛下即位未二年逐言官者屢矣如馮三元魏應嘉張修德劉廷宣以言遼事故今遼事何如當速召還賈繼春郭鞏亦當恕其愚蒙以展厥猷輔臣葉向

高輔政八年曾處何人今半年間逐客纍〻矣諸臣領言責者無言不可有言不可法言難巽言亦難令之望九閽而趦趄懷天表以躊躇將何道之從也主德與相道為表裏主德茂而相道愈光衰則有關山甫補之似亦無容他議矣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山西道御史吳甡參崔文昇李可灼賈祥沈潅内援今日欲誅外賊先除内奸欲興問罪之師先正朝廷之法則有如崔文昇李可灼者當先帝臨御之初勵

精太過哀毁成疾為臣子者宜倍加敬慎何物么麽敢為嘗試崔文昇誤用泄藥李可灼誤進紅丸服御未几而鼎湖弓墮當是時忠臣義士無不思啖二賊之肉以附于人々得誅之義皇上類祖宗之庭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首除乱賊而漏網今至于暮兵之賈祥本一無賴糜升竄跡江濱乘風氣之熾焰懷攘竊之奸謀兵部給之劄付令招家丁奸宄而弄兵权不知申令約束小人而持兇器遂敢矯命雄行竊意皇上赫然震怒連加顯戮而猶煩查勘未正典刑至如輔臣沈潅尤可駭異其蹤跡奸謀屢經論列

不必再贅惟是通國皆知其為奸同鄉亦笑其鮮恥使良心尚在惟速去可以謝人言而甘受唾罵貪戀不休即不自覺其如傷國体何故臣愚竊以為欲人〻知有君父請誅無君父之崔文升李可灼欲人〻知有國法請誅不畏國法之賈祥欲人〻知有廉恥請誅無廉恥之沈漼此世道汙隆之關人心邪正之界而天下治亂之机也奉聖旨輔臣不得以輕詆况空言何據餘已各有旨了該部知道

六月初二日

刑部尚書王紀等會看得內官監〻丞徐進朝等當

神天崩坼之旹值梓宮葬引之後此何等重大事也乃貪錐刀而苟積木靈輿之頓越有困怱駱墊而拆夫價陸祔之大典几誤此而可忍碎又奚辭但蔄律原無正條而同事又身監督當覃恩之再布奉酌擬之明旨進朝改充淨軍田尚義陳清並減徒配此于律例並合而情罪亦無枉矣奉聖旨是

初八日

陝西道御史張慎言疏称今日之役叢罪宜嚴處法宜恕立論宜明白而直截行法宜存國体而養君德請浮引伸而畢其說謂叢罪宜嚴者何輔臣方從哲

以售身而擄致本七年依何脂韋按指陰險說者曰從哲庸相也臣謂其庸而狡ゝ者足以行其陰險之邪謀庸者足以為藏身之窟藪如先皇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遽敢以君父為嘗又先皇帝虛怯之軀崔文昇攻以剋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于李而寬于崔非法也人臣事君猶事父母使從哲之父母中庸醫之藥而死從哲于此何居為倘溫詞甘語畀礼厚幣送庸醫而去則從哲無人心矣今可灼奉回籍調理之旨再得升遷五十兩之厚賚其與畀禮厚幣送庸醫而去何異夫庸醫誤人者罪為常

人言也今不幸而在至尊縱不加等而猶得揚々出國門從哲于此果毫無遺憾否從哲身秉國成乃封后移宮吃緊大節一則委于礼臣一則為台省諸臣殊而後可意當日從哲委卸礼臣者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礼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為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一脣而投之右券矣至張差之獄從哲之罪更有甚為夫先皇帝三十年青宮孤危之跡從哲所知也頼皇考仁慈皇祖英斷以有今日張差突入大內挺擊青宮幸祖宗有靈逆豎就縛萬一中其副

東將奈之何迨東宮告變票擬宜何如嚴切乃從哲姑票曰着法司提了問于是承望風旨者遂以風癲二字居然竟結此案矣用張差者非用其習也用其愚也其情形顛末諸臣發無餘蘊神宗皇帝頃刻而御慈寧召百官棄張差于市斃龐劉兩使輩臣不得贊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偉矣哉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鍛鍊深文亟圖遠結此獄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邪謀根極供吐意主除祓奸醜者亦正以明君臣之義乃從哲順使諸臣草草結局陸大受良二千石也王之寀已逾計外也李俸已升

鳳翔知府也百計羅織必以考功之法中之追封者不封移者已移從哲方修為己功而不知其力庇奸邪芟除善類破壞封疆淆乱國是寔甚臣故曰衆罪至嚴者此也廢法至恕者何也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小人但內外之間廢置得法耳若是非既明姑予以寬典倘必欲置以誅竄流殛之法于事理人情深所未安況以封疆多事罰雖未平滇黔並告二東鋒起數年來小人醞釀濁乱之毒發自一朝政賢者耻驚不足之時故曰廢置至恕者此也立論至明白而直截者何也曰無株連無蔓引如幸實之察全

明旨寔有頃言察處是矣何以坐以要挾之罪丁巳之察只重繩一狼籍之徐縉芳是矣而株連善類芟除殆盡如王圖蕭雲舉皆先皇帝帷幄講臣獨以徐縉芳假書之故蒙冤至今未經召用例轉察處者如段然史記事朱萬春陳伯友等不一而足至賀烺者竟錮其終身不識何罪之有攻熊廷弼者邪正各半徐大化不得以攻廷弼而遂名為正周朝瑞熊德陽惠世揚不得以憐廷弼而遂証為邪樞臣張鶴鳴老成人也黜之後有榮名為日者周永春為遼撫而以憂去也前永春者則有楊李後永春者則有熊王四

臣者皆下廷尉矣來春亦屢被糾彈臣謂來春有封疆之責者也使獨脫然于事外終無以藉四臣之口然必欲與四臣同罪得無已甚乎故曰立論宜明白而直截者此也行法宜存國体而養君德者何也臣竊念匹夫之微敵手敵足罵詈上賓正始正終語曰刑不上大夫有罪則白冠氂纓造室請罪不忍捽辱而縶縶之國体應如是耳頃被宵人倒受大阿漸位置大臣矣位置不已然陵誅賞又冀禁爲臺諫未嘗有馬齒之嫌指及乘輿且然逐不已雷霆繼之漸何可長也故曰行法宜存國体而養君德者此也奉聖

旨該部知道

十五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鍾羽正疏恭方從哲國老也柔緩至家人謂其有相度然而回惑縮朒其節不多稱也身膺顧命當危机交急之頃一力担當正終正始非大臣之道哉素何首鼠兩端也其進藥議謚封后及移宮之事臣雖未得于目覩乃無謀無斷似倚似忘難免最心之惑將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耶公未有事關君父而可輕言故誤者也此而不議如國法何足空免其官佚出之外毗使為法受惡以待良

史之書則識大臣之道得矣沈淮國器也博綜多智人謂其有相才然而盤互宿習其節不足稱也尊居殿閣為百僚表率之宗柄然自拔難進易退非大臣道哉奈何嵎甬蒙訊也雖內交結援招權納賄之事臣未見其的據乃多事多言且行且止難免報論之攻將謂自謀也過而為國謀也忠耶未有立身不定而能枉尺直尋者也此而不決如名証何是空負其旨休愛之以德使式遂其行歸老湖山之下則待大臣之道得矣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六日

陝西道御史蔣允儀疏稱旬日以來見張寉鳴羣姦朋謀一疏橫口噬人而黃嘉善控辞捉叙明以成命不允矣崔景榮亦以捉叙徼恩且題給誥命矣負權者既怙權以張焰應罰者又冒功以燃灰議論倒持于功罪賞罰徒狥情面聀忝為法官安得默々而處此謹就寉鳴功罪稽于遼臣一語斷之盖自欵貢以來天下久無遼功矣其言功者非掩截零奇而張大其事即擣巢開釁得不償失者也即如寉鳴之在黔數載浪竊虛名處置邊無長策彼日之事論罪已浮于功今日之事貽禍將何結局而寉鳴既以功受賞

即空以罪受罰既以斬級徼功受三次之賞即空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乃巧借視師驕語受事及知法無可逃始云罪當末減此固一時之吐露又真見其從來靠身之穏着廣寧初陷時計亦惴々于心而幸有黄雀之榜樣在前但得狼狽罷歸保首領于牖下便為上額夫娣玉一賄罪反為功從此鴟張益肆萬毒榆關七百里之程萋旬而至畏縮則無丈夫之氣偃蹇則無人臣之礼而且靦顔哆口分別經撫之功罪君置身于事外抑揚經撫之斷案又若附會于有功更可異者視師之役特請何棟如王國梁二人

同行必真見其可參惟慳可壯干誠而後用之乃乍贊乍侍全憑私意之愛憎時勇時怯一狥他人之播弄閫外之舉動如此中樞之作用可知而猶滿口罵誣言官至以我同官沈猶龍規諷之辞強認為拂拭之語表心塗面于斯極矣說者方且藉援假寵故敢伏莽操戈衆若人言則種場之禍又與誠社相終始矣誤國大臣何不早思一廢法而養奸長亂貽害無窮即今第相行遷中樞拜敗業已有人毋云虛席相待也至廷閣提叙濫及舊樞黃嘉善崔景榮不過寵為之自為地台臣指摘科臣參駁夫豈苛求皇上試

問寉鳴曰爾謂本兵功罪殺于邊臣今日經撫俱已
論辟爾應得何罪又問在廷諸臣曰寉鳴謂本兵功
罪殺于邊臣舊日經撫亦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
罪必不敢支吾掩飾以欺皇上皇上赫然震怒論究
如法人心一番悚惕疆場一番振刷猶可冀桑榆之
收而實閉闈中諸臣之目矣奉聖旨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實錄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員方　至

七月初一日

僉都御史臣張我續疏稱自遼東有逃經逃撫而廣寧一片土遂淪于腥羶矣自西川有逃縣逃州而逆酋挾從亂之民揮戈直薄省會矣錦城圍困百日不若非內有精誠不二之撫按提衛于上文武百執事協謀于下外有道府挺身督陣兵將賈勇衝鋒蜀之

為蜀尚得有今日哉今先將州縣之嬰城任事者暨臨難死事者為我皇上陳之如合州知州翁登彥之保合州而兼復安居也如真安知州楊汝昇之保真安而兼復桐梓也銅梁知縣吳弘之保銅梁而兼復大定也南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而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瞿學程之避賊一日即復其城而兼復樂至也什邡知縣謝奇舉遂寧知縣曾元龍彭城知縣冉登中江知縣鐘文焰之城城守無虞而又多擒斬也之九臣者其胆畧才智皆有大過人者也翁彥臣已疏題超陞僉事矣吳弘業謝奇舉瞿學程見今行

取新宜授以台省清華楊汝昇韓應龍似應超陞運同職銜仍管本州縣事曹元龍冉奎鐘文焰似應加陞府同職銜各管本縣事以竟厥施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興文知縣張振德之妻子同焚而死也長寧主簿徐大禮之一家四口伏毒而死也灌縣知縣王偵輔之守城禦寇力不支而死也桐梓知縣洪維翰之被賊拏印不屈而死也郫縣訓導趙愷之持刀殺賊于西門之外而死也成都前衛指揮翟英之衛鋒堵賊于龍泉驛而死也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之督兵援者對敵于草堂寺而死也建武指揮李世勳之一

聞城陷合宅自焚而死也小河所鎮撫都聯芳之與兵大戰于城西而死也茂州衛百戶張羽之領兵應援至郫縣文陣而死也合州鄉官原任肇昌同知董盡倫之率衆殺賊逃入渝城忽被伏兵四起暗刺而死也之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忠可以泣鬼神赴義若飴臨難不避雖古之烈丈夫如睢陽張許輩曷以加焉其視近日抱頭鼠竄聞風先逃者豈不星淵矣哉臣竊謂不分文武無（同）崇卑均宜照例卹贈錄廕建祠以爲人臣死事者之風勸至于董盡倫保獲城池厥功更大則所以食報其子孫者尤宜

隆矣夔州知府宋名世陡聞警變而託覲而逃龍安推官李元標詐病不俟批允而逃崇寧知縣任復元懸印棄土而逃乃大察僅著名世復元以不謹而元標竟未處分恐死難諸賢亦必扼腕于九泉者成都知府劉弘宇拜秩院叩首郡府與已抵夔門而魂不附体逐棹而夜以繼日在彼自號曰明哲在臣直作曰逃歸勅下吏禮二部再加查議奉聖旨這各官擅用卯錄着該部作速議奏宋名世李元標任復元劉弘宇都着各原籍撫按官提解法司究問

初五日

南京河南等道御史臣曾熙丙參遼撫周永春內稱遼東失事諸臣先後逮問者不同時而同罪除薛國用已死李如栢自經外經臣楊鎬熊廷弼撫臣王化貞鎮臣李如楨道臣高胡嘉棟韓初命署道鄭之范皆以喪師失地擬罪彼周永春非遼撫耶非西路出師會議之人耶非撤問鉄之防者耶非失開鉄北關之撫臣耶非薦鄭之范以署道者耶非舉袁經畧以自代者耶揆之全遼淪亡之禍本于北關之無撫覆没之變始于開原之撤防開原撤防之故由于永春之書手牘司爰書具在楊鎬活口猶存台省參疏不

能得之于閣票明旨屢須不能得之于部院鎬等對泣于圜扉永春笑傲于晝錦同罪異罰何其不平以至于此臣等國法不可不正一疏內參周永春久漏參弁之網宜行追論近見刑科有疏亦再奉旨猶云罪有輕重不知永春爲撫毋論他事何如固專主撤開原之兵馬因而失陷城池者也其情在楊鎬之上豈曰輕之云乎此中或有大力者爲之居間能隻手以障遂曲徇其体面而不肯問耳元輔初入綸扉曰省臣疏末數言遠本內有名之李維翰曰遠本內無名之鄭之范海內稱爲出廬第一功何獨于周永春

而緩之不獨楊鎬李維翰不服人〻抱不平矣奉聖旨周永春已屢旨着該部院參奏如何久不題覆這所奏事情着上緊看明奏請處分不得再遲該部院知道.

十七日

山西道御史樊尚燝疏請留大臣孫愼行等內移軍國柄置廟社安危皆賴列卿董其事揆席秉其成共而効之于皇上庶事所以就理衆志所以稍定也不意當時事艱危人心驚惶之際旬日之内見禮部尚書孫愼行以病求去兵部侍郎張經世陳邦瞻以設

鎮求罷斥矣刑部尚書王紀以問理遲緩章職矣近且禮部尚書張問達四懇憐臣罷臣次輔韓爌業已杜門而元輔葉向高亦以力窮身病上請矣夫承平無事尚須大者主持以今萬難撑支之日大臣紛紛求去致沖主孤立于上群工散處于下設有大疑誰與決之設有大難誰與定之試環觀朝事邊事腹裏諸事所有目前急着如撫賞西虜勦靖東省救援天南疆土人民得算勝失算敗皆机介毫芒事變呼吸而況以陵京重地僅寄命于一線岩關我倫單弱風鶴皆驚數衆烋高突騎衝入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

恐不堪為遼陽廣寧之續言念及此肝胆欲裂此正為人臣子卧不安枕食不下咽之時也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大臣乃國家倚重豈得高枕養痾矧國家多事尤藉助勷都着即出供職王紀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

巡按四川御史張論疏叅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內稱樊龍報撫道文武以下官民萬餘人即令崇明獻頭贖罪猶為姑息俊乃欲挈之援遼狼子野心又何愛于遼之極道哉重慶一鄙且勿說起是何言歟此明

明欣樊龍長驅大進不可為俊解者一也重慶變後樊龍坐占衙門軍民投降請票者萬餘人匍匐堦下劉鄉宦僕持金幣書儀叩頭稱賀次日𠕋禮銀四十兩此人之所共見不可為時俊解者二也成都聞變時俊鼓倡人無固志鄉紳盡逃時俊仍手書以移按臣令操小艇往敘州潛避向非按臣堅意守城則一出必且被虜成時都即時瓦解矣不可為俊解者三也五月初一日樊龍等白城堞投一訴詞且垂泣大聲曰老劉誤了我如今他到做了贊畫詞內云差伊舊持家書到本司即遣漢把馬養吾餽金刀等物徑

到營呂同盟興師言出賊口令川中之鄉宦多兵重慶討賊之官亦多矣寧獨以此誣時俊哉此不可爲俊辯者四也時俊門下兵艇二十餘隻日夜與賊交通送米鹽送火炮不行禁止各監道畢在水庵目擊丞差人捉獲連贓拏送時俊竟大笑而釋之不可爲俊辯者五也督臣差人持大字白牌將時俊所募兵盡數交付薛揔兵仍請時俊來合州計議止發陸兵不發水兵亦不往合州督臣不得已又出白牌如再抗違不交者即將水兵中官軍來斬首以正其抗違之罪如再占恡不盡數以交者即將贊畫公子鎖來

定行斬首以正其與賊交通賣米賣塩火藥之罪明〻當水兵以給賊不可為俊解者六也臣又按時俊召募達義兵原揭称各兵久聞技癢隱忍待時遂感知恩奮矢志同盟如張彤羅華不得職出而為首用等語又與樊龍称同盟興師之言先後券合夫隱忍待時矢志同盟之語豈平世之所宜有哉此不可為俊解者七也揭内又稱數年内傾心于職當變起之日即投帖欲滅賊自効數年来所謀何事便已各〻傾心變起不揭于他人獨投于時俊何吽應之速也此不可為俊解者八也又稱于避賊之日即出重賞

覔建步尋問持帖諭之又盡出貲物杯罷尺頭等項約三百餘兩領諸人領取作花紅牛酒以堅同仇之意如此凡頭花紅政與賀樊龍之言相符此不可為俊解者九也俊奉旨賛畫之日臣同官臣張捷即揭稔交普交勸奢酋為催官星夜至于川中鄉紳士庶人人痛恨生員以為奸細鄉紳駁其覬望臣不能盡述此不為俊解者十也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署部事右侍郎等官楊東明等題為拏獲奸細事杜茂諸奸細切不肯服違用二夫乃招拐帯陶巡

撫按兵銀三百兩又手受李永芳銀一百八十兩一一是實即此二事奸細無疑及提審佟卜年究問杜茂所供不法事稔究不服令茂面對臣等條舉而問之曰汝爲佟養志薦送佟卜年家住四五箇月打聽內地消息傳送李永芳有之乎茂曰此時惟至泊頭不曾到河間縣原無住四五箇月事又問曰卜年陞登萊道汝投至任內委汝爲內丁千總有之乎曰有又問曰卜年差劉登高高永錫及加銜守備劉應龍先後往遼東傳內地消息李永芳亦差佟守祿李鳳到卜年任內投書討信有之乎曰佟世祿劉鳳吾識

其人而投書之事不如也又問曰卜年將加銜遊擊闖
正宗送閩巡撫處又將遊擊王化溥送劉招練處各
接引當差人假稱偵探虜情由海用官舡過渡往李
永芳通送信息有之乎果是船有二隻乃問卜年曰
汝有何說卜年曰用船渡海緣與經畧往來公文非
船何由渡並無別情又問曰汝受卜年銀百兩到處
探聽消息有之乎曰我受李永芳銀是實而卜年銀
實無有也臣再三拷問竟不得卜年消息奸細情狀
臣等怒其姦辨重加箠責以手杻腳鐐而卜年不服
如故臣等乃思彼不認奸細而自有應得之罪乃詰

之曰汝與同養姓同族否曰同族與奴酋同族否曰彼夷人音華人安得同族蓋養姓謀叛其族該流三千里安置　酋作反其族則當擬斬此卜年所以不認酋　而獨認養姓也臣等竊思養姓已同于作附之非所以求生念全遼一塊土再念及海內之憂煎爲卜年者其何以施面目而謝朝廷也奉聖旨杜茂奸細情形招審明確依律正罪佟卜年未見歸一法司職守謂何情節輕重還擬明白問擬來奏

二十三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會熈丙疏稱劉時俊載米接濟樊

龍意謂出自風聞越數日復得重慶寶息并傳總背張我續詭稱始知時俊向與奢酋貽書密約近復載米鹽火藥接濟彼中道將方幸樊龍之日遊釜中可旦夕就擒又慮時俊沃以杯水尚遺有生路諜者俱云昔日奢安二酋交搆時俊爲奢左袒奢酋德之從此往來不絕則交通自樊龍之口事非無因而接濟又出于當面之獲贓寔有據又戀住荆州託言招募今日具揭乞餉于勳撫明日遣子乞餉于留都硬借荆州庫銀一萬七千兩僅招兵數百以塗人耳目而餉盡入橐中時俊之子劉昱前在南京買火藥二船

云欲製造攻賊求兵部印票爲路引臣心壯之卻不知其載以助賊也時俊獨不見合州之董畫倫乎以在籍之鄉紳招集義兵挺身出戰九死不悔俠骨猶香其子董三知爲父報仇計斬降卒一門忠孝聞者墮淚李太僕金冨聯一匹夫耳猶能傾資養士為維桑之計聶氏一女耳方且矢志忠勤誓不與賊俱生豈以鬚眉男子其見識反出婦人女子下乎奉聖旨

已有旨了

八月初九日

四川道御史緣國事疏稱昔日遼陽之死難者在道

臣得二人何廷魁崔儒秀也儒秀之死其載于查叙者甚詳固與廷魁俱不辱賊之手而投環自盡者也臣方慶嵩洛有靈篤生此臣以壯山川之氣而激禎儒之心其舊日恩典業與廷魁同若今日以無人陳請恐聖明作忠一視之意所不忍也科臣所引加贈之例比于先臣許遠誠爲確論夫遠臣之鄉人也儒秀亦臣之鄉人也儒秀正慕遠之風而興起者其精忠大節方于遠有光而加贈建祠獨于儒秀有減可乎况臣鄉近日人心逾漓國法無章捐軀之輩較之祖宗時最難優恤之仁反視之祖宗時有殺其何以

為勸則儒秀之新恩的當與廷魁等一例郎儒秀視死如歸呱〻一子亦不暇顧何心于身後之名而報忠之願載在令甲昭如日月誰敢輕為低昂者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二日

巡按山東御史王一中疏參沙溝營守備王文煒逃去回籍後聞撫按拏解來京之旨復回投見飾詞妄辯種〻不法大肆利口以欺人耳目今封疆多故烽烟未盡者由領兵官畏敵而不畏法謀身而不謀國乞病圖全臨陣退縮有以為之祟也未有不敵而先

迯棄营伍而不顧如王文燁者復敢危全孰不效爲尤甚爲國家之蠹查領兵已承調遣不依期進曰而失誤軍机者有律若軍臨敵境故違期者有律主將不固守者有律又燁即百其口必居一于此矣伏乞
勅下法司究問奉旨法司知道

十九日

南京湖廣等道御史李良棟等疏爲輔臣斷無可立
朝之義道國莫鮮其不去之情内秘輔臣沈潅臣等且不必論其爲何如人但見其未出山時有正言議之者入都門時有微詞諷之者久而昌言公言單疏

合疏纍牘連篇環台省之臣大小之臣親蹤之臣同鄉之香大且割其情比肩之台座不傾其私或題之爲邪或題之爲賊爲操莽爲惇京之數者臣之大惡也世之鐵甲誰肯以千重鐵甲蒙此重諾嗟々一身之名爵可羨衆人之清議尤可畏一時之富貴難忌千秋之具譏尤難忍孰輕孰重以此易彼童豎婦子悉能辨之詎謂淮竟喪心失性昧々瞶々而不悮耶一丘一壑儘堪自適拂衣而行翛然千仞何物腐鼠而赫我者而淮不然也淮久讀中秘書自古人臣有聞言而不待罪者否我朝二百餘年有舉朝通國共

棄之大臣彈章幾滿公車而不待罪者否即事涉風聞亦姑暫辨以俟論定乃不杜門不引去揚々長安道上亦大怪矣說者謂淮任人唾罵必不肯去想淮亦鬚眉丈夫應不若是之陋又謂淮有待而去將流毒縉紳淮已位極人臣良心未泯應不若是之禍臣等言止矣願淮裁之奉旨輔臣屢旨委留言官扶私妄詆好生可惡着降三級調外任

二十五日

山東道御史馬鳴世題為兵計莫先于慮變兵事莫先于用人內稱今天下紛々多事矣始于遼左一隅

而蜀黔齊楚豫之間相挨而起其故何哉四方之臣不知處四方之變而廟堂之上不思用處變之人也語有之大臣慮四方不慮不畜後將若何此不可不提掇精神及今切寔料理着也徐州南北重地宜設重鎮宿重兵台臣蔣允儀之建議可謂切當而竟寢閣至于經理南都亦復悠〻忽〻而置之此何說也南京陪都重地凡緊要衙門宜用真正才品至如近日南兵鼓譟城門晝閉幾有振武營之變誰操事權而激變至此不知何以竟不上聞也黔事孔急添設偏沅巡撫最為急着臣以為此官宜急選才望不

當推排資俸卿寺中如熊明遇之精敏外藩中如蔡復一之諳練皆幹辦長才足當八面至如申用懋者向以知兵習邊務為名而起用之也邊城急而不用之于関黔事急而不用之于黔所謂知兵者安所用之此無論非薦人者之初意即用者亦未免失其本懷矣頃兼銓者之孰思之也中樞一席関係天下安危而職方郎者中樞之左右手也部郎之中如吳羽文顧大章鬼慎徐日久者皆饒有才名留心經濟宜選擇而使之債帥必斥懦將必汰綜覈薦剡叅據公平求得仁義廉勇之將一洗從前苞苴竿牘之習所

禪樞務非鮮淺者至如近日山林凡無留良遺逸皆肖擬色而鴻猷經世直黜權奸之王畐何以尚稽召還風裁學識風著清修之段猷顯何以尚淹啓事伏乞皇上勅下部院即賜舉行奉旨令中外官非不多實心任事者少這所奏該部覆來看

二十八日

山西道御史樊尚燝疏題參與宜公內稔人主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黜陟大柄意見不可橫住也一生意見將倚在我毀譽不可偏徇也一徇毀譽將倚在人門戶尤不可倚傍一傍門戶將倚在人我之角立

有一于此察典未有能公者往事臣不及見獨丁巳一察以臣所聞如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荐賀烺輩或在台而建白風生或作令而才名彪起或獨立不惧而決志遂甘肥遯或持論偏左而為郎緯有清操雖人多偏鋒而才各有用不妨取長于短以見瑕不揜瑜一經察處至今公論惜之時且屢形存剡矣之四臣者遂以京官起似大破格若以皇綱彌天而使才且亦閥亦非盛所宜有也似宜以閑散降用則察典平而人心服抑亦補偏救弊之一端也故曰計事近而并及之奉聖旨考察大典朝廷激揚清濁之權豈

得挾私任情頻年內計各自門戶起見朕痛心已久今後務秉虛公以消朋比史記事等量行敘用該部知道

九月初六日

刑部等衙門侍郎等官楊東明等會議得旁搜卜年制行兼採衆口之傳言而得其可罪者有三焉夫佟氏之族作反者已六七人爲卜年者縱不自劾請罪亦宜棄職埋名乃公然居風憲官處嫌疑地何其輕朝廷而渺法度也其罪一杜茂受永春全爲內地奸細卜年不擒以正法反收爲千揔縱不知情亦屬用

奸其罪二養性反矣大義滅親卜年身任監軍自當聲罪致討以自訟家門之不幸乃裝聾拱啞若不相涉者則卜年爲誰之從侄養爲誰之從叔乎其罪三據此三罪則卜年之案可酌而定矣今卜年所犯雖無正律而三罪在身自難輕宥比附上下之間酌量輕重之宜擬安置二千里斯得法之平而協輿論之公也顧佟逆族也卜年之所以不淪落于族者以有官在也今官已矣能無觖望縱無異志其何以免疑故反覆律例罪無可加而緣始慮終遠難令其脫獄姑嚴行羈候以俟東事之定而後安置則國無不盡

之法事有意外之防偃本犯無耶之圖釋衆心不必然之慮此一獄必應手允當而無滲漏矣奉聖旨佟卜年既係遼產如何又以三致解釋法司職守何在着令擬具奏

初八日

經略遼東王在晉疏稱臣纔出京即有奸僧石化遠願投聽用爰時疆為按院承差日在臣衙門前探聽欲串同吏書夤緣結納無可下手遂有同鄉人報稱首有四奸細入關臣大索之而時疆遂糾衆十人歃血謀亂　中投李永芳報効幸而事敗被擒王正邦

着為書經畧覲用官被革假臣硃筆諭帖徧查三協
大炮虜之所畏在炮々稀處所可攻擊導虜入犯意
在誆騙則何事不可假而必查大炮也王應龍異常
險棍屢犯作奸久逃不知何遣頃從西虜送來問其
到西虜凡月日僅十餘日則在虜中可知彼謂從
首來必不納從西虜來必納許銀九十兩馬一匹託
西虜為引進之地而西虜且為其所誆並無一物相
酬變幻閃爍真不可測至如傳友功為孫得功家丁
頭戴賊帽手執賊旗為賊報信被小歹青部夷所捉
解來討賞各緊招情仰呈聖覽其間有因刑名重大

事未明者須詳審歸結又內多逃犯未獲恐漏網遺奸潛投虜地伏乞勅下法司轉行撫按嚴緝究治正法施行奉聖旨

初九日

巡撫天津李邦華疏糺征東叅將營大藩中軍守備楊應昺見職自言原係帶兵出海與毛文龍合營進勦因兵無粮逃回應昺追拏逃兵徑至天津有主將曾大藩亦隨後即至職問兵几何曰八百人又問逃幾何曰俱已逃職不覺髮豎厲聲曰汝奉旨而出不奉旨而歸法紀安在罪無所赦立將應昺收監一面

牌行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速撥水兵將前逃回兵船阻住不許一船他走不許一人登岸一面大出告示曉諭逃兵有一名敢逃去者梟首及應昂出職銜門果有逃兵跟至而觀望者見應昂下獄相向而哭應昂神氣沮喪不自意遂至于斯踰時職復出應昂于獄而詳鞫以逃歸之故應昂具一揭不下數千言大都謂舊年十月至朝鮮經年無粮兵多餓死所以逃歸職曰何不差人請粮昂曰屢有申文又未知如何以不到職曰逃將當得何罪昂但乞哀無言職因詰之曰汝罪必死若欲求活必八百人無一人敢逃

吾給汝粮盡數出海方有一線生路汝能之乎咢曰飢兵皆與咢同患難者倘蒙寬宥甘心哀籲衆兵定保一人不逃聀乃令保候于外蓋聀知咢頗得士心故先以威慄其志而後以恩結其意令為我用耳郎日復發米百石于都司孫應奎每兵到先給米暫度至本月初六日管大藩亦來見詰以擅歸但言兵無粮而逃主將不能強留法難自逭情非得已囙具呈為衆兵久缺粮餉齊赴內地告討等事聀看得管大藩之出海初以防守三坌河也後囙鎮江之捷乃令協濟毛文龍同力進勦責綦重矣自廣寧陷後守在

榆關虜勢益熾我師益靡全恃朝鮮一旅稍足以牽虜之内顧故今日請淮兵明日催福兵無非為文龍孤懸虎口不得不急應之耳夫在内者方促之使行豈在外者反縱之使歸大藩身為主將既值無粮胡不早遣一二健卒渡海入津為庚癸之呼而日延一日致各兵一鬨而散而又以一身隨之也唯曉々于典衣賣衫分給士卒之艱難墮指裂膚窮冬困苦之情狀然古有殺愛妾以佐軍面中六矢而不動者大藩不聞乎蓋其藉口在粮之久缺而蓄心在東負之發釋且聞其與毛文龍兩不相下鬱々費唇則長往

之意原非因絶粮而起而擅逃之罪不過藉無粮以鮮耳朝廷糜無限金錢以養將卒而一旦有事曾不得其一臂之力行止自由若大藩者所當亟服上刑者也楊弱名爲追逃寔是送逃但念彼中監軍道臣梁之垣給有印信拏逃之批猶與擅離有間奉聖旨這所奏處置擅逃兵將各合機宜該部即覆行

初十日

巡按直隸御史梁之棟條議邊務內稱臣以東抵山海彼中情形業爲條奏逆折走石門燕建三路中歷太喜松馬西抵密雲四路直接二行連口延袤二千

餘里土人設險勢亦蜿蜒及親歷各溢口中坦外直當虜馬之衝者十常八九此薊門之形勢也按兵馬則密雲遵化多健兒罷械備具其伎倆亦習密雲車營團練已成行伍以背撫建鄣地也通州雖草創而兵頗強氣色亦漸營官多技癢次則各營路家丁罷▼馬匹尚整頓然亦不甚多伍兵則重烏龍種恒相伯仲矣最下則莫若山海喜峯此沿途之兵馬也即弓敝甲缺斯繡炮此即臺隍関隘擺列亦最零星有亦不甚慣習此沿途之罷械也將領手提静匕自好伏劍請纓勵兵秣馬者亦多然大半因循已久積習

未破一種難振之氣色（二字）難破之格套猶然沿習此沿

邊之將領也粉飾太平則有餘綜覈名寔則不足凡

此積玩之弊始于下積弛之弊成于上則覈寔則（二字）不

乃目前救邊救着一覈軍寔以清餉以收人心一

精選練以資戰守一申功令以增敵愾一修險隘以

固吾圉一嚴偵探以明耳目一覈撫賞以省內倫一

選戰將以圖進剿奉旨該部酌議具奏

十二日

刑部右侍郎楊東明等會勘通夷奸細李大棵等看

得全遼之陷盡由奸細　不憑奸細難以到處成功

我不擒奸細難以掃除禍本然就其中逃將與奸細情形各異所宜分別定罪李大樑原以材官應募而委之巡河委之收糧斯亦隆重之託已乃侵餉而之小利而監責僥免即入京獻策能免脫逃之罪乎令国威原以白衣叅謀而多兵在握令旗在手斯亦建豎之會已未効帷幄之一籌而袖手表亂竟匹馬西奔能副國士之遇乎至若張洪謨係廣寧候襲指揮在巡撫標下聽用廣寧陷而入關給照攜有妻子入京報名已列編戶乃陳一甦出首為奸細因嚇詐以求財夫一甦向既剃髮從夷後又隻身宵遁跡其發

奸諸欵皆難憑風影特洪謨爲遼世將受國厚恩不宜先去以爲民望耳至若僧人李甦吾正二月間臥病白衣庵有同伴僧相扶往來宝塔寺亦衆鄰人共見豈別有分身之術隨張時渡關爲作奸之計哉獨其行騙有贓闘狠無賴是則空門之罪人耳揆之河西既陷榆關爭入其中不盡皆奸細而偷生逃難者多伏節捐軀者少亦不盡無奸細且挾仇嚇詐者多爲國發奸者好此李大樑令國威張洪謨庇以逃官遣戍而陳一甦之誣告李甦吾之行騙並宜充徒者也奉旨依議

二十二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譚瑨疏稱趙世徵自爭而左轄而升廵撫者也方其任左轄時臟狀彰聞人言嘖嘖及要挾而得開府會追計吏之期清夜捫心自知不免遂騁爲鬼爲蜮之智以傾同邑同官之人暗揭遍投計畫嫁禍以自脫而識者已洞見其肺肝如此心術如此行徑真犬彘不食其餘蜂蠆莫喻其毒也省疏有云暗伏戈矛臣等疏有云險于机穽沓默有所指特未顯言耳世徵乃嘵嘵曰徵不敢上人何敢傾心人不敢背公議而比于黨何忍負素交而處于薄夫

以蜚語爲含沙以流言爲下石人〻切齒以其得罪名教而秉道嫉邪有同心也至其種〻贓狀皆鑿〻有據如欲解重入輕出之嘲則謂錢粮皆堂當親兌未常委人而其親兌者寔脂膏自潤之畨欲解加二取羨之嘲則謂錢粮俱原封貯庫並不併封而其貯庫者寔掩耳盜鈴之計同一司爺也在己有剩存充餉而前官之交盤何以毫無餘銀則畫延之情畢真矣同一門子也在朱夢鬚髯如戟而十四盜之來國受何以置而不言則龍陽之變不虛矣諸宗受其尅臧無不飲恨而猶以爲帖然無譁張仲寉藉其居間

通學喧傳而云不知誰氏之子此皆其欲蓋而彌彰者也查得大明會典凡考察被黜官員有不伏考察摭拾妄奏者發遣為民今世徵雖未有奏而出揭以嘗試其情叵測用是合詞以糾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十月初十日

陝西道御史馮英疏稱原任山西左布政韓策歷剔疆場最久籌畫邊事極耽祇因監臨之末請遂致盬臣之奇求然夙抱安攘之猷允稱鎖鑰之寄所當速為賜環以膺衝邊之用者也原任諭德顧天埈詞林原自斐般奇才不免招妬即其居家之恬靜可知其

當官之淡泊彼杜門固無論于世而救時終須賴此人亦當召還原職以資其帷幄之能也者原任開原道僉事韓原善勇往直前之氣長駕遠馭之才議守開原以聯絡北關几幸唇齒之相倚未幾金白城而賊愈横可惜机會之坐失乃無端横罹察典輿論均爲不平亦當仍畀以危關之任以竟其施者也原差巡按遼東陳王庭當　酋發難之初見任者皆不肯往王庭尚待命里居乃即田間而驟遣之入遼幾三載而艱苦倍常出境不兩月而遼陽遂陷目下遼事豈易結局而本官若情所當曲体是宜急爲起補題

差以示國家未嘗置勞臣于度外也奉聖旨該部院
知道

十一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稱臣有真情不容不奏
白臣有苦情不容不哀鳴臣當神宗初年同被遣者
六七人獨臣不死已為過望回首故交神骨凄清不
知止而戀名場非臣之願也奸細諸獄西臺推臣為
政尚書王紀以清直法臣策蹇而去臣猶然不加譴
責非法之平也昔光宗朝事臣與慎行後先有疏慎
行以明德耆儒而去臣不見幾明決非臣之福也臣

可帰矣原是青山之骨竹付深山而藏惟陛下戚臣末路以不愧士大夫為幸方具疏聞復見給事中郭興治一疏始知是非不必分明語為馮三元傳臣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〻即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分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為愈不謂臣欲效他山之日竟違浚恒之戚臣之過矣省臣謂臣無惻隱之心等語則無惻隱之心非人又非孟子語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為真心之是非可恕在彼己何與為謂熊廷弼失封疆手爰書具在

也謂三元昔時去國乎則上已賜環矣是非未嘗不明也而臣所謂不必太分明者亦未嘗不有當萬一即方從哲一疏滿朝薦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不必太分明之一証也今廷鞫所少者唯一死但如尚書如侍郎如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〻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皇上初登寶位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非獨臣一人言之爰書末後語可繹也至于張居正事臣前疏已言茲省臣又言之臣敢竟其說臣初疏云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責備者皆進言决囚言路等

事非有他諸臣在省中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忠憤者頗多聞有望風藏身之人臣竊云昔稱伊呂今異顙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為仇手疵其昔勞正是勸生者于今日後來者俱被殊典而獨靳居正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冝其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習則未與臣習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四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稱鄒元標馮從吾以講學一

事屢疏乞罷一時老成聯翩引避無不咨嗟慨嘆相與惜之臣以小臣不能強挽其留豈敢妄援其去第臣自窮居嘗慨晚近以来學術不真人心好異學士大夫喜爲一種賣名市譽之事外飾町畦中藏巧捷心竊非之近見兩臣古心盾行雅志率人在元標忠孝大節夙著海内臣固嘗淑其著述望如靈光而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動不欺暗室不入時情所謂古慥々君子也遺其公餘會講若無棲坐欲于中西兩城擇地之稍遠市者葺一講堂時臣同官馬逢皋揚新期相繼巡視西城曾爲覓有一房從吾以爲逼于

官署不樂居之違臣接中巡偶于城隙存有官房數間尚無售主臣因舉以相復而從吾不嫌湫隘出價相償遂命司務李克孝鳩工改葺今其房見在僅十餘間所費出諸台臣以今緇宮道院相次如鱗酒社檜盟紛踏如繡兩而臣以區區數椽遂来指摘嗟乎兩臣脩身力學凡盡一生何處青山不可自遠而臣以偶值巡城之時寔曾與聞此後輔臣葉向高作文記之亦曾附有臣名使兩臣去而臣不同之是去留相背亦大非臣之本心矣奉旨周宗建何必求去着照舊供職目下時事多艱殫心于理學何如肆力于

經濟雖性命事功非有兩途然兼之者難矣諸臣宜體朕此意

十五日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題爲百官宜杜私交之門在罪臣尤甚國家宜嚴私交之禁在今日尤甚內稱熊廷弼王化貞等六七人敗壞封疆獲罪朝廷本宜亟正刑章而幸被皇上不即膏斧鉞臣意爲弼等者必且悔造孽之由已懼誅戮之不時泥首屏息用明怨艾即勝霸授經猶爲非体而况文接賓客群聚劇飲甚且郵犯婦而賡詩包袱因而薦枕酒鎗茶瓢絡繹于

囹圄小唱長班堆塞于犴狴嗚呼今日及將及頸尚閔不知畏當日封疆之上安望其仗節死綏手圜土信為福堂幽囚識為得策無惑乎李維翰之後又有楊鎬而高出一逃之後又繼之以再也且今京察在迩郎部院大臣亦當門標迴避屏嫌絕疑而獨令督公狥私者交通不休是必將鼓騰邪說倒置是非于以甘心其所深讐而卵翼其所甚暱撓亂大典莫可抵止矣佟養性滔天罪惡無容逃遁此案已經部擬而三蒙嚴旨得非痛三韓之淪沒萬命之香殘一安置不盡其辜乎而議者猶畧奸細而昧律文不過懼

拔樹尋根殆先正法耳不知廷弼即不用卜年其罪自在原無俟卜年而始遠增卜年即不為廷弼所用其罪亦自在何至因廷弼而反末減奉聖旨關防獄中宜密豈容外人出入着嚴查禁治本內佟養性一跟真可痛恨佟卜年已屢旨不允着從重問擬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施㮚疏參督臣張我續盖薊川湖雲貴四省以為衝者也牂牁全筑之區咸其錫履所及地方有事豈得漠然外視泄然緩應譬之救鬬者然家

人父子骨節肢傷而我尚儒行規步從容執塗人而問曰我將站立何處以逶解之有是理否援兵不至貴陽立陷貴陽陷全黔不保而蜀焰愈張滇警繼起全楚西粵處處震搖而半壁天下尚有寧宇耶遵義黔蜀咽喉夔涪門戶在我爲要在賊爲害此必爭之地必守之區也督臣能提兵壓境可以鎮楊孽之反側可以杜外賊之窺伺可以聯兩省之形勢可以斷水藺之合交不此之移而今西賊烏烏迷等得東机襲之二十二日兵至城下二十三日城遂潰矣江門之敗由撫兵楊愈懋之輕入督臣自爲撫制豈不聞

之間其進勦而不預發兵爲之助是玩寇也知其輕進而不先爲之止是棄師也方畧設援于軍中而進止不遵于長子是養癰也三者皆非師員之吉督臣于此何居爲徒雍〻華屋之下泛〻玉帳之間左燕姬而右趙女朝管絃而暮謳歌以嗚得意亦大非天子設立摠督之意矣奉旨該部速覆行

二十三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題京察須用公平内稱我朝以三年計外吏以六年察京官主之以部院理之以科道分之以省台銓與至計也用至公也迩來稍

稍失平便起議論甚至無次不爭遠者不及知姑論近事辛亥之主計者孫丕揚也丕揚剛大之氣充塞宇宙疇敢議其私而當時之爭五人六人者紛紛而未已丁巳之主計者鄭繼之也繼之清潔自好豈甘與俗浮沉無素有力者提其線索清流幾至一網一賀烺也未任京倉之先堂官合部保之京察既處之後南北言官大臣薦之當時何以見黜一李恭炳也考選在庚戌作令已過十年考察在丁巳台門未入寸步當時何以見黜王畐之拾遺豈真爲子受累爲兄受過所以償人之不謹也無過而償人何與丁元

薦削籍止以口快不識忌諱直言得罪鄉里故通籍三十年而居官僅七月無故而錮之何與李朴擠官二三疏破門戶之私竟厭世而不返潘之祥例轉僅四十日而掛內外之察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癸丑丙辰兩咨而廢張光房夏加遇等十人之考選彼十人皆賢者也自宜優之京堂而拮据儀司者不得比冊立之例以沾登極之覃恩首發大憝者幾以射影之毒沙并罷南都之清署此等作用何以服人心而使之平近來會議諸事亦是非紛々之大案也如請移宮者固萬世不能易而安選侍者亦不過以訛傳之

其憂先帝之引履久出不用之台臣亦可惜也經畧有經撫之案固百口不能解奸細有奸細之罪亦不必以三字之獄強收之為一網而去國名高之相臣是亦不可以已爭韋張之議詞雖寬假竟寬嚴切而被彈之老奸極其手辣邵毛之議公論炳于昔日處分震于雷霆而編管之孤忠不免含寃凡此皆人心之不平者也又云寧使過于覈寔毋輕于狥名凡貪酷浮躁不謹及者必當有所指証受某賄為貪鬻某命為酷行某事為浮躁為不謹為不及無有確証之姑置之寧取明攻毋用暗刺上次京察多取必于山

人遊客此輩近愈縱橫昔借逢迎為糊口之資而今以鵝黄作威福之用甚或收為幕賓奉為重客是害平之大者也宜嚴為驅逐埃塵盡掃門戶盡破東西南北混為一家如是而黜陟允當雖有恢心盡消化矣不然而元黄異象執着不化如倡首功奇貨之說者必削奪主之冢官勅以閒數年分爭之局恐又將以前日之爭王之冢者起而爭劉廷元也可不以中正處公咸同寅和衷之雅哉奉聖旨察典自當公平迩來每失偏重甚至小臣猜防攻擊大臣憂畏私避國是混淆流禍無已這所奏深切時弊多有可采本

内各官着分別敘用劉重慶等仍候旨行南京新推
部院堂上官着速催到任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參顧大章護持熊廷弼案内
稱臣前疏傾大章鬻獄一事亦畧點綴知大章必曉
〻強辨而今果有疏矣臣讀之始嘆其剖之而愈不
可剖明之而卒不能明也且不具論其貪狀另狀第
就此一事窮之其辨入議也不能曰己所獨無而捨
曰人所共有試一諦觀諸單曾有曰代負之罪不可
移罪廷弼如章者乎曾有曰難盡諉廷弼之掣肘盡

抹廷弼之先見如章者乎曾有曰貞生重辟弼減遣戍如章者乎曾有既誅其心又責其效且以可誅之心而責以可効之才顛倒迷謬如章者乎單稿具在大章恐難改抹乃以四萬之金錢遠送之家園而八議之邪談遽形之齒頰嗟々阿堵可貪蟣蝨血昔猶棄官而殉今且兼得美官以市則其褰裳蒙面以從之宜矣而猶飾辨曰獄之人業已辟之其又何鬻章試自讀其議單曾有辟之一字否句々求生言々鮮釋全弼自辨恐不是通而謂非鬻可乎為大章者但宜認稟臣為孝師誇宗債為奇貨更無容妄扳他

人矣況熊王一案原是山東司事章而既知之矣而身果山東司官否何以宛轉代庇令其因此之侵成彼之曠且詣私宅以乞批戀署印而難割恐非黨獄之故不至此而其所黨不止此也以花憲臣之獄而黨以王一鵬之獄也而黨以林椿喬之獄也而黨以韓初命郭增輝之獄也而亦黨而何獨疑于廷鞫之獄哉即如奸細佟養冲經旨查訊者也章竟以廷鞫故朦朧回奏逆族佟卜年罪在不赦者也章又以廷鞫故就獄通書黨獄至此尤無人臣禮矣奉聖旨言官論人必有指實楊維垣直發贓罪豈属風聞這本

内黨獄各款贓証乃着據實詳明開奏以憑質問究追該部院知道

二十八日

廣東道御史劉廷宣疏請專任輔臣孫承宗内稱樞輔孫承宗之初行邊也戚友向臣額首相慶曰相公来矣我山海可幸無恙矣臣獨不謂然曰今日病根全在經畧不肯做事經畧不易山海終當拱手送虜衆曰經畧尚不當易乎臣謂然曰經略向未有大破綻而誰與易之不數日另推之音忽下臣里中無智愚懽若更生奈何從易經畧上生枝節也及臣入都

門而所聞大有異者有謂其居王在晉見在之功者矣夫有功可居自應首及政府次及大司馬而何屈樞輔之尊于虎狼之穴也有謂私閹嗚泰葭莩之親者矣嗚泰資望不淺邊疆久著勞勩開府建牙自其應得彼即至愚豈不能寘緣內地而領躭〻于鮮經邦擠死不就之玦哉甚有被圍墜馬之說夢語耶藝語耶堂〻宰相手提十萬大兵即欲出關何不廣取驍健自隨西虜搶掠不過數十騎耳未聞大舉何以能圍樞輔而倉皇墜馬乎此出忌者之口耶抑逃將逃兵畏其嚴明布茲流言耶臣竊恐　酋之用間此

必出奸細無疑嗟嗟左袒在晋者不難含沙相射而決非在晋之心臣亦非左袒承宗臣身如處棼棘而承宗寔救焚之人臣家如處漏舟而承宗寔拯溺之人臣果從自己自家起見哉奉聖旨輔臣行邊督師身任軍國重寄老成持重定無搖奪內外各官省議論以需奏功從前東事壞于煩言有迯兵廢將人等傳布流言的嚴行禁示仍着巡緝衙門不時妨拏重處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四川道御史練國事疏稱丁巳一察非二百餘年一

變体哉夫官邪原是難定積久乃有公平內計六年而後一行不爲不久合九卿科道之採訪而後秉成不爲不公此其所定當爲鐵案矣從来京察重處者即成不燃之灰即京察輕處者亦屬難究之龜故被處于大計者人必不敢置辨何凜凜也辨且不可况舉其成案而翻之且有起原官而上之借清卿以酧之者如丁巳察中之人蓋不可勝數矣今新計已逼若再寬歲月丁巳之幽黜者將盡耀于光明如此而察不如無察祖宗二百餘年有此事否臣于是不能不追咎丁巳之主察者蓋今日之起用者爲是則前

日之察處者爲非察處之人既非則主之人尚得獨居于是乎彼時考功則趙士諤也吏科則徐紹吉也河南道則韓浚也豈此三臣皆同植私黨以勵善類者乎豈此三臣之中有獨手障天而左右惟其頤指者乎此三者三臣必居一于此矣有一于此皆察典所由壞而莫之罪案也往年察典公平者反未必通顯三臣則倏而清卿倏而鄭鐵自以爲計得矣臣以爲三臣若不重處則起用諸臣爲無名三臣之罪其何說之辭哉奉聖旨察典將近爾每方議持平却又苛求前事且堂日部院堂上官持何在倂經管在事

各官緊行追求豈成事體人各有見不必一一具本還着部院科道各官先期集議條列事宜須盡一舉行

十一月初一日

巡視中城御史夏之令疏題謀反奸細傳應春內稱蔣一龍口供應春為把總王文洪書辦詐稱劉贊畫標下千總時熊經略至我等築牆挑壕日夜不休有應春串同已充于惠詐稱題授屯田都司說你們跟我去屯田儘清閑衆軍被他惑了各湊銀送與應春春先造有假印劄付稱是分守道給與的銀多者給

與千揔劄付者給與把總哨官不等至某日忽傳牌到任有劄委中軍加銜守備張大本兵郎日散了一百餘名大本驚駭細查知情有當差家丁李守義允銀十兩于惠手中買出假劄一張總押去糖房巷口拏應春〻跳過隔壁人家躲在缸下被守義拏出張本細打若干申詳問擬瀋陽充軍復申經略衙門因禁遼陽監內虜攻城春即放火率囚救出降賊臣細查春書柬絕不能得其通賊一字爲據止得春轉薦方學儒一手爲試學儒驗其髮又與應春無異也學儒同寓有一人名吳道行鬚髮已白其囊中有餘陳

揭帖大約皆招兵運事糧入西大房山九龍岡金太
祖世宗二墳圖題爲　首祖墳臣問欽何爲答已方
有王氣已獻此圖閣下欲掘其墳棄骨臣不知其已
獻否以臣愚揣之此人必老地術或久在賊中今差
來西中國山川者未可知也此外復有孫學首劉世
祿一起稔爲叛國奸細其首状甚可駭臣往其家親
搜之得盔一付刀二把標子一桿弓矢等物入得其
去歲爲高仁韓登雲使賫諸帳蓋高仁等賫賀世賢
家丁其世祿寫家臣同官梁之棟魯泰世祿甚重而
後僅與状令孫學復首其踪跡詭秘往來城外與人

僻處偶與臣研審未確不敢縷列又不敢另疏上瀆故附緘于此審確則另參送也奉聖旨傳應等着法法司究問該城各官應用心巡緝豈待首告發覺還着通行申飭毋得仍前踈玩該部院知道

初四日

四川道御史張惟德疏明督臣張我續心迹并請留守内稱張我續以總督之任兼四省兵力秉三軍壯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一戰而省圍解再戰而渝川復剸元兇于城下縛逆黨于師中而凱旋捷奏三川震懼真足上巻聖懷下慰蜀父老心而刷其耻矣然

根株未盡巢穴尚存我續尚留滯川中徐可掃除為善後計而天未厭禍蔓延益甚既經于黔旋搆于滇黔困圍已半載巡撫王三善挾勘亂之才奮雪耻除兇之志鋭氣而往挺身而進及甕城少挫遂趄豁難前而田景者白面書生不諳事机搖唇動舌空往揶揄于是夜郎王方鬻然自侈謂漢孰與我大也此時滇急黔更急而黔人急黔滇人急滇恨不介馬而鮮重圍旁觀者呶々不休口舌競勝必欲殺我續而甘心焉嗚呼當此國家遺竭之時蜀兵困疲之後而欲如楚重瞳渡河救趙沉舡破釜一鼓而下井陘勢亦

難矣昔李廣利征大宛空行空返其他私罪過猶多
孝武猶以爲萬里征伐不計其過尚封兩侯以酬勞
陛下聖仁英武固迥邁之然自料今日物力豐盈孰
與漢武士卒精強孰與漢武諸將死敵無二氣奮天
山孰與漢武猶難萬里之征略過論功而我續提孤
軍于萬里之蜀踰棧道抵劍閣俘九廟厥功懋矣而
議者嘰嘰不已欲快之于一發輕如草菅馭如奴隸
臣切懼人人解体也微獨此也沐撫馮和會殲妖賊
于萌芽甫動之初一刃未血而兩河赤子靜若安瀾
恒撫張鳳翔破劇寇于五合六聚之頃桴鼓方鳴而

三輔蒼生厝之高枕東撫趙彥左鞭弭右櫜鞬與諸賊毒逐于鄒滕嶧嶧之間大小不下數十餘戰斬首不啻數萬級皆當若功大昔人所難乃國家曾無半金之賞一縷之賜而訕詆者喇喇不休功高不賞烏盡弓藏遣足動淮陰之慟而取鴟夷之笑耳臣以為欲易我續宜明告海内于我續久苦行間暴露堪憐擇人往代事後一体叙功如此則功臣人人自堅也奉旨從来封疆有事若于議論頗多張我續有屢弾奏朕欲急救危黔特從部覆只所奏録功禮遣亦関大体總督官已有旨會推我續曾料理候代倘援黔

有功并平蜀優議張鳳翔趙彥保安地方各著勞績
統俟優叙該部知道

初五日

貴州道御史梁之棟疏叙死蜀難諸臣請議卹典內
称撫臣徐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變起倉卒白
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身首異處而死道臣孫好古
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
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
圍闔變復援甘心袒刃而死且如循良之章文炳死
之日渝城子弟以身翼之者數圍郎逆酋叩頭膜拜

尚有悔殺薦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貊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蹂尸遙夷冠履枕籍也悲夫犬豕晝嘷傷殘將吏腥羶徧地不辱冠裳諸臣之光豈不凜々風節耶而猶曰變出突忽不得不死徒使夜雨啼魂空染棲燐之碧愁雲慘結終干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苦諸臣之心愈堪悲矣夫道臣孫好古府臣章又炳予廕予贈矣此數臣者其與變同其死節同而卹錄之典不同則國法爲不公然此猶云禍出不測也兼督援兵臨陣戰沒者灌縣知縣左重也連結土司餅危成都者推官郭

彖儀也義旗一指于梁州而軍散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凜秋霜彖儀之前功尚未賞後死更堪悲又如慨慷殺賊之楊愈懋較畫遊之杜文煥孰得孰失而倘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敘瀘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其尚晚今不罪逗遛而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國法爲不平然猶曰守土守閫也鄉官董盡倫無城守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合州再救重慶身遂死于逆賊即破格卹錄猶不足以慰忠魂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春聖

旨該部知道

十四日

湖廣道御史徐卿伯疏稱自總督張我續托人言而逗遛以逗遛爲觀望委居命于弁髦棄死城如敝屣一時彈章之集幹彙究膚臣屢誦明旨不一而足總督之易于是乎時刻不容緩矣臣于初四日以獻俘入朝冢宰使人邀臣至朝房語臣云政府有不欲設總督意臣乃極言其不可不設之狀而冢宰亦首肯者久之既而問臣以誰堪摠督誰堪蜀撫語娓娓猶可憶也而不意此政府也陽將順于皇上以絲綸而

賜環陰密援于宰臣以反汗而鸞權兜使皇上移予奪之威福吏部失用人之職掌而平章軍國者以封疆狥体面以兵机等晃戲臣誠不得其辭且諸臣亦知總督之不可不設乎黔與蜀為兩鄰而安與奢為三窟猖獗則滇楚粵西各當其一面攻取則兵餉要害皆各有其責其誰為之發縱指示誰為之督責稟成誰使權統于一尊而無相爭相軋誰能令行于諸路而如使臂使指即使目前所報廣西之狼漢兵四川之石砫兵主將無人節制安在臣恐有功則不肯居後有害則不肯居前為憂方大耳伏乞勅下吏部

務遵屢旨速簡才望以代總督鄖政府有成議亦令明言總督不當設之故不然以天下共知共見炳如日星之明旨反不若二三成工造膝附耳之私言輕王言而損國体臣竊痛之奉聖旨川貴總督官屢奉明旨何久不覆封疆大計豈容以稽緩為慎重着便從長作速議奏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巡按江西御史汪泗論疏薦地方人才內閣吳道南劉一燝胡維霖胡桂芳饒景暉劉曰梧劉一焜曾皐盧遠來欽相熊德陽晏又輝李琯王時熙熊化方應

唐魏光國周應鰲李廷諫劉仲謝詔王民順魚宇琦
徐郎登陳儒黃大鄭袁業泗吳撝謙徐廷綬賀泩周
獻臣舒曰敬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巡按江西御史汪泗論疏題減稅以安生民起廢以
申言路內稱臣巡歷江西馳驅三千里目擊細民流
離萬狀問之則涕泣以年來遼餉加徵掊括皮盡骨
穿矣臣諭以天子豈不憫念小民以兵餉不得已加
派耳大抵江西小民原無大商經營細亦不能逐什
一專業幾畝田終歲勤動以為活計龜背鶴膝向有

幾何寧堪歲〻括哉竊謂曩時全遂徵兵得三四十萬今遼兵已鮮惟關上諸隘口兵可按籍而數也若以兵數覈餉以餉數足兵而其餘則以還之民前所加派之七厘仍令其輸納復加之二厘宜量為減免況今日之人心搖〻已漸有瓦解之勢非廟堂布大恩澤何以鼓其樂生之心乘此萬壽好生之日得蠲一厘二厘而民已歡呼感動矣今我皇上聰明天縱從諫如流真主聖臣直之時也頃者二三被謫諸臣雖語言過戇誰過無禁闈補拾之赤忠乎且臣仰窺聖意優容言路原未有成心也近科臣魏應加等台

臣張修德等俄而賜玦俄而賜環天下咸仰大聖人之度從古英主莫及況際茲萬壽嵩呼之日小大臣工咸欣ヒ自耀于光明獨是二三言官困衡已久圖報方新乞皇上恩推一体均被則如前日吏部所䟽叙言官江秉謙倪思輝八人等並得需以名用豈非如天之至仁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二日

廵按直隸御史林一柱䟽請亟簡樞臣到任亟諭吏部慎官內補聖祖並設二都兼建官屬南視北稍殺而部分署列星羅碁布豈以充位而縻祿哉所以嬀

事賦工真民生而護京國也故有風霜飽歷自北而入南者是以留都為避地也有烟霞入夢借南而過里者是以留都為旅館也有魏闕懸心借南而改北者是以留都為傳舍也臣所謂天下有至重之地而視之反輕者此也乃今日之官其最急者則無如兵部尚書矣陛下試問萬里提封何人為之控御飢軍悍卒何人為之撫輯折戟鈍戈何人為之磨洗萬年陰雨之計何人為之綢繆一旦突起之災何人為之消弭又况今何時也而奈何缺至一年以待魏養蒙始以病請也今懸此缺以待王在晉而在晉又以病

告也二臣並以允其去他臣安必速其來假令一年之後又復一年兵兵之堂更無兵部不特無其用而且無其人不特無其人而且無其官樞部之事曾堪此年〻斷送否耶臣所謂畄都有至急之官而置之若緩者此也又云臣草疏甫畢續報稱沛縣知縣林汝翥盤獲奸人二名李英潘文成搜出隨身夾帶令旗一箱供有龍華會混元教主王普光大徒弟王道元招集亡命令英等前往鳳陽等處給散令旗會聚群賊至來年三月接應北虜兵起手夫曰王普光王道元則有其人矣曰往鳳陽則有其地矣令旗一百

麥八面則有其物矣待來春三月則有其時矣事非風聞言多確據陛下以此語為訛耶留都此時為危耶安耶留樞一任為緩耶急耶盡不勝耳聞而心悸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四日

山西道御史吳甡疏為海內士風日下各省學政當脩內稱教化未興風勵無術致蠻夷猾夏盜賊蜂起青々子衿甘為戎首四川生員授偽官矣山東生員從逆賊矣遼佐生員迎逆首矣諸生固誦法孔子佩服先王者也而今若此何俗長厚人鮮忠信至此極

哉語曰父兄之教不嚴則子弟之率不謹亂賊之興所由來漸矣學政之設豈謂是青紫酬應哉以興教化端人才變風俗也則今日者何視學政緩也臣復見督學之任惟兩京差御史各省皆用道臣隸于臬司畀以專勅頒不重歟上而仰承撫按類多掣肘下而俯臨郡縣皆得關說門第者前茅寒素者落魄巧宦者捷得厚養者沉淪甚至豪宗勢族横行里閈恃有墻壁莫可誰何故夤緣之風長則甄拔之典淆勸懲之法格則教率之風寡今欲挽積習莫如飭學政欲飭學政莫如從事權則臣以爲差御史便御史風

力足以觸邪指佞咨謀足以善俗觀風若授之學政上而比肩撫按撫按不敢撓其權有關風化彝倫紀者得執而問之不則白簡從事矣下而約束守令不得關其說異能卓行埋光未燿者得以上聞劣行敗類恃惡橫行者得以徑問是故杜夤緣至公也肅紀綱至重也挽風俗至醇也儲真材至弘也剔敝蠹至清也臣故曰遣御史便此非臣臆說也祖宗朝各省鄉試皆令御史與按察司主其事內外台相為表裏行二百餘年至江陵相獘生而始議改國家未始不以文事任御史也且匪獨此也每遇鄉試如江浙等

處諸大省陛下必命詞林給諫卿寺銓司總裁試事無非謂掄才大典宜從隆重耳而提督學政獨靳之御史使各省不得與兩京同被肅清之化而御史不得與詞林給諫卿事銓司共增文教之光臣以竊為熙朝一缺政也近候補科臣蒲秉權有議設按臣兼設學差之議奉旨議覆臣亦有見于朝廷紀綱四海風教關係甚重故不揣愚昧而直陳其悃款如此伏乞勅下部院詳議具覆或以法宜畫一將各省提學盡差御史或以例難盡更則姑將江浙等處諸大省酌量改差擇資深望重如兩京學臣例則挽回士習

清肅風紀亦聖世文治之光也奉聖旨近來士習囂淩果係何故這所奏該部院看了來說

初五日

巡按遼東御史梁之棟題為陷遼已更守關漸有次第內稱閣臣孫承宗忼㥫當關甫兩閱月耳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呼咄促辦營房而兵民不擾指揮立新旗幟而烽燧不鳴試看今之了當邊事者孰如閣臣今日之身佩安危者亦孰如閣臣倘邊事就緒或入而告成或出而整旅不妨時往時來而要必終始責成以竟邊事之局此臣以久留閣臣為守關第一

義也又云毛文龍身履虎尾立功異域自是牽制急着然我馬驚動不無為屬國擾且二三反側子乘机觀望海濱一大隱憂今既耑責文龍勿叅奸人以掣其肘一應錢粮專責登津部院及時接濟勿以文龍為孤注勿擾及麗人以失屬國之心以敗牽制之局內而鎮靜不亂畿輔不擾外而屬國不二牽制可圖一意當關以啚戰守之長策奉聖旨輔臣身任邊事朕時切注念俟有次第自當還朝議論太多反致害事以後不得漫陳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六日

湖廣道御史劉芳疏為國論宜明邊防宜重內稱國家黜幽大典莫過六年內察採之輿論稽之官評秉之以空平之鑑衡本以退不肖而清仕路典至公也不謂丁巳之察荼毒善類一網無餘公道晦冥道路以目至今而雨雪消于見晛所察者業已共耀光明陰霾開而重齎當察者應悔自蔡雲霧徐紹吉者丁巳當察之吏恒也倘有良心亦當愧死嘵々出揭此何為者紹吉固云丁巳察典非為張差一事而設獨不曰之案之察乃為張差一事而設者耶如果以官評處之案而不以張差之故則提牢發奸亦見居官

恪戢何以當計前而奇貨元功互相倡和必斥之網之不遺餘力耶線索通于邃禁削牽出于中旨通國有口鬼神難欺紹吉何瞞昧若此據紹吉所藉口者當日之訪単也夫亦知訪単之所自來乎自妖書案揭而後占風望氣依草附木之徒甘心媚灶毒手害正而不附瘋癲者遂觸其所忌而含沙下石于是假手山人墨客造単捏訪蜚語中傷不造単不足以處之窠不處之窠不足以取媚與援而盡取所欲陷之人蓋自魏雲中孫振基二十人之年例以至于丁巳之察凡處者無一人無単凡被處者無一単非假捏

試觀一日未任九年家居者有何虧許可訾議而敦請福藩之國抗論代藩之奪嫡者亦並官評皆狼狽而一代名流摧折殆盡迄今言之令人痛心疾首焉臣巡視北城親鞫神奸陳治平王一鵬搆串害人手跡連篇口供盈幅臣怒髮上指當即參送法司究擬今且有潛入春明走字留都布耆世之局借護身之符揮金飛單絡繹縱橫清客奸閃並供願使尚不知如何搆煽而治平等安坐囹圄遙相呼應獄市奸藪古人所慎今臨之以昏髦頑鈍署篆年年不了一獄之司寇幾何不縱虎食人者也又云疆場之事嘔心

獻策者牘滿公車詎盡兼裨捷伐然而聞不如一見臣謂無若臣同官劉廷宣東事聞見一疏之晰也其種種情形種種計議真描寫如畫即其召還督臣一議可以使朝廷崇元老之体可以使銓樞待幹濟之用豈不于國体邊務處置愜適乃至今尚未舉行可謂太息嗟乎忠臣憂社稷猶憂若身家臣猶記昨年四月廷宣有力破群囂亟用應手異材一疏直自認爲家畫策爲家擇人當蒙明旨俯俞而卒勿施用嗟夫使斯言而早見施行何至以遼水遼山晉付之悍經頑撫之手而揄閧一墻之外直爲異域哉奉聖旨

該部知道

初九日

刑部署部事右侍郎楊東明為辨明決獄遲留之故內稱劉芳一本語及陳治平王一鵬把持丁巳年間大計事令二犯安坐囹圄遙相招應又臨之以昏髦頑鈍署篆半年不了一獄之司冤非臣而何有不能嘿〻無一語者除陳治平已死未嘗安坐囹圄不論外查得王一鵬一軍犯耳費一紙咨文送兵部發遣此吹氣之力也臣即老憊無能何難辨此惟一鵬為蓋世巨奸清夜大蠹獄中開賄賂之門匹夫攬廟堂

之柄百官賢否惟所低昂群吏去留隨其操縱已擅于丁巳之考察復欲主癸亥之計典即如御史所言王一鵰搆单害人目前察典不知何如痛搆夫京察何與也軍犯何人也而一鵰簸弄其間是尚可以言朝廷手臣慮及此曾語司官曰王一鵰巨惡也不如發遣以絕禍根司官曰放虎出柙食人必多前次堂官皆不敢放臣曰彼不獄中何嘗不做事也不如遣去司官曰惟在獄中做事猶不得便不如羈留曰是半年以來不敢議遣蓋謂此也此外亦有半年不完者則佟卜年是已此獄臣三具疏而三不蒙俞允旋

欽補牘復奏而卜年招內劉登高莊文煥新鮮到部
方同院寺諸臣會審而堂上官尚未經問如何能早
結局此二事外謂臣不了一獄則誣臣甚矣奉聖旨
楊東明署篆決獄豈得以人言求去着照舊供職不
准辭王一鶚既稱臣愚還着議擬明白具奏

十五日

巡按直隸御史李思啟疏題妖賊鄭振明等內稱振
明以妖祖之簧鼓為騙詐之局面而奸棍侯德寶為
謀主天厭其惡一旦敗露振明就擒覺獄而黨惡劉
萬山等直吐前情歷々有據至于改號二年妄稱一

統與旗印刀劍種々尤逆謀之的証也但候德雖被易州道懸賞購獲然據招報南北會衆不下千群且稱丁益庵等見往鳳陽等處事干重大合先報聞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

十六日

刑部右侍郎楊東明題閔鄗生員錢千烁内叅得錢千秋儒林賈子文陣窃兒不罵聖賢之真精神妄托鬼神之假夢寐以科場撈索之典為奸徒射利之場始進已賣友而欺君將來必蠹民而害國所當黜革遣戍以正士風者也如徐時敏金保元二奸膽大包

天當枷號示衆其主考錢謙益房考鄭履祥雖明未露關節不能覺察防奸亦難免疎虞之罪允宜並罰奉聖旨錢千秋等俱依擬發遣錢謙益鄭履祥失于覺察各罰俸三個月

十九日

廣東道御史劉廷宣疏稱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宰相之職在救時傾救時以才欲求幹濟之才定在剔歷中外之人豈謂詞林諸賢于經濟之學考訂不精核講究不洞熟而曰百聞不如一見第非親嘗滋味終是画餅充飢重耳一伯主耳止以險阻備嘗情偽備

惹遂足寒判斷之胆而銷子玉之魂所以從來枚卜一番便滌陳一番中外並推不拘詞林之請凡成爛套矣而每々邀有俞旨亦幾成故命卒未有並推並用者格之難破如此哉而先臣楊一清張孚敬等故事又獨何也是不過詞林諸臣冷淡作活二三十年止此一條要路不肯讓人而事者遂狗之耳嗟乎今天下都化作一箇情面世局情面局套能驅天下賢與不肖各々自歸一門戶而清流白馬之禍將來有不忍言者臣嘗語人曰黨之一字君子萬不可出之口謂此是宵壬網罟正人君子正不為宵壬揚波耳

皇上試覩此枚卜一事豈不休美然此中將必有擁蔕之人必有驅馳之人于是以含沙之蜮行其左袒于是以形聲之吠佐以攻擊于是以元黃之血濺其涇渭究使才者未必用〻者未必才此一番枚卜乃祇供廷臣植私交傳衣鉢之具即此便是門戶即此便是朋黨願會推諸臣先破情面二字以襄颺覆盛舉思過半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巡按直隸御史倪應春疏稱臣爲皇上之耳目監司爲臣之耳目此亦從來相守之規未有不肖有司贓

已敗露而猶然蒙蔽不報如道臣之袁崇煥之悠忽迷謬者臣巡行永平時崇煥託名關外官評非其事也臣何求焉既受山右道之寄一切賢否當了然心目有聞密揭以報檄取囊中以應自雲南道御史王大年疏稱周永春身爲遼撫遼事破壞豈能脫然乎于是非之外言官參論自是職掌乃兵部覆疏輒以楊鎬諸人律之不亦過乎夫永春事任原非與楊鎬同者而加人以非其罪恐無以服其心而塞其口也當奴焰方張之時田間之經畧既起一切戰守之机地方之任固已全付經臣之仔肩矣復曰西虜蠢動

諸臣乃復設議巡撫兵部覆疏專爲西虜勅書之文亦重在備虜此諸臣所共耳目也終永春之任奴馬雖驕而遼陽之重鎮屹然猶在三路雖潰而李光崇之一旅壁壘無驚其于勅書戢掌似無大隕越者而何遽與楊鎬無分別耶臣以爲永春非與楊鎬同政與薛國用同者也國用之有袁應泰猶永春之有楊鎬也納叛招降國用固付之旁觀之慷慨而袁師隕將豈永春于數百里外遙掣任事之肘而代置其兵符乎乃國用當遼亡之日吏部陞之經畧兵符不聞議罰永春于憂制歸里之後乃欲同禍之首罪之魁

同類而並覯耶奉聖旨着該部從問公議

十一日

其戰守如管関通判邵宗周樂亭縣知縣劉松駐跡敗衂物議沸騰崇煥不能覺察于先已屬溺職迨臣手書其名以索并聞其事款以索崇煥皆能列告臣猶可少贖從前輩賸之罪而不慮其冥然罔覺復悍然不顧也臣索之屢次惟知府樂濟寀推官李喬裔寥寥聞四款以應而崇煥竟無一字臣於是不能爲崇煥辭矣臣閱撫臣會稿織跡滿紙如出于知府推官耶何報撫臣則詳而報臣則畧如出于道臣耶何

以報撫官而不報臣〻于是益不能爲崇煥解矣最可異者樂亭知縣劉松奉旨逮問此何等重大事臣行牌督促不啻星火而高閣置之半年不給日中且無明旨又安知有臣哉夫崇煥以邊才自命者也臣倚藉正殷期待不淺而悠忽迷謬若此尚安望其察三軍之情形而壯岩関之保障乎奉聖旨袁崇煥念在関門府官各有開報姑都免究倪應春既坐索事款先行覺察不必引罪該部院知道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
悊皇帝實錄

纂脩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廪監生方　至

天啟三年正月十一日

湖廣道御史溫皐謨題為追論誤國樞臣以明國法
內稱黃嘉善當撫順發難之時猶然徘徊道路已滋
物議至用李如柏而敗之又用李如楨以蹈其轍舉
朝疑之科臣李奇珍且以疏爭本官竟為如楨推轂
人謂其授意款奴欲圖目前了塞而不憚以圍嘗試

也今如楨論死矣用如楨者可勿問矣崔景榮當三路敗衂之後一在援將逗遛無復法紀至主袁應泰受降又勒索賀世賢以激其二奉朝爭之撫臣薛國用亦既疏陳本官一惟劉保之言定信遂堅于違衆狎敵動稱無事倉皇而不知為奸所賣也今逆保磔誅矣信逆保者可勿問矣張鶴鳴當經撫異意之時不能決策戰守何取中樞至行邊遷延不前而兵馬器械一切委置舉朝譁之科臣熊德陽中其勢本官乃專委罪經臣恣睢逞辨不知經略不能蓋本兵猶之巡撫之不能蓋經略已今經撫罪案定矣據經撫

者可勿問矣樞部與督撫鎮臣勝則同功敗則同罪向來每敘邊功則樞臣受賞若至殞將喪師破城陷鎮而樞臣竟得置身局外此何法哉今問開原鐵嶺在嘉善何辭問瀋陽遼安陽在景崇何辭問廣寧右屯安在鶴鳴何辭無論其歷經料發罪狀難掩即舉大畧又皆莫可置者乃猶然據鄉階擁犀玉揚揚於里閈也蓋嘉善懦而闇景崇庸而憒鶴鳴夸而愎原非任重之器一旦處非其據破轅債積固其所也朝廷欲討庶官之罪正誤國之誅三樞臣者所宜首議

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刑部右侍郎等官白瑜為驚聞異禍據四川清吏司呈稱尚寶司丞劉時俊前事看得劉時俊向以喜事之心任孤行之意告變而来賫晝而去晝如其所請矣禍始禍胎前後兩截非諸臣欲多求于時俊也據督撫按諸臣疏中訊之勸按臣叙南之駕自謂意見不同寬奬能重慶之誅又委記憶不的夫時俊語言縱跡其無解於彼中之耳目者既已昭然即貢来矣釋一事其無詞于監軍之對質者又復不暇然則時俊者豈行軍遠有專主之權而御下不當用明察之

智耶至于遣賀通夷城頭之詐理不足憑渝閑之獲疑亦可釋即督臣監軍且俱為時俊諒之矣合照原擬不枉不縱劉旻刘暹原在行間故滋多口是借寇兵而齎盜糧飽飫廚而食人肉駭觀聽不小但監軍以為無有昀証按國法亦難竟爾懸閑所當聽彼處撫按據實題結庶事無遁情而人知有法奉聖旨是劉時俊既無通夷情事姑依擬

二十七日

刑部右侍郎等官白瑜等題為摘發巨奸事看得鄭養性乃戚宛之大蠹為當今所指名蓋緣其父鄭國

奉構釁宮闈幾搖社稷且權傾中外毒焰薰天神人共憤故三十年來凡有血氣者談及鄭氏者無不切齒腐心今雖事往人亡而遺孽尚存禍根未斷舉朝萬目為養性為伏莽之戎而肘腋之患有一日不去一日不解群情之疑者嚮者寺臣鄒德泳疏論養性有曰養性自為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為養性計亦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寄適禁近有味乎其言之也及奉有回籍自奏之旨是皇上所以為養性計者亦既委曲懇至矣乃悠悠半載藐視綸音復致許首叢興交章論劾養性至此猶得晏然如

故耶試思今日夷狄奸宄中外惶々我寔犯通國之
忌自不得移言心之口不以此時决計辭歸爲一奸
人構煽其間借我發難即欲優游故里豈可得乎故
養性在今日無如去之便非獨爲君側除隱憂寔爲
養性圖善後也恭看得鄭養性席寵惟舊素闇天道
之虧盈縱惡不悛益致人情之叢怨輦轂何地也逞
捏者且無風而波而况身爲射的夷氣何事已交通
者盡有脛而走何乃自築疑城前言旣解網驅禽着
奏請而不奏請近言又出籠放雀上開恩而忍負恩
若欲保身而保家急宜避言而避地移之近不如移

之遠方辭爵不如速辭去國若王忠祿所首通奴審無實據張應登為探覓翼語復支吾秖因怨毒傷心不覺譽詆橫口各與應得之罪總協情理之平臣等盖恭酌各條國法之間仰體皇祖皇考併皇上生成之仁繼述之孝而為之擬議如此伏惟皇上勅令速回原籍襄陽永遠居住將天下萬世頌皇上英斷仁孝于無窮矣奉聖旨鄭國泰在先朝有勳中外共知積皇考寬貸涵容且加優待仁孝至德千古僅見朕仰體遺意不欲深求伊子養性自當感恩通夷情節理所必然爾毒既究問明白俱依擬鄭養性着于外

方遠廣覓便居住王忠探既係誣告着照例發配不許納續贖這事已經處分以後不得牽連瀆奏及奸徒秉機詐害有負朕意違的究治　湖廣巡按舒榮都舉劾方面官員舉奚士奇馬諫楊楷張以謙潘瀾薦進盧瑛田張孝周燦胡一鴻閔守蔵劾原任左布政俞維宇秩崇岳牧行類倉巡司規方親以別調樁堪聽之由物望不樹煩後人收再做之瀾在任雖止半年杭音寔冐不疑所當照浮躁例重加降級以示懲創者也又叅原任荆州府知府熊秉鑑故非磊落一任浮沉衙役鴟張不但聞蟌聲于十里知交蠅附

爭欲染竄指于一邦武昌府推官胡允恭才是屋恢心則深刻舞知御物上下僉受其籠牢立威制人賢否悉錄其顛倒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月初一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彥題優卹死難知縣姬文胤內查滕縣知縣姬文胤天天二年五月十七日忽有妖賊倡亂前來犯境本縣姬知縣即親身登城點兵守城防護至本夜一更時分妖賊前來攻城本縣率守城兵役死敵不住五鼓時至城失陷妖賊進城將姬知縣家僮等役衝散姬知縣併門役魏顯照家人

李守務跟隨本官被賊將姪知縣鎖項逼順不從妖賊將文徹等圍在後宅文徹隨罵不絶口三日不食惟求死忠即寫寃狀一紙并縣印一顆訣付門役魏顯照收藏徹有縊死魏顯照李守務向賊求棺木遂正給布殮屍骸掩埋縣宅蓮池内魏顯照將印付與伊父魏國臣寃狀付與伊妻父高登士詩稾圖書付與李守務訖後賊將魏顯照拿逼縣印顯照向賊大罵不絶致賊忿怒杖斃砍殺等情看得姪文徹天賦孤忠性生大節新來書叙嘆竹馬之方迎老去戚揚若全城之未繕乃一実未黔於蛛網而重門已陷于

捄報主有誠覩六無地干戈阻絶終于疆圉何裨仁義生平只欠朝廷一死于是三辰既歷百折弥堅題詩賡正氣之歌衣帶絶文山之筆朝衣北面宛然佩玉從容正色中庭儼若結纓慷慨望紫辰於半畔天日遥瞻闕素練于屋梁鬼神盡泣多謂死而後已成仁取義一然繫兩字綱常如何生有不為死孝死忠信念由千秋宇宙人心不死世道常存奚止垂竹帛之光抑且培國家之命欲定傾危以弭禍亂宜崇祀蔭以樹風聲相應照例贈蔭録優恤以旌節義者也門子魏頭兒舍生衛主家人李守務竭力周旋縣印

詩藁設計不落賊首尤義烈之足嘉者亦應並加恤
賚以賞忠勤者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四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疏為剖明前後事案以質
公論內稱國家自有東事以來累次用人始則用李
維翰而撫順破陷繼則用楊鎬而三路喪殘又繼則
用熊廷弼而被劾以去又改用袁應泰而河東遂亡
此遼陽前一截事案也遼亡之後用王化貞于廣寧
又再用熊廷弼為經畧兩臣以戰守不和奴兵一度
叛將迎降一則棄城而遁一則望風而遯河西遂陷

而兩臣議辟比遼陽後一番事業也兩案之分判若星淵臣之疏在辛酉二月十八日疏中所及初未嘗專參一廷弼也既而諸臣累落廷弼屢奉明旨臣查吏部覆疏中所稱述甚多並不及臣疏一字則以臣疏久置高閣想亦畧而不及採也及後廷弼既用恩遇既加臣方私嘆朝廷禮之太重且以廷弼聲勢方炎理當遠避並無一字談及弼者今涂世業反謂後之用者議皆據臣為定案夫果為定案又何獨遺世業疏不載乎以條陳之末議至與遺勘之目擊者相提而論更不可大異乎況乎一人之身前見才而後

見過始得美而後失着者正自累〻即引薦人者前得功、後得罪古嘗有之即年來薦維翰薦鎬薦如楨者亡遼禍本俱此三臣未聞有一指出者今乃欲指一熊廷弼為陷穽盡執諸臣一〻推引之羅織數十人為一案且不察與化貞兩臣致敗之由而溷以封疆兩字以激聖怒而盡一網此則近來諸臣設謀陷人之計方將借此為舊輔刘一熛一不了罪案而何世葉之迷而墮其術中也至朱童蒙素與臣無相識即近為請院一事童蒙恨臣入骨嘗思有以中之乃欲與臣同類而共擊之又何昧也臣觀世葉之蹤

似無他意但有見郭鞏之疏出不暇察其用意所在以為新題可喜姑以此湊合之會未簡及從前抵執及該部當日覆用之疏而謬以誤舉加臣其論臣雖大不情而臣亦諒其心之太踈矣至于世葉發論既為察典臣請以察典言之夫察典者朝廷厲世磨鈍一大權也總六年臣子之品而辨其操守核其職掌以此為衡而去留之此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不易之也今乃欲舍其職掌不論去其操守不論止借一熊廷弼為題目而以快一時之欲以媚一時之寵見有觸擋臣力扶正類挺然特立者而惟恐其去之不速

欲自為固結進身之計而借此以為贄焉而因而排抑一代之正人因而詆誣一時之道學因而剪去當戶之蕭同而廣布樹棘之手奸如亓詩教趙興邦等而反欲力保全之恐如楊漣周朝瑞等而反欲力排擠之皇上有賜環之德意且將及於侯震暘熊德陽等而預為遏絕之皇上有用舍之大柄常欲天下共聞共見而陰為把持而勒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本之憂將來方大世尊生于道義之鄉不能一為臣正而反乃推波助瀾欲以佐小人之力而掃清請之公借乎世業之見不及此也臣性負戇直忤世已多

至一疏而辨魏進忠二疏而請與鄒元標馮從吾同去而申救文震孟等凡此皆臣忠于我皇上之微悃而不謂人情之忌臣專以此也今世業而知人情而欲借臣以為贄于進忠則世業之自悔失言當不待臣言之畢矣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初七日

河南等道御史胡維邦等疏為遵例糾拾京堂內稱有原任詹事府詹事范醇敬貪婪畫塗面目奸險橫聘戈矛被論保定巡撫新于中杖鉞罔孚人謂望兵大損國威添註右通政於倫黔淺殊甚水鏡優游坐

躡銀臺添註太常少卿王紹徽險僻不齒輿評鎖管
致于清議祺可無用娓娓臚列外訪得原任兵部尚
書黃嘉善頑同木偶才堪闒茸猶豫當機全無折衝
之畧矇聵決事重貽失陷之辜兵部尚書田籍崔景
榮桑榆暮景樗櫟散材代歷中樞作陟僅憑人手從
寬馭將操縱破失軍心兵部尚書田籍張鶴鳴謀具
豹聲狼心蝎口專樞誤國不聞腹飽韜鈐構實碩人
共憾胸藏鱗甲湖廣巡撫苦病徐兆魁溷濁庸流險
邪穢品戒昏在得居里畫殖貨之聲局善逢時當官
露脂常之態福建巡撫田籍王士昌器狹斗筲情深

谿壑招權納賄當官積有穢名占影望風一世全無勁節登萊巡撫田籍聰勘陶朗先小才飾詐大節踰閑藩臬服官隨登薦剡虛譽中丞驟躋絕無石畫壯猷南太僕少卿郭一鶚居心狡猾賦性貪婪捷徑可營巧倖三窟之充輿棧甘媚妖同九尾之狐奉聖旨王士昌著在籍聽用徐兆魁鶚（郭）一鶚著致仕陶朗先候勘明議處其餘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爲科臣橫肆愈滋惡口內稱郭鞏葛藤牽合至無了日既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

十人又欲于數十人中追溯臣所條陳之踈被枚搽葉語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為題臣即與輦言封疆之事夫遼陽衛壞地千里皆封疆也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等皆失封疆之臣也而詩教之力主催戰趙興邦之賄買遼官皆悞封疆之臣也使輦而果為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具可腐心切齒者豈宜後于廷弼胡不見輦之公正發憤並請誅鉏也即使輦以恩怨起念不得不釋他人而專廷弼則亦攻一廷弼而足矣又何必盡數十人設為保舉之階而兼攻之也且使輦而果欲嚴保舉之法則薦鎬薦維翰薦

應泰等者皆保舉之人也故又不見舉之嗔曰豎髮而反若為之寬解其辭也且舉不嘗簡疏牘中之薦王化貞者乎當時諸臣見據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口頌之迨其後信叛迎降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罢如舉之嚴于保舉則又將盡取誰臣之推引化貞者復織為一案不又將有數十人乎有數一朝之上盡羅保舉之條乎何舉之昏而不及思也至甚尤可怪者楊漣擁護沖聖有何獲罪而欲膺家臣處之周朝瑞首荷召還其名豈不便美而欲以保賊加之熊德陽江秉謙等同作逆臣方將共邀起用而乃欲

終身錮之劉一景身為宰輔何因而據指之為逆族周嘉謨並以顧命何因而強坐之以機關毛士龍放棄已久何事御之手刻骨王安蓋雖不具何忍復惜之以狷猜至於理學何仇而至誣之為糜俸講學何罪而至廬其為盜藪方震孺手進関之後既重責以不死之罪而陳王庭于三路之敗開鉄之七友欲為微不次之賞凡此皆聳之顛倒而不可解者不知聳自召還以後有何憑恃而狂蹤不經遽至于此又何聳之愚也伏乞聖旨奉聖旨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辨言官論事當據理直陳是非自見不得蔓衍牽

經有失敬慎遠所奏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十八日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為巨璫巧借尭鋒芟除善類內稱日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為提醒其良心寬諭面曉為衆解其寃縛甫本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息新殺機自息而不意鞏又起後而囂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謾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為皇上陳之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輦轂之下所為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才力可以吸呼而驅

神鬼極進忠之緣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地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稱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聖恩薄示結責未快其願聞于文華殿上撤簾之後進忠信信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嘵嘵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宸聽時方恃科章允儒疏不下輔臣向高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少解而允儒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罔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

言事諸臣遂沐聖恩得為美事諸臣既蒙賜圜嚮用方始乃獨有輩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昵進忠以為中傷臣者含輩無可把属于是乘輩之入邊日亟閒亟餽于其門嗷嗷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而輩乃密受指使造為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為一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為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光為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見在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儒為首而次及于江秉謙及見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

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中之私蓋鞏之欲借察陷人者時〻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党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當俱在被察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亦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向伸一人私造之冊終不能淆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

月入幕之冀終莫掩于公論而輩始計拙心勞懊恨莫及置今日之刺骨狼臣借事排臣動輒以熊廷弼為一穽也且臣方恨輩等過絕賄圍之路甘為名教棄人以為輩一罪狀而輩反謬為不解曉〻致辨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聖怒以相中允輩之溷擾亂縉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顛心虛冒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輩之外又一郭輩也至輩謂臣言及王安箋臣有何瓜葛輩而不言王安則已輩而言及安則皇上亦知之死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也安

毒于存日事雖已甚而彼此慘毒無不憐之輩即心眭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之事今尚有餘嗔至牽連刘一熛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通王安此其媢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耶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章言路清明故不久終敗今乃有輩着結連膠合取旨如奇機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反暇中消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一斥徒褒賜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尼孫慎行盛以弘而秉

之摘爪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擬閣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肇且横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為點破將内有進忠為之指擇旁有客氏為之操縱中有刘朝等為之興兵賣威而下後有肇等從而蟻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奉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駁辨未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中救講筵奏請有何由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挽降處允救各官併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寔據憑何見聞

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

三月初三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疏題罪臣自有應得之罪勞臣自有應紀之勞內稱廵按周永春力能扛[illegible][illegible]足通神臣豈不知之畏之然聞斷久稽恐終漏吞舟之網而為一代不結之局故敢再言折之所謂罪臣自有應得之罪爰書何為未成者此也國難頻仍內外告變二東三輔之間幾無寧宇巴蜀黔滇之變幾至淪沒張鳳翔李邦華趙彥等文武壯猷一指顧則妖氣常掃朱薛（燮）元薛敷政王三善史永安張我續嬰

城死守歷歲月而勇氣蕩平此其勞勳有未叙勤懋然而昭揭常料非廟堂之所靳也第運籌雖在撫按而奉行則賴道府操縱雖在上司拮据全賴守令遠者不及知如徐淮歸德等處保障之功不可歷〻數手郭充城覆憂鎮被虜南則徐州豐沛西則商丘永城復岌〻危矣撫臣馮嘉會李養効力者則施天德汪心淵林汝翥也三臣殫力設防夜不交睫施天德長計遠猷剛果有斷緣清城內之妖人力拒河上之殘寇告急之書切于近膚請兵之檄痛于秦庭天德提携于前心淵拮据于後非此二臣無以保徐城之

不覆無以保二陵之不驚無以保留都之不亂也八月妖人未至河岸而天德之吐紅者数日潁州道魏士前對臣言之甚詳然犹待河上之妖氣盡散而後與疾以去是其病也以勞苦而病其去也以賊退而去近議江心渊應陞徐淮道以撫殘敗之士民又議林汝翥行取以報循卓之賢今自是酬勞盛典宜委速行天德冝何處焉天德而生應從優擢天德而死應從優恤斷不當以其病去抹殺其功也宋與兗陵人盧池魚之殃争求逃避捽搖手揚天錫等挺刃横行聚党不止二千混沌教孔文光等攘臂思起引類

寧止千百所賴以捍衛而消弥之者則道臣周士昌署府推官張養晦商丘知縣孫博庭也士昌主用博田庭守河之議而博庭既調度于永成旋保障乎商丘士昌與博庭諸臣馳驅河干由儀封以至碭山河口露宿宵征辦令極其嚴明器具無一不備折角互援隱然金湯厥後妖賊潰決自徐州遡河而上至胡李口焚燒搶掠盈盈帶水而不得以　入古宋之墟卒之徊旋西奔旋而成擒則周士昌張養悔孫博庭之力也況得攻夏鎮搶龍袍之呂吽顗以寘之法中州之不擾厥功偉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二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趙南星奏為中明憲職內稱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雇顧固已不能悉當其後倖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有揭薦昔西漢多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与）數時周自

不同然循草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怨諮者為罷禁黜者為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权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奉之又縱而過譽之故譽劾之不當以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則亦不忍之甚矣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道將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否

則郎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福薦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恧然愧怍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爵位從之名寔甚韡美光慶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奉聖旨御史回道考覆載在全甲逕來視為具文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

及至報滿後命不論稱職與否槩議回道上下徇情而思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公忠舉職申明憲紀表率旅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著為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知道

十八日

廣西道御史方大任題為直糾通閹科臣內稱郭鞏于救廷弼者盡皆開丈同內被之以黨賊之名而于救化貞者則盡置不論甚且欲專殺廷弼而故出化

化甫以成就其一偏之說此何心耶臣所謂借公憤而息私憤也乃若文理宜通奏對有骵輩以科目之選吐荒謬之詞且于君父之前出污褻之語長安士人無不相與笑之恨之雖然此猶可言也至于交結魏進忠一案頃者臣同官周宗建言之似矣鑿〻可據臣見進忠京城內外壯麗之甲第連雲美好之田園塞地計不下數千百臣昨清明日以監禮昭陵徧歷諸陵歸途便遊西山碧雲寺見進忠預營葬地其制度之宏偉物用之精好不但彷彿諸陵而間或過之墳前以美石雕琢獅象諸獸成行作隊無異陵制

而又列文武二臣像侍立左右武像用甲冑文像用朝冠朝衣進忠一閹人耳武弁侍立容或有之安得有朝冠朝衣之文臣不知進忠異日欲居何位躋何階而用此耶臣竊意輦見宗建之疏當有若將浼焉之盧謂宜即時騰章遜款辨路且宜放宗建直陳進忠惡狀已與之水米無交而徐言宗建之彈進忠非實彈進忠乃借名以傾己庶輦之心跡昭然建宗自當屈服矣奈何遲迴久之方始出疏不敢以隻語侵及建宗進忠又不能一一辨明徒執風聞二字狂訾一齊且欲杖宗建徙宗建以為進忠息憤然則輦之

通達忠又豈不寔哉達忠猛虎已輩之翼之飛而食人此疏一出不知死所矣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十九日

廵按貴州御史侯恂疏為黔臣力保孤城功在封疆內稱撫臣李枟按臣史永安之守貴陽則更烈矣逆首安邦彥久蓄異志忽逞兇鋒其視貴陽直几上肉耳夫自二月圍城延及一載列柵創營意在必魁標與永安督率文武各官及諸兵民協力防守晝與城為存亡四月間總兵張彥芳衝突進省日與賊戰復河一敗而賊勢愈張貴陽氣奪矣于是斂兵登埤八

月間城中粮盡搜括有米人戶均攤養兵已而無米可搜遂人相食乃二臣氣愈勵守愈堅歃血約盟忍死拒敵以待援師詐者與臣相暗道及圍城中慘毒百端苦痛萬狀真有鬼神為之歎泣天地為之動色者嗟乎自有載籍以來曾見屢數十萬之彊寇攻一空城而經年不拔者乎曾見株守空城內無粮外無援而經年無恙者乎故臣謂解圍之日凡貴陽之兵民憑城而處者凡貴陽之文武各官分堞而戍者功皆不可沒也然而問誰督率問誰彈壓則標與永安功尤不可及也頃上皇上垂念勞臣已將李標陞兵

部侍郎史永安陞大僕寺少卿報功之意亦自不薄而臣切以為未足動珠崖而詔異數也方今東征西討海宇多事正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宣猷戮力共奏膚功皇上即以二臣樹之表而立之鵠可耳奉聖旨這保城叙擢各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四月初七日

鄖陽巡撫蔡復一疏稱有司當責成久任內云善為治者用精神而不恃法而精神實必賴法以存人心之玩無形之病也無形者不可見而要當于有形處救之臣請其法曰專責成州縣之不率者責知府推

官知府推官之不察不發者責守巡道責至監司而副無可諉臣更凜然不敢自諉矣然必有其人而後責成加焉夫有司缺而代攝則事廢贏滋監司缺而遙制則力分吏玩官具矣而陞遷太驟則雖欲責而不及其成夫入室者新暗操弦者初涉即絕人之識力亦必三月而後地方人洞其源委曲折若炙幻市抵四壯遍僞吏狃為不必行之令民僕為不可終之功而送來送往勞民傷財本官之設施若無究竟下官之手足動有掣肘其可惜也臣謂宜堅久任凡守巡道以二三年為期於人似拙而于地方甚便夫忘

士貞臣豈汲汲速化而不思所以自效哉人之精神寄于所習為之事所久親之物而驟舍去之則悵然不樂況家地而子民者手摩撫未熟必回顧其蒸藜興革未周必自性其精力官而以久任為絀者其官亦可知矣宋之宰執往往出為監司或治州郡本朝劉忠宣大夏辭太僕卿而就叅監司郡守豈可厭薄之官哉臣思盡天下艱鉅之政事兵獄賦役無不從州縣起手者州縣官盡職自然小民樂業緩可教化急可戰守而所以倡率綜覈各州縣者全賴監司郡守二官不從此察吏安民決無太平之路臣願銓部

之重此官而爲此官者亦愼自重毋優游而居之敝罔而去之已奉聖旨這所奏深切時務內稱久任之法當自巡撫始尤得肯綮着該部院記着其餘俱與覆行

二十一日

巡按四川御史張論疏參戴君恩撓奪軍功濫膺名器內稱今陞參政戴君恩一貪險小人譎詐如狙公閃爍似鬼蜮臣不知其有何伎倆有何功能忽而以抑固之役哆口撓功受三品崇級不知皇上何故以此畀匪人君恩亦何術以此動皇上已據奢酋之叛

樊龍張彤盤踞重慶九月有餘各道臣戮力城下者一時各有六人露宿行間同勤王事卒而天心悔禍將士均力副使岳志克協同杜總兵三日三戰力奪佛圖關而賊之陸路窮副使徐如珂以十一月即抵渝城同將官全富應等扼賊下流而賊之水路絕恭致盧瑛因先渡大江力戰南城扵而賊之援兵盡賊於此時進退無路日食盡援絕自分降亦死不降亦死不降則坐以待死降則猶可倖一生于萬一而各道將終日言招降言用間皆捕風捉影茫無要領章薛總兵到後有指揮孔文成與張彤素善入城招之

而降出城之日索兩逃臣過江來迎君恩始隨按察使楊述程後先迎張彤樊龍于水月菴此不過一時江邊之事可哆口曰入虎穴探虎子哉先後招降者督撫兩臣及臣皆有諭帖楊述程丘志充薛總兵余同知皆有差人豈必君恩哉且君恩既已招降自認何不招于丘志充盧瑛田等未到之日而必招于李閔殺援之後也何不招于賊食饒足用兵未救之時而必招于斗粟萬錢一賊不留之後也何以援兵未至城日偃旗息火以愚我兵而兵一布野即火光達晝箭炮俱下以逆我也君恩曰能使家人入城矣彼

視鄉宦之家人入城孔大成之入城余同知差吏姜泰交王起和之入城豈一人手君恩曰熊親過江引樊龍美彼楊述程之手攜樊龍可林教手且各道差人之入城明白正大纖芥無疑而君恩援家人以放賊之說索取無厭樊龍城上大呌曰某道官受我許多金銀許伴送我回蘭州何驅銀到手又不送我城內城外無人不聞此語此非虎穴中所得之虎子乎至于君恩文移之譎詐皆謊人伸己之機穽前後之途徑盡貪汙無恥之行藏臣駐省城時按臣一稟曰張彤已于五月初五日辰時按本道船上三司俱在

臣所皆起而相罵至次日又一稟回昨五月五日午後降非者張彤乃黑蓮頭也未審寔而嫁報有此事乎三司皆回此不通知其欲降爭先報功以妬各道耳無不鄙薄其為人到時俊為拱醜所訴訴一事始終未報于臣々以督撫二臣會稿不得不恭隨移檄責之有以臣衙門為贊龍之語卒無以應及時退入皇上亦竟從臣而責之請而君恩又敗口游移臣不知君恩心腸是何心腸而目是何面目也此外種種穢狀不能盡述以汙聖德矣至于献俘一節臣于時以君恩反覆小人不宜委用言之督臣隨回臣字云

極知君恩為人非光明之品但押囚亦無重委其餘各道俱欲南之攜巢宜令此人押行候他日復命糾劾之耳督臣見在可問也君恩命下傳入川中當局吞聲旁觀掩口度者曰君恩且陞三級吾輩倍羨矣嘆者曰君恩反先受賞國家無典章矣君恩不知自羞而川人羞之川人皆知羞之而臣始不得不言矣抑臣更有不敢不盡言者威福者皇上所手挈以磨厲天下者也賞罰者天下所心儀皇上以為趨赴者也年來不課功寔而課誹譽不信薦劾而信浮謗根附者先恬退者後真心做事者不賞剽窃游揚者必

錄臣不論其他即如奮賊一案督臣朱燮元前按臣薛敷政百日死守之功止循例而陞一僉都一閒卿古布政使林宰副使胡承詔協守之功止循資而陞一僉左布政按察使俱止一級已至副使戴熺亦同守城且松潘各兵皆其調募俸深三年而始陞一叅政未嘗優以毫髮也督臣張我續之復重慶清內地輕則議遷重則議斬矣按察使揚述程叅政盧瑛因副使徐如珂丘志充張孝等病者病歸去者去而杳無聲響矣獨君恩以檢壬之腹數熟鞅之舌平地超陞三級一人夐出衆上則遐方諸臣所切齒腐心而

不得其辭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曹汝蘭疏請破格擢用賢良内称原任職方司郎中余大成骨格孤高精神凝定剛大塞天地之間品流超庸流而上臣讀其守官言青一疏而知其與刑一爆忤也觀其居間書其語氣宜非舊輔所為或門下厮養所假誠不可知然邊事之壞率因將官賂遺勢要請託兵部賣情大成此疏出而後之向兵部閣輔之心亦非天下之公論所當及時起用者也则又有若原任太常侍卿畢懋良之清和

挺特原任江西參政朱萬春之端嚴宏大原任浙江參政錢春之沉雄貞介者又有冰心玉骨鑑空衡平如原任南京考功司主事程國祥者內朱萬春按蜀海內稱名御史時蜀已有白運之禍萬春多方驅除立為解散萬春亦絕口不言功及其外補也人咸惜之彼則不然謂東西南北何不可自見果所之尸祝人又擬之雲間獨鶴天際孤鴻以為鄉二孟敢望焉蓋古心古貌絕無鉛葉飯水而外一毫不取名自化之不仁者遠此臣得于親見者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南京浙江道御史曹汝蘭疏題召還大臣鄒元標等

內稱治道之要莫急于用人而用人之道莫急于用輔臣而任輔臣之莫道急于體輔臣之意齊王足用為善孟子不忍舍去況天下一君知遇如此而忍去乎哉有師命不可以請東西交警人心搖動而可去乎哉于心不忍去于時事不可去而元輔之有去志也其故可思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輔善之已熟則今日之行必有見皇上不可何在有不得不止者何在而皇上宜思所以庶幾於改以合于可矣乃止見皇上溫言留而不見皇上所以播然惜也臣于是不得不為元輔發其望皇上之意焉夫原任都

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非元輔所稱出山以來誓欲相與鞠躬盡瘁以事我皇上為堯舜之君也哉原任刑部尚書王紀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非元輔所稱同心一德共以天下為己任者哉正心誠意之學非此輩不能發明治國平天下之功非此輩不能肩荷乃鄒元標行矣則輔臣固有去志矣又未幾而馮從吾行矣王紀又行矣文震孟鄭鄤行矣元輔益決于行矣皇上試思元輔之來也為富貴計乎抑亦欲有所表見以垂不朽乎皇上于所同心者與夫共以天下為己任者盡逐之使去而

獨留元輔則是非真欲留元輔者也此元輔之所以見為不可也此元輔之所以不得不止也皇上如無意于天下也元甫之去可以不必留矣倘謂天下之不可以頃刻忘則元輔之留乃今日時政第一緊要奈何忽意于數臣也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述中疏參周世臣等監軍出逃内稱廣西監軍副使周世臣領兵叅將王慎德守備苗宗琦則有大可異者矣夫貴陽造告急以來粵西撫臣何士晉亟切纓冠之救分發漢兵

五千員名奉而付之世臣與慎德等統以援黔奉有明旨圍解入黔亡何而三千八百之衆一夜私逃臣乃遣健兵壯勇偵之于沉江西岸追而擒之又執沉江西岸泊船數隻臣遂令之處緝而舟中果逃將王慎德逃兵七名一時並獲其餘逃散官兵或由陸行或先後登舟行昏夜難以稽核已而監軍副使周世臣亦至矣僉曰願裕同原兵贖罪乃臣行辰沅督糧二道取給賞保差官齎捧皇上新頒令旗令牌押同慎德宗琦分頭追趕去後二十二日據監軍道周世臣申稱參將王慎德追回震威營官兵馬一千二百

四十三名匹守備苗宗琦轍追周宣武營官兵馬八百零八名匹較之劉營城外之數尚逃一千七百九十員名矣臣因復而思曰自有黔事用兵不知募而逃々而募々而又復逃也經幾次矣法度陵夷至今日爲極不圖粵兵皆信言悍勇可用迺精神不以之殺賊而巧計惟慣于逃奔成何法紀乎王慎德苗宗琦一逃再逃逐隊作偷生之鬼一赴再赴周營為免死之符即置之重辟亦不枉者姑念萬里赴援營官兵馬猶可當其一面臣已檄令赴合副揔兵龍萬化營防守烏江一帶王慎德應革去參將苗宗琦應

革去守備　各職御銜充為軍官戴罪立功贖後如其不改前罪一體遵論者已至於副使周世臣官居憲職分任監軍督兵救援未聞以一矢相加遺甘以其身同猴爵而遺送成何體統也物議沸騰臣且敢深信即以按臣遺臣手書謂粵兵奔散緣世臣不願前進陰嗾之使去着世臣雖具百口其能辨乎奉聖旨援兵逃潰全無法紀周世臣身任監軍不能拘束及陰縱使去情罪更著着貴州巡按官嚴提究問具奏王慎德等着革去職銜戴罪立功如再違玩併行重治部該知道

五月初二日

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朱燮元題叅戴君恩冒濫軍功內重釁之復戴若恩硜々因人成事貪臣亦驟為查敘獨是洋々然自誇招降一節臣實不解試問君恩是招降已生致二賊獻之闕下乎倉庫無恙乎連雲寨搆畨得一樣乎哭女啼兒救得數命乎薛來儀已被斫一刀獨倖而得脫敉遲陰局狼矣羞臣已大薄其為人矣今蒙皇上不待勘議立晉三階小臣際遇寔所稀有乃陛辭數月優游不前忽于三月初九日具稟到臣云湖廣容美宣撫司土官田楚產勑々

拔擢求臣發檄調之赴援仍自任剿虜之門招俾以給夫君臣豈不知蜀方用兵又豈不知土兵難用秦良玉素負忠義咫尺忠州調之必半年始至況于遠在洞庭湘水之南風馬不相及者哉蓋其營營一念既得顯名益思厚實從前土漢所饋僕女所攖就以為江海清泓來滿所欲臣若不量而與之檄令而後子侄婚姻俱可將帥安家衣甲隨意花銷倚土官以為市括四郡以為囊借題高坐如向者援成都各將敵事蜀幸而勝則曰來意甚善費不可追罰不章而不勝則曰不該躁進原當待我嗟嗟蜀之兵飢民困

朝不謀夕監司自林宰以下或轉運艱難心血並陋
或迎指數揮家難罔顧累月經年不敢告窮而獨君
恩不諒一定詰不作一定事計得氣張遂咳口而欺
皇上親撫按一則曰臣等二則曰臣等撥薪又工提
徑偏饒安能令芳臣不解体而戰士不厭心哉若其
治邑賦織口吻猶喧告逆游移黷屑盡剪躍治敗辟
自以為至巧臣寔嘆其愚已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祖宗之法紀必不可壞士
沖之愚取必不可捐内帑褒汙太廟之吳應琦其被

請不與王心一劉重慶熊德陽輩同也胡然不同廷薦不有郭推而李得復故官徒如携取祖宗朝有此法否陪推蒙熙之姚思仁昨經內計南北交章糾拾贓跡滿案胡然而顛陟宮保之崇借弾墨為催官符祖宗有此法否至如辱人賤行之孫杰三襯猶輕例推何枉且去後未聞有與論之推轂而忍有傳命之京堂祖宗朝有此法否至如近日輔臣史繼偕之所以自處則益有不可解者繼偕生平無他學術止以推戴鄭氏溢等啟卜既諸臣嘖有煩言而繼偕蒙而趨朝自若也乃今而聚錢倡亂者是誰氏子乎夫昔

章皇帝之子士奇也原其心而罪其子肅皇帝之子相嵩也誅其子而及其父繼階豈不聞此而嘵嘵逞辨藐君父而庇逆子臣又不知祖宗朝有此法否奉
聖旨輔臣繼階佐理勤勞伊子事情已經辨白如何枝蔓求多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五日

御史宋師襄疏竊自刘朝應死罪璫貴夜緣脫獄日夜與沈淮家謀為固寵計于是淮以募兵為朝外護朝以內操為淮內援一時忠藎之士心寒齒冷而兵柄在握逆謀將逞于時內外皆知有朝不知有皇上

矣岌岌乎殆哉幸而天祐聖明一旦發覺屏逐何都天威立震都人手額而臣竊有慮者刘朝不過一佻險孽豎耳所敢無忌憚者蓋以招权結黨引類呼朋内外深相結也今朝雖去而朝所畜之三千虎旅安在乎夫此三千人者將聽其無統乎另差一提督乎代之者不與之同心則身危如與之同心是又一劉朝也況朝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由此言之是朝雖去而実未去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害已除而不知未去之刘朝其憂方大世豈有畜怨深念之人潛布于左右而能保其終不為患者乎今日之

計惟有散之至手今日之手竊乾衡而尚倖睚眦口卿天憲而明市恩威試中誰為教猱翼虎若不一一點破則朝即被罪而尚不服幸則又何以服天下毛士龍厖為抄叅旨幾中寢非朝所切齒乎郡輔忠遂乘机隋之而削籍矣皇上未受朝之大阿而朝乃鼠窃之以至小人蟻附是以執法之王紀講學之鄒元標馮從吾相繼削者削去者去矣朝則語于人曰我剪之也公正發憤之文震孟鄭鄤持正不阿之熊德陽江秉謙使震陽無端而調者調謫者謫矣是逐其所怒也朝語人曰我怒之也喜至署尾之閣臣主試

矣陪推之司空經熙矣此政體之变也朝語人回成用之也奉聖旨云云

十九日

山東道御史周汝弼疏稱閻鳴泰當議更置内云閻臣閻鳴泰起自廢閒驟躋節鉞聖恩隆重謂何如報塞乃倚閣何地巡撫何官此時何時突然一疏請撤贊撫副大可異者臺省文章罪其卸擔臣等正集議以酌去留而巡關潘雲翼之疏參矣據其耳目所及聞見最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輔告戒屡及者種種罪狀上負主恩并虚樞輔惓惓共濟之意豈可不議

吏至以誤軍國大事相應先令回籍奉聖旨是閻鳴皐着回籍定勘負缺着會推的當堪任的來看吏部知道

六月初二日

巡按山西道御史徐揚先疏題三晉要務內稱一添設總捕官晋苦多盜一因高山易于盤聚一因黃河易于越度而臣謂太原平陽二府更是遼闊鞭長不及馬腹各添總捕官一員與各舊設一員分轄督理一緝寓家寓之在常民者易緝寓之倚勢家者難緝也如武鄉有程嘉賓程祚南等專寓大盜臣故時為

指出傾境內諸勢族各思緝盜所以安民而安小民尤所以安大家此後州縣正捕府總捕官有阿徇不舉力清窟穴者其為才品可知監司指名特報一擇府佐知府推官之外往往視為贅負而晉則不然其人原少其事甚多如總捕者有地方重寄管糧者有邊糧王糧收支出入至三關各設一佐錢穀出入文武官評刑獄問斷巡閱查盤兵馬虛寔邊上修廢并于是人倚任查理倘與銓少不加意泛泛如別省之除捕則得一庸人廢弛已甚得一不肖其為害者可勝道哉及今亟擇風力之科甲並定應出之管理庶

稍〻有氣色乎一三關設武學臣巡歷中東西三路材官善射者間有而武生武童體貌魁梧拳勇奮躍弧矢擅長者往〻不乏又每挾前請試以博衣巾之榮乃詢此中俗無武季肄學道臣經年不得一至待試者如望河清已選者謹無課督厥取進之心而沮豪傑之氣誠各建一學總各道教武童技藝之優者給與衣巾充為武生月有課季有分別殿最以行賞罰英材輩出將來必有堪應大將之選者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永光疏稱今歲復當內計章而揆事臣等訪之輿論僉謂此番澄汰南與北並協公平臣等可幸免于罪戾矣雖是臣子不遑當恐以襄盛典朝廷亦不吝爵祿以示激勸蓋南北均為王臣而彼榮此瘁非所以平人情也近見抵報吏科魏應嘉陞少常矣掌道胡繼陞僕少矣考功程正己陞僕少矣南考功徐一榛陞光祿寺丞矣獨南都科道執簡辭勳肩怨則與北科道同議勞行遷獨與南考功異揆之人情正體似未協一況南都素稱清議之地則持議之官可厚期而薄報乎雖居其位業其

職諸臣原無幾章之心而窮則變〻則通朝廷宜有畫一之政說者曰南中科道未有以會計陞者恐難於創始不知北科道南考功之陞亦萬曆以來之近例而非祖制也則彼可創而此何獨不可創且南科道多陞南京五品比于北之常僕尚隔雲霄原非奢望伏乞敕下部院酌議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疏題國紀靡馳國法當嚴內稱今日之南中何春〻多異也青於綠而扶身風紀之官可異也左道興而妄煽妃山之稀可異也捏刻謗書而巧技齋宿之地可異也執中鄉寺而說飛請劍之章

可異也而其尤可異者以冒華而横開斜効之門以曹郎而争孫臺官之柄若近日刑部郎中范得志之論御史王允臣者臣于是而慨世風之不振又竊嘆振世風者未嘗不在人也自輦路不清而獄犯如王一鵬者尚得操力筆而弄縉紳乃孫瑋一到而朋就斃圍中遂消一奇妖矣自士逢日涸而作奸如李大元者尚得記廩号而冒太學乃姜逢元一疏而諸偽必險衆矜遂知有禎忌矣自碑訓不庚而神如棍趙維清者尚得鼓利口而凌執法乃奉教中一示而群邪盡肅威均遂知有典型矣至于敗虎方酣得臣堂

官趙南星下疏而巡方頓肅崔符方纔待臣鄉撫臣周起元一榜而偶語遂消然則法紀之壞有人壞之壞之于其人也仍可以人而與皇上誠欲求振飭于今日寧終無奉法遵紀之人而可謂一蹶遂不復起一衰遂不復振哉乃日者皇上之降諭驗封司官臣又不能無疑焉臣聞司官徐天相素以發抒忠憤為我皇上守法者也即其居封司時聞于陳乞諸疏極其快重駁而不柰者寔多矣乃偶以先朝薛蕙請贈一事而遽逢聖怒夫蕙之忠直千古猶芳聖世表章之典原與一朝覃恩之例雖不相同特其分割欠

詳使皇上驟疑為近來陳乞故事今聞銓臣既以中明此義即大相此請非初鶴邀倘以素能守法之盛心而反使人有為法受過之不測臣恐臣之能守其官者反悞矣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初八日

御史李時榮疏稱范得志臣等不習其生平行徑但其父范醇敬于大察時南北臺省諸臣交章糾拾其傾險陰毒貪穢亮殘而其事大半出得志之手醇敬已經處分而得志尚屬寬政然其敗類顯跡久不齒于人倫矣雖幸屬吞舟之漏恐終同死灰之燃鷙心

于公論之不久容而譏訾於清議之不假貸昧其前後疏半呑半吐若露若藏借他事以發端而歸根實別有所寓請先就其諸款畧一析之而真發其本末可乎夫監犯索錢告發提責亦不爲過得志身爲法官不能約束而致恨他人其背謬一也御史仲寬理枉是其職掌批減批駁輕則責治重則叅送何所不得〻志同爲法官意見不合不妨互叅何爲把持據其狀成套語信口誣衊王允成素號硜〻必不出此無容置辨臣等亦不必代爲之辨但謂刑曹可問〻則輒名爲庇護輒名爲凌轢其背謬二也此得志之

借事傾人挟之以為名也而臣等竊有以窺其隱衷矣彼其濟惡之狀已知公論不容其與為嘯桀之尊餘毋寧為踞治之我首與其雖復而坐擯毋寧鴟張而制人據稱藍等首署十有四載循資亦可量移而不知臺省糾疏已參破熟中熊軾之牒既不得遂憤恨鑄奸之謀又無所容不為背城借一之前蜀遂番天覆地之手自此而漸鉏當戶之蘭自此而漸邀集梧之羽自此而快脩一己之私讐自此而撓亂大公之重典貽禍國家毒流廟社寧有窮哉奉聖旨該部院看了來說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鄭三俊疏題薛

蕙卹典宜優徐大相斥去宜復內轉世廟時考功司郎中薛蕙先以諫止南巡濵于幾死繼以申論大禮幽之詔獄隨爾放逐山林齋志歿世此正所謂直節不二之臣負天地之正氣不論其有無陳乞宜表章直至今日始議贈卹已後時矣驗封司員外臣徐大相臣素聞其從直偶于前月內相過惡臣趙南星於郎中見其以開送一單相異商確科臣程註亦偶至單載多人不能悉矣亦各據所知存大畧雖時以薛蕙之議卹錄之看彼此怏然乃大相退而覆核以蕙於諸臣中為第一流人物不宜草畧弗章特為專疏

而又以品行孤清政事卓絶之實子你等與詔疑不合徐議補贖蓋如此其慎不意皇上以慧年遠未及深察遂厥冒濫之罰而大相矛矣慧之志毅天植原不計有今日而搢録遺志不及慧政屬缺事大相方爲皇上贊成大典以發舒久鬱之氣作將來志義之心可稱克舉其職反以冒濫斥之夫覃恩之冒濫誠多不在薛慧如慧者即千百世後猶有餘芳正恐其以遠而遺未可以其遠而謂之濫也今大相以慧獲罪誠自甘心但皇上臨御以來事事皆堯舜今日之盛聞諸臣已沐曠恩而獨遺一百折不回之薛慧并

斥一表揚忠直之大相實于大典未光耳是日左都御史趙南星亦具疏救大相叙薛邦瑞為其祖薛蕙陳乞俱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

南京河南等道御史曹汝蘭等疏叅撫臣唐世濟罪案原確自揭吏門内稱世濟揭中自認爲李如楨有庶謹有聲遠人士無不歸心之語嗟乎我國家金甌無缺全為無端李氏兄弟貪功起釁兵連禍結遠人士悉其基禍無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而枕以歸心耶此所宜罷斥者也人之言曰李如楨之投世濟以金

也非敢望其薦也兄弟之惡經〻貫盈乱賊之誅人人發憤且軍政之露前予如劍末卜後患如楨變之以數千全免禍耳世濟無以報如楨乃遂為此薦疏科臣有知其情者不肯盡題盡部之也今獨中有認有不盡題之人然則此等事亦真矣所宜罷斥者也韃兵之鼓譟也臣等亦猶以為風聞耳今亦有認其放砲吶喊殺馬之為真矣夫戮馬首懸軍門放砲吶喊而以號于衆曰不齊心殺虜者如此馬猶謂鬼履不倒置把天不當往乎世濟甘心恬顏曰是譁也非鼓譟也以啖而自乾之量處郡斂之任毋乃非其戕

乎所宜罷斥者也人臣宣職在外匹夫匹婦有怨咨焉必以告一草一木一禽一獸有妖怪焉必以告一山川一星辰有徵焉必以告豈有軍士戮焉首懸軍門地方震驚而不以告者乎安危緩急漠然不相關乎是目中無皇上也宜罷斥也浙江募兵使者當日業已奉旨忽然反汗人心惶惑部臣言于人曰以人地不相宜之語出于世濟而止夫人地不相宜之語果無私也科臣何以揭稱狗情細交有隱賴否以狗情貽皇上之反汗罪宜萬死尚至今不自以為歉而直認之曰人地相宜果有此語也擅之一字二百餘

年不多見之大力見乎揭乎矣宜罷斥也奉聖旨唐世濟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都察院右都御史趙南星疏為感慨抒忠以贊聖代平明之治內稱頃見南道御史張繼孟久時擊事一疏末款自叙其作令有功至于民無邪道雖不入境而以不行賄賂擲之南道及奉聖旨令其指名具奏乃為耳聞有感不平則鳴一疏奉聖旨既無指實如何遽忿懣奏姑不深究著前去到任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與聞考選之事不能使繼孟心服而溷瀆天聽

臣等不能無罪何得無言夫治天下者宜剸調人情不宜使之有所偏重有所偏重則人懷覬心覬而不得則生觖望觖則生異議誠由人情之洗滿亦當泉軸樞柄者之咎也今天下亦大有所偏重矣近士之之官重而鄉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北科道重而南科道輕甚則科重而道輕是以有御史蔣允儀之既勢極重則不可返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此有識者之所共嘆但繼孟以不得比道而遂請孔方有神公道無權審如是則南道者乃其姱脩恬淡之真何必明人之汙且士大夫之甘清苦者犹人之不

為盜賊耳服官而忝其職猶賃舂者之中輟也豈其稱啓德誇殊尤哉夫顏淵所在而陋巷為之生色杜甫所游而山谷可以浩歌乃以祖宗豐鎬之重考选驄馬之崇而厭薄若此則部屬之官宜何如哉此人情偏重之所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亦無怪其然也陛下責繼孟之遲忿遺奏而不加之罪深得情法之中矣臣等尤望陛下因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弊勅下吏部極力挽回以平人情則繼孟之言子已則不智于用人之道未為無益也奉聖旨明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得過分輕重覽奏具見感時救弊之意知道了

該部知道

七月初一日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張論疏議事僉越其杰昔在荆州能收撫遼散之兵入川援渝初至一敗報喪師二萬餘人甚違義各兵入城與樊龍交通賣陣反攻幾乎大僨絀事隨各道後共殲周鼎應援之寇收復重慶致督臣張我續檄令提兵滙合以觀其後日之作用功過可並論耳奈何本官褒若充耳竟不一應惟有今日一揭明日一票議論淆參爭勝口角甚則乞粮躲閃而已有云本官部將唐天貴與奢交通故

遲推不進又訪本官包兵冒餉種々有據則于法不容不糾參以徼其後也該臣會看臣趙其杰一身鱗甲滿紙機鋒搖唇鼓舌常起平地之波而是心非專工狡詐之術身先之誼安在後至之誅焉逃標之紀法即二褫亦不為過第念曾有微勞未可一旦盡沒相應重加降調以為險躁貪鄙之戒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四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奏為臺省糾拾甚公部臣脩怨獨狠內稱范醇敬窮兇極惡范得素倚父勢刻

驕放肆謀殺舉人高守垣奸淫其妻妾抄沒其家私蜀撫入南都對臣言之甚詳而臣厭惡之情致形齒頰得志業以有聞屢託其鄉之賢爲之講解今年大計南京臺省收单多爾敬父子惡跡及都門會单分省中善習孔等據實料參雖削去得志名而疏中所云令男僕以焚叔之攜殺其長男輪奸其妻妾如謀生員張繼昌之因暗害其前程疑恐鄉官之與高奉人通判劉奪其家眷等款皆得志事至南京太僕寺丞任內凡有馬州縣過說分上一款所謂僕臣丞正指前任之官于例即應投劾乃不欲竟去受人嗾使

巧謀沓崇遂借臣為去國地步臣平日厭惡鼓激父子臨時遂衆亦議糾拾何敢辭怨但如此反噬將二百五十餘年之察典為可廢而元惡大憝今人不敢問矣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初二日

廣東道御史李元題為直發古今第一窮宄內稱削籍姚宗閔文其人者臣敢直剖歷來之案以代蓋世之謀而醒舉世之惑人知熊廷弼之壞封疆而不知當其初勘之時多方庇護欲救之為用借鷸蚌而收漁利者姚宗文也曾緣閱事一差欲行意中之私及

廷弼不為国以致微意隱刺彼不終其事而去又不明白直參使廷弼再勘再起一敗塗地八議莫原者亦宗文也人知王化貞斷送廣寧不知閣事一行文武將吏不為一人獨為化貞以致遙應節鉞矯旨進戰孟浪誤國死刑難赦者亦宗文也人知劉國縉之盜餉不知恩師為重君父為輕錢粮不查兵馬不查以致一逃結局又復騙官騙錢于登萊任意施搶魁知者亦宗文也人知刘翹之行邊意在樹威不知陰使死友陸宗棣索交通樹權廣布以幺麼貲郎對解度張國而嗾咬劉朝為已謀閣撫者亦宗文也人知

西虜之要挾無厭不知信用心腹王猷交虜参貂名馬許以加賞及臺省叅論藏屢冊中至今王猷不知下落者亦宗文也人知邵輔忠串通劉朝毒害善類不知陰使死友孫杰等外結監犯內結恩璫報復毛士龍叅王猷之仇卒使削籍而去者亦宗文也人知賈繼春之為人誤不知陰陽挑激播散流言名為優選侍之禮寔為解鄭戚之危名為全聖孝之大寔用以敎劉朝之生以致繼春為風聞所誤迄今罪璫再處採局轉所尚有望節鉞者又欲藉以為獵膝之階者亦宗文之流毒也最可恨者先帝一月堯舜之君

全在未登極三日發帑發稅起廢下考選諸大事乃宗文大言于朝班曰太子不宜行天子之事速宜繳還且促閣臣繳之向非內官王安而先帝之成美將無由傳萬世矣宗文之心亦毒矣哉臣爲此懼敢歷數其奸要使小人之肝腸換而後來之狂迷醒臣愚之願止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三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趙南星疏參張素養巡方濫奉內稱廣東道御史李元魯參原任太常寺少卿姚宗文原任順天府丞邵輔忠原任陝西道御史劉廷元皆

邪惡朋奸得罪先帝其姚宗文尤為魁首南道御史李希孔疏亦參姚宗文等欲發史館直書而浙江按臣張素養者其所奉姚宗文等三臣皆欺君父市社稷得罪于天下萬世以致南北臺臣交章論劾而素養必欲頌其功德此真一大怪事且素之疏通圖驚訐致有言其所奉之有司如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萬事入對群妾出尋酒人奕棋豪飲狎昵奸吏馮時來通關達賄出諸袖中素養入都無欲劾之意祀其所舉者可知至如題薦祠薦皆近半年之陋習業已有禁矣而陝西之高弘爵山西之徐揚先河東之劉大

受宣大之李思啓猶有提厲如魚與熊掌不能俱舍也大抵此時之人如宿醒稍解尚在夢覺之間未可深責張素養之舉三臣乍聞之則可恨徐思之則其愚可矜殊不稱其繡衣誰當避其驄馬至于高弘甫等姑未論其舉刺之當否而蔑言市恩固已不能無罪矣奉聖旨舉劾自當從公且已奉明旨如何不遵姑着分別罰治餘依擬行吏部知道

十五日

巡按直隷御史林一柱題為植輔言去非情遽撫幸去非法內擁主勢孤而國事危皇上今日之于植輔殆

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廣寧殘破民兵蕩折之秋廷議遍王在晉而使之出在晉僅力料理亦駸〻有緒矣承宗撚髯請曰非臣不可皇上壯其志嘉其忠臨軒以送之劍玉以優之公孤以寵之馳貂張以錫之出藏器以需之臣謂皇上遇承宗有礼矣國仇未報主恩日重此荊離之所以燔家湛族聶使之所以決面屠腸者也承宗何為而以病告也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朝之議歟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効之局歟為此說

知有樞府不知有軍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若以臣决絶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義之所輕少年天子為封疆而損其所愛者責老臣負期許而重其所輕于汝安耶臣所謂始終動樞府以情者也適若閻鳴泰何如人也濁中之斷飾以銀黃以一口之誇張譸一方之牙毒蠚而又以一味之驕縱招一座之揮文巧于攫廵撫而又巧於卸山海鳴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而歸教人放火遇撫臣而嬉笑過閱臣而授罵廷弼之逃〻而豪者也踉蹌趴走蕩洄流連化貞之逃〻而巧者也鳴泰而

偉入榆關則熊王亦可之閻閻熊王如不宜出之閻

閻鳴泰亦不得偉入榆關失亦以誤國絶之請宜待

之而已奉聖旨補臣督師原因無人任事不得已出

力擔當林一柱何必多言閻鳴泰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十七日

巡按山東御史陳九疇題為言官有功國本陰後未

愜輿情內稱原任浙江按臣今在告高舉者當先帝

之在青宮已而舉時列西臺方諸臣以册立（填）請而聖

祖未報已甚而被逐者被斥者遠相接趾相踵也疏

時祀憂深念者詎不咋口卷舌而無獨與諸言臣明目張膽毅然論列時且虞禍不測而竟浮音下部郎嗣後未克再延歲月則一時之精忠苦心固已蒙鑒于帝衷而可對千古矣有臣如此真可為國家一面緩急之用若遂其高尚終老巖穴我國家酬功之典謂何況乎諸臣之歸物化者已蒙卹典而衆之見游丘園者當何如諸臣之被貶斥者已蒙賜環而衆拿荷俞綸者當何如臣之同事建白已蒙顯擢而衆之尚淪草野者當何如恐非所以平輿情而彰盛典也

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二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田惟嘉題法紀不肅怪異叠興內科臣入臺聯疏論三月兩人妖之見者四其一則南刑部郎范得志種種惡蹟南北交章無容再贅獨計伏忠惡父之威逞豺奇之性敢爾覆地番天倒亂大典以朝廷之察典視若弁髦以執法之直臣橫口詆譏蠢茲孽子罔畏天日豈不誠宇宙第一怪物乎再則北兵部主事盧承業夫承業一舉入耳年踰耳順考選偶不合例擬受兵曹大為驚異有屈抑而咆哮廣衆之中獨不見前次考選每有青年甲科者陞府同知

者雖明月夜光久當有權曾有一人不平而鳴否承業仍敢揎臂大呼行同市井此不亦一恠物乎又則南道試御史張繼孟夫考選本清嚴之典科道均清要之班南道御史果于總孟有何負而卻之若卻同咨英雄就非潔已以自愛而訕之為賍若非部院疏明發致士紳蒙垢大典無光此不謂之恠物亦不可得已尤其甚者則章妄奉人鹿之麟天之麟以摘按查明之欽根而敢于誣害縣官以疏奏天顏之大事而敢于賄人代替以一身之破敗而敢于下永抱人廣蓄私揭亂投數下不惟無縣官已而且無撫按不

惟無撫按也而更不知有朝廷奸越犯賊惡邁檮杌不尤怪物中之尤怪乎物之怪者必雷霆擊之而滅人之怪者必天威震之而消此紀綱所係風化所關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巡按四川御史張論為考察事勘得提問追贓官一員四川布政司副使徐達勝已內稱臣從吏治來知閭閻事則無如加派最苦而尤苦率屬之吏肆意誨貪以重困乏注驛地未知驛遞事則無如驛兵最苦而尤苦虎視之官役一時助虐以重困乏項科道條陳屢煩明旨申飭其于察吏安民清郵慮無不家諭戶曉乃有明負重貲全無忌

悍如徐逢聘者尚可容于清明之世乎臣來憲其居官何狀第聞其家養損五十餘摟包馬八匹為臺臣傅宗龍目擊咨嗟業已心鄙其人伏乞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奉聖旨徐逢聘提問不赴好生違法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不得再違該部知道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實録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　丞

天啟三年八月初三日

巡按直隸御史左光斗題為去臣忠直當還徵臣苟免宜去內稱臣曾隨科道惠世揚等後有奸相與兵內監與兵外戚與兵一疏參劾沈漼劉朝鄭養性等于時烈火拔毛自分不免已而諸臣告者告假者假而熊德揚江秉謙遂謫矣廼舊刑部尚書王紀催臣

等公正發憤揚庭疾呼遂蒙厥譴侯震暘亦再疏再譴奪而天牖聖明未幾而淮敗朝以謀行邊敗養性以通妖敗今又以謀駐撫州敗諸臣之言不幸一驗矣諸臣亦何負于國哉不但此也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蓋親見皇上之孤危避宮之旄懿此時宗廟社稷為重臣等只知有皇上安問其賴皇上不住乾清宮取臣疏于慈慶宮睿覽因蒙閣票徵臣始生臣于時寧為褚遂良不為許敬宗自分已決既以宮閒肅清仰求皇上恩禮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奉發臣

當奉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遂侍恩禮日漸加隆事
如是止矣後繼春以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嚴譴夺
一事而强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為兩袒迨漣去
繼春亦去兩人相視不得于言併不得于心比時科
臣中所謂借繼春以攻漣因借繼春以攻繼春者是
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豈聖明之雨露有私拂
人情之愛憎至矣而為繼春者苦矣至如范濟世生
平論謹不能借人亦不受人借秖緣錯認人言以為
已誤繼春因而剖心自明以謝濟世是繼春方出于
借外而濟世又不覺入于借中臣所謂惜繼春併惜

濟世也至詞臣文震孟鄭鄤傳經抗論一代之節義增先天子門生元年之國體大損寺臣滿朝薦科臣毛士龍銓臣徐大相在徹臣或未識其面而竊想其人或同其事而極高其義均之殷網之宜速解而漢晁之當急還者也奉聖旨移宮事情朕已屢諭明白其各官爭辯俱已有旨是非自見何必煩言以後不得瀆奏取究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霍鍈題為寺臣顯犯名義大肆誣詞內称范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物焉既知選侍為先帝一寵擯手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已屬皇仁況乎恩礼有加天下

莫不頌服聖孝盡人倫之極致此固無庸濟世贅龐爲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礼関何大倫常其戀戀此一題目於幾年風恬浪盡之餘是何識見盖濟世生平自領碌碌無奇而適有中罪瑞之賄者借安選侍之説以為傾陥忠良解脱太監之把柄于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焉據為安身立命之地而又不自爲首依附一素負清正之望者若賈継春多方簧惑使入其術中而已則縮朒觀成敗及継春悔悟出疏自明義胆忠肝一朝暴白于天下而後奸人之底裏始盡敗露此其流毒善類

已見一班自是而邪說橫行是非倒置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所終矣幸而社稷有靈聖衷天牖黃克纘邵輔忠諸大奸漸次退遯而日者劉朝再處中外快心廟堂之上漸覺清明正人君子漸覺吐氣迺濟世又于此際形影自顧殊不類也于是心口相計以為吾不提起從前之局則不足以以定今日之衡不自別于今日衆正之途則不足以樹異日群宵之幟處心積慮行徑迺是如此宜其以加封移宮為羨論而喇喇不憚煩也良心昧盡責友欺君更可痛恨奉聖旨移宮事已有屢旨范濟世已去

何必爭論言官當以國事為重以後不得瀆陳取譴

部知道

初四日

山西道御史吳甡題大臣褫削非宜内称刑部尚書王汜生無媚骨卓有擔當剔歷中外皆著大節陛下採之輿論畀以司寇之位而汜執法如山去思務盡片言定封疆之案屢疏懾奸佞之魂孤忠報國鼎鑊如飴策蹇西歸一身似葉詢厥所繇初無大過祇以慎重刑章遂蒙褫斥雖聖度如天終有召還之日而輿情久鬱共興直道之嗟自去夏以來屢奉温綸凡

因言被譴皆荷殊恩豈于大臣獨靳而賜環之舉迄今杳然是何記之未慨于聖心也方今時事多艱用人為要負清望者激于大義而有撲被之行鮮才畧者甘心昏憒而誤軍國之事有臣如記未可終棄且開紀以忠鯁曩為閹人劉朝所搆陷人心憤鬱非復一日特以薦馬之擴未敢直言陛下業察朝奸狀洪衆共棄天下仰贊聖明至今手額夫既勇于除奸寧後恍于用賢臣竊以為賜環盛典宜從紀始奉聖旨該部知道　刑部尚書孫瑋等題國是本明人言自涸內称邇年以來張差一案幾于以瘋癲之說易鼓

奸之跡事関國本談何容易彼其持棍而来不向他宮之門獨入東宮殿可意可知也瘋癲者領如是乎幸皇祖赫然震怒立斃二閹以全宮闈之體然御慈寧宮時召見百官御史劉光復之厲聲震聳潛奪奸謀蓋亦有足多者故究張差之獄畢竟發奸為是瘋癲為非此可以垂之信史者也移宮一事人持一說發于聚訟竊謂主少國疑之時忽有垂簾聽政之舉令人驚疑萬一牝雞司晨憑先帝遺命以恣其所欲為即有忠計之臣徼夾日虞園之故智亦已晚矣何如闖排而入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為見幾也逆宮

已移矣隙已室矣尚猶追論不已吹毛求疵則于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先帝之明惟我皇上俄為轉念畧無執滯可謂善處宮禁之間矣賈繼春一疏不庶過激要以曲全聖德俾皇上追大舜之孝而成千禩之名亦忠愛之深心而忘其戇者也當日之移宮為是則順從者為非而信史之筆削可輕予至經撫一案罪狀了然有何難辨乃旁觀者必欲分左右袒以行其黨與之計是何肝腸法司之會審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此案如山無容移易要以經撫同罪是則分左右袒者為非朝廷建

法司以司讞決又分設刑垣以司叅駁允于犯法祈允明耳立枷非常例也暫用以懲大奸豈不人〻稱快輕用以致立斃能無一二稱冤若不經由法司詳審刑垣覆奏恐法以懲奸而奸人之借立枷以洩睚眦之憾誘無知而投必斃之妄者政自不少其于天地之和而傷堯舜之仁誠可慮也奉聖旨是

十一日

巡按浙江御史馮三元疏叅罷戚鄭養性比南來裝載多人沿河停泊未肯交卸據該道叅看得鄭養性席寵怙惡恣行無忌先年乞恩濫襲適職武選署事

曾以違制力爭拿家神祖霽威少減濫襲之級柰其驕橫日甚聖朝待以不死猶不悔罪糧船關國大計職罕夜竭厥催恨不能飛渡以濟京邊之急養性乃敢私攬多船裝載多人流連江干不知作何勾當目中豈有國憲在職漕務攸司安得坐視而嘿〻不言哉臣請皇上為保全養性計則莫如還之袁陽養性而自為保全計亦莫如還之袁陽全國計而貼人心莫使此者使養性戀杭不舍而皇上復不欲遂之窮恐兩浙之亂自此始也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四日

江西道御史田唯嘉疏稱陝西左布政使沈演先是經巡按御史高推復命論訣奉旨下部矣使演而稍有忌憚自宜反躬悔罪靜聽處分迺閱邸報見其肆肆上疏逐款辨駁以御史之所參劾者而反以參劾御史皇上亦安所賴此持斧之臣以彈壓一方乎憲體不肅豪吏橫行藩權日重朝政日輕世之亂也其滋甚矣人孰無過特苦不自知耳演果真若是粹白無瑕而按臣之劾一一盡涉虛乎臣無暇遠論即此反參按臣一節便橫肆無人臣禮而演之生平已得其大半矣且其疏中又云乘機中傷之下吏捏單誣

汙之奸民臣亦不知其所指為誰但就其剖之被劾於按臣不獲上也中傷于下吏不信于下也誣汙于奸民不得于民也作一方之大吏上下官民無一許可者而了然自命曰我獨賢也其誰信之總之年既邁而情愈躁甑已破而無復惜攀上擠下必欲玉石俱碎而後快即此而演之生平又得其大全矣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孫瑋等為執法宜平用人貴當內務人臣之義當與封疆共為存亡康應乾城破

身逃貪生惜死調三岔河以截兵雖非先朝託故遠出駕一葉舟以渡海明是臨時潛竄避匿雖曰兵調民逃空城難守試問国圍保境守土何人雖有轉運之勞難償失蹤之罪既已望風而走應正逃帥之辜新律昭然遣戍允當牛維曜城破身存生誠愧死然監軍之任非守土之官也其出城也奉紅旗督戰而非其脫身冒圍也被白刃重傷而幾至于殞命既非航海又未入關責以欠一死部覆謂可以無死責以一逃始終原未嘗逃況所監四將梁仲善童重燦虎鄧沙場往世祿楊巢渡官毛文龍建功海島維曜不

可以論功亦可以贖罪但亦失事之官又係被逮之臣姑擬杖懲以示薄罰奉聖旨姑依擬　巡按直隸御史曾熙丙題為貪鄙道臣不堪鉅任內称寧太兵備副使王陛德崦巇叢逼阿堵心濃率属之體無聞居身之防大潰奸役藉以叢神属官奔之如市當江左多事之時豈是道臣積職之地伏望勅部查明職積從重處分以為道臣貪鄙枉法之戒奉聖旨近有旨責成司道司官稽覈吏治乃司道官先自貪黷何以率下着叅來重治其該地方道府官俱着上緊刻期到任如違着撫按官併行叅處該部院知道

二十七日

巡按四川御史張論為欽奉勅諭內称指揮李世武張世爵等均叨委任罔効恭勤或民粮拖欠致饑餉之多虧或稽詧踈虞任侵漁而罔覺器械率鈍敝整理無聞士馬大半逃亡行伍寥藉加以城闉傾圮兵僉匱虛縱皆忨愒存心猶鼠為祟難懲逭溺職之罪者已奉聖旨都察院知道

二十九日

左都御史漕于汴奏為舊臣品望素崇微臣誤蒙點用內称馮從吾與臣一正一陪之間固經冢部衡量

多官推敲真見從吾之德遠過于臣從吾之才遠過于臣若騏驥之前行駑駘之隨後匪謾然而為序也乃臣忍以淺陋越其前而叨聖眷此心不能自欺豈能自安哉按從吾筮仕翰林執法柱史以忠直謫居林下者三十餘載汲汲進修不愧衾影皇上龍飛御極甫赴環召每抒筞以匡時期尊主而維世僅僅年餘請告而去也其去也人莫不惜之而且高之既去也人莫不思之而且薦之是以今之推舉莫不忻忻嘖嘖冀承帝簡以為景星再見而麒麟重來也奈之何可不用乎夫皇上用臣于吏部固將令鑒別流品

推賢用能也從吾及臣等其等自有辨矣臣一旦踰之而據非分自流品之混自臣始也向臣叨風憲之末不能推轂從吾業已懷愧且今冒銓式之缺而致其仍前潛于草野是臣進部之日即蔽賢之日也懇乞聖鑒仍准起用從吾俾式銓部必有俊偉之樹建以報聖恩奉聖旨曹于汴品望素著特簡左銓着准新命到任不准辭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等官白瑜等題參處奔逃貪縱將官內孫袁應兆之領兵援遼之後而踰山何為觀望從而山海何遼孫疾既云招浙兵厚收募兵之精迺復募遼兵陰

補浙兵之數月糧支扣窮軍之骨髓盡銷乾折借名戰士之脂膏已竭此一犯者愛錢已極又兼惜死計囊橐之已盈論遣戍限追贓俾貪饕之知警奉聖旨

依擬

九月十一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趙南星題為參劾無知揆臣內援張素養之巡方地方人才則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有司則薦齊琦名被臣參罰無顏再入班行以親老身病乞休誠可謂安分矣及讀其疏乃辨其所薦姚宗文等皆憑道府聞報為循舊例及齊琦名前

按臣未嘗欲劾頃按巡鹽御史傅宗龍稟帖謂琦名為猾吏馮時来所陰陽職行部即已究革而左右如馮時来者未免復窃其权夫馮時来之究革素恭亦未聞之耶至于奏疏稱臣即書堂官之名素養以猖役臣自稱為職而乃直書臣南星之名此等旧規亦不難知以陛下之所不名而素養名之似有意辱臣以洩其忿恚不平之氣者然臣終以為無知也今天下風俗敗壞法紀淩夷之矣不知有朝廷安知有大臣無幾時而高推之參沈演則辨張論之參戴君恩則辨為按臣者也已難矣臣皆為之駁正素養奉人

之所必不舉與劾其所不容劾南北臺之交章糾之而不容臣之一言為總憲者不亦難乎臣誠憐其無知以為不足深治但恐傑黠之徒皆佯為無知以冒法網則立成大亂不可收拾奉聖旨張養素奉薦不當已經堂上官叅罰輒又瀆辯風紀官何得自干法紀前後糾叅関係憲躰豈為一人着該部重加議處

二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彭際遇題國事多艱可虞救時寔政宜脩內治迩時治道因循士風躁競已造成一情面相徇之世界若非提法令以整肅將無以振中外之精

玩伏覩皇上銳然獨斷舉紀綱法令一一振飭嚴明行政用人一一綜覈名寔勅中外大小臣工無熟套之相仍惟戒慝之是守庶乎克艱之念交相惕而安壤之績可立奏也臣又惟目前急務惟此兵餉欲足兵餉無如屯田適者太僕寺臣董應舉以經世之深心運營田之良法前後收穫高粱屯麥不啻四萬餘石將來屯種漸廣稻田亦漸成熟告匱之軍儲可藉以濟急夫如是寔心任事之人臣予之節鉞新銜以重其事权使屯政無掣肘之虞國家收屯粮之利至於各邊皆若無粮屯政皆宜修舉及時區畫清理以

督課開墾之任責之各邊道臣務使屯政大興邊儲
有益是在當事者亟籌之耳奉聖旨屯政宜重事權
董應奎着即與議覆各邊開墾仍一体申飭元輔即
出贊襄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

十月初四日

浙江道監察御史陸獻明題為前治先存大体用人
貴紓正氣内称迩者陪推之點于人未嘗不當而於
躰終有未便除李三才以先朝老成今久病不保者
無論馮從吾漕于汴及余懋衡三人俱称大賢俱堪
大任即推有正陪人無軒輊皇上点用陪推亦明示

之大臣矣其疇不頌肅斷之公虛無我哉第用之而反以去者曰點陪之故勉之而後不得不出者点曰點陪之故可見点正為常點陪為非常聖主以常道治海內亦何必令諸臣之不寧滋一番之情度臣愚謂曹馮兩臣之用先後正不相妨于許宜一意任事勿虛眷倚從吾宜急為召用勿听便安仍乞諭該部以後会推一正一陪照舊以品望相埒者充之俾点正者為今日之前茅實陪者為將來之首簡即其審擇亦須召閣部大臣而賜商確勿執成心点用一大可以指宮府之異同可以泯臺省之議論今銓臣張

聞達堅意求歸豈但為止之一着哉故大体之當持者多而會推其一也至于覃恩不應太濫諸臣訟言皇上嚴諭有是慶賞大典行止有時乃先朝正人如薛惠者應有今日之表章固非濫恩可比皇上一時斥責司官群言莫救不過聊借以杜倖門若曰竟尔屯膏湮沒忠義何以闡揚勁節示勸將來則薛惠之特恩徐大相之環召宜其有裨于名教者不宜靳也執法明刑之部臣如王紀批鱗勇決之詞臣如文震孟鄭鄤直節不撓之臺省如侯震暘江秉謙董去歲抗章忤旨斥逐年餘矣諸臣已困衡之久聖主無畢

世之怒柰何以盛時之麟鳳令飽谿壑之烟霞臣願
聖衷留意憐才詳察衆論奉聖旨俱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初七日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高推題微臣劾奸有據奸譎
橫辯非法內稱布政者財政之總此處貪則通省不
能廉此處把則通省不能振而況演迺擅權輔臣演
之胞弟兄弟濟惡表裏為奸與他省布政更為不同
貪似豺狼毒如蛇蝎難兄難弟人傳蓋世之奸無日
無天獨作三秦之孽囊手探而無厭不問軍民殊腹

剖以何藏那知僚友愽得青蚨數萬卧殘紅日三竿遂使封疆之事不關心秦越視大菑之難殿最之権未部擔夷犹稽報命之期以遼餉為等閑百萬生靈何罪視正務為故事五日京兆非宜乃為臣百姓除殘而演憑三窟恣口人犹謂臣掛一而漏萬演反介勢覆雨翻雲雖日掩着一己之行藏寔是把持天子之耳目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八日

山西道御史吴甡題為安民必先擇吏京邑猶宜淂人内稔京師五方襍聚凡捍網懷奸之輩皆借為逋

迯之藪往〻憑藉神奸蠹害百出究之惡通于天而禍中于國惟五城御史得刈芟之柄如臣同官梁之棟之擒劉保方震孺之擒莊士元刘芳之擒王一鵬夏之令之擒王天棟等寔撡雷擊摘發如神僉面忠肝為國家芟除大蠹至今奸宄歛跡憚其丰采乃知國朝設五城御史緝奸摘弊法最善也近有五城改差一年之說或亦見及此乎至于身任牧民責在守令府尹之権最為重任而今不然躰貌徒尊事权不重往〻厭苦簿書總一受事旋即遷去此臣卿寺之列臣姑不贅惟宛大兩縣為畿輔之首邑似宜重其

事任如意遴選久任優擢以為海內有司之倡乃作令者視如傳舍其精神用以營求陞轉結納權要於民事漠如也曾履任几時而已叙陞矣臣目擊兩縣令報陞衙官署事有赴選于臣者進而問之曰詞落衙官小民嗚呼矣詢其所由有二苦焉一苦衙役之需索一苦店禁之雜覇勒臣常出示嚴禁稍就戢帖然相沿已久未易盡革方今四郊多壘亂萌叠見京師根本之地不早為固結何恃無恐此長令之責也近今一帶吏部有選用甲科三年行取之疏當不得獨靳于天子之首邑矣奉聖旨京師根本重地小民

倍宜安輯這所奏宛大二縣衙蠹店禁諸弊着五城御史嚴行禁革選用甲科着該部即行酌議府尹官也着推用精明仁事的不得頻轉滋擾

初九日

貴州道御史胡良機題老臣雅志宜成清衙宜處非辭內務臣觀朝無空位必其野鮮遺賢乃翻閱仕籍如少卿王宗蓁等臣燦髮時聞其姓名及臣通籍以來閭閻朝紳皆曰一二十年未嘗覩其顔面者此真蒼松翠栢不欲號風于指樞之間而景星慶雲何得輙與河漢共顯而快人瞻矚也諸臣顛末臣晚不盡

知臣不必盡詳其名姓以緊景正之私而具述其歲時以忠矜惜之素擾擾遊塵那堪夢昧若此者所當優為加御致仕酬其生平不煩議者也慨今重內輕外積漸使然京堂建牙十有其九即藩方大吏猶須一轉則齊門四闕之時不能無分別以處此乃若曾經兩察仍還其故物甚且內外三察日陟于崇階或者年高而德乃邵畢竟罷過而神自驚何不以正足還之當身而以請明還之仕路予奉聖旨恬退自當獎成但起用各官原欲究其才用該部還當酌議推擢王宗蕃着查覆

江西道御史劉璞題仕途似清而寔濫獘正似綫而寔急無如調官一事内稱守令久任明旨責成不啻三令五申調官一事亦有指及者尚未專疏以陳其狀臣即為皇上陳之今之謁選者地方稍不愜意則曰我求調知相者亦慰之曰調惟視官為可調之物視調官可執券而取故人爭鶩焉而志靡定也吏調令甲不知始自何代今日則太濫矣己未年科臣張延登題請以銓歸本部調聽撫按兩不侵權奉行者三年辛酉大計本部忽調有司官凡二十員無非為急缺正官之故被調諸員捫心而不知所由于是避

難避邊者竟丐留不赴外之題調者因此更倍于往時每省幾居其半似部于撫按各爭樹調官之幟為部調者恐見訝于上司更不便而部調之權反詘惟調出撫按無論賢與不肖無不趨之如鶩何也更調一番即是薦本一番下僚進身全係于此似也獨不思官以為民何不就民情体之選官一出迎者候者拭目盼望冀得賢守令以終惠我任滿而去民其何辭席未煖而易之衆必不帖瓜未熟而摘之味必不甘人情之願好者官也誰無同心舍此就彼為民父母必不若是恕而奪此與彼者寧不念及民而專為

官也怒更甚也嗟嗟非陞非覲無故開此途以供署者之鑽營故更調正官大作興也委署偏官小作興也猶未也更調百姓小劫數也委署百姓大劫數也委署之害臣不必悉陳其詳但擇毫毛之孔有之勒併限之徵有之為白晝攫為暮夜不畏者有之州縣佐貳婦人剝入其毒就甚若此者蓋無畫一之法故也畫一云何亦曰一切罷之而已矣罷之有數便焉省州縣送迎之費一便也絕撫按情面之苦二便也堅有司營戢之心三便也慰百姓樂生之願四便也還本部銓選之权五便也免賢否溷調之請六便也

特不便于熱腸仕路者耳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一江西道御史劉璞題察典所關甚重察官不宜速推內稱紀綱之最大者熟過於斥逐之典故外察京察列名其中即才力可惜不妨另補而補官之例在京與在外不同在外小吏可以隨察隨補京堂之補則必遲之三五年所以俟論定而養恬風也從未有紀綱之廢反出于主持紀綱之人如陸卿榮之補南太常少卿是也聞誰補之則銓郎李逢節也銓郎何見而亟亟以補之哉豈天下人盡可欺而銓郎真有權二月而察十月而推六年而方合之一旦而即用之

此等舉動豈不駭人況舊太宰主察者也脂車方且十日新太宰主爵者也俟命不從終朝縱稍忍待以聽老成之權衡未為不當而何啓事之牘如或不及將使桃李入盡私門參苓俱在籠蓄而後快然于心耶則銓郎之伎倆亦露一班矣范淂志之撓察典也甚計陰其事顯故人人得以糾之今藉口以為可補而相繼盡補使應推無缺之京堂與速推有議之京堂纍纍若若並列一時豈察典反為推官之符耶無怪乎一察兩察之冒濫者被人指出尚且揚揚長安道上而全無顧忌凡紀剛者天下之紀綱情面則一

一人之情而以一人而徇私情撓察典究其察典非磨勵世風之具且為頑鈍不明之物則又何取于末察之先交章申飭既察之後交章糾拾者為哉奉聖旨夫計調用各官遲速而無定例以後着查議酌行李遠節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題治法治人交敝由私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寔大臣破情面則千里運寧台諫任糾彈則百司斂氷令動議添官為人營窟紛紜迁調名寔弗張有登萊添巡撫而盗餉費餉百餘萬添招

練監軍而冒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侵靡亦各數十萬闖檄將領如蟻腹囊欽依通把而剋軍費糧又不知几十萬添置總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添註京堂日見讒慝之後樓樞貳添設矣幾會慷慨以行邊司空添設幾會節省以備器總兵添設數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遁逃礼兵司屬添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才而精典礼甚者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矣白衣攘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臣愚以為可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倘為時勢猶難革弊有漸則卿等添註之缺

先裁三之一以為明年盡停之地可乎欲設守備盡革新銜而從前濫給咨劄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曹千九寢閣則該科註銷每月奏繳以嚴科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懸示宣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衣旗尉半歸权要虛名冒粮則差官巡視如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發穢濫已極則姑停借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吞食逃兵不報私養乞兒半分其餉則力汰千総目把而歸併團練可乎窮民獻比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侵盜逾度四百兩以上真犯死罪之例照舊申明可

予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幾至貫盈科叅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鷹思攫則着為定例勿陞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以防其肆虐可予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巡按四川御史溫皋謨題乞賜優恤以慰忠魂併議就陞補以安地方內稱遵義道叅議趙邦清貫日凌霜之節轟雷掣電之才入蜀以來慨然討以賊為任一到綦江即斬偽總兵袁文繡又督侯粮往陝一龍進兵斬渠魁石良三父子因而人心振作漸就招降

初當松坎繼營桐梓凡被腸舊民如安奎羅安良趙國鼎等攜家而至共云萬餘人近有發兵楊蘭柖倈西目款腫諸務漸有調理厥功不為細矣不意六月初九日親入郡城觸染腥瘴一病沉痼羿出桐梓棄餌不到惟日食冷水數十碗竟以不起固本官之不幸寔爲之不幸也查大明會典款開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卹典取自上裁又查得監軍僉事劉可訓忠節千响壁主雄才萬壑泉流成都圍解與叙南恢復之功俱經督撫二臣題叙明白原在優升之列厥後力拒強寇取永協蘭勤勞幹濟真

不知有其身者建績寔多相應加陞叅議職銜塡補守北員缺一則地方得人一則整旅攸賴理合具題

奉聖旨該部知道

閏十月初六日

山西道御史樊尚燝題爲留都重地逆謀突聞內稔齊庶人曆結連監生陳鼎相散于招納亡命希圖大舉妄言星变煽惑多盜致沿江上下呼吸相通金陵昆陵之間人心洶洶震動向非操江御史熊明遇神謀秘計王棆渠魁常鎮兵道楊弘倫常州知府曾櫻推官吳麟瑞沉機卓識早爲蕆竟則大江以南又

將為山左之續矣奉聖旨尚都逆擒党就擒已有屢旨着法司速行議處以安地方京師防禦等事關係緊要該部即與議覆

浙江道御史袁化中題為蕩平妖賊之功當叙責攻妖賊之罪難贖內称保定撫臣張鳳翔拏獲妖賊于弘志招称滦州石佛口王好賢係聞香大教主門下有数十萬徒弟原約燕趙秦晋齊魯徐豫之党俱于八月望日同起不意山東偽以他事相激早奉了我今聞師傅有難欲往救他等語鳳翔審家二札一投順天撫臣李瑾一投撫臣倪應春二臣得札即密一票於永平道岳和聲此時和

聲有無私情見稟之後親為掩捕可也賊首除而永薊可無事矣豈不称有功之臣乎何和聲視好賢之冨為奇貨且以容禀為行詐之術差人喚好賢至簷下曰汝今有人妄報你是妖党禀何机本至容而先後何為乎虎已入檻且使之歸而治裝至次日方差千総孫継先領家丁四名拘之継先至其家受五百金住一夜而早回使和聲有無私情見継先空回必且髮上揷冠易差役拘可也竟置不問至好賢捆載率家丁人等殺人而去此何如叛逆尚不急行飛捕乃猶緩〻出示也至好矣已逃人有議継先之當重

憂者和聲执四妖賊既去地方無擾還當算繼先之功乃為罪乎噫和聲之心人人知之矣彼既受賄放賊為功則景武之剿平鄒滕之殄滅得無以為罪乎是何性與人殊乃爾耶此無他利昏之也奉聖旨廵撫疆重任不得以一事追求王好賢還着嚴緝務獲該部知道

初七日

總督兩廣僉都御史胡應台題廣省亂民譟毆郡守辱及按臣內孫椽廣東總兵官雇天賜差人傳鼓稟稱四月十五日省城百姓因連日米貴歸咎白糖販

羅齊集城皇廟歃血盟誓議攻白體遣廣州府程知府入廟行香鄉民跪愬遂激衆怒將轎徹打碎其時按院閉門知府進揮鄉民擁衆數千突入院內程知府趨進後堂越墻躲避各兇不得知府遂迫辱按院將衙門毀壞按院步出至布政司前司道見亂民不輯庫藏可虞不敢開門自辰至未各官齊立擁護兇猖獗不已本職容令坐營官祝世爵率教師選鋒四百餘民用與擁扶按院至公署安息等情臣聞之不勝駭愕立刻大書告示軍布朝廷法紀森嚴並目前禍福利害慰曉良民解散兇黨一面行牌司道揔兵

官保護標臣并容擒首惡解究一面責令南海番禺二縣印官招復米商庶禁搶奪以通小民饔飧之路臣時方抱病從肇慶力疾单舸赴省數日之內先行馳詣撫安小民然後委督嶺南巡道勒限府縣掌印督捕等官物色當日真正倡亂首惡擒獲十餘人批行司道再三會審的確擇其最兇惡者董亞六盧亞九王亞扁李百奇丘聲秋五名押赴市曹梟首示衆此一變也鋪民毆知府已屬犯上無等況堂〻繡衣是奉欽命澄清一方山岳為之動搖者乃御史陳保泰則猶念〻憂國事〻為民其持衡察吏執法釐奸

即如白艚一節臣不當會同按臣申禁再三乎按臣不嘗屢行裏海總哨官兵緝捕每十日具結查考乎就使白艚麕集海上亦與按臣何與而民乃耽耽疾視至此也所有在事文武各官該臣參看廣州府知府程光陽雅負俊才饒有英譽頗心多憂忽不能先事軫如傷之情術欠調停反以浮言閧莫大之釁身為禍始咎將誰歸業已離任所當從重議處南海知縣羅萬爵番禺知縣張國維一則拮据四年臣非不念其勞勛一則新任數月臣非不知其清勤然當此舉國若狂衆囂如沸紀綱掃地白晝為昏無論輿情

為之不平即二臣拊心可以自解或調或罰相應聽部酌議者也至于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饒景暉初轉右轄旋任雖甫經旬突遇非常應變宜有良策迺心惟憂乎帑庫踪若緩于披攖竟日閉門豈宜直指之危已甚群兇側目即于藩長之體亦傷所當重加罰處者也嶺南兵巡道右參政趙日亨分守道副使馮盛典鹽法屯田道兼管海道右布政使戴燿志狃安常才非應猝若平既踪銷萌杜衅之策遇變更乏難解排紛之謀所當一体量罰者也鎮守總兵崔天錫提兵在握何難乘間以出奇籌慮太深未免撫机

而失策都司僉書鄭維城廣州府捕盜通判李廷標聞變周章既隄防之無術挺身排護雖焦爛亦何功掌印指揮使阮滋行陸郎光王宗翰黃祖崇巡捕指揮使沙見璧馬邦奇武乙祿高為磙偷惰習以成風緩急全不足恃必加瞑眩庶起膏肓所當分別罰治懲創者也其餘清軍理刑等官皆係佐貳原無專責姑免際議蓋此番亂民洶變辱及制使與尋常鼓譟不同合城大小文武官員均當泥首待罪惟是変生咄嗟意料勿及況當嶺海多虞在〻驕動倘繩以一切之法使皆杜門解職竄于遐方未便故不得已于

情法之中稍分差等恭聽朝議若夫武職槩從薄罰緣覊非關于行戶責屬有司猶存法之平而非以意為低昂者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廵按直隷御史游鳳翔題循例舉劾方面官員内本陸夢龍魏士前所當薦揚以倫優擢者也再照寧太道副使王隆德當人言之初起臣毅然不信而為之辨久之亦不容不信不能為之辨矣故倉臣曾與兩按臣林一桂也臣王允成相継論劾不啻詳矣大抵此一道臣也過于闊大疎于防閑用人則過信而絕無疑猜遇事則優游而殊欠決斷乃至不避暮夜貽譏該道亦自取焉

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八日

原任巡按貴州御史今太常寺卿史永安題為申明叢叙功罪内稱近來議論紛紜皆緣提李道劉錫玄為臣所劾者而概臣叙之近南科臣又申救之都司僉書黃運清先為鄉官御史王尊德之所劾而臣犹叙之臣叙之而今按臣復劾之守備尚宗襲亦為臣之所叙而近南科臣糾之劾叙參差將致勸懲難憑不得不將臣之叢叙功罪大意再一申明之玄錫在閩城八月以前委于城守有功第至末路見勢窮難

守連変心敗節致令黔土宇凡喪于其手則罪又浮于功臣特以事関封疆非小小官詐徇情則無以明勸懲亦惟我在執法不得不劾之耳黃運清為人機智莫測而所以叙之者特為初時赴援之勇及求路防禦之勤有功于城守耳雖已有鄉官御史王尊德所劾然臣為封疆計不得不據寔叙之且覈叙憑司廳之呈冊而參以己之聞見如今按臣所核貪贓狀皆呈冊所未聞報即今按臣亦云不忍沒其功亦不敢寬其罪是其罪其功不妨並陳惟是朝廷之核寔而處之耳今南科臣所糾之守備尚宗襲亦自遵議

赴撥至省者據其臚列之罪狀即臣関之恨不手刃之弟汝守次南門其調度儘有老成至十月內有撥其移箱籠于城頭者臣疑其欲投賊也呼而詰之彼以住宅被焚不得不移城頭对而臣終終疑之及是十一月倡衆釀金建歃血之義臣察其意念頗真遂然許之臣為封疆計又不得不據寔叙之是其功其罪亦惟俟朝廷之核寔而處之耳又云指殺人食人之事蓋八月以前民間皆有人相食者又糴米把兵至金多而米罄而不能突圍而出當時獨臣與徐推官張總鎮狀能執法而究之但食人者無窮執者有

限究之不能盡究之勢處無可柰何也至題卹一事臣于核功疏內已言鄉官周思稷一人指其名而問之而後得以列諸題卹若知州朱正寅已忘其姓名今惟思作北關孝傳以紀之如此之類寔難枚舉臣所謂正夫匹婦忠義天植有聞變即自縊者有食盡即自焚者皆當議恤也其如表彰之不能盡何今要之城守功罪原自分明而所以起紛紜議論者大端有二一起于議獻城買路之群奸恨諸文武之誓死不與也已謀者積着成怒百計而傾陷之一起于出城之士民不甚言兵將搶掠之罪無以掩投賊之失

大抵臣之所以違衆獨斷而必欲為之者惟以封疆為主而不顧已之身名向使臣在圍城而唯唯諾諾亦邪議之自聽也必不至取忌于群奸亦放人投賊為先容地也必不至取怨于士民第恐城池必不能守矣向使臣核功而唯唯諾諾狥人為低昂也必不難粧點一完完全全之局以飾千古美談第恐勸懲失真則仰之獲戾于封疆俯之有怍于衾影矣臣復何言哉奉聖旨這所奏功罪着部院并議具奏文永安守城勞苦有功着即前來供職不必疑阻

初十日

廣東道御史李玄題為銓政關係至鉅夙弊更化宜速內稱臣觀近日謁選者無論正途雜途人〻詁立不定有墻壁者托居間以関說無墻壁者行賄賂以鑽求打點周到梁上夘而便可得官安排未及雖經年而守候如故臣畧舉近日一二之弊併獻一得之愚如舉貢監生聽選必先考較関防摘封一準科場事例復參諸身言書判用盡厥長考稱與否秩級昭然如尺幅不容踰越祖宗之法何森然備也近有謂題目可以先露関節可以暗通授意吏胥按蹤簡卷得其卷即錄其人而文字反為無权如是欲人之不

求情不通賄必不得之數也合無于考試之日齊集各官當堂請題于堂官收卷之時邀各司官郎于當堂分頭覧閲呈之堂官隨定品級仍將文字傳刻長安使人知朱衣點頭非錢神之有靈可爭此猶其小也如掣籤定缺行已多年先臣主法苦衷至公無私揔五方人地之宜普三等権衡之准任人拈取各安義命雖謂簽法永遠無壞可也自做籤之說起每一美缺皆可預擬一筒止入一簽一行另分數次登之手指不異覿面之授受出諸袖中雖掩旁觀之耳目至今議者歸咎于簽法之未善則亦其人未盡善耳

合無于未選之先總計見缺若干分別南北中各若干如府佐州縣以及倉攢驛遞等項之資各行類為一束一束總入一筒令謁選者掣之此行單方及彼行一筒完再入一筒若拈鬮射覆之不可料雖有躍冶疾足之奸無所用之又誰走別竇以巧掠也此犹其顯也自事例開納而吏丞之缺雜矣自各衙門咨送過多而吏丞之選益壅矣頭緒雜錯當得以高下其手徑竇百出主選無以手持其衡一二卯可選三五十卯不得選者有之數十人之後可選項頭而不得選者有之搢登道塗守株闕下衰白而鬢落拓

一生無惑乎憂譸就斃者紛〻也則作序之說誤之
也合無按冊細查將上選各負役酌其資格排定行
頭某行跟某行確然不移又于各行之中分年月之
淺深點卯之先後聞納之多寡以定次序之前後如
泰山之不可動取選之時挨次截去令選至某人止
下選即是某人起週而復始毫不移越使謁選者曉
然各知名次之先後截取之時日而回家靜候需次
赴京省多少盤費息多少鑽求消多少壅擠郎主選
者亦去多少勞怨也此斷乎可行者也奉聖旨這所
奏有裨銓政著該部酌議行

十二日

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奏直糾貪戾部臣以清仕路以安軍民內稱葉大受者武選司郎中是也性既執拗守復貪汙行事極其乖張選用多以賄賂總由齷齪成性率至物議久騰急宜三褫以清武選胡維先者今陞河南封府知府是也言清行濁色厲內荏望之亦甚魁梧按之極其鄙瑣此二臣者在葉大受原係京察拾遺之数掌道分單送臣撰疏者後查兵部例止一人因暫置之以待另疏糾劾在胡斷先久有貪婪之名人〻側目臣因差滿查屯粮完欠哄傳

揔廵廳責限免比嘖有煩言不得不具疏糾參者也臣從來參人絕不敢以無據而汚人名節向參袁世振貪贓數十萬今雖抗旨未結淮揚商民鄉紳急欲裁疏理道衙門而以運司仍舊雖疏理道臣斷當裁革亦袁世振之貪贓重傷其心故談虎而色變也奉聖旨葉大受等着該部院參着來說袁世振贓私作何着落併查明具奏

十五日

江西道御史楊建烈題為直陳撫臣溺職之狀以懲貪冒之風內稱順天廵撫岳和聲者平生克狡一味

貪婪冒濫節鉞之員尚送鎔蠧之慾損威望而縱寇賊剝脂膏以順囊橐種：穢狀罄竹難書臣有概于中久矣謹臚列為皇上陳之有謂和聲未任永平道即招致南兵五百名俱係烏合游棍者有謂順天缺出百計鑽營介紹津要難科疏指摘恬不介意竟爾攘臂大物者有謂白馬關失事大虜擁入內地七十里蹂躪縱橫迨不忍言和聲方登臨酣聞警胆裂亟發令箭數枝聚精銳自衛所其殺擄人民三千有奇却按意斬守關達賊首級四顆以報幾以軍機為兒戲矣有謂指薦將材疏列高應魁練謨等二十餘人

半係富豪武弁雜之巨商大賈薦後謁見各餽遺二三百金珠宝珍玩不等發以官爵為市肆矣有謂假裕裁減守備却將富豪清客袁麟受賄五千竟題游擊職銜横金拖紫兵多虛冒官為偽冗而禁城之外刼掠公行漫無邏緝甚至奉旨挐問之陳正仍庇匿不獲幾以法紀等弁髦矣其最可恨者吳襄元一下第舉人耳未經部考徑咨灤州知州令其憑城依社大招物議有見於撫臣彭鯤化之糾豈五馬尚城徒為相知供漁獵耳更可異者柯仲烱一畢節銅臭耳太審何緣改調永平府通判令其剝軍殃民横肆饕

豢又有見于閣臣湍雲翼之奏豈半刺黄堂獨爲私交酧養夜耶奉聖旨近畿重地又時有邊警岳和聲方悉力任事豈得輕行指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張錫命奏海內事變日多廟堂老成凋少內称今日事變之最大者在榆關三韓敗衂以來從未以一矢加遺頃接邸報毛文龍屢着奇捷果若所言何異班定遠之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而直虜猾奴之以小喜狃我而益驕之也則夫奬賞以厲其氣申飭以疾其防令沈有容共之同心協力以

壯樞輔關上之聲援者急〻勿失而山海非泥丸可
塞則守難言之矣大要人心欲固若猶未也羌官來
次征人先散奴方扣關而來我已開門而揖不知山
海之外還有幾處山海可以遮隔此危形之大者也
西南殘寇尚逞游魂而黔之難更倍于蜀聞水西欲
使蔺有為撫且請立播州遺孽此其悖嫚狂逞目中
尚知有天子威靈哉黔之士大夫相聚而泣曰水西
受撫我輩此生㙜斷家鄉矣撫臣王三善單騎解圍
智畧深沉必能辨此斟酌勦撫自有機權但不可輕
失四省會勦之着而易言招撫使西南諸酋輕朝廷

而長篤驁之氣也紅夷非我族類橫據海濱昔但一葉中流今且峨然雄堞甚至要挾互市驅役人民與日本之人往来勾引今不早為處置恐興化之变即在目前不知何所收拾此中占星望氣寔繁有徒伏莽系牖墉尚勞解散石頭城下豈高枕而卧之時哉皇上覽此情景危耶安耶用人一事急耶緩耶乃以神交逢比之鄒元標而未見召用以直邁皐陶之王紀而未見賜環頃以黜陪之故而余懋衡去矣曾于汴之求去又力矣一番會推及多一番勇退老成幾何堪此淪落至于冢臣張問達已去者也冢臣職在

用人閑幽之際大相而不克救輔臣葉向高求去而不得者也輔臣職司票擬傳宣之内詔而不能封竊謂此時皇上即不復以用人之權還閣達而可以票擬之權畄向高向高留而鄒元標王紀等相總召用將見老成在朝衆正布列安攘矣謀計斷相資禍亂不足平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四川道御史練國事題為萬不可失之時懇乞聖明速行一二大政以格天心内稱皇上臨御三年以來郊祀之首舉皇上之積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臣以

為敬天之要莫如先求合于天心而其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溷淆甚矣庸病不堪者即訕辭亦不肯去而忠貞有為者即屢薦亦不能起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剝削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戒畫餅而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秉此敬天之時猛然深思毅然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今其策蹇以出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今其沉淪以甘豊艸何以戰代有已成之功而接濟尚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匱之極而濫賞必取其盈其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

與故諸臣之諫爭有謂削籍如王紀滿朝薦毛士龍
賈繼春等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
暘熊德江秉謙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
旗當速濟者有謂太倉光祿太僕寺之賞銀必不能
過半者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之言不過用人
行政之常事而不如天心之愛惜人才與愛惜民膏
者專于此乎係之奉聖旨這奏內各官已有處旨有
當遵行練國事如何又來瀆擾以後還的處究該部
知道　勛陽巡撫蔡復一疏稱有司當責成久任內
云善為治者用精神而不恃法而精神定必賴法以

存人心之玩無形之病凡無形者不可見而要當于有形處救之臣請其法曰專責成州縣之不率者責知府推官推官之容不嚴者責守巡道責至監司而別無可諉臣更凜然不敢自諉矣然必有其人而後責成加焉夫有司缺而代攝則事廢蠹滋監司缺而遙制則力分吏玩官具矣而陞遷太驟則雖責而不及其成夫入室者新暗操紐者初識即絕人之識力亦必三月而後地方人情洞其原委曲折若變幻甫批四牡遍駕吏狙為必不行之令民嘆為不可終之功而迎來送往勞民傷財本官之設施若無究竟下

官之手足動有掣肘其可惜也臣謂宜堅久任凡守巡道以三二年為期封推以四年為期郎調簡再任者亦可以二年外為期于人似拙而于地方甚便夫志士貞臣豈汲汲速化而不思所以自效哉人之精神寄于所習為之事所久親之物而驟舍去之則悵然不樂況家地而子民者手摩揉未熟必間預其蒸黎興革未周必自惜其精力官而以久任為拙者其官亦可知矣宋之宰執往往出為監司或治州郡本朝劉忠宣大夏辭太僕卿而就叅監司郡守豈可厭薄之官哉臣思盡天下艱鉅之政事兵獄賊役無不

從州縣起手者州縣官盡職自然小民樂業綏可教化急可戰守而所以倡率綜覈各州縣者全賴監司郡守二官不從此察吏安民決無太平之路臣願銓部之重此官而為此官者亦慎自重毋優游而居之澈圖而去之也奉聖旨這所奏深切時務內稱久任之法當自巡撫始尤得肯綮着該部院記着其餘俱與覆行

·二十六日

浙江道御史劉世端題為司官有必不可踵之陋規冢宰有必不可議之事权內稱近如李逢節推補陞

鄉崇一事大拂輿論臣同官刘璞已駁正之第其所推之不當者尚不止于鄉崇也有如舍已狥人之呂純如何所見而優之京兆豈追憐其當年一夜之屈辱而思以伸之乎或者需次節鉞之用者也當稅監激變地方叔撫求救之時為純如者果有倉卒濟變之才直至單騎解散譁民不必救撫即已脫之于危矣何乃計不出此徒事倉皇遂至棄輿徒行逼圍之中垂首隅坐稅監之旁此何益于撫徒損國威耳竟以自代勢同桎梏幽禁終夜不齒纍囚其為撫淂矣不思身獨非天子之命臣耶寧可殺不可辱狼狽至

此復何以抗顏仕路耶曰若有封疆之寄一旦變起不虞伎倆可知所誤非小也故不得不及今一照破之耳起治水無功之金元嘉又不知何所見而急為陞轉豈其有疏濬之勞績而示之酬耶抑為其卸担之無門而開之路耶揔之香火情深遂至流于私而不自覺耳乃至有如科臣所云之陋規亦甚非政躰矣然則在司屬安得不自求避嫌之方在部堂又安得不預為隄防之計乎此將復用本衙門衣鉢相傳議論未息也為此遂不用本衙門另為採訪恐議論亦未必僉同也臣愚以援引仍責之該司第不全恐

該司內外兼推務廣其數環列其名呈之冢宰參之御二面相品題精為比並不論其特薦與否總無成心但核其尤者冢宰相筆裁定如此則屬有薦賢之名而非私一人宰有獨斷之寔而又非自用事權仍歸本部寔與天下為公斯不亦堂屬之脉各得而議論之端永杜乎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巡按山東御史游士任題為攄忠有心治事不效內孫蒙恩不即罪臣而諭誰揚撫按以勘餉差科臣以勘兵勘兵亦止以看餉凡明旨不云兵有寔落便餉

不虛糜乎今撫按之勘疏與科臣之勘疏皆至公至平而臣之心跡已白矣頃奉旨又有戶部之覆疏而臣之心跡又白矣且已荷聖鑒矣夫言者自言任者自任勘者自看覆者自覆總期忠君父而已此點血心皆共急封疆皇天后土寔式鑒之（況）皇上日月之照乎嗟乎撫今思昔可悲可痛時移事移易局而自殊使彼時洶洶情境亦如今日從容情境臣亦只募幾個光人以完募事便覔名色好聽事体易完豈不美哉而臣之癡心癡腸寔不及此此寔臣罪也任事太過而不顧其才直前太勇而不恤其後求人太急而

不顧其賣安得非罪然兵已一名不虛則募兵之銀總謂之在此此外船在即造船之銀在此甲在即造甲之銀在此器械火器在即器械火藥之銀在此除將船甲各項另一一開明現在之処與分給之人以送該部外而臣是自怨自艾受病在熟心二字以至委用不效臣定罪矣尚復開口言天下事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吳之仁題為盜臣盜餉之業已經勘看明喪心之言徒聒聖聽內稱國家承平日久妖孽萌生生一奴首于東方而遠人之死者以億萬計生一陶朗先一何棟如于內地而財賦之乾

沒者亦以數十萬計蓋三虎者事本相應因惡亦相濟無奴酋之發難則朗先棟如必不得借題為因以滋谿壑之謀無朗先棟如之侵盜則得數十萬之餉以飽閹妄亦不至有掣衿露肘之患除朗先已奉旨撫按扭解來京究問無庸復贅若棟如因已經閣臣梁之棟查得其盜餉八萬二千六百之情真入告而奉旨提至山海關質明追贓者也為棟如者但當俛首思過以聽閣撫據實具題打點原贓還官以聽法司按律擬罪乃臣昨閱邸報其見嘵々喇辨喇々不休識者于是有以窺其狡而又竊笑其愚也夫自遂

東衰敗以來諸臣奉旨募兵亦不一而足矣然皆以才望推轂務而起不得已而後應而棟如憑誰疏存乎為所欲爲鄭〻如意前後領銀一十九萬有餘入之囊中自收自放而沿途嫖賭一擲數千棟如試問軍興以來募兵使者曾有此收放法否有此揮金行徑否於時論諸列者業以料棟如之兵決不能如數至關乃經關臣梁之棟細〻查核以棟如開報官兵之虛數而算則兵粮馬料器物等項已虛報三萬九千六百餘兩之多以棟如到關南官兵三千九百六十五員之實數而算則安家行粮等項又實冒四萬

三千餘兩之多此皆閣臣駁查至三兵道將官始不敢不以寔應而閣臣即據寔以聞非有所增減于其間也若棟如者良心已死塗面大言如失身之女就談貞節六慕義勤王賠過銀三千五百九兩者所云起行之日軍民哭送脫靴而別者則有南北之口與舊經臣王在晉之疏在臣不屑為之欵駁矣奉聖旨陶朗先已有旨了何棟如使閣撫具奏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廣西道御史宋師襄題為直糾當去不去不當來冒來之臣內孫誰為當去者不去如熊尚文周應秋表

可立是也以尚文言之敬歷頗有清望任事亦見直誠但病魔纏綿支離顛踣雖有報主之心已無自全之策所當急允其去以全高尚者也以應敏言之性似和平貌亦謙曲但生無勁骨饒有机鋒全少大臣之風殊類妻婦之態若再致臚列其職狀終未免猶褒其生平所當決允其去以明正是者也以可立言之海上之金錢已飽軍門之技倆全無見科臣方有度臺臣李喬侖之希則手忙腳亂始拔毛文龍之功以掩人耳目不知海上即有功亦難掩冒餉之愆至子平妖與可立何與而可立

如是也之彥

以縣令改教旋躐工曹復獻千金子劉光復黃緣轉調礼曹司用醫士張君山出入居間數載王封恣飽谿壑厚賄陸鄉崇借名二王婚禮崇陞光祿臺臣貢繼春叅劾幾無完膚公論不容抱頭竄鼠豈以放論家居仍可累咨序俸豪而復出耶其不當来一也純如為稅監傾害實子孫致鬱々而死至今公論不平當時閣中共事諸臣無不悉知其事而江北鄉紳為子孫請謚公揭讀之當令純如愧死其不當来二也

奉聖旨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体不必連章博擊該部知道

十一月初七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疏為罷軟耄臣庇屬抗旨内稱偷銅司官毛可教馬士英奉旨着堂上官指名叅處獨尚書張輔之至今不聞且為之庇護說者云司官當被論之後用銀六百兩差家人直抵碭山地方迎接輔之求為解脫必非無據不則何户部叅處工部獨置之不論豈非有以中其欲而令智昏耶看得張輔之少時猶或如人老至多不解事形衰骨立

正當墓木既拱之時漏盡鍾鳴甘蹈夜行不休之誚官居九列不聞天子詔當遵壽享八齡惟有阿堵物是好屬官之情重則主上之音輕護庇之謀工則令共之誼拙耳目昏聵步履遲艱狐死不忘首丘惜哉未聞也馬老猶戀棧豆不可以已矣奉聖旨張輔之方簡任而工鑄錢一事何得輕行枯摘該部知道

初九日

巡按江西御史謝文錦疏為薦舉地方人才到一熛鄒元標吳仁度饒景暉胡桂芳朱世守熊德陽熊化徐大相李廷諫劉神王民順周著熊宇琦江和徐即

登陳登黄大節表業洫舒日數奉聖旨吏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李喬崙疏為貪撫逞辞遮辯繳臣據寔
詳剖內稱邸報見表可主一疏嘵嘵展辯而謂臣為
誤謂臣為風聞謂以貪之一字相加死不任受臣聞
士人之守如女子之貞女失身不可以語節士失守
不可以語品臣曷嘗誤可立政恐可立攪軍務以潤
私囊聚民膏而釀禍亂徒以一身富貴誤皇上封疆
大事耳臣疏登州旧額兵虛冒一千餘名餉無安
揷亦何不明白開消而亂射支吾誤乎不誤乎臣青
登萊三府兵數挹前盖沒叢弊難窮致使餉有餘而

兵不足數既歸爲有而文冊亦且掛漏誤乎不誤乎應操者已冒一百餘名矣朗先于每名增新餉九錢却將原額三錢二分暗扣入已可立知其當裁即裁之已耳必欲遷延至今此真枉尺直尋之內巧推母箕子之奇登壟斷而競米玉之容可立縱不任受貪且昌能爲可立諱哉奉聖旨表可立已有旨着用不必爭論該部知道　巡按江西御史謝文錦疏爲考察事看得九江府同知王恭已居心穢濁遇事罔章事膺二守之官閱領四知之畏管理關稅漁獵之術已工代署邑符朘削之聲四播絲毫民之膏脂半百

火耗何堪出納吏所輪承一百公堂無故點此二事已大玷于冠裳按其他贓詎可歸之風影但經道府會看至再至三院司覆核無枉無縱論徒追贓褫職爲民足懲其貪淂之罪而示墨吏之戒矣奉聖旨

巡按貴州御史侯恂疏爲政刑久已失平情弊再難曲狗內孫御史蔣允儀題舊巡撫李橒逼取金盒該本司遵依會同布政司呈詳到臣該臣看淂水西渦險負嵎久蓄邪謀加以貴州武備單弱每有徵調無不藉其兵力益爲所輕是以一旦乘机狡焉狂逞思復羅甸國土夫豈素無数志迨于一朝之忿而倉卒

蒺難者乎蓋凡言激變者皆亢悖之託詞也而言旧撫李橒之通取金盃者則道路之流傳也舊撫身係部鉞重臣區區金盃所直幾何至裂生平以殉之且使果有此事人實有口孰能掩之而貴陽士民又何不聞一語道及也故如虛構者覈以撫戢之職則其責難辭覈以城守之功則其勞可録而被以貪黷之名則加之者爲詔誣言之者爲風聞矣奉聖旨李橒方以城守叙功其金盃一事既查係誣詆當時參奏有何憑據着蔣允儀從寔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十四日

陝西道御史蔣允儀奏為遵旨回話事內云臣于前年冬月入覲比時安酋方叛難貴陽被圍危在旦夕群議喧傳有謂安邦彥未叛之時每遇朔望令節必至撫院叅謁曾餽金盆一面于李標〻媳小麂之邦彥不安復製大盆并前小盆託臣官焦瑞麟送入收受者又有謂按臣每一巡城各酋望見無不羅拜至于撫臣則極口詬罵者有謂逆酋所傳謄書有生縛中丞歸之朝廷之語者有謂標曾遣心腹指揮葉天植持數千金求和于酋天植遂于酋者則標因千人所指者也適臣同官劉徵叅論副使邵應禎索賄啓

釁奉旨行撫按拿解臣子是作而嘆曰撫臣李㭎尚有金盆之議何以抗賴道臣之上拏而解之故于政刑失平疏中點破數語是㭎之貪庸是臣寔有憑據乃長安萬口之喧傳與檟生平之劣狀非自聽說李檟輩與按臣共患難保此空城聊以贖罪則可若欲論功則黜事收拾正難近日又報失利國家靡費百萬金錢皆雲所致追論于始禍者終難漏網恐未可借風聞以掩天下之口也按臣侯恂之覆疏曰孔言激變者皆兇悖之託詞而言舊撫李檟之逼取金盆者則道路之流傳是明〻有此一種議論而以言者

為風聞開摽一面此亦按臣後先共事之誼惟是按臣所據者乃兩司之會勘兩司于盾撫有相臨之分安敢直獲其事所謂不待辨而自明者嗟乎遝國爾存之說是誰敢議非李枟乎舊按臣固目擊者亦可委于風聞乎以皇上之金甌則敝履視之以區區之全盆則壞臂攫摽固別其肝腸之人豈謂傑然開府便知有好也若曰含沙射影誣詆撫臣乃邦彥借以掩悖逆之罪又何其能詆撫臣而不能詆按臣乎肇轂之下公論偏明貴陽城中人口獨禁豈真夜郎天末另是一樣世界故善匿哉奉聖旨該部院看了來

說

十九日

福建道御史周汝璣疏爲重地重臣誤黔誤國内称督臣楊述中之庸才細胆以推諉誤全黔南工臣張輔之昏識暮影以老憊誤國用者蓋述中之督黔也原非撫黔者比此其中宜撫剿宜進宜退成敗利鈍之機有餘不足之數疇非督臣所揔計而熟籌之者乎乃負固之賊驕蹇自如梗化之　掉臂不應無故而倡撫之一說至今酋衆表紹等来時侮慢嘻笑去時鼓掌徉徉是撫猶未成早以示隙予彼而騎我三

軍之壯氣矣至劉以進師一切盡推之撫臣而先駐斧鉞遼而觀望從未聞畫一衆贊一辭若付成敗于不問者是誤軍國邊陲之事所當速議罷以全黔土者也若輔之則固職掌工曹者耳鼓鑄以為利通商惠農瞻軍給士官民兩辦之術也知私鑄以爭利私壹以瀆利者輔之明知之皇上屢旨且切責之頓受賄受屬庇賄（護）司官支吾別說雖赫赫明旨不遵也至科道諸臣屢以參駁而輔之不問也始知鑄者輔之有鑄賣者輔之有賣假公門以流私泉開別孔以壞市利嘻亦鄙矣奉聖旨楊述中張輔之俱已有旨了

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illegible]二十一日

河南道御史劉大受疏為吏治日就隳媮整飭務求實濟內稱天下最急者無若錢粮而逋負日聞非獨貪吏之故一多庸吏之故彼其徵收無法弊竇叢生臣以為一遇有此隨咨吏部更易毋令久于其所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至于才品出衆之人值大壞極敗之後以當寬其譽業容其展布不得以已往之拖欠責旦夕之輸將庶頭緒漸清完納可望若一槩齊以考成之法恐此地終無可做之人此粮終無能完

之日是王所以為錢糧計而非所以為本官計者又見文移之煩至今日為特甚按臣嘔盡心血有司視為故紙迨至按臨暫為懸掛臣到任後即查前按文移但係有益地方已行責令遵守未行責令脩既免案牘之煩勞且齊有司之觀聽庶精神不至旁鶩前後都相照理減省之中寔寓核剔之意此亦今對症之藥石恤驗以蘇民困乃端本澄源先後如撫按始欲其承舍充年為足如織紙虎出柙而回勿恐剝噬此必不得之數臣額定承役數名專供齋奏其餘放回當差遇缺取補永為定規凡一切得已之役悉從

減省此輩既少將驛遞不期清而自清臣等自愿即借請不期止而自止于一切加派幫帖從茲永杜而可無事紛更為美至于州縣給養粮錢多不以時且有抽扣又有各處協濟全不解給似當于考成之法並奉者也臣又見火耗極為民害禁非不嚴而加一加二十官而九其故何也則工之多取有以開之蓋有司歷累而解有添搭有使費及起解京師妄定尚數錢官改鋪棧庫妄差一次輒溲擄千餘全有司即不欲要大耗而此等臨勝從天降乎從地湧乎徒為借口耳今必自下而上徹底清澈其有司官害百姓

與上官害有司一体挐問追賍庶猶鼠不至同眠而苞苴可永杜矣奉聖旨這所奏有關係地方的還看實行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巡按貴州御史陸獻明疏為死難撫臣公論明白從優議恤內称撫臣王三善之死于潰師也初傳原謂落馬被害蓋是日撫臣本可不及于難因陳嘉謨在後山遇賊撫臣勒馬轉後救之反被嘉謨勒馬衝來撫臣因而墜地惟時自知不免急將印付家人囑全護持回省即袖襪中小刀自刎勁度已破從者隨奪

其刀乃彌鬼蜂攢斥而詈之賊遂割其首而去嗣後瀆田之人益衆粒点之說遂多有謂衆賊加刃而撫臣自稱我乃王撫臺賊因之簇擁而去者有謂初十被報忿懥不食至十三而死者有謂賊待撫臣遍以獻之各頭目最後以獻奢杜輝而杜輝蔟拳一洞內者第撫臣一生壯氣叱咤風雲百鍊剛腸辟易神鬼碩肯苟容求合于賊手有是理否猶記督臣楊述中發牌諭奢杜輝令之送還撫臣而杜輝稟帖極稱並無王撫臺在此蓋賊以害撫臣為諱亦是明撫臣當時遇害而不生全大方矣臣以此信撫臣豈待今日

直恐衆言淆亂姑再查妨用是不敢遽以上聞至今日而咨詢已多公論難泯知撫臣之當日罵賊被害乃確鑿也伏望速照張銓事例應得卹典即勅議覆允行抑臣更有不得不言者爲天啓二年貴州省城被賊圍者十月一時嬰城固守者撫按及學臣劉錫玄也撫按不待言矣學臣以一書生厲氣巡城事兼文武措銀措米任怨任勞至于克惡殺人以賣白骨高于城墻當時在事真有議章臣而不頌者亦有思縋城以逃生者學臣之志必欲以全城還皇上僕妾俱甘飢斃一身自拔者三蓋死守以得撫臣之真至

而圍解也祇以得罪于按臣史永安故當事久之日不爲分處奉聖據奏王三善死難事雖忠烈可憫着即與議卹刘錫元准起用吏部知道

二十七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張錫命疏爲冢臣受事銓政更新特指日前壞乱銓政之大称内李逢節之補陸卿崇大常卿也據逢節之言以堂官訪問人才首奉卿崇及與論同然爲解夫以獨知之契遂爲衆口之同其誰信之而或有揣度之者曰故人筆荐自是梓里之交情前後相扶亦是通傳之衣鉢以此二者詰問逢

節其又何辭爲而特不知鄉崇何以仕如此其急也其曰無意是逢節誤鄉崇也若曰有意是鄉崇自誤也聞人言之掊摘數年可以就閑當察典之森嚴一旦驟補重地是人言可以謝過而察典反可弁髦也吏可訐者南冢臣何熊祥回籍一疏以忿恚之衷作唋噗之語察典將近一年而執以更換考功爲言不知當日是誰主持是誰秉筆舊考功郎涂一榛定見定力屹然不移察典一出宇內翕然稱快冢臣所謂碌々因人成事而忽爲此事後之悔滿紙泥纖大察機餘大臣舉動豈宜若此在李逢節以銓司之臣首

壞銓規在何熙祥以主察之臣自翻察典一時有此兩事殊可詫異令忠臣趙南星清忠端亮受事方新振衣擇冠必有一番表見以佐登明選公之盛頃見蘇州府同知楊姜為織造太監李實無端誣奏夫楊姜在蘇九年清操介節冠冕三吳撫按自能查實具題以織監而干撫按之权綱紀幾于倒置以私忿而汙強項之吏有司無所懲勸奉聖旨已有旨了楊姜還着撫按題聞

十二月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劉璞題指二三冒濫之人內稱京堂冒

溢人〻言之聖意亦深厭之矣姑舉一二可易者令之安止足之分而高鴻漸之羽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蕭雲舉者北斗人文西粵間氣三朝颺歷之大老一代耆舊之典型但素亦紏拾中人也欲登揆席則王益之貯非虛欲久秩宗則飲河之量已滿昌如周應賓王圖疏辭不出高風可仰也哉又如光祿寺〻丞秦聚奎生平秕政即吳江之水亦不能洗算命談死即孫玉揚之拳家亦且輕駁己之肺腸誰之線索視望多年遽集于此乎楚多正人如此人而且嚮用將置滿朝薦于何地所宜返俗駕以遂初服者也又

如衰老之柱有根宜加衛致任潦倒之魯岡弁宜引分自安庶幾喚醒一時猿鶴之憂大清當代夔龍之班乎臣草疏將畢聞有工部主事陳明晰者以批查商人之故嚴刑考赫索陳友全二百李厚菴金六百白晝之攫沸騰長安可令一日居此位耶即所謂指二三冒濫之人此也奉聖旨蕭雲舉兩朝諫官著有勤勞還着前來供職餘着該部議覆

十七日

南京福建道御史陳本疏為麟振普天胥慶鳳詔西地同仁內緣勝地有數千人歸里有司猶苛求予既

往多斃之杖下而吏胥利于变價田土槩不許照舊、數千人懷臂而去彼豈有盡彝郊之遺烏知不申戎心謂宜申招撫之令緩安價之奉俾流離之衆復業有期似亦恩波所當急及也黔蜀之難全帛子女家不能保而乘机搶掠莫酷于將官填門塞戶盡是他人骨肉至以子女相餽遺即不肖有司亦收鄉宦周恩稷之妾而并嫁其子悲慘目擊豈無良心謂宜下全寬收榜之罪聽其將子女出贖此亦哀煢獨之所必先也詔得獨免連年拖欠而望恩群黎且云逋負尚且見恤我等加派不蒙寬一分之賜慮非加派不

足以充餉而臣以為欲足餉亦不必拘〻于加派也其清曠役乎營兵精兵民壯何日無事故何日不除糧而健軍官澳獵之具即有扣除又入當事者之私橐合無于發糧衙門季總其贖糧之數以聽臨時之調發此一便計也其清稅契乎值產多屬于富饒而徵稅微寬于富饒價成百千百報一文相應隨買隨稅則買者無漏報之弊而賣者亦免虧價之擾是公私兩利之道也與其額外以索民賦不若額內以清商稅〻不病商假必杈稅費以定價值在該轄衙門仍給印簿令納者自行登註季終類報有餘悉登之

公帑則取贏于商自可藏富于國也更有最應憐者請寬立枷此刑非國初所有原輕于梟斬幾等而更慘于梟斬梟斬猶經法官幾訊而成獄且需之數十年不遂戮此則以一肩負三百之重項入木囊如磨如割何能站立幾日一遭此刑便登鬼錄惟無繪圖以告君上未有不憫然者而况妄攀僦報殃及無辜謂宜有犯必經法司訊鞫而輕重布之立枷當措而不用科臣曾汝召向有請而臣再一申之也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二十一日

山東道御史黄尊素疏為今日病有痼而難起今之臣工際此孔棘宜無不洗心滌慮戮力王事者而精神氣象日耗一日總之為公之念少而褊衷專以抗同舟料事之識昏而猜嫌用以開私隙甚至為人而廢官而遼之經略廢黜之總督廢而薊門之總督又將廢矣沉舟墜馬明明在前而協恭和衷斷斷無之見前如總督可裁竟以梱輔之血誠直任到底如日根有深而艱拔選將之難壞于債師而今之語韜鈐而驕鈐劍者大率皆草野腐儒江湖走棍也抵掌談時便覔孫吳滿眼至于亂股已滿髀技已窮相率掉

臂而去不聞其發一矢殺一賊而金錢已耗無筭黃滯已橫于腰矣從古名將無不起家行伍習知士卒之艱難亦躬親矢石之鋒芒而不抱頭于對壘所以山東諸將親經行陣殺妖手熟者見在敘功獨不可奉而用之薊鎮用之關上乎今日流有趋而愈下來師之興內帑虛矣民力竭矣增一番兵草即起一番騙局發一番金錢即多一番偏危凡召募布置車輛大器諸色無不陽借急公而陰為濟私至今撫將王教民王之棟等指十為百指百為千借犬羊為鍇鋻全柜輔不得問諸道將而道將又互為窩千道官貪

婪成性廉恥盡剝壞人家國而不顧虜遺君父而不恤不知性命與錢財孰急陵京與東虜孰重乎今日患有幾而寔迫年來水旱頻仍無炊無襦而吏呼婦啼苟可敲朴不遺餘力其有催科不足非田畝之荒蕪即十戶之九室也而重之以加派繼之以革職有司誰肯以一官易民命勢不得不出于乳虎蒼鷹之一途百姓亦不得不出于斬木揭竿之一途恐後此樹幟于綠林踵跡于黃巾者大凡衰世之徵有外患而無內患則尚可支吾及其內外交作元氣盡竭而國運回之臣以為欲去痼病則當投以和平之劑還

核其功罪而在廷之佐闢方可開也欲除深根則惟核諸行陣之中寔求其臂力而說士之空談盡可屏也欲挽下流則當茂以賞罰之柄定歸于畫一而在中之與援方為移也欲行急患則當矜以心膂之憂稍寬其瑣滴而在外之考成宜為酌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田惟嘉疏為急務不宜緩視制勝貴得先機内禦自督臣王象乾以艱報而議者紛〻矣樞輔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毅自剖確中机宜督臣之當

設此等大事非小臣所敢臆說然日來恭繹明旨則有以薊督不欲廢者何至今計畫猶未定也省臣周之綱臺臣周之璐俱有司馬行邊之議迺竟奉明旨眷留聖意淵微似以居中調度有不輕勞重臣之意大司馬芳名滿天下猶肯毅然一往捍西虜之心寒奴酋之胆威震四夷功垂帶勵端在于斯如待別有會推恐推者未必得其人即得其人矣未必能朝發夕至天下事危矣急矣尚可從容待乎及至大敵臨門恐胸中百萬甲兵未易措手薊之與燕相去無幾何如一身任之尚可兩全也豈天下之痌心報國者

獨一樞輔危哉奉聖旨撫督官已有屢旨本兵調度各邊豈得以一方有事便議出鎮言官率意條陳不顧事体亦因該部邊回不覆致來分撥還着上緊具奏

二十四日

河南道御史胡士奇疏為按遼勘疏久明内称自遼陽發難閱歷此四按臣推一張銓死難耳餘若楊一桂陳王庭方震孺至今未結而論者槩欲以張銓責備之廣寧之。役方震孺職在監軍奴酋渡河以後恍伏震孺先在廣寧身將安之豈遂草間求活乎抑遂

降賊乎此雖百喙何能為辭然而震孺不在圍城之中也又使女商渡河之消息已至震孺巧借考較以脫身此亦百喙何能為解然而震孺正月初八日出寧至二十二日女報始知〻至相距十有餘日有何神術可以前知乎又使女破西平我師敗績震孺不及救廣寧此又百喙何辭能為解然而西平敗不踰旦而與寧前道張應吾瀝血催兵馳回塔山報賊已取廣寧討無復之乃始為守祖大壽擁衆數萬于覺華島震孺冒死出奇親往覔華島與祖大壽洒泣登舟招回兵卒數萬人火器千件火藥數萬斤牛畜米粟

俱以萬計非震孺之力而誰力哉此猶論其事後耳當遼陽之破也京師震動人皆以遼為穽矣震孺資序不應投遼獨上疏請自犒師此時親朋一哭兒女牽衣裹孺獨非人情與而毅然不返頑人心賴以鎮安廣寧漸有收拾非血性男子而能若是乎鎮武堡要害當守羅一貫有大將才震孺屢薦其經撫之未也殺人平城而一貫之目不瞑假令救援一至女隻輪不返終未可知此其擇將料事之智真有大過人者說者謂經撫不和震孺不能調劑是矣夫和衷之說莫嚴於君命莫切于滿朝之筆諫而經撫視之

蔑如也一監軍其奈之何或者又謂經撫宜明料下當為調停是矣不知王化貞之拙癡態廷弼之氣魄至今尚各有長短當日廣寧遷喪一年尚是震孺苦心調停之力若使明料以便兩人卸担今豈不日兩人相危厄寔由震孺構成而使禍中封疆則震孺今日又不知當以何罪〻之矣此樞輔所以有廟堂不能持獨責之御史經撫所不能為旁責之監軍勢或未宜身無死法之說也此真設身處地而執兩端以取中者也奉聖旨方震孺等既經勘明着部院作速具奏

二十五日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疏爲邪臣快吐已明公論是公難掩再疏糾駁以聽聖裁内稱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仍主察之官而主謀之何熊祥一疏自供辨支乃及其閃爍藏頭之王永光但有微刺不聞顯糾至永光一疏稱病計其時日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徐商佈算昨始再疏中辨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深求矣獨是認聲噴而不及邪証且卸巧營而繆附公論既已縣身無地遂爾張牙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中饒有物議光欲察處其論議不一經開年例則北

不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一塗局曹郎不關斥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以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中之事即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語異同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泰山撼之不動其可聽行止于人其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殺機久動章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其相成而又嘖〻也臣豈不知御史不肯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肯而後可

慶亦必臺長賢而後可慶御史之不肖若元戚與李希孔建白錚〻南北彌稱賢者得志疏出一時公論共為不平此豈可聲音笑胃詩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見其建白之錚〻也耶今久戚去矣希孔欝欝死矣永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永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賡之子從礼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謀越撫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垣令孔宗閔不行挽之使去士民攀轅卧轍者兩月擢按臣以大力者不容姑謝士民之日是何等居鄉

威力而犹揚〻然曰參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陳於參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奉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趙延慶疏爲直參盜撫未發之賍内稱舊登府陶朗先者粮籍賍私已經科臣李春燁誕公勘明惟是打造一事計東省州縣共百有四屬每州縣要費五十餘金原文用過錢粮即行補還之亦非不當〻似鄙鉞体也維時闔縣深知朗先行徑原不敢妄意責償朗先借此爲開銷之目矣只此一事所

獲寔以五千二百有竒計也且打造混開更有不止
此者東省府州縣入覲帶造盔甲器械朗先不䟽請
畄并此作開銷遮證所獲殆有倍焉者矣惟乞皇上
勅行東省撫按轉行所屬州縣逐一清查打造有案
錢粮未補衆口自難塗也開消之數明載冊籍多金
之冒吞入誰手衆口更難塗也至䟽留盔甲器械明
旨森嚴朗先敢掊公营私攫金添潤蔑旨欺君莫此
甚矣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黄
尊素䟽為恬退可風而老成不可不惜才望宜儲而
禎鈍不可不除内称近有協理京营都御史余懋衡

吏部右侍郎曹于汴陪推蒙點相繼拂衣此二臣者非清恬介特諤諤朝端者耶而中旨一出不惟不收其新效而併失其故武于是有太僕寺少卿劉洪謨劉宗周恬引于先工部侍郎蕭近高饒位堅請于後翩翩去國高風襲人但皇上御極三年于茲而卿貳更翻公孤迭換來若驟雨去若飄風用之若發機棄之若委衣不止數十餘人其間固有委瑣齷齪被言以去夫豈無讜論批鱗騎驪以出都門者耶夫豈夫請李貽談去國而蕭然行李者耶則老成人不可不惜也若夫牛應元質自庸庸同官李應昇有彈章丁

啓濬品有鎖々同官周汝衡曾有剥議應元以被言之新踉蹌而入都門令人謂擇章可當七發啓濬以捐邪之鷹猿臂而思節鉞令人謂巡風作難解嘲然此皆通國知之至有撥迹已彰而蓋藏彌巧謙恭下士而心事難知者如礼部侍郎趙秉忠其人乎氣局褊盈功名躁熱冡大不潔之名忽而領袖吏局冒大有為之狀欲以煽引衆心猶一時人被雲霧悞收綸扉其為盛明累豈淺哉則頑鈍不可不除也奉聖旨叶應元丁啓濬已有言了趙秉忠才望素優方直請遣不得輕議其各官悟退明即與起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厲尚廉疏為兩撫被論已久去志未決內稱登撫袁可立劉撫岳和聲者可異為被臺省論列幾無完膚矣可立之職狀見于臣同官李喬崑之糾參者雖有的據不必再引以彰醜說者曰文商西寇屢報海上牽制有効登撫袁可裁可立袁可輕去之夫登撫誠不可裁也可立竟終不可去乎可立去而撫登者遂無人乎奈何以不可裁之說特為護身之符也和聲之職狀見于臣同官楊建烈之糾參者風聞事真亦不必再引以揚垢說者曰方亂聲息正

悪撫賞一著正亟總督未可缺人蓟撫未可輕去矣夫總督誠不可缺也和聲不堪為蓟撫而堪為總督乎和聲去而撫蓟者遂無人乎奈何以撫擄之說陰為攫取之資也邇來頭鈍成風倖門未塞大臣之防難繁裂小臣之貪競滋甚則有光禄寺〻丞秦聚奎其人者為令久著貪聲被叅處而調簡建言受其意指據一死以媚人今發縱指示者安在而為走狗臂鷹者罔窮則其險而競可知也則有工部主事董仲行其人者一人而挕二差何至東西分身兩擅而聚一身不過左右周利脩理郊壇各不發銀至同官稟

堂叱罵而不為禮則其貪而驁可知也則有工部員外馬明瑞其人者守牧德州吸盡百姓之膏血漁獵驛遞笑及驛卒之雞豚彌縫浮以瓦金鑽營驟躐清班則其貪而巧可知也又有原任歸德府推官今升兵馬司揮張養聰其人者署縣印復營署府印貪淡而就瀼黨考語而下及佐領剝屬以肥己浸假而博京秩浸假而圖部銜則其貪而競可知也奉聖旨袁可立西和聲已有旨西用餘着吏部議覆

福建道御史周汝璣疏稱黔省之變危如累卵始不能善撫之〻繼卒又擊剿之〻肘令牽而三以提鬨非假

主上之威靈不至此而孤軍深入數愾無全釜魚竄鳥已在旦夕萬一軍餉不繼幾何不挫方張之銳而復剄死首之命乎凡此皆任用之匪人而監司之溺職也如貪鄙傾險之李叙元生平無一善狀到處皆聞穢聲以是人而理黔餉必不能以營私之精神而用之軍團之大討幾何不積逋以誤黔耶又如庸懦無聞之邵可立衛下全無紀律時身多決防維迄今謀調大同必不能以消阻之意氣而振起方伯之威權幾何不遂罷以示懲耶至漳南為閩海重鎮勢無畀于黔遂而程再伊以本道而媚座師併以媚及其

親族偏信副總兵張嘉策句引紅夷擅收金寶欺稟撫許其開市及夷船到而釁端起又幾何不遺害于地方耶曰思識不才而舍之如何簡才者而重畀之乎頋安得郭尚友其人者在工曹而節省二十萬與計部而節省四十萬名特著於井陸而望更彰于中土此不可以之東節鉞乎又安得徐如翰其人者才已裕乎輪鈴識尤老乎邊畧其遠蹤獨朗數先而憂國事現苦志此不可以之擁重任乎又安得如梅守相其人者開泇河七年之役蹤漕運三百里之流省數十萬金錢而通萬艘于一線迄今享其利而棄其

人其又何以旌勞臣哉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巡按直隸御史劉芳䟽為道臣私販甚確聖旨處分未明内孫鹽法久壅皇上既明鑒之矣今誠欲去壅寒而送之疏通非嚴紀私販其道　自今田一并以一經憲牌遠行驚責縱委官張國楨等楊旗聽艤挾公市私鹽不審衣冠而大彰也臣知而不以聞是不職也臣聞之陛下陛下命之該部念及鹽政之不可凌夷亟宜列其罪狀引例處分以為玩法者戒而且含糊覆奏乃以酌量議處諉之吏部誠為官評吏部

所司事無越俎領前此缺餉諸臣本部不常明正其罰乎豈罰可行于缺餉而不可行于私販乎又豈餉係軍國重務而鹽獨非軍國重司乎大抵領恤情面毋為怨府而百足之蠹莫之或僵有鑒于前處缺餉諸臣之失徑情無怪其模稜而不斷也若惟是議罪於張國楨而諸道臣置而不問其為縱容抑又甚已臣莞司監法而令鹽法之壞自臣屬始壞法之臣竟縱貸法毋論奸宄雲興藉為口實而曠瘝之責臣亦安所逃罪奉聖旨四一并着即議處該部院知道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

哲皇帝實錄

纂脩官浙江道監察御史宰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　壬

天啟四年正月初七日

河南道御史梁之棟疏參奸弁韓宗功內云劉保一案首招韓宗功為奴茜閻諜供其人書其事有黨與有戚屬闌通罪弁聯絡奸璫隱憂大患有非臣子之忍深言者賴皇上一怒除兇立磔劉保敢賊奸而寬餘黨稍減神人之憤乃一二反側之人思為逆黨解

網百計播弄不謂臣發奸之早反謂臣除兇之速夫無論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煌煌明旨出自聖裁于臣何與而思有以中臣也卒朝議自清此說不售于是廣寧之塘報繼至且韓宗功追襲李永芳被創打折左腿此報傳抄引之章疏所共耳而目之者夫以封豕長蛇之奸弁翻為背城借箸之美名以作奸行諜之野心假露布羽檄之巧手神出鬼沒意欲何為即惟時識者知逆諜鼓煽不過欲搖臣之讞案為宗功之成屬處耳今永芳無恙宗功再来則當日塘報憑空造捏以誑聖聽始自何人果出於永芳輩之手乎

則或為捲土之謀或為奸黨脫網之計根株尚在所當問也然由廣寧而山海而神京泥關暗度銀鐺潛封恐作奸之狼子不獨在邊徼而在輦轂尤當問也如止于妬臣乎墨案難翻貝錦誰售即臣之一身之名節不足惜猶可言也然線索相通机關巧應腹心之賊尚據三窟則反戈之李永芳扛亭之孫得功持挺之張差輩不為無人不可言也臣久欲上疏其請以宗功未獲無憑質對今即伏誅其餘黨宗仁等尚可執而問之奉旨法司知道　御史胡士奇疏稱臣惟自遼陽殘難凡四按臣惟一張銓死難耳其餘若

楊一桂陳王庭方震孺至今未結而論者槩欲以張銓偕責之夫銓之死也惟在圍城則死惟與袁應泰同死則不得不死假令賊在遼陽而銓在廣寧背馳而死乎即同在一城之中假令應泰先逃而銓能獨死乎知銓之死則知三臣之可以無死矣廣寧之沒方震孺之可原更甚何言乎震孺可以無死也豈以職在監軍未若經撫道之守封疆也然矣而不盡然也奴酋渡河以後倘使震孺先在廣寧自將安之豈遂閉道求活耶抑遂降賊耶此雖百喙何能為解然而震孺不在圍城之中也又使震孺渡河之消息已

至震孺巧借考校以脫身此亦百喙何能為震孺解而震孺正月初八日出巡寧前經撫祖餞奴報到相距十有五日計程四百餘里諸生之蟻戰方酣而賊奴之鐵騎已渡矣有何神術可以前知乎又使奴破西平我師敗績于鎮武曠日持久震孺不及到廣寧此又百喙何能為解然而西平報不逾日一面與寧前張應吾瀝血樓兵馳回塔山報賊又已取廣寧而經撫二臣並戀過閭陽矣嗟哉按臣將死經臣乎將死撫臣乎望廣寧而死乎計無復之乃始為收拾餘燼之計祖大壽擁衆萬餘于覺華島細錯觀望若疑反

降賊是李永芳之後又一永芳也震孺冒死出奇觀望覺華與祖大壽洒淚登舟招回兵卒數萬人火器千件火藥數萬斤牛畜米粟俱以萬計非震孺之力而誰力哉當其不招祖大壽則大壽折入于奴若招而不從則震孺必先執送于奴而震孺不死于海濱不死于賊手者天幸耳奈何以成敗論人而輕抹殺之也今兵遼撫屢疏勘明而樞輔之言曰方御史之入遼始而强用之終而深求之朝廷何以使人深求二字樞輔酌量審矣然則可使任事勞臣久困家食哉奉聖旨

初八日

江西道御史田惟嘉疏請召還言路謫貶諸臣內稱我皇上御極以來敬大臣体群臣無所不至而尤于言官之進言從若轉圜卽虞廷之盛不過如是而臣私心兢〻猶慮言路之漸索者考選之請不蒙俞允以致行取諸臣守候垂首而避嫌在任者進退兩無所據然猶曰無缺可補也今缺且漸出矣固知皇上之俞旨不遠也獨是科道貶黨之臣如毛士龍侯震暘熊德陽賈繼春江秉謙者年久不蒙賜環在臣下竭誠而請不曰沽名則曰市恩不請又不見賜環之

召將以諸臣困頓岩穴何日是蒙恩之日乎況年來覃恩普數無地不施無官不被此等樸忠之臣隙見悃誠既未能致君父之信矜愚宥過又未得沾君父之恩當陽和之世留而獨抱幽谷之悽慘豈体群臣之聖主所忍見耶奉聖旨

十一日

貴州道御史張鑣疏為乞勅部覆以保封疆內云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頃督臣王象乾以憂闕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為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乃推獻兩票臣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擔當今雖

奉旨停推然總督必不可裁暫停終必推則無慎擇于先以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豫矣樞貳試反而自揣如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即添設二員臣猶存乎見少如其才不能任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官拯溺豈觀望之會家國豈養倖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非藏拙之高着而辭經邦之閫命脫卸惜其晚矣顧樞貳熟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者矣臣作令于楚見楚中州邑之衆多山川之脩阻錢粮之浩繁案牘之紛紜藩封之碁布苗夷之環伺視各省

直尤為難理直指使者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蜀壤地相接頃因黔餉匱議尚設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臣以為苗夷之性反側無常土司之勢負固難服今雖次蕩平不能必後日之不窃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荆岳長寶等八府其駐劄之處或在長沙或在長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指勝即鄰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便莫便于此者況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三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御史乎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三日

河南道御史龐尚廉疏參工部員外馬鳴瑞鳴瑞家人有葉姓者久奉奔走于門下葉一女及笄爲鳴瑞所姦滛恨之刺骨含之而携其女以南今獲賊中葉蘭谷者即家人葉之親也素有綠林之風葉既以鳴瑞之滛惡并家之私藏一一審語令之糾賊以劫殺之欲雪其恨也則鳴瑞者滛夫也貪官也盜也一身兼而有之矣國步艱難之時不惟不得諸臣一臂之用而且藉爲優盜之階陶朗先之後繼之以何棟如棟如之後繼之以劉國縉劉國縉之後又繼之以馬

鳴瑞矣陶朗先未正法也而有何棟如之學步何棟如未正法也而有劉國縉之襲舛劉國縉未正法也而又有馬鳴瑞之效顰若鳴瑞更不速為正法繼鳴瑞而起者襲其陋行其又焉極矣國家之物力幾何能堪此奸人之侵漁哉奉聖旨該部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潘雲翼疏為循例舉薦兵備官員荐張樸錢士晉徐騰芳袁崇煥葉震生樂濟衆來斯行劉復初張春劉詔鄧可立盧宇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八日

應天巡撫周起元疏稱職為織造事奉報錢粮款額

并辯府佐楊姜無罪被誣皆字〻實録不敢飾說偏護自再奏嚴旨戢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曆持斧使者幾十薦或躐京陞復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無所得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出揭士民亦各具呈即近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粮依期催完起解考較童生孤寒咸頌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尅諸弊此亦潔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因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照各監舊規不肯偈行屬禮而已今本官凜奉天威束身待罪至求戢叙糾輕重之處惟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真

詞切然職終不敢抹殺公評以欺聖明尤不敢瞞本心以鋼屬吏也姜一小吏耳呵之譴之何足為惜獨惜賢奸從此混淆法紀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懷憤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有也職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屢煩嚴旨則負官職不能拘織監以滿其欲而縷縷為講明料價致其誣紊葛藤難斷則負吏治是不称任使所速當議罷者無如職矣職罷則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于耳目之近者反得之深宮之中惟是織造一事當皇考時盡已撤回李實承領此差曰而再遣若肯如孫

劉呂各監照依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窺
別項解京錢粮又若肯遵照舊規管兩府袍緞不総
管十郡歲緞創從前来有例賠江南官民之擾則邮
命天使职等豈有不顧同心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柄
鑾以成水火之形哉又望皇上與執政之臣思所以
為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奏停織造职之
才不足以望王恕萬一而先臣楊廷和在內閣不擬
織造勅則豈非盛世事哉奉聖旨

十九日

左都御史孫瑋疏陳五事內云舊例本科御史一負

專理十三道本章載在憲約後更而歸河南道矣夫河南道職掌繁鉅寧有餘暇以及此乎合仍公舉曉暢政体者一員為本科專理章奏准作中差滿日以南北學差優用之以答賢劳至各差往回原有欽定限期違限參處此定例也屢經陳院申飭而肩越如故雖其中情事容有不同而揆之于急公之意無當所稱畏此簡書者安在也除臣再行劄催外合候命下之日行該道以後照吏戶兩部題准例將限外日期考滿不准通理俸粮截日住支以少存臺綱于什一此當嚴飭必行者一五城巡視在祖宗時法嚴事

箭打喧鬧而已故更遞無常今何時也情僞萬端權逆百出如假印假官神奸神棍大盜大把甚至潛通線索透輸國情如金鼎巨莊士元傳應春韓宗功韋何者不賴巡視之禁緝摘發乎故先年請給印信改作中差專責成而清輦轂法至善也尋更季差重人情非重地方耳合仍作中差除照劄開事理遵行外如司坊貪贖豪横椎行及房號候糜城書積蠹不時參送正法一年滿日即得舉刺該城兵馬官以示激揚冊結報更如此庶官有故回志下無倖心而地方可恃以寧謐若托故規避者明例具在此當力飭必行

二數年来兵連禍結民困極矣時政孰急於保民先臣都御史孫玉揚保民五事并巡方総約所載咨民隱剔衙蠹嚴擧刻禁科罰預蓄儲諸事着寔脩擧而至於濫交際括贖鍰所関憲体尤為不細其中皎皎錚錚壁立千仞者臣固不敢盡謂無人而寔不敢謂人盡皆盖然也誠于陋規痛自釐剔以端身範如此則風清弊絶百戦凜然于保民乎何有此當嚴飭必行者三非奉聖旨會薦不得濫擧市恩此舊制也亦明旨也近日冢卿趙南星再剖良心一疏復娓娓申言之矣盖往緣朝政否塞而三五敗群者借事招權

乘机射利或滁其瘡疥或假以羽毛或抗之雲霄或墜之重淵薰蕕無分雅俗任奏而人莫敢忤視今非昔比矣而後來者不深察既往之秕行而且踵爲從前之芳規可乎蓋臺省清議自出之地而乾坤之所以不毁者恃清議耳或一失當小之涇渭混淆大之宇宙瞑晦其關世道人心良非尠細可漫然爲之亦漫然聽之已乎此當嚴飭力禁者四弭盜防奸莫良于保甲即在遠鄉下邑亦當嚴行矧都會萬方錯居奸宄輻輳眞僞難辯蹤跡無常在此時則保甲胡可一日緩耶近日御史許其孝疏稱責成五城俾一坊

各立簿一扇將本坊居民姓氏挨次登記作何生理安歇何人十家編為一牌輪流直日互相覺察又必巡視躬為督理而司坊官沿門挨查減騶從防騙索不驚愚不擾衆如搃甲詐財罪坐該坊該坊不慎罪在印官印官有議則御史之白簡在風力係焉蓋時事多難各官正當戮力同心以報國恩罔不淨以瑣細厭薄而漫不經意也此當嚴飭力行者五奉聖旨這所奏深于憲体有裨着嚴飭必行以振弛玩有故違的指名參處該部院知道

二十四日

雲南巡撫閻洪學疏請加賢勞曲靖兵備王鍈量進一秩俾久任曲靖以竟善後之猷併甄拔真正血戰材官王聘選沙如玉呂元揚張雲鵬郝太極吳必奎等予以實職守備一酬前勞一鼓後効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疏參薊撫岳和聲內云據和聲之疏亦称王好賢係蓮妖巨憝詞連六省銓政多功此正和聲夢方醒時也知今捕獲者之為功則知前放者之為罪知前放者之為罪則知所參不當放賊

者之為忠告矣第最可駭者獻俘告廟一事王好賢雖係賊首終非當叛捉獲今既擒之以清隱憂即當在外梟示以散餘黨何必等之徐于二囚以自張為功乎今書投長安將欲比于趙彥之東省張鳳翔之畿南一時喧傳几為絕例不知趙彥曾貴放徐鴻儒鳳翔曾貴放于弘志否尤可鄙者借吏稟以自保我國家豢養諸吏二百餘年講撫已經三載尚且背恩負義乘机要挾不知和殺有何不解之患固結腥膻使彼恋々不捨却欲其多做几年此亦小人患失之心無所不至一時聞者幾嘔欲死世豈有一堂々開

府為閹朝所共棄為百姓所甘心乃區區借犬羊之一言足以為護身符乎深可恨者乃挑激樞輔一言臣若不言則其奸不破遼自廣寧継失人鮮固志朝臣無一人敢東向者樞輔孫承宗以端揆之席自請行邊其滿腔血誠天地祖宗實共鑒之二年以来奴竟蟄伏不敢面關門一步雖皇上之威靈實樞輔之調度中外倚重甚殷但以裴度久勞于外得代無人臣等常為若之近和款戰守全隳弥縫盡露叠被人言計無復之遂與私人中書姜雲龍謀謂樞輔為朝廷信任之臣必得樞輔一言乃可以自託樞輔正人

也又必得一書動樞輔之疑激樞輔之怒而後其說者始因雲龍本和款二百人中所首薦違材者遂依和款起草云先剪當門之蘭乃為徐逐高陽之計等語封送和款和款假為有聞密致樞輔此語一播萬耳共聞臣思樞輔識澄力定見此未必即疑但叅和款者臣也臣一聞之不勝自駭萬一挑激不止熒惑多方使正人爭是非于局中而小人觀成敗于局外擧朝以為可痛哭流涕而和款等且鼓掌而竊笑墮我計中也如國家何哉奉聖旨這說倚重督師輔臣知道了兵和款已屢旨留用王好賢已經擒獲不必

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四川道御史李喬崙疏請司屬宜復久任之規內云選司雖稱清要亦號弊藪奸胥猾吏必世子孫官乃視為蘧廬去同傳舍奚所得其窾郤而揮霍如意矧六選竣事芳躅未遠今宜仍復一年舊規庶典劑克終事久益練弊久益剔用舍自無不允協矣司功鄭重原與東選須頻勿但內外兩察藉以彰癉凡言者屢有糾拾非其防賢病國即其徇私植黨公論所棄彈射方來奉旨勘議久稽區別勸懲何由而明官聯

何由而肅今宜一准文選例刊定一年預期題補廢任有專責柄無互卻摘發自著有風裁矣二司正郎識久任也頗有海岱之清士而無難制之吏奸有月銓之勁骨而後有不附之時權倘不採擇才望仍需次挨轉銓政之敗壞終相尋無已時是惟于資俸相應中大加遴選必得其力如山其明如鏡斷如干將潔如冰玉掌選考功特從簡拔其他人品各有優長隨事各可自效弟就本司遞轉勳郎封郎皆可為浮圖合尖之地一如六省之不必盡轉吏垣十三道之不必盡轉河南道可也奉旨選事煩難不必輕生疑

議除着該部議覆

二十八日

掌河南道事張潑糾貪穢管倉主事閻煖內云該倉夙號弊藪其一塵不染者自主事焦源清而外不可多得然亦未有一斛而外加八捧者有之自本官始夫所謂捧非止合兩手以成一捧也開張兩袖深入米堆滿手而出兩袖皆米計八捧所入約有官斛一斗六升斛戶涙下如雨本官安坐自如不特此也掣擊之米舊歸斛戶而今則盡傾斛官准號為滲米不復與斛戶不特此也出放之際每斛刮出三升計重

入軽出掣摯三項每收米萬石可得羨米四千三百餘石然此就本官言也乃若衙役需索每交米千石索銀一百七十七兩一千如此一萬如此可知一處如此處：如此可知誠不意以民窮財盡之時乃有此等盜賊鯨吞于上又有此等猾胥吞食于下可異哉奉旨該部參看了來說

二月初二日

四川道御史謝奇舉疏請預練經督內云經督專制全邊其責重道臣分任一隅其責軽畀重緣生入熟則今日之監司最好練他日之經督雖藩臬例不庭

推而沿邊道臣不妨于會推大臣中破例帶推各撫所見應留者留應更者更不拘在朝在籍酌量敲推超資鼓舞乘此樞督尚堪總理時歷試諸艱磨勵胆識凡兵餉之弊竇黠虜之情形關隘之險夷帥裨之勇怯洞若指掌令有胆者愈充愈大有識者轉察轉精比及應代則熟路輕車人人可經可督取之若寄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四日

保定巡撫張鳳翔疏爲特舉畿南第一清吏真定府元氏縣知縣臧爾令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五日

巡按江西御史田珍䟽請破積套以滌機風內云自古謂民者吏之程也試觀衙門之日為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繁難而大政所繫難以他諉苟此處失真豈得詮以上考次而府道其所為責成者重矣各道聀司一路而一路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為興除亦曰勸懲當而已方面非狥情之官百姓非作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雖多好脩而賢否不脩明便屬溷聀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

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灼知而病在偏護〻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為民上矣至于刑官專司官評臣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于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復不少竊意溷蒼素之別則傷明㫖瓜李之嫌則傷操受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亦何居焉于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臣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所欲不從請托亟証于司道等官亦即此而并繩司道等官其有所舉也即揭註款官各官某〻共報以為賢或具報以為賢而其見以為否者其有所劾也

即揭註諮嘗各官其〻共報以為不肖或其報以為不肖而其見以為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莫逃于通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憝漏網即示褫奪并查原報等官權其輕重分別處治以為〻臣不職者之戒願為此不憚煩者原為賢否明則勸懲當于以破其所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亟以白簡從事必不苟狥者奉聖旨吏部全係官評若賢否開報失真何憑舉劾懲勸這所奏責成司道府廳各官揭註查參等事着立為規條嚴加申飭務在必行諮部院

知道

初七日

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疏爲添註之濫觴宜滌內云南京鴻臚寺卿劉文徵干霄勁骨茹蘖貞操久矣不靡好爵高卧林泉此其品真可廉頑立懦者所當加太常正卿聀銜致仕以彰崇德之盛典者也南京太常寺少卿余啟元力屏紛華遊神寧靜已飄然杖履歲月優悠此其人亦不愧黃髮老成所當加光祿寺正卿聀銜致仕以彰尚齒之盛典者也南京太僕寺卿趙健寶効已久無聞浮情戀戀不已五官之用

既棄十畝之間宜適豈非宜照本官職銜俾得以禮致仕者乎若南京　常寺卿朱一桂推陞三載竟不赴官豈其引義自裁奉身一退抑豈檢點有愧而逗遛觀望也乎蓋一桂肆善類之毒樹邪黨之幟既已不齒于正人何得濫廁乎崇秩南京光祿寺卿林欲棟居官夙有貪聲卿寺更為濫竽歷任未幾竟而囬籍欲籍俸苟延圖復燃之覬覦耶是二臣者所當急為罷斥以示懲創者也夫同為王臣何分南北南中卿寺有愧厥職者臣不難直指以清仕路然其中才猷卓絕品望隆重者亦不乏人懇皇上南北一体需次

擢用是又聖明恢網破例之洪恩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潘聖翼疏陳敬據関関聞見之真內云楊一桂按遼而撫順之變起查勘地界之說近今尚且致疑臣曾聞之関人習其事者以為奴酋蓄謀已在孤山殺人之日兩年不責之前于查勘何與況按臣巡歷也非查勘也祇司封疆之臣欲掩其罪反誣巡歷者以查勘激變之事致邊防日弛奴氛日熾耳信斯言也不但一桂無所待勘而據其與舊撫閻鳴泰河上之言及與罪撫李維翰往來之牘若能盡其說稍〻綢繆於清濬並帶子河化石嶺一帶

何至今噬臍其無及乎言之徒有太息此一桂之若畧也陳王庭按遼而四路之師敗遼東監軍之責誰能爲之解第稽之往諜其間議戰者輕敵者與夫臨敵而易將貪縱而放兵者權既移執于中事且鼎沸于外似難盡責之巡方使者舊撫臣勘語云王庭當四路出師之始憂形于色及三路潰決之後悔見乎辭又云雖監軍是任或難盡諉于他人而尚方可人寔難獨制于一己此語誠然且其未任一日之四臺幾于淹留王年之東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此王庭之苦畧也方震孺按遼而廣寧之城棄不料經撫之

說誰能為之諱第設身以處亦談何容易擧通國所難息之囂而欲排解于隻身之力不能也以傾遼所共爭之塗而欲砥柱于倒峽之衝又不能也處兩藍之間思一舌之計其心良苦其數良奇此撫臣之勘語也以廊廟所不能持獨責之御史以經撫所不能為旁責之監軍勢或未宜身無死法此輔臣之勘語也而臣同官胡士奇則以王化貞之拙癡熊廷弼之氣魄至今尚有短長若使明斜恐致卸担嘻此皆當年實落之情事後持平之論臣向至關門更問之習其事者則無不服其識拔羅一桂之一疏招致祖大

壽之一事一桂之守西平至今尚言之凜〻有生氣可以遏奴酋長驅之志鼓諸將死綏之心而大壽曾一面臣則感激震孺欲泣舊時觀望反覆之念脫化殆盡至今為樞輔所委用屯藥于覺華簡蒐于寧遠以徐圖恢復拓掃蕩之舉者未必非震孺力而又何可少之耶夫在先自請郵資以收人心于擾攘之秋礪士氣于披靡之後舉朝無不壯之既任人所不肯任後來收拾餘燼招祖大壽于觀望之會挽數萬斛于拋棄之餘闔門無不稱之又為人所不肯為至寧前聞有賊信與該道張應吾當夜催兵亟趨援救次

日即聞經至寧遠撫至杏山差官冷繼祖止之始低
徊于八里舖良不得已此震孺之苦略也奉聖旨各
官按遼事情既稱勘明該部即與議覆

初八日

浙江道御史劉之待疏糾部寺貪婪之臣太僕寺少
卿顧際明工部主事張廷玉吏部員外李夔龍等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周昌晉疏陳保泰和
致治之圖內云聖明獨斷用舍親裁臣下無能仰贊
但雷霆雨露相需為用又震慴之餘群情未定巧者
覲望不前怯者縮朒處後一德一心之象猶為有間

臣願皇上虛懷以任賫威以從于閣部加以隆禮于言路作其氣節如台臣潘士良所云弗以人有可輕而謂人人皆可輕弗以事有可疑而謂事々皆可疑此確論也則上下交之說也道貴合天寔生才徒以植黨背公遂有虛空之象今在朝豈無隆棟在野亦可碩果欲救時艱搜羅宜廣以天下之人為天下用之弗執成心盡散私黨皤々黄髮可用其老成佗々壯猷足資其幹濟但弗受東西南北之纏而真才自出民譽必登矣則拔茅茹之說也道貴廣天下事如平衡然低昂一差便隔千里諸臣以偏勝之心就一

成之局几許葛藤徒滋話柄如議移宮則移宮已耳而重之爲垂簾深之爲阿黨逆称定策之業昭映千古即云不居功已有其事矣議進藥則處進藥者之不詳慎已耳而蒙之以弑逆加之以主使引經斷獄以古案附會今事而先帝正終之道亦不光矣二事文致鍛練偶或開口輙行擯斥今日召還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衆心称快而有未盡昭雪者但臣謂一官之升沉在諸臣者小國家之是非係千古者大已往者勿論而信史一段斷難曲筆附會家庭父子之倫既悖人功名青史衮鉞之嚴復循人嫌怨此時

不剖破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定不易之案則中行之尚也道貴公人心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如樞輔自請還朝是以封疆為兒戲也所幸明旨中格耳在位諸臣泛〻如不繫之舟情面之意多故丞擔當之骨力私鬪之念重故鮮公家之精神積玩成弛積浸成亂私局牢不可破國事日以蠹聚今宜遠作鼓動另須起一番精神脩明政事料理兵餉支撐搶攘之天下毋狃處堂而至胥溺則艱貞之說也道貴無逸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向來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黜屏斥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才方今急務當次第

擧行移宮進藥事蹟自明着宣付史舘從寔紀載尒每大小臣工各宜秉公持正振起積玩輔佐中興該部知道

初十日

掌河南道浙江道御史張濬疏爲勞臣甄叙未明内云自遼左川黔相繼告變人情畏難甚于畏死于是有預逆之馮盛明有巧卸之解經邦以爲但削吾官罪不至死宮室妻妾之奉依然如舊國家懲創之法似有時而窮所恃立功之後破格示勸庶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孰意有功在社稷報止尋常如矢永安

梁之棟等雖監非常之功未蒙破格之用識者憂之謂將無以勵世而磨鈍也史永安奉命按黔非有守土之責也圍城告急刺血明志自分萬無生理幸而死真是兩世為人乃捷奏以後僅僅酧以奉常臣子相對咨嗟以為國家固酧功之薄如此未几而有學臣劉錫玄反舌一事體統大傷假令被參者而人人若此安又用憲臣為哉獨是城守一事實有同勞雖當倉皇急遽識見不無異同厥後事定功成優録應難去取方其同城共難萬死一生豈不為豈不為萬一孤城無恙均當徼恵于君豈意至今日而又遺固須

如此在旁觀者且不勝扼腕不如身當之又將何如恐異日再有大難亦無人肯為朝廷出死力守封疆也奴。奸細所在有之而劉保其最大者若當提虎不住便自反口噬人之棟此身此官亦關係在此乃罪人既得而棄置如故雖有曲突徙薪之功未獲焦頭爛額之報雖之棟雅意遜避自成其高其如國家酬功之典何哉又云皇祖御極以來諸臣之以建言獲罪及門戶遺殃者潦倒鬱抑幾無生氣自皇考加意登進稍〻奮庸幾何時而王紀罷矣鄒元標鍾羽正去矣盛以弘孫慎行余懋衡張問達曹于汴等又

相繼去矣中道賜環僅得之南憲臣馮從吾而一代山斗之鄒元標議起留銓而又不蒙簡矣用便言易入諸臣既攢眉蹙額重嘆拔山之惟艱直道難容諸臣又翹首跂足共憶轉石之無日河清難俟人壽幾何縱皇上異日翻然改悟思欲得諸臣而用之恐有老死不可復起者悔何及哉奉聖旨史永安梁之棟酌議具覆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一日

巡按浙江御史楊維垣疏爲劫賊擅殺印官夲年正月初一日三更時候長興縣官石有恒俱起拜賀元

且忽被强盜數十人各盤頭執械自頭出殺入刼庫刼因放火擄印石知縣身首異處巡捕主簿徐可行亦被殺死當獲吳野樵王呂魁孫奇許國興董瑞吳山并續獲謝光亨并監犯脫迯姚良彥陳天相俱係異鄉人一方大變擬將臨海縣知縣鄭覲光調補任事奉聖旨賊黨刼殺縣官地方大變已獲首惡吳野樵等審明正法餘着嚴緝務獲石有恒并徐可行查例優卹鄭覲光額餉既完准即補任該部知道 巡按江西御史田珍疏為博訪名賢內云江右為道學淵藪士生其間固蓬麻之直蘭芷之漸也高尚者指

不勝屈而以臣諮訪所最確者則有南昌縣布衣朱試早辭榮進雅志恬棲氣塞兩間齊名直養天人之蘊奧朗徹無餘性命之真精沉潛有素其褆躬也動中準繩跬步勿離於正其力學也語闡爻象吐辭遂足為經其敦倫也孝出天性捐產以撫庶弟乃其緒餘其作人也扣若洪鍾經而誘後進俱超玄解年躋七袠學希從心真可挽回流俗而且有功名教矣查得天順年間臨川處士吳與弼萬曆年間布衣特薦詔授職固辭令有司歲給月米朱試布衣與此二賢同臣安敢不循往例而請以追盛美於先朝也奉聖

旨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王祚昌疏為薊門之督必不可議罷留都之冢卿必不可久懸內云薊門京師左輔也國初以其地處兀良哈降夷分建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每年朝貢互市永為藩籬自後部落日蕃夷情詭詐往往嚮道北虜嘉靖中虜入古北口徑薄城下薊始稱重鎮乃增設總督各鎮兵入衛脩築墻臺春秋防守視他邊嚴切蓋若斯之重也夫以總督而設於北虜薄城之下此其故可思已相沿已久而一旦議裁于今日恐非祖宗設立意也且自奴酋發難以來拯溺救焚需人甚急即天津登萊亦增設兩

撫而況薊門原有之官且係吃緊之時及欲從而裁之不幾置薊門于票邮也議裁之由祇因樞輔赤心報國獨力擔承所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近是恐羽書狎至轍長難及樞輔縱才猷蓋世安能以倉卒之頃東走榆而西走薊哉陪都冢卿同衡鑑所司清議之所從出也近日廷推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以膺此栱舉朝彈冠相慶曰國有老成國之福也乃聖意若爲慎重冢臣趙南星催請不得閣臣葉向高揭請不得臺省諸臣公請不得舉朝相顧駭愕曰有是哉聖恩之靳於元標如此乎及恭繹旨意不過謂元

標年已衰老行礼艱難耳煒﹕天語未嘗不垂念老臣而賜之安佚也第元標之行礼艱難蓋有故矣方其釋褐時即抗疏顯忤權相廷杖遣戍几不有生以至筋骨拘攣步履蹣跚蓋力不從心而非敢甘于艱難也以皇上如天之仁正當司其行禮艱難而嘉其當年一片忠悃可以備員南銓者胡乃靳于點用也且行礼艱難元標一節之疵也而清介端方則南銓之不可少者皇上舍其短而錄其長非堯舜疇咨急賢之芳規哉奉聖旨劉鎮總督員缺督師輔臣前疏已明何又屢﹕條議着吏兵二部作速移會輔臣確議

具奏以便交代餘已有旨了

十二日

巡按直隸御史潘雲翼疏劾戶部郎中傅國并叅何棟如內稱傅國司餉遼左以及留任河西其節省多金贏餘實數既非假冒者之所可得再稽其入關情蹤以及原籍近其侄丁凄楚貧乏蕭然人豈貪黷者亦所與同此外而以饟臣之失机併擬餉臣之不肖則典衣典冠勢豈相及至生死之節且不能得之于經撫諸臣而又何論餉臣也無已而以齎盜之無算責其果軍之不早則皇賞犒賞原非司至餉銀中斷曾力

請那借于經略賞金而又寧有餘餉不發耶況其當日條議戰守之非策揭語多有微中歷陳兵餉之當覈續文俱有可觀則本官亦甚有心計人也如何棟如盜餉一案已經前任關臣梁之棟查勘明悉卷冊昭然乃久未結正者祇緣舊司農以香火情重罪致遷延馴至今而且滋展轉以希解脫豈其不能得之於按關者欲得之於撫關者乎治孫雖欲震營破甑凡廿九裂名已掃地行更滔天指稱襲勘赴關復爾橫恣騙詐各省將領之為所吞噬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則此一臣者安可一日停留在關不早追其八萬

有奇勘確之贓而以之充餉以之正法乎奉聖旨傳
國既查無侵餉情弊着該部議覆何棟如屢旨查覈
還着巡關御史會同山海巡撫官勒限勘明具奏該
部知道

十三日

巡按直隸御史崔呈秀疏爲薦舉方面官員薦郭士
望士晉魏士前熊青趙謙宗統殷等　又一疏爲舉
薦地方人才薦方震儒張鶴騰萬崇德趙一韓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

十四日

山東巡按御史陳九疇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程啓南書爾楨賀萬祚張國銳譚昌言孫敷徐從治孫朝肅李天經熊文燦黄兖王繼美等　又薦舉地方人材薦鍾羽正吳崇礼公鼐許維新董國光高舉董可威杜承式李應薦蘇述馬從龍張中鴻岳萬階楊洵馮瑗陳載春丘志襲張文炫邢具任高鍇任彥棻張新詔章從衡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六日

南京湖廣道御史張繼孟疏為言路原不宜壅議論務欲其省内云我國家自東事敗衂之後非數年生

聚不能復其元氣亦非數年訓練不能振其推心非邊臣同心協力不能綽有成算非邊臣獨斷獨行不能確有主持乃料理未几而逞臆者旁敵其奇整頓伊始而索瘢者苛議其後敵未必奇業已撓于浮言議隨于後則又牽于掣肘遂使當局者以不得自如而動邁軸之想即有弱冠請纓脫穎自薦者亦首鼠自畏而深岩谷之思是不以議論之多而誤邊籌乎今日腹裏膴秩每攘臂而赴之邊陲重任獨裹足而畏之以至薊遼之總督久難于推豈朝廷臣子止可以享安逸之位而不可以効捍衛之勞耶豈國家大

事反不如情面之重耶夫閣臣博訪天下英豪夷莪中詎無其人而軌延至今令帶麻執杖之王象乾尚董師旅縱督臣以孝為忠獨不思哭泣之餘百事俱廢更（代）之際諸人玩心軍旅何事可以樂〻棘人理之耶向非督師輔臣孫承宗大有擔當身承其任將空缺不補大事抑付之誰氏哉此固當事者之不斷而要亦喙〻爭鳴故盈庭莫執其咎耳今主事譚謙益以不知兵法之宗明詩謬為舉薦使其驗也載之史冊令天下後世謂今日邪術用兵已非我天朝堂〻正〻之体况其不驗閣之中外不将咲破夷虜之口

而大損中國之威我事同兒戲罪犯欺君道臣胡良机謂法在必行者誠是也諸如此類成何法紀是不以議論之多而誤用人乎且兵陰謀也亦詭道也設險繕具非倉卒能辨原在未雨為之備而藏机伏奇必變幻乃妙豈先時所可談其間九地九天神鬼莫測虛〻實〻父書難拘此其用甚神其術甚秘其机必不可淺近有談及東事者其云其處宜增兵某處宜用伏某處宜如何布置某處宜如何進取慮誠遠議誠當也但朝上纔上即報便抄而發矣我備未設狡口已聞之熟以韓宗功等之奸細見今有據無論

泄泄從事者已示之以虐即徐有所偕將口之出沒我未得而知而我之舉動口先得而覺則長章大篇祇以表辭人之文而語情顯露反以指夷虜之路是不以議論之淺而誤軍機乎奉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條例煩多且任意荐勘着通行申飭兵事不得抄傳着遵屢旨嚴禁薊鎮確議總督反倚重督師輔臣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七日

貴州道御史徐吉疏請速簡黔撫以救殘疆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八日

福建巡撫南居益疏糾提學副使鍾惺百度踰閑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李堪羞延駔儈于皐比門墻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詎止交人亡行兵備道曾舜漁耳目如壅精神似憒紀綱任握豈容群小暗奸戎馬是司未覩連營風鶴擾道路之口縱疑竊鈇左右之形殊多委轡奉聖旨該部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劉芳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張朴錢士晋来斯行徐騰芳袁崇煥王庭梅葉震生樂濟衆劉復初張春劉詔趙謙程

啓南熊文燦畢尔禎徐從治賀萬祚張國銳譚昌言黄兗孫穀王從義郭尚友焦馨余煉潘文王瑊鄭茂華田生芝周士昌何應瑞張夢鯨唐煥孫朝肅李天經吳從誠胡佐鄧漢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九日

巡按直隷御史李玄疏為糾劾方面官貟劾開封府知府方道通保定知府魏尚賢兗東道徐從治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一日

浙江道御史張納疏請慨發帑金接濟黔師內称貴

州用兵以来轉餉歲無寧日在楚省既竭全力以供其用在川省吏帶重傷以厚為援而督臣楊述中從中措辦多方觧濟即空觧艱難心血嘔盡幸無詘乏迨今師老財匱之日猶有十萬押送大方而奈何盡付撫臣王三善之手一潰以後全軍盡沒身且被虜其悷愎自用輕敵寡謀識者蚤籌其必敗也姑不暇論惟是此一餉也竭幾年之經營連幾省之積聚窮幾千里之牽輓輕擲而為寇盜資此舉朝上下所最痛恨者也茲時督臣縱退保貴陽而斗大孤城殘黎已盡財安存雖欲收合餘燼為背城借一之圖而赤

手空拳何能起忍死重傷之衆惟有粮餉充足始可果枵腹而固其生始可集敗旅而作其氣存亡呼吸間不容髮已報至數日皇上既亦惻然震動急改飭撫蔡復一往救可為得人得着矣頋獨于措餉一節尚無寔在昨者催解楚餉特敕計郎將及一年而所催黔餉不過以解過留抵之數支吾以應至川餉則毫無報數矣緩時如此急將何賴為今之計惟有千懇萬懇急望皇上發帑且多發少發終須一發誠不如早發趣此時督餉按臣丘兆麟出都之日給之數十萬金以行俾其為遣將調兵之資繕甲利器之具

廣簡書在前猶重在後即省押解之煩亦無愆期之
虞外以壯新撫臣之氣勢内以解督臣諸將吏之倒
懸計無有便于此者又云皇上之慰留首輔也至再至
三期于即出佐理而見首輔所懇請者惟此一事皇
上誠行其言則危然可轉敗為功首輔自然轉去為
就、宗社安危之大計實繫于此奉聖旨元輔屢諭自
能体朕眷倚至意請辭事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南京山東道御史劉漢疏請早賜彰癉大示勸懲以
肅人心内稱長興知縣石有恒死于吳野樵之手而

臣直謂其死於葉朗生之黨耳朗生謀爲不軌石令首發其姦所謂深恨而欲甘心焉者也故吳野樵等未嘗劫庫而止于殺令蓋意不在庫也且朗生之黨詎鼠竊狗偷比者從宜興真州直窺金陵之語即無活口可質而聞天元師之三印固在也乃轉設爲抽豐之說則其黨既卻之詞耳臣思朗生之逆非減於東省之妖賊也東省諸臣待其變而僅勝之石令乃先其變而圖之待其變而勝之受賞先其變而圖之者不錄豈有恒之死爲自取賊殺乎觀其挺然罵賊者堂〻數語足對天日是宜加殊寵以作忠義之氣

者也故曰有不可漸之恩若貴陽督臣楊述中當撫臣王三善奮不顧身直入虎穴羽書捷奏舉朝生色使述中能與之協心成功易易耳乃援兵不發也而餉亦不轉矣餉不轉也而河上之舟楫亦不具矣三善能以空腹之疲卒饜宿飽之玀猓乎述中未得諉之于不知也無論正月之初即有流言遍布南都而述中亦自謂以無塘報矣豈無塘報而可坐待之乎使三善果被陳其愚之誘而敗乃諸道將固無恙也豈獨先覺而旋師者耶蓋三善攜督臣必有援應更不再計耳是三善顧督臣之更爲後圖而同有其功

而述中泥于初計任三善之獨當其變也且黔中之督撫猶遼之經撫也遼則當我之敗而靡黔則當我之勝而妬敗而靡者不敢敵賊勝而妬者則幾於助賊也故曰有不可寬之法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督理川湖貴粮餉御史丘兆麟疏劾湖南道程寔上湖道錢時俊下湖道潘瀾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雲南道御史李先春疏叅詞臣翁正春趙秉忠内云

先是臣同官劉璞有遵祖制酌時宜一疏内謂詞臣蕭雲舉飲河已滿而以止足之誼諷之乃雲舉果聞言返駕矣正春生平以不為公論所容視雲舉為甚臣即不必誦言第其資其位固與雲舉相當豈雲舉不可出而正春可出前此之正春不可出而今又可出乎夫正春已官秩宗所未登者揆席耳頃歲枚卜七人而不及正春豈其無說則正春一生已叠斷綸扉之夢此一出也將欲何為趙秉忠蒙面而来為臣同官黄遵素直刺隱腸不勝心膽墮地始也出揭以自文既又哆口揄閹事以自炫譬之嫫姆為人搔鼻

乃更多施粉澤冀以悅人識者固已唾之其最可鄙者尤在浼人委曲求容幾令聞者欲嘔衷腸若此肯力謂何抑何其宦情之太熱也視周應秋領祭明華之聞言決去竟何如哉夫皇上於講讀諸臣所為虛心而聽受改容而礼貌之者為其進礼退義凜々於風節乃一則老憊而奔波千里一則彈射而顏甲十重皇上亦何愛此潦倒頑鈍無礼無義之臣可望有格心之益乎哉又云督臣之推李瑾去矣而高第之求去矣夫樞貳非養俸之官豈其從前作夢今始醒耶使封疆事人々規避若此究將誰任且自有邊事

迄今尚未見設幾督臣何動輒畏死臣謂不推督臣則已推則正當用高第使其以鄉井之念堅其爲君父守封疆之念不當明饒之去者也又如寺臣林熙春臣見其入朝喘息不已步履艱難賦歸來而友松菊此其時矣而熙春未嘗言去夫雍容尊俎之場揖之不去鞅掌經營之地招之不來國事倚毗無人仕路幾無勁骨此年來通國狥私滅公之情沉痼不瘳可不大張明斷昭示進退以爲振聾發聵之藥乎奉
聖旨大臣各有品望簡用方新且居官既無可指陳不得以空言諷逐該部知道　浙江巡按御史田惟

嘉疏劾嘉湖道王繼會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順天巡撫石僉都御史鄧渼疏參薊州兵備道邵可立審雲道葉震生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二十八日

山東道御史宋禎漢疏稱登萊巡撫袁可立指斥已鮮完胥尚寶司少卿魯用升黙緘殊多責備乃兩罰温綸而後竟未聞補牘以陳笑駡由人非細戀棧不亦羞節鉞而玷清華之甚耶至部屬馬鳴瑞劉繼孔陳明晰等贓跡敗露顯有據憑而猶未見按法處分直窮到底或遺逸于四壯之遺或覬覦于一綫之留

士類共羞官邪奚警臣所謂去邪之法當迅也撫按握激揚之柄脫一方官吡政則不時當即參處無待旁觀啓當局之明所以貞憲度也詎比年以來每見物議已喧于長安而彼處尚賒夫白簡姓名以羅于考功之法而地方尚未封癉悪之章者夫察吏之地按撫最密邇而不蚤糾正至今相遠者得以先發則于事体似舛率屬之權撫按最重有權而不慎把握至今居中者為之代操則其事權轉輕宜嚴諭一番俾各多方密訪按月精覈庶幾無媿紀綱之命吏乎臣所謂糾參之職當明也今一缺薊督籌踰月餘無

可爲代竟以停推暫結其局再缺違撫見在多人無肯爲任竟起數千里之舊撫應之則是布列者皆自處于無裨緩急之人國家從何得其一臂之用哉至中樞何等重地樞貳何等崇階而怯任見機者既相繼卸擔避去雅望新推者復未聞叱馭來偕致令羽檄交馳之會一切機務專賴一人之拮据不惟獨勞可念猶恐獨慮難周則見缺一員亟宜就近擇有猷望者推補庶可朝奉命而夕受事臣所謂急公之誼當重也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三十日

雲南廵按御史羅汝元叅提學副使林士標內云士標五六七言自負晋安之風雅上中下等亦堪衡鑒于天南惟是心大澤融未免事多旁代香火之情過厚故衆人與歡而趋佞倖之實失防故群小相緣為政即舉近日二事堪恠滇南諸生青樓宴飲不轉瞬打剥席捲而歸紅轎親迎争属目拋磚擲揄為快似茲儇薄敗群正宜誅勦非類闌今歲考取入學較昔吏太適涯豈真樸棫作人可是良楛莫辨無恠外議紛〻僉謂宮墻齷齪為本官計亦宜以去謝人言矣

奉聖旨吏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房可壯疏定黔師

失利之案內云文靡武囊黔事已壞而益壞兵散餉絕救黔已難而益難問誰握閫外之成筭則王三善者有垂涎上賞之念而不能謀周于身問誰司居中之調度則楊述中者有齮齕同事之心而不知禍貽于國故論一潰之敗三善難罪不可以掩功論三載之勞述中即功不足以贖罪然總而論之昔遼之經撫不和已成逝波莫挽今黔之督撫不和至滿盤全輸覆轍相循紀法蕩然懇惟皇上獨持乾斷立張國法特須嚴勅呵責督撫道鎮等官姑分別削級戴罪立功俟有成績方准復職奉聖旨已有屢旨了統候勘

報另議該部知道

三月初一日

四川道御史謝奇舉疏爲先朝遺奸動搖國本濟惡餘孽手弄神樞內云先帝以遲未立諸臣後先上書皆留中萬曆十九年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册立儀物請神廟震怒廷臣力爭不得首輔申時行託故不入閣陽附名次輔許國王家屏公疏申救而陰授密揭自異內有臣每見諸臣但有言及者輙諭止之臣在閣時同官亦未嘗言及臣亦以爲未可等語當是時舉朝之言輕而時行之言重舉朝之百可不能當時

行之一未可未可二字與唐時奸臣陛下家事一語何異時行之心尚忍言哉賴神廟聖明下其揭礼科時行心急嗾所暱胡汝寧欲乘揭未發抄計取之汝寧遣家監宗九佯為好語賺給事中羅大紘觀而袖之去給事中恚甚汝寧復自外至柎其背曰太僕少卿非美官耶給事愈恚於是發其揭者中書黃正賓杖矣攻其奸者言者羅大紘削矣鄒德泳幾擬杖隨削矣君爾忘身者次輔家屏五上書休矣時行內慙見擧朝共擊無顏立朝紳之上乃請罷歸々慮有後患復改刻其揭以示人真情愈露嗟乎遲先帝十年

而後立者非時行未可之兩字乎然遲十年而終得立者非賴諸臣共擊之去乎倘時行不去大事猶未可知也今時行而在何面目以見皇上即今已死亦何面目以見先帝夫是非不同途功罪不兩立杖削諸臣攻密揭者既已國本起則遣密揭者不當以傾危間耶此關係社稷何等事擬擊進藥二案已經處分忠臣孝子猶追論不已傾危社稷如時行乃任其竊廕盜謚襲慶承休又任其弗類之子申用懋使機械而弄神通尚謂有國法乎用懋以伊父事敗被論回籍隱匿吳門原不在建言起廢之列巧緣出山

驟進今職先是以三千金買一科臣爲而事露大計傾言無處容足竄伏南都清議共棄近又托名齋捧垂涎節鉞見鑽求路斷黨緣計窮乃倒行逆施謬陳邊議欲借紙上之空言蹤取建牙之重寄夫籌邊半世百戰身經猶恐奇正變化机難預設豈有口厭粱肉身成文綉足未履邊目不見虜塵機懸斷道聽塗說遂足爲萬里長城哉即用懋亦非不自知其不能辦也特以家揭隱患時時懷門族之憂不置身津要則其打點斡辦不神不借言邊事則其站立腳根不穩奉聖旨輔臣名品以定豈得追論輕詆申用懋才

有可用亦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初二日

巡按直隸御史劉重慶疏參大名兵備王應乾荊棘生心甲鱗徧体陰巇如山川毒根比蛇蝎拖泥帶水則金玉之詞臣可巇露爪張牙則執法之綉衣可嘲其見事風生百計以圖煥者又其剩技矣奉旨吏部知道

初九日

貴州巡按御史陸獻明疏陳入黔敗壞闌見情形內云撫臣王三善憤安酋之悖逆天朝荼毒生靈于舊

年十月歃血誓師戎衣鼓衆一時推兵十餘萬道將數十人忠義所動克捷屢聞招降撫順斬級擒魁烧燬賊營獲龍袍等僭逆諸物安酋及奢社輝母子俱棄巢遠遁撫臣之入大方也祇有空城不見一人一物旋恐中計居水西宣慰衙門釋田景猷于拘縻慰師儒楊明楷等之陷入遣被虜男婦而還之親戚召降戎陳其愚等而釋之不誅助賊玀猓烧營各撒撫臣惟有飛檄報捷且計郡縣其地視安酋不啻釜魚籠鳥矣賊乃一面號召諸苗一面令人局住撫臣安坐而不爲抽身計此屯兵大方之情形也自十一月

十九日兵抵賊巢四面皆屬賊壘事久變生賊糾諸苗圍繞我兵彼此隔絕食盡兵飢數萬人心祇思逃散撫臣方悟事之已非于正月初三日計定突圍而出不知賊已埋伏待之據得總兵張彥芳手本稱撫院于初三日移營由鴨池河回詎料安賊糾聚鎮雄烏撒各土司兵數萬四面阻截初十日至地名化竹宅吉處所賊兵勢衆盡力来攻放火燒偪官兵潰亂撫院中鎗墮馬為賊扛抬擁去曾馬二總兵統兵楊僉事監軍尹叅政向叅政等俱奔回省城等情此班師潰敗之情形也續查賊之腹心陳其愚十五自賊

所到省此必賊爲緩我被計潰兵三萬有餘亦一時至省俱餓莩不似人形于是人情洶々懼賊長驅米價踴騰斗粟銀至八錢人思出城外從賴督臣楊述中曉諭安插得免空城旋星馳催餉募兵布置防守臣初到地方不遑他問即嚴督道府理運米之法徹兵責之衛所營哨防乘風嚮應之諸苗盡督臣整頓于西臣整理于東彼此相應以固封圍此失利之後急迫之情形也夫撫臣義不顧身氣可吞賊其忠義勇敢任事此詎可于尋常中求者惟是不設應援而以孤軍深入可謂萬全乎擁兵十餘萬而祇曰　賊

巢可　穩着乎身入虎穴凡五十日而不筭獲首之議其後可不謂驕且踈乎乃若精銳盡歸撫臣省城無兵可遣大方音耗不通旁觀不能急援督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迨遣段伯炌等三路進援亦以噬臍無及惟是諸道將之在陣者不少矣事成則分功事急則宜併力乃撫臣孤懸中計未聞諸道臣之力爭而慢諫也賊驅婦女數千以蠱軍心各兵將懷戀全無聞志未聞諸道臣之按軍律而肅志氣也則所監何軍也撫臣青衣小帽冒圍當鋒未聞各將官之奮身而出死力也各兵遇賊者少不見賊者多皆掉臂

褁足立視撫臣之僂身受敵未聞將官之督率而護衛也則所將何事也虜者自虜奔者自奔捐數萬之衆于須臾隳可成之功于一旦重傷損威長奸熾禍莫此為甚奉旨總督官着遵旨戴罪任事相机勦守其新巡撫着速催到任該部知道

十三日

宣大總督右僉都御史王國楨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蕭丁泰李得中王家賓賈充忠晉雲霍周太峙等

又薦舉地方人材王紀衛一鳳劉敏寬曹于汴李璡李楠張泮荆養喬史學遷楊一桂張蒙礼馮諫張

尔綦李如檜耿好仁張曉王楨張三傑王鼎等俱蒙

聖旨吏部知

十四日

陜西道御史梁元柱疏請廣斷以昭曷象以消漸萌內云一曰議論寔多成功日少弦轍之弊不可不更也一曰銓敘之法官邪愈熾積情之局不可不破也一曰多艱之運匡濟需才孤雛之棄不可不還也一曰根本之地凋殘已極矜恤之政不可不講也一曰兵興日久三空四盡清覈之法不可不嚴也一曰首善之地奸棍流寓積弊之藪不可不創也一曰華轂

之下法紀凌夷養亂之漸不可不振也奉旨這所奏多切時弊近來議論太煩且多挾私徇情阻撓銓政着嚴行申飭有囑託陞選的該司官即便發覺參處其各衙門參送奸犯重情者着令盡法究擬不得輕縱併會商覈兵等事都與申飭行該部知道

十七日

廣西道御史宋師襄疏陳力行二字內云終日籌邊務矣而終不能行之于邊也終日飭吏治矣而終不能行之于吏也終日計民生矣而終不能行之于民也終日弭盜賊矣而終不能行之于盜也所以然者

蓋臺諫以進言爲責條奏一入即云盡聀而條奏之行否置勿問矣部臣以題覆爲事看議一上便可了事而看議之行否置勿問矣閣臣以平章爲任票擬一定即爲絲綸而票擬之行否亦置勿問矣即皇上勵精圖治凝神勤政日日覽章奏日日下嚴旨而某事之能行其事之未能行其誰爲還報皇上也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口旁不在水蘭而即在數百年休養生息之赤子中也積病之根源不止于七年蓄艾之方斷宜決于今日故發然更始憤然力行臣敢以望之皇上焉敢備以責之臣工焉又云事例一途貲

郎中賢者不少槩見而群不肖之徒一官到手百計剝民其害烈于盜寇其禍慘于夷狄朝廷所市不過錙銖小民所償已踰鉅萬是本欲權為國計而寔以殘我邦本矣況納者愈衆選者愈壅自乞恩空選之例一停人〻抵掌稱快竊幸可挨年待選而豈知守候闕下者不銓數十年不盡則事例之說固上下交相為愚而止以流毒百姓耳何如一槩停止俟二年後果真見其無事例也而不可以為國然後再議復開未為晚也奉旨知道了乞恩空選已停事例還照行該部知道

十九日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疏爲纓訴民隱乞寔行寛恤以固邦本内云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軍餉者九郡一綫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即欲問轉輸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内地之民生民生之憔悴極矣言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日重貧富不均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諂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粮賠丁面欠六害也里甲脩

理粮長補辦七害也俗吏防農非時勾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候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偹倉以爲民今僉粮里買數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糴之半則郡國何以偹水旱乎一反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譏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募召之說則耒耜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撞獄而攀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摎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土官進其階察吏恬然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横行而南院十詞

九邊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又云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發罰然而朝廷既未蠲除人戸日見追擾州縣滑吏喜于株求營幹司府粮房一紙行催郎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責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今四方多事議可從

權不如查州縣正官：許無玷俸未及期者悉留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于行李餽遺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奉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職着按撫官嚴行申飭仍不時糾察貪吏以示懲警蠲免欠徵併留免朝覲正官該部即與議覆　巡按直隸御史彭鯤化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礼部右侍郎張邦紀御史陳王庭武德道白養粹關原道韓原善僉事馬思恭郎中賈惟鑰知府徐九章同知　夢齊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日

貴州道御史張鎮疏請速覯望退縮之臣内云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發四川兵而不用築木城于宣慰司卒之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槍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昧於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道諸臣平日享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儻功成奏凱又將勳名鐘鼎叨榮封蔭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羅猓蜂擁之時進不能催鋒陷陣

退又不能捐軀赴難總之諸臣身家富貴之念重而除兇雪恥之念輕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魯欽馬炯紀律疏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更浮于二弁而尹伸華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太方明棟于地下哉諸臣罪案臺省論列多章臣似可無贅但明旨于鎮道各官一則曰勘明具奏再則曰戴罪立功其于述中一則曰策勵救援再則曰責令調度似以為諸臣之功罪尚未定述中之才力尚堪再鼓者則胡不引遼事觀之也寧之敗王化貞孟浪啓釁其委任孫得功印

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攘掌言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其不脩守具即發回川兵之故智也况三善親復戎陣直搗虎巢一旦變出意外身爲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贖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走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制無方之旨今若三善被執而述中僅〻以削銜處以聽勘處豈縱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爲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心矣今新撫臣蔡一復此時計已入境受事皇上宜立遣緹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至鎮道諸

臣臨難已無固志將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
立彼高出胡家棟等之覆轍俱在胡不一併逮治以
為保命全軀者之戒武郎如空言騙官利口鄧搪之
閻鳴泰　職原不為過而乃聽其解變回籍遁還晝
錦致令說鬼說夢之曹郎借事偷揚圖燃既死之灰
又如陶朗先劉國縉賍銀已經計部題准抵還軍需
然非嚴責按撫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關
臣梁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完必至于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
頑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奉聖旨黜省孤危事

難遥度新巡撫官尚未到任楊述中策厲調度併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俱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巡按陝西御史劉廷宣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史文煥張九德鄒遇宋槃梁應澤楊邦憲段猷顯陳應元李養冲劉廣生劉文琦吳養源賈鴻洙徐紹沆馬人龍呂逢翁汝進等　又薦舉地方人材薦張問達武以弘樊東謨解經邦李應策王紹徽史記事劉九經米助王建屏焦源清李元吉等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二日

左都御史孫瑋疏爲遵旨再行申飭内云先是巡按御史温皐謨等各請寛限明旨業不准行今冡臣趙南星遵奉申飭謂寛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拙官之道至于比于鷹鸇之擊乃趑趄不前賢者不免臣是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遷延養俸之思若寛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作缺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事例不一有覆准告病未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題回道者有諮訪稱職先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察之法舊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衆口僉同公論難掩

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容規避惟是合受命而往竣事而還祖制不由本院而徑赴御前復命豈惟入告成事明臣子之恪共亦將仰備諮訪達民間之病若今天顏咫尺而非神祖穆清高拱覲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御前復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遵照會點參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患壯夫不免鞅掌馳驅者昔人所嘆請自今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遵照會典巡撫代題行本院勘實咨部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照京官患病事例具呈本院勘實代題不得

徑自具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託疾避事者從重叅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寔覆奏者乞皇上即與允從以恤其私奉旨卿振揚風紀脩舉舊章前疏已悉這差滿復命考滿及告病勘寔代題等事俱依議行御史法官當為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逾指還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着嚴加叅處

二十三日

浙江巡按御史楊維垣疏請褒恤節烈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奉聖旨石有恒併徐可行已有旨

優恤還着該省巡按官逐勘覆奏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甘肅巡按李若星疏為薦舉監司官員薦郭之琮王佐才馮任奉旨吏部知道

二十七日

寧夏巡撫李從心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陝西布政史文煥寧夏兵備張九德學道吳文企奉旨吏部知道

四月初四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疏為邊疆決裂日甚督臣

罪過難逃內云巡撫王三善誓不與賊俱生談奇奮勇屢以捷聞復提兵深入期滅此而後朝食一段忠英之氣可質鬼神所賴同舟矢志援應策救者非楊述中乎奈何方圓異操柄鑿不入垂成之功隳于一旦撫臣被虜大損國威臣所聞部報猶謂是非半也及見撫臣家屬揭帖與道路之傳言則有謂三善師旅將行述中卽發牌移鎮沅州置貴城于度外三善强之吊回原牌住省固守城池述中遂大生嗔怒餞行之日至于形色發毅者有謂其别撫臣之後閉門高卧若何而運籌若何而偵探若何而後動一切委

之不問者有請正月初七日兵到鴨綠池三日無粮兵自採草根野蒿而食衆逐解体諸道将多在鴨綠池河浮水奔入咸清獨都司藍補家不見軍門捉西尋覓者粮餉不継策應不至是黔事之敢述中欺之也三善之虧述中虧之也其此罪蓋亦断送遼東之續兵臣同是而有感于功罪之不明賞罰之倒置焉東事問誰啟釁則受賄開市之白養粋與夫吳奴賡子棄絶北關之李維翰也維翰逮矣養粋何以優游而享殷富蜀事問誰戎首則李達明時舉而李達尤甚也何以俱從寬政黔事問誰釀禍則貪賄安梭之

李澐挑激軍民之劉錫玄也而且偷生誇績而且肆其含沙之口以中傷血忠死守之按臣此陳良訓之所以扼腕而許譽卿之所以明指也文臣之失守封疆或死或遠矣乃縱兵劉孔胤之出城先逃李光榮之臨陣規避何以不與麻貴李如柏共註爰書耶按臣無地方之責無可死之理張銓之死所以成仁取義也若方震如當遼陽初失舉國縮步碎膽之時毅然請行請守鎮武堡舉周羅一貫皆其先事而預防招徠祖大壽安置數十萬遼民皆其隻身而殿後此與庸懦一籌莫展之楊一桂並論而為不倫何因其

平日秉正嫉邪之大甚欲文致其罪乎此潘雲翼阮大鋮所以憤懣而為之剖心也驅官盜餉寔有徒若郎中傅國司遣餉兩年節省不下數十萬潔己奉公惟此一人乃郭興治以馬紹芳娚男之私而羅織其罪竟以察去不令真才放廢耶朱燮元殲賊勢之鴟張保危城于纍卵即崇階世廕亦不為過矣當時所與同心協力共嘗若楚者李仙品戴熺丘志充也仙品秉節鉞矣而熺與志充獨不可一体優擢以鼓效用之心乎軍功邊俸濫觴驟陟華膴而歸德徐州沿河防守之諸臣亦皆竭力効死見于按臣之叙矣何

以竟從中格短任事之罷乎當此用兵之秋兵部寔射才之地也乃王三善寔見得標下劉超劉時敏勇畧多功爲之咨請加銜此何等時而猶多方索取難吝與是誰爲職方而背公營私若是乎至若領大章王道元吳爾成皆兵曹之有才有望可以肩鴻任鉅者而何以竟中讒邪之口以淹郎署也凡此皆所謂功罪之不明賞罰之顛倒者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七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曾熙丙疏爲懲貪之法未嚴內云非不講求清餉而盜餉如陶朗先等諸人未見嚴追

恐效尤者後益濫觴也亦嘗議追貪贓枉法之官如袁世振輩公然遺書抗提以貳千金賄買蘄州署印薛通判誑申起淮聽勘今尚優游閭里冨擬王侯且縱其子殺人而有司不敢問也利孔愈開而害孔愈大百姓之膏脂既竭而墨吏之橐橐愈飽民安得不窮且逋也夫終日禁貪而貪官未必有禍終日言追贓而贓官何曾見一文使天下貪婪之輩輕犯名義揶揄法紀相率而墮于阿堵之坑塹又何怪于主事王行健之爲暴于九江關上也九江向係利藪自愛者方兢兢乎若浼行健種種貪戾有令人聞之掩口

者量船自有一定丈尺行健無論大船小船比常數而加倍焉稅銀每兩加明耗四錢復加暗耗三錢且遣家人遍走江干偵探商船誣之以漏稅而擄其貨奪其貲有不從者併其船而付之一炬矣且偕其友並坐堂上眼同收銀日用强壯家人四人濫刑示威關津之利所攫無算商民嗟罵實不堪聞更可異者娼家王鳳兒日往來于衙內通宵不出廉耻盡喪官常掃地此眞江上之巨鱷含香之腐鼠所當速爲褫奪追贓究擬也奉旨懲貪屢旨申飭未見着實舉行這所奏該部便參看了來說

初九日

掌河南道事袁化中疏參貪鄙穢臣徐縉芳內云縉芳為御史巡鹽兩淮時臣尚為涇陽知縣縉芳之行徑臣未之悉偶于邸報中見科臣劉文炳參其贓私累累皆人所未有之事心竊訝之嗣查涇陽縣淮商百五十家因與便中關問鹽法利弊俱云鹽法至徐可謂無法其稱掣之先後惟賄之多寡是視河下之公子門外之清客總皆寄頓之人甚至娼優小唱亦得以時通關說臣一聞之不覺欲嘔嘆曰有是哉玷西臺而羞士紳莫此為甚矣後見其勘報案成贓有

數萬關庇者尚欲賄脫舉上下執法一意秉公立此一段公案臣又嘆曰法不貸于巡方國家尚有法也不意縉芳至今突有異冤之陳據縉芳搖尾一疏謂當日之贓盡誣枉使縉芳果無贓私何不直陳于問官之前直至今日方始鳴冤前後倒置誰令其迷錯若此贓原數萬而分厘不上今之甲第田園尚稱金穴此真抗違明旨乃欲假恩詔以欺君不惟縉芳自莫能解卽有善庇者亦不能爲縉芳解矣奉聖旨著該部院參看了來說

十九日

刑部都察院接出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併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併枷號的都開寫來看

山東道御史周汝弼疏糾文選司郎中謝陛內云陛受皇上特拔之恩冢臣不次之遇兼程飛來前不屢遞後不屢越人雖疑之而猶望之爲其急于報國恩報知己也未幾而來朝不過踰旬入部未行一事突出袖書稱母病危甚至垂淚泣而道乞歸于冢臣天母子天性至親疾病人所時有自非無情能不感念且冢臣所以用陛主選者以此區〻方寸耳今亂

矣何能為家臣之代題以去也情也亦勢也而孰知謝陛在部中則不能為片時留在城外則不妨為三日淹對堂官則不知其涕泗之何從對親暱則未妨其言笑之自若夫毋不病而誣以病忍親也毋不病而誣之病以誑皇上欺君也毋不病而誣之病以動冢臣驟得而驟卸擔責友也人寔有言矣謝陛者韓淺葬之餘孽也當簡命不被之日思懸車絕剃以自外于聖明則無對以君父思剸腸剔腎以自獻于請朝則無以謝私交夫是以且為前日之來夫是以且為今日之去夫是以且為家中之書而復轉為袖中

之書肺肝如見如蜮行徑倏陰倏陽反覆千端呼吸萬狀今而後乃知未出門庭之時已早為抽身之計矣然而更有可異者則破甑之鄒之麟是耳之麟固敗類之孔壬然聖主羞以為臣而良士羞與為友者也去歲察典之前罔畏明禁布書長安以名教不載之人而敢然談世教以清議共嗾之夫而悍然肆雌黄咄々怪事真堪揶揄閱々機鋒莫可方物其嚇腐鼠而冀死灰之燃叢穢一身猶可言也其張邪幕而蓄惓土之謀貽蠹一世不可言也且韓浚之後猶有韓浚之麟之後儘有之麟而謝陞正其後身之一耳倘

埋頭藏尾互相結締構成羽翼暫圖鸞伏徐俟鴟張傷善類而禍國家為憂方大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江南道御史潘士良疏為故相壞察庇私寺臣巧辨彌張内云曩者萬曆乙巳之察諸臣矢公矢慎俱照例分別乃邪輔沈一貫庇護私人忽有欽留之命惟時被留諸臣迫于公議莫容各已引決無一人入仕版者獨洪瞻祖尚靦顏就列故臣于條陳疏中點綴數語令其省悟而不意反嘵嘵置辨也據瞻祖曰乙巳察處則主察正人先吏部臣楊時喬都察院臣溫

純河南道吳達可皆為臣力爭之而不得已也夫瞻祖果正人耶則不必為正人所察何俟于爭且三臣皆當日主察之人也一切處分皆聽三臣為政又且向誰力爭以當局之人而轉爭于局外更云力爭不得也則臣之所不能解者也其曰欽留之命輔臣沈一貫自庇其私如科臣錢夢皋道臣張似渠一人而臣等名與之俱不能剔出夫一貫既欲庇私則凡與留者必皆其私人也瞻祖果非牙爪果無深交方剔去之不暇猶當日被察者亦多矣何不一槩併留而獨此數人足惱相府之藥籠耶一貫庇其所私而又收

其所忌揆之情理似不若是之顛倒也此又臣之所不能解者也其曰辛亥察後吏部臣孫丕揚都察院臣李世達等臣復照例分別題明料臣錢夢皐道臣張似渠以不謹處臣等自以浮躁淺露不及等處夫聽祖前番察處果係無辜蒙誣彼剛正如丕揚等必為力雪其冤今察者察矣而獨較量于處之輕重以為低昂豈不謹者為處而浮躁淺露者獨非處乎兩掛吏議而云非彼正人之察處誰其信之聽祖須刻兵垣雖為朝廷侍從之臣乎被察之日諒不能以呼吸直通帝座欽留之命突為二百年破例之事聽祖而

不與也則可瞻祖而既與也謂非借耶輔之郎冀將誰欺乎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掌河南道事袁化中疏參稽勳司郎中崔涓內稱涓之居鄉居官不法狀筆不盡書談者鄙之至不孝其親不友其弟至垂白之母日匍匐哀訴于官上之前天倫攸斁人人相視為梟獍臣初聞而論之科臣章允儒繼又論之夫言官論人自其掌職劾論者為其母老而愛少子涓不宜以傲弟而傷母心此正涓家庭事言者不過以大義相視耳有何仇于涓何私于

渴弟而今顧憤：若此乎今渴弟誰之子母之幼子也母之告渴正為渴不能善撫其弟乃渴忍使人繩縶弟領持帖縣堂必欲打死而後快此正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處不知于親之心順耶淂耶為人為子渴果何居乎況弟與母原不分母之愛獨鍾于弟則奏弟者即奏其母之寔不孝之大正在于此今反横口罵人毫無所遜避于至尊之前非止不孝且亦無人臣礼矣渴言臣為家難徙窮壑二十年自為避弟與母無干獨不思母不携来則絶膝下之惟已二十年渴母八旬淹：待盡忍使甘旨不充定省不聞

清夜自忖得毋有赧然者乎其最不蓋于人者忍于焼燬父屍偷挖采石之故塚而竊附于中後被人知几釀大變若非司李主其還去則涓之皮骨能至今存乎奉聖旨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疏陳目前有三大不法事內云徐縉芳舊巡兩淮穢迹贓私勘成讞案究于十年之後畏燃死灰援赦典以自文并舊贓爲無影不知前案可翻而手書必不可塗閹官可証而口碑必不可沒名賢可附而孩稺必不可欺此其大不法者一也同時有崔涓者貪橫于鄉而飾辭于朝蔑殺其毋弟而叫罵乎言官四維不張

五倫盡絕而猶曰我呼父母呼天地也父母天地豈容尔乎温之心必以為我為不善于家其誰知之夫亦知塋采石以覬神罷通學有揭呈乎夫亦知誣劫盜以充私橐鄰里有冤狀乎亦夫知取夫役以造私第蕪湖舊令業已行取而優遭白簡者正為擅撥夫役一事乎種種無礼宦遊此地者誰不唾之而敢狂言自逞乎此其大不法者又一也同時有李維標者亦投揭京師布圖辨用維標狼子野心悪積貫盈鄉人共欲魚肉有司如畏蛇蝎即其自供占産殺人累累成配豈屬釋憾而為之乎且有兄維禎迥不相容喬

寓留都海内孰不知有逃兄之象弟乃云為兄逢怒為兄降官何喪心至此矣維標縱未為王官亦天朝進士至受撫黔總督劄付權授貴州貴陽府推官天下有加銜之武弁今乃有權授之推官與者受者大干法紀如此可為維標倘遇妖賊安酋與之偽丞相偽將軍等官亦必忻然拜受舞蹈不違者矣此其大不法者又一也 奉聖旨該部院叅看了來說

二十三日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疏叅科臣傅櫆内云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

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絶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機之心矣機之意不利于攷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惧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常亟称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同鄉諸臣後一激訪单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落落而已凡此皆海内之清望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

珠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者日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奉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甘肅巡撫李若星疏議添設知府以資保釐内云遼東甘肅止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民付諸武弁之魚肉頑武弁布吮屯余之膏血而播酷虐以開

怨府也余深恨武弁之輘轢而懷反側以釀亂階甚至不顧居中國而五涼幾莽為夷藪縱因無守令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撻而走陷捍臂不顧至今令人談虎色變則知府一官不可不添設也近伏皇威人心稍緝雖有充兔一戰金痍創死渠酋又有阿壩青羊水之戰少有翕難然海虜支派蕃衍今古六三保台吉兄弟多人擁兵講市屢欲大入　成親探屢聚沙嶺偵探敵息狂逞伏仇則甘肅之為甘肅危困臲卼幾如葉上之露豈將士卧鼓虎臕之時乎豈臣工優游坐視不急加料理之

日乎料理禦強胡之衝突則添設將領為急料理結軍民之心志則添設知府為急奉旨吏部知道

二十七日

廣東道御史劉廷佐疏請溫綸不宜數瀆敕幸無容屢加內云魏忠賢侍衛勤勞素蒙宸眷使其名忠賢而實忠賢也皇上所深知亦外庭所共覩皇上第一再獎賞之足矣若至天語頻煩皇恩稠疊則毋乃輕而褻乎忠賢前所叙之功方臣請假家居不敢槩論茲者奸徒偽造制錢自取罪戾忠賢緝獲之皇上命送部擬罪此法之常也亦忠賢察奸本等之職分也

非有蓋世之殊勳絕代之偉績也安得謂奇功乎且
皇上以此為精明忠賢未免益務于精明猶為作其
任事之氣皇上以此為奇功忠賢未免益徼于奇功
竊慮生其好其之心臣恐干譽喜功之意勝而哀矜
得情之念寡將來殃及無辜株連疑似或時〻成寃
外之慘其貽害可勝道哉奉聖旨京城奸盜充斥緝
捕責任非輕且拿獲偽造制錢例屬奇功褒賚激勸
俱係舊制爾當詳考典章不得沽名瀆奏該部知道

1409358

910·1256
6738·1

21101000180493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

悊皇帝實錄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至

天啓四年五月初二日

山東巡撫王惟儉疏參橫肆府臣孫朝肅同日巡按

觀光諸會參內云朝肅力可移山術能使鬼撫臣參

官而輙移文以詰問藩司請餉而即怒氣以相嘲怒

學臣之不從請托而貽書嫚罵人共切齒恨道臣之

與己不合而到處醜詆聞者傷心蓋自撫按司道而

2H 80/05

下無一人不在其凌轢把握中而輙敢以此術加之撫按也亦太無禮之甚矣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三日

湖廣道御史劉芳疏請亟杜紛更之端內云見鴻臚寺起數內奉聖旨魏大中傳槐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而思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欽此大小臣工相顧駭愕夫大中之到任皇上命之也首垣印務不可久虛承命而蒞事亦以天威咫尺弗敢隕越是到任而思尊望上也今皇上捺之以而思復責之以到任是何浹辰之間自相矛盾

前後之際頻致牴牾以煌〻天語不啻炳如日星而
朝更夕改毋乃以不信令爲而令臣下靡所式從也
予且臣覩今日意見紛紜口舌角勝囂凌詬誶釀成
世道之憂更中旨頻傳外庭不解以致妄相猜忖所
賴端本清源惟是廟堂之上有畫一之令杜猜疑之
實庶可漸反囂爭爲協和嘗讀明旨各官總是意氣
相激有何關係以後不得紛爭瀆擾則皇上已曉然
明示百官以息爭矣今諸臣之血氣漸平諸臣之詞
鋒漸懈爭端甫就寧帖而更頒以二命竊恐議論復
自此始而黨門猶自此而開人心不醒國是幾定臣

甚懼之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五日

山東巡按魏光緒疏陳踏勘鄒滕始末併議安插逃人内云妖民之當誅妖産之當佑固也臣本意欲盡招流移編給餘産斷還妻女清理獄囚而兗州府且硬加臣以翻局要功庇妖激変等說臣即凜持三尺畧無畏阻而屬官皆係孫朝肅私人臣譬以一後姑取衆悍婦其誰肯為臣盡心者臣因反覆思維欲使此事從頭徹尾條貼清妥固非任人不可而所任之人又須真心愛民耐心做事虛心觀変之人盡改從

前採切蒙蔽之習而後可而臣見東昌府知府曹文衡者一奉臣等之檄而单騎巡行家軫户視及指出百餘人而處置安插委曲詳盡畧無遺憾嗟乎獨不得文衡輩而用之耳豈憂亂民哉至如遼人一事撫臣嘔心區畫而道臣譚昌言亦極力肩承除遼官遼兵贍養有資及出海赴関不計外其餘見住登萊州縣安插者三千六百餘人臣等與道臣議借銀數十兩於登萊兩處置地建屋四散安插其資斧充足願往各處者聽而又嚴禁土著不得凌轢抑措訛言挑激道臣子視遼民家視遼事勇往直前畧無退避知

必有以辨此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直隷巡按劉重慶疏為荐舉地方人才荐祁伯裕盛以弘馬從聘王家相郭士吉陳其猷楊楨郭佳鎮錦衣衛同知梁慈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十日

山東道御史楊方盛疏為吏治不清有自私交持濫宜嚴內云火耗之禁章滿公車而掊克之風獨熾贖鍰之条條列充棟而誅求之念益奢此豈羶臭蠅趨火張蛾撲而廉吏果不可為乎非也有司自知府而下以及典史除選之日稱貸多金編歷大都之肆賭

求誅淂之軫凡為到任先資者不一而足彼其未出明春而京債收積已種不淂不取之數矣比臨地方則逆新送舊有餽初見有餽辭別有餽歲時伏臘有餽喜慶生辰有餽使盡規瞯之精神巧作交歡之肺腑其太甚者則趋權貴以成名結要津而廣譽給繇之外別有往來入計之前饒多問候此等繁費為從有司概捐家業贏淂好官不惜民間系忽爭抑各抱點金之術足偹周旋也不過以地方之物力充衙門之使費遍逐遍征誅非民出然則民安淂不貧盜安淂不起而世安淂不亂也又云禁絕餽送有四便為

約已裕人損上益下由不盡以寬閒便一去浮就實銷耗歸恬省繁文以免鑽刺便二長官不吞各屬之餌則廉自生明而賢否必不倒置便三有司不窘上官之求則名義常存骨力自勁而法守必不淩夷便四當情面狗人之世界洗滌纖腸此為救時第一義尚可謂交道接礼相治相習而賄賂公行置不問乎奉聖旨這所奏有司餽送收受等弊內外各官着部院及撫按官嚴行禁治選官揭放官債還着該法司通行禁革該部知道

十一日

山西巡按御史李日宣疏陳河東改府四便內云往時曾有議以河東為河中府者取地當兩河夾流之中名義甚當而即以解蒲兩州十縣屬之於通里之要害人情政體之歸往區畫亦甚周此地之無容議也既議地必議官而增官又慮多事故議即以運使兼攝知府運同兼攝清軍運副兼攝管粮運判兼攝理刑於此猶見有四便為他州縣所理僅民事耳而二州十縣獨兼運事既屬之司又隸之府無論簿書期會官難於旬日之往返即此解句攝隸亦若于五百之奔疲今歸并河中減其周旋虛文責以敦脩實

政則精神既省手足不掣而民事鹽政受成一門一便也運使三品体原不次于郡守惟其止於運事權反不逮於郡倅若使其兼權而廢事即守空体亦何為今惟以使司而兼專制則居中指麾既無旁掣之足慮兟底整刷更覺登高之呼且以新添之氣色振其委靡復以前路之光華礪其勇往即舉從前諸般狐鼠苟竇牙房陋規一舉而廓清之無難者二便也往者以撈採之忙致州縣有銜命運司之嫌故運司無奈只得置撈丁而改行自撈然自撈之于納便而實於挨商為不便又且年來為脩墻之役頗難州

縣以嚴責料丁之事至目亦無禁戢欲舍土築而別議磚砌然砌磚但可遲之十年之久不能浮之一朝之需兩者固是池上一要緊事今使州縣與運使一体則捞採脩築各州縣竟自任之不惟包攬賣放弊病之在眉睫者容易可除即近時民丁竈丁議論之関膝理者亦就中浮露三便也至於平陽一郡三十四属處處皆藪其為奸宄匿藪盜賊跳梁無時無地不費覺察今即除解蒲二州十縣外餘二十有二猶称洋洋人國但使之無馳念於風馬不及之地而浮以并力於萑葦叵測之區或亦拮据蓄租者之所不

愛乎彼秦梁泥處之介政轉運之所浔做而蓁莽盟
薄所在又五馬可以從容即向者臣疏所以言永樂
鎮之添設同知政可移之隰趙絳稷之間將異志暴
行不戢而自消矣四便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三日

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疏稱臺臣彭鯤化復命一
疏讀之相顧錯愕不意聖明之世何以有此背公植
黨如按臣之薦奸輔方從哲也從哲浔罪於先帝浔
罪於四海我皇上神明天縱洞鑒其肺腸久悉其奸
狀自不容其悍然狂逞萬一徼倖陰謀黨緣浔遂則

必有起而裂延齡之麻憤而請張禹之劍者矣切遽謂天下無人也去歲按臣張養素以情面薦奸臣劉廷元姚宗文欵輩於時總憲出疏駁之天下称快申飭臺規令甲依始況從哲是何流毒是何罪狀鯤化何以獨異其心胸乃爾至若薦通夷之白養粹與敗北之陳王庭則又不足辱臣之白簡矣臣有慨于年来人情之好私而不知公也更有巧叅陰附之吳應琦以肆大不敬得罪宗廟條為得官條為失職何以敢于覥顏就列更有黷貨敗簡追贓之徐縉芳海內共為切齒條為正法條為恩赦何以敢于哆口奏乞

又異怪侵充之沈㴶被論以来乃善于彌縫而巧于脫御寺奉聖旨舊輔家居有何窺瞰南京御史同時多本顯是朋謀至于復命薦舉前次撫按昏然何不駁及本內又牽引各官總是挾私逞臆姑不究該部知道

左都御史孫瑋疏參深州知州馬体元內云馬体元貪濟以酷縱稔其奸張乳虎爪牙扇餓鷹之羽翼明加暗加以充橐無非跖流一足四足以飛刑抑以屠伯褫衣冠而差儕編戶是誰之過欵輸贓贖而申律兒薪自貽之戚矣創侵漁以警吏廉肅霜斧於水清

追潤錢以還官益振雷轟於電照既經按臣參問前

来相應依擬罪請恭候命下本院咨劄撫按衙門將

馮体元追完徒贖贓銀發回原籍為民奉聖旨是

十五日

雲南道御史洪如鍾疏為老成去位可惜內云前此

去國之轍皆不可挽矣迄今而元老大臣又復告去

矣此何等時也而皆言去耶向高等又何等臣也而

可輕言去耶往者既聯翩而莫返居者幾攜手而同

行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聖心亦自惻然屢見慰留之

旨惻誠婉至且謂老成人不可不惜乎留林熙春旨

中見之何諸臣畧不仰体眷顧而欲去者之紛〻也人臣必安其位而後可以行其志若不得以舉其職則亦不能有其官故皇上今日之留諸臣不在諭慰之空言而在任用之實事者俾各得其職掌是也如留元輔則以論思票擬歸内閣而無使明旨出自中裁無論不由政本則端揆之職得矣如留冢臣則以進賢退不肖歸銓衡無使用舍操於浮議事權奪于旁撓則統均之職得矣如留憲臣則以飭綱振紀歸蘭臺無使匡扶之大節不伸糾彈之正氣少挫則風憲之職得矣職掌既得歸去胡為況元輔即屢疏乞

放每多因事納忠之思而冢臣等惓々報國之誠亦自溢于言表誰肯恝然決去而不留佐吾君耶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十六日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疏爲孤介銓臣信言有餘逢世不足內云鄒維璉調司一事迄今紛々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惧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

自分明令之維建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為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世過視維建而以為必有為而設也夫不知維建生平大節頗掛冠以收賓子儕之賢而不肯從撫臺以羅織敢繳檄以阻袁一驥之祠而不肯附監司而献訣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勿思妖人之明比其心早置一官於度外而進退何不了〻且維建猶與卿人共立也昔者當路為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清議皆賢諷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火年合王安石以求進

哉則其疏藐自負勁骨不磨亦是曉然表見於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為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時用諸人其外覿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為李邦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一日

陝西道御史賈毓祥疏為薪槱之典雖弘銓衡之法須參內云神宗時斤斤法守毋敢踰尺寸者凡五十年近緣疆埸多故需材孔亟五咨齊一廢秩並起不次而為破格用人之議又不得不次而為添註

京堂之議非但人事寔有天運第以有限之秩而待無限之人則添註重添註之道止于京堂京堂之上更無添註則添註窮家嘆積薪人思躍冶一缺之報索如逐鹿未知歸之誰手猶堪扼腕者如所起皇祖時建言被廢諸臣皆伏蒲折檻之耆英也逝者逝矣其幸存者遠無慮三十年近亦不下二十餘年矣猶自述遭金馬與新進爭後先內不得一卿貳外不得一開府雖祿不及推〻亦不言祿獨不失聖朝優崇骨鯁之意乎又何以示將來也臣謂遇缺當先及之此輩以見忠無不報而又以勵羣寮德讓之美不亦

可乎夫此以資望而序也內而部寺外而藩臬與夫郡縣守令佐領之屬同一俸至之期同一歷行之考而陞轉有遲速之異望耶俸耶能使人忘情耶以臣愚言此不惟不便于各官亦且不便于銓部蓋銓部風波起于情面葛藤著什九夫手握升沉之權身居疑怨之府不思齊其遲速之等倏爲速一人使天下見以為速以長其欲速之念又旋爲遲一人使天下見以為遲以自咎其淂遲之由則為人為己兩失之也臣謂各官之俸載在牘此次名居所陞之尾則下次當居應陞之首一季一清裝釘成帖送之大堂揭

之兩廊知會都察院吏科曉然與有目者共見可也

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湖廣道御史趙延慶疏發奔競可厭之習內云一府尹董光宏雅以廉名臣未嘗不高其清致惟是耳聽不聰坐致奸人作祟自受事來如行戶之濫派差役之縱橫道路有口胡可弭也茲竟不自忖妄意節鉞奔謅不休且艷心于善地問途于淮上復訪語于楚津以大條而甘折腰之苦以蒼顏而飭冶容之觀劳且畀矣卿寺閑局自有可以置光宏者矣光宏更直

自裁肐不爾當此夷氣未靖征調紛紜以軍旅未閑者濫竽高牙大纛之下是誤封疆也一洗馬曾楚卿雅以文名臣未嘗不羨其麗藻自茲承事詔敕詞林之酒翰寔代天以宣綸竟假此媚人語雕句飾不惟不似王言視尋常四六更覺鮮麗更覺蔓延説者久以失體非之茲實興將屆期矣典試雖係美差然中秘宜無定次竟越位爭攘既為勝詞以救閣臣轉作勝氣以加寅友且主定南部進呈叙稿已有風聞傳誦者矣竊思南都桃李較海內雖稱獨勝然掄材鉅典豈可假手于匪人且假手于浮華鮮真際之人關係

士習非小可且楚卿既為文元棣嘗自戕楚卿一家
程士之役萬必不可予也一錦衣駱思恭狼藉贓私
臣姑不暇臚列以辱白簡獨異思恭起家會舉不過
一窮猾耳自茲連雲高第美極一時侍妾侍臣恒歌
恒舞日以之明淂意罔知南北交訌聖主宵衣財盡
民窮舉朝萬目是已無人臣礼矣矧從來掄冑士者
必取桓〻威武老與疾在所置也思恭以皓首耄年
不肯引例是尚解止足之義乎且動以疾請矣踉蹌
病軀豈堪近御猶思以侍衛為戲局以金吾為不拔
以搖尾為便計終此身不忍割耳老與疾合思恭誠

萬無再入班行之礼矧貪暴邪淫久逃彈墨還當以清議自醒奄、鷄肋不必輒試其餘息也奉聖旨這本內指摘各官揣摩苟求無有實迹着各照舊供職慰留元輔及憲臣已屢有旨了該部知道

六月初三日

左副都御史楊璉疏參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逆璫魏忠賢內稱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得于與外事其在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

故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混亂朝堂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刦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義初心并負風化職掌以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之齒貤寵以恩禮

原名進忠改命忠賢二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改為惡乃初猶謬為朴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書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動逼譁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書半紙殺人皇上不淂知閣臣不及聞害豈渺小以致閣臣欝悶堅意求去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体大罪一也禣閣臣劉

一燝家臣周嘉謨者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在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旋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礼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賢母之人曲意綢繆儘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於忠義尚不容先朝有痛念

號為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脩似鶴忠賢一則使之喧嚷于堂辱而逼之去一則與洗淮交構陥之削奪去至今請一伏戎起用不可淂頑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起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書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圖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推皆點陪一蓋卜點陪之案一復用為逆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天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指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一怒難饒大罪也七然猶曰外庭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伏謀之於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〻

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狸無喜矯旨勸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几在内庭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于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從者惟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安不可謂無

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憤矯旨擅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太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不知其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須奢今日討爵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以建牌坊綉鳳雕龍于雲棟漢藻怨飲恨吞聲不又止于塋地擅用朝宮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

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曰皆乳臭詰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衡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塲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号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然猶借曰某平人鬧稅也良卿生員章士魁即有他故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

鏞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此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鏞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拿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　赤壁先　于壁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夫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司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困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陞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

官之尊大滔矣而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以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箝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滔矣而國脈則何可當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于無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肯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之上而煌〻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

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星應等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敬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捉擊打網

則駕帖立下如迨日之拿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造謀造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猶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而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

速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遽逼城下忠賢固為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別肅寧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内外生灵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内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㴶創立内操不但使親戚朋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酋西夷之人寄名内相家用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侄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

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人〻以為駕幸涿州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四馬羽幢青蓋夫護遝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再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竊思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走馬御前皇上曾欲射殺其馬已貸忠賢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〻不釋心腹之人

時〻打照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柰何尚可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端皆得之抵報招槩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惧內庭之撲其奸蘖者救換者換左右皆畏而不敢言惧外庭之撲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庭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骨茍圖富貴之徒且或收附枝葉或依托門墻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撲之外有呼而內應之面背

恩移禍福之見聞或内庭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護故掖庭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上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内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内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旨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其意旨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夫天顏咫尺之

開勿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世界至此尚為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奉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〻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中明舊典未敢通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却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至于中宮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况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

本款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職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山西巡按李日宣疏爲舉劾方面官員薦丁泰耿好仁李得中王家賓賈克忠張國瑞王弘祖昝雲閶泰峙史文煥張九德宋槃楊邦憲段獻憲鄒遇劉廣生吳養源呂遯徐紹沆馬人龍翁汝進郭尚友焦馨潘文王瑊鄭茂華田生芝何應瑞石維屏張法孔朱汝器等劾汝南道黃鳴喬奉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山西道御史徐卿相疏爲薦舉方面官員薦蕭

丁泰貫克忠耿好仁周泰峙李淓中王家賓張國瑞孟南昝雲寉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又疏為薦舉地方人才王紀衛一鳳劉敏寬曹于汴李瑾李楠張津荆養喬李遷王允成景昉張崇礼馬練李蒿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張訥疏參銓郎胡維璉內言從來銓局之官調者多矣胡維璉自驚自疑動費先達之調停予調銓司而到任者多矣胡維璉若進若卻全借堂官之布置予寄人籬下而播弄當場取捷徑如鶩疾言官如仇時而標榜名理作無感之呻吟時而依附

清流扭去凶以合轍時而挑激阿家翁強爭閑氣時而哀乞門下士杜絕腹誹臣求之不得其人而第名之曰躍治已耳而孰知其開罪于冢卿也用一人而使羣議滋騰昌退而求議所自起用者以言為衛者也止一言而使言路短氣昌若虛而聽羣情之自語曰揚湯止沸不若抽薪捧土障流不如塞竇維捷胡不閑予乃自視如假廟神叢扶人以不敢問之威而今冢臣奉之如驕子黠婢相比為難割之愛以鬚眉丈夫而工妾婦媚憐以統均重地而作老婆心熱師〻濟〻之朝而自開一論〻訛〻之徑必舉充廷

振鷺盡託之不飛不鳴昂首神羊咸習為同聲附和將言官竟可廢而天下事惟操重柄者可以為所欲為矣奉聖旨冢卿秉公用人何得從傍侵擾張訥不諳事体念係言官且昨有煩言阻撓部院叅處之旨今日方下姑不究該部知道

初六日

巡按直隸御史曾熙丙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錢士晉熊膏傅淑訓朱童蒙宋統殷楊弘倫魏士前趙謙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七日

巡按直隷御史張鯉疏爲薦舉方面官員薦李如檜盧維屏張曉王家楨張三傑王點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十日

順天巡撫鄧渼疏叅驕蹇貪縱道臣葉震生內云震生者外脩狐媚中實狼貪大事一味糊塗小智偏工粉飾贊畫漫無一長徒飾黠驢罷犬之貌監督已經一載空貽碩鼠尸素之譏縱健兒以行刦而反私怒于邏卒是道迯主萃之魁也侵虗餉以潤橐而全不惜子國計是鼠竊狗盗之雄也六條已靡三尺何辭

年來國家多故若干之才任事以致浮躁如震生者浮以來時攘竊名利無收及試致其實績則密鎮軍民但聞怨讟不聞振刷究竟何裨時跟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八日

山西道御史喻思恂疏爲議論滋繁是非靡定內云近日冢臣公忠許國特建掄才乃以一司目之故竟至議論頻興是非浸不歸一頃者幸奉明旨通行勘議凡玆在事之臣亦既惕心輸志緘口傾耳靜聽無譁矣勘議二事其係于今不小一時黑白之關一代

篤怙之脉迷醒應違總在此舉仰祈皇上再勑勸議諸臣務秉一點虛衷持一番公道遡觀是非之所起嘿察議論之所歸據事理以直窮割情緣而獨斷一字判如山之案片時息鬩穴之爭庶其跡潔心明氷消霧釋小臣不修却而協於恭大臣浮位以行其志利宗社而保身名均匪淺矣至若僉臣左光斗才品學識衿紳瞻仰茲且杜門疏告甚孤輿望我皇上試思風紀何地贊風紀者應任何臣則當此舉朝相率乞休之日式錫溫綸諭令速出毋俾睠懷子舍頓遂初心是尤今日辨是非首議論之第一着惟我皇上

亟為注之意耳奉聖旨從公会看已有旨了這所奏

一併參酌議覆該部知道

十九日

河南巡撫馮嘉會疏為荐舉方面官員荐郭尚友焦

馨王域鄭茂華何應瑞張夢鯨石維屏張法孔劫汝

南道黃鳴喬　又疏荐舉地方人材荐楊東明文球

衡于中侯執躬邊有猷郭顯忠梁克從馬之騏郭如

星高節立賈繼春王聘楊之璋盧傳元楊尭華李士

登喬進瑞王以悟劉任余思明張寧許咢臣艾維新

永平府知府趙彥復淮安府同知朱明德奉聖旨

該部知道

二十日

陝西巡撫孫居相疏為舉劾方面官員楊邦憲梁應澤李養冲鄒遇劉文琦陳應元劉廣生吳養源李養貢馬人龍梁懋中呂遜徐紹沆并劾清軍道鄧雲霄

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御史房可壯疏近日舉朝請劍誅內臣魏忠賢疏中旨指及之適舉朝不自疑而料臣傳槪獨自疑也且舉朝臣工不疑及他人而獨疑及傳槪何也豈非以

其自認之宗兄傳継教為之招手殊不意此一言也傳槪所口吐而心忌者遂不勝疾首痛心急以邪黨中戕矣夫戕而邪黨也彼傳継教者果何如人而槪黨之耶又云戕曰是而洞見槪之肺肝矣亦不過欲自為脫卸地耳則何不効僉書陳居恭故智出袖裡彈文火亟継教以謝天下曰疇昔之事數揉成木今茲之誓滌胃飲灰豈心興然與居恭合符秉義不受辱之烈士我何計不計出此而動曰邪黨邪黨誣一人以及衆人而徒以臺省交奏之疏得以列名為哆言曾不思以列名則其中心之不欲列名可知矣自

自作之孽于人乎何尤嗟々江右固君子之鄉也職居恒向往之蓋亦嘗數々侍諸大君子之教矣親見其所服習者彬々礼學所矜尚者侃々節氣有槪若此職不知其異日者貴游而歸將何面目以孤對其鄉之先達長者于里閭中矣奉聖旨會看已有旨了不必彼此爭辯該部知道

巡撫周起元疏職奉命撫屬蘇松兵糧道右參政朱童蒙近日告病回籍職未敢以道路悠々之口據為點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滙等營有五月無糧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

月無粮者幾致脫巾該道逐月報職循環粮冊衹聽中軍吊用或聽快手吊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自正月賣閑至今不及汛地者又濫差汛舡唬舡捕盜張德等多舡越二廿里舳艫啣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粮合營称苦至于行道辟人誰云憲司之体何至動捷數十連筈多人如所傳申家庄胥門等處或渡舡可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漓者卒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打窮棍隨其後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一而足八月郡城中有陳龍林景即郎舅親流寓賃居俱煎銀營生偶小忿脣

懇懇誣毆葉此不過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誤矣既又誤聽捕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呼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葉家屬有送飯者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為痛嗟該道祇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聀即諒其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桁楊不恤生命聀不辭為該道鮮不淂不自認為過差又何怪乎迩來南道之指摘耶奉聖旨

二十六日

陝西道御史賈毓祥疏陳察吏之　以重巡方之聀

内云御史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御史重而朝廷之体益尊体統尊而朝廷之法始伸然非必蕩閑踰簡中垢敗露然後自失其重也凡有一毫周旋情面之意匿于胷中譬之掩耳偷鈴皆足取人輕取人侮不得謂之重今夫世之所名為好官者非有不可見不可聞之功也不過以其能課租賦無欠則好之以其能平獄訟無枉則好之以其能盗賊清左右使門之内門之外善人安而悪人懼則好之數者萬心一心共暢共賞亦萬口一口共荐共揚有何難事然而此百姓之好官也百姓之外又有上司之好官上司之外

又有長安之好官每逢大計外之所是內之所非外之所非內之所是按其風聞補外所不及者固多而愛憎豈盡無此長安官評紛紜之難也臣用是特以此告于君父之前凡臣有所舉劾必以臣所目見為主目之所見必以剔蠹安民之寔政為主如前數款或然或不然果有顯著即上司之開報參差亦當存而不論何論其他也共生宇宙誰無情面誰無朋友誰不欲市恩賣譽以自便然如此則庶幾自重不如此則甘墮自輕々與重不兩立之勢也為己與為人之輕重不再計之道也臣又何必手方負書而足東

西之耶然此特臣所自許也若使臣得以安位行志非臣之所敢許也以耳目之官典風紀之任朝廷使倫耳目之人重則陛下之人重矣使典風紀之人重則陛下之風紀重矣上待之者重則下自厲必不敢輕下自處不輕然後能不負上所責成之重奉聖旨該部知道

三十日

直隸巡按御史吳之仁疏陳視關情形內云廣寧淪喪之後人心潰散關城之民半去其土而軍擄民舍搶攘之甚今則軍歸營房民返舊舍將士自市易而

外無敢與百姓相干涉者號令如此其嚴也是以市井依然商民樂業殆不覺其為師之所止故謂榆關為軍士蹂躪民無寧宇者過也大將為樞輔所特拔親其器識自不負知人之鑑偏裨以下雖未必皆具吞胡而顧樞糾盖自舊關臣甄別之後諸論列者樞輔皆已汰斥剗盡而以樞輔賞罰嚴明賢者得以自見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甚肆今叅遊間有不率而贓私未著亦且留以觀其後故謂關門將領皆腐陞盜餉而不用者亦過也兵馬之在關城及南海口者二十四營約四萬有奇餘則分防關外兵至十萬虛

冒之弊難稱矣為將不能保其必無然經道臣查核于先而臣復細核于後大槩虛者什一而什者實九實在細數容臣另疏以報則謂官兵大半為虛冒者亦過也樞輔車營之製誠為禦虜長使訓練久矣蓋其全副精神皆注于此而將士亦莫不悉心盡力以臻厥成臣操閱之時見其分合變化節〻相生復層〻相制合馬步火器而皆聯其用絕不見有亂于行而譁于伍者加以膽壯心固臨敵自可無前則謂閱兵全未練習但滋虛糜者亦過也然臣亦有不能為閱門諱者則兵丁之未必盡強也馬匹之未必盡壯

也甲器之未必盡充實也兵丁月支本色一斛折色一兩四錢不為少矣但使依時給散則當厄之需盡皆果腹通來京解不繼至六月而尚未得五月之餉借貸既無其門典賣亦無其物或併日而一食或採蒿以充飢鵠形菜色十常六七又臣閱營房見一房斗大五軍聚處為曉乾猶席地當風陰雨必上漏下濕處此一月即強壯者當变為瘦弱況初未必強壯乎而安得有投石超距之象也臣謂樞輔亦言閱兵可用者惟西兵與四部之內丁想當然矣關門嬴馬以四五六七八等月放青日給銀四分九十兩月每

匹給梂青草一束十一十二正二三等月日給穀草一束更給料豆此亦足令雲錦成羣矣無奈閑門收地木火而草多茅茨食之不令馬肥冀之結草料之月奸軍多與解户私相對同徑自折乾其入馬腹十不能半又安怪乎騰躍火而骨高毛長者種、也盔甲器械惟中部執披獨盛餘則盔甲或騎兵有而步兵無或有盔而無甲又或盔甲而全器械半皆朽鈍近樞輔請于京運皇上慨然給發益以五局并日打造足使軍容改觀而振臣之所見則如是也此閑門之情形也以閑外言之臣出而中前所前屯衛中後

所中右所以抵寧遠距關二百里矣此地在河西淪沒之後已成甌脫腥膻逼于寢榻荆棘徧于良田樞輔毅然以恢復為己任於西虜則勤撫冀施恩威並著向之潛擾衛所縱橫道路者今且受款于邊外于是為之繕城堡明戍守招逺民開屯田今五衛所皆屹然金湯而墾田約二千五百餘頃時復雨暘之若青苗被野計其所獲以充軍需足可佐內地轉輸之半五城居民復業日衆兵半藉土人充之彼以流移之餘而切同仇之志其氣可鼓臣見其五城皆丁壯絕與關門不同再加訓練則精兵矣馬匹除中右所

稍為瘦弱餘悉膘肥足任介馳雖其地瘠草肥與閑城異而馬政之修治不可誣蓋副將如趙率教滿桂叅將如魯之甲楊應乾皆實心任事不避勞怨而才足以運之是以軍民豫附樂為之用即西虜零窃時有所獲覺關外氣色有勃然之勢爲此孰非樞輔再造之功道將贊襄之力也我奉聖旨這所奏關門內外情形甚悉督師輔臣調度具有次第正類督率將吏稟成奏功慰朕東顧遣官宣諭視事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七月初三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等疏為獻俘以彰天討奉聖旨這逆犯奢史都等着便會官處決羅亮洪斬首奢崇輝判死梟首魯仲賢等首級剉碎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餘依議

初四日

勛陽巡撫蔡復一疏為薦舉地方人材禮部尚書劉楚先戶部尚書陳大道右中允馬之騏大同兵備御可立等　又疏薦舉方面官員楊楷劉觀光劉宇烈徐時聘顧起鳳徐人龍郭尚友黃鳴喬何應瑞石維屏郭遇刈文琦陳應元等俱奉聖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巡按直隸御史練國事疏為遲漕復遇重災內云地方多事之時非賢能不勝其任法令因循之後即補救難速其功今在內者虛度光陰常苦添註在外者甘違憑限又常苦其缺員真異事也如蘇松數百里大浸稽天人情洶〻救溺不遑豈大吏杜門之日乎且松江守自有公論以一保留之故而使撫按兩臣皆不安其位恐非科臣抄參者之意何嫌于一出也如糧道原不可久缺押運過淮此重任也今越楚兩大藩皆以代庖者為浔〻無有北山之嘆乎如應安

諸郡至廖廓矣以道臣傳淑訓一人攝之今又將以蜀之觀察行不全無鎖鑰之司予而長貳之空署又未可緩指也在江北則揚道未至徐道不補淮道又報陞矣千里衛河冤衛畫閉臣即分信兵為防護以拔淄為叮嚀誰與臣共此緩急者督臣順與情留淮道宜得已哉至過淮之後水之通塞河官之勤惰頼督河使者為政今重運方至而河臣已歸則臨濟以北誰為彈壓者此皆臣所遇之不辰也忙時阻而徒添已溺之思重地缺人又乏同舟之助情窮勢迫于斯極矣奉聖旨漕糧関係甚重便行撫按等官催攢

完運地方推補留用各官嚴催任事總河官多抉著
作速會催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御史劉大受疏叅貪巧兩淮運同譚天相
内云此一官者視錢若性命不恤商人之怨咨以吏
書為腹心一任線索之提携狎褻無度做官却似做
戲賄賂公行失已還以失人既網人逃穢葷猶腕奉
聖旨吏部知道

初十日

福建巡撫南居益疏薦海道孫國楨水利道曹寅亮
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一日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疏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雖薰狐憤銷況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陵工補牘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為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為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為皇上太平之民也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游魂忽閒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募以例拖逆拽蹴踏摧

殘種〻不支故至于此而今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爆寃而深爲皇上寃也又云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艸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日猶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意寧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悟乎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后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奉聖旨

十二日

延綏巡撫翟鳳翀疏為薦舉監司官員以厲邊臣薦兵備宋槃楊邦憲劉廣生徐紹沆右布政史文煥閔西道賈鳴洙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直隸巡按御史李玄疏陳東巡見聞內云二東所最苦而當急圖者惟是驛遞一節耳臣衡載驛遞一款例得察其疾苦每呼驛官馬户究其根由皆有各驛之馬倒人逃總由于站銀之缺乏而站銀之逋欠不前總由于協濟之稽延協濟者于鄰屬之痛癢不關于考成之參罰不及故日挨一日有違季不解者有半歲不解者有經年不解者嗟嗟小民能堪此白首

之應從也向使改協濟而歸京邊刑害切身彼自無不完之正賦就本州縣而領站銀甘苦同体此自無后時之給發揔一通交間而地方之受福多矣奉聖旨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疏陳大比大計甫見內云仕者開關節之說必詭為奇事自年來一夫鑿空百人集鑽幸而得則取之若携謬為衣鉢之相授不幸而失則寄之若養猶冀桑榆之可收至有事貽遐迩名掛彈文而猶營々未已者雖究竟國法雖逃然與

其號革于既售之後孰若使潛踪于未售之先乎至令各經房考猶為弊藪則請臨期調換別經繙閱而以掣簽定其房次不復拘品級資俸為先后庶揣摩之路既窮而奔競之風自絕此今日禁關節第一義也往者門戶之說亦詫為異聞自昔年僉邪得志高張赤幟家喻戶曉一納賄于要人之室則官評緊從不問至有應提問而獲瓦全應革職而反高擢者雖究竟天網不疎然與其追論于再計之後孰若正法于黜幽之日乎況今日之外計即為后日考選張本枉一廉吏異日便少一正人漏一貪吏異日便多一

邪人則激濁揚清之典即抑邪扶正之法唯一味闒誠心布公道嚴司道撫按之精覈杜請托饋遺之營求而止以居官之實績為審官之定案則今日破門戶之第一義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劉大受疏為　獲謀逆妖首內稱妖党馬永陳用沈貴建九雲之名號假託夫干蒙億衆之愚誑妄言圖讖與磔刑皦生光為徒党交遊原係邪流倚附王道玄作生涯連結更多異類陰謀既久顯戮宜先黎鈫全科妖賛有書會單可據從逆之情形既的駢斬之法律宜嚴楊玄揚文龍沈有兆而馬

求親受業于叛人心燭普光祕藏經于密內称佛称祖俱係詭名通妖通商確有實証宜加重辟庶足正刑張科称賈槐之高足教援凡偏挨逆襲沈責之邪謀猖獗何賣炎虜帖粟犯順甘死而不辭植党從究誓一往而無悔均應殲滅以廓妖氛斗思庵史之元雖係夥党委未同謀分別遣配庶足蔽辜矣奉聖旨是這擒獲奴酋逆党着便覆行正法併嚴緝逃務獲有功各官即與查明叙録該部知道

二十日

山東道御史楊玉珂疏陳親賢去奸之道內称大璫

擅權中外喁沸臣堂官楊璉以碩命重臣肺肝入告事據理直忠悃盎然々南北諸臣異地連章如出一口祇意回天轉日消瑕寘釁聖主可與忠言即羣閣或可自効不意諸曹之怙終罔悛兇焰轉熾也萬熛叅及陵工非敢齒及秉與者也而羣捽赴闕疾呼嚴挺若芟草菅矣林汝翥戒司巡視非敢攖及龍鱗者也而大索長安歸命杖下若挾羊豕矣骨鯁忠直者有懷不得自献繞指阿附者他道聊且苟安主權日削國勢日單莫此為甚竊意草澤因而生心四夷闚而觀釁內訌外侮國家事不可知也又云忠賢一日

不去則中外之疑畏日甚一日皇上一日不去忠賢則國家之禍戾日深一日故在忠賢自為計憑城依社以身為膏火之煎非智引罪推賢屏居私第終將蒙之天年享已極之富貴為智在皇上為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為劉瑾馮保之續非恩解權撤柄安置閑地曲示帷蓋之德以酬向日奔走之勞為恩在諸臣為皇上計依違唯諾怵于權勢外託調停之名寔遺君父肘腋之憂非忠深謀遠慮斬釘截鐵掃君側之危疑而置之衽席之安為忠即皇上自以為社稷計重內輕外推直鋤良以小不忍之心受大亂謀

之實非福防微杜漸戒嚴履霜去一人之否而成千萬人之泰為福孰重孰浮孰失孰利孰害此一恒人能辨之豈皇上聰明聖哲而不見及此哉奉聖旨已有屢旨了如何又來牽搶瀆擾顯是抗違不遵本當究處姑從輕罰俸三箇月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御史梁之棟疏為舉劾方面官員舉郭尚友焦馨王瑊田生芝何應瑞張夢鯨石維屏張法孔等劾分巡河南南朱汝器　又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楊東明文球靳于中侯執躬還有猷郭顯忠梁克從郭如星高節賈繼春王聘楊之璋盧傳元楊克華

喬進璠王以悟余思明許禹臣艾維新永平知府趙彥復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一日

掌河南道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疏為大計届期察務繁冗祈勅大臣小臣速為料理以無悞大典奉聖旨計典先期料理部院堂上官得入正賴澄清吏治總憲已有旨着即出視事吏科河南道條陳本方在集議魏大中着遵旨任事不得稽悞大典該部院知道

二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劉璞疏為舊輔既去揆路宜清內云臣嘗謂舊輔畄心者轉移有唐李長源之風領袖朝班有宋文潞公之度故諸臣請畄臣亦和之及觀中璫數百擁閹其地而後知去之未必非是也但宮府之隔意主調停委婉扵權璫之間稱功臣比大臣擬之不類有駭聽聞出山一場空手而歸昔漢張禹以明經高行為帝師尊崇無二舉朝無有二之者然依違王氏終有折檻之辱今者輔行矣三朝元老一旦離門陛辭之日朝列動色臣正在糾儀之班亦謂悽然第一點血性終不能謂舊輔觧繞朝之策勿謂無人

贈之耳即甚知舊輔者亦不惜舊輔之去而止喜沈㴶之死何也首輔一生砥礪尚是正人未必能成天下事猶未至害天下事使㴶而在也內有奧援外布机鋒衆新舊去留之間又不知作何舉動矣雖然一㴶斃天下豈今無㴶哉今之鷙伏輦轂蓄毒欲發者㴶之影樣今之線索關通樹私受立者㴶之陰謀也萬一有通天之手進紹述之論引舊輔故事起匪人于宮〻中內外通融紊亂朝政見形察影已有其端不知馬上催戰斷送三韓貴妃尊崇文心觀望一時急紅丸之進千右而燭影之疑斯何人耶欲哉其不

叢于公論久矣皇上聰明天縱不受其熒惑但恐周
結既深雖于斬斷則將定之風波從此不定已殘之
疆土難以再殘也即裂麻紛〻竟何益哉奉聖旨元
輔已有旨了起代輔臣毫無影響何得妄借瀆奏姑
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右僉都御史毛一鷺疏爲聖諭等事內稱犯官汪文
言以么麼市猾盜要津叢神舌底波瀾直欲掀翻仕
路將中線索遂至奔走縉紳斯誠盛世之妖民而清
朝之大僇矣然使進身無階則魍魎何緣作幻倘令

吾儕我愛則魑魅誰與分光而忝何有首事作緣代
营三窟如黃正實者東王瑞之入幕薦作私人但知
香火之情罔顧弥天之孽賄結有據一遣何辭尺忝
何有從風但糜不畏四知如毛士龍者通淮撫之重
全力為推轂甘受宵人之餌自點清白之箴攖班門
戊三尺定矣儀曹自是請階何必人人銓曹則夏嘉
遇之黃緣改部何異也既云聲氣偶合然而遠姦之
知踈矣量奪已茹之俸用燃北雁之傷郡佐應需才
望豈遂遂营謀則陳景源之鑽求淂勝可異也既云
行賄無多然而干請之律嚴矣非招追原追之賍昌

重徼躁進之鄙並擬城旦庶當厥辜至若盛世承以病廢之殘喘而忽晉京卿豈其無因自至使當年長松蔓附未免借陰于蔽芾則今日引繩批根何繇自逮于瓜李睚無可追杖亦難遣至若姜志礼以久滯之臬副而內轉罣火似亦有故供攀第奉旨原案覆分業荷聖主之寬宥而行賄寔無証據又看南星之招詞難勘已至再亦法難苛求似應免議以恢湯網此一案也以供吐為的據以賍私為實証屢駁屢讞已無遁情各犯已俛首伏辜矣奉聖旨毛士龍發遣衛充軍僉妻著伍晏嘉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

充徒不准納贖姜志孔削籍為民着追奪誥命其餘俱擬行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等疏為滇冦首叛就擒都御史閔洪學題奏叛逆犯婦安氏設方思科狐狸摩海景葦謀纂則喋血同胞干戈起于衽席恣淫則親疎共枕流腥織于笄袺敢肆逆圖自称千歲殺守備而逐孫令度劉與虐焰同張擾霑益而薄靖城墟社並屠人共憤血流几遍千里發難已及四年自非收餘燼而勒夜半之師烏能入深箐以縛負嵎之虎急宜正法

磔有餘辜李賢憑乩鶴以為靈運狠臂而闘捷發縱指示名城與村落連推泰決運籌惡胆共殺心並称李明遇以殺軀之小才竊華鋒之大惡搖脣鼓舌諸苗飈舉而鴟張伺隙衆瑕合部烟飛而鷲驟罪分差等磔斬各宜奉聖旨俱依擬

八月初八日

山東道御史楊玉珂疏為部臣昧心賣友沽名內云先因部臣交構程國祥去留恣意上違皇上用人之旨下灰冢臣任事之心因上疏論列國祥有若驚若失旅進旅退視此官如傳舍孰為國家别良楛棄此

官若蘧宿孰爲朝廷品忠佞等語國祥心恨之及至
見臣佯謝曰不孚報望爲人所逐倘非君言何淂蒙
面而入臣應曰吾輩幸遇聖明之主忠正盈朝當戮
力同心以致太平奈何自生枝節者上疏爲朝廷且
不顧受德也于是乃心服臣一日偶過臣寓曰近日
奬實莫過吏員巧者軼駕爭先拙者遲鈍落後其爲
我轉至貴衙門經歷求淂清冊以防壅滯臣見其款
誠同相語曰四方多事用人爲重故于人才之聚散
邪正之消長時每聞心國祥拱手謝曰言及于此社
稷之福也國祥曾爲臣鄉縣令臣鄉有誉其美者臣

之知人之鑑誤信其爲端人遂相結納今于本月初四日臣自東萊偶過國祥之門後人云此是程吏部門首當還而要臣下馬偶有一人素不相識青衣小帽自執手本跪于門外哀告云選法壅滯小的們在京日久不得出身臣應云各有職掌别處去說坐間敘話數語因憶國祥壅滯之言誤認以爲推誠求言遂以忠告相告云選法新飭外間猶有怨言國祥問故臣答云適有持手本者涕泣相告國祥問臣云係何處人臣應云不曾細看因命取手本入乃知其爲湯聘華也覽完國祥云此輩劬勞今日喫虧幸與選

司講之臣應云選司新任不曾識面責部事同部官言之可也國祥將手本入袖遂相別而去事之始末如此臣竊目意御史司議論之職者也國家用人之淂失淂而糾察之司官行政之通塞淂而駁正之言官盡言原非越俎偶觸偶誤摠非有心不料忠言逆耳褊心愎諫坐誤之間忽動殺机切揣其意必自謂曰我平日聞張年例幸免外轉非作一奇事不足壓衆口今參一豸綉之臣以博風采至强也背一相善之友以掩羣議至巧也壞一人之名節成終身不盡之辜用至傾也心惨豺狼机毒蛇蝎于是乎損人利

已之計假公濟私之疏出矣奉聖旨該部院一併參看具奏

十三日

內閣傳奉聖諭今日御門朝儀不肅左班官大嗽殸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事太遠殸低不明以後傳嗽后不許咳嗽有殸奏事及謝恩及辭朝各官俱著字音高朗以傳音糾儀官出班上至六科奏事處高殸朗奏請旨外朝官引進左右掖門不得高殸說話其各官常朝俱服青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著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併遵行

十四日

福建道御史師衆疏請申飭内外通未窮之变畄方兆之机内云閣臣平章軍國天子所改容而禮者数年以来既聞有傳宣尚存國体近且自恃口御引類狂呼閧如聚衆無復為皇上聚股肱者矣揆路且然又何有司空又何有于　　而不凌之逐之也積輕至此即有椎主其人能以空頭勅押任守忠手詔遇非常而以補天浴日責多疑多惧之身勢不能也此重臣所宜養也言官責在批鱗明主所止輩而受者非歲以前既聞有譴作蒙賜環近以勅及權璫奪俸

未已繼之撻辱無復為皇上惜耳目者矣言路且然又何有于詞臣又何有于部臣而不錮之殺之也積推至此縱有無礼其人能破常侍之柱以補張設争設此氣不復而以不鳴不躍養頑鈍無耻之風非世之福也此士習所宜培也法之于國猶權之在衡無私輕重也自封疆失事布穽弭愆幸持獄得入未甚決裂頃復以罪璫而杖御史以執法而作曾郎則當道之狼誰為之升墉之革誰為之弋使詭竊不已恐祖宗之法不可以懲奸而用以脅怯安可不發為之餙也民之于上如膚之附体無二痛癢也自頻年加

泒勢甚剥膚幸歲未大祲勉支旦暮頃且滇夷作梗
于東南旱魃為珍于西北則溝壑之轉是處堪憐首
山之呼飢兵可慮使收拾不早恐國家之釁不在夷
酋而在蕭墻安可不早為之籌也奉聖旨該衙門知
道

十六日

直隸巡按樊尚燝疏為設法議行議抵以勉遵明旨
曲濟時艱稱課准歲輸原止六十萬兩嗣因加遼銀
五萬千六兩與雜項銀三萬餘兩遂有近七十萬兩
之歲鮮是原正數內已有加泒在其中矣近復議加

新餉銀二十一萬兩是加而又加矣內七萬兩係灶戶折價七萬兩係許商帶鹽前鹽臣房可壯等未具題者亦以部可清豁不必仰煩聖聽乃臣今賚受事以來積逋東倉缺元二三之季補行勘劄九四到矣接新餉加派七萬兩之催解者勘劄九三到矣夫以八鎮七十萬餘引之歲額業以本季派足突外加十九萬一千七百餘引之補行鹽有不壅乎以七十萬兩加派之十四萬兩業俱如期完解尤全責無着落之七萬兩商其能堪乎鹽壅商病而國課隨之此臣鰓鰓然懼以關係重大未敢輕畫一策徒有捧部

檄則熱腸如火接商詞則攢眉欲泣耳及發迟澥濱事竣回揚積日夜以思徐進諸商而動以大義諭以時艱并勸以多方交通曰兩商每歲加由之引不可停讓于諸商唯唯曰兩商每歲提附之引不可停讓于諸商又唯唯于是以天啟三年之逯欽為天啟五年之正行以天啟三年之逯欽為五年六年衆商之讓行而又以內商諸人認行五年還商吳芃等認行六年其觧部欽價六萬三千九百餘兩俱立限今秋完觧而又以今年所納餘銀不係正觧之數者抵補明年無著七萬兩之加泒是引未增而課增既可行

三年之遼鈔又可抵七萬之加派真一舉而兩利存焉抑臣更有說焉從來各邊鈔額無重復派行之事中鈔邊商亦從無作內商之理總以三商分途則國課不虧斯名轉運今兹之復派遼鈔與邊商行鹽一年皆臣萬不得已之計諸商亦萬不得已勉從臣意以共急邊需仰荅明旨乃一試而必不可再試之法也更乞皇上勅部定議迺有額鈔無許外增以啟正鹽壅滯之害淮有額商无得迺作內以開衆商爭援之門但使百萬鹽課歲歲不缺所得已多至如無著之七萬餘兩前二年臣不能知從今抵解兩年臣

之苦心已極計處已窮其自天啟六年東事料可平
安海內加派方望恩蠲除則茲七萬無著之加派額
望特賜恩免以寬商命以全正課奉聖旨這解部錢
償及抵補加派銀共十四萬兩設法助餉具見急公
但重派迭斂并迫商行鹽俱一時權宜不得援例病
商致虧正課該部即與覆行

十九日

廣西巡按賈毓祥疏陳理財用人之實內云商賈有
稅古之制也計貨納稅漏者罪輕重有差古之制也
今關隘津渡雖權使若綦布不知入于公家與耗蠹

于私人之手者孰多孰少也儈狡私通賣要勢要張幟雖詰恐所收之分數未半其泄漏之分數矣誠得人爲綜理其杜漏塞隙以固然之制括當然之利其所得當不下于所額之舊數而又無加稅名令不嚴奸人之漏危而裁厮役之工食不禁勢豪之盤據而甘朘吸之背政是棄山鉄而削針頭也臣之所大惑也鹽者地不愛宝以養萬民而資國用也無論浙直秦晋產鹽之藪即廣西彈丸區耳轉東省之鹽充軍餉之需每歲除工本外得息萬五六千曾不足當大邦一中賈之持籌然除岐路私鹽不論外而鹽商多

帶鹽船多帶廣肇准帶引目准帶過客私帶差役私帶大勢豪者又為販夫亡命之主而蛇趨虎視其中誠得一為一、盤詰一稟于成法不亂所獲奚止萬五六千乎奈何委官稍嚴則謗言叢興反不如隱忍陰附沿習舊套名利兩得入己兩便可勝痛哉頃部劄有加引之說夫額引已虛、壅滯虛、不及額復加于何處乎且肯力請私鹽其引不待上加將上自有告加者含名正言順之事不做而做不可必得之事此臣之所大惑也迩來疏陳者日久任曰遣方減俸行取夫任當久矣而久任所轄之事豈無反火于

淺任者迂方當減俸矣而減俸所幹之事豈果盡多于深俸者况此例一開且有无迂方之苦而借迂方之名者不可不慮也臣謂自今以後有一官到任宜令撫按官查核其地方本等内之大事有几件而各給一劄守令以錢穀分數為主刑聽以查盤訟獄前件為主捕盜管粮清軍各以盜賊催徵清勾為主而瑣細職外之事不與焉歲終令巡撫列欵報部巡按御史歲終復命亦列欵報部如其事有墮落錢粮拖欠若干兩盜賊未獲若干起前件沉閣若干件即四年之饒遷方之地恐以為亦從史議安淂望芬華之

及身也奉聖旨這所奏有裨時務着該部院看了來說

二十七日

掌河南道事御史袁化中疏爲川貴戰胄之功久着津門督餉之若當酒內云貴州圍困十月有餘城中食盡至於無雀可羅鼠可掘已岌々乎朝不保夕矣然民寧相食而不忍叛此豈民之飲戴皇仁哉乃按臣史永安以大義激之復多方以周卹之故能延死以待外援之至一時論者莫不相憐者高以爲比張許二臣所未能者而此獨能之也故于圍困未解

之時即加以僕少於王門生還之日又加以大常似為破格之待第施盟李餘皮面漸生鬚髮漸長四肢風溼之邪亦已漸平此正國家不易得之賢也何不稱其強壯之旨亟與之以卿二使得以展其奠安之業也予川雖初發一旨撫道廳將等官俱皆血膏重度臨近州縣無不望風逃竄城池之失者無算獨按臣薛敷政王守省城以抗賊鋒歷三月之久敷政月夜城頭倚堞攻取无不殫盡心血及至圍解不過止得僕少一銜今越三年矣曾無一言及之豈全城之功乃賢者所當然而國家酬功之典將時急則與事

平則已乎況數攻同咨諸臣皆循序而轉者已多清卿至擯九死一生者亦止清卿將何以勸賢乎當罰賊勢熾遐迩震駭朱燮元尚為方伯即出帑金犒士多方辦賊使賊不至順流南下者燮元力也及膺節鉞號令嚴明間諜百出復已失之州縣蕩久據之巢穴使賊無家無穴竄伏深箐之間即元兇之誅尚稽而蚕叢閬渝已不聞雞犬之驚矣此其廓清之功在封疆也可不急為正卿之擢延世之賞以酬其功耶天津督餉戶部右侍郎畢自嚴于天啓元年受事其轉運本色則心隨萬艘以齊飛其召買糧料則髮因

千畚而先皓拮据供軍已四年所矣亞卿之俸南北無兩即一時部堂濟濟充可轉移何不亟為加銜以酬其勞也予奉聖旨這奏內勤勞有功各官着優議擢用大僚自以品望封疆多事巡撫官猶患才略誤部知道

九月十一日

御史袁化中疏本月初五日於中軍都督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外審級目亦以掌河南道事亦與焉一呼夷至堂上睇視之豹敗等五人像皃獰獰言語侏儒旁之道事代訊其言某為夷官某為夷軍某係

當陣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總之皆真夷也均當同叛逆之賊押赴西曹以伸國法以快積憤者也但外有幼童四幼婦女四老嫗一呼之至則見聯纍頸勢如貫縲遝之起則鳥之相喚聲類羣鴉臣不覺惻々心動爲問諸臣言曰看此畢幼男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此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捲捕以歸者耳總之無知皆皇上赤子殺之或傷天地之和宥之益彰聖仁之大況纖厥渠魁猶古帝王解網之恩乎諸臣然之昔貴州献俘殺一幼童行刑之人　觀者亦相聚而泣謂忍而非仁也況多方九命乎臣查令

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人不必年歲皆免刑給功臣為奴今把托等四人正十五以下而黏著等五口雖年齒不齊均不計合者也事與律合仰祈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蟻之恩將此九命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敦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莫不謂中國之所不赦者反叛爾我輩不逆顏行中國自不我戕也盡毡裘之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奉

聖旨

十二日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喬允升等疏為獻俘驗核已

明內稱擬將夷酋豹敗等俱押赴市曹會官處決犯扢猛哈剌等俱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仍將已死竹世害灰害俱戮屍與凌遲斬各犯首級俱咨送兵部傳示九邊併將問過招罪處決圖形榜示天下奉聖旨俱依擬

二十四日

左都御史高攀龍疏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四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四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察

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於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污者殘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者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〻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劾

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邱知縣鄭延祚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為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

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揣閭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
倖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
也奉聖旨

十月初九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曰以封疆多事兵餉不充冦
擾災荒時復見告朕每覽文書深用憂惕因念朝廷
設官分職賴以宣力分猷今大小臣工布滿班列忠
勤任事豈曰乏人悠忽曠官正自不少至于章奏條
陳輒閑靡冗長批覽不暇乃大利大害每擘畫不前
小嫌小疑便攻訐不已亦且蹊徑岐分意見各別愛

憎毀謷附和擠排大臣傾惜身名動思引去小臣占望風氣依違自全聀掌不修政事墮廢壞我國家莫濟時艱朕思爾等叨受爵祿自當圖効勤勞何乃比肩立朝不思同心報國當縣紀綱結黨徇私以致于此特諭誡爾等從前咎愆悉與湔洗爾等其各滌慮深思更絃易轍目前軍國大計安攘遠猷各宜悉心建明協謀補贊各便中外實心幹濟之臣得以一意展布陳事奏功民困侵蘇閭閻安堵寇氛靖熄疆宇廓清朕得以舒憂宵旰爾等亦獲表豎勳名若乃積習因循罔知懲艾黨同伐異徇私滅公以致人才沮

蔑國是日非詎惟自沾生平亦且上負君父朕奉祖宗成法照察不私罪狀既明照屏不貸決不姑息著吏部都察院傳諭各衙門一体嚴行申飭毋得視為具文特諭

初十日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疏參閣臣魏廣微內稱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傴仰高卧不拜正朔追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

而不意其因礼科諸臣之言悻ゝ託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閉其舌者臣不知廣徽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柳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爲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礼差錯始謂之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徽宜何居爲可醜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礼人以為諂也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徽之慢上無礼者為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國家設文言官称耳目

近臣言及衆輿則天子改容議閣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爲作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輙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々以不得好官為恨矣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礼乎奉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閣係國体這事屢旨已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

大小各官失悞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諳大体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十九日

江西道御史周昌等晉疏為聖度惟在優容明旨猶宜慎重内云頃晉撫謝應祥之推也銓部司其柄吏科河南道贊其成隨因台臣陳九疇之參而部臣夏嘉遇科臣魏大中又以啚謀一語至為參辨逆者皇上怒須嚴旨降處三臣聖慮測微小臣誠難窺測臣等一旨錯愕豈容無説而處于此盖天下事議者與

任者不同議者以旁觀浮之風聞罔常言無不盡任者以當局審其生平何妨用之弗疑会推之舉冢臣當局者也即冢臣所自言者獲于南星之心出于南星之口豈肯代人受過且大中長吏垣掌計嚴絶饋遺輦轂之下仕路為清豈肯為人市私會推始末自信々人謂之獨知之契可謂之師錫之公亦可惟是　　謀論爭勝攻訐不已遂致紛囂則三臣之過也夫霜霰雨雪原無私宰進退予奪總屬生成第此番舉動閣臣不能聞其說部院無能主其議台省無所置其言而迅雷霆震曾不以辭退觀默聽能無意

外猜忖國体人情所關非細傳之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奉聖旨

二十三日

吏部都察院捧出聖諭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疊至五穀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困苦所望君臣一体上下同心登進賢仁講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脩人事以補天工每食寢不寧焦劳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尔等大小臣庶望享國家之報靡懷君父之憂內外結連呼吸相應盤據要地把持道津念在營私事畜顛倒誅鋤衆正朋

比為奸欺朕幼冲無所忌憚迩來以恣行愈甚忠賢皆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而後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願欤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羣工視若弁髦全不遵信幸天啟　心豁然頓　近御史陳九疇令看議書乃爾是攸関輙任情軒輕法紀所係謬與調停說均之道既垂風憲之獻更失因是以思從前所為皆是欺瞞但逐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亮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為党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

最姑與維新洗滌胃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沾任用如有怙終稔惡嫉夫善類甘為指縱之鷹犬罔恵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凡茲百辟咸使聞知特諭

十六日

廣東道御史李蕃疏參樞輔孫承宗內云自古擁兵閫外恐啗朝廷如王敦李懷光諸人者方去來自如不遵朝旨耳樞輔一腔忠憤數載辛苦而嫌疑之際了不顧忌職甚惜爲道路有言樞輔此來人寔招之使為攻地者不惟樞輔自嫌亦李前疏須明即職據

理揆度亦不之信何也奴酋滅封拜可必即有臯夔誰居其右若猶未也恐出將而困功者或入相而無顏矣豈樞輔飽萬參冠百僚統六軍而智不及此耶樞輔意不過中朝議論煩多故思一覲天顏稗壓衆口再與羣臣從長商畧親面昕衡以求同心以期應手是則然矣亦幸薊門去天尺五耳故得以便宜取進止也設如蜀如黔遠在天末將何以道叩閽而集事耶樞輔于此未免意玄而語滯矣奉聖旨

廿七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等疏爲謹佇因內稱都御史南居

益鮮獲紅夷高文律等獻俘青浮紅夷之數為閩患也凡三決截夷出役彭湖如押無人之境勾連倭寇漸成匪茹之謀被焚燒不啻萬家遭劫掠無慮千艘竟無比延蔓誰圖所賴計出萬念功收一舉適著通殲者殲生執渠魁立還信地擄其堕城拆寨似已搖尾乞憐乃其犯順亂華無辭駢首就僇合應依律正罪庶國法彰而皇威暢矣奉聖旨這逆夷高文律咖嚽氏等著便會官處決各夷首級仍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十二月初八日

廵按江西御史田珍既為宗祿勢難再加限法斷在必行内云查浮萬曆二十九年三藩祿銀止二十二萬六千二百有奇至四十七年則增至二十萬六千七百六十餘兩二分而加其一以為民困然猶四十九年積漸所至也尋至于今不過五年而一歲所出已需至二十一萬之多乃一歲所入又不過十八萬九千八百有奇出浮于入額外之數從何措給此地方一大隱憂也而限祿之議亦非自今日始也查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皇祖之旨命下直截各乃宗不限於彼時而牽制不已年復一年致有今日無

厭之欲周得遂矣獨不畏煌々之語炳如日星耶臣以為此一宗祿也愈增則愈欠愈欠則愈遲在該司徒為仰屋之嘆而各宗不免稱貸之苦非徒無益而反害之祗自貽之戚耳當此三空四盡之秋何如姑以見在十八萬九千八百之數為準通融查實按季給發而所欠之數俟東事平定邊餉罷微即以鼓鑄等項之銀照數全給亦未為晚如是則時々得應手銖々皆實惠而減之與增所獲孰多誠今日第一便計也若曰舉以限之矣又奈何減之斯亦誰能殊其所不原者則應限之祿當為查定而所欠之數又宜

為匾額矣奉聖旨　巡按江西御史田珍疏表揚節孝貞烈以勵風化事節婦張氏金燦妻年垂百歲而八十載稱未亡人志矢一朝而百千秋名完節婦如黃花之不落天教多見寒水似孤鶴之叫霜人共與嘉素影老姑甘瀡十脂成亀弱子膏油雙毛化雪宋氏幸應寡妻星燭之年未幾龍蛇之歲相尋翁姑繼亡夫亦尋殞欲死則受襄奠撫孤之屬黃泉未許相從欲生則有三喪一孤之任青天無門可叫泣貧而完窀穸誰是夷舟丸熊以課藐孤幾同譬母風淒碧樹長日重陰霧罩空岑終朝苦雨蕭氏陳宗梯妻四

年比翼一旦分飛方絕粒以追亡者引決捐生乃憐腹之有遺珠操刀見奪老姑特泣黃泉欲到無蹤深室自藏綠鬢于焉永棄居貧供旨不懈水天姑病感神格於蒼旻陳氏生員鄒國仁妻五十年未亡人七十載完節婦皎〻寒香之四映冰雨梅花肅〻貧困於半生溪橫蘋藻婦代子而色養母兼父以式詒景逆避風蒼旻益箕鍾氏王大楠妻韶年絃斷誓九死以相從遺孕絲懸留一脈之可續截髮地下此心皎對鏡天開影閣中一節堪磨玉雪歲復經歲指頭血洒猶存姑又繼姑堂上甘供無間力作課子飲冰立

家已故節婦鍾氏胡元魁妻甫二八而薇帳合歡曾
數年而花幃羅幔難引刀其靡悔乃破目以盟衷式
善則身赴火而心冷寒氷及奉親則口伊蒲而力
供甘旨奈葬如礼門户井然可謂生死不移真是初
終一節李氏康生孫鍾妻蘭芳幽谷松挺青嶂五載
燕隻四旬鵠寡年〻荼苦無雪而墜淚兩於青天寸
〻丹真對日而盟堅氷於永夜一經課子不隕家風
五德自將未衰晚歲頑滿堂之華衰嗟宣初心飲完
節於玄壚欣從地下已故烈婦熊氏江長二妻野女
村婦寒香素貞困茲綺態逢彼狂且百計巧挑欲拉

羅數于西上一貞永峻寧同拾翠于江干乃誇謝朋興娥眉無主拚一死以冒征赴中流而決絕寧從清水骨化魂消不向濁流生花明玉艷猶可異者顏經月而如生体当炎而不变即古所称清風嶺青陵臺何以異爲存孝子張文義萬載县民十六尚在童年一念不離孺慕數載不知肉味總欲視親旦夕不勝旁皇唯希代母遂奏刀而割肉因療母以未明盲者再視可知有神羨者傾都豈伊要譽乃知天性自與天通人情可立人紀此格天奇孝所宜旌揚揚可辛南康县民李猶性生初未哦詩讀礼釜雖塵積祇供

左叅右漿親患疽癰之迭羅子勤左右之無方藥必先嘗疽為代吮廬結荒山長勤懐々猿啼業攻捆屨哀聞嗷々鵠啼既推重于士林宜表揚于閭里已故孝子傳合臨川縣民少年孺慕迨老稱篤母吳胃病垂死則虔禱軍峯神感之而飛丹流井父充以落賊手則請代白刃賊義之而並釋以去且也念父奕于橘林每啼悲于霜樹更思世甘鄕味遂絕口於池鮮若乃還金療路賑荒睦隣人皆曰此傳孝子懿行也允符公論宜錫褒旌奉聖旨礼部知道

十一日

吏部題為欽奉聖旨起補官員事文選司案呈照得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孫杰呂鵬雲徐大化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等先後俱蒙例轉降作業於十一月初九日奉聖旨朱童蒙不准告病並前例轉官郭允厚李春燁皆係建言排擠都着改陞京堂用吏部知道欽此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朕查近來例轉在籍考察各官多有為人排作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病并徐大化孫杰着陞京堂用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史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俱着復起原官催來到任吏部

知道欽此欽遵相應查照各官職銜分別陞復查淂
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呂鵬雲孫杰徐大化應陞京
堂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應復給事中徐景濂賈繼
春楊維垣應復御史各職銜職思明音炳燿又當朝
春々行備查京堂員缺俱濟々充盈並無一席虛懸
又覆思維唯有暫行添註一法俟後斷不為例等因
計開應起陞太僕寺少卿添註朱童蒙郭允厚徐大
化應起陞大理寺右丞添註呂鵬雲孫杰應起補刑
科給事中霍維華兵科給事中侯缺填補王志道工
科給事中郭興治應起補浙江道御史徐景濂湖廣

道御史賈繼春雲南道御史楊維垣

十三日

廣東道御史李蕃疏參元輔顧秉謙內云元輔今日回儀然揆席之首也此月以前不猶然次輔哉歲月不遠則前日之事當思聖諭如昨則次輔之嚴旨更當念也無伕職言之畢也我謂人心不死廉恥尚存止言次輔二字而輔臣即可猛然思遽然覺矣夫黃扉何地首揆何官票擬何戒律食依違何品可蒙袂而前掩耳而往哉何其火不引咎也輔臣必曰吾殫精于此以傳今官有年矣吾尋竣覓經下氣柔聲偃

僂循墻周旋盤折拾桓公之竹馬以自豪傍他人之天下以生活几經嘔血刳腸以至于此萬一如蒲州一疏再疏即准放行不几姓命之憂而考妣之喪乎且以為輔而不自開厭薄則已也如一籌莫效百殆叢集恋棧不休粉壁自枯萬一因循前臣故事戝恐兩輔臣进　之知盜鈴之患遣之而反以為濡掩之而適所以著不又添國史一咲柄哉奉聖旨

十八日

浙江道御史張訥疏参舊宰趙南星內云其一云壞選法本朝三途並用銓叙九流制科有甲序舉貢監

儒有考雜流有卯序截取既列缺憑闔簽多曰大選自拈闔交而掣簽已行做簽之陋獘犹曰暗中摸索不假安排也乃南星欲便其私并掣簽不用第意指所如崇枯判于天淵而左右為奸金錢走如市肆皆出其子清衡與門客許念敬之闔通書辦趙洪陽之通送也每一出選单寒守拙者叫呼無門而怨聲沸騰天官之署遂成地獄矣其二曰壞推陞國家鼓舞外吏莫重于推陞一憑資俸之淺深獎薦之多寡以為轉之優劣間有循良高等或軍旅積勞內轉一二以示寵異以通考選之壅滞正非可以狥私者乃南

星每一推陞輒居為奇貨宦評民念槩置不問而唯賄是聞賂撓兩得則力躋清華恬幅无营則長其淹抑甚至憎座主而及門生則黃甲之邑令可轉藩僚急私交而濫名器則白徒之星術可除其佐其囿上行私種〻不法多此類也其三曰壞会推九簡用大臣必九卿科道会推于朝堂方謂之会蓋名器至重听採宜公也自南星引用私党必不使孤寒特立之入得以插其中故附其党者一歲九推非党者十年不調暮夜商評詰朝起事所謂会推不過虛應故事耳袖中片紙書韋紳拱手聽命以皇上之尊官大爵

僅供其報德酬知之用而其最糾紛者咫尺路河其人業已屬木而姓名猶揭除書是非欺罔之一端乎向非明綸速沛盈庭犹然聚訟也其四曰壞察典大計黜陟遠外俱重而六年京察公義甚嚴載在會典交亂者罪無赦乃南星握柄至于翻盡成例雄心辣手盡引匪人不空善類不已如賀烺李炳恭輩或建言先朝才力正茂録之宜也若沈應銓老悠鄉科被察刑即何關世用而並陳荐牘躐躋京堂此何說耶不但破甑可以瓦全亦且死灰反成烈焰從來有此法紀否若癸亥一察同一會計之官也功即久建牙

于三輔而吏垣仍滯伏于二卿又衆所深訐而不解者矣其五曰壞臺規科道陞轉內外相萋非有低昂而選授科道南北並建摠掄風憲自南星之由摠憲而秉銓也振定要地計先箝制言官以恣所欲為故于科道例陞轉倍增于常額痞病羽毛視其嗔喜含沙下石別有机緘致巧者淂預為轉移拙者一任其擠陷使言路喪氣忠鯁灰心一經外補如同永錮皇上取掄拔之彥耳目之司今且推折殆盡矣若夫南京御史王允成突改北道既非建言賜環亦非服闋改補在北者逾額而推之使盡在南者破格而招之

使来欺罔至此真無天日矣其六曰壞朝政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正羣僚皇上嘗朝臨御羣工趨蹌而入統之以冢宰則体統肅而朝儀尊乃南星既不能以筋骨為礼義不思引年求退却疏請不朝聽從自便每遇宣奏承旨列卿凛〻趨伏而南星独偃卧私齋夫會推操柄則攘臂當前表率班行則驕蹇不出自其跋扈之後心自雄為礼尊地絶而要皇上以國老不賓尚謂人有臣礼乎其七曰壞官方蓋百司庶府其評品懸于銓曹而銓曹評品又寄于公論故司官之設者直各一其人陞補之規先後不容火

紊正俾耳目周到人無遺知而序有定期進無越幅也其或曾經指摘輒遠引避位良亦進礼退義為諸曹之表率耳乃南星用必兩人不預飛從何來補不拘資囿慮任非其據如鄒維璉衆矢共攢而橫口相訕如程國祥夏嘉遇百足不僵而怒目旁及譬之主人翁勢權陰赫豪奴悍僕氣焰淩人憑叢假廟無所不至以鑑空衡平之地竟等于撤潑放蕩之場又宇內一大变局也其八曰壞典制大臣卹録贈蔭載在會典不容濫予故在京各衙門之紀叙在外各撫臣之奏勘上其事于宗伯帰查伏于司封正以官品履

歷唯銓曹可核寔也近例則子孫之陳乞香火之保舉緊不准行矣乃南星之暗奸閹命尚恃私恩如梁夢龍為馮保之親昵為張正之門墻礼卿批駁墨跡固未乾也何德何功請恩卹說者謂千金宅產投為贄幣故既朽檝骨遂被哀榮以勸忠酬庸之地巨典作吞產具宅之券符懸驗封一官徑可不設也其九曰壞吏治大選急選既廢掣簽于是司官若難恚稟成于南星而昏憒朦朣非屬幕賓作合即与猾胥為緣每一美缺動索千金次亦一二百數此孤寒候選輩皆稱貸于富室而取償于穷民者也政以賄成官

因墨敗不必履任而已知其加火耗厚贖鋑敲骨吸髓小民必無幸矣其十曰壞臣節士大夫心清如水則苞苴不入身輕如葉斯行李蕭然〻南星自命為清正自称為書傲然凌軋一世顛倒百僚誰敢柰何而快〻一去形迹狼狽試問昏夜出城十餘輛騾車所捆載者何物徘徊道路追呼相接索取銀幣金壺何人誠有九鼎不足鑄其穢而三褫未足伏其辜者南星負此十大壞之罪雖天牖聖衷巨奸立斥人心大快大道頓開第明盛之朝有放逐老臣之擧且株連善類朝宁一空則國体之受其虧損而人才之被

其拖累者不少矣奉聖旨這本說舊銓臣罪狀欺天罔人深可痛恨其引用私党匪人着張訥逐一指名回話來南御史王允成無端突改北道臺綱何在併鄒維璉程國祥夏嘉遇調部亦壞成規都着為民當差有司不得情庇梁夢龍既被礼臣批駁如何徵卹顯是徇私又遇一美缺動索千金賍私狼藉充塞歸途如此罪狀即削奪亦不為過今冢臣涖事方新丞宜盡反轍政力消偏党以賛中興吏部知道

二十日

浙江道御史張訥為奉旨回話內云察典一事即吏

部奉旨催補官員一疏南星自云我朝二百五十餘年節次大典自非喪心病狂誰敢尚禮而竟起用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烺沈應魁五人矣真尚禮矣未來者觀望而動已到者咆哮而前鼓浪興風寔煩有徒此其可指名者也其借恩詔名色槩起匪人乘皇上所不加察而犯宇內之最切齒者如吳爾成王元翰毛士龍輩織形允著氣力通神內外呼應卷土重來手既更辣又如孫鼎相尾瑣夫離縣而正鄉究而甦撫一歲九遷莫速于此今謝應祥既已投閒宣孫鼎相尚堪節鎮乎此其可指名者也每次推陞大

選急選娶資全穴不可乇舉而最不可服人者如潘一鳳以白頭無賴而得官如周鄉以青囊妖靈而加擢維其佐畢秩而布列近職噓吹通氣招搖騙詐怨讟貫盈惡皆寄閫于王鍾龐之寓操縱以趙洪揚之手鎖〻么麼何足以仰凟天威第須銓司一筆勾銷耳此其可指名者也至于會推列崇撫而登卿貳者未必盡其引用或有殊附名理收人望以釋疑羣或有假托憐才錄偏鋒以資一割而獨怪南星以用人之權歸之于此泥小人戊謎餘孽如汪文言許念敬者每侍郎巡撫缺出必藉其舉保方得首推是以李

邦華魏元中輩皆從此提徑尚非文言爭敗施天德亦唾手建牙矣此其可指名者也且汪文言繇門子為庫吏凡施天德尅削犒賞軍銀朘剥徐淮民產皆其過手事發來京包斂揚州富商鹽課不一數萬遂號召時豪交通閣部結張邦經為死友而禁寀公行把持朝政其詐騙揚鎬十萬多金徑入私囊又直欲賣國法矣恨既下詔獄而神通巧脫反以廷杖驕人不當速逮追贓以助軍需之萬一乎至許念敬空拳入幕巨萬婦家賣缺買官兩年京抵赫詐不計其數且揚〻揮金走要地如驚亦應併逮不容輕縱者也

奉聖旨張訥回話的是許念散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押解來京究問潘一鳳周卿王鍾龐趙洪陽着該地方官提問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荐賀烺沈應奎仍照察典革職田籍吳爾成王元翰冠帶閒住毛士龍照舊為民李邦華已准病令着閒住孫鼎相魏云中施天德俱回籍聽勘張經邦革任閒住其餘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1(70)A5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illegible]

悊皇帝寔錄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磨對康膳生方　至

天啟五年正月初五日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聽勘崔呈秀䟽為特恩自天惶懐無地臣奉命差往淮揚事竣回道堂官高攀龍以偶聞道路之言糾臣貪污臣亦具奏剖辨微有明旨從公勘奏兹于本月臣忽接邸報見礼科給事中李恒茂為畿輔重地內一欵及臣謂遣吏為接官通病

不宜論罪至此奉聖旨御史崔呈秀事情顯是詿誤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欽此臣見之不覺駭然驚悚然惧展轉不寧以為皇上天地雨露之溉布臣何敢自外于生成日月之照臨何敢自甘于汶闇弟誣臣者加以不白之罪案在透支二字臣堂官疏糾惑于道路之傳聞亦在透支二字自透支二字不明幾乎以私贖當公帑以存留未追者當費盡無餘謂臣透支矣則前乎臣者有巡按吳之皞在其公費豈亦透支乎後乎臣者有巡按劉大受在其公費又于何透支乎誠如科臣所言此必從公一勘而臣之心跡始

明今惶：明旨一則曰事情類是誣蠛一則曰不必行勘着回道嘗事臣反覆思之如不回道是孤我皇上之特恩如不勘而回道則臣心事不明伏乞皇上敕回新命仍行淮安撫按着以從公勘定具奏庶臣心跡得剖奉聖旨

初十日

河南道掌道事潘士良疏為糾拾察遺方面官員以肅計典訪得太常寺卿劉復初居心不淨素指多方陝西肅州道右參議房楠善政罕聞貪聲頗著大名府兵備道段猷顯景逼素揄心存機械廣西參議柳

雲霄恣睢根心阿諸迷性俱聽吏部查明處分外訪得陝西右參政施天德媚權饒有深情居官毫無善狀雲南右布政吳從誠暴橫攫金計深竭澤四川右參政翁登房狙獪丁秉貪婪汙流山東右參政蘇宇庶賦性乖方操行踰閑雲南副使張允登碌碌無奇孳孳為利伏乞勅下吏部照例處分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

陝西道御史何廷樞疏為計事甫終用人伊始謹臚為入議統仰皇上採擇一曰巡撫會推之當議今之

卓異即將來之巡撫向只視京堂之壑以故藩臬之中推佳什一前籌未借後薪又積即如資深望重之郭尚有覬覦者或有待而推或推而亦晚今宜內外均平凡藩臬之長曾舉卓異者遇缺即先推用一日京堂添註之當議巡撫內外兼推而撫缺無幾方面中資望兼隆者尚多也勢不得不轉卿寺況國家那以風勵臣工者祇憑激勸之大權使有勞不錄有功未酬人樂優游養俸誰肯實心做事似宜將南北卿寺每衙門量添註一二員以濟內外之陞勞陞之窮一日方面既別當之議今之司道甫地方到即營棒

賚總兵袁啬便想推遂邊方則尤為裹足求如五年一日劳苦功高之朝廷要者何可多淂至邊方知府閣係尤重柰何非老即病滿限皆是戒思方而之用皆從例轉似宜如科臣薛國觀所議考滿差滿分別三等咨送屆分老病者勒令致仕一曰考選通融之當議科道之選所以廣耳目也廣濫業已奉旨考選在肆十名之內矣但當三年一取此數委屬太儉戒愚謂新咨諸臣三月一考即宜足四十之數再考不妨量增數員蓋為官而需人非為人而擇官一曰州縣調繁之當議當考察行取之後州縣缺官酌議更

調亦為地擇人也宜以撫按為主實見地方果衛果有事必倚辦於此官者然後咨送銓部覆調有營求隔者隔屬者一縣停寢違則以規避論一日攝篆考冣之當議近議州縣缺官用隣近正官兼攝誠良法也但南北地里不同州縣相距有一二百里更不如委一佐貳教官猶有專責頗篤取之何如耳今遇行取調繁之後缺官甚多除府佐州縣外宜選擇而委交盤之日如考滿例起送兩院嚴加考冣無贓私方准復職否則立加斥逐一日教職推陞之當議教官雖清秩實冷局也嘗見刀筆狙獪之輩冒濫佐貳須

預民事而教戒中有年資青茂可當一割者及守青迮以老似宜慎重薦獎內有獎次多者查其歷俸淺深遇陞州縣佐貳等官俾獲展布將民事有淂人之慶而人才亦無阨塞之嗟矣一日舉核臺公之當議嘗見撫按舉劾每憑道府而道府所開薦非香火即與接也所開劾非單子即異己也今後舉劾宜秉虛公倘有失實許部院糾參而道府更當重處乃為淂手奉聖旨○吏部接出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藝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逞說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

之口誣衊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賄主持於中故各省考官順旨占風附會於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未寧致居臣厲精求治之時只士子攄忠吐竅之日舍賢攻而弗詢徒虎人之是悅壞作人之盛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雖以姑宥傳諭吏部即將正考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

初八日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為考選之數既狹考選之法宜精兩都考選一事只若重鑒於往事之濫觴故不

惜今額之稍溢然揔之一數既與南北分之又八月與三月分之再前咨與今咨分之則政體人情委為未協然其為數終窄則其為法似宜倍嚴倘再濫厠一匪人即未免遺一真品若高綖元亦冒與華選矣今日之察處何以仍是作令之事跡彼當年使之濫竽者誰予此誠往事之宜懲者懲之則惟有矢公矢慎第人〻言秉公矣豈無公中之私挾之以出而未易辦者足為旁借而不及知者予而最害事者尤在此際之胸中不主前人之意見而猶存前人之形跡蓋殘夢不堪復續而宿酲未便遽醒近聞有已入聖

鑒而猶以舊宰之故尚費惟敲者即臣愚萬不敢信倘一或出此是徐景濂汪慶佰徐揚先徐卿伯等十餘人既為舊宰所擯而未進之言路又代為舊宰擯之是皇上雖明廢舊宰之身而人才尤陰中舊宰之毒當事雖明為皇上用而實陰為舊宰用也豈不誤哉請將徐揚先徐卿伯亟賜召還奉聖旨

初十日

巡按陝西蔣允儀疏為閱視事竣循例舉劾內舉李春茂張爾基宋盤楊邦憲王家楨梁應澤閆夢浮李養沖劉廣生徐紹流陳應春儲顯祚王濬初裴玄等

將領則馬元升汪濟民王承運鄭光先王慶麟趙天元解國重路忠左光先吳三畏葉廷時神光顯量獻策等効揔兵王杲叅將吳登泰遊擊高見侯體乾高青等其在鎮臣則原任延綏總兵官令調保定蕭如飭見任總兵官楊其例應賞賚在撫臣則原任巡撫陝西今陞總督漕運左侍郎呂兆熊原任陝西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孫居相所當薦揚以示優異者也原任巡撫延綏今病故余自強當薦揚以俟恩卹奉

聖旨

十六日

廣西道御史劉廷佐題爲愚懇自干貶斥聖明宣示優容內称昨見皇上於各省試録因其策問有任意敷陳罔知忌諱昔宣聖諭命部擬正副考八人方啟年等都着降調夫此八臣者誠有罪矣録內辭洪過激指傷太露以此蒙譴罔其自取然皇上以爲詆毀譏刺則其心原不敢也古之帝王懸旌設鐸唯恐人不盡言工誦譖箴唯恐過不上聞皇上聖不自聖治猶未治擴藏疾納汙之量而收士傳民謗之語從今宣諭以後卿會試録諒不敢蹈前轍則如八臣者皇上姑薄示懲創而忽重推折臣竊有厚望焉况逆来

景象似多以言為諱飲露之蟬接迹朝陽之鳳稀聲今復於語言文字之間而行作逐攢彙之舉則無乃益阻欲言之心懾敢言之氣而於聖度少未光乎皇上寬宥八臣又何嫌臣言之畢至於舉人謝錫賢等剋其名而實非其文罪尤可原願皇上併免罰科使浮與皇家之網羅而無塞其始進之階梯方凜雷霆隨霈雨露天下士民欣、祝頌皇上真堯舜主也奉聖旨考官錄文恣肆已降處示懲舉人又都輕罰了劉廷佐如何輙來黨救且本內引文故犯皇祖御諱好生不敬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吏部知

知

十九日

雲南道御史陳以瑞疏爲詞官久玷清議雄奸巧漏天網内獄見任少詹錢謙益者乃汪文言之交遊而繆昌期之腹心也文言以譴斃昌期以黨禍王河橋畔之事誰不知謙益之與文言昌期表裏相依即使謙益清夜自照亦當自愧共懷奸挾詐首爲厲階不容可於堯舜之世何獨泄ヽ長安揚ヽ翰苑幸鷄肋之無恙誇龍門之共攀柔行巽言砥志衆心當典試浙闈之日錢千秋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巧賣關

節就此而詰之曰爾何以壞累朝之科目爾何以抗
通國之糾彈爾何以撓當代之功令則其黨與之濘
持神通之諧大難百喙不能為謙益解矣他如見任
兵部職方司主事沈正宗者初筆已多劣狀察處復
鑽羨缺當此將潰卒奔之秋宜鮮諳戎講武之畧縱
皆從何日與撲經營浔来臣固因謙益而併及之奉
聖旨錢謙益向以潛通關節賄買舉人致干糾劾却
又倚傍邪黨把持朝政倖職令官沈正宗與撲鑽求
察處復用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二十三日

巡按湖廣楊新期疏為表揚節孝內開烈女張廣姐聘徐造可夫亡女一聞訃號泣幾絕潛身登閣遂甘斷頸身死烈婦陳氏金玉鳴妻夫故氏泣哀四日乘衆睡熟投環身死孝子施文是自幼敦行孝弟嘗迓風烈火以救父柩若雨祈晴以襄葬事廬墓寢苦枕塊白鶴翔頂三年奉聖旨

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李延宗等疏為察處貪官棄事潛逃內称建寧府同知閔振宗近奉大察以前任革職為民天啓元年都御史畢行司道會議擇委振宗督造接遼募兵划船隨將造船工料銀八千一百

二十兩付閻振宗分別委官召募後因大察去官見熊同知督兵到日以為卸肩有人宵遁不顧看浮紀官閻振宗賦才原薄任事更疎督造無訛既委孌而負戎任張皇卸過復負嵎而傷友朋以致兵譁於伍同舟皆為敵國天降其崇干櫓盡付東流廉其侵冒全無不至蠅營之垢即其闒茸敗事未完鼠枝之窮既造作之不工合贖而依律春聖旨

二十五日

巡按直隸御史劉大受疏為擒獲謀逆妖首看浮龍華一案妖黨蔓延逆謀叵測結連至六七省枝猖且

二十年敢肆無將共圖不軌問誰為戎首則馬主沈貴續獲蔣忠監故全科是也問誰為羽翼則陳用揚文龍沈有黎銳楊玄張科等是也始於大奇入之教法繼以五横山之宗門衣鉢相傳讖符遞授於是黑虎禍鑽遂入家布透天經到處潛處分干分支動謂天魔下界稱佛稱祖駕言直主方興臚列四十二天極齊晉秦梁以及輦轂之下畫成伏莽浩聚六十二會窮江淮吳越以致衡湘之遠靡匪妖徒新從口北過來曰南岸曰北岸敢將守土而分疆界齊赴龍華會去曰混水曰清水且引夷狄以亂中華造曆造書

則有上元之冊為五季為十八月為十八時是可忍也僭元僭號則有天運之稱若印信若勘合若執照符籙欲何為乎此誠蓋載所不容抑亦神人而共憤依妖書妖言傳用惑衆之律駢斬之宜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饒伸疏為首誅第一兇奸議得陳其惡逆首心腹狡賊亮渠始為安邦彥之契交繼為安邦彥之謀主造偽檄以指斥至尊設陰謀而陷戕王撫億萬餘人之生命盡被剸燔二百餘年

貪墨恣羅織据逮其久任貴陽仍作水西耳目及聞陰圖密書勾引宋小么等衆口面證其愚乃俛首受僇禍本已除真斷（要）首之一臂矣奉聖旨

三月初十日

江西道監察御史焦源溥題為官民交困補救兩難內稱吳越若水江右若旱二東之兵荒並至三楚之旱潦交加且閩上海工黔中蜀中動缺餉銀不下數十萬無怪乎蘇民困者即解來之地希解折色憂軍儲者即解銀之地議解本色必出於萬不得已耳司農蒿目議所以經國之計以戢愚陋冰所為公私兩

便者則俵馬宜議也俵馬一匹官價草料費銀三十兩每擇一匹身家解馬地方若亦已久矣即改折之議亦衆經啓若輒不能苟謂事急用馬一蹴難辦不如蓄養為便耳不知一馬之歲可以二十年紀數十年來寄養不下千百萬豈不能供緩急之用耶何如於俵馬州縣暫改折色八九年以濟邊餉倩事平之後仍如舊例至於事例一欵亦宜精覈鬻爵一途甚非良法然得收金錢之用亦猶之可也不意假印僞官愈剔愈多銓司有累選不盡之官而大内無幾許入官之金以覈之者未有專責耳太倉銀庫正官頭

緒如麻精神難周何如以陪庫官員專司事倒置印信之簿嚴如防範以納銀前後為除選前後年終將納過銀數逐款明報御前曉示天下此二事者亦平々無奇耳唯着實行之庶積困可以少蘇金錢不至中飽而餉銀亦可少充矣奉聖旨

十九日

廣東道御史崔呈秀題為國家欲求保春之策先講禦侮之計戰薊城傾頹者三年矣官於斯者不乏人誰肯為百姓造福至去秋叅政王繼謨到薊始捐俸議修葺不然人心惶々大半欲携家以去疇為我皇

上守此種土也至可恨者至肅寧一城傾頹更甚於薊監目覩忠賢施捨已資重修而知縣劉貴卿一味貪婪百事俱廢毫不照管不知城為朝廷之城貴卿乃奉朝廷之命以守此城者也不惟不修更思垂涎修城之資又以不得侵沒為慼是誠何心哉至於罰谷勸賑百石枷贖每名數兩狼吞虎噬無所不至百姓無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國家所惡用此貪官為所當重加懲創者也滁州知州汪心淵買破各項銀十九萬參議趙廉歷歷清查有據而廬州府推官徐日曦受賄枉法為之開除支銷將十九萬之贓又

帰之子虚人臣無法至此尚謂之有三尺乎奉聖旨這本說的是選將汰兵該部具奏魏忠賢捐資修城急公可嘉着與王繼謨一体叙録忠賢仍令本縣建坊賜勅旌奨廕弟侄一人與做督督僉事賞銀三十两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監乇鑄銭事宜聽該部覆行汪心淵着彼處撫按嚴提追賍劉貴卿徐日曦俱從重褫斥以儆將来樞輔去留関係甚大該九卿科道會議已有旨了

二十日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鷙伏尚稽策勛恃懐旰食

唯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虜氛用雪國恥匪頒厚餉何勵純忠爾毛文龍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將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唯爾之膺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憂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礼監掌文書內官監內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大監胡良輔賫捧詔諭冕服冊封李倧為朝鮮國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其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縢襴段紵一百二十疋畀爾

以備賞功之需尔當益矢壯猷祕籌勝筭結聯屬國奬率三軍奮我爾鋒劃奴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可食言尔其仰體欽哉故諭

雲南道御史王大年題為聖治維新淹滯宜振謹舉遺賢以備採擇原任大理寺少卿范濟世十載諫垣風著蹇諤歷官寺卿亦三年餘矣需次可當大任乃以感激任事慷慨疏於移宮諸案爭辨甚悉唯欲傳言於千秋故不惜置功名於身外揮疏之後竟飄然長往矣今徐景濂等即召還而忠憤如濟世者獨可令之淹林間乎又如原任南京大理寺〻正謝啓光

其在銓也推有清通簡要之譽其隱居也亦負泰山喬嶽之望而辭官就稿者已數年於茲矣其剛毅精神敢可為弘濟艱難之用奈何聽其息影長林而令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乎至外而藩臬諸臣亦自有不容終置者如原任湖廣按察使岳駿聲我嘗與共事漕儲矣再次督運適值妖賊發難之日共血沙白刃中率標盡舳艫而登之大庾其有不容泯者國家縱不能以殊恩異數酬勞臣之肝膽奈何以鞫訊張差之舊案并其故物而奪之而保其投簪以去也此亦人情之所共歎者也又如原任湖廣布政俞繼宇久

任戰卿戰習知其師帥風猷矣唯是骯髒之骨不可時好恬退十年五月感轗軻以憂歸蒙議今其應得之官自在也獨不可還其原官而完其熟試之經濟乎如薊遼總督吳用先身肩重任志怠籌邊歌兒美女恣意之遊浮白呼盧放高陽之嗜剝削日甚將領浸以離心撫恤罔聞士卒困而解體薊遼何地總督何官而可以人地不宜為嘗試乎事係封疆有聞不可不以入告奉聖旨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為會推有辯敬陳其詳以聽聖裁內稱會推內有總理河道一缺該部欲以四

川總督朱燮元正推此在該部必自有說然臣愚竊念藺酋所以遠竄而未敢遽動者全恃總督朱燮元威望有以鎮之一旦督府易之而酋捲土重來是黔禍未終蜀難又作西南半壁奚以支撐亦知侍郎從無節制尚書之理黔師新潰朝廷不奪其舊銜而唯責以後效已為異使若復再晉新秩亦無以服四省之心竊量冢臣一此定有一番斟酌處故敢平心詳默畧出數言大率如今冢臣疏中語而一時九卿科道中頗有是臣者故總河之缺暫而中止以俟再議臣方竊幸臣言之弋獲而又竊服冢臣採納之虛衷不

意其服有今疏與上大夫言法宜閑〻職自知過合

應負國之公論以仰聽廟謨奉聖旨

四月初一日

河南道御史李應薦疏爲臣隣精神宜乎形跡宜化恬脩當獎躁競當懲恬修何以當獎有如原任福建道御史潘汝禎正氣觸天直節震世大小之差一十次到處俱有威名資俸之深十五年恬退全無躁念迩者弓旌所及山林生色乃資深望重如汝禎者仍可跧伏草莽而不急爲登庸乎躁競何以當懲從來小人功名之念重必呈身於權門淂遂其遇合必取

效於捉徑競者不懲則怙者愈蕃如原任刑部福建司主事陞閑內道副使顧大章者月旦不齒於鄉曲官守大壞於西曹他不具論即如逯左失事熊廷弼逃避一事御寺臺省交章論劾法案照然誰敢奸之獨大章趨附權勢從中阻撓雖如簧之口不能移鐵案然已費如許營謀遂未幾而兵部矣未已而禮部矣又未幾而憲副矣藐朝廷之大法為三千之香餌第不知當事者果何所見而令神奸叨功名如寄也迩者乍逐所及奸黨落晲乃執法功營如大章尚可令其列名仕籍而不急為褫奪乎奉聖旨朱奭元已

改用黔中則總河之擬原未有差不必苛求潘汝楨即與權用顧大章已有旨了

初五日

北鎮撫司疏為病故事奉聖旨汪文言未以病聞如何遽死以後監犯務要着實防範有病的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

初九日

巡按直隸洪如鍾題為關門師久餉窮慨復尚煩區處內称遼東一塊土耳為臣子者當思枕待旦之戈洒泣庭之淚方期旦夕殲奴以备慨復慨復云者非

可以虛聲恐喝為也計必多算設奇大戰一場然後可弟我軍當屢敗之後無復胆氣凡所為援枹而鼓決勝而籌指授方畧者唯大將軍是賴惟將得其人則胸有成算目無全虜可以畫地而守力為固圉之圖可以觀釁而動大興問罪之旅今之為將者何如也從軍之始不知選擇即豪貴子弟市井健兒咸褰臂撇髯以請纓自許人人可以得大將及一旦伏鉞擁旄氣驕志滿祇有饜　甘狎歌舞爾孰知為三軍之司命我今日閱門諸將唯趙率教寨下差強於人然亦不敢信其即能了賊也而尤世祿以病告矣王

世欽紈袴之子虛有其表以無能之將御不練之兵濟事否耶蓋年來奴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奴也乃奴之乘我常密步々皆穩而我之料奴常踈着々都差前此遼陽廣寧之役豈非逆戰之失哉即如近者毛文龍駐師海上逼近虜穴謂奴有所懾而不敢動忽爲出其不意直縛張盤再陷施順如摧枯拉朽莫敢爭鋒中國短長之效蓋已見矣竊恐関門諸將未必賢于毛帥偏裨而下豈遂遠過張盤者不量彼己不審進退見奴不來謂我可往以幾倖萬一之恢復唯諸升能戢之所未解也故今日之事扼險要

精器械厲兵秣馬汰冗固壘以俟我之力完膳壯徐圖大舉毋張既復之名毋忘固守之策以簡將為第一義則王世欽與尤世祿固不容不議更革者也奉

聖旨

十四日

廣東道御史崔呈秀題為言官論事有因聖度優容宜廣內稱科臣張惟一有士子鬻凌軍伍縮朒一疏所云當事者無實心救援之說或有所見原無苛求登撫之心即登撫疏中直陳失事情形歸之風高水動亦自有據更無遷咎科臣之意奉明旨張惟一降

一級調外任用夫惟一身在局外事原非淂於目擊真不可謬為逆度我皇上罪之是也第論科臣言事之一念何德於張盤何仇於登撫惟是深憤逆酋之覆師辱國重憐海外之孤軍禦敵深冀當事者切同舟之阻飛芻挽粟以救重獻之殘喘而今日報斷纜折桅明日報遭燬遂浪事與心違忠憤横發不自覺其言之過激耳故衡以料事之深謀則千里遙途安淂洞情形而中肯綮原以憂國之隱念則一片熱腸真可對天地而質神明且惟一昔為邑宰久著聲賢今侍掖垣頗屬端品偶片時之未確即遽付之麾叱

在皇上自有睿見而惟一以遏風者效風聞之忠亦不過為討彊計而皇上亦必有以諒惟一也奉聖旨張惟一既係風聞着照舊供職

十五日

福建道試御史汪若極疏為時事方殷敬陳末議一曰經畧之當議今言將之當選兵之當練餉之當清皆中彀之議戰以為非異人任而經畧之任也今日榆關薊門安危呼吸而以輕佻之馬世龍蕭如勛為之帥將將者未之思耶然則求經畧者可不發議其人而任經畧者可不發定其畫乎不戒前車以誤大

事乎一日賞罰之當信也遼左自奴賊侵凌以來一潰再潰總緣賞太濫而刑未決耳今黔師之潰將〻者目不識人如曾欽劉超黃鉞既敗而咎其復咎其闒咎其怯舉國家百萬之金錢數萬之生靈喪之一旦何惜此輩而不立斬以徇耶夫師潰全起禍於乱兵而監之者鉞其杰也以軍法從事宜先斬其述而猶姑徐〻也蔡復一昏憒鹵莽喪師辱國罪無所逭而止以聽勘優游家園恐圖土諸人復有藉口矣若夫舊撫李標以一門一命絕粒孤城與按臣史永安竭力保全庶幾張許而今未有嘉其死守之功一啓

事及之死撫王三善身鮮重圍血戰而殲而猶有未定之論以稽旌卹之典其誰肯踴躍赴敵捐軀狥難乎奉聖旨

十七日

江西道試御史吳裕中疏爲剔蠹有源積習宜破內稱年來萬目而慮者兵與財兩端兵非驕即弱非逃即潰財不在官則在民不耗於私則登於公當事大臣心血幾嘔究竟兵莫用命度支益艱國家不得已之征收仍出入貪饕之手迄今牢不可破何也大率武職一途唯阿諸有靈參遊結契於監司總戎獻媚

於撫按耽以為功次自明黨緣可杜余大成伊何人我族部能力持之不闕一實而後武弁無不資之費得首受以肅三軍撫按而下誰不轉相為程也故欲剔兵之蠹必先自兵部始財之匱也事例頻興甚至括及僧道典鋪不可闕於四境孰若從各處稅料一為究心常見外有批委懸以狗有力之情餉司府佐領之橐而公家曾不得多收一錢之川毋以農部各差有榜樣乎在使其需次得差不先費千金以希厚償又使其實心潔已不自示一隙以畏後言則交際一切可廢也乃徒事線縫使中宵魂夢不得遝其清

恆適之景此何為乎今羣臣洗心寿肉之日大家振核該部計必出此俾外有觀法亦各以節省之餘歲終報部未必非涓滴之資此類蓋可觸而通也故欲剔財之蠹必先自戶部始抑戢而更有慨為朝廷之不愛爵祿匪取充位必心術光明年力強健之心始可稱其報稱清秩崇班豈藏垢納汙之地乃如礼部侍郎蔡毅中其人險腸汙行附勢倚權一歲數遷久為輿論所不齒又如南京太僕寺卿朱吾弼頑鈍鮮恥耄耋堪憐癸丑勸駕一蹶笑破長安之口棄何以逾邁之年尚欲為干進之資此二臣者宜亟行罷斥

或姑令致仕以清仕路者也奉聖旨

二十日

山東道試御史袁鯨疏為聖明聿煥新猷臣子當求實效內称邊圉交警兵餉坐困議汹々竭設法々窮宵旰紆廻安攘無策說者以為啓聖隱憂千古之明良有待戰獨以為議多成少一腔之揮洒未真而何也昔趙充國條畫多少經營數載胸有成算目無全虜卒能制先零之命我皇上當此勵精之初原以一片真心與大小臣工薰蒸透徹試思在廷何人封彊何人練兵何人清餉何人日與二三元老切實講求

取其姓名書之屏展真幹實效者不靳優崇虛襲假冒者雖辭顯斥大小臣工六各取一片之真心必能令鬼神避銳而山川改觀哉否恒常謂言事人之不必連章累牘任事之臣謾云左畫右寫只一月之中真能為皇上進得一言即得一言之用一歲之中真能為皇上幹清一事即集百事之成積勝成襲積餘成閱數年間東西不平而安攘不臻者哉不信也奉
聖旨

二十三日

貴州道試御史周維持疏為仕路不可不清國是不

可不定其一在晰品格以清仕路自古爵入於朝明至公也最可恨情面門户四字壞盡人之生十錮盡人之心術門户未敗之先非門户者營入於門户門户既敗之後是門户者亦或排擠手門户一堂之上愛惡横生恩仇交錯成何景象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顛末故臣愚竊願諸臣洗却情面絶去依門傍户念頭其尚有匪人僻類靦顔就列不妨直指其人而屏逐之至若端方直亮之臣有未經推擢者亟爲明白入告如不媚時局之韓炳衡援排擊於貪横之楊玉珂甚至絶其進路首敦淮撫之吴甡邪倐禍於早

鄗之樊王家養至滅其家門此二臣者於驚風駭浪之中有屹然不撓之槩公道既明速宜擢用則品格聯而仕路以清其一在昭罪案以明國是自古有爵賞必有刑威曩因奸邪柄用植黨煽惑禍幾流於縉紳罪不容於明教幸我皇上赫然一怒明如褫斥然臣猶恐諸奸得罪緣由未盡明白昭揭於天下彼見東林以講學之名敗未必不并疑皇上之禁道學不知皇上向來所褫斥者何一非敗壞官常之輩皆臣下自取罪戾安知皇上之嚴斥邪黨正所以崇道學也臣嘗伏讀欽勅學政內有一款不許別剏書院羣

聚徒黨大哉王言頒示中外并將黨人舊日凡有倡建書院不論省直州縣立時改毀已奉明旨改作忠祠遲回數月扁額有故也蓋巢穴既塞徒黨自分奸從無所容其竄匿邪黨無所肆其簧鼓則罪案昭而國是以定奉聖旨

二十六日

山西道御史劉弘光題為聖治日新百度宜飭内称原任吏部左侍郎李騰芳者其生平姑不具論往歲會緣付託營求大拜天奪其鑒至丁艱以去是可以已矣猶然百計面謀加銜尚書是北斗喉舌竟為長

安瞎具矣獨不可嚴爲禁止以塞奧幸之實乎職爲名器不可不慎者此也人情進退關係國家治乱至於堂上卿貳猶然恣餙年來匪人遞進有曾行叅處後經論列猶然恋々崇階脂韋無日若見任礼部左侍郎蔡毅中者生平自附道學諄々訓人礼義乃僉柙殊欠精嚴早鄙動関服識署篆成均不見範模多士晉秩礼卿殊多遺識是寅清翰苑竟爲庸芳窟穴矣獨不可急爲罷斥以無混清清途乎奉聖旨李騰芳相度陵工蔡毅中纂修實錄不必苛求也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廣西道御史田景新題為通夷賣國之奸不誅則縱軍喪師之刑威不肅內稱張我續以察處之官內依王安外諂劉一燝周嘉謨始而賄賣河南巡撫繼而營鑽川貴總督宜何如秉勢建功以贖其僥倖乃奢焰方張宜進不進奢賊逃匿宜追不追致水藺聯合迄今蜀雖未平黔禍益烈誰實尸之唯我續奏捷則粵撫何士晉遂倣而行之當史永安九死不回之日使士晉因岑兵之忠麻鎮之義王三善亦不死於大方矣乃奢彥使人假充貴州催兵人役納金拾萬道

臣周世臣居間士晉且喜拾萬之入竟掩吞矣之不發此其罪不下我續所當并逮立追以充黔餉以洩黔憤也奉聖旨張我續該部查覈何士晉已有旨意了

二十九日

廣西道御史顧宗孟題為海宇未見清平戎事倍宜嚴肅內衿樞臣趙彥戎方郎中方孔炤深為奚爲樞臣叔良民以案京觀久在人耳今歲道路喧傳謂其父子互開經賣堂屬各起陵門武官有定價已入臺臣之啓事六而樞臣良知充耳方孔炤今呈身東林

貪邪罔顧此直並褫以儆官邪若趙彥之子趙昌胤長安有掌價之疏亦宜削逐以清輦轂者也奉聖旨方孔炤着削了籍爲民養馬當差仍追奪誥命

三十日

浙江道試御史莊謙疏爲樞輔去留宜勤卿寺澄汰宜清內称有險心僻行傍門依戶之屢喝寫阿附權奸不齒人類之陳以聞是循醜顏而就列耶稗莠不除嘉禾不生奸邪不剪祿位無光故必亟爲澄汰期卿寺益重異日用以建牙秉軸皆有裨宗社之臣斯小人無容濫竊名器邪黨不得污濁朝班古英君寧

捐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邦者其意亦謂此也如清正持立黃克纘徐兆魁周應秋范濟世業起用優敘尚有端清直亮通達國務之許弘綱淹抑東山未蒙寵召此尤海內所叙仰皇上特加優拔之典一吐正人之氣也者奉聖旨

五月初四日

河南道御史李應公疏為鎖鑰之寄匪輕荊棘之苗當剪内称浙江巡撫王洽者戢爲能緘默耶洽從來行徑通國稔知試問昔秉銓衡進何君子退何不肖乃若力勦善類取悅宵人則有爲茲蒙皇上賜還者

即如不狗王安而為奸黨切齒之孫杰非狂瀾孤砥乎不附淮撫而為奸邪側目之李嵩非衆醉獨醒乎大何以同時并逐也則壬戌春季年例洽實主之也彼方假手此輒操刀既屏忠賢奸謀始快不數日而始叙以太常矣甫一年而更厚酬以開府矣試問洽循何資著何望全越何地建牙何官不慎選盛世之鳳麟先急飼權臣之鷹犬蓋閩撫缺初出兩浙鄉紳俱未敢專擬親大中獨揚聲曰唯王某則在外在京須臾讓盈庭議論並未始見端表化中撫髯脅衆曰舍王某則孰保孰任我便皆參於是浙紳咸寂無斥

語嗟〻曾推大典憑一二效力者而遂持以畀一私人哉至於陝西巡撫宋槃以例轉南臺驟躋幕府頗似五窮之鼠原係百足之蟲既與洽一径同陞應與洽鐫銜共黜統候分別於朝廷故職尤存隱慮爲除蔓不若芟根塞源斯免潰隙伏祈皇上再立鐵案屏不資彼輩以後名使徒削其官而不明正其罪則暫恐今時之一斥適階異日之九遷若高攀龍以一行人起家被謫典史三載閒而遽登總憲之堂何也奉

聖旨這本說王洽掌選撫浙既從物議着冠帶住閒宋槃策勵供職該部知道

初五日

福建道御史李燦然疏為國家大運聿新任路彙征宜闢內稱向者趙南星柄政憑臆行私一種無識無骨之徒妄希光附景為泰山之安而皎日既出氷山頓潰南星之品豈待知者而後知哉頃者聖明乾綱獨斷邪幟悉清立起徐兆魁王在晉等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朝堂巨棟矣海內臣子莫不手額稱慶然切遡今日諸臣自起用而外尚有公論已經游揚而未登起事者亦有泉石沉飽風霜而未蒙昭雪者顧可令其永適邁軸久錮蓬茅而不生弓旌之色

我以臣所擬若許弘綱忠貞大節力砥中流至其家徒四壁海內士大夫知其有品斯不亦清標勁節可樹表儀表乎何熊祥秉正嫉邪人倫永鑑袪以癸庚掌計欲袪三省羣妖遂交肆其烈燄今三永光既起用矣而熊祥猶滯卯圍乎死守貴陽待援兵之解圍李標之功勞豈容理沒如茶嚼蘗猶致金盤之誚將性分輕而賄賂重乎勤撫互施以務攘奠之後局离周衿之壽畫費几苦心況內計毫無間言而南星以私怨履之將朝廷察典竟為銓秉報復我潘汝楨蹇諤有聲而力作李三才尤懋定力奈以過庭訓考語

四字并兩臣而并逐之也姚宗文年來素著而料熊廷弼罪案既明宗文猶以得罪門戶求錮深淵林一桂攬轡澄清而以徐晋芳勘贓舊恨竟尓外轉勞永嘉治郡循良而以王之寀張差一案相左遂致投轄將黜陟之權衹為私門釋憾耳陸卿榮蔡奕琛之秉銓淵澄水鏡然以逆忤時逐遂無推轂朱一馮樊良樞之拾脩清比玉壺終以孤介竟爾冷落用人之典應獨後於清貞乎近來沈正宗自知得罪名教望門投揭哀懇乞憐被其毒心辣手自甘匪類久矣今誰其聽之如日者南都有二王之號謂王允成王象春

線索神通兇焰逼人皇上業已處分人心稱快正宗罪狀正與元成輩同如書大司馬一小司馬之謠真堪捧讀擬之趙南星父子庶幾比肩接武矣即如王珙所指受鐲批呈關鞘一事目今許武元陳獻謨等六人立枷待斃同聲呌號以為趙捫心自反豈不愧死入地矣似此貪婪之臣即重罪不為過抑或念係大臣勒令致仕仍當重懲其子昌胤以儆官邪者也奉聖旨本內薦列不無襍濫該部分別酌用言官職在糾彈以後不得忘舉市恩

初七日

山東道御史袁鯨疏為太察不可拙藏速化國法亟宜大肆懲貪內稱礼部尚書翁正春陝西巡撫宋槃其人者公家何所賴其尺寸之用而徒虛擁名器為也又有南太僕寺劉憲寵為江南之驛地水陸交衝衰以征調頻仍吏民皮毛俱盡而河道冬錮吳越咽喉之地盡是商賈蟻聚之場每遇官粮船經過爭打河路商船退盡財命堪憐於癸亥十月內憲寵重載官船三隻指稱女眷啼家聯斷中流千萬坐困奉聖旨翁正春已有旨了宋槃屢經指摘著致仕回籍劉憲寵革任閑住以後坐船有裝載客貨的該地方查

明入官充餉本官一體治罪

陝西道御史門克新疏為世道起澄清之會天心開長治之策內秘逾者武人搆党官途蕪穢蒙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追贓逮問窮治賄賂之目料奸邪之計無復有思逞者矣然直根既深為類亦衆風聞此時藏頭露尾兩覆雲翻有魑魅跳梁宜河出視至若遼左失利遼陷三韓皇上以經畧之任嫌玉之寵再簡熊廷弼托重之任百官祖道萬姓焚香送廷弼關門一步要望其縛奴廟獻決不然保身殘疆更不然而隕身沙場尤不足報君父於萬一奈何一入榆

聞日與王化貞曰罵人利其敗既未見一騎未接一矢白日鼠竄棄封疆如敝絮萍梗毫無畏忌嗟嗟廷弼豈不知自有軍法乎彼直以為皇上冲主其欺不敢殺之耳又有右春坊右庶子葉燦者蛇腹狼音不避多露當元兇魁党納賄招权獨乱朝政炙手可熱而燦為入幕之賓明唆瘖過汙職滿身積惡之貫業已久盈清要之班豈可妄據又有光祿寺卿錢春者奸邪罔幻巡方無狀因而外轉徒以依傍門戶父作子述瑣璣清卿一聞趙南星事敗心胆墮地抱頭南奔長安有趙錢孫李之謠又若遵化道按察使張光

縉者畏鄙貪庸修論閑功連升三道亦徒以依傍門戶兄唱弟和驟據雄藩且當張光前掌選時光縉欣牙盡張狂噬無忌遼庭挑釁剝軍之恨至今令人皆裂矣此類猶不速加擯斥則五鬼之陷不復撲滅矣

奉聖旨這本說的是朝政維新當防伏莽戰守未預速計綢繆至于熊廷弼欺君誤國罪在不赦仍俟秋後正法素燦朋比充類錢春仇奸党邪張光縉兄弟濟惡都着削了籍當差

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盧承卿疏為仕路已見清明銓政尤宜

劾剳内称原任兵部侍郎孫居相見任南京太僕寺少卿徐憲麟者髮不勝擢也按居相筮仕恩令貪酷著聞籍貫按南臺冒濫未幾復營改北死心蹋地以護邪黨後河道主察專一排擠正人及未再赴京堂遷臚御鉞河山百二扉開妄擬勛獻數邑良民忍作妖黨首級躐躋臺省務得意鴟張忽洋水山遂爾抱頭鼠竄然猶計深捲土尚冀燃灰可不重戒衣袖縱其漏網憲麟一生脂韋滿腹戈矛隨世浮沉追終南而取經因騶擾予閑卿深可恨者年來侍門生王象春媚邪黨王允成為邪氏明司壇坫暗美機關險心

辣手與居相為頡頏者尚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耶奉聖旨府州縣監司升轉差覲履任稽遲着該撫按叅處賜環諸臣起用奉有特旨不必槩求速化部寺司官壅滯已極亟宜疏通今後姑准考選部貟槩新進士除授添註其外官應升的不妨久任候有缺出方許推升孫居相不必深求徐夢麟著冠帶閑住

廣東道御史崔呈秀疏為國用人才兩匱搜釐澄汰宜先內称前疏所參張鶴鳴許弘綱各臣所舉姚宗文劉廷元邵輔忠孫杰雖奉旨起用而尚未推補更有操江撫臣徐必達大理寺〻丞李養志臺臣林一

桂余合中蘇瑛徐卿伯張唯任臣部吳淳夫等風饒勁骨並砺清操止以觸犯邪奸之虎鋒例轉察處盡之一網方今聖作物覩振鷺充庭在舉臣同甘為高舉之冥鴻而戢乃思聖世有未網之麟鳳用是不避忘諱屢瀆聖聰奉聖旨

初十日

陝西道御史石三畏疏為奸臣黨邪欺君害止空國內耕猶有甘心為熊廷弼門下犬如丁憂吏科都給事中劉弘化卻而善詐橫以濟奸夙為熊廷弼死黨戴黃白賴弘化處分以賂黨羽則化之所入倍周宗

建多矣乃不惜撓命為璫出力恨舊樞懽璫出闖則誣為兇樞恨科臣議熊廷璫傳首不決之疏則誣為兇鋒且其力持奸細劉一巘不使盈書成招恐璫通吏真情滿盤托出也至璫已就獄猶挾眾出揭畜為展脫以藏頭露尾之險謀為覆地翻天之手段而且認曰揭難出臣同心實不出臣手不知璫何功有當於化心而於是揭有同心也嗟々弘化之良心死矣其所同者特包藏禍心耳而曰偶不出其手是不出手者其偶而出其常也只此二語不其欺皇上之沖幼乃其害正大又不止此辛酉典試山東縣黃河歸

里嗔盬臺臣曹守勳船隻不整遂欲下石及其考選畢竟為公論所屈適趙南星以考功郎連遷總　守勳有嫌於太驟之語弘化族南星借題分轉救入行媚此人心其為宋平者若夫擁戴夤緣嗜進之李騰芳直欲立躋揆路則又小人招權朋比之常態無足論矣乃猶有依草附木搖尾乞憐如厮役者流則今南太僕卿吳炯者不為清卿玷乎炯曩為光祿丞身非言官時事何與乃呈身東林護法　顧憲成者射聲橫噬雖其言無足重輕乃其心用以獻媚可喚也乎來正人屏跡東林流禍尤酷則依傍之魑魅固

清明世界所不可須臾面也奉聖旨

雲南道御史陳以端疏稱聖治聿新偏党屏息其在曩日諸臣所指王業浩汪慶伯而外尚有原任工科給事中孫國楨獨以三月外轉何年例之若是速耶至如原任海防道之曹履吉其入者匡時偉抱四應不匱安得乃以僉道掩之又如見任寧前道之袁崇煥其人者胸當甲兵保障危關安得不以大用需之至如見任戶部主事之李孔度以任子而留意節省可稱能臣安得不殊擢以優之地若原任登州同知宋大奎者通同陶朗先所盜兵餉不貲今朗先已坐

四十餘萬而大奎以明經通籍三十年家資鉅萬僅坐五十金塞責于法不大寬耶奉聖旨

廣西道御史趙徹昌疏為聖明御宇大運一新內称有土木形骸斗筲器量生無正骨總提掇之縣人徑託旁蹊甘侻仰以諧世如協理詹事府礼部尚書翁正春其人者可令久玷官常垂涎鳳治乎又有虛憍愎戾辣手毒腸擊動譸張腹內橫生閃爍舌端慣弄戈矛如太常卿霍守典其人者可令竄伏容臺畜御鉞乎此二人者一則如恋棧之馬嗟負乘以貽羞一則如炊搏之虎方蹲伏而思動若不急加削奪立為

作逐不知將來傷國家幾許無氣釀天下幾許厲階否泰相尋憂萬大耳奉聖旨世道維新封疆多故簡賢尚治選將練兵樞輔冢卿着督撫自有方畧翁正春纂脩大臣不必輕詆霍守典着回籍聽勘

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汪若極疏為極穢邪穢之臣內稱協理詹事府礼部右侍郎李標其人者非曩時館選中人乎文義之庸俗已供笑口而制行之奸險更足愧心且今陟崇階而垂涎大拜矣又安知不令之敎習庶常乎斯人而可為諸士榜樣也耶盖標持南星有門

墻之素其線索能曲為司牧其辣手能立為屏逐甘作附勢之鄙夫不顧浮罪於名教即昨年主試南都物議喧騰言者受色聽者咋舌其為真才壽賦莫此為甚尚可一日立寅清之地不重加削奪以釋當世之恨哉至于巡撫之任既大且艱豈可令素有物議者夤緣濫據乃有知延綏巡撫翟鳳翀者其為地方之害人也共誓之不待職之縷〻也即癸亥大察人輩知其不免而憑權要之居間倖而免癸夫網漏察典倖矣遼東節鉞非暮夜乞哀烏能速化至此奉聖旨李標趙南星雖倚門墻絕無點染何得妄議翟鳳

那屢被人言着削了職回籍聽勘

二十四日

貴州道御史智鋌疏為邪氣雖漸滌除奸貪尚多漏網内扵原任礼部侍郎徐光啓一味迂腐百端蹊徑躁心功利之場無裨國家之用其人品心術不齒扵正人君子之林者職不具論至練兵一事孟浪無對至今相傳笑破縉紳之口以翰林而兼河道從來無此官銜以詞臣而出典兵權從來無此職掌然使其細柳屯兵果有周亞夫之紀律則節制之師可戰可守奴酋之首繫之闕下以筆限掃千軍亦無不可者

而彼不能也聞其將不知兵〻不知將三軍日見逃亡而彼不約束也又聞其馳檄清勾海內擾攘百姓恨入骨髓而彼置之不聞也有司奉行不知費幾許精神户丁牽連不知受多少賠累且不知光啓所練何兵所濟何事聽其言一片熱腸覈其實滿腹机械無非騙官盜餉之謀以朝廷數萬之金銭供一己逍遙之児戲此所當亟斥以懲奸邪者也吏部驗封司郎中馮時來依附邪黨鑽營銓部汚穢之狀罄竹難述原任婺源縣有汪文言原名汪守太者納賄交通餽送數十新様金銀器皿下到犬馬効勞汪守太七

字本官寫客誇示於人此已天地間一大奇事矣又有謂本官掌選凡舉劾及急大二選州缺一千兩縣缺七百兩至縣丞主簿好缺二三百兩不等俱汪文言應期通送有謂凡同鄉赴選生約送銀千金七八百不等在家給票然後起選者至胞弟馮侍行目不識丁改名昌運冒舉增廣納受益府長史則猳猴而冠矣親侄馮當世非三科武舉營授狼山水寨把總恃勢剋剝軍伍人莫敢問則虎而翼矣最可恨者姑表兄王應期任其出入通賄無所忌憚長安有王吏部之謠後揀選應期平南知縣又為其子納監以酬

其勞真所謂白晝攫金見金不見人者也奉聖旨

二十九日

雲南道御史卓邁疏為仕路愚在積薪京卿法難藏垢內称太僕寺少卿孟習孔慾壑無厭氣岸自雄傍邪黨為藏奸之藪藉典援為躐華之階一麾出守純盜虛聲累遷藩臬遂露本色其備兵大名也不聞折衝禦侮而第盛供帳飾廚前盡拖羅綺脚凳亦鋪灑線捐不當即榜示邑椽幾令斃於杖下何暴殄也而且謀欲加御貽士紳之唾棄乃始改調秦中非得隴望蜀之故智乎其秉憲中州不聞正己率屬而第急

内轉徽建牙結表化中之黨入趙南星之羅居無何即鼎鼐罔寺不雪取之懷中此一旦者半生馳逐盡是營々之謀餘燼可燃豈忘眈々之視桒何不去惡務盡予南京太僕寺卿趙健性本脂韋識復黯淺通籍垂五十載官滿一任浮沉閱世逾八十齡胸次長懷得喪其統轄黔中也不聞如何承宣而甘心趨媚試問帑藏金錢誰為司出納者可枉撫院之吏取漠然置不問耶雖云未嘗染指然溺職之訊庸可逭乎其入典光禄也不問如何樽節而一味模糊試問禁地森嚴誰敢窺左足者可縱僧人之入衙恬然不為

異耶謝時已經彈射則簡押之疎防可掩乎此一臣者杜門欲掃已作蟄鍾之狀履據鞍顧盻猶忘鷄肋之榮名則何不責之引年而姑貸乎又見有任巡撫已經指摘之翟鳳翀其才品兩無所當皇上特以無大罪過着令策勵供職為鳳翀者正宜聞命增疎參自引決而猶蒙面靦顏於高牙大纛之間封疆何地節鉞何官可以頑鈍無恥者據之乎奉聖旨孟習孔貪橫黨邪趙健昏闒媚奸有玷京卿都着冠帶閑住

六月初一日

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李宗延等疏稱犯官鄭延祚

因前會試時原有書籍寄至會館差家人鄭貴鄭明赴京取書因官籍交遊與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論天下戢官賢否曾許及延祚比延祚感此知遇遂具稟帖并俸銀五十兩付與家人鄭貴賷送因遺等不查門門禁輙迎馬首投遞以致本科將延祚題參等情到部看得原任霍邱縣知縣鄭延祚家世儒脩身膺民社不心勞於撫字乃眼熱於華膴入金門而排紫闥只知錢神有靈蔑三畏而凜四知罔恤行己之竿玷牘到長安志士猶羞苞苴出昌邑官箴爲在雖地方之劣狀未著而奢競之面目難施贖杖非

奇降級不枉奉聖旨是

初二日

山東道御史陳賡謨疏稱周延光前守金華継遷學

憲已不啻耽々視兩浙為金穴迨一轉左轄利權在

握遂為所欲為而無所顧忌人言嘖々有謂其委知

事紀明德齎解茶蠟等項加一扣銀不足又措鋪墊

銀不發致令錢糧拖欠莫支者有謂委斷事曾光買

銅先受准差銀乙千兩後又加一扣留銅價三千三

百兩語出怨望反開部劣轉王官者又有南太常寺

少卿蔡夢麟景逼崦嵫形如木偶聀閧令閔時已見

見其駐歩不支豈至今十年餘尚可令冒清班而妨賢路者奉聖旨人臣一意急公凡事節省其於財用豈但能生亦且常裕今後内外各衙門務要一體奉行内周延光蔡夢麟着該部分别議處

初四日

巡按直隸宋師襄疏爲薦擧地方人才事奉聖旨盛以弘進講不清鑽謀大拜奉有明旨宋師襄々卿曲之情徇私濫薦本當重處姑降一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初七日

廣西道御史田景新疏參次輔朱延禧貪贓橫逞四維畫裂若其借資私黨張鳳翔多方容竊取大拜初旦浮沉以延入譽近日來足高意揚陰埋陰禍種種見端矣夫相臣正己而正人初今其子解囊怒馬潦倒於東西兩院繡衣驕人乎招呼朋賭乎相臣以人事君非以酬私次輔昔受鳳翔恩迨鳳翔巡撫保定假以緝妖妄殺良民闔一村有百姓千餘口被其勦洗無噍類欺罔當誅次輔反張其事粧點其功援引以付中樞且亟延司馬次輔獨不知復城驅賊之諸臣乎彼攘外樹勳者不得參受有功之封此內地妄

救者反致冒蒙有罪之賞倘千餘冤魂得請索命次輔與鳳翔何以償也又聞去歲邪黨盤據時次輔百計呈身以必得入門戶為快而藉鳳翔為媒說合勾連蹤跡甚著試清夜以思次輔與翔又何以施面目也小人樹援植黨自古為患次輔豈不患乎如逮楊璉在光斗一事果其不當逮次輔何不明言以祈上斷及奉旨逮矣次輔每私對人曰吾意原不逮無柰人皆欲之即此一言是以德自任以怨歸君且以禍嫁人今日留此冷語異日開大難端入才幾何其能堪此陰阱耶奉聖旨次輔凡以才望簡任綸扉勤勞

可嘉方切倚毗田景新不諳事體輙以風影見疑好生多事念係言官姑且不究張鳳翔已有旨了

初八日

福建道御史余文熠疏為植黨有源法難偏漏內稱皇上錯住之法嚴於雷霆械繫削奪曾不少貸自非汪文言狡使錢神潛通線索當不致此是文言固死有餘辜而試問用文言者為誰非舊輔葉向高乎向高受累朝之恩不聞有縹果善狀可為報稱伏蒙皇上視為耆舊起之田間札以平章天下事用人行政何人非其所任乃一味貪鄙百凡模稜汪文言徒戍

餘孽豈不知之甘與比暱過錢說事賍私狼籍受文言追勦復貪重賄代題中書使其炙手可熱私黨九入都門者無不以求見汪實光為第一事舉國若狂走之如鶩但知相門之有言而不知有皇上矣科臣傅櫆發其罪狀雖甚不肖者亦當何如悔禍故即左光斗猶推付問高而問高乃恃臺省之尊不顧清議不畏國法公然兩為文言書疏代辨今文言供招之諸臣逮者逮掌者奪不使有遺而代題代辨之問高獨玉如故恩廕有加豈真法窮於權貴在皇上不過欲優容大臣耳第問高比暱匪人之臧狀不明白與

天下共棄則黨人之禁雖禁而附會其說者方且以漢之黨錮宋之偽學為口寔龍門仙舟中亦常有徒戍矣禖而濂雒諸儒曾受人穿鼻甘以其身為壑哉至若陳一元再經察處一復燃之理問耳但為相府掃門一旦而還京兆暫借留都藏垢則府丞可為倖取之秩矣陳長祚久已廢棄一老朽之藩司耳止為座師布席一年而職轉司空且以宮保贈行則尚書可為市恩之官矣其他依墻壁邀冒官階不可枚舉即此二臣便是天官私人之一證所當一體削奪以明公道者也奉聖旨汪文言詭左光斗鑽求何浔軽

訛去輔陳一元既經察處贓蹟清華革任田籍陳長祚不必追論

初十日

廣東道御史陳世埈疏為館選當計其終鑒興必嚴其始內积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公鼐者初緣與援营入寅清挾蕭吟之小才工狐媚之醜行終朝呼盧浮白大事糊塗連宵倚翠猥紅一生龍鍾爭館長而幾至攘臂何以白衆血氣衰而不知戒得何以示儉適者尚書柳佐之捐館也方蒙皇上念其勤勞予以卹典彼獨不悲孤兒聽貪橫之子強占其田產魚肉

淩虐無所不至使血肉未寒之卿貳飲痛九原呼天籲地之孤兒鳴冤輦轂邪織若此不亦玷官常禮卿尹亦為館選弗慎故至此而又有散館之遺孽如太常寺少卿麻僖者作權門之幕賓謀玉堂之貴客既以恣雎暴戾散為黃門復以敗藺踰閑丁巳察處已以奸焰再燴寒灰復燃以一知事而於兩年之間俄而兵曹俄而司丞俄而贊少俄而常少結恩世揚為死交納賄招權幸網漏一垂涎節鉞邪織若此不亦差京堂辱奉常尹奉聖旨纂脩需人公舉不必苛求麻僖既是邪黨著革任聽勘周希聖清慎素著豈浮

以風闕求之庶吉士散館科道部屬通用

十一日

山西道御史陳朝輔疏爲樞臣受事方新樞貳邪險宜斥南樞兵部左侍郎張鳳翔者居官毫無善狀銓曹全屬賄緣本爲門戶傳頭自是東林幫手正人既去死灰復燃倏拜奉常遂躐開府吳亮嗣處矣亓詩教察矣試問此數年來誰握大柄處要津使非聲氣相通何至速化如掇報之速一至此乎最可恨者巡撫保定攘臂言功獨不思武邑平妖半屬黔首而景州之役曹思誠飛書告变來斯行身歷行伍自辰至

兩賊已就擒鳳翔兵至之時已在蕩平之後唯耀兵而逗耳有何密運之籌乘勝之捷而趙彥此呼彼應濫膺全吾也其登司馬之堂殊同入幕之客即頃者代庖叅議非不疊〻可誦而推升葉深資奉何屬能不捫心而自愧乎故職為趙彥之貪鳳翔佐之貪也兵政之壞鳳翔佐之壞也以之貳舊樞差堪莫逆耳若舊樞既逐自當渙然改觀而猶聽其揚道上簸矣伎倆顛倒黑白是猶與虎而投之掣同舟而資之敵也至於衛趙南星為石交時表化中為薦主見於草疏鑿〻可如破格用鄒維璉而必借鳳翔以為名狗

私援謝應祥而必引鳳翔以為處比和私人濁乱銓政彰明顯著文有毫不可掩者曾不以伏戎貽仕路之患而叛羣貽桑梓之差乎奉聖旨張鳳翔當羣兒氣焰不能發自根援甘縱比附武邑之後半屬黔首賊擒兵到何淂有功乃樞冢輔署鄉推匪人運着削職為民當差追奪誥命并削了廕

十二日

廣西道御史梁炳疏為直糾貪競邪臣內称尚寶司司丞孫善繼者原任上科都時曾以貪穢被糾察處為民者也十五年来不聞有何操持遂起南屯由司

主事甫經一年不聞有何豎立輙升北尚寶司々丞當其嘗科差者四次剝削軍役怨已盈於衆口即如庇護同鄉侯知縣受賄平分禍福播於衆庶庄第聯雲東沓無出其右田占各縣齊民各被其吞最可笑者花園土木畫被以文繡娼妾倡優褋宿於襦裀何奢淫至此今且輦金賄結當以次需節鉞也此六貪而黠矣又有如刑部員外李騰蛟者前為滄州知州漁獵部民羨餘贖耗已無算矣甚至磚河驛站錢糧侵吞不發驛丞哀討輙行怒責致通驛丞棄職揭譽通衢可憐也專任衙蠹凌轢士紳已可恨矣如南京

礼部尚書董其昌者匪比小人情躭書畫衡士〻謹居鄉〻闗載筆或有微長奉職久無善狀縱護家人受賄生事依傍權勢旋孤旋卿臣實惜才然而其人實不法矣奉聖旨董其昌以風望簡擢南卿履任未幾何得輕詆孫善繼李騰蛟該部看議來說

十三日

巡視南城四川道御史倪文煥疏為直糾貪暴監司內稱山東右參政王維章桑榆念迫金矢情濃妄指囹圄以為福堂遑恤桁楊之載道豈知鷹鸇蝎號不若蔿鳳乃因貪泉而醉淫心並射隼於高墉之上康

救民於水火之中伏乞皇上將王維章貪重加褫斥
奉聖旨王維章貪橫異常草菅民命着削了籍為民
當差以後撫按官嚴諭監司府州縣不許濫受民詞
越疆勾攝以滋民害

四川道御史李喬崙疏為貪險科臣挾私妄噬內稱
潘士聞疏中謂戢依附惠世揚趙南星又疏論周應
秋呂純如而首以歷戢官職狀夫戢承乏司理日為
地方僕僕走牛馬走水蘗又曰自盟固不甘為樴形
而錢穀各有司存亦何所容其樴念若戢考選之時
世揚尚在里中戢何從依附而世揚又從何薦之趙

南星耶夫戢之浮臺班者以諸上司憐而器之其時巡撫岳和聲督臣王象乾薦部有資文即九卿科道薦部有訪單彼總憲不過付之公論耳如以戢與臺班即為附南星然則同時考選科道者累累將誰附耶且戢資貴淺薄力量單弱不唯不能擁戴南星南星亦不須微臣擁戴士聞如實見浮是何不一一據實以告於君父而隱語嚇人奚為者至戢當日參疏第是周應秋為本部衣襖錢糧一節點綴數語隨即相忘呂純如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乃以論周應秋當去而不去呂純如不當來而來捏作戢疏從來含沙

汝射人莫此為甚嗚呼以忝䟽見御前而尚可誣也然士閑為北直縣令戢即為北直司理凤耳貪織之狀及入都而逢人說破此戢言語之不謹者亦以為戢在觸邪當與通國共聞之耳不意錢神有靈濫切恒班有人心者尚當撫膺自赧而妄為鬼蜮蛇蝎之計若曰聖世所最惡者門戶乃思今日可為逐戢計者無如批以門戶而不知人各自有本末也不知士閑兩任縣令沓容迎趙南星者始而結納王允成為南星先容既而容託汪文言為南星之子過付以鑽求吏部無何而南星事敗為謀不成被原其門戶

中人也乃入班之後唯恐戳破行藏故先下手宿怨之人以為蓋頭塗面總之士聞多財多力聀以乙榜刑官子立臺班處孤危而攖虎尾知蹇濟也奉聖旨

十四日

廣西道御史劉廷佐題為舉朝雖無可抹之言罪璫決々可容之理內稱近日太監魏忠賢罪惡貫盈臣憲官楊璉疏其狀天下聞且見之矣已而大小臣工合疏單疏不避斧鉞相繼屢上無非欲除君側之惡臣靜聽數日以為皇上神明必自有處分何難於閹臣之疏猶然顧念忠賢漠無轉移也夫忠賢於皇上

曾効勤勞諸臣豈不知皇上於忠賢畀以司礼之監授以東厰之役富貴獎賞踰制溢格則亦既厚報之矣忠賢不競〻守法而乃大膽肆行是忠賢之負皇上非皇上之負忠賢也且皇上此時春秋鼎盛豈猶以襁褓間賴忠賢護衛皇上此時雖安不忘危豈猶似昔日殷憂危險伏乞皇上俯順輿情立賜乾斷既不忍忠賢今昔之勞亦當使其悔過首愆解事就閑則雖未能大正刑章尚不至盡委衛警中外人心必可安遐爾疾望必可慰朝綱存萬分之緒士氣振三鼓之餘所關係於宗社世道良非淺鮮奉聖旨已有

旨了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曾應瑞疏為操軍違律生变閱目飾辭掩罪内称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者心術傾險官品齷齪祇緣風作邪黨傳頭忽爲一歲三遷然而養癰間時則可稍一試之輙見潰敗試按其疏所述閱視情形究描寫出一段鼓譟景象夫陳師鞠旅諸軍實懷二心嗔目語雜而始求其禍計亦脫矣元聲自知失戒難盡卸罪於去任戎方王象春疏中語多牵扯而破綻立見驚魂未定言語支離又何怪乎奉聖旨岳元聲素以媚邪驟躐樞貳却又養癰治忠卸罪

居功姑准田籍聽勘王永光馬上差人催其到任該
部料理

十五日

山西道御史王際逵疏爲元兇未去徹底未清內称
有勳陽巡撫畢茂康者東林高足聳黨赤幟薦疏力
保李三才爲之擁戴者亦此人也實緣淂力游列美
官即其巡撫勳陽時遵義何曾再失而驚心風鶴倉
卒入告舉朝爲之震惑至續〻報蜀中聲息疏以自
解夫開府是何職掌軍情何等重大勝負之呼吸不
通而朦朧若此託此自當愧死無地尚何面目立於

軍民之上耶即以責茂康而謫斥以去諒亦必服無他詞也又有原任吏部左侍郎李騰方其人者心如虺蛇機藏狼虎當其被察典輿論咸扶乃力大主使謗復浮譽反不踰年間遽躐火宰不知是何等神通其最可鄙者常少仍管司業而遷擢同官之印令人有饑虎入市之誚及其常少陞南祭酒而拿住國子監之印令人有南祭酒帶管北司業之譏且其居家宣淫鄉閭指為奇醜賣女出妻人倫目為不祥已大為衣冠之玷至其深可異者毋計到京遲留未聞鑽營枚卜乃久而敗此人而尚可列於縉紳之林耶所

當亟為削籍以絕其出山之想者也奉聖旨畢茂康依附黨邪夤緣撫臣妄報軍情戒守安在李騰芳彼察復起躐躋佐銓聞訃加銜出自何典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二十四日

山西道御史劉弘光疏為直糾邪黨之源并糾黨邪之臣內稱顧李關囊於同舟林王投機於一體朝野同趨西南均袒而王畬以急營大拜之故遂致旗鼓大張於時有先入關為王之語嗟乎畬亦人臣乃使人擁戴至此也試問此時光景尚有天日否乎聞有

一二孤立之英不浮況上下者毀書飛語巧以中之此輩京察至今有猶餘恨焉是自熏淩愈甚議論頃多天下事從此眷〻者誰生之厲階也後以正人輩出乃孤媚潛消啚之戎首亦居林下孰意天不悔禍邪焰復燃自趙南星等事權　依然舊穴尋蹤假起廢洪恩為私人主幟幾於一指障天無惑乎甫離卽署之程正己節鉞首膺而資望深重者曾不敢與之較後先最可異者改遷王啚尊登八座天亦知啚望甚輕啚惡已著豈敢萌枚卜妄想但以黨人領袖不浮不擠崇高今科臣已列彈章已准致仕戢似可

以忘言然思前閑臣劉一燦家臣周嘉謨同一源頭同一疏派在燦等已蒙顯斥而甬猶徼倖苟全無乃黨真九靈而罪魁竟置不問也哉大奸已脫羣小猶存如公論久棄之趙昌運滌倒門戶之彭遵古既非清人徒玷清班亦當亟為罷斥以徵官邪者也奉聖旨王甬程正已趙昌運彭遵古滌倒門戶邪黨著聞都着削藉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二十五日

原任河南道御史副使致仕田一甲疏為直陳微臣當日一段議論以祈聖鑒以備纂修內称我曾疏侵

孫瑋矣孫瑋蓋門户之護法也曾參李三才矣三才蓋門户之渠魁也曾參涂一榛矣一榛蓋門户之飛鷹也曾參李樸矣李樸蓋門户之走狗也至於門户中之滿腹戈矛觸處肆蠆尾之毒周身鱗甲舉日皆擁護之符如太常寺少卿胡忻其人者我曾參其買孫丕揚之樸孫見偷單致辛亥察典至今猶有遺議曾參其與朱光祚徹夜相會大開賄端又指其駙王元輔之資政史學遷之揭醜數其罪縷〻默破然尚未悉其萬一也是時我疏一上人皆為我危荷皇祖准田籍然奸媚擠逐於一時猶恐脫網於萬也今值

纂脩實錄之僕如忻等最險最橫極貪極鄙豈容適於一字之鈇鉞哉奉聖旨是這所奏事情便着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朱光祚夙與胡忻比納賄新官全事粉飾累無實政着削了籍田一甲素直亮淹滯已久該部堪升京堂推用

二十八日

貴州道御史周維持疏為直糾貪職司官內欵冢臣崔景榮之公忠端亮中外推服復得清正司官范景文白儲璐等共勵羔羊之節一時銓政更新乃不意景文等去後遂有貪狠罔忌如劉行義其人者太可

訐為夫竹義戕不且論其生平惟是署選一節表畫廉恥嗜金錢若性命據要津為壟斷上負聖主之簡畀下負堂官之委任公然與其同官王任杰大開賄門賍私狼藉京都人士無不醜詆之伊親侄併男現在宿娼攬事伊族兄劉五改名張澤花居間說事過付將銀或寄放手帕衚衕或移放山西厰真武廟或引本官自見〻時與以福建絹帽假充光家人進內宅面交又有謂王任杰署選時識狀種〻皆劉竹義為之左右者奉聖旨近来銓司每多邪黨盤據故惟陞選法有堂官照顧不到處輙生端以後選擇文選

務要清楚不必循資劉行義贓私狼藉著革去冠帶

聽勘王任杰准閑住

七月初一日

浙江道御史莊謙疏為仕途雖漸肅清邪黨尚多隱

狀內稱南京刑部尚書胡應台者初亦浮慕善類畢竟是占風望氣之人後見黨人勢盛遂側身其中因而躐督躐撫躐司冦歷官劣狀不暇悉數如東粵瀕海郡縣素苦澳夷為患縱之作奸流毒地方至今士民猶為切齒奉聖旨胡應台附比邪洊躐華膴着革任回籍

初十日

廣西道御史劉廷佐題爲直臣被慘喪生權璫逞志宜杜內稱臺省大小諸臣共論太監魏忠賢之惡章滿公車工部郎中萬燝効役陵寢循職進言亦非分外皇上若恕燝之攻忠賢則即罷斥燝以洩忠賢之憤是矣胡因忠賢而杖燝一百乎皇上杖燝猶可言也皇上爲忠賢杖燝一百不可言也忠賢浔皇上旨而杖燝一百不可言也忠賢浔皇上旨而令羣璫惡璫蘇燝寓所捉至午門前一路拳毆脚踢衣碎膚碎未廷杖而魂先逝尤不可言也嗟乎忠賢不顧皇上

為何如主使皇上有斃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為懿徽之累此其極惡鉅罪之浮在二十四款之上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仕之不亟加誅遂乎忠賢既得志杖燝々王體乾亦思得志杖林汝翥縱不肖讀書識字豈不知普天下之莫非王土君臣之義無所逃扵天地之間而敢為亡命哉彼謂當時若出則捽髮徒跣拳脚交下身無完膚亦為萬燝之續故潛逋而自繫蘇州求撫臣鄧渼之先白其冤狀而後歸死耳皇上雷霆雨露並行不悖閔燝之死諒亦翻然憫惻欲以慰卹其忠魂而恨忠賢之為厲階也奉聖

旨朕何曾不優容言官但因皇子薨逝小臣無端妄言豈得不加意懲戒并林汝翥事俱有旨了不得又來瀆擾該部知道

十三日

浙江巡按劉之待疏為元臣忠勤可憫聖主褒卹宜隆內稱已故大學士朱國祚雅量浮鎮虛衷應物虹騫射策偉然國士無雙虎帳談経允矣名賢第一典文衡而風雲鼓舞盡是入彀英雄秉講席而日月數陳一唯取型聖哲神宗特簡不啻嘆蘇軾之奇才今上宣麻果應是齊賢之留相偶際紛紜國是矻不動

扵驚濤乃值冲聖主君升大明扵層漢並其精忠天植澹泊性生剔歷兩三朝儉素尤如一日宣猷四十載蓋忠常注九天駿望方隆鴻猷未竟亟宜端揆而晉作擎天石不意休沐而倏為平地神仙據查祭葬易名之典該縣倣有先朝故相申時行之例可援事在該部主持恩在朝廷榮寵奉聖旨

十四日

山東道御史邢紹德奏為主聖時清無取營私之黨志同道合難容攜貳之臣內稱太僕寺卿韓策有大可異者夫策為小臣時與者屢不必具論當其為晉

之左轄也經首藩臬未見肅僚貞度戢司屏輪罔知保釐承宣乙卯之役方且置民數而問士籍至欲以提調而作監臨唯桃李之急收故越俎而弗顧若恨不能即以身為御史者此一大怪異矣尤未已也急仕之謀轉工故物之畱不已未幾又營起山西左布政宣前之負慝去者未至蒙面喪心今之攀援起者遂浮揚眉吐氣乎且巧捷之經愈熟內卿之榮堪羨未幾又營推太僕寺正卿矣乃不實體共收養孳息之政爰察之肥瘠虛耗之間洗滌肺肝罔效馳驅總之權要可惜不憚巧營乎三窟功名可徼何難力彈

夫五技將策速賜罷斥以儆官邪奉聖旨韓策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十六日

山東道御史袁鯨疏稱東西駢動有日四顧交擾無人豈非以招權植黨之風釀成頹靡不振之象幸皇上銳意廓清而徹底澄清如趙南星褫矣為南星爭引譽延之韓策以外藩而巧躐上卿識已露章星為曲護而交稱莫逆列布長安唯恐人不知其為門客也獨不赧顏自靡爭汪文言斃矣與文言同宗共利之汪先岸踞清班而潛滋營結合本開典已負死交

猾秉傳進商通歷瓜楊夫孰非文言餘賄也謂可厠豺冠裳手奉聖旨

十八日

四川道御史倪文煥疏稱天牖皇衷諸奸屏逐黑狐藏鷙伏竇繁有徒在今日為漏網在他日為嫡毒為網局以臣所覩聞尚有數人為原任兵部右侍郎李邦華以東林高足昔年與李三才諸人為死黨辛亥一察傾害善類錮之長林豐草者不知幾何人至今清流短氣貞士腐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一鬼尚通途為伏莽人心之所未快也且邦華

之徑李日宣為御史時黨邪害正凡鄒元標諸人所受而加諸膝惡而傾諸淵者皆日宣陰為謀主招搖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明春佯為廻避而邪華來矣復與趙南星魏大中等聚族而謀狡計險衷毒勝棘手善類又為之一空矣故邦華之有日宣如虎之傅翼今雖偷視息廢安知不勾連南北號召徒黨通消息於長安暗弄其翻雲覆雨之神手手至於原任文選司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肆贅上官傾陷察友幾掛吏議祇因切附東林浮陞吏部與魏大中結黨同盟恨科臣朱童蒙抗論鄒元標講學

一疏逮童蒙例轉蘇松道屬時順昌居里於童蒙則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南北交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捏造謗揭使童蒙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汪文言救回南客居儀真時駕扁舟與順昌會於姑蘇閶門之門謀傾揆路走檄都門吁吸相貫後文言被逮而順昌囑託之使絡繹於途謀所以出之即如近日又聞邀魏大中於姑蘇為十日之飲入中以一孫託孤而順昌以女許婚為此其意欲何為蓋目中已無皇上矣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林枝橋體乾既庸無一善狀徒以奸黨與援有謂子林堯世於正陽門外私

藏厖觀收銀立票者有謂江東主簿賴予崇託吳大房送銀一千五百兩得陞河陽知縣者夫東林諸人識者既不堪聞而奸者又復叵測若此且皇上常允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學書院改為褒忠祠固已大快人心矣今扁額雖更石碑仍豎豈不惑人心而要為假道學留一赤幟哉奉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而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切附東林营入吏部貪横異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不知

閩法林枝橋改調署選唯賄是聞維子林堯世私藏魔觀收銀賣官鬻〻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賍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賍充餉其私創書院扁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仍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十九日

貴州道御史張樞疏為相臣之輔理匪輕枚卜之取途宜廣戒愚以為相之卜也官不必備唯有人格不必拘唯其當故有司馬耆英潞公贊鍊則壽耇可無遺也然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則英妙又未可少也

况髮短者不必心長安見壯猷盡畫於元老明敏者可期王佐寧謂大業獨斬於妙齡故爲今日枚卜計但論才猷毋拘資俸衹憑品望莫問齒年老成負經濟才即龍鍾何嫌於任舊少年具公輔器即特簡無碍於旁求奉聖旨

二十日

陜西道御史石三畏疏爲仕路之沉冤當洗銓部之選授宜公内稱原任兗州府知府孫朝肅當妖賊之蠢動身命不恤日討軍事而撫馭之設謀用間賊乃就擒而佐其事以共禦難者則巳陞戸部員外郎原

任同知之白紀專受各門巡守晝夜宿城頭矢石交於眉睫此其功皆在社稷实世猶加賴之魏光緒祗以懼用招撫之美名幾成攻掠之實禍其何以勸將来而勵衆志耶若原管九江鈔關主事王行健之被証猶有可言者健癡直人也自管倉時不受趙南星之揚鹹鈸棱紬已貽禍实而又不依王之成等包攬閑說捏無影事件糾彈行健行健具辯而扼於權黨不得上原任稽勳郎中章光岳清介有聲鄒維璉甘心於傳槐值槐丁艱無可下手遂洩忿於光岳以其為槐姻親也而遂外轉原任天津道副使王弘祖廉

以持身明以御下正以此事多弊欲行釐正及為屬官唆當事者驅逐而調任凡此受之者未始不恬然而漬之者不能不愀然值此仕路清白之日猶可復有此黷贖乎奉聖旨

二十三日

原任御史康丕揚疏為一時聖政俱新事奉聖旨康丕揚向為沈一貫鷹犬邪媚貪酷數掛彈章已經察處今又借端具疏希圖起用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叅看的確具奏

陝西道御史石三畏疏為提邪王之大閑明黜陟之

定業內稱辛亥一案禍始於李三才結黨傾憲成攬翻世界王圖謀大拜假書一紙偏聽使氣之孫丕揚於是一手障天可布弥天之障遂相與傾附曹于汴以其能串胡忻出死力護主元翰王淑抃把握定也故雖已陞常少而不預雖既嘗外察而不恤湯兆京王宗賢朋比為奸一時正人如喬應甲劉國縉暨戚堂官王紹徽輩驅逐必盡許弘綱繞欲調停便見排擠徐兆魁屢疏糾正反見揶揄南中賴丁賓董可成等主持不至傾覆幸而丁巳一案有一世山斗海內師表之李鋕鄭繼芳提衡於上徐紹吉韓浚趙士諤

諸賢分理於下掌南察者又淂於綸寺咸称平允衆正盈庭一時宵小如五鬼等輩抱頭鼠竄至癸亥一案從千謀百計中擁戴一窮天極地之大惡趙南星取以贜貪之銀閒達在局外者遙制其柄局內者不淂自與流毒播虐天日為黑而南察陳陞掌曾王元成等私計外轉而驟察處一涂一棒與王象春世界至此若病人之虛火焦灼蓋眩瞑之極矣語云擒賊須擒王脅從罔治則從前建門户之旗鼓芟正人如草菅者不明正其罪何以落未死奸諛之胆況當枚卜閣臣會推冢宰之期若不令眼觀破慧劍割斷但

淆資論傳萬一黨人竄入勢將捲土重來其禍國家也不大可寒心我奉聖旨這本參邪黨李三才顧憲成曹于汴等諸臣已故的着追奪誥命現在的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守正被屈者酌量推用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李養正等題為遵旨回話事福建司呈稱太僕寺少卿何棟如初授湖廣襄陽府推官因忤稅監逮問革職為民天啓元年遼陽失陷蒙恩將棟如起用加陞太僕寺少卿贊畫奉委招募棟如不合漫無節制一聽未到官中軍王

閔賢陳萬言等侵欺銀兩等情致誤科道交章將棟如參劾及誤巡關御史梁之棟題參到部者浮何棟如招兵支銷餉數屢經查覆初據棟如冊報領銀過一十八萬六百七十七兩二分用過一十八萬一十五百三兩三錢一分六厘相提而論原餉之外棟如尚捐家資多用一千三百七十六兩有奇隨該閣撫轉委道聽屢敗屢查幾經澄汰其初敗也減去皮甲買馬聘請等項而棟如尚透用五十餘兩矣其再敗也減去船價而棟如台轉欠四百二十九兩零矣非前後相矛盾也細究棟如之為人腸热而才踈忘高

而行蕩其結交而市義也或損家散之金其豪舉而忘擲也未收國士之用周非沾沾為潤橐之謀而實往往多濫觴之弊今唯據法而論則損於無用者即家徒四壁亦何裨而費於不經者即公帑秋毫亦宜補副木價抵還而外尚欠二百六十三兩六錢有奇固應按數以追賠而即緣贓以定罪有難逭一戍者矣若夫逃亡補募驗　北音者一千七百九十名共冒安家銀二萬五千六十兩雖逃一兵復補一兵其所費之餉更倍而名為浙實則非浙於初募之意不符此則非揀如一手眼之所能周而鄭涇畧家鴻儒

兩頭目之所分隸此二弁者罪以鼠雀之侵牟則贓私未已而律以斗羊之芻牧實責有攸歸所當各名下分追逃兵銀兩還官者也他如奸棍唐一龍等假召募以快其欺吞雖多金而忍其兎脫情尤可惡法所難寬所負者未准開銷皆入楝如之項下而原賍者坐擁厚利將墮奸人之彀中合遵明旨行撫按嚴提追究正罪無國法伸而奸徒亦知所儆矣奉聖旨何楝如待追贓完日另行回奏以憑發遣其鄭涇署宋鴻儒等領去銀兩俱係楝如給發不得分為兩事還着嚴提追究正法可完局

刑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李養正題為奉旨指名回話事河南司呈稱詹事府主簿許念敬狀招有原任吏部尚書今奉旨削籍趙南星先年曾任汝寧府推官與念敬故父舉人許鄉通家來往天啓三年七月內念敬進京投戚比趙南星陞任吏部尚書念敬就不合要淂倚藉冢宰名頭希圖騙索遂以舊知為名投拜門下前情到部覆看淂許念敬營身利窟比然權門捨汪文言之唾餘任其頤指而氣使仰王鍾龐之鼻息唯知擇便以居閒即半綸亦名器所關濫觴何堪別多金為公行之路染指冀宜咳唾作

次潤日謂無灰能熱翻覆成雲雨頃令煬竈蔽明獨不思國家詔爵詔祿之門豈容為羣小営利営官之徑其伎倆不過竊餘潤扵垂涎其猖狂恐致委大權扵旁落元宜准依詐財之律以正放流之刑者也奉

聖旨許念敬待逆贓完日另行回奏以憑發遣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愍皇帝實錄

纂脩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庠監生員方　全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之印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

天啟五年八月初三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李時馨為直陳勿欺之義用醒二心之臣內稱毛文龍功在縛佟也而熊廷弼仇之且思斧鉞之劉一燝罪在逸奴也而熊廷弼倚之還且曲庇之以罪為功以功為罪書不勝書秖令人憤激髀勃而付之莫可如何者此非疆場之事敢于自欺

以混功罪而上欺朝廷者乎陶朗先自為登撫游士任何棟如戕在募兵何恐以外府之脂膏與內帑之金錢各供其穿窬之一念則詰盜者當先誅其心而窮贓者應計定其數此非朗先輩之自欺官以上欺君父者乎紅丸一事坐在用藥之不慎何以必推極于弑逆以致先帝之心不得愜于賓天之日而欲與挺擊之誕妄移宮之緣索并欲借以居功借以定策更借以植黨也則是非可謂明乎然必待今日而始明也是厥初自欺其議論以欺主上而欺天下後世者也汪文言以罪犯徒流可以趨附者相顛倒于其

間而用人行政惟其簧惑即首發文言之奸者傳撻也謗且叢集矣懼其不免矣左光斗不為撻部孤忠之胆而先曲行其庇護之計則趋避可謂正乎然必待今日而始正也是厥初自欺其心術以欺主上而暗淆國是者也

初四日

南京浙江道羅萬爵為敬陳根本之綢繆以賛中興之泰運自甲子浸稽之災遍而溝壑填自和巢搶掠之衆興而雀符警自喜事之熊明遇挟閃鑠之權智頭氣難堪而台綱墜自養癰之朱元敬弄居郵之巧

圖債驕莫禁而営政弛自京堂自陳之嚴旨南北後先而不痛不癢之世界竟付之不聞不見之人情向非皇上立斥險人召起耆碩俾總紀綱于由臺新旌旗于司馬事恐有不忍言者矣臣所願皇上深念根本問災青遺子水旱之救荒何政問京畿重地軍容之充詰何覲問當高皇帝時群工之勤民與耀武何法臣謂奬廉飭法是弭盜奠基之要也至若應天府府丞陳一元南京光祿寺少卿談鍇兩臣者在一元人々久知其護法在談鍇臣不過求其生平然一元則竄武林何不褫京兆衣冠常留久假鍇則蒐裘匡

彝何竟敢逍遙歲月巧瞞自陳奉聖旨　江西道御史安伸為欣逢聖治維新謹攄愚見一得聊更有感于蔟奸之臣如邵輔忠不可久淹于長林又有長于比匪之臣如田生金者不可久處乎顯秩也夫汪文言固輔忠所發覺之汪守泰耳在輔忠發其奸以剪盤據之薈蔚在生金乃比之匪以冠毛裹之沐猴此其賢不肖何如也在發奸者以寡和而斷雲霄之夢在比匪者以衆扶而戀同寺之班亦清朝不平之事矣故特拈出以憑皇上之斧斷奉聖旨馬如龍已准策勵不必苛求関門不許收降已收者酌量散處不

許圖聚生奸當今民窮財盡又值潦旱相循全在撫按皆率有司及時安輯貪濁成風久而難變內外臣工亟圖砥礪朕亦樂與維新徐縉芳表世振賍私數多如何尚未結局着該撫按嚴追助工李樸于玉立何功何節死猶濫贈即與追奪卲輔忠首發臣奸田生金朋比匪人應何處分吏部速議來看

初八日

巡視中城兵馬司御史張訥為書院已改忠祠宜通天下盡行拆毀臣奉聖旨書院改作忠臣祠隨行中城兵馬司坊官立將首善書院字扁對聯拆取碑石

毀碎大小房間逐一封鎖責令總甲人等看守以聽該部田奏至于應祠忠臣名數及改建祠庙規制并請賜祠額一俟該部照題外窃照書院房地原係中城大時雍坊官房先該憲臣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而又鳩斂三廳十三道公費銀二百餘兩盖造據去輔葉向高碑文所記者戢查此時正廣寧失陷之後川貴告變之抬又山東妖寇猖亂之際主憂臣辱少具有血性者就不思卧薪嘗胆拯溺救焚而高足濶步立户分門據都城扼要之區標榜高懸徽文勒石儼然以孔孟相推不迂談廢事置國恤

于閶闔而即呼吸安危中外洶洶之時侈口高談冷眼旁觀其幸災樂禍之意多此亦無父無君之甚矣賴有諫垣諸臣如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呂言力排主盟解散而三臣禍不旋踵其結連之勢黨與之煩固已布滿要地矣自是而後盤踞魁合私交察典任其主持大位恣其攫取而皆書院為之招故計海內之為書院者其最盛有四如東林如關中如江右如徽州不為不多矣而若輩以為散處於野未若彙聚於朝可以建鼓登壇惟所號召故實偪處此與皇上爭統一之大權幸茲乾綱大奮離照當天闢邪黨而禁

私門職尚有慨於中者不敢不以入告也蓋今日之邪黨雖斥南北主盟互相煽長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大頭目尚無恙也東林書院其來久矣乃李三才科聚東南財賦竭民膏血為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数拾萬金孫慎行高攀龍輩窟穴其中以交結要津納賄營私皆是物也如祖佃戶高轉遞編朴千余從來硬不完納近日借口灾傷逋欠尤多有司不敢問辛酉鄉闈賄買舉人以洪範文字暗通關節而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此而可為孰不可為乎關中書院原係監稅梁永所置私第也永撤之後馮從吾

占為書院并永所浸官地民田計一千三百餘畝盡歸席捲如河東巡塩例不入陝城非有以會講而入者長寧二縣費至二千餘金道路怨騰徽州書院則皆富家巨賈走集供輸其費更巨萬而以余懋衡主之而年來鄭三俊畢懋良等陞級而登皆於此中得力也若江右書院其來更遠原自有理學一泒清議所自出而無奈鄒元標出山滲倒反借氣焰於東林靠引手於西北劉一燝操柄誤國攪乱不清而群黨亦少散漫盖書院雖有數處而脉絡總之一條南北相距不知幾千里而興雲吐霧尺澤可以行天其人

自搢紳外武并擧監儒吏星相山人商賈技藝以亡命罪徒無所不收其事則遥制朝廷掣肘邊鎮把持有司武斷鄉曲無所不為其言凡内而弾章建白外而擧條陳書揭文移機密重情以及詞訟細事無所不関説数年以来民生不得安堵疆圉不得寧帖朝廷不得收正人之用而受嘉言之益謂非若輩之為祟耶而不特此也其巧借大題目以箝扎人口一空善類如指擊指紅丸指移宮敢於起釁宮闈首孽大難而一時聚訟翻騰請世界直豪兩廟以不白而斷損皇上之孝思今雖改正實録宜布史官而當日礼

卿娓〻千言汙衊先朝可置不問乎奉聖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一槩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潦倒其身雖死已久然巨奸依勢之惡尚存着削籍仍追奪誥命外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手理學行無異於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疑或躬寫主而靦顏無恥甚至假仙惑世吞噬謀孤讀之至此令人指髮此三負都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璫逐織合詞同疏姑准

90 B9

冠帶閑住河東巡塩御史既例不入陝獨以會講而入縻費公私俟四道特都察院考劾示懲

初十日

江西道御史徐揚先為世道幸際清明銓司尚有遺奸内秘臣昔在班行値兇人魏大中包藏禍心負緣考選臣一見嫉之故彼甫入科而臣具疏首糾竟不幸言而中矣自此一疏出而群小側目日思剸刃於臣及屢慨時事之不平爭大憝之復用而觸忌愈深差出差滿頻露殺機則趙南星為等魏大中之鷹犬也乃又有吏部司官謝上選者生來兇貌素具兇心

自南戶而駁移扉閘物望來黨人為盟主艷羨多金則例轉更期于八月之初手忙脚乱姓名換易于繕疏之頃全無天日資俸不循外陞而實外降官階多敗殺人而惟欲媚人氷山既頹卸過恐後一則曰趙南星令之推也再則曰袁化中令之改也不思堂官銓衡之寄可使應人承行供令役使如此也奉旨吏部酌議具覆

十二日

江西道御史安伸疏為冏臣蔑旨還聽攢口藏鋒內稱田生金為袁化中所參乃為戰參生金是傍門戶

人夫門戸人有過劉一燝孫慎行者乎又有過于左光斗馮從吾者乎戢三疏參一燝一疏駁慎行而天下大本已定一言直深中左光斗之怒公道不明一疏又深觸馮從吾之怒葉向高遂殺人媚人而重嚴立仗之斥猶謂戢非觸邪被黜耶至于賜環之典出自特恩即戢不敢望李嵩徐揚先諸人萬一而田金生气憐同籍獻媚鄉紳之態已可鄙矣奉聖旨 諭內閣聖諭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兇邪廓清廟宁勵精圖治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生民之日蹙宵衣肝食焦心勞思而東軸大臣莫肯為朕分猷共念者

且軍兵告匱斟酌何方疆埸未寧安攘何策即楊璉左光斗等移宮一事皆先帝之深見陷朕躬於不孝又餙逆弼喪遼辱國一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各納其重賄巧求書脫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即五刑不足以伸其法九死不足以盡其愆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朝大臣持祿養交狗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到言路各官承風望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期其罪者國家養士竟何賴焉卿等可傳示內外大小官

負今以後務要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掃清門户專力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日代報仇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之江牌俱治説謊欺若之罪必不食言其揚漣左光斗等三人生為貪婪之賤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同惡之類尚存俟追贓完日具明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世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者之戒特諭　廣東道御史陳世俊題危疆不可有置兵重臣不可離重地內称入春以來樞輔出関請餉請兵是疆是理漸及錦義而廣寧在望

矣臣謂樞輔之巡行也身為前矛誰作中軍誰堅後勁馬世龍之驕貪也志怡廈堂惟闒招權攬利乃樞輔且以餉之詘罵告矣馬世龍終以屢旨策勵留矣夫兵而饑六月之解餉謂何若饑而罵數年来之訓諫謂何且又罵於樞輔出關之後巡歷之北亦非屢以餉也此時樞輔而以軍法澠之則虜走險解綱縻之則慮養癰今日歷中前明日歷寧遠明日歷錦義樞輔固為國忘身矣而當此奴酋有與水十萬之報移鎮瀋陽之報暗結西虜之報渡河西犯之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庚癸饑兵能列如山之陣乎

進退罔據能整細抑之營乎萬一資我獲粮絕我歸路或長驅叩関或取徑于喜峰口樞輔関撫能整旅而禦乎關內道將能堅壁而待援乎驕懦貪罔之馬世龍能繞游撓冲鋒陷陣斬將搴旂乎計及此而樞輔可以一日離関哉皇上速諭樞輔刻期入関料理秋防併嚴勅樞輔督撫道鎮諸臣務期協功和衷共矢工臣之義將馬世龍速議代倘稗一併策勵奉聖旨

十七日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李養正等謹為貪官忤法誰君

假餉據貴州司呈稱高陽縣知縣唐紹堯橫暴自恣動違法度有本縣住人冉世魁係已故冉太監親姪見任鴻臚寺序班給假在籍紹堯常借取杯盤銀器使用又令在官快手郭君拄向借伊銀一千兩未遂懷恨在心天啟四年二月內有在官生員冉東星係冉世魁族弟又有冉應期係冉世魁族侄二人一向貪涎冉監貲產與世魁不睦比東星誣捏爭產鬬打尊長情節具告到縣紹堯見狀思洩前憤准差快手郭君拄拘拿世魁併伊男監生冉歷甲到縣斷其以卑幼欺毆尊長將應甲責十板暫保在外紹堯情令

人索要重賞并珠玉奇物方行釋放等情看得高陽縣知縣唐紹堯冥頑不靈恣睢以逞問斷非法操縱若有私圖揣弄隨人威福罔而旁落所可惜者以龍飛首科所策之士并為邦畿千里在近之臣而仁愛無聞空負牧民之寄科名有玷違圍軍國之需依律正法又何詞焉奉聖旨

十八日

尚書臣李養正等為緝獲事山東清吏司呈奉本部解到犯人蔣應暘越關來京夤緣兵部考取將材咨送遼東投在原任經略熊廷弼部下又不合潛逃到

京執拿監禁一張假充廷弼家人托買办虛情常在刑部監中看望搜出寫屋圖樣妖書一本等情看得蔣應陽積猾神奸也初夤緣於熊廷弼之門巧運机關誼結知遇迨廣寧敗後潛伏京抵詭秘百端劄付執照何物也種、私藏即借口故命而寔奸名器矣弓馬鞍刀何具也時、調習其影身武舉不益徵詐偽乎犯官在禁敢援親人入視之例偕伊子而往來又窃帶袴刀敢放貫城肅法之場輕藏身出入若喪地之罪已明罹於不赦而應賜乃盧衣之手爪搜獲諸書已無解於養交而妖圖尤爲咨爲兵部以倫不

時之用鼓鑄期於便民鐵錢豈可通行邵輔忠等已有旨起用亓詩教諸臣着該部酌議具覆八月不必考選着遵旨行邊吏果能称職正當加銜久任

二十九日

河南道掌道事御史李嵩爲小人之術暫窮君子之用未寬内称宰亥之役宋一桂首犯兇鋒力破敗局勁骨崚嶒千尋鐵幹而卒不免於朱先称之毒手猶使之寄空名於冷署掩高韻於幽巖夫豈人情乎志夔疏刻光禄役胥二字何以深中所忌遂暗嗾私人竟從察典排之顧其仁之英猷遠慮自不可少蜀難

倥偬倡集義兵殲賊伏城按臣溫皐謨疏薦具見一班惟是躭書成癖幾於充棟出都多篋致滋具錦則人之所不滿亓詩教意氣矜奮未免手稜固有言其多聽以容然其定力迴瀾雄文驅晁當議論煩囂之日矢激切忠讜之謨道李養質以四十年甲榜梧掖舊臣剔歷冲塞勞苦功高因殆出萬世公論一書繼發盜用皇木一案爲李三才切齒齒擯十餘年始起秦邊今計俸又閱歲而王兵以咨以勞不當與之優擢乎奉聖旨

九月初七日

湖廣道監察御史賈繼春為逆臣身已伏辜不赦之罪未明借題之奸當破伏乞皇上早定爰書宣布內外以豁天下之聽聞以光萬世之史册事憶昔先考升遐皇上以元良嗣登大位在康妃自然避正殿而居側室何待移宮祇因王安以修怨之念倡為移宮之說手授揭帖於楊漣左光斗等遂昧心說謊如垂簾聽政等語敢為之以譏先帝而謾皇上罪已不容誅矣而王安且業知皇上之在慈慶宮也乃蒙蔽假傳立刻驅逐群閹打搶漣等復呼罵詈於宮門攘臂咆哮於大內俾康妃與皇妹踉蹌徒步備受慘辱曩

者首發孫慎曾何仇于漣輩而漣輩必欲殺於先又巧錮之於後幸逢聖鑒如日逮繫漣等今漣於光斗暨魏大中俱在獄身故而一先後持正不阿黃克纘范濟世徐大化高弘圖張訥徐景濂王志道周昌晉等互揭發明揭知中天科臣霍維華又有三朝慈孝之疏職可無言職復念漣等可死之罪莫大於交結王安毀誣先帝虧損聖德逼辱康妃暨皇八公主而受賄猶其小也逋贓猶其餘也去歲科臣傅櫆流發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朋比亂政之奸即不言楊漣而楊漣在其中矣蓋漣也文言光斗大中也四人而

一人四心而一心者也漣見文言就傳則光斗大中必不免則已亦不免于是爲先發遮飾之計而光斗等寔主之手是乎叅内之疏迫而上矣夫叅内其所借之題目也而漣非其人也且叅之於文言光斗等岌岌敗露之日業已心悸而魂驚致不覺手忙脚亂然而漣等附安以得罪先帝其惡大而止以納賄追賍死則所當死之罪未明也如近日聖諭所謂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者誠不宜一日緩而爰書定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漣等納黨納賄之罪固重而移宮犯上之罪更重也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朝廷之罪漣

等雖怨其結黨受賄而更恨其不道無人臣禮也如是而天下萬世乃曉然知皇上誅殛止於四凶益見堯舜之仁生殺準之五刑用彰皐陶之法伏乞勅下該部將移宮始末職等疏揭洩等罪伏冤以聖諭刊刻成書頒示各官以暨郡邑李宮闈不洞悉而我皇上數年心事亦且融融洩洩對越于二祖十宗有愜矣奉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實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机報怨內外交结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

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血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礼忘君犯義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前天牖朕心警悟補對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而朕於皇考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等何赦礼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獲熊廷弼敗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為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机關遍樹私又布滿津要壞法乱紀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別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肆其兇信世裝誣毫影響肺肝如

見欲盖你彰朕言念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示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其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問結仍送鎮撫司追贓爰書既成就依這本說的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告天下垂示將來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說便着禮部行與撫按各官嚴加禁止着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

言惑衆之罪不饒

初九日

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副都御史臣喻安性謹為哨將巡河陷沒大將調度失宜內稱臣向在右屯有前鋒營副總兵魯之甲左輔參將李承先謂臣于揭曰前鋒各將當循例東哨便可接渡遼人且賊有張義站西來之信當從柳河口牽制之臣病中但以舊約戒之總兵官馬世龍來其言東哨臣仍如前戒忽于二十九日有前鋒都司呂應蛟口報魯之甲李承光以二十五日抵柳河發人過河探信於二十六日二

十事情之叵測雖横謀窺伺未常灼覩逆謀其受授讖書誰能曲為原宥廣興繪之紙上變幻稟於筆端從來流殃盡同禍兆於微故是惑世誣民刑嚴於早熊廷弼失陷封疆已擬大辟外蔣應陽照造妖書傳言惑衆律斬奉聖旨熊廷弼鉄案已定三尺難逃蔣應陽私暱窮兇聽憑指使圜扉何地扶同公行私受妖書條謀不軌罪大惡極死有餘辜蔣應陽等情真看即會官處决

二十五日

内閣接出聖諭朕惟践祚以來日夕兢、思恢復祖

宗封疆奉行祖宗法度其與二三大臣及諸百執事三令五申者至諄切矣念自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祖宗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熊廷弼數朕即位之初始則脫爲卸擔薦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徵兵西蜀則西蜀受風聞山東則山東亂今黔中尚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逭復百計鑽求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救有顧大章妄爲罪僞可矜而又托奸

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揚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之幕爲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又安問祖宗疆土祖宗法度朕深痛恨已將揚漣等置之於理頃八月二十三日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捏飾誇巧希圖脫罪朕親覽看豎髮切齒此蓋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惑衆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況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於章疏再四揮彈且加兩觀之

誅處大快萬民之憤御等既擬諭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加焉御等可即傳示刑部等衙門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特諭

二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蔡國用為目擊時事不勝扼腕內輔自東林門戶一起臣子全付精神盡用之角唇吻誰為皇上慮封疆者三十年以來與門戶相終始者則有舊輔臣葉向高能一力救証何至玄黃之傷至於此極不惟不能救而且樹之幟焉以集其勢傳之缽焉以勁其後則將焉用彼相哉自趙南星招權以來於

是乎設五册以陷瞽攻李三才者處辨挺擊者處駁移宮者處破紅丸者處糾熊經略者處蘇雜漸次起用而況神者尚多何敢枚舉以涉市恩若夫枉被察斥而未經昭雪者如亓詩教趙興邦李徵儀等類是也已奉旨起用而題覆杳然者如鄒輔忠姚宗文李之類是也受無根排擠而公論共惜者如章光岳涂

國鼎之類是也由此推之則英才之當搜致者何限

新寧盧公正直兼以選郎清介沉細必能刻意推求多方延攬而聚而升之以勝群邪職同官石三畏論救卜一疏有守正被屈酌量擢用之旨可見皇上

不欲錮人才於盛時任統均之責者何可不亟〻仰體而從常置之也奉聖旨輔臣以救時為一義朝政雖已清明選細披調停而正本源逆酋未殲据輔久勞湛任經畧之才誠宜預為儲蓄選將不拘將門不論各督撫官盡心体訪有智勇兼全者七日以漁船七隻裝載遼人數百要會耀州塩場歸正之人馬世龍抵河魯之甲不候兵船祗以漁船七隻往來渡人至二十八日早釣渡兩营砲手結营東岸以防追逐之賊忽有賊數百射李承先在船之兵時魯李二將砲未就賊忽掩攻魯之甲登筏仰天自恨投水而死承

先未知下落夫之甲承先臣所任前鋒也承先原不欲行而之甲强之既殺其身兼殺同列又殺多兵已亢何責獨念世龍臣所任大將也三年 得無事而一旦陷兵沒將蓋神氣俱銷調發失措遂至彌令不行前鋒之將何以先期而進水營之船何以後期不來然則兵將之陷沒世龍陷沒之也惟是前鋒銑楨折幾空後來振起蓋難為力封疆之臣安能逃責奉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逭喻安性同事封疆何諉於不知姑着策勵供職悉心防禦候勘明處分兵部知道

十五日

雲南道御史卓邁爲巨奸之典刑既正忠邪之流品宜分慨自逆璫以憸任之腸駕刲腹之性當其方熾也三塞並當百足爲輔既薦有周朝瑞等矣而不止於朝瑞也交結有楊漣矣而不止於楊漣攻詆參論有姚宗文馮三元等矣而不止於宗文三元也其荐逆璫而未盡伏辜則有楊維垣秉讒夏之令其人者爾時喙喙爭鳴不辭鷹犬之誚今且網漏于呑舟也夫獨非伏莽之戎乎其排逆璫而未盡推補則有蘇琰余合中林一桂其人者爾時依附持論不辭毆厈

之爭今猶珠沉於海淫也夫獨非漸達之明乎苟意廷弼未死比數臣之黜陟猶曰懸而有待也廷弼死矣則一廷弼之袒者容可姑貸、而今其包藏禍心耶攖廷弼之鋒者容可投閒而令不收一割之用於明良師濟之時也奉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示周朝瑞楊漣受財黨獲尚在追贓楊崔江東議夏之令薦救有據即係同惡本當重究姑從輕削籍為民尚若仍追奪誥命蘇琰余合中林一桂為紀光鋒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楨從重議處

十六日

御史楊維垣為哨將驚聞陷沒遼事奉聖旨儲材備
用誠今日急務所薦閻鳴泰的議起補

十七日

刑部尚書臣李養正等謹為直指憸臣姦鐵剖明微
臣心迹署四川司員外郎劉士璉等審得犯人趙魁
原在工部虞衡司郎中徐在中處充當班皂有在官
沈允慶即金全與今在官沈惟祿許志升田尚未及
知官婁棟在一清王奇各於萬曆肆拾陸等年間應
當工部銅商領價買銅侵騙未上等情參看得鼓鑄
原非得已侵那法在必懲監司之給銀既無虧額官

商之運買胡為後恃沈惟禄領餉貯衆為多納銅獨居其少詩志作難以借抵拾木明是不足拾銅按完款之區分酌輕重拾戍配盖直破其東西支吾之詭計而務究大徹底澄清之錢糧也至借叢敢作狐鼠則趙毘之辜難掩入幕未避瓜李即九如之擬無詞一馬五燈曾幾何張鎮者乃不受值求甲逸乙亦徒耳良弼等尤然行私逐項之款推既明全案之涇渭自別矣除徐在中應聽吏部都察院另行勘覆奏聖
旨

十七日

御史倪文煥題為君子道長當繼其盛小人道消當防其長內称頃者皇上俞群臣之請一時而枚卜四相中外莫不擧手加額慶輔理之得人矣且用王紹徽徐大化居憲地而俞言官之請起姚宗文亓詩教趙興邦李徵儀等予以原官又莫不擧手加額慶衆正之咸登以再見維新之治矣然職以為天下之治衆君子扶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故非盡驅小人之黨不足以保全君子之職所聞同一君子也何以首及攻淮撫之邵輔忠力抵東林之劉廷元踞參張鳳翔之盧謙久未登啓事也輔忠等已列薦剡

俞旨主於臺諫著聲几歲臺班觸邪指佞祇因糾泰張鳳翔又督比幾不受趙南星請托遂例輔以去迄今聞戶著書隻字不入長安此一幽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今又不聞削奪也不特此也戶部主事李孔度昔年曾傾陷故輔沈潅此睚邪黨漏網充舜之世矣今聞東林之人輩金數十萬托孔度為奸細陰謀交局若此遂計行世道寧有清明之日耶近聞奸人不得行其志徃〻託之耗私揭煽亂人心此又不可不重為之防矣又不特此也中書吳之瑞本是邪黨陽附正人陰探消息其叔吳世科起

家吏員賄陸海運通判比一官兼數官之事貪婪狼籍其貺盡寓吳之瑞家凡若此者皆舊宰崔景榮之罪也景榮原是東林一派昔為本兵時依奸細劉保為心腹君非梁之棟發覺京師且立見傾危不止斷送遼東矣乃承之吏部於皇上之所允用者而不用為東林之所擁戴則反用之正人君子所共推者不肯用為邪黨之所掄戴者又誤用之清明之朝廷幾成黑暗之世界也奉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覈具奏李孔度比暱邪

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發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吴之瑞吴世科冒濫兵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賍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衢者着偵事衙門嚴拿究治

二十一日

貴州道御史智鋌為小人之伏戎可虞君子之欝氣當舒内称小人退矣而猶有未盡削除者如礼科給事中解孝龍翰林院編修倪恪是也孝龍相貌狰狞肝腸叵測引類呼用甘作東林之鷹犬兇心辣手允為當道之豺狼試查其奏疏如直陳清貞幹濟之臣

一疏以窮凶極織之劉宗周而舉為清貞以驕橫不簡之王象春而舉為幹濟即其指邪為正曷啻鹿馬之奸謂持挺一節王之案有計安社稷之功么歷風顛戶事啓萬世不決之疑乎阿比匪人釁開君父可謂不忠之大者矣原疏具在御前可考而證也況其三案之兇善營百足之蟲不僵通天手段當不在之案謂（諸）人之下今雖自知脚根不穩蹌踉歸里他日之覆地翻天必斯人也之案諸臣業今奉旨處分而學龍儼然列青瑣之班不惟不足以快天下之心又何有以服之案諸人乎俟恪者占風望氣東食西宿言

似清而實行濁君子可歎媢其骨而柔其情小人易與始而結交汪文言引識魏大中結為死友濫用私人中傷善類一時氣燄炙手可熱及氷山已失不計再燃密偵長安動致書於姚希孟繆昌期諸人私通線索賄弄機關為異日番局之策其尤可恨者三月考選同鄉涇陽知縣苗思順壽光知縣王抒各家借劍殺人以致兩人不獲一清華京師有一箭射雙鵰之號此其心地險奸令人不可方物真小人中之尤者也君子進矣而猶有未盡登膚者如原任遼撫閻鳴泰原任浙江道御史曹守勳陝西按察司劉澤深

是也奉聖旨解李龍恪甘作東林鷹犬俱着削乃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新薦閹鳴泰曹守勲刘澤深着吏部酌量擢用前旨各舉所知嵩指閔門经督領倫儲用不得借比援以奉薦為市恩之媒其趙一鵬該部降處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臣李養正謹為遵奉聖旨事河南清吏司呈案本部送該錦衣衛北鎮撫司手本開送犯官顧大章到部狀招有監故都御史楊漣素與大章交好揚漣考選給事中與御史左光斗袁化中給事中周朝瑞後選給事中魏大中等各不合不循職守結成一党人有監故汪文言向充休寧

縣門子犯罪逃京同親職原任中書黃正賓薦在內監王安門下往來情熟拜為義父時常採訪外邊事情打探內裡消息關通賄賂妄干朝政至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乘光宗皇帝賓天宮內惟王安當權作威不肯與李選侍今封康妃叩頭捏造要將垂簾聽政等語寫成欵結潛授科臣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在內直房商議必須速令移宮一時相傳楊漣左光斗曰見各部九卿等官會議就不合首倡建議移宮名色布圖巧取功名密指王安潛通禁內緣索比周朝端隨時附和汪文言從中播弄乘皇上在慈慶宮

王安假傳逼逐令康妃同皇八公主蹌踉出宮揚漣等復呼奴罵詈於宮門又還怒隨從諸人誣以盜內府寶物株連數輩借此捏作威福嗣後諸人自居奇功揚揚得意同己者升異己者墜威權日盛朝野傾心袁化中魏大中敢作敢為同為爪牙魏大中尤搶陞吏科都給事中攬行作惡大章不合並與數人往來情密互相引援等情會看得顧大章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窮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快崇燄而謀利黨構無著何定策之敢言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文言潛

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日自后可虞捷曰移宮宜亟查房審計疾如風雨之至令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剽劫之臨即皇妹無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選中涓報復之謀惟其所欲外惀衆聽內背遺言恫先靈而虧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為名斥異己之賈繼春片言剌骨進黨同之周朝瑞三辨衙恩曰誰任繫排則表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順使則顧大章繞指堪收角立門牆旁開經竇吐咳而露既餽遺之日來叱吒風雲且隆

升之在樞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為等閒失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梏魁所入為續命之金丹在諸奸不難以齒牙之餘顯神錢之力量或飛書以緩頰或續奏而連章百萬羽翼之圖一冀法網之漏是雖谿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株總之植黨者必先假意以移宮一案為名高而群邪為之獨赴招權者猶須樹人以救熊自助為隱念而國法為之弁髦獨不思飯玉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垂裳伊始豈群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洞見於一朝幾致貽譏於萬世五載之逋誅已正兩觀之癉殛

難逃難同罷錄之先登李有丹書之具在罪雖自取律擬送公奉聖旨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虎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符同奏啟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賂共為營脫巧言謀免暗邀人心賴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瘐死囹圄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其未完贓銀已有旨着撫按官嚴提家屬追比俟其完日待以不等惠世揚同惡相

濟下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這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依議行仍遵旨屢宣付史館須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二十四日

湖廣道御史温臯謨爲聖明鋭意作新臣工習玩未振蓋自門戶擠陷而公忠易直之人擯斥殆盡有才望最卓而故厄其進者有資俸應內而擠于外者今乾綱一奮衆正咸登如王志道張捷章光岳等或以京堂起用或以原任起用若霍維華資俸最深與前

孫杰同疏並奉京堂推用之明旨業且四年今杰起京堂矣而霍維華仍守其故秩未免積薪倫肇修吳光龍品行最端為門戶所憎因有年例藩臬之轉況淪數年今門戶既破矣而兩臣尚靳於啟事幾成飄擲夫當群奸用事時諸臣不辭乎蠖伏若公道昭明而仍蔚之棄之安可使正人吐氣也奉聖旨這六疑議東西畧甚悉該部即與覆行霍維華准照孫杰例添註京堂

二十五日

山西道御史劉弘光疏為東事堪憂任賢宜急通來

屢奉嚴旨於二月八月得陞京堂者一人臺二人於以待循資進轉者非曰不足於以賜環諸臣恐未盡也設使賜環諸臣非遭門戶必且歷級而上大則卿貳小亦不失卿貳何至猶然於七品小臣逐隊分行哉貳不暇列々指數如科臣陳胤叢霍維華等臺臣潘汝禎王雅量等皆深受推抑飽力風霜其骨幹足以擎天其謨猷足以震世孰不可寄大任而肩鴻鉅力為格拘々也即諸臣恬退自甘不自為言其如群情鬱結何哉且如霍維華者前皇上允科臣郭鞏之請與孫杰同奉有優陞京堂之旨今孫杰業已登卿

寺而維華獨瞠乎其後可称均平於盛世也耶奉聖
旨

二十六日

廣西道御史趙胤昌為國是漸屬清明彰癉急宜並用内称門户渠魁憸士戎首若侍郎李瑾者安可置而不問為瑾以聾瞶科臣起家病廢之餘不二年躐取御貳如寄累何勲劳株何品望豈非與援之固結厚而壇坫之藉力多哉試數其平生于張國儒之例轉常抵死偏護矣張元房等之考選嘗發憤旁叢矣愛惜憑心雌黄信口又賄庇十年逃察之李教被李

養志偶爾點破御之終身閱數年就喉程學程無端傾陷講〻以沒噫璉之惡扵是不勝誅矣至扵一世名賢若張至發其入者亭〻矯〻亮節貞心當輩陰用事時曾不容一日立朝廷之上天下亟望其爲蒼生出何以山公之啟事猶指戚之所不解也戚又查六月間戚同官陳以瑞疏論劉茂奉旨已經半載遲延至今查無題覆其故何居夫言官以彈劾爲戚大臣爲公論所重是非可否不妨明白若當斷而不斷藉口調停終必流爲紹述天下事寧堪再讓矣冢臣端方諒不出此意者固宮中猶有陛彼雲霧而情難

割著耶奉聖旨李瑾劉懋門戶渠魁乃一則脫身三遞一則部覆久稽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張至發守正不阿着吏部酌量擢用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貴州道御史楊春茂疏為机宜當决而在早决吏事雖勑而似未勑臣鄉父母官龍文光非調繁新建於任之始即查皂隸三百有餘今只用八十名書手原二百名今止用六十名裁減之人數既多所省冒領之工食亦不貲胡不可為宇內各衙門之嚆矢乎抑臣因是而有感壬戌南中臨事換考功之事遂察何

慶幸以代王允成矣何幸臣不識而今允成既削夺幸豈甘代王死而不為之講揶予又記魏大中敗陳子貞之卹録横以私意抹煞南紳之輿論夫子貞撫閩防海勤劳死於王事臣曾為屬吏所目擊於死於首丘者不同按籍豈無例可援而不為之一昭予奉

聖旨

十月初一日

福建道御史李燦然為聖主念切憂勤疆事宜亟振飭奉聖主王國楨奉主踰年查不赴任視國事漠不相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儲材選將兵

部何不具覆戶工二部既有事例納之例不可再開

該部知道

初九日

直隸巡按潘雲翼疏爲糾劾不職方面訪得山東參議王繼美有心立異刻意標奇加之性氣未融多致規恢不當到處以扣面爲節省時常以征發豎半稜不知待下威儀豈其聲色亦厲臨民法體何至拳脚輕加此一官者居心不淨作事多乖失冠裳之度来簠簋之識已掛彈章尚騰物議河南副使方道通喜怨憑臆以致刑罰失平加之利竇不封縣来欲根欠

淨諸如扣米價於小灘入言有七百之數追斂石於各集折銀至二千之多此一官者峻法嚴刑琅璫聲驚鶴舞踈節濶目防維久謝魚懸宜議更絃庶知改玉山東盐軍道田一井顛狂是其病根孟浪乃為本色食盐有定方從来已久曷為而駕艇出大津或者圖厚实乎而盐臣之糾参自貽戚也出海無私渡明禁甚嚴胡為乎飛航遊各島或者慱名高乎而中軍之索騙已實開之此一臣者秉性乖張遇事踈涵養渾是一團狡子氣當方而任意恣睢全無半點憲臣風人有怨言天何假易河南副使侯國才本庸常

守吏狼狽擁斃然則趨膻逐臭惟谿壑之是填哉一家則負嵎登壟裂防維而不恤此一官者碌々其才營々在念列棨一籌莫展臨才百計全蹤維力盡神枯寔囊盈而貫滿山東副使徐從治蓋儼然受一方之寄而久宣勞於東海者誰人掣肘何事傷心輒欲屣其一官遂弁髦夫三尺天下無出處自如之臣子亦無去就不問之王章戒止就其去就一節因糾劾方面而并及之奉聖旨

十二日

湖廣道御史賈繼春為麟祥鳳曆同時天意人心胥

悅自楊漣左光斗處而天下乃知有朝廷自熊廷弼處而天下乃知有法紀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直媲美於堯舜矣然我皇上之削奪諸臣非得已也若輩比黨行私招權納賄于親為不孝于君為不忠皇上雷霆震擊斧鉞森嚴戒以為輕削奪者皆自作孽誠不容逭而一切追奪之誥命則其波及之父母堪矜求錫之情宜揚也年來拔幽一疏得耀光明即已起諸臣如謝啓光倪思輝郭允厚李春燁等皆端人正士需以大用不待贅矣至若史孔吉一疏持平進毛士龍所中而擠之外藩已經臺臣徐揚先疏薦奉旨

而部覆何以稽延李際明以覺發竟犯反為趙南星所擯而阻其考選已經科臣郭興治疏薦奉旨而部覆亦何稽也張彥鯨節省二萬金以助遼餉李宗延業在司農即有疏復請奉旨紀錄優擢而部推又何以稽也奉聖旨

十三日

廣西道御史王珙疏為治兵理餉全在得人用正去邪當無漏法內稱經官受事於遼則司農當先為之農餉司馬當先為儲才俱于經臣相為終始而經臣則當實心任事首宜簡將萬不可如前之偏聽而驕

縱也又相其才稽其累果有效于行伍然後任之決不可如前之勤于征調而踈于簡閱也必校其膂力訓以步武使惟知畏我而不畏敵然後用之專臣又有說爲南京尚寶司卿傳宗皐者結黨東林肆毒南國查有梅振祚强奸徐氏一案宗皐得賄千金復嗾熊明遇訪責葉又索數千金而後爲之觧免又有部臣呂濬作令上海狼狽不堪爲臺臣余合中論劾矣旋百計夤緣賄魏大中代謀疏薦併以例轉報復合十此其人爲奸蘗可知張醇儒代姑不悉其吏狀何如即爲屯司主事通同書辦潘鶴齡等擅亂九一之

規分利自肥及為監督倘任積習侵騙多金如此貪奸非類反得竊據鵷班御史何早其端方耿直真作羽儀一世今值公道昭明尚以得罪黨人久錮牖下不獲一吐其氣而竟其才殊可惜也奉聖旨經畧新簡選將練兵必有一番振作本兵司農務冀同心協濟相為終始不得捏議陛逮呂濬作縣狼狽被余合中糾參賄買覩大中貴緣郎署奸孽顯然姑念見督工程着冠帶閒住傳宗舉結黨東林肆毒南國張醇儒同書役分利自肥柳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其積棍湍鶴齡錢炯游照熟岑端石皆獲匿張醇儒着錦

衣衛嚴拏究問御史何早端方耿直即以原官起用

十六日

巡按直隷洪如鍾題為関門之師允無成畫河上之斂信空振起内称関撫之設正樞輔所為運臂指而頼緩急者而撫臣喻安性亦居然関府可遂謂一無所事乎職歴揄関時曽問邊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敗今樞輔撫臣固称一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若用撫臣似不必煩樞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職所據為事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失撫臣謂絕不

與關意自見矣且文與文武與武就中不無東西向而左右袒者甚至明知無濟而或相從求將士同心不可得也即前饑軍鼓譟放以羣卒凌主將而當事者或擁兵而不救式緩頰而市恩豈非相傾相忌之一驗歟今大凌河左輔之兵固無恙也而寧遠之滿桂前屯之趙率教久無疎虞庶幾保障若山海亦一雄鎮也又有梁桂朝備禦旱門再得楊麒控扼海口關李秉誠者精於大器長於憑城仍當留用關門不時練習大家奮起精神日日常若敵至就令奴果入犯亦所以嚴其防偵其情遏其入老其師擊其惰者

無不預為商畧既有毛師以綴之更聯西虜以携之奴雖狡悍能重浮志乎我因是於關上文武諸臣敢效責備賢者之義為其在樞輔入或以裴度期之式以孔明規之而皇上屢有明旨責望不啻深切即撫臣亦有勸明處分之旨乃二道者臣輙称病輙乞歸我關劉詔以知縣三年而陞臬司劉永基以主事一年而轉僉憲亦以有遠才故為起擢若有遠功又當優叙無柰離局之念既萌則營我之志必忘夫當危關需才之時誰無願借冦君之想而顧可去耶至於馬世龍皇上始令戴罪立功自知所以圖報而我終

有不容嘿〻者值兹人心驚畏文餘急圖鎮定痛自刻責扶傷弔死補敝收殘因而濟河焚舟以降亮雪耻且與孟明爭烈矣不識世龍為此書否奉聖旨

十七日

浙江道御史張訥奏為皇嗣應期詔恩頒布一速封建帝王之恩施緣親始聞王府第建造有緒當今速報完工使各守藩服而收屏翰之助一敘耆舊許弘綱何熊祥祁伯裕者皆可膺簡任但荷明眷似宜次第召宣以竟大用其有四朝名德如劉楚先李鋕二臣功在先帝所當遣使存問以光慶典者一獎勛勞

関門粮餉虛冒數多兵無宿飽茲經臣新任速宜行犒賚以收渙散之心次則海外之毛文龍一旅孤懸并西南文武將吏急宜論功陞賞其文武保守成都如周著戴燝保守貴陽如李標史永安或陞擢或贈卹當今蒙破格之恩至督臣朱燮元功勞獨冠三軍煥亦遐方延領而望此舉久矣一疏言路科臣亓詩教趙興邦臺臣潘汝禎牟志　等宜諒閑添註擢此數負明示殊恩俾早沾綸冠亦錫類之至仁也一宥逐臣近日廢謫閑住諸臣雖羅緣自取而一旦禁錮終身人情鬱結似宜重加降罰開以一線之路如喻

思恂念其拮据疆務功在垂成懇惟暫賜優容責之竣事隨後考劾議處寓使過之意於不測之恩一拔淹滯清貞孤梗持正銓曹如胡東漸以一堂卿久滯留京而知交最寡應宜優之比轉使一覲天顏又如起用部臣周士顯勁直忤時以文字觸忌爲趙南星擠碎之憑原任部臣劉國英初令長清不加派而完逋餉經戶部首舉風示天下而爲程正己京察　處似可俱還原職一重武科取兵部發單咨訪將材卒難其人誠繇儲之不預而用之不淂其方耳今武闈一開僅羅百人其以騎射擅長驍勇爭先者或置京

營戎布邊鎭勿令白徒遊棍假冒名色尤廟筭之急務也奉聖旨

十七日

廣西道御史梁炳疏稱往如熊廷弼則結腹黨上無君父下無僚友堂官徐大化叅見直糾令得其疏猶諄諄為可信蔡思充公疏保護黨邪詆毀正人即平日謹慎時被人迫哄今亦自悔之但胸無主張得不同於周朝瑞惠世揚之誰亦已幸矣尚何面顏與大化同主於朝廷之上哉奉聖旨新簡經畧到任自有展布如金冠違悞事公論難逃何得先以煩言掣肘

梁炳姑不究其飛內蔡思充着該部議覆

十八日

浙江道御史潘汝禎為微臣幸逢清明之運謹摘遺奸以明公非內稱東林遺奸如米世守者崔景荣何以推刑部侍郎也世守與朱光祚閃爍不可方物朱光祚削籍矣世守有何經濟起陞秋官之右豈非以其素為鄒元標之一派欲潛引以復講學之標抑或侍郎刑戚在宥可藉其漸張羅織之械乎不然者陸卿荣措護正人力斥邪枉何以久冷南都不聞景荣有特召之舉也王大智清標勁骨力出贓鳴嶌等之

浮薄何以置林下不聞景崇有薦用之章也崔景榮削奪非枉而朱世守猶可厠名仕籍我然戒因世守而猶摘遺奸二人爲其一人爲大理寺丞楊一鵬其一人爲養病兵部侍郎劉策鵬司理成都原無善状祇縁兇惡之惠世揚初令華陽相結引援冒入銓曹以故倚靠墻壁以碩望之趙煥而因徼倪自如不問與論一味獨任胸臆已未春例背公用固姚若水持正不阿力攻李三才者況科俸既已七載咨望已推礼部竟外轉且陞副使而奪其夫旅署銓之顛倒錯亂大率如此乞假出司原未甞選籍楊漣之氣談頓

陞京堂今偕姜抽身可不亟為譏作欣剂蒙一厠臺班即與同鄉之清正張至發為忤結邪以攻徐兆魁叅韓敬以媚孫居相操南臺之線索而黙許弘綱況其暗結趙煥使一代望謚冊不得其名且壬戌以副使陞京卿倏巡撫倏侍郎皆其兒女親家袁化中爭攘之力及化中被逮閉門不顧以故化中恨其背義忘恩此固門戶之渠魁今雖竄伏行且鴟張可僅為投閑欲雖然門戶之伏戎左右者當力為澄汰矣而在外之藩臬未嘗無其人布政陸完學居官越閩饒有聲稱起家東林實為健足伎倆一發必殘善類今

具儼然閣鄉浮志之秋矣即陸完學而九在外之轉
京秩不可不慎擇也門戶之貽害言路者固當與之
昭雪矣而在外之官亦多每受其害張素養按浙所
薦紹興知府齊琦名居官僅逾一載司道共称登薦
匪濫趙南星奪廵方之權而径處以降級撫臣又媢
趙南星之奸而再加以不謹宜素養出疏嘆其苦波
及矣即一齊琦名而在外之波及不可不昭雪也奉
聖旨朱世守楊一鵬劉棐陸完學皆東林遺奸豈浮
混迹仕路都着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十九日

浙江道御史徐卿伯為特糾奸險貪横適法巨憝往者門戶邪黨布滿朝廷頃者懲前毖後已狀萃之戎而不意有身雖退而未退如晉撫臣之劉策法似行而未行如舊撫晉之張我續者劉策結五鬼為密友奉李三才為主盟許弘綱當辛亥京察猶藉力持公道杖驅除之禍於什一策於入署之時醜言詆毀同臺已為駭異未幾貽一書於南臺而遂有宋槃之參疏徐兆魁李三才發古今第一之貪輿論稱快乃為李三才稱先鋒而剝及於兆魁者即策也職讀其疏

言〻為三才称究口〻為三才負竊黨邪醜正有識之士蓋與同朝後來阿趙南星而厭嫉卿貳之位仇趙煥而阻其陟名之典主使袁化中行一網正人之計致於時局一敗抽身先走欲徼旨免全軀〻為再來之覬其所謂吞舟者漏網也乃張我續受命援黔不直進兵遂而退走江陵追逃於辰常之間縱兵殺掠所過地方如遺夷虜黔省望救眼穿百萬生靈盡為斷送此其罪猶浮于失地而逃之熊廷弼者也奉聖旨剿寇已有旨了張我續援黔逗遛糜餉百萬奉旨查勘已經半年何以停閣不報擾奏書養妖僧意

欲何為着該撫按作速勘明具奏以憑處分

二十二日

廣西道御史顧宗孟為仁賢以多布列朝野尚有遺奸內称山西巡撫柯罘濟上治兵不過三月何以忽有易州之調不藉其援而能然乎易州憲副未及期年何以即有賓卿之轉自非貴緣斷不至是節鉞一膺操守大壞又如河南巡撫程紹兩年開府一善無聞人言嘖嘖謂其全副精神盡用以依門傍戶不用以察吏安民他不具論如去年奏進王璽一疏無端將門戶諸臣薦揚殆盡疏在御前可覆按也諸臣豈

地方人才進堊非陞遷復命令紹清夜捫心當亦醜其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更有原任尚寶司〻丞張鍵初令麻誠與梅之煥結為死友藉其氣焰考選兵科非極頌李三才功德丁巳察處死灰再燃復濟清狼咆哮更甚奉聖旨

十一月初一日

南京雲南道御史梁克順疏為蒙恩簡拔敬竭芻蕘內称趙時用梅之煥其人者蝟集門戶熱嗾經畧在梅之煥與劉引化等揭保熊廷弼必非無因至甘襟身家以相殉在趙時用周朝瑞等各疏薦熊廷弼仍

堪經畧特巧借解經邦以為端弘化逐矣朝端蠹矣此時尚可使趙時用梅之煥潛居伏莽切據含沙不至號乍以塞之實乎臣草疏甫就見科臣陳序有直糾大熟以清伏戎一疏梅之煥已經奉嚴旨削奪臣今補牘似可無再言及但讀科臣之疏之煥罪惡大者亦概包舉而綜其生平尚有郭士望周士顯賄陞吏部之煥居中關說因受士顯銀千兩似應嚴追以助工費可也之煥而外又有陳以聞者前以經臺臣莊護等論劾但旨下部議覆擬降級耳以臣廉知以聞平日依託門戶交通僉壬以楊漣左光斗為年契

以汪文言黃正賓為死友聽高攀龍講學輒敢飛織而列座師之款為縣令恣貪則翁啓楊以索賄而斃命在部門宣淫則張應輅與爭妾而動揭尤可恨者已經察處又未服闋輒潛逃徽州與黃正賓賀烺共謀夤緣高攀龍從南星驟起工部方總四月即躐陞京堂撫任之後與楊左諸人日夜聚汪文言之寓交譽互翕代異同黨比文言下詔獄間又據楊左聲勢把持有司官劉僑今尤有余城挐問者又寧但一降處遂足蔽其罪耶且又向覓撫報之煥等揭詞時用疏語頗有報據切謂復起吴玄重處趙時用等三人

於今日朝政實最亟也奉聖旨驛傳屢旨申飭又懸之賞罰使掛號應付者凜凜畏法庶宿弊可清錢粮法在可成然必吏部與戶部同心凡經叅罰者不得登膴仕而後考成始有實效吳玄滿腔忠義一意孤貞亟宜破格起用梅之煥已經削奪還着撫按照原叅提問追贓趙時用與周朝端黨結熊廷弼仍堪累陳以聞作令貪酷被察斷結高板龍引入趙南星躐陞工部又日夜與汪文言代異黨同一降級宜盡具奏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初六日

山東道御史邢紹德疏為輔臣公忠罔聞私愛徒鍾內稱周如盤者三十載清華一旦簡拔登庸揆席既褒崇其先復寵渥其后嗣萃人臣所畢世不能得之於君者一朝合而萃之於一身是何等恩眷何等寵遇謂宜感激圖報公爾忘私髮膚踵頂之堪損曷知憂喜之情父母妻子之弗顧安知有室家之念不謂偏重房闈之愛獨厪室家之憂而置大慶於閨闈委君命於莫恤安意肆志甘食穩念巧為無病之呻吟故作閔心之痛楚若拘々於夫妻情重萬々不能割捨者說者為其為避日講之勞耳夫隆冬盛歲誰不

自愛而盡職補袞又誰敢自逸蓋昧爽而起辨色而朝在皇上不以為勞而輔臣以為勞乎閑鶴而起戴星而行入啓事出贊襄諸輔臣不以為勞而輔臣一入以為勞乎至於庸〻伴食碌〻營私居吏居孔一味貪婪大事小事一味糊塗在長安公論之日此職又不敢盡言以傷雅道矣奉聖旨

初九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李時馨疏為欲清吏治之源先清薦剡之續內稱奉簡書而總督者張我續也理餉反以侵餉至於數十萬計勒夷反以通夷且以餉其重

贓所宜速為勘結正其厥辜而無令解脫者也因練兵而西兵者須之彥也試查練者何兵侍東林而驟躐撫衛練兵何功又竊位而不自引咎此亦應在削奪以懲冒濫而勿聽其優容者也、蓋我續之罪狀欲蓋弥彰而之彥之陰邪羅作有餘至於根木之地尤屬意憂如京倉營閣應奉應劾勅諭森嚴自然明遇以差方御史不徇黨不迎己意輒敢題參而勅諭空懸舉劾法廢以致今日倉儲俱成空竭營政積有惰窳更可異者翱游觀之所於禁湖之山乃借脩棄之名恣谿壑之慾明知不法迨罷職而毀之如然明遇

者邪黨之見橫生風憲之體掃地雖削籍不足以盡其辜者也奉聖旨張我續已有屢旨速勘具奏熊明遇邪黨蔑憲削籍未盡其辜仍追奪誥命該撫按勘問追贓須之彥素有邊才當徐光啓練兵時具薦不用後因兩朝登極贊襄大礼事將起陞尚寶復被東林參論告病不出今始到京隨差以去言官風聞不真還著吏部從公酌議

二十三日

廣西道御史田景新疏為聖明慮切安攘匪人意圖僥倖內称唐世濟冒膺兵部右侍郎之職豈當事者

未聞世濟南贛鼓譟之事乎一隅尚不能綏輯況中樞係天下之安危係四方之緩急世濟能左投左重右投右重乎就世濟作夏加遇之盟主爲左光斗之先鋒離我君子之交張彼小人之勢蓋有意營窟無心報國欺自以南北如取諸寄而隻手遂欲以障天因以欺天下士大夫可乎哉夫世濟若此其類世濟者更有人爲王惟儉以樞曹納賄罷斥例不應起作令時與朱延禧利交有素及延禧當路故惟儉倏而京聀又倏而出撫倏而南卿又倏改北人謂朱延禧一千張鳳翔五百非虛語也今延禧既已罷聀免鳳

翔逐亦削奪尚可令惟僚揚〻得意乎且衮東餘妖復亦無勤無術日以歌舞為生甫入部即薦用未完餉之官致冢臣而作其利令智昏惟僚不當愧死耶王震孟何人畢竟用之為左通政孟震貪暴殘忍靡不修至喬應甲發其敗類遂投身東林以為護法令果識銀臺矣至藩臬尤天下郡邑端邪之表廣西布政李守俊貪濫異常不可悉數在東粵得明珠一顆以顯陳於廷又宗高拔龍為講學主遂爾歷任藩長行且內窺要津辛未有人發其蹤跡亦江西參政蔣謹素履無一善可稱專以作詩戲訕為業如徐清在

然乘叛莫之亂收人實物以萬計納人妻女以百計甚且強奪一縉紳之愛女為妾其父包羞不忍言責州撫按奉旨題請江西撫按已將所擄妻女追出撤謹速拏徐清起程證詳清銀貳千兩竟將妻女收留併徐清以不鮮發且素與繆昌期為莫逆交今又都門營鑽憲長又向人為昌期称屈是何行徑乎未有人摘其貪忍詭容者故并及之奉聖旨唐世濟作夏加遇盟主為左光斗光鋒已有旨處了王惟儉依附當路朦朧屢轉着冠帶閑住王孟震巡城不簡居鄉兇橫李守浚貪濫異常濟證貪忍詭秘都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四川道御史王時英疏為直糾奸臣以清仕路如見任浙江道劉可法者執拗成性蒙敝不靈出守松江徽州淫刑以逞草菅民命至其樹援植黨徇私忘公既以浙江廉憲序陞福建右轄乃戀厚實而不捨借故交趙南星勢焰仍改浙江即本有成命而不顧若三年特舉卓異朝廷優渥之典可法不列其中所當反躬自省為何如乃託密友許譽卿極力薦揚長安詫為異事豈舊屬之香火可盡掩輿論之公評乎且

不必不論其撫按無狀即令門戶屏迹可法曷能安其位耶原任吏部驗封司郎中唐暉其人者猥昵狡童貪婪淫縱無所不至筮仕中州司理其放逸之狀難以枚舉若借查盤為傲游之資隨帶本鄉梨園騷擾地方且禮送所屬到處秋風署篆開封府侵餘火耗囊橐已滿漫不知官箴為何猶然憑恃錢神倚借門戶與援取銓如寄其污穢行徑至今猶在人耳目以斯人而幸逃幽斥其貽害誠非淺鮮也若工部右侍郎胡世賞更有可奇焉有謂其久任浙江監司與朱國禎最契其地方官評一任顛倒囑托及國禎幸

叨大拜更結為心腹者有謂其謀亞卿強同鄉司官王任忝因其不從而遣人罵詈者至聖駕責臨北郊此何如大典也世賞職居太常抗違稽期甚無人臣禮反不自反委罪於人被科臣陳序露之白簡且慢無忌憚必圖亞卿如此好官自為任人丢罵尚可一日容其悠〻顯要耶奉聖旨劉可法原結趙南星黨陞浙撫唐暉貪婪不簡倚伏門戶取鈐如寄俱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胡世賞鑽謀亞卿既經白簡着冠帶閑住

二十九日

河南道御史梁夢環疏為經畧之備畫當弘偃貳之選擇宜慎內稱陰陽反覆閃爍傾危如唐世濟者猶儼然擁此席夫人不患無才只患無骨世濟之才臣不得其詳矣世濟之骨柔脆如棉則天下之所共見者也方夏加遇之不與考選也是衆正之所共棄也會單之日注銜之時世濟亦未嘗不在事也及加遇務為布置物局以成欲奉何宗彥為盟主指日援席手握魁柄于是加遇不難走險狂噬排陷正人及臺省公疏糾駁以存國是而世濟即別其肺腸規避不與當時共事者以詭為異物居無何而糾趙興邦之

跳至矣嗣後附何邪人見影吠聲皆加遏為之而世濟成之者也世濟必曰我亦論李三才論孫居相等者也我且東林者乎皇上試問世濟夏加遏為何如人而世濟默々佐之加遏而邪人也世濟得為正人乎皇上再問世濟趙興邦為何如人而世濟呶々詆之興邦而正人也世濟寧非邪黨乎安有加遏豢護興邦召起而世濟尚欲圍扇障而長秩豢頭且世濟初補南刑部侍郎也其缺則周應秋之缺應秋陵工加級之旨部覆未上則刑部尚書是應秋也崔景榮急欲待世濟以翻局竟不能待應秋之轉而竟除世

濟時有一缺兩侍郎之諉使守正不阿之應秋去任無憑進退維谷臣愚不知此何選法而景荣公然為之世濟儼然受之是尚知守留有名義朝廷有法紀乎又何怪乎死黨袁化中與張潑佳佳滿一中差掌河南道甫十日而遂速化驟躐冏卿畫錦遄遙迄今漏網也又何怪乎首謀翻局之徐如翰以大同道外吏而誣劾輔臣占望風氣御壁投降至今要路津門鑽求陞轉也夫天下之勢止有邪正之兩途近日崔景荣之事可為炯鑒若輩而用之封疆是李永芳復出而熊廷弼再生也奉聖旨唐世濟陰陽交覆閃爍

傾陷正人王盟邪黨鑽求崔景榮無缺補官大懷與劄未當重處念部堂官姑着冠帶閑住張潑係袁化中死黨濯治連化徐如翰献媚門户奸謀叵測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刑部尚書等官李養正等疏為懦帥無心目瀆國法不可久賒據御史温皐謨會問得懦　麻鎮到叩着得為將者聞命則不有其家臨敵則不有其身麻鎮起自廢閑而畀之將帥當黔圍未解鎮既離粤而挺玩又淌自玩而遲粤籍調兵之名為縮身之計督撫按臣交章劾奏已奉明旨挐解来京究問督臣楊述中聞其以立功贖

罪之路或以鎮之道可使也迨抵黔而半載無偹一矢莫加在威清不能掃苗在普定猶逞兩舍彼魯欽所向成擒者鎮皆履之苦危則前之起用而盼望不來可以知其膽後之戴罪而無心自贖可以知其能當事者不慮其僥倖萬一而慮其相習成風見今黔句未結使人〻如鎮西南半壁何賴焉所宜急伸前旨以彰國法者也奉聖旨是麻鎮着監候處決

十二月初三日

貴州道御史張樞疏為直糾京堂卑類以懲冒濫以疏塵溥如太常寺卿陳伯友其為君子為小人職不

敢知第問其居中省者二年何以服闋補原職而旋以例轉又何以例轉不二年而遂陞大參不一年而遂陞僕少旋轉常卿則以伯友者袁化中周朝瑞之鄉親而并力以提挈之者也大理寺丞蕭毅中其為君子為小人職亦不敢知第問其何以初授貴州道御史即有宣大巡差又何以回籍甫二年而復起山西道不一年而徑陞大理寺則以毅中左光斗預大章之年契而協心以嘘植之者也此二臣者一則因敗為功而驟至通顯使當年不例轉亦未必速化若此秋翻天覆地之手非耶奉聖旨陳伯友倚恃袁

化中周朝瑞而躐躋通顯肅殺中借援左光斗領大章而立致清華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初四日

湖廣道御史曹谷疏為仕路日見清明漏孽尚宜屏逐內稱南京兵部右侍郎霍名宦者與惠世揚姻婭至親也初以郎官降處庚申忽起刑部郎中人竊疑之辛酉忽陞光祿丞即陞少卿即陞順天府丞一歲三遷有何功而至此壬戌即陞右通政癸亥即陞光祿寺卿三載九列又何神通而臻此揆之依惠世揚以姻張問達而得之者乎且與王之寀周朝瑞張慎

言揚維新等歃血為盟鐫姓名于杯中每人各報數日一會即出為飲具明使姓名朝暮相見〻後見局面翻動遂授崔景榮陞南司馬而出其始也捷若承蜩其既地巧于掛角如此行徑而得偃然尊留樞一片席乎若揚維新令為太常寺少卿矣當此散館時已多物議入垣而後一意釀流委身死黨辨言亂政顛倒是非慣作騎墻之語以為軌闇之地是誠小人故智不足具論獨其于劉一燝周加謨等顯罰既加而尚思擁戴于劉廷元等大案特明而必欲傾陷夫有惡不除固屬吞舟之論有品未揚有勞未錄不無

覆盆之冤若原任主户部主事洪啓初曾討墅鈔關除額解外餘萬金歸入公帑此其品格何如又原任工部郎聶心湯拮据瑞府郎第正陽門前樓兩項節鉅萬料理門工殿工儲庀多才查李三才盜木占廠請旨定奪此其勞勛何如而俱蒙察處至今未白如公道昭明之世何奉聖旨却名宦聶心湯已有旨楊惟新曾於工科著聞不得風聞苛索洪啓初不必議用該部知道

初五日

廣東道御史陳世俊題為奸臣倖進伏戎可慮內稱

南京兵部右侍郎郝名宦矢行鋒鋩滿腹機關緊有職聲職方復多劣狀敗露降處三十餘年串結邪黨十六人鐫名酒杯名宦居首日輪一人舉杯高會遂聯渠魁為姻親因媚奮寧為與主非因建言朦朧起廢一典吏而忽主政矣一主政而忽寺丞忽通政忽光卿矣日不辨旌旗之色而張問達薦為邊方豈真欲其鎖鑰北門蓋借其老奸辣手引為後勁耳一為太僕少卿羅汝元以邪氣之嫡派工護身之靈符從入臺班漫無建白串合徐良彥等之線索作為通事一差尚未竣事遂以賄通表化中攫營京卿王元翰

穢惡薰天以聲應氣合特疏薦奉梗執若此覓餂何如行特揚〻入長安矣是可聽其覆雨翻雲手一爲光祿寺少卿王國瑚依門傍戶献媚呈身付人里居而至撫院欲擬重辟歷任延平知府而賍私狼藉更不堪聞西虜深入五百里席捲無算細載而出且以未到任之副使賄轉光祿則又何速化也奉聖旨郝名宦結納邪黨鑄名酒杯水山既傾南樞善復羅汝元時黨入臺全無建白一差未滿躐陞京卿王國瑚呈身去輔作府狼籍處副未幾賄轉光祿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南京湖

廣道御史李良棟疏爲邪黨害正公道昭明內秋臣巡歷未平遍癸亥京察同官王允成臨期突薦余一楙爲考功以臣雖爲大臣爲詞而以浮躁處臣其何辯獨計臣生平硜硜拙守恥傍門戶率直太過不謝特局識有之不圖報蒙開通遍至于此臣請言其詳原任侍郎鄒元標與淮撫李三才皆東林教主而允成則其鷹犬也元標與僉都王德完爲會議李三才一事意見相左德完雖以自立屢疏求去臣謂用一不可用邪臣而逐欲去一簡用之直臣此心實抱不平原未傷及元標祗以德完去而三才出世道所關

不小非有他賜原疏尚在御前可覆按也但疏中有德完去元標豈獨留一語元標遂眼入骨旋抹黨植黨一疏指名參臣々謂元標大臣也欲與辨駁益重其罪止出一公揭質之海內以聊明黨之一字而恨不可解矣每聞元標都門對人之言官小胆大逢人嘻罵臣固知其不免也既允成果于公署中云汝但言及用李淮撫就變色何故臣對云未嘗色變但可用者多何必此人于是益堅必處之勢矣奉聖旨奈一據王允成把持察典事情即着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李良棟身任事中且聽公考察及各官不許借題

瀆奏致起倖心

初七日

陝西道御史鮑奇謨疏為東西之結局尚無定期廟堂之制謨要有定筭內稱自古夷狄之禍未有不始于內訌外侮因之數年來畛域橫分用合倒置如京卿所以儲與撫也馬孟禎有何才望而儼然建化尚閱其久屈一疏則知其一生擁戴者惟于玉立而憑此為奧援耳不然何孤蹤之劉宇烈竟不免于外擯也而又有南京户部郎中葉成經者臣不知其為何如人聞其權稅臨清于白粮紅到不論有無帶貨每

隻科銀八兩至今白根解户怨聲載道謂其需索之故至留難二十日始放行夫白根固上方之玉粒也償行惟恐不速以私廢公謂恭敬之謂此非闤市大蠹也奉聖旨

初八日

湖廣道御史王業浩疏為微臣仰荷天恩內稱臣目庚申之冬荷蒙皇上拔置西臺區區赤衷止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止知有朝廷不知有門户發抒胸臆大綱究邪一疏以仰息朋比叅劉一燝上安而一燝與安懷臣矣一疏因移宮一案請推廣聖德與舊科

臣李春燁交章顧陳駁楊漣左光斗而漣與光斗憾臣矣一疏感慨時事直糾諸奸觸還易應昌袁化中等而應昌化中等憾臣矣諸奸內外上下爭甘心于臣將臣具陳天聽一疏矯旨杖戒幸蒙皇上曆照奸計不行又借他臣疏中矯旨責臣督遲又因賈繼春上疏矯旨諷臣引疾臣時適與病會請急歸臥二年間廢遵例轉假以串奸行法責趙南星而南星憾臣臣萬里馳驅始入粤受事退轉四川又復兩年田里矣幸皇上鎮燭群兇霆震電掃四罪以服兆民一怒而安天下而微臣重荷陶息允官言之交薦得復舊

官再睹闕更是數年以來受排擠者獨微臣最深而臣始保微軀終還言官職前後荷皇恩又獨厚矣自今以後之年皆損糜圖報之日臣覩今日皇上勵精于上群工竭志于下經筵顧問平臺召對次第允行是千古盛治也上下和衷熱間屛息是非邪正判若蒼素朝中之朋黨既去而邊鄙之虜賊自除千載盛時之也而第有二三邪黠尚漸形匿影以圖逞志豈陽長陰消之日所宜有如原任太僕寺少卿馬孟禎蛇蝎為心虎狼成性為王圖之爪牙作史記事之心腹辛亥京察任意倒翻自號部院提塘人稱混世魔

神誠門户之渠魁而仕路之杌檮易州道參議韓萬象筮仕江南賣身門户旋現消于見睨腹得志于履霜藉電陣之雄行遲鷹眼之不化冝作虎狼之逐豈堪虎豹之關原任吏科右給事中方有度罔知國恤慣用机謀會黨營私盡掃善類此皆輿論之所且悄而人倫之所深憤者奉聖旨馬孟禎要結權黨傾陷正人韓萬象筮仕江南賣身門户方有度巧營三窟共棄四維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十日

山東道御史陳壽謨爲天道布冬肅之令大君嚴振肅之権内猾吏部稽勲司郎中劉廷諫者復其初一刑部郎耶乃以刑部竟調勲郎自趙南星罔上行私結黨亂政之日無論僚觀駭聞即一時銓司同事無不相顧錯愕進至聖懲頻加南星回籍更諫乃始免脫狐藏倉惶請告猶然奉旨留京踰月試問今日南星安在南星破格擢用諸人安在此方瞻落當變假乃安如盤石又有如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今降級孫必顯者假借親知馮從吾作合惠世揚從中斡旋鑽求吏部比入部而泥丸封関招邀過市其署選時尤

甚賄賂致蒙皇上詰責姑以公錯認罪僅〻一級降處是使欺罔之雄猶漏網也至大理寺少卿添註韋蕃更其異爲如先年力阻黔中獻捷猶爲疆圉未靖稱功非督撫所宜耳至昨日因緣舊卑圖謀起用不一二年俄而主政光祿又俄而棘丞卿貳是何以捷足者今春乘總河負欵資貿倡議移蜀督朱燮元以去倘其說行而熒惑國是貽誤封疆豈少哉明旨責其反覆亂政科臣糾其閃爍罪行可謂切中膏肓頗尤保全竄伏仍冒卿銜何也奉聖旨劉廷諫倚藉權黨以刑部郎中改調吏部事屬破格孫必顯世發門

戶閭上行私韋蓄反覆亂政蹤蹟華膴都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三日

四川道御史倪文煥疏為用人為朝廷第一要務內
稱冢臣李宗延非皇上所特簡而以用人之柄付之
者也但就近日一二推陞職以是不能無疑朱世守
東林之渠魁天下人所共知也何以違衆而推亞卿
全世俊左光斗魏大中之私人也既抱頭鼠竄以去
而急〻為以常少償之此二人者明〻邪黨宗延不
知而用之是不明也知之而敢于用之是欺罔也宗

廷所君何官而貢々若此且該部司官莊欽鄰為科臣所糾也奉嚴旨削奪矣乃宗延認罪一疏稱欽鄰操守潔白一似謂明旨之非而為欽鄰解朝者然職因是而更有感于用人者亦何不慎也江南按察司米萬鍾與趙綱至親出為淮撫李三才門下山西右參政王繼謨為王之寀之私黨貪婪素著總之皆門戶中私人豈宜使之藏之外伏以肆其狀莽棄牖之計者也奉聖旨朱世守已有旨金世俊為左兗斗魏大中私人賣官賍跡有據趙綱盜代皇陵神樹已經覆分米萬鍾係綱至親又出李三才門下王繼謨為

王之家私黨貪婪素著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全世俊彼處撫按提問追贓以助大工該部知
道　陝西道御史石三畏題為簡端方以脩史信斥
庸劣以振士風內稱先帝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
以莫須有反成罪狀不但巫蠱之禍燭影之疑也然
雖含沙在口豈盡直道衰世于時有舊科臣范濟世
等臺臣徐景濂楊維垣賈繼春等業身家而不顧扶
朝綱常于一綫維諸奸心虀粉之為快而遺際聖明
悉詔付史館天地祖宗寔式憑之臣愚以為史所以
翼倫者也脩之此其時矣然當先簡脩史館之人如

協理詹事府礼部右侍郎周炳謨非不文章自許然訛王之案舉爲直筆衛之〻案之所舉必心之案之心之案所謂直必非斯民之所謂直則其人可令謀筆裹權爭詞林中不乏者人是在閣臣詳擇爲仕風至今日淘汰幾淨矣然有南京工部尚書沈儆炌大理寺右寺丞張廷拱者可異爲儆炌在撫滇時發兵救蜀乃逆安與逆奢相通以久迄今禍結不解權爨難數其罪尚且儼然據司空之堂可乎哉廷拱與王之案同門道緣素者無論試究其同陳以聞濮中玉等五人謀考選為公論不為久矣以聞等皆處分而

廷拱依憑奧援揚〻長安將欲謀為開府可乎哉莊欽鄰物議切騰久矣今冢臣亂意重有借爲謂其不避勞怨謂其執特太過又謂操守潔白毫無所染揔之冢臣老成吉道推誠置下每對人曰成所不知者莊欽鄰盡之知欽鄰遂驕爲自用以負冢臣者旨下之日中外相慶令冢臣用意過原毋以溺于大部之體面乎奉聖旨周炳謨講筵日久謬爲王之寀所薦准令致仕沈儆炌搜括助建亦有微勞着冠帶閑住張廷拱鑽考選物議沸騰驟躐京堂全憑奧援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四日

巡撫直隸洪如鍾疏爲道臣請裁有據明旨着議原公奉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遷冒家丁領執同列喻安性受其陷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中用茂薦舉不當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盧承欽疏爲直陳當今之急務外飭邊防内清邪黨如原任大理寺卿曹珍原任右侍郎董應舉者尚可僅從閑住之例靦列于冠帶之林哉珍以孤僻之性與鄒元標遊主長安講席已爲北孟之罪人矣及紅丸之糾疏既敗而猶借題

鼠竄冀幸苟全何作觀望應舉以聾瞶之夫與徐光啓魏談塞上雄圖已孫吳之優例矣迨鼓鑄之事權既握而猶肆鯨吞侵撓鹽政足何肺腸又如兵科給事中李遇之者薦史孟麟孫后相馮孟禎李若星鄒元標等諸人稱功頌品豈非轉身門户獻媚東林者手以上三臣有已經白簡而未盡厥辜有未經處分而尚仍故物俱非所以服人心肅國法也而江南道御史施採有國法久弛一䟽獲罪于舊輔劉一燝取怨于舊礼臣孫慎行列臺班者兩載而遂以浮躁處矣一時被察如亓詩教等俱蒙恩昭雪而祼猶抱抑

未仲豈非一人之向隅耶再舉東林之局勢而聱言之自傾冕成李三才趙南星渠魁而外其間如王圖孫慎行高扳龍等謂之副帥如曹于汴馮北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如李朴賀烺沈正宗丁元薦等謂之敢死軍如孫丕揚鄒元標者謂之土木廣神之數臣者或身已退矣而不廢錮其退無以杜進者之隙或人已死矣而不追論其死無以褫生者之視奉聖旨奸黨宜清調停當戒這本說的是曾珍押主盟董應舉假挽監政李遇知薦舉遜類獻娟東林都着削了籍為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黨人

不拘曾否處分俱著該部院會同九卿科道從公查確集議奏請將姓名非罪狀復并節次明旨刊刻成書榜示海外垂鑒將來以永治

十五日

刑科給事中潘士聞題為仕路邪正既分銓衡用舍貴審內稱太理寺左少卿吳之皞者其依傍門戶主盟講學為輿論所不容已見于會推之日矣乃更有謂其居家有倚信豪惡蕭康侯開壇傳教按蜀則偏聽巨奸余新民肆饒納賄種〻穢跡何無胜而走長安乎又有四川道御史舒崇都者其奉師傳鉢修溢

贓為士類所度羞稱已難逃撥屬之口矣乃吏有謂其復命舉薦鄉貢有司俱受意旨于座師李騰芳處問俱說薦以致舉劾不公共抱不平臨行時票取各贖銀并所屬道各送別敬到家之耳除謝薦外有二三倍而受者止田原送礼物而亦受者再有如原任山東御史鄭宗周者當令臣鹿時失盜庫錄調簡唐山縣後覆鑽營考選西臺候命之日即条糺臣以媚東林再有如新陞工部員外何顯宗者當戶遷化時貪穢大著叅降長蘆如事倒身門戶黨耶害正甫陞經歷旋賄選司而轉繕部郎有如此華逆〻也蠅趨耽

I(Y.)A13

々虎視一縁牽合聲氣應求若不盡去小人之黨能不立敗君子之群而況有落々難合慷慨當關之真在聲時値河西失守熊廷弼放逐人入關罔不隨時附和而在聲獨抗衆論朗々開陳幾來經撫逃棄一毫不爽又若山公啟事之田仰時値邪黨初張異張光前徹有小嫌輙欲剪其所忌以致倒轉後被魏大中故遲憑限淪落七載竟抑莫伸而律令功罪昭明奸邪服法此二臣者而破格優陞召還内用其何以吐衆正之氣而示勸懲之功乎吏部開設科書辨顔必顯者曽竄一十二年專權射利每擅太歳而居奇

貨賍私狠藉家纍巨萬近來銓政不得整頓之期此孽寔為厲階奉聖旨吳之皞依附黨人君卿不簡舒隸都修滿敗度薦舉受財鄭宗周卯類先鋒鑽營有據何顯宗貪穢大著倒身門戶作都察院經歷時阿奉張慎言參亂差序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葉在磐田仰酌量叙用積蠹顧必顯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究追賍具奏該部知道

十七日

四川道御史汪裕疏為欲清銓法營求之弊當選司專擅之權內稱莊欽鄰到任其寔招權納賄冢卿李

宗延受其欺厥而誤認為主持估舉一二以槩其餘張所望補湖廣按察司未經到任忽陞山東左布政外議沸騰冢臣聞而面詰公然以相厚同年為對劇國縉與職堂官王紹徽吏部左侍郎徐兆魁等首犯東林之鋒首被東林之害職同官石三畏有提邪正一疏蒙俞旨酌用乃不見啟事詭者曰因無書儀相通卒禁錮而不登庸奉聖旨

十八日

廣西道御史趙昌徹疏為廟議之關係匪輕擇地主持定內稱輔臣丁紹軾慷慨陳議有危疆失事敢申

用人之議一疏有是哉樞臣之留心疆事也有是哉疆事之安危全係用人之得人也大將馬世龍手提尚方之劍身膺專閫之權固非無係于關門安危者况今氷堅可渡戎馬偏嘶慎河之報虜已有蠢蠢欲動之心則一重門限而外以道狂風而收殘局者誰作當關虎豹之意輔臣有真知灼于此幸我皇上注意封疆親垂清問是明以世龍之可用不可不決之輔臣夫輔臣果實見得可用則用之可實見得不可用則棄之亦可棄何為紹輒者開其關中公議未曾嘗以為可用也即私告皇上亦未嘗不以為不可用

也及再承結問愚游移其言曰若去留取自上裁臣特殷知蓋不勝其反覆之態奉聖旨次輔秉任事商確可否朕所鑒知言官不得苛求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雲南道御史陳以瑞疏為賢邪不容並立用舍貴在必行內轉太僕寺少卿令養病劉蘭為周加謨之厶牙作張問達之腹心壬戌之祭一綑打盡吏部郎令給假呂維祺假父吞噬以主上部虞衡司郎中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寔繁有徒最可醜者彙兵安書來致之棄向高又適向高回札轉致時人

有閣下通政之論南京戶部郎中董述先以銀二千兩將楊漣左光斗鑽陞北戶部迨物議鼎沸遂徙之而南奕最無忌者楊漣與光斗緹騎所過各贈以百金資其行李何多情耶即此四臣者已甘吒為逆人大見棄于公道如原任光祿寺少卿秦猷臣者劉膺中外卓犖有聲至其論楚事一疏尤稱佩々訏謨正以特立不阿遂為門戶所逐隤迄今有麋鹿而樂松楸何不及時豈用以發泉石之光于人如原任工部紹興府知府齊琦名者蔚然循卓稱賢抵為同里左光斗所中趙南星因而誣譏忌擠臣而波及之解組

歸曰職同官潘汝禎張素養曾為昭雪蓋深知其積常之害與尋常被謗者大逕庭耳奉聖旨 山西道御史劉弘光疏為聖朝邪正已明仕路黜陟未盡內稱應天府尹談自省者猥瑣無為營求有據賴程國祥多方調護偃然南京兆矣京兆何官留都何地容此輩濫于其間哉刑科給事中賴良佐者為令宣城貪聲遍著以四年之外吏濫冒清華非李日宣極力周旋何至背違五年四月之舊制剩至奔馳而上哉南京禮部主事張篤敬者王國倚為心腹五鬼後為牙爪丁巳京察人心大快乃以邪媚既張竟致死灰

復然今與彰惟成並列儀曹莫不日鵷鸞之並翼薰蕕之共器也至于孫忠自許之邵輔忠百折不回之姚宗文赤心白意砥柱汪灝之劉廷元珪璋鼎彝之品景星　雲之望屢列薦剡已登啟事然攬署未知何時望風祇多馳逝何不速就鵷班而乃依依鴻栖也奉聖旨談自肖以程國祥姻婭濫厠京兆賴良左以李日宣死黨冒列清華張篤敬以王圖心腹張邪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邵輔忠姚宗文劉廷元起用已久着推他速來到任其餘的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廣西道御史王珙疏為奸貪之積蠹宜清忠毅之真才宜錄内稱國家之根儲軍民之命脈也連年水旱頻仍倉中一粒民間不知經幾敲推轉漕不知歷幾辛苦而後得抵京廒其屋司衷之憂者非一日矣乃監守者尚沿夙弊盗賣自肥使非厰臣緝盗法懲其何能發從前之積蠹而杜後來之漏巵乎奉聖旨魏忠賢籌國心勤緝奸有法勞怨不避勲積可嘉以後内外衙門凡干係錢粮的俱着一體振刷以清蠹耗方大任貪酷兇惡方學周汪應高王弘詔行賄得官

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方大任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具奏袁崇煥王新民着該部議覆

雲南道御史卯兆麟疏為鋤奸數煩明旨益徵邪黨之從前太盛正氣之反令宜聯內稱自辛亥己未十數年根株盤結迨至于趙南星賜逮左光斗魏大中而橫肆專權遂使千古無兩彼時有同志謂職曰此輩罪惡已盈盜當令翻見局職偶對之曰滿朝尚書侍郎居要地無非邪黨附之豆崇觸之立碎何處有鏬隙可翻乃近日以來糾劾章疏復滿公車削奪屢煩聖諭豈非諸奸當得忠時敢于攖敢于擅當失志時

又巧于逢巧于附哉其敢于攖敢於擅人皆得指其為小人若其巧于逢巧于附皆委擬其為君子故以職所久有慨于中者尚有兩人一為原任禮部侍郎趙秉忠一為原任湖廣道御史今陞四川副使劉芳趙秉忠居鄉不簡生平不得當于正人當時職曾親見其筆書一候考選之魏光　而猶爾殷勤交歡迨其後以房可壯規家得推前官遂覺附黨有味乃揚揚出揭曰平生雅慕東林至于攻東林一筆素所嫉惡恨不得請其上方之劍劉方才器猥瑣一意聽左光斗袁化中指使芟除正人後得營改應天學院矣

夫當此公道昭明之日黨人無不削奪而劉方尚居藩臬是誰之遺孽而養奸也奉聖旨趙秉忠久玷卿評依附權奸躐躋端尹劉芳委身邪黨芟除正人尚踞藩臬部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江西道御史吳裕中疏為朝廷恩禮不薄輔臣意氣宜融內積次輔丁紹軾矢口經濟見于入閣一疏大率謂人〻騙官事〻隨窠有題目而無文章職為心折埋之極深近被職同官趙徹昌有言輒具疏求去

是亦知止之明乃至再至三若善若惡令人疑其言輕其人而因以輕朝廷輔理之官是關于一身小而關于相體大也關于相臣猶小而關于皇上待相臣之體更大明旨中心直口快四字聊為次輔解嘲存體而多矣抑以為皇上之過有未深而圖像有未肖也奉聖旨次輔于皇祖初選時熊廷弼即首論令廷弼已復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輙敢趁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訕辱大臣顯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何異似此撓亂本當從重獄鞫根究與熊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拏

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實錄

纂脩官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　至

天啟六年正月初四日

江西道御史李九官疏參陰險梟臣張師繹內稱師繹居官屢蹶倘亦陰險不戢之明驗歟至于鉛山縣何其候之昏否臣妄不能悉但據師繹所考金來暮夜定有主名而通結以難明之字文理已屬不通若果獄逆多囚人命强盜勘詳必經多官豈能一手掩

定如其限內擒獲原亦無拈手循吏此必仍行撫按查明具奏而後可以定其候之黜涉者也臣因之而更有一說焉撫按諸劾連篇贓私狼藉明告君父者多得降調或得平調獨是表冊察冊與夫季報等揭但有一二貶句甚至考語平常者即以王官錮其終身雖係相沿之舊例寬例之天理人情王法俱屬不得其平此尤留心銓敘者所當另酌一推陞之平格正恐監司之為師繹者不少而王官之不得其平者尚不止何其侯一人也奉聖旨官評當有確據一官之身舉劾互異何以服人還看從公查核具奏該部

院知道

初五日

御史趙光昌疏參閣臣丁紹軾內稱紹軾以陰邪庸流憑何黨緣入居揆地心窃訝之已而細核其行事態廷彌正法入謂此英主之作用也紹軾語人曰彼替其決矣或者綸扉自有主張争湯賓尹李徵儀之不用人亦未知其就裏也紹軾語人曰彼倡其議矣或者汝南自有月旦争倘從此洗腸易胃便自肩負為國家一心任事職何不偕之大道焉未几而馬世龍一事職于是不淂不一効忠覘原非求多于紹軾

也今試取彼前後疏讀之始而曰而請繼而曰上傳之又曰已去之反覆乎非反覆乎推諉乎非推諉乎在聖心自有真鑒在天下自有公評職可無言矣惟是職從封疆起見何負于紹軾若夜氣猶存何必仇職之深獨奈何恣口橫詈語不擇音耶職不足惜皇上試今紹軾自省二百年來有此閣係否嘻嘻天下自有明眼人紹軾豈謂登場亂罵人便足箝當世忠鯁之口乎至如引李廷機為言職聞之不覺歎嘔矣廷機意見稍偏即不許以休休之容至其亭亭正骨凜凜操持立于波頹風靡中厥煢自完一品格紹軾

而歆附廷機手試清夜捫心能如廷機之自做秀才以至登揆粗衣蔬食淡然寒素否能如廷機之環堵蕭然僅蔽風雨而不求田問舍否侵閭里否能如廷機之存孤恤寡無慾無營半牘不及于有司鄉曲不知有李閣老否若猶未也談何容易職聞之先正知廷機橫被攻擊僑居佛寺人方彼有所除此有所驅紹軾亦惟恐去之不速識者謂廷機之去張瑋去國門牆士有一臂之力焉已而猶出假書一紙指摘出甘為東林獻首功此等機關識者覷破不值一文今乃侈為得意事耶是又自寫一反覆圖像矣

十一日

福建道御史姚祚端疏爲於際維新之盛内云巨奸趙南星嫉臣不入門戶當臣內艱未滿即欲破例外推猶嫌有可指摘同官魏光緒迎望風旨因出挺節一疏揷入臣名誣臣逼死屬官南星遂執以爲詞頃見會推撫臣表表名流久稱一時人望皇上于郭允厚孫杰等數人留備京卿之用此在聖明眷注有深意豈臣愚所能窺測但臣以爲巡撫建牙尚關領袖諸司彈壓一路還地方有事緩急呼吸全藉主張視京卿養尊處優雖似稍勞而爲國家効力宣猷最

為喫緊昔宋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遂有召撫經略招討之命卒能使西賊胆寒功在社稷淂無與今日事勢相類耶奉旨郭允厚孫杰已有旨着留京御用姚作端如何不遵又來瀆擾可謂有靦耻乎姑不究

十四日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愼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違玩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聖

諭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有國家者脩之則治棄之則亂為臣子者從之則正悖之則邪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乃有　宮庭倉卒之際懷傾危陷害之謀搆朝家骨月之嫌為冒貴功名之地其為亂臣賊子可勝誅哉惟我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翟鳳翀何士晋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聖沈惟炳等乃借紅丸

以快私怨追皇考膺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仇寇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帝遺意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有伏朝政肅清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并諸臣正論編輯成書頒行天下使三朝慈孝燦然大明天下萬世無所疑惑其凡例骵裁一倣明綸大典故事即今新春

開館纂脩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脩官喬偉秦之垣李桐為謄錄官鄭崇光姜雲龍為收掌官卿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力研精殫思採集周詳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群奸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筆斷案以昭是非之寔務在早完書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欽哉故諭

二十三日

四川道御史曾應瑞疏為仕路宜清內云尚寶司少卿范鳳翼者國張問達之優擢人也鳳翼以知州改教復營入銓司賍私狼藉曾被彈文丁巳察處通國稱快迺忽然而鴻部而璽卿至今尚踞清卿一片席可為黜陟得平乎又如南京吏科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姜習孔見任吏科給事中孫紹統者職不知何許人但按其條奏無他規畫惟各疏薦孫慎行毛士龍張慎言等不啻口出倡和一同埍蔑南北若合符節夫慎行誣衊皇考士龍貪暴居官慎言侵帑肥己具

餘皆拾唾吠聲欺世盗名之士無足比數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此足定二臣之生平矣且習孔周與涂一榛王允成輩全當南察排陷善類一榛葉經斥逐而習孔獨晏然無恙其何以謝輿評也又如户部雲南司主事傅梅筮仕登封不飾簠簋因重賄湯京兆力為汲引獲博廷評旋掛察典迺營謀起用呈身馮從吾輩復為荐揚躐轉計部令倉庾出納猶然為令時故智真是鑽刺通神不畏天目者矣又如户部陝西司郎中吳鳴虞原係東林的派見高攀龍等初敗扼腕私竊咆哮闖門圖翻世界後見公論已定自

知不免每見正人乞憐識者羞之竟謀差甘固粮儲為入秦伏戎之計譬之毒蛇猛獸伏匿山藪傷人必多是可不亟為剪除耶至于當日護黨王之家力襄慎行革立論原差存心不淑交禍持斧寔繁有徒值今史館弘開纂脩伊始各官議單疏草邪說俱存即若革清夜捫心想當愧死無地聊一拈出以備史館之斷案奉聖旨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傅梅吳鳴虞既係邪黨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陝西巡按劉其忠疏為危邊情形日異戍卒飢寒可

閫内稱國家西顧藩籬之重所恃以禦之而無患者其策曰簡兵耳製器耳脩武備耳職獨以為今日甘肅外有三强而内有三虛三强者何松虜也海虜也哈罕之虜也三虛者何民虛也兵虛也餉虛也非無民也民之所天在食耳地少而不可耕天寒而不可種田積而無所入可化之地原自有數荷戈之夫不事農業日行百里民舍不過數家稍遇旱荒則遠徙而流離雖有土著之民無土著之寔故曰民虛非無兵也舊之甘肅天下勁兵處邇因揄閑抽慘調精鋭幾空一兵之去必携一馬額雖漸補而新不如舊兼

之面々設防營堡日增至有一堡而軍不滿數十者故曰兵虛非無餉也本折兼支其來舊矣本色之粮即歲完如額僅可支半年其餘半年皆仰給于京民二運年來積欠何啻千萬臣入境即檄各道清查欠數河西五道開報五年之內民運共欠七十七萬有奇京運共欠六十九萬有奇冊到已久臣未上聞此累百萬者孰非軍士計日而待飧一有不繼巧婦難炊故曰餉虛民虛可撫而集也責成在司牧兵虛可練而足也責成在主將即民運之欠責成在郡縣猶可檄而催也責之不應有查叅之法在臣不敢以瀆

天聽至於京運則萬萬不得不懇之于皇上矣抑此就河西言也臣屬臨洮靖虜皆迫隣虜穴自乙酉南牧臨河洮岷等處尤當其衝虜兵秣馬歲無虛日擾臨洮鞏岷靖虜三道冊報京運五年之內各積欠二十五六萬奇臣巡臨洮日見擁門而討無非軍士嗷嗷之聲未知該部有以應否奉聖旨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直隸巡按胡士奇疏爲荐擧方面官員荐張三傑王點李棲鳳張宗衡仙克謹等　又疏爲荐擧地方人材荐按察使張爾基俱奉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山東道御史陳睿謨等疏陳條備急着一寧前之應援宜急也一間道之防守宜周也一京軍之操練宜寔也一器藥之試造宜預也一凍糧之收聚宜亟也奉聖旨條陳諸款有裨城守營務着該部酌議其運凍糧視緩急行

二月初一日

山東道御史李懋芳疏為直推玩寇悞國之由内補我朝未有以宰相行邊者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邊事鑿鑿有據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

互相擁戴以輔臣兼樞密賜以蟒玉賜以尚方寵過于人臣無兩被命初疏推原敗償之由指摘負悞之寔似欲黽勉仔肩以圖報効及至當閑碌々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趙南星意南星等既敗力求卸担未奉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與唐藩鎮之跋扈無異今□酋直抵寧遠矣撫順開鐵之敗數年之後猶追論當事者逮治之豈樞輔纔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況栁河之役賊窺闗外無備故敵敢狂逞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者方今民窮財盡皇上宵旰而憂司空仰屋而嘆開事例廣搜括

針頭鐵削一切無所不至今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捐括之解納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糜費金錢歲至數百萬歷壬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脩守戰之具宜挾纊捉醪人人皆為義勇蒐卒簡乘事事皆有紀綱用間設奇處々皆有埋伏築臺置堡棋列星羅榆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輒遭敗致令奴勢猖獗犒賞脩築諸費姑置勿問即據兵而言臣記往時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命報十一萬七千有奇臣以為此必寔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

見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且新舊交代不過兩月則所少五萬九千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五萬九千有餘之餉竟安歸耶明旨云平日索餉則有兵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真明見萬里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閱至此益不覺憤懣填胷曰有是哉樞輔之欺君誤國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則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募兵買馬置械造船騙餉不可勝計皆以賄賂不至發覺自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贓正黨附之罪重貪墨之禁摘發侵冒盜賣之奸天下肅然知奉誠令脩蓋不

敢染指錙銖何千金萬金竟聽其朦朧開銷而漫無寔際遂不查核夫十餘金可養一兵追會壘侵尅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户令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甦活貧民若干乃耗蠹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瞰之資而不可復問徒旦暮焦勞臨炊無米搜此鼠窃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又云王化貞喪師失地與熊廷弼同罪法當立斬今熊廷弼死而化貞尚在向聞化貞在廣寧時聯絡西虜頗淂虜心今令王世忠往撫虜則何不可令化貞以妻子自代并勑在廷諸臣有能以

身係化貞若令與世忠同法義激西虜使出兵擊退賊立功自贖事成則免死事不成則受戮若其不能則又當立膏斧鑕以謝天下不應久滯囹圄以生覬望之心奉聖旨關門兵數多寡衆目難逃尚有經管各官如何耑責樞輔俟虜退查核自明王化貞失陷封疆與熊廷弼同罪鉄案已成輕議保出豈言官之體着勅行

○山西道御史高弘圖疏陳時務五策一申飭都門防奸之法一休養京營戰馬之力一廣推朝廷用人之心一暫代日壇祭祀之典一仰體宵旰憂勤之懷奉

聖旨高弘圖屢數疏條陳俱未當今又阻撓廟祀大典且運木運石運凍粮各有專責何得以東事遂妨並舉姑不究該部知道

初五日

左都御史周應秋疏爲循職申憲一撫按之追贓當嚴也自昨年犯官陶朗先楊漣左光斗等贓私鉅萬已具爰書迄今日久杳無消息夫各犯家私不貧具局易結即有難完情節當事諸臣亦宜作何區處刻期報命爲何一切耽延催者屢焦應者高閣將明旨之謂何臣擬設法置循環簿二扇發撫按酌程途遠

者約四月一繳近者限兩月一繳內開完過若干未完若干解過若干廣局有歸結而賍無沉閣也一封事之條議當確也在廷諸臣對君自有體裁立言主于達意如必夸多鬭靡徒飾觀聽不惟無以盡勿欺之忱而且適以取宸衷之厭自今各衙門章奏務明白簡易條陳不必重復論列不必冗煩庶入告便于成章天聽亦易于省覽耳一建白舊例之當復也臣衙門放事有建白牌一面十三道轉運傳所以尚職掌防委卸也臣自入署以來尋查牌規延久沉閣令後各務建白到道遇大機務大疑難務出公疏隨送

下手不致留滯庶人不得觀望而舊制復議論一矣

一固圉之長策宜周也夫　酋大舉過河攻寧幾震

京師幸仗皇上之威靈袁崇煥之方畧將士奮擊賊

負重傷遁去夫狡虜向者輕我今者懼我矣輕則猶

可抵懼則不可狃合無一面發關兵遣勦一面令巡

關御史嚴飭各邊道將加意防衛按華覺島與寧遠

相對亟遣當預宿重兵以俻堵截至于寧遠須預置

兵萬餘于城或令關上挑選或令崇煥召募土著然

後關門內神京可恃以無恐而邊疆恢復有基矣奉

聖旨是近来法紀漸明人情猶玩這條奏四款深裨

憲綱陶朗先楊璉左光斗等贓銀便立限與各撫按官遠者限文到四月以裏近者二月以裏剋期奏銷違者叅治封事最宜簡切不宜煩冗重複建白牌係從來舊規何得輒廢選練民兵召募土著誠固圉長策一體飭行該部知道

初六日

陝西道御史石三畏疏為中外之人心正奮恢復之勝莫宜周内稱道臣袁崇煥固奇男子總兵滿桂趙率教亦烈大夫崇煥今已陞巡撫可以展其手足無復覊縶之慮若滿桂之力挫强奴趙率教之奮殲西

虜謂宜加以都督職銜則同功一視庶足酬血戰而勵衆心若夫難振易弛者人心難得易失者時勢文臣武臣經此一番辨別可用之人兵額餉額經此一番討出實在之數正宜就此實實打筭著〻緊湊不以悠忽浮泛坐失事機所當早議者也經臣高第經畧六十餘巻日保此一塊土以還朝廷可幸無罪其不出兵救寧遠固慎重太過不能審勢應變亦兵力不足恐示敵以弱耳幸未至覆餗功罪俱可無議去留未容輕談宜聽彼審己量力取自聖裁者也若袁崇煥素推服樞副閻鳴泰鳴泰亦心許崇煥一人謀

新相資士卒豫附鳴泰令暫撫薊鎮盡其所長否督臣王之臣猷望素著密鎮爲神京肩背謂宜命回鎮彈壓北虜遵化道臣王弘祖才能治賦志切吞胡宜速催到任資其分理若兵科都給事中羅尚忠每遇塘報即有條陳而失口不盡滿腹經濟職方郎仝大成夙負品望更善籌謀兩臣資俸俱應即陞第恐難乎其繼謂宜優以卿銜藉其籌策關門兵據報五萬八千若數果止此則冒餉之罪豈能逭于斧鉞若數不止此則張皇之狀反足擾亂人心是必嚴核實數定今日之罪案即以定日後之餉額　袁其王子恕

氣心重虜喪其醜衆飲恨正深則捲土之計合謀更毒前此毛文龍牽制不聞楊肇基氷堅難渡此後兩處正宜磨礪以待呼吸相應豈容純盜虛聲也奉聖旨條議輕率薦舉欠當石三畏着削了籍該部知道

十三日

山西巡撫何杲會同巡按安伸問得張慎言秩晋栢臺轂扶邪黨趙南星本大貪之尤耳而橫之出谷是何居心張光前固執拗之極矣而嗾之摘瓜更遲公議跡其呈身營窟幾同揷翅欲飛據其剖腹藏珠何異與波俱汨深指殊多咢既覆拾折足永戍難減案

即判於如山三尺難假百喙何辭奉聖旨張慎言黨邪害止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只以監守自盜永戍姑依擬其周宗建駐私訪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黃蓋開賓館招賓愈見縱肆即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將宗建昌期扭解来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御史胥毓祥會同巡撫毛一鷺查審左光斗原發款單內受楊鎬熊廷弼脫罪銀二萬兩此有定數者也其考察并曾已提學各受謝薦等銀原無定數謹據到道縣詳結之數與臣反覆駁查之詞奏聞伏候聖裁若

盛世臣黃正賓二人原行究問見今駁審另當具招者也奉聖旨據奏左光斗前後變產銀二萬兩着勒限解進其謝薦等銀必有親信家人經手何得云無定數併着嚴提究問務盡數追還不得狥情隱匿該部知道

十五日

巡按直隷賈毓祥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汪應蛟羅應鶴楊材俞奇碩起鳳陳萬善濮陽壽柏守相姚履素史孔吉馬人龍阮自華奉聖旨汪應蛟年已衰邁只宜休養林臯如何又登薦牘所舉不當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京江西道御史徐伏陽疏摘門户遺奸内云一為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力主邪議阿附黨人與楊漣左光斗朋奸倡和就其羽翼移宮至謂主少國疑之時有垂簾聽政之舉不幾傳千古之疑乎闖宮一案尽然無迹政以著先朝慈孝之而汝召必証其謀逆何也知訣奸黨而不知有若父汝召於是乎無人臣禮矣今誇定策煽邪議者俱已褫黜而汝召顧可獨貰耶二為浙藩叅政魏士前作令時貪穢有聲覈業欲破伏熊廷弼極力庇護偉逆考功法而周嘉謨

復以姻親之故受賄引援儀而預僉俄而梟憲夫風紀之地豈容齷齪濫廁其間令廷鞫已誅嘉謨已奪而士前之水山已解矣尚晏然膴仕何以爲外吏觀型乎一爲奉旨降調之郝土膏土膏之焰已撲而灰且冷矣臣何復爲深求但核其生平罪狀有降處未盡厭善者聞令尚城時贓私狼藉邑騰怨聲天性刻薄有謂置父于寺中而麾之衙門之外其父忿詈而歸者居鄉稔惡道路流傳或謂其搆造宅舍占佐署之地或謂其統制奸生奪强官之房屋以至赫挾縣官羅丗彥銀八百兩又以保署印受賄得陸縣丞銀

五百兩而鄉民被害如劉養蒙張鎮和連名具揭開單累累遍貼長安有臣若此衣冠盜跖狼藉尤似不可不一問者奉聖旨曾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濟梟惡郝土膏作令不仁麾親惡父典試篡文訕上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賍以助大工便據賍從重擬罪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徐兆魁等會審得惠世揚生來惡貌

憒使奸謀舌底波濤狡詐尤浮帶猾胸中荊棘悔心未動罔圖奉黨命為主盟呈身有籍投中捐為幕客順指忘羞青衣小帽而潛通播長安之口禁內直房之擅入具供商議之期謂稱制臨朝而圖上公本載於犯事之書聞亦蒙顧命而毫不動心寧伏人臣之義移宮何不明日深嬪閣臣之公言驅逐限在一時且滋潑口而唇詈貴姬幾投繯上帝女將入井中是可忍也簪珥皆為賍具隨後畫作偷兒于女安手落落巇鸞虐焰再遭於半夜蕭、一號母子泣盡於傷心當是時也天日亦為慘變風雷顯示異懲而毋揚

陷揚漣等誇元功于定策司冦據實而抗爭御史倡言以折辨而世揚唆周朝瑞等加誣謗於直臣夫實可以逼康妃而何有于天下之端人正士夫實敢於無先帝而何間乎皇上之社稷封疆宜乎其黨邪也則鼓足貪汙之江秉謙鬼形傾僻之劉宗周巧言欺天之王之寀大膽棄師之熊廷弼皆所為如親如暱而屢薦屢救必欲躋之顯位予之生全者也宜乎其害正也則挺身主察之史繼偕憨吻忤予之劉國縉熟腸執法之沈㴶甘心憂國之徐大化皆視為如仇如敵而屢刺屢攻必欲奪其見在錮其将来者也三

黨公居之名流無不含沙而肆螫一群偏私之横勢頓沸地而薰天蓋今楊左袁魏之忠心每藏頭於不露且兼汪頎周熊之毒手恒借刀以殺人鷙擊惟患左之言匿織形而暫避俟羽翼既養成之後溥憲職而不為及今而此誣彼推紙呈嵩覆之態直到乎水盡山窮稍知前事之非曰差曰愚猶諱故而為誤訞宂顧宂仍以假而非真試誦明旨之煌煌不勝天威之赫赫一則曰惠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再則曰結交王安倡起移宮同惡相濟三則曰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具指使威逼康妃目無先帝

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而世揚尚可末減乎擬汪文言之所招厰鎮撫司之供吐研審既確重擬當遵即以楊漣左光斗等之罪：之其移宮前所稱未載之律而一辟已足止不盡之辜矣奉聖旨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惡克濟造語無藁希功定策至康妃母子蹌踉失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罪狀甚明又查串通汪文言入王安內直房褻衣家謀則離間親親大惡昭矣大辟允當即依擬行

二十日

南京江西道御史徐伏陽疏陳末議內云一議黨根

宜援京師講院問誰創始則所謂合掌而念彌陀者也近科臣建議以眞思義闢假道學改詞允難諸臣豈不甚快但臣鰓〻計煕明禁地覺有不便與其議改惡寧議移倘議改不議移祔主雖易壇貌猶存說有邪黨過之必曰此某道學先生舊址也營壘不拔仍為後憂臣愚以為不若移建城外亟命工部或司坊之能幹者擇一隙地改造以便祭祀不過一搬運之勞耳況京師一移則海內書院誰敢不毀必如是而後潛伺之陰謀可杜也一議濫贈宜奪邪臣王之成迎合窺瞰疏贈都邪若而人何物么麼敢吹既冷之

灰竟活久枯之骨以致邪黨如鮑應鰲華追贈太常陳大綬追贈太僕不曾褻天朝之名器乎諸如此類實煩有徒見在諸奸且從削奪而九泉枯骨反冒寵榮恩未足以褫斥奸雄之魄合無勅下該部查有前項膺錄邪黨濫贈官階者分別草削以快人心使人知一涉險邪雖死不宥亦令日銓衡第一義也一議勘案宜結保定巡撫郭尚友會題勘結趙南星一案旋奉明旨戍譴夫以南星位冢宰一罹法網猶不離一戍譴之而況其下手者乎近吏部曾開單題催尚稽不報合無再行簡出促問官結報以了夙案以斬

葛藤不然將言者反自疑而朝廷大案恐亦非民間詞訟之常遂可漫置不結者一議持局宜堅明旨屢慮翻局臣謂應先持局自趙南星倡邪局而崔景榮復以調停敗殷鑒不遠則持之在今日矣夫能持則腹心內固何患逆盜外侵綸扉統均之地如斗杓立極而後以堂長持各曹之局以職守持議論之局以令持將來之局閹諸奸暗伏機穽日謀捲土非力為控持必有乘而伺吾隙者滿盤打算遍體提呼是在當事者早計之耳一議鑄錢宜酌夫行錢所以通物力之窮鼓鑄政以疏上下之利偏則易壅均則相濟

不易之理也近閱邸報秦撫喬應甲題本省鑄錢有五便識者知為救時良策而科臣潘士聞有各省分鑄之議權衡中窾則論鑄法當以二臣之言為正乃董應舉聾瞶無識獲信奸棍吳建菴以六利六害之說簧鼓衆聽該部知其不可而遂欵翻駁一一救正蓋欲捫奸人之舌而為國家存鑄之利不受鑄之害耳柰何駁之者在北而信之者則在南近閱南戶部侍郎區大倫條陳末欵獨左袒應舉一錢權之論而且欲罷新廠以就荊州夫京師天下根本廠鑄政握寶源寧聚外以歸京未有舍京而徇外者且該部駁

正之說是則大倫左袒之說非人亦有言大倫門戶起官臭味投合臣不敢知而第就疏糾正隨事剖析如此一議交代宜速窃見邊釁未消萑苻多警所望撫臣彈壓視昔更甚今新推吃緊要地如順天寧夏登萊及廣西等處或外司捍禦我內急撫綏一日不可少此重臣乞勅新簡諸臣刻期就道赴任接管以防地方叵測之憂蓋舊撫業被人言謝事杜門事機必至廢閣而地方人情且已渙而不相屬矣萬一有警惟執其咎是問可不急為比馭乎奉聖旨書院設作忠臣祠明旨昭然誰敢復萌異念不必移飭應鰲

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疏贈顯是黨惡着即削除一切奉旨議勘罪案該部撫按即作速完結有遲延的參來處治其持局宜堅鑄錢宜酌交代宜速都着申飭行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直隸巡按劉之鳳疏陳防患之要內稱當今之世早計無如飭武事飭武之要遠募烏合不如近練土著頃諸臣條議者已詳哉言之矣無柰守土者平日泄然不講於訓練之方及至卒然警聞眾窘於束手不過飛檄而請援兵叩閽而請部餉談及土著卒然妥

之脆弱而不可用也殊不知此土著之民一往從事阡陌之間身未經戰陣目未識旌旗以之摧堅陷敵雖未必為制勝之長技然而閭閻為伍人持一械以之憑城固守孰不可以捍外而衛內者況依井里則餽餉可以不勞自衛身家則抛棄必所不忍較之遠來客兵孰為糜費孰為省費孰為易潰孰為不潰愿為地方留者名募與借援之計即從今日不必預萌於慮惟於練土著為急着在衛所日簡其軍餘在有司日簡其保甲以時訓練之而緩急自有可恃矣奉聖旨預練鄉兵以備不虞誠是良法但要撫按責成

守令着實舉行不得以空文塞責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直隸巡按劉之鳳疏薦舉方面官員薦大寧兵備張大猷嶽安兵備彭克濟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三十日

直隸巡按洪如鍾疏爲逆酋雖退內備宜嚴內云一曰繕城一曰利器一曰練兵一曰秣馬一曰款虜一曰任將又云騙官徧餉之徒趨闕門如騖半屬請托鮮有真實心任事者非大破情面挾盡肺腸仍前泄泄將何所挽駕哉昔人謂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夫除

害即所以興利也若從該休息教訓漸次布置以須撻伐則衣裳煥自饒為之非微臣之所能及也奉聖旨疏内繕城利器足餉練兵秣馬款虜而總歸之任将皆守關急着但從来偏官偏餉逼關門如驚曾未有真心任事者今宜大破情面洗盡肺腸於數款着實擧行力反前人積弊庶足制勝於萬全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為聖治幸已一新邪黨尚多隐伏内稱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吉奏看得周宗建持躬少簡擧身多事引類呼朋樹私交為宵壬之幟營巢標壘搆講院為門户之招以物議所録予

抑官箴所不載向者煌煌天語固已洞晰其肺肝今兹凛凛伏辜亦自難藏其首尾惟是作令原任浙中須憑閱覆贓私向無的數珠貫推求迨今勘駁數番始覺根株盡剖而宗建有終難自解者即其分符兩邑浮名濫竊於當世不思浪擲千金穢迹難掩於世後如濫給皂快也狐鼠之消耗盡是民膏如交際鄉紳也玉帛之錯陳誰非公帑而乃委泥沙於谿壑任銷放以文移費二年至以千計謀以節省之道豈是循良繩以澹泊之操自非良吏不職甚矣宜追其歷年之俸薪贓罪昭然何辭於擅科之城且至其在京

房屋並應照價追沒既經覆覈相應具題奉聖旨周宗建贓私狼藉如何止追一千餘兩還着提家屬嚴追其罪名候扭解來京究問另議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徐兆魁等會問得方震孺性本貪淫行多躁妄濫居憲職漫無建白以匡時蔑視臺規一味模稜而玩世當邊師奔潰告急致聖主宵旰貽憂雖急在邊材豈孟浪無當之夫所宜嘗試況兵難遙度即平居自負之輩猶怯擔當乃震孺勇非終軍欲效棄繻而偉遇才慙毛遂敢希脫穎以要功假能自振其風裁令三軍作氣更力堅持其節槩一塵不

沾即無大功尤可救過奈何一籌莫展而孳孳惟貨賄是求更百計營私而迯〻甘蘆籃弗飭方經撫之不協亟宜倡大義以調停戰守之兩虛胡不奉簡書以恭劾坐令胥溺竟致輿尸經撫迯則迯魄喪於風聲鶴唳經撫入亦入跡混於敗卒迯軍尤可恨者戎馬劻勷之秋何暇飾俏童以袨服存亡呼吸之際猶尚戀阿堵以歸裝甘喪節敗名敢欺君觸法有臣若此將焉用之初審猶有未吐之贓再鞫已盡厚藏之機迭應遣戍嚴限完贓奉聖旨方震孺與熊廷弼同罪屢奉明旨司官如何不遵且贏負貂參不計其

數追銀五千兩未盡其贓還着另擬嚴追不得輕縱

三月初一日

御史倪文煥疏稱諸臣者百姓之倡也大臣者小臣之倡也內臣者外臣之倡也今閣臣顧秉謙等捐助以千計矣廠臣魏忠賢等捐助以萬計矣以數千計矣且其嚴緝奸細遠探□情無非憂皇上之憂愛皇上之社稷者誰非臣子誰不可以忠義相鼓動大臣如此小臣其曷敢自愛內臣如此外臣其曷敢自愛諸臣如此小民又曷敢不慕義自勉也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內外諸臣捐俸樂助共濟軍前深可嘉尚各

衙門自能一體急公無待申飭魏忠賢捐助獨多偵探尤嚴宜特加獎勸

初二日

南京掌河南等道御史游鳳翔等疏糾武職遺奸糾薊鎮東協副總兵倪寵榆林總兵官秉忠福建總兵謝弘儀延綏總兵宋偉大同總兵姚世卿保定總兵李承爵南京掌左府事成山伯王國柱等奉聖旨着兵部分別議覆

初八日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徐兆魁等會問淂戶部主事

李柱明蹻跖其行沐猴而冠夲以科甲之身罔知愛

惜甘作衣冠之盜一味貪婪俾濫差於倉儲遂恣情

於谿壑每遇放粮之月慣行盜賣之奸以長班攢與

為腹心効狗偷而靡厭以脚夫敬家為寄頓滿鼠腹

以猶俞罔念乃積乃倉盡是民膏民血况軍國之需

轉急而度支之窘日深爾豈宜頑蠹耗幾無虛月誰

司主守侵欺全不畏人屬垣之耳難逃滿腹之贓立

罄身名俱敗刑辟何辭王大年知情不發姑從杖儆

奉聖旨李柱明着監候處決餘俱依擬

十一日

掌廣東道事江西等道御史牟志夔等疏為合詞獻議以仰佐廟謨內稱內臣鎮守之有祖制遼志昭然乃先朝亦有大臣巡邊科臣閱視之遣而旋亦報罷則以封疆安危所係或設或裁視其時何如耳關門咫尺神京安危即在呼吸其城池狹小皇上所知也亦既文武各衙門駐劄無多餘地並以內六衙門易能克拓若又分駐他邑衛其為軍較之關更可寒心夫以內外臣　咸皇上股肱心膂前此大肩委任三尺莫逃邇日諸臣鑑往毖来當必戮力疆場誓滅此朝食或未諒夫懲於騙官盜餉妬功害成始有此遣

而別揣哀衷之厭薄外臣一無足信將行間忠勇日且凜凜莫有固志矣此六員者皇上選擇而使當必各矢秉公一稟勅諭然東事八年以來經臣撫臣道臣將臣紛參商傾角其害遂貽於封疆以至今日昔宋慶曆元年元昊勢益猖獗帝問攻守之策韓琦主戰范仲淹主守兩人皆名臣也而其議遂異矣恐多官為政戰守擬議滋煩內臣將有不合即內臣六員中之胸臆偶岐矛盾　見所不免耳又恐無賴棍徒投充左右踉隨縱恣罔忌內臣不及覺而在閣諸臣若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也奉聖旨已有屢旨如何不

遵又來　責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二日

大同巡撫張撲疏為薦地方人材爾基又疏為薦舉方官員薦冀北道仙克謹陽和兵備甯可進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四日

掌河南道事御史王業浩疏陳切要以飭漕規一庫銀之預借當杜也通濟庫每年將輕齎銀兩正收正支不得狥情預借以致臨期掣肘至糧完銷筭之日伏存留庫銀二三萬兩以備春運之用者外有剩銀

則觧太倉即如漕粮未到庫積方盈不獲已勢必預借然亦當隨借隨償不得彼此扣筭以致溷淆一官旗之恭例當更也連年兊運各官其守法奉公者固不乏人然蠹國捐儲者亦自不少或囊槖念重而恣意侵漁或花酒情骫而竟行嫖飲故據其侵費之數已不勝掛欠之多又以議單之款國受虛名官竊實惠於是欠者自欠去者自去今後凡有到壩起欠必責該壩委官嚴督各官旗逐名照數即將追補完足方許過壩到橋不許朦朧進倉截收即有掛欠數多監比無措止許一面行文原籍變產完觧不許狥情

縱放脫逃一各倉之夙弊宜革也各倉監督司官如遇糧至之日嚴加約束毋縱放各役指索如前仍有肆行不悛者重則參處輕者究責各倉官不能發奸故為隱匿者當以知情連坐一各倉蓆木宜折也竹頭木屑孰非民膏與其虛費金錢而置之無用之地孰若少加裁抑猶可佐公家之需合無天啟六年應解五年分京通糧倉板蓆或暫准改折價充新餉或各倉監督新舊間鋪就中樽節每年實用蓆木若干定數減派行令各省直照數解京務期足用而止其餘悉行改折庶折一分國享一分之利一部報之餘

米宜寬也領運官旗自水次抵關裂多耗費寧堪額外之加而支領官軍按月思盼石米養家又何當例內之削雖各倉以此報羨名而若輩先已受實害評全不在此合無今後各倉監督務出納惟允即升合不可加亦顆粒不可少總之部報無妨扵多寡今官旗舍息於中外是臣所望扵諸臣也一照出之餘米宜嚴也在外官旗領運每石至倉所費甚多而京庾空匱每石時值又復騰貴以致數百萬生靈嗷嗷待哺臣每恨輸運無妨而累無術安可使既入者而復使之照出乎今後凡運官納剩餘米查有舊欠仍扵

三分留抵如無舊欠而應全給及應與七分者各監督司官酌定價值那移留掛號無與通濟庫動支輕齎銀兩照數收買以備支放且給價官旗伏便早於回南毋令升合照出之入群奸之手一天津之截裁宜飭也津門每歲應截粮數與帶運遼粮原有歷年成例祗因連年有等奸弁利天津近便故意包攬客商延捱過淺過閘每圖截津爭與殿後雖前途竭力至津亦伏蛙步不前惟知利己甘心守凍罔意急公京邊日悞良可痛恨合無今後嚴加申飭通漕衛所官旗俱要上緊剝挽依限前進不得仍前希圖殿後

營望截留致滋科歛諸弊一剝運車脚車袋之宜足也夫國家以漕糧為命脈而漕糧藉舡袋以挽輸然年来閘船與裏外河剝舡雖有其數無其實要在鈔關與通糧廳二臣另有一番振刷如舡宜速脩足數而絕影冒袋宜堅造如額而杜其那移車驢夫脚宜催覓及時而稽其遲速又每囬須全剝完此而及彼責成委官嚴禁剝舡偷盜無令日侵日削逐日稽查畫地追赶廒運速而旗軍得以早旋奉聖旨漕規日壞軍務日遲歷年積弊急當振刷款款皆有裨國計即嚴飭內外經管衙門着實遵行戶部知道

十五日

山東道御史李懋芳疏爲明主審於用人內稱皇上銳意中興起用忠直而列在位亦多可寄心膂而托股肱者也然往往有人而不得其用其故安在其一曰法之不行其一曰小人害之夫法之不行以從前積獘令失事者誅侵冒者問則一旦振起無難也獨是害人之人即伏在耳目之前混於君子之中操戈以陰伐君子之黨公論藉藉咸欲加刃於腹而爲職所知者則馬世龍亓詩教趙興邦也馬世龍料敵之智短而謀孽偏工毀成害能驕恣僨事今已給假回

籍職姑置勿論若并詩教初亦自負爲君子而依附正人者也乃其當日秉權用事賄賂公行淸白雖黃任情驕亂貪橫之狀職自作今時已聞其名矣蒙恩召還當小往大來之時困心衡慮之後謂宜靖共正直以贊熙明而入告初疏存一祝耀祖參一魏應嘉夫應嘉疏論熊廷弼皇上素鑒其忠因察處詩教遂逞戈攻之報復顯然若祝耀祖贓私狼藉穢跡彰聞中外之人孰不知之而詩教公然入薦此何心哉幸皇上洞燭曰所舉不當抱愆而止又將借耀祖以引用耀祖之私人林連蔓引盤踞充斥害可勝言哉頗

倒錯亂若此即詩教清夜自思亦當措身無地又何待職白簡之及耶趙興邦名還入朝未有貪邪實跡可指但兩人聲勢原自相倚氣味埍蒲追惟四路喪師撫順失陷正興邦在兵科皆事當時失事俱經還治而興邦豈得晏然驟仕耶前科臣潘士聞疏論曾欽程舉朝共快且謂先發之吳國華有辨奸之明蓋其是非確而公論協也然曾欽程不過鄙小人耳若詩教興邦一旦得志濫據津要便欲自居壇坫彈殘天下之豪傑而翻弄世界尚皇上聽職之言去此兩人舉朝額手稱慶又當何如耶奉聖旨馬世龍已奉

旨回籍了亓詩教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十七日

江西道御史年志變疏叅冢臣張問達内云舊銓臣張問達毫無廉耻一味貪污前院臣喬應甲疏論問達魁柄在手貨利迷心臚列穢狀十一款見在御前戢閫王之寀欲有蹤跡問達索千金方准夫以之寀之無賴撒潑同里狎順尚不肯放過其他非品望素著資俸應得者所索當無所不至近分與諸子金銀十萬曾無屬厭借發夥計令之鬻販四方牧子母厚息其猥鄙如是近被罪臣之寀嚇代賠贓萬兩如数

責與出爾反爾小人之情態固然之案收受再奉三百两為壽以杜其再索其與南星之案朋比為奸濁亂朝政于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非反覆改口即躲閃藏身難蒙正法薄譴以今鼎建工煩東西二酉未滅軍興費匱需用正迫南星之案既已追贓而問達之需貪污時甚獨得擁金穴以自娛非法之平也奉聖旨張問達已經削奪不得復事提究但據奏朋比貪污所奏饒裕姑准捐資十萬以助軍興銀交該省撫臣解進明時舉李達募兵激变流禍無窮至今蜀難未有結局乃以鄉曲情面謬行荐舉豈言官之体該

部知道

十八日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疏陳聞見之真内云匪大倫與董應舉同冢臣張問達庚中同起者也大倫應舉景逼桑榆慾深谿壑加應舉揔理錢法欲取鑄本于新納開冶局于荆州此明知鹽商可遂假處易塗耳目乃移舟于南日與大倫商確大倫遂上國計空周一疏力贊私謀希邀明旨不思本部新敞子母所以佐國家之需而荆州開鑄西江何以應緩急之用朋比阿狗中外蠅附此何利權也而擅更若是且聞其

事多染指力辦奧援即司農之席亦以鑽刺得爲魏說柔媚無骨貪鐵有聲如甲子提調科場生監油燭飲食以及題旨等項俱行折藏約侵銀一千餘兩仍聽吏民進銀百兩任意編號扶同混亂奉聖旨區大大倫魏說邪黨漏網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直隷巡按徐卿相疏請逐款嚴飭以速良運一改折之部覆宜速也一四空之程限宜嚴也一南粮之貼船宜議也一委押之府佐宜重也一河官之委置宜禁也一剝運之船袋宜預也奉聖旨戶部知道

十九日

山東道御史李懋芳疏糾貪横邪臣内称職昨疏論亓詩教趙興邦固向來所號為四兇極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若臚列其事寔職知所不能十之一二每事贓私不下千百職俱隱而不言止言其在兵科時失封疆一事盖以事屬既往不敢盡言以傷雅意故摘其大者使之引分自裁而興邦且嘵嘵置辨謂不與詩教附和為夫同詩教不與興邦同惡而四凶之號何同邪職論詩教緣皇上有所忝不當所舉不當之旨就明旨略為點綴今興邦乃為詩教演

明其論而云祝耀祖物議尚騰可無薦魏應嘉不可不參夫興邦亦知祝耀祖不當薦好惡幾希之良似未盡泯若參應嘉以私怨報復皇上固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謂興邦不與詩教為同耶興邦自以參論李元等為欲澄世道而求附于正人以妄希皇上之畄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若以之參論東林便為正人假令共工驩兜參論東林亦遂岸然自附正人而堯舜肯使與皋稷夔契比肩同事夫曹欽程非罡參論東林之人耶又云興邦以科臣專掌糾舉與封疆之事

無涉戎當闕　甫振兵警動兵邦會推吏科皇祖以封疆事重奉旨停推則兵科與封疆固非泛然不相關者推轉尚不許而興邦復謀入簾考官四路報敗之時興邦猶在簾內是背違明旨而失誤封疆之罪猶其後耳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廣東道御史劉徽請中外臣工共竭赤忠以課寔効內稌自東林邪黨假道學之名者虛談性命何曾引一正人假骫髒之名者浪言節義何曾做一寔事如欺君悞國之態廷衕啄口三方布置之說　聲甫聞惟有踉踷一逃矣欺君盜名之游士任攘臂淮揚招募之役糜

帑數十萬竟不得一軍之用矣追思往事真可痛心近來塘報緊急逆　狡謀叵測文武諸臣尚堪泄〻然以虛文了故事而不責寔效哉日者恭奉聖諭洞鑒年來欺隱虛冒之弊遣內六員出鎮仰見聖衷垂念封疆如此急切即內侍之臣原不乏寔心体國者如厰臣魏忠賢緝奸除暴節用恵商剔盜儲之積習以清度府擒逆賊之細作以消禍源即六臣仰奉特簡矢志報効當自不薄然而大小諸臣合詞叩閽特慮事權不一恐啟推卸之漸其為封疆慮自深遠也屢奉明旨查覈兵餉並無掣肘斷在必行諸內臣查

叢事畢聖明自有淵裁第望內臣抵閩之後一舉一動仰体聖心務無涉掣肘之嫌一以查叢之事任之已而以戰守机宜歸之經督撫臣在皇上選擇而使內臣竭忠以事始相當耳奉聖旨游士任駐究發遣已有旨了東報緊急城守諸務自當嚴備內臣出鎮專督查校勅書開載甚明魏忠賢拜奸戕綦鄧用卿商剔積蠹以清倉府擒逆黨以清禍源使人人如此寔心任事何患安攘不臻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總督河道李從心疏為剋期免履新任薦舉陝西方

面官員薦徐雲達楊邦憲張國協李得中李養冲張國銳閔守箴陳應元陳升呂遜王順行王應楫曾廷彥龔懋中馬人龍等　又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牛應元樊東謨李應策劉九經王建屏李元吉等俱奉
聖旨吏部量酌陞用

四月初一日

江西巡撫郭尚賓題称會同巡按江西張汝懋參看得犯官熊明遇職居風憲動越防維變法而喜更張建白大干清議獵虛名而擅造作妄費臚列弹章論其先已被汪犯之佚不過贐儀之送餽按其失于邪

人之狎未有貨賄之點緇故蒲鞭稍加便罪狀已盡今據南臺所論列以究明遇之譽尤其請京營之差改為參罰今舉劾幾廢勅諭空懸著在見聞不必具論〻其支蕪湖應天江防東城等贖鍰及節省木梲等銀令人得以掊其為溪壑之資明遇祗以佐將作之用而鳴其意氣之廣修憲臣患不節儉費用豈罡不經至于山後一亭以壯人之遊觀而建之議豈空騰罪由自取碑刻費四百究倍而三之可以勅國法而浼臣工矣律應擬徒追完銀差官數觧以助大工奉聖旨熊明遇交結汪文言私通賄賂造孽多端及

任南臺又支贖鍰以填谿壑費公帑以資遊觀憲官犯贓加常一等擬徒未盡其辜還著依律問遣大彰國法贓銀一千二百兩速〻追解進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初四日

江西巡撫郭尚賓疏為欽奉聖諭等事奉聖旨黃龍光甲亓緩刑一疏為失陷封疆之臣求脫目無朝廷非常受財枉法著比著定發邊遠充軍僉妻著伍鄧渼鄧維璉徐良彥交結汪文言罪惡多端徒杖豈盡其辜都從重遣戍黃龍光施天德贓銀五千兩速追

解進以充軍餉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疏為民情可駭事出異常内称本年三月十五日因削職為民犯官周順昌奉旨被逮星夜諭蘇州知府寇慎着落吳縣知縣陳文瑞將順昌拘到發該縣用心提防候期開讀隨據欽差錦衣衛千户張應龍文之炳約以本月十八日午時開讀臣等同赴公所沿途見士民如堵車擁不前洶洶嘈雜莫辨毅語隨進公所正開讀間紛紛士民號呼一擁而入疾毅天譟事出倉卒臣等以身捍蔽率府道縣諭以名法惕以禍福奈奔雷掣電之勢幾成斬木揭竿之形彼

時心口俱窮智勇交困陵屬叫號莫可名狀衝突撞擊勢甚決裂趕將犯官周順昌仍前拘獲候解外此倉卒異變情景可駭除一面安輯人心查緝倡亂以俟另疏報聞臣等即就公所合詞上聞奉聖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號呼幾成鼓譟法紀安在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再有玩違為首的定行拏究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撫按官另疏奏聞該部院知道

十三日

福建道御史余合中疏為崇廉黜貪以贊新政內稱

科臣陳維新阮大鋮台臣崔呈秀卓邁王珙不以臣為不肖而交章薦拔蒙聖天子嘉納而賜環臣以久致之身荷新恩之需一入都門伏讀聖諭所褒嘉與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己急公者以保護于内有矢心端慎者以輔弼于外謇諤之彥充廷徵召之書遍野仕清于朝商嬉于市臣敏于事億萬年攸躋之堂不日成之猗歟盛哉臣征歷長途徧諮民隱意起廢之詔行而遺佚者少也追贓之法行而砥礪者多也乃甲子春例轉多人業已盡數召用獨新恩于舊福建道御史周汝璣今為淮揚海防道僉事又轉叅議矣

臣過淮揚見淮商瘁疲之極慼念汝職萬口如一以其清真簡約能摹彷疏理之舊梅守相功在泇河之年劬勞省費百金運艘至今賴之歷年部臣撫臣按臣咸相繼入之荐牘謂宜遵聖旨優叙祇緣得罪邪黨弃之藩臬既為邪黨之所擯即罡為明時之所收一視同仁將有望于皇上矣又臣過宿州其城風號荒涼迩来田野開闢商民恬愉環視四方之內頓異往昔則知州晉承忠也承忠常為琢州守矣比至琢州民思舊守如失母父可見才之所皆惠之所流隨地皆罡何分涿與宿哉後至徐州則　漫滔天矣城

則已沼矣閭里之內十室九空白叟黃童無不怨恨則胥唐郎中張璇也久為人糾參而戀猥附媚不赴考覈題參病去豈崇貪養畜以為閭吏勒手通州在輦轂下而知州劉三顧酷刑所斃以百餘命春徵夏粮秋急冬稅百貸濫取一文不償逋民謂其廣賂遺倚墻壁怨殺載道不減徐民之怨張璇也璇寔為南星外弟故有恃而漁獵彭城三年久矣方今功令嚴明搜剔奸蠹宇內誰不加與維新以仰副皇上勵精求治之意而猶有此兩人者敢于亂法以為窮鄉生靈病則堯舜之世所必不宥者也至于長途一帶南

北二方鄉兵之說而未嘗設也礦山之禁而未嘗禁也煙墩塌而若無城垣缺而不補砲銃徒有鑄折之具城門每見縫裂之形當此時勢危迫豈無燕雀怡堂時乎不以是時件々申飭御々整頓何以謂之內順治外然後外威嚴乎此臣所深慮而却顧者也奉聖旨厰臣魏忠賢潔己奉公悉心保護朕所素鑒周汝璣不附邪黨梅守相功在泇河俱望優擢晉承忠張瀠酌量勸懲劉三顧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三日

左都御史周應秋等疏為台臣內云劉大受于上年

七月十八日交代出境今年三月二十九日見朝違限六月有餘臣等焉敢更爲曲原謹照會典事例大受應從重罷職者也至于御史王心一因掌浙江道印依律勘結會同各道掌印無所容其私因道序在前列名具奏居首非敢明悖憲典且向徼聖恩賜環録用感激圖報寧忍上負高厚臣等嚴加查覈寔係無他與劉大受情事似有分別加蒙聖明曲加赦宥以全終始之鴻恩或量加罰治此皇上天地之寛非臣等所敢輕瀆也奉聖旨劉大受身爲憲臣恣意違限藐視國法王心一狥情結勘曲庇同門事屬欺罔

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夺誥命該部知道

都察院為欽奉聖諭事本月十二日内閣傳出上諭與都察院即今制大錢不得通行皆因五城兵馬總甲人等房號不收大錢以致壅滯着各城御史嚴加查覈即日回奏欽此欽遵該臣等看得大錢通行既久近因壅滯屢行各城曉諭去後今奉嚴諭即遵旨劄行五城御史查核嚴行各該兵馬員役總甲人等房號等項一例通行不許壅滯如仍前阻撓錢法臣等查明叅奏奉聖旨以後交納房號俱准收大錢五城兵馬及總甲人等再有故意刁難阻撓錢法者着五

城御史指名叅奏處治

十四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爲欽犯先今物故速行查驗詳明會同巡按御史徐吉看得犯官高攀龍于本月十七日溺池自故本差官至十八日方到該驛批詳高攀龍溺死之時寔在官旗未到之先今勘驗已的相應具題奉聖旨官旗十八方到高攀龍何由知覺預行自盡提伊男高世儒究問洩漏根因以申国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叅本年三月十八日司犯官周順昌奉旨下逮比傳聞讀旨等急趨公所

見聚觀者如堵即行驅逐而各官以為向者周宗建等被逮開讀睹光景亦復如是且傳相催作辟除行人上階行禮不意呼號之聲如疾雷響莫可嚮邇孰香稠眾一湧而上勢如沸鼎臣等相顧錯愕惟以身為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奉差官旗輩遂把捉不定驚潰却走眾益揮號攘臂直入後堂致湧擠踐踏扳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臣等速調防禦官兵以次鱗集眾勢稍〻奔軼乃烏合之虎乘風雀之驚伏伺河下遣有旗從潛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胥門外臣等復急促府縣正官

立刻嚴拏禁戢而旋亦散逸此十八日情景也次日訛言滿路徧街塞巷臣等惟有嚴加防護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三日而從後内有李國柱者因驚亂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切念事莫凜于王言法莫嚴于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变舉國若狂幾于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〻而時事之叵測至此甚也奉聖旨愚民狂逞擠傷旗尉雖云变起倉卒撫按等官平日約束謂何據奏紀官既以前來姑不深究還著嚴拏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該部知道

二十日

刑部尚書徐兆魁等會問得歐陽暉才非瑰奇性多矯激不能養恬仛競以置散投閑〻既生不逢辰何必強尋苦恼窮途遇雨却乃寓興狂吟別院逢僧漫與揮毫黏壁雖屬彼時技癢寧知今日潰癰既欲徼恩于赦前姑從褫職以警後彼矮僧者何物么麽眇兹異類籍緇紳為牌額逢人覔句求師託尺素行作頭慕名移甲就乙料文勇于一偽蔓引類及兩官確宜配刑用懲詭詐至于劉鋒才情揮霍素暴臨池到處塗鴉墨跡章〻易別原非類鶩篆識了〻難欺雖

三扇出僧匣中不係親相授受但一筆居官最重亦宜避嫌李仏依律笞之足厥辜矣其僧真如等遊衲無心楊道燮傭不識俱應省釋以杜株連奉聖旨是依擬行

二十一日

江西道御史李九官疏為欲蘇疲邑之苦先革調繁之令內外地方有大小事体有煩簡人才有長短此不易之理也如以知縣合應調繁則上有知府以暨司道按何不調煩手自佐首領以暨倉巡驛遞何不調煩手豈知縣而外人地便自畫一不應有煩簡之

說手此其不平者一旦大縣上縣年〻甲科諸事整頓即偶缺數月署者瞻前顧後誰肯輕变其成規延必急然奪一他邑之賢者旦夕補之而後愉快至于小縣疲縣百事俱廢百弊叢生姑求署者有一便作了事甚至數選不補置之若遺倘徼倖得一甲科便如景星慶雲倘徼倖再得一賢甲科真是重生再造但得居是官者視邑如家視民如子任極簡小之邑定無餘閑之日乃未幾期年半載竟又以調煩奪而之他試一平心論之是何見解豈自附郭諸大邑而外便無一足煩置念者乎此其不平者二況本官之

願調者多而亦有不願調者間入數名以衆其願調之私撫按之咨題者多而亦有不經咨題間調數人以借其咨題之名卒之不願調者亦成願調以成事不說兼有嫌拂上官之意抑且投鼠忌器誰能于咨題不咨題之間一一而推求之公私各居其半名寔未必盡符查四年間武進知縣趙映斗調煩聊城本地方與本官不願院復題留亦近事之一証也此其不平者三又況調煩之後開荐在前文武及場入闈一切見長獲短之處王者皆為着意自非骨勁識高鮮不以調煩為快迨至時異勢殊行取科道首選吏

礼未見其他先儘調煩且功名損于初任因而不保舊物者往〻有之則問之保舉調煩者何以槩置不問也此其不平者四奉聖旨縣令調煩甚簡棒規避情實百出一槩停止亦是良法吏部知道

二十四日

內閣接出上傳與都察院崔呈秀着以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列名劉廷元之後寔授到任曾事仍舊稽察工程

二十七日

操江撫都范濟世疏叅陳躁臺臣張繼孟奉聖旨張

繼孟已有旨着南京部院追贓堂上官簡發具見察屬嚴明疏內事情一併寬開朝廷設立臺臣兩地並重南中何独踈縱以後還着申飭行

二十九日

登萊巡撫李嵩疏請准建魏璫生祠內云事惟出于衆心之悅服而知感德之論決最深議惟出于輿論之共公而知人情之崇報倍篤故甘棠思召猶勤勿剪之歌畏壘祝庚默成不言之化冀昭垂于有衆矣啣結以不忘從古如斯于今為甚惟茲登鎮孤懸海角僻處曰偶環陬錯于四郊民貧寔若地瘠逼豺狼

于一水外訌安得內寧時當多難之秋人鮮周身之策有如廠臣魏忠賢純忠報主偉畧匡時精神無一處不周到舉中外朝野悉運以寤寐之焦勞恤困扶傷普沾濡而雨露簡戎蒐乘鼓震壘于風雷固已順治威嚴之兼資亦且山陬海澨之必照念茲水國嚴請鎮臣謂東江為進取之前茅籍薄伐于六月謂津門為應援之後勁戍將角子三方甫卿命而東行先殺奪蠢驕之氣旋報捷以西至凱歌揚清晏之勛人情賴以用軍士氣因之鼓壯况糗糧器械之多時將貔貅爭自奮其爪牙而飲食薪水之自供即雞犬亦

各適于嗚吠一錢不擾民間百姓各安生理男自耕女自織撫四照以向榮商願市旅願逢戴二山而知重此皆廠臣仰體皇上廓清海宇惠養窮簷之聖慮而欽命内臣又勉自廠臣遣鉞專征救黎愛衆之深衷遂使馮夷擊鼓以助靈天威丕振甘樹隨車而洒潤鹹澤旁流海上饒音兩地屢捷國中懽喙萬口一辭九有共荷生成二東更叨福庇允宜叙祠祝釐用荅功德者也然人有同爲均感之情亦有分爲各致之情皆情之不容已者如府城則擇基于寧海院水城則擇基于蓬萊閣高明開爽俱稱勝地而俎豆春

秋是要來茲衆議僉同是用入告職謹會同山東巡撫李精白合詞上請奉聖旨　三法司摘出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司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咎罪無干証的放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罪可矜疑並枷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初六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爲欽奉聖旨等事奉聖旨毛士龍發還衛充軍僉妻着伍夏加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礼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其餘供依擬行該部知道

初七日

掌河南等道御史王業浩疏為火災異常都城震動內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响一聲如天折地裂頹史塵土木石四面飛集房屋棟樑椽瓦窓壁如葉紛飄職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之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及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老稚泣號于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蹂蹈死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只見萬衆狂奔家〻閉戶則因象房震倒群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職等急策蹇騎至

朝房驚魂甫定方採得災起王恭廠失火藥局火砲發沿近屋舍民已無噍類而城中家〻戶〻有傾頹驚壓之患人心惶擾伏惟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職等下懷不勝悚切謹合詞恭候萬安又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脩合收藏須萬倍謹密乃不戒自焚致都城震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大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火未常入門而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　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奋內應今日之災適與報符関係不小除職等瘝曠招愆踈庸踈畧痛自脩省克贊外伏乞聖明嚴

勑內外循徼防守無致踈虞以彰廟筭奉聖旨覽奏慰知道了　河南巡按楊維垣題叅督臣張我續奉聖旨據叅勘過張我續名下無著落銀十萬四千餘彼原為有清冊在部事体重大還著九卿科道從公確議具奏

初八日

內閣接出聖諭今歲入夏以来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萬姓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虩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此災異非常上天

示警悚〻危惧念上驚九庙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度誠齋戒親詣太庙行慰問礼爾中外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礼部着痛加脩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体朕心冀回天变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户速着該地方官員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天省惕之意特諭

初九日

陝西巡撫喬應甲疏為薦舉境内人才薦牛應元樊東謨李應譙王豫立鄧可立王建屏知府李元吉等

又一疏為薦舉方面官員事薦李如檜徐雲達楊邦憲張國瑞李得中劉澤深張國銑李春冲閔守箴呂遜王應栟魯廷彥刘之桂王光經周汝別熊師旦全本高等又云擾今去任者既不敢撫拾塞責而見任者其才品一似無可苛求唯中間有地方多事久不赴任如分守關西道熊化者又不敢不糾寔以闌本官初列臺班不入邪黨且非推重其人但以去年調補今職謂宜朝拜官而夕就道也乃立春而夏而秋而冬而今春又暮矣竟以抱病家居杳無赴任消息表鄉官之被盜禍貽縉紳即若其分守麻寇山之出

銅望切實電詳為鎮臨臣為本官慮又為地方慮外官既無告病之例臣等伏避竊位之嫌日復一日安望彈壓終不能姑息而不言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二日

浙江道御史龔萃肅題為聖政方新時艱可慮內祈今天下東西交訌邊腹互疲物力不支人情易撼謹就軍儲吏治民生累條陳布之則閫內本折之當議也本色原能飽軍士之腹壯其氣力以成金湯折色每從債帥之囊恐其朘削以招庚癸但軍旅糧齎折不可廢然試問來錢白鏹其能咽而食乎士飽馬騰所

需不貲乃或又為盜粮抑且重憂暴露待命之丹沙泥視之也故折徵末錄々膏血而本色處粒々顆折近識群邑糴買料草催募夫車苦而又苦諸凡廣積之慎藏之憐恤之何不議停調也則官守貪廉之廣當察也今以國計空虛請捐俸議請以貲議搜括種種經有司之手有司何所措給不肖者能不朘民脂血以應之則徵收火耗不知何如染指詞訟贖鍰不知何如厭壑是貪之階也嗟哉小民天行水旱不時炊骨易子不克聊生撫按而鎮定之非廉吏之責而誰責耶察吏可不更嚴也則又無如講考成矣今司

農仰屢議以諸項錢粮責成撫按以令重彈壓可挾掇一省之精神也第郡省邑固有闒茸吏催科無善政積役扶同侵肥稽解諸至藩司為轉解關鍵若一項作一項之解便項々清若項々迅速乃每解到司散狀在庫支解不清東挪西補前借後移間有簡僻下邑畏功令剋期完解而藩司欺其寡少改湊別項支解竟貽逋鏹之罰似此則京邊急需何以立應目今郡邑赴撫按掛號撫按每月一彙數報部々得知郡邑能否而藩司不敢游移撫按亦庶責有成致矣則又無如練鄉兵矣各郡邑非不循保甲故事而富

者處名貪者應役罔裨寔政即地方各有健民堪充
蒐弥三令五申未有成效則以愚民見征調旁午不
頼荷戈官亦惧練精兵式他調去不終為地方用耳
今下檄郡邑于排甲挑選之設法鼓舞之逐季冊報
院道查核而殿最之且以簡束游民化驕悍而為義
勇但以明諭之曰練汝原為汝鄉定不汝他調斯固
在々金湯矣抑職更有慨焉以今聖明之朝衆正登
庸群邪屏逐似謂無不行之法而乃有太常少卿韓
思維者邪黨巨憝尚然漏網乎繼思為張問達至戚
倚伏窃權受相棍并杜應魁保賄保舉為副總兵應魁

亦伏氷山之勢而所領招兵買馬之錢盡充私橐封疆之事未得其一臂力之而以窮民脂膏付之逝波不問耶又如貪饕逋免責國之飛我續家富金穴歌童舞女之歡盡敲骨吸髓之積何以勘之一字遷延滋玩不當速併追贓以助大工之費乎若夫東省勒之後累累京觀幾是鯨鯢之骨今無辜者含冤下地而冒功者石碑宛然耶京觀可不平也石碑顧可留中奉聖旨該部知道

三十日

山東道御史宋禎漢疏為用兵惜民莫先覈餉內稱

國以民為本人為財之源故用兵則須請餉用餉則取諸民〻出餉者也兵受餉者也民安而出者乃愈有苟不得安而出之泉虞竭矣餉窘而受者也乃有濟苟不救窘而受之危廈漏矣至出者饒有其窘而窘者空有其名則民與兵交病天下事乃大可虞矣慨自逆狂逞禍連蜀黔徵兵徵餉多無虛日加派加督民無寧宇甚而出餉之民而皮盡不休受餉之兵仍枵腹如故撫此時事誰不啻目所幸逆者天威遐震寧遠一捷挫彼方銳之鋒吐我積弱之氣真數年間希有之奇功矣惟是　心未艾警報時聞則兵之

需餉與民之息肩尚未有期而嚴核餉之法以拯恤民之意又何容緩也累年以來靡有冒乾沒靡有定止見在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寔數條而報十幾萬條而不滿六萬索兵時總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數萬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民即有額餉遼陽既陷遼兵無從其養兵之餉固在也竟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寔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百五餘萬之餉猶日匱不足之憂患真臣愚所未解也頃者皇上灼騙官盜餉之風成懲欺隱朘削之日甚至頻勑遣清查窃計督撫諸臣急失勿欺以洗清積習忍

具不遺力矣第問非問諸目前之人已也自守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遡壬戌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筭築城堡者修葺幾何領撫賞者收辦幾何買硝黃者上納幾何製大器者存積幾何領造舡者見舡幾何買戰馬者戰馬幾何人〻而核之件〻而籍之其虛用無寔効者侵欺有寔跡者按其情罪重輕而究之稽之不少惜貸之庶幾粮核而兵沾寔惠兵給而　可減斯民困其可甦乎奉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遼事

逐人一一清查勿容冒濫侵欺誠是難議冢臣王紹徽疏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冒餉為言即著巡關御史刻期查覈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六月初二日

直隸巡按師衆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解經傳孫穀石維屏秦一鵬馮師孔范中彥張春王振祚黃兆元王從義熊膏周泰峙王嗣美曹文衡徐良棟焦源清項夢原梁應澤何應瑞唐煥徐紹沆陳其猷曾履吉祁承爣運使孫鳳翔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三日

直隸巡按何廷樞疏稱水務臣巡歷已半三省所至咨詢利瘼講究便宜採之僉言折之獨見有一二也田寔政為目前所急脩者則無如辦水利為第一義人知引水之為利而不知洩水之亦為利今渾河一帶大陸之間一望膏腴往往為河伯蒿萊之所擁吾曾敢與水爭乎謂宜相視鄉都其處可墾成田其處可墾成圍其處原隰可以瀦滙其處平衍可以挑決高下咸為吾用旱晚無曠其土厚民生而寔國用無急于此者其次則寬賦限以廣勸課盖荒蕪多年非極力興作便難種獲今開墾未畢催科繼之使人未

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豈得爲乎故開墾三年後始照地之肥瘠分別起科仍立石晝後永不編入大粮庶賦限寬而豪家力穡之心可堅耳亦有民占之而官未得分毫之利者則私墾宜清墾田之家年久不報臣按管即開自首之條如不自首許他人訐首地給首人近日畿輔應者如流荒粮蕩滌并責成各道通行曉示私墾首出若干按季報臣使人人私化爲公是一法也亦有官倡之而民始享其晝成之利者則捐助宜急近日登州道臣周泰峙府臣賀自鏡揭稱該府東都地方平原沃壤有田可闢有水可濬自樂

按道府州縣士紳咸捐俸醵金以助畚鍤自日之內告厥成功宜非眾擎胡蘇易舉諸臣之績偉矣宜責成各道轉相倣果有次第按季報臣使溥公濟私亦一法也開地載之方冊而有司為雜費之充竟匿不報臣審搜括及此而念切急公者僅涘州知州刘繩祖濟南府通判孫光耳當三空四盡之時而諸未臣見約已裕儲之謳臣切耻之胡不力破積習盡數申詳微糧財之于庫而胥吏規利之畱視為己物臣業嚴行清楚而邑勉從事者僅大名推官習孔化耳當舟破危漏之日而諸臣猶然急緩恍從之態臣所不

滿的宜勒限報完依期起解然熏併不可不裁也達官地土故絕掣田戚畹庄田五服遞減向來久不相聞以致欺隱成習臣謂達官當行之根應勳戚當行之府衛每遇年終閱查一次永著為令如有扶同隱匿者叅治或可廻狂瀾于既倒乎然犬勘又不可不議也牧馬草場今成沃壤蘆葦稅課盡有盈餘向不難輕減示寬今何妨通融濟用臣謂草場當創行丈量課程當量為增派裒彼有餘益此不足亦一權宜如有阻撓滋擾者治罪或者資什一于千百乎屯之妙在周而虚恢者祇見其強則屯撫之價買者是夫

價買之端乃投獻之奸弊使一地而二三其徵民以不堪況進宮給爵自有成額而可奪此以與彼乎也之効期寔而奔競者巧窃其名則此輩之招徠者是夫招徠之説乃冒籍之便開使升合而區萬之價已爲非況一廩一貢自有土著而可容似以亂真乎也田經歷趙鑑者事〻誅求件〻魅方狀共有數款贓私約計二千自知狼狽規避考察么麽小吏貪横若此詎可令群寀見也又如防海遊擊石公術者雙目失明一身皆癡倡議減餉充此営軍嘖〻又揑報屯粮一萬石八千石毫無着落該道欲行更置而公術

不受成何法紀奉聖旨屯田自有正額會典開載甚明書事之徒不肯考究典章清查額數惟務開墾虛名紛紛擾害甚至買田而屯成何政體招徠也重致滋冒籍尤屬非法這本說的是如議申飭行趙鑑追贓助工石公衎追贓革任俱依擬該部知道

初八日

直隸巡按師衆疏陳時宜當酌內云直隸行鹽方二千里竟無一鹽法道以提其衡每當急務鹽司呼之不應職亦鞭之不前非地方故為違玩彼格于分衡此荒于地遠其勢然也合無于南北四府中椎其地

方抱要者各擬一道以煎塩法庶法窮而通变之有人法玩而振刷之有人且增勅不增負于銓法無碍于塩政有裨似當亟為議行者一均考成以督逋課近四府各州縣逋至一萬一千餘兩矣夫以行票之地視行引者額派原輕猶復相率而逋彼遼鎮之觧將狀足于何處嚴于引而寬于票寬于票而縮于額亦行法者之自累也合無將四府塩票銀五千一百餘兩同民佃塩課二項銀五千八百餘兩一如銷引事例載入考成庶上示以重下不得復輕奸胥惕于歲計之嚴州縣悍于查參之及自不至如何玩愒以

若運司法平而課辦似當亟為舉行者一并鹽斤以疏新引東省夾帶從來難杜如一引夾二百斤是正引十五萬以夾帶五萬引矣五萬引之私鹽行五萬引之官鹽壅矣如加鹽之議行舂築包重無復容其夾帶塞數萬引之私鹽便通數萬引之官鹽轉私為公不費補湊亦何礙而不行至課羸引縮便于支銷鹽多包少便于轉運并商亦未始不利職敗查再四諸商樂從合無俯從末議以救一時之窮俟遵平課止仍還舊包額數似如常法無礙者一專駐守以時挐撈鎮壓有人官不得勵商民不得凌龜舂築不私

私販不敢逞此分駐之初意也項此並住總司視分司為時行之役雖相沿已久于戢業亦無所虧終不如專駐者之得合無再加申飭自後二師止于總司到任即往該司料理庶耳目親而利弊悉達判即為畫職矣一飭衛巡以嚴私販之壅自炎交而外無踰私販探厥弊源皆緣衛巡受賄給票以養成此毒今靜海塘官此一帶領會首下千百為洋畫私鬻于南舡又行劫于西湖巡兵不敢問有司不敢問已隱然嘯聚之漸矣誰止厲階而一至于此且此輩占籍于津衛與鹽徒深相結納自謂即干文網不過革任而已

利重罰輕將安所底職以為非常之害必非常之罰乃可折其萌合無嚴加申飭自後衛弁交通璫徒訪實有擬准以阻撓璫法律追贓究遣即事犯稍輕亦奪其常祿受病源頭一懲而百戒矣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初九日

直隸巡按洪如鍾疏為薦舉兵備官員薦鮮經傳孫敎石維屏張春張翌郭浣胡士容張福臻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十日

巡按湖廣陸獻明疏報犯官贓罰內云會同巡撫湖廣楊楷看得貪犯之贓豈宜聽之延緩故無論解京充餉盡數發追內惟楊漣贓數獨多有州縣官同追之費力屢稱其妻子流離監比殊苦之狀而職以奉公之誼繩之府縣同多方設處完過七分其餘所欠勒令嚴追完亦可待同念國急需無容膠柱先將楊漣名下及梅之煥已完者亟行差官領解以濟時艱餘俟各犯問結追完另行解報奉聖旨楊漣梅之煥等見在贓艮著先解進以助大工其未完的勒限嚴追另行解報該部知道

十三日

巡視西城御史李燦然疏報優卹实数本月初九日該戶部福建司郎中孟紹伊領發到御前銀一萬兩隨會同科臣收領完足發付兵馬司指揮畢可芳等收貯在庫職等查得戶部原題銀六千兩今蒙聖恩發銀一萬兩奉旨酌量加攤合于每六分之外加攤四分照依查明塌房一萬九百三十一間部議每房一間給銀五錢今量加三錢三分三厘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口部議每名口優卹艮一兩今應量加艮六錢六分六厘已止通共銀一萬兩正內有原查明王

恭廠震死不知名男尸四十軀及各牌舖壓死不知名男子九名已給抬埋共該優卹銀八十一兩六錢三分二厘既無尸親可以領賑不沉埋稿壞無從沾恩我與科臣再三商議皇恩浩蕩可獨令此輩不蒙溉及乎竊思王恭廠之災一聲如雷震壓枕藉傾刻之間生人化為愁鬼渺〻幽魂豈無鬱結不散者職仰體皇上惻隱之心伏讀大明會典開載京都有泰厲之祭享隸順天府依時舉合無仰懇聖裁准將不知名男子應賑銀八十一兩六錢三分二厘移送順天順府即于王恭廠被災處所照依祭厲常儀備辦

牲醴羹飯仍量加醮壇庶泉路遊魂並沾聖澤凡此
華轂編氓且盡（誦）皇上矜念黙黎比周家澤及枯骨尤
不啻過之也奉聖旨知道了　諭內閣吏部都察院
聖諭上天仁愛一月三示警戒夙夜憂惶敬天之怒
脩省寔政亟宜舉行覽樞臣王永光所奏停工緩刑
言若忠愛朕熟思之旬日念皇極殿工已八九止用
銀一百五十萬兩不派擾民不修壯麗伏查邊除歲
解不缺外發帑又二十餘萬兩已同逝波竟無寔除
今皇極殿工用不過什一木不求全石不棄瑕節嗇
存留物料半積即接搆二殿計外解百餘兩未到皇

上發帑百萬尚存朕業已罷省徵停搜括蠲編派矣秉此內外臣工協心並力通融撙節即事半而工倍且一勞而永逸器具無朽敗散失之虞商匠需經費豢養之澤中外臣名宜悉此意若司民牧守封疆者皆如大工官鮮侵漁民無嗟怨則何功不奏何治不除手永光再奏謂未見恩免何項寬恤何人正望朕調濟簡省朕俯憫民隱仰惕天威正當罪己每思改絃飭爾諸司舉行寔政見今民窮已極優卹何妨方東西兵燹救寧何術非蘇民困莫挽天心朕研慮焦思企望平治況今年盜龍袍內庫二案朕懲積奸已

經重典其奸細停囚強盜律不待時原未違春生夏育之天似未有淫刑妄殺之獄法司用刑宜体不得已而用刑之意使奉從重之指務為持法之平縱情重于罪亦只罪當而止朕後世子孫不許縱重擬之旨著為令朕又仰思皇祖刑不上冠紳崇養士節奈士不自愛爭為奸宄如周宗建首保熊廷弼去遼之役何為陶朗先糜帑賂遺媚衆撓法以巡城御史歛多官銀兩創立書院自甘督工盟戴奸邪抗旨亂法碑文見在喪盡良心又惡郭鞏力攻逆弼遂誣鞏交結內侍兇鋒交流逆眼纔集欺朕幼沖以代衛致楚

之術玩弄要挾及朕家訪博詢都無影響正合祖宗紅牌說謊欺君之律朕慎重誅夷姑行提問不敢失皇祖隆士盛心却又以一薪俸作贓認莫須有之罪郡縣扶同并以侮朕周順昌始則逗撓詔獄以孫女婚魏大中既則奉旨逮問糾黨稱亂竊旨欺君雖遠從貪狼半由自取而結昏重犯顯倡不臣黃尊素為南星居間分贓自肥座師破例賄入吏部攪亂朝政僅々削籍歸里又認司房宗族暴妻卿并非復人理可謂士乎夫朝廷重士寔士寔自輕朝廷建言々迹侮上若一味含糊寬假則春秋無將之誅謂何難乎

其爲上矣諸臣不詳察不自省輒另具腑腸動以爲朝廷之過朕所未曉卿等可平心衡量朕之所言果輕聽乎果偏徇乎朕何忍孰祖宗之法而任其肆逆滔天也耶你門大臣任重股肱道崇忠直若皆事不課寔則過則歸己一體何居靖共安在試各清夜自思二千萬餉今日何在天灾民困何以致然應否徹底澄清應否懲前戒後其諸四罪狀應否深究各自吐情寔毋挾縱橫之術熒惑萬世人心致天憫人朕勿赦替祖宗法度朕另敢私特諭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

悊皇帝寔錄

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脩較正廪監生方　至

天啓六年閏六月初一日

廣東御史劉徽疏為臣工積習未除內云人臣比肩而立同朝委身以事一人官守言責總期盡忠報主試觀從來軍國重務孰是破私緣以歸大公刀筆機銓大都藉公家而脩私怨始猶驅邪以扶正終反杷正以為邪是豈皇上按職課寔崇恵斥佞之意而不

可謂之臣負君乎且也城府自立惟引類以呼朋向面另闢更日新而月盛盡是依草以附木幾見排闥而折檻是豈循分稱塞公爾忘家之義而不可謂之臣負君乎善乎樞臣王永光之言曰今果能大法小廉靖共爾位否今果能滌肺腸清白自砥否危言正論真可喚醒沉迷振起積習矣則揪其大以端小者之坊表凡職司補袞專任調燮宜何如亟亟自励哉職竊異輔馮銓之不滿于人言也輔臣雅負人望當特簡之初聖意望其啓迪中外望其褆福即微臣區區一念亦望其不朽相業頃接邸報偶見部臣吳淳夫

有疏論及職不勝為輔臣駭夫政本攸係何當敗類是時揆柄在握乃為神叢取藉古所稱大臣自重以重朝廷義何居乎奉聖旨劉巖與輔臣同鄉凡来随聲附和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潘汝禎題稱魏大中奉旨追贓嚴比家屬再四查勘家產俱已盡絶親隣代為完賍共追銀二千三百六十二兩九錢三分三厘三毛合前鎮撫司先完銀九百七十兩四錢與招稱三人派分賍銀一萬兩合將魏大中名下賍銀照數追完現在起解相應具題奉聖旨云云　浙江巡撫潘汝禎疏請立祠以彰閏澤奉聖旨據奉魏忠賢

心勤為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之灾傷蠲百年相沿之鋪墊寔從衆請用建生祠着即于該地方營造以垂不朽其造坊撫掌等項俱係急需還催速解運該部知道

初四日

山西道御史陳朝輔疏參閣臣馮銓內云長安之所謂新局者有幾有謂納交去輔而旋遂其人者有謂寀通趙興邦等而日逞其謀者門戶所換之人今漫處之則何所適從慫恿已成之事陽優阻之則明為翻局新乎否乎而輔臣不服乎長安之所謂納賄

者亦有數有謂稀腸而廟市玉杯幾畫者有謂娶婦而猶睛夜珠並役者有謂多收古玩而家師分惠之感慶〻論揚者有謂盜在他獲而內無失事之稟歷歷可摟初見詐選已去之銓郎初到便知不久今日說陞明日說調賜環之耽方獲戾有所自来賄納乎否乎而輔臣不服乎又郎就其辯吳淳夫一跳不覺自供自吐而折之曰黃山為何地茅元儀為何人東林府庫盤踞黃山大俠輦金原非輕詆黃正賓之婿葉李江文言之逼楊左曾非黃山之徒而誰手此惟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而他不暇顧也翻倒濁乱殷鑒

不逮令程夢庚輩縱有數十萬金猶是尋常常布何緣而致曳裾相府輔臣者亦何所親厚而與南北懸絕之也貴戚迴殊之人留連歡笑日夜招搖至此、恐六門戶之人所欲與之之緊之非僅〻偶一識面者也茅元儀江南紈袴標虛聲榜異幟豈堪大用之旨曉然天下而病歸若雪常蒙齒牙是亦不脛而走之明驗而尚不以封疆為戲其誰信之奉旨這本說馮銓輔臣事跡多端即着回籍閑住以俟公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於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得輕縱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查折毀書院內云臣謹會同巡

按御史徐吉看得自書院之主也遂有竊先賢之遺以道斈自命者矣自書院之盛也遂有標講斈之幟以門戶自雄者矣鴟張蟄伏既為樹黨之招蟻聚蠅營實亦藏奸之藪使年來地方吏治不課職業而課虛聲天下人情不畏名法而畏清議則書院之貽害深也臣等部遵明旨遂一嚴核凡近來所搆書院無論已拆未拆在官在民務祈期徹底清查無令少留遺孽其在無錫者已兩經拆毀纖悉無遺他如常熟至嘉興定查各有書院一所雖新舊有閑名目不同亦俱刻限盡數拆毀從此塞招搖之門戶掃蕩平之

正路于以息邪說而正人心一同道風明禁之所錫遠矣奉聖旨這拆毀書院變價二千四百二十餘兩俱差官解到照數查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初六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稱該臣等謹會巡按御史徐吉看得故犯陶朗先世居浙之秀水其附居寄吳江者惟房屋百間托之僕從居住庄田數頃責之佃戶輸稅耳此雖三窟之營實無長物之貯易見也臣數日以來督責之使絡繹如星促勘之檄往返不絕再四簡括田房器皿不過四千餘金臣等復嚴行批駁設

法清查詳核五年以前歸戶田冊于是昔之附戶而叨優免與夫緣事而經轉售者皆一毫無所滲漏復追變價銀一萬二千餘兩又查原續王貫等數人昔稱挾仇栽害各犯控部咨查行府研審未納內有本犯族人陶元柱原核銀二千兩該縣勒令如數全完見行比追類貯起解總計得銀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二兩四錢六分二厘是役也以臣等之屢勘屢駁合道與府之嚴查細審又合縣與廳之悉索窮追無論見在產業即既賣者亦盡責其再償無論本犯產業即附寄者亦悉追其原值僅剝至此已無纖毫遺漏

其餘田產資蓄及本犯父兄妻子俱在浙中既籍已限于蟣封長轂踪及乎馬腹應聽彼中府撫按自為勘報非臣等所能代庖也奉聖旨是該部知道

十七日

南京浙江道御史羅萬爵疏為罷稅皇仁已普帶征民力宜寬內云臣生長江左往今粵會東南一帶閒見頗真先年粵中稅額雜稅瑣屑迭出于額不支猶洒派田畝至議罷而後畫可知也至臣里蕪湖原有額設閘差役增設稅使愁苦之吟章以罷榷稍甦昨者採木之使偶一駐節此于稅何涉乃里中舊役稅

棍浪侍後稅遂張迎吻以待商即封木使臣奉公東下毫無驛騷南工關臣潔已寬商招徠百計而代木敝江今年較往昔倍減豈枯木朽株盡化為朱房芝艸哉毋亦商人同風却顧畏足不前貽關臣以無米之炊耳徵工臣請止皇上俞旨止恐驚綸駭浪之人情更不知作何景象矣江濱赤子又安望其熙熙往來如故哉由商推之則名可得而言矣夫民間所苦追呼愁嘆而旦夕不聊生者無如帶徵蓋帶徵豈能盡有無置之但念民間一畝田耳有金花有本折有均平有雜項有夏秋糧惟正之供已自不貲況遼餉

之新派又不能少緩須臾乎夫天生民力止有此數盈于此則縮于彼識者尚謂足于加派必虧于正額矧兼蒂徵而背骨盡而髓不繼矣又況天下大矣待無有上議蠲官議徵〻在官不復還之民者乎得無有非戶兵工三部之急需而一概嚴槁獻急辦者乎帶徵之一粟一昏堪落窮簷之飽而領農夫之手者乎臣非敢以此盡天下賢者然萬一有人能無惻然下賈生之淚而煩皇上再三之絲綸乎至于停稅一項已奉俞旨速宜頒行六衙四達之衢庶商人視江關為樂地輕險阻而出疆矣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停

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通衢使商人望関津為樂境至帶徵錢粮朕念民力有天啓元年以前者盡行蠲免已徵在官者不許浸洒花戶元年以後照常徵觧寬其舊徵以急其新輸其本年各項正額務要期及速完仍刻定揭冊使百姓曉然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部該知道

二十一日

浙江巡撫潘汝禎疏題罪撫陶朗先贓銀屢奉明旨森發臣等奉行恐後已經嚴司道督行該府縣提查田產勘報寄贓務及發切誡恐隱漏詭秘匿重報輕

業不啻三仝五申矣所據道府呈報犯官陶朗先除在部交納過贓銀四百三十九兩八錢零今勘追銀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兩九錢一分五厘又追陶上道等受寄銀四千五百兩陳華麗等三十兩陶平又代陳華康等完六千五百六十兩共二萬三千四百一十六兩九錢一分五厘現今起觧布政司差官賫進復查罪撫陶朗先奉旨追贓今三次嚴提委止有此據該道府呈称本犯銀數原有登萊南直吐供合之則多搜勘甚難分之若寡比追犹易況其子陶學易現為吳江生員所有產業與寄頓比秀水為多移

文不移躭延嚴旨凜〻自處臣等先將已追銀兩責令解司起解以應急需因係徹底搜括毫無滲漏惟有在吳江者應彼處另造報外臣理會同巡按浙江劉之待合詞上請奉聖旨陶朗先贓私數多止追二萬三千四百有奇何得終局還着詳比嚴追如數解進其隔屬寄贓犯人仲臣等仍即會同彼處撫按併力究追不得推諉遲悞責有所歸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山東道御史袁鯨疏參冢臣王紹徽內云紹徽雅志澄清當日何等識力皇上起之田間列冢卿今日何

等眷遇乃甘負聖恩褎如充耳其他狥情比暱不公不平之狀嘖〻所聞臣亦不具臚列以尽掩風望即一視萬齡耳瓜葛深情嫌疑罔避一推再推戀不置前旨駁正纔半月而資深幾可後諭重訂未一朝而暋然弗畏復懲前用陪之誤罔擇一俸淺之湯道衡令皇上疑其正并疑其陪則胥冢臣波及之也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其人非紹徽一生知己而推轂恐後者乎應甲當日氣骨謬附正流而百十跳潦倒病狂吠破長安之口取皇上之厭矣及任秦中賍私狼藉雞犬不寧奇貪異穢更有駭海內之聽聞者是盜

名遺臭辱節鉞而玷官聯不小也可縱之而不一追問也奉聖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江西道御史盧承欽疏為去輔紹戩遺臭盡露公論既定衆惡宜伸內云其陷前輔顧旧宰擠同年凌前輩慶蔽奸無隱之吳國華逆執法不阿之余大成以至盜國殃民占水田可數千頃則尤彰〻在人耳目而為公論不齒者不寧惟是吳裕中八月御史耳袖裹揮誰寔挾之杖下畢命誰寔致之輿言及此孰不痛心而猶有諭〻訛〻為輔臣左祖者此其人必輔

臣之人非我皇上之人也奉聖旨去輔行事雖屬風聞這本說的是徐縉芳各項贓銀不下數萬奉旨追贓已久迄今不見分毫是何法紀其貯之官者可以立取其欲之家者可以守追着行准揚福建兩處撫按勒限嚴追解京不得仍前違誤以取罪戾

二十四日

浙江道御史張文熙跪奏舊撫喬應甲内云原任陝西巡撫喬應甲其人者真盛世之怪物也應甲生平臣生也晚寔不能悉但知其為門户排擠之人也不知其人視其交俱知其為冢臣王紹徽莫逆之交也

其出山之時奏對不倫大類村姬罵市閙者無不絶倒猶以為山中老夫抱憤已久尚不失為氣節也及至辭撫恍而就巡撫人皆先知　其舍內居外桀敖之狀不便朝參而不知其辭陝居濃狼貪之性陰畜已便閑其初到秦中過河誓神閔西父老人〻有更生之幸不意未幾即竄然喪其樂生之心也譏聲滿道傳者欲臨長安之人無不怨紹徽曰秦人何辜而使我至于此及也紹徽聞之頓足失聲遂有南都之轉且其臨行之時純忘絃慕狼狽更不可言躬行窮寄名員賢豪猶使其優游田里有此人妖安得不

徵天變手冢臣不能告人之情如臭飲水而不能知人之請亦無肆矣奉聖旨據奏職迹多端令行查勘

二十六日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請聖明洞察以杜積奸內稱有監守自盜倉粮斬罪犯官李柱明與僭用龍袍斬罪犯官李永恩者偉生念急不惜重貲以營脫而見與同監之方震儒昔日同監之刘鋒寔與承恩爲謀首爲據廠疏所陳玉帶金冊等贓俱已見獲貯將何用託送何人豈無券約可憑証而謂御史溫國奇曾向臣求寬何異風馬牛不相及國奇與刘鐸爲同鄉同

年國奇即差出刘鐸固見在既與方震儒商謀而詐騙復假温國奇設套以償人一鞠立明當亦不待臣辨若李柱明全弘進屠義章煥斗皆係司官先開手本以報内監及各衙門各司官投臣印信手本見在非臣強之使開也既開而見駁亦屢例之常固無傷于開之体吏書之索騙何為者謂司官盡不知乎而吏書之硬口固在也謂吏書盡妄指爭彼種〻之見賍又何從來也臣自本年正月叨轉到任見有司官類多賢者然猶時常以共甘清苦相期又時常以勤慎嚴察吏書相告戒詎意人心不同有如而為至甘

為吏書所愚所污如翟師雁李陛聞馮士渠今雖悔示何及我犯吏如史大仁等尤惡極罪大近郎中唐謨言為臣言李承恩發覺之日刑部衙門人役許多盡性搶掠無幾人空手而回史大仁寔為戎首自假時索詐承恩以至今日始敗露本犯即肆諸市朝非過矣夫吏書之玩法司官之過也亦司官之不淨致之也司官之不淨臣之責也亦司官無億逆之明致之也伏乞陛下即先罷臣而後勘寔三司官所稽之賍果曾入己與否以為褫戒降罰差等其諸招賍吏役悉盡法處置庶刑曹自茲而往將有改觀之寔謹

題請旨奉旨徐兆縱容司官吏書受贓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飾辯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成何憲躰都着寬帶閒住劉鐸犯罪得釋又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儒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各受賄司官俟震撫司問明具奏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高弘圖疏為知人不易卜相為難內云皇上御極六年于茲枚卜之典凡四奉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頃輔臣馮銓在闕踉蹌之狀尤為意料所不及而有識者咨嗟相告謂其拜相以來報怨之心長則報國之心短吐握之

風徽則賄賂之門開閒遠之事多則又造物之所必忌宜其不旋踵而殞越至此〻舉朝之公言矣職無所知識獨知前事不忘後世之師用敢考在輔之公許望新叅以儒業并告今日當事諸臣鄭重其典勿徒一年一牧卜即今銓眷衰而棄去富貴已極不知朝廷所得牧卜之用者竟安在也故旨稱素行而公謹云者其休〻斷〻踹〻斤〻之謂也旨稱才猷而練達云者其容綜典則弘濟艱難之謂也聖諭而言相品與相才詼之矣巡撫喬應甲者在昔門戶幻默玄黃酣戰應甲頗持正論雄負清流不亦鐵中之錚

錚子即有嫶其粗鄙剛戾職以為亦自本色可取而要錢齷齪之事則可保其必無何一生砥勵敗于撫秦若于錢有骨髓之癖而貪生大著言者津〻咏有據矣奉聖旨收卜共矢虛公務在得人已有旨了喬應甲生平自負乃撫秦貪跡大著言清行濁憲体掃地何以風示百官據言叅論如出一口即行陝西巡按從寔勘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狥情隱匿

江西道御史李燦然疏為私人依附有據內云戶部左侍郎徐紹箕者當年議論風采豪杰自命職亦夙慕其為人不謂患得念重熱中眉灶借友匪人投身輔獨

心艷於佐銓之席又自斷于司空之門奔走營〻今
又齒冷豈其功名淡漠遂令初終兩截職甚爲絀箕
之晚節惜之又如職方司郎中鄭履祥者筮仕真定
既黹身高邑之門厠身樞曹又竄入涿州之幕致前
浪之拒節盡被摧折以去而履祥峩然館職方之符
矣使銓久據相位則其時〻閱說于黹樞政又寧可
更僕數哉嗟呼清夜之思誰獨無之而甘心爲依附
無非以銓能使票擬之權擅翻天之手如吳殿邦橫
參巡方之公祖則不難遂陳保泰以快私亓詩教欲
鋤異己之正人則不難驅李徵儀蔡國用以勦其儻

竊柄以行私假上权以箝衆遂致骨力不堅者趋之如鶩今冰山潰矣紹箕等澳忍就列能無愧于今批奉聖旨徐兆箕急得熱中役身在輔嘗謀要地盡喪生平着冠帶閒住鄭履祥風附權門今躋入幕驅除同輩縮脊戢方吴殷邦多事居鄉横恣公祖主逐多繡以快己私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二十七日

掌河南道御史王業浩疏為牧卜將奉諮訪至精内云一曰求真品夫賢材不同聖賢豪杰各成就其資之所近楊琯之清姚崇之畧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

端方李德武之文武兼資韓琦之謀斷並絕皆自其不磨之品也尚爲無品而居高位則覆餗殃負乘取諸蓋黃扉而愧白麻并辱明矣一日收人望謝安之起于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雒下慰蒼黃之望而塞四黃之心豈虛名之扉揖孔要亦寔經濟寔品地之所蘊者也自非然者奎裴公謹畫餅才猷徒藉口呂余政之雅量而遂無王新恭之彈文負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日重老臣夫老臣者言才品猷業以老而成也天下大器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製哉力綿而負重骨脆而

致遠朴萬斛之舟自非歷練之長年三老勿任也青蠅逃從何來路巖如何得老覆車笑柄今古皆然何可不慎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先若卜相而從方隅起見則真才真品又陷于籓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路不可着也上國遐陬之成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心蓋方隅之畛一化而異同之隙亦永消此清平之最上義也一曰覈疑似自門戶之氣熾而不肖者蠅附一時皇路諸臣平心作背公死党之容章天清日朗邪網頓破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招口所

傷不無顛倒使抱志者有重地方之寬懷才者無見天之會大典如何得光茲諮訪之下務使諸臣平生品格并前後公案洗濯與登廣並行而旁求之曆念始愜耳奉聖旨敕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即着依議行

二十九日

山東道御史袁鯨疏參冢臣王紹徽內云（紹与）去輔互相標榜凡應置之人曰相公不喜應用之人曰相公欲用封口帖當先而遂何請不諧而致煩竊嘆耶既曰通家則當道義相規即不然堂堂太宰宜艸疏入告

有何嫌疑至私取而竊嘆之亦足羞矣皇上誠躬問紹徽一二不諧者是何事想暗昧不可告語之心事耶公議之後復有公議家臣之後復有家臣紹徽固欲一手握定不知徽非生来的家臣誰為永戴迎合耶頃忘與曺欽程直房拱手殷勤借重而同筆鄉貳梅曰耶至引楊漣熊廷弼之後輒以籍職口嗟〻徽固心狼而手毒不知己情窮而詞遁矣堯舜之世鯀殛而禹相楚地獨非王地楚人獨非王臣蠻莫犬馬具有忠義況珥筆朝班叨享萬厚誰肯自棄生平而動牽牛馬不及之機識挑激皇上令言官不得一盡

其耽掌耶奉聖旨王紹徽贓私狼籍着冠帶閒住

七月初六日

湖廣巡按陸獻明疏爲薦奉方面官員薦李春茂翟師雍周士昌虞德隆刘繩礼胡一鴻葉東敬王景張元芳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七日

浙江巡按劉之待疏爲薦舉方面官員薦康新民胡廷晏陸問礼董承詔胡維霖傾言唐際盛劉有源等

又疏爲薦地方人才薦沈應文丁賔姚思仁沈儆炌李檟唐世濟徐必達陳德元陳懿典陸長庚韓敬

劉毅表茂英葉其蕃王以言馮任趙世祿朱錦黄汝亨徐人龍等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九日

湖廣巡按陸獻明疏參原任荆州府知府今陞天津兵備副使郭湸者性氣足以凌人而識見其闇彌縫足以攬譽而乖戾異常師帥重地已令小人笑君子識素蹇海濱決難掃鯨鯢而飭綱紀尚其操守尚無煩言壯年尤可策厲今少加懲創俾知磨礪所當照浮躁例以原任知府量行降調者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十一日

湖廣巡按陸獻明疏為薦舉地方人才薦劉楚先陳薦張之厚石昆玉于倫蕭丁泰石炬湯思諫何継恭陳聖與李純元白珩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日

巡按四川御史吳尚默疏為表揚節孝烈婦黃氏賦鋒之不可攖也氏獨挺罵不屈身甘三斷而不可辱腸堪百鍊而不可悚白刃霜飛青燐月冷節婦徐氏處于靡孑遺之中獨與弱女為形影與垂老祖為命而卒能矢靡慝以報所天則砥志者尤難之許氏方

其狗笄稔未亡人強為窺諸姑孫視息人間形如槁木心似寒水范氏重節如山輕身似葉結縞半載了義千古真矢挺孤貞烈以性氣者也又烈婦王氏袖有烈女傳〻氏以自命也夫病封股救之夫死自經殉之夫入窀而頭地下從之四十五日之結縞遂甘委其身三年之強活終莫易其志節烈之成天挺之矣至于嫂病刲股父病刲股則又孝義兼全女婦兩盡洞無愧女使者又節婦陳氏姑息没娶子女無依茹萬苦以充所養歷百以無所天至于姑一穴氏一室形影相弔死生以之而若節之貞有轉匪石而集

廖者矣孝子李資孝割股非孝之大也出于十歲之孺子則倍真根于至再之孝思則彌篤況廬墓逾三孺慕如一恭生送死兩無憾焉奉聖旨禮部知道

浙江巡按劉之待聞得犯官錢士晉百金之餽此言汪文言之口供且奉明旨查究矣今據其辯揭稱鄧撫無紇揖文言不識面則文言之供豈無因至前者予第文言已死不能起九原而引辜服罪固臣子之分也追倖助工烏容置喙奉聖旨刑部知道

八月初六日

刑部尚書薛貞題稱天啓五年二月內有擅穿龍袍

犯人李承恩參送到部審明依律擬斬先赴司務廳析到點名史大仁就用銀十兩與先在本廳今回籍書辦陳吉求發廣東司審問希圖重賄與在官大房高九經向承恩在官男李瑞并家人劉才說道扶持官司講定銀一千兩又本年三月內劉鐸因别卷問結歐陽暉等牽連參送到監與李承恩同官方震儒時常相會適遇大熟審恩例李承恩向鐸與方震儒求時脫罪比方震儒聽從講謝礼銀二千兩包管完事彼時鐸得後取出外李承恩寫書與鐸要求情脫罪等情看得史大仁等九人膽大包天心貌如賊受

贓止一千八百之多脫獄有入生出死之巧猾名神奸共謀翻案雖云同罪而大仁也其尤也永戍終戍又何辭焉劉景元等十一人或居間說事或代人過錢或為親暱關情或是孔方作祟依律擬徒亦不為往至若方震儒以援遼而失蹈封疆身羅重辟劉鐸以詩句而遠繫縲絏旋沐寬恩一當悔罪自安一當感激思報乃復賂財苟得利令智昏負罪者而為人挽罪僥倖者而又欲免人非惟王法不容抑亦天理何在加罪有言敢不遵承除劉鐸依律擬戍無容再議外方震儒注稱前案原以永戍從重擬絞今再于

絞上加斬于法似為大重然臣等執法之官惟知有
皇上之法加罪之旨昭然含斬別無可加亦曷敢輕
信而為之開一面也奉聖旨方震儒原以擬絞不思
悔過又復居間按法加斬非過劉鐸身羅法網仍肆
奸貪為人貪緣加絞戍允宜李瑞以欽賜金冊行賄
脫罪大褻國躰還着與史大仁等一併遣戍其餘依
擬

初八日

左都御史房壯麗等会閲得知州王國禎者可異焉
乘亂而得金豈是神輸鬼運因盜以為利不啻胠篋

探囊極飢抗近良心而出來更價反類販夫賈子之行妝亡籍称美意而携婦挈男終非恤寡閒孤之仁蓋其生長邑地原無仁義漸摩而歷任實邦一任縱橫孟浪機形既著窮治非苛惟是異省之証佐否如而歸裝之數目難定諸其一二贓已盈千三穢永盡厥章宜從更議一從庶合于法用儆官邪至于闒茸不職原未需一命之榮司廳而審查明執照業追附卷贓銀合依原奉明旨解部充餉者也奉聖旨是

初十日

登萊巡按李嵩疏請明旨免行俘解內云不解俘何

以知其擒獲之數果一一皆真又何所憑以為今日之準矣日敘功之案乎尚記臣巡関時薊鎮曾解達于都門外三忠廟驗訖發還候題合無將東鎮前後俘夷悉照遵照施行之旨行令毛師審其有辜無辜當刑當宥具揭轉臣具奏得旨仍行毛鎮分別刑宥施行其刑者解級臣衙門逕一驗視奏聞以有功與功罪相奏准者分為二項事平之日勘議陞賞有差是恩威操縱出自朝廷以後永着為令但有陣獲不仍稱解俘祇報數目同前施行則既不沒其將領功次之勞兼以消其豺狼意外之变且無所容其虛冒

濫賞之弊又不失其稽核剖取之私而直以杜其零星解報之遺擾矣工歲點中魯有非安邦彥不必解獻之例則頭目非哈赤佟李不可此當統令毛帥陝諸俘審處第于叙功之日准其上賞亦分別功次之一款也奉聖旨不係渠魁免行俘解着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十一日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稱會同巡撫順天劉詔巡按直隸梁夢環看得天下事有必不可因因〻之而秖以貽害者則更之便又有必不可更更〻之而適以釀禍者

則因之為尤便此在設身体國者權時勢而衡利害不可以意見執也如貢夷一事自祖宗立法以來二百餘年未之有改今廷臣防患未然頓議裁撤並煩叢言中重為邊臣者敢不仰承宸綸必期副廷議之為貌貌哉第人情驟更其長常則駭忽奪其所欲則忿此在中國猶然況犬羊乎今日以奴勢之猖獗若彼內地之空虛若此所以貌貌攘臂于遼左而不得長驅于薊門者止以款虜之着適為捍蔽耳向來三衛夷人款貢如常忠順不失雖夷情叵測我猶得借以示羈縻虜猶啗此以受我索乃無端議撤漢過自

先虜駭乎不駭乎怠乎不怠乎駭而且怠寧乎不寧乎無論東西謀即諸部闖起能支乎不能支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頃路將馬士麟遵照部文走使虜廷曉以明旨諭以法守不惟不得輸服其情而且反招其侮嫚之語褻国体而起戎心莫此為盛職等身任封疆計安宗社一点區〻謀國之忱豈敢後于廷臣而省費之利安邊之利騷擾之害小侵凌之害大一事之無一事小而百年之無事大是在廷臣熟計而審處之非疆圉肚腸而忍自外于廟堂肝膽也況奴酋結婚虎憨已陰懷并吞之志我撫之惟恐不敢

復從而携之是驅之使合也及思作伙籍兵背冦悰然思之寧不大可寒心哉往復傷殘百計躊躇畢竟不如仍舊之妥若慮其道沿途騷擾影伴藏奸恐為内地患則惟刻責還臣謹押送嚴盤詰以防其狙詐而已奉聖旨覽奏具見為國深心進貢夷人姑照旧例但沿途盤詰加嚴不許索詐擾害驛遞支應宜速不得勒措留難到京日預備賞賚亦要速發起身該部知道

十七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為師老數張任重事鉅内稱去

秋河上　觀我之虛寔故傾巢入犯視叢爾之寧遠如几肉其兵過錦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報入而謂我畏彼先逃故一意無復忌顧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敵愈易而并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已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然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革以畏之艱於渡故為舟〻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山流之淺以濟師其必由之師則剗花五大營駐牧處故虜囊　台吉而驅捲各營且取家子瀋陽携之以入犯

為一進不退計孰知毛文龍結襲遼陽故旅兵相應使非毛師搗虛牽遠又受敵矣毛師雖破創兵折然數年牽制之功此為最烈又云承關內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目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二百里往返願竟其艱況為遼東舊有之官或宜並設如撫鎮若臣鰥曠已久罷戾日深二親在暴不宜一刻戀此但未去一日宜一日經營皆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為節省事則年治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返祖宗愐憤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

足歲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復言恢復而遠無不復不必急言平而夷無不平即此一番更定　自不能為患即以下手之日為結局之日可見古今人原不相遠而難成易敗者況功任勞必任怨有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出盈篋毀言日至從来如此惟樂羊與莭墨大夫臺結獨知于其主耳臣與諸臣遭遇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皇上與廷臣始終之封疆其有賴矣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至守不主戰尤是制　穩着閫外另設餉司着速議覆朕念封

疆委任責成不啻推心置腹安有謗書可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滅　毋以瞻顧分心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陝西道御史張應辰疏陳聞見所及內云我國家建邦燕京神畧之重金甌之固真萬世不拔之基也然所稔為心股肱重地者惟畿輔與夫山東河南之人心耳北地人心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蓄者也今畿南河南地方災傷種種見告矣耶來自田間繇河南歷畿南三郡而抵都門目擊諸郡邑之若水患者棟宇傾頹田禾渰沒不能縷指萬姓嗷

嗷莫必其生霄啼露宿庐舍間諸水浜野渡橫舟禾黎盡成泥沙而高隴不受浸灌可望西成者復蝗蝻如蟻穀穗一空波臣之所餘者又為螟螣之所食矣夫小民胼手胝足終歲勤劳不過為室家之溫飽之計今一旦付之流水殘于蟊賊無棲身之所並無糊口之需比不填溝壑則散而之四方耳甚且計無復之挺而走險有相率而為盜耳頃我鄉靈盧之間飢民作乱刼掠公行所賴道府諸臣親履行間計擒元兇無亡矢遺鏃之費旋就蕩平不然萬一礦徒奸民竄毒地方不知當何如也此非近事之明鑒哉皇上

于都民被灾者兩蒙帑金以賑恤之輦轂之下靡不鼓舞歡呼祝頌皇仁所省直灾民不减于京城而我皇上軫恤之仁亦決不後于都門之内也恭圣旨明為邦本被災地方着行撫按多方賑恤以保遺黎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刑部尚書薛貞等題稱犯人刘鐸于天啓六年三月内同别卷咨送刑部收監比有監内重犯李承恩與鐸往來時值大熱審恩例李承恩向鐸說要尋情鐸就依允蒙恩釋放于本年閏六月内遂挨李承恩金

卌玉帶督伊營謀脫罪致該東廠緝知題叅問是鐸問得情：發覺自知有罪難解不合與曹雲龍商說方今刑部徐尚書東廠魏太監俱是執法之法官他兩人在我命決不能逃必得何法可以害他兩人性命救得我無罪等語比曹雲龍回說我有一人方景陽法名應元此人暗曉鎮壓咀咒等術他可作得此事比鐸遂請方景陽到鐸寓所家在一處傳說前情比方景陽買活雞一隻買活雞一隻殺死投入滾湯鍋內看雞肚上下以驗被鎮之人星辰　犄如雞肚向上是星旺向下是星犄即為照驗又令家人刘福

將一投詞槁送與方景陽比劉福亦不合收送上有三圈刘福問說三圈為何方景陽說此是被鎮之人姓名先于閏六月初九日在方景陽住處夜祭一次踏星步斗家童辛雲在傍礼拜又用一木約有寸長埋在地上每念一咒用篆刻妖牌擊木一下祭畢一次方景陽向辛雲言說多拜上刘老先生其兆不利徐魏是旺鎮魘不住必須再次辛云回後鐸又全辛雲送錢五十文買雞一隻于七月初四日照前行法又不驗復于七月初六等日往許真君廟行法數次在官道士李理請知記比有在官家人書用屢向鐸

說魏太監是國家重臣不宜幹此事鐸却嗔伊功阻尋隙將書用責三十板書用自將頭髮剪去一半要去修行鐸恐債洩其事帶入監中不放出外鐸又將銀弍百伍十兩付與劉福打点比有不在官家人趙三等將福擁至孔沙鍋衚衕一處　說你家主事你將銀打点我拉你去見官等語劉福慌怕將銀三封重一百五十兩付趙三等求免去訖遶過捕營軍番巡見提獲各把總属審吐前情本部覆看得刘鐸以詩句被逮旋蒙聖寬宥復官稍有良心者宜何如感激前根乃潛踪旅邸巧作居間圖己廉恥喪盡法網

難容及其事露不自悔禍復造魘魅符書咒咀重臣夫以重臣而敢行毒狠用術以肆害則凡欺天罔人之事何不可爲陰毒殘忍之謀誰不可試况以上謀下以卑謀尊長此安竊真膽大包天神姦盖地輦轂肅清之下豈容此魑魅横行哉一絞尚有餘辜比依謀殺尊長者但屬已行便當論斬夫復何辞方景陽咒水符書與妖害正先遭陰殛天網不漏矣曹雲龍指尋門路作奸鐸之腹心彭文炳遞柬相邀助妖魔之氣焰刘福寂送投詞閱三圍之大意明明暗室同謀據律擬絞亦當厥辜辛雲愚幼無知姑從遠戍似

亦非縱書用李理清隨審免供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題請奉聖旨劉鋒曹雲龍彭文炳刘福俱依擬即便会官處決辛云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还當戮屍司官高然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狥情賣法及奉處旨縱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為三朝要典允称信史光廟實錄亟須裁定內云古今以綱常為重君德以慈孝称隆國家列聖相承彝倫攸繹至神祖受神祖愛隂

主震執極不移皇祖光宗孝篤承乾慕同訪落我皇

上以善繼善述昭嗣兩朝此萬古帝王人倫之至也

迺門戶諸奸縱橫無忌富貴以捷取為奇即損累朝

之聖德不傾也朝廷父子骨肉勝即君父以惡名不

傾也朝廷父子骨肉間恣情簸弄群奸自許為矢日

孤忠羽翼四皓以成其假道季假忠義之局也天地

幾于晝暝矣皇上離明一照積 盡掃雷霆所震群

魅若宝天日之光炳矣倫紀之極照然犹慮浮言久

溷迷聽失真命史局輯成三朝要典三案中之華袞

鈇鉞皆諸奸之自作自受天下所共信共聞照代光

烈顯揚堂精要如已揭天下萬世矣惟是光廟寔錄向蒙皇上俞臺省霍維華等疏奏另改正之旨迄今未見竣事恐要典寔錄所語參差則一信一疑必滋猜謗近聞有不法之臣如廣西副使曹學佺輩私撰野史紀畧以誣上官惑天下矣諸臣遵奉明綸匝月可告成事何慮何阻而竟寢閣也職又復述要典中聖序曰邪雖芟而能保無復萌正雖顯而能保無復遺珠萬一倚伏貞勝之機稍不審而誤用將奚以為先德光大哉王言于世道人心之慮深且遠矣夫要典中文不害辭〻不害意或有之如職衙門中山東

道御史馬逢皐疏參千言擁王之寀之功一字脫張差之死今死者已死功亦何功職可罰之勿問第其誣損聖德力援邪嫡能靦顏于世道清明之會耶如雲南道御史張素應以地方人才薦職與邵輔忠姚宗文三人趙南星時為總憲力媚時情以覬銓席時參降處毒矣究鋒莫此為甚今南星敗矣職與二臣皆起自林泉之下進依日月之光則素養之骨力勁挺不附時焰者宜亟為起擢以需大用者也奉聖旨皇考寔錄已有旨改正即行擇日開館纂行曹學佺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拿問姑從輕削了籍為民

其書板即行彼處撫按官嚴追焚毀餘着該部確議具奏

九月初八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為奉旨清核虛冒據實具奏內稱該山東道御史宋禎漢題前奉旨着臣查算臣即備行關內道寧前道將關內門外凡自遼事以來逐一明確造冊以憑覆核隨具關內道王應豸寧前道畢自肅及原山海〻運同知戴應祿呈送歷年動用帑金及餉司收放兵馬錢糧文冊到職〻慮其或有差謬行牌確查去後又該山海新餉主事孫如蘭會

稱查得天啓一年正二月自前任傅主事經手正值廣寧潰沒之後冊籍無憑查送今將天啓二年四月分前任白主事起至六年五月終止收放數目造送等因又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稱元年遼瀋失陷退守海西是年十月中書潘世元解到餉銀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七十五兩一錢收貯到庫自同知徐廷松始不期二年二月內廣寧既失軍民竄入關門海輸陸輓以賚士馬飽騰罕戢自四年六月初二日接管各項錢粮惟奉督師各道批發〻過餉銀七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兩零餘俱係各督師經略離任之日

交代查算奏繳訖堅不肯開報屢次催督本官褎如充耳職若止據其冊塞責將何以復明命哉職遂開門細細研算逐人逐事反復查駁窮日夜之力拮据通年月幾番勘算就其冊內開載者據事查情據物酌值其間將無作有將少作多一切虛冒頗得其詳查得後部副總兵孫謙趙天祿等招串營食糧猾兵一半本官明欺其有罪或加安家五六兩不等冒幫若櫻情至可恨所當追其原侵之銀以警其餘者也家雲參將孟兆等往宣鎮市買馬駝匹連沿草途料不過十三兩奸商杜士係等止用銀數兩販買老病

瘠馬数賸一時念過邊買多價給與營兵亡何倒死苦累營伍棚椿肉臓所當將經承吏書與本商盡法究罪庶大奸巨猾尚知有法也城工每百丈估三萬工數臺伍座估銀一萬兩查修城工須二萬工使可成鉄壁何費至三萬工犹時聞拼搨訪係參將李承先都司金嶠守備吳守礼與攬頭趙守義等賄囑委估書買開工價職見北古口數臺一座用銀一千二百兩高廣相近而慮過之則每座只宜照此數而餘銀應取追完官以備繕脩者也南部總兵王世欽中軍倪承業孫建帥府蓋房八十三間物料大半軍夫

辦理冒開帑金三千五百二十二兩零神武右營中軍李過春蓋造營房六百七十六間皆係軍夫修理冒開帑金二千七百一十四兩所當應半追還仍治以欺罔之罪者也其硝黄鉄鉛及各項軍器俱任其有開自莫亡有稽核冒破多端若不追究何以示警以上共計清查出冒破應追銀一十七萬三百二十五兩零總之帑餉之下有貪泉過此鮮有不懷金者每一事委一人夤緣之費不知凡幾何領銀而聽官魁克與經承吏書之指索又幾何至于本委之侵冒又幾何所宜逐項行追毋使侵官肥己者謂終莫可

誰何也乃若兵餉據餉司主事孫如蘭冊造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起止本年終官兵馬騾共支餉銀一百二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餘兩零米料豆四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餘石草五十萬三千四百八十余束天啟三年分營兵馬騾共支餉銀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四兩零米料豆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九百餘石草三百五十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余束天啓四年分營兵馬騾共支餉銀二百九十萬二千二百四十余兩米料豆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余石草三百八十七萬六百七十餘束天啓五年分營兵馬

騾共支餉銀二百七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餘兩零米料豆一百二十萬九千一百六十餘石草二百七十四萬八千八百四十余束天起六年正月起至本年五月終止官兵馬騾共支餉銀九十七萬六千三百三十六兩零米料豆四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草一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五十餘束皆係餉司按月逐名支放一月之間兵馬逃亡其數固不同而餉之支放無異此兵餉之大弊也職作至關查匠兵除患病外其頂名代替老弱者共一百九十名馬除瘡瘦患病外其毛齒不对者共四十匹一一皆屬虛

冐此外一字清楚職業行分别究處似不足辱白簡
矣以煩天聽矣然職于冐餉猶有說焉說者謂說爲
往事難以追論不知此輩膽可包天目無三尺侵盜
盜帑餉而不問孰更有可問者事雖已往其人固在
安而容其脫卸每憶數年來騙官騙餉之輩視關門
爲奇貨可居冐皇上之金錢如塡巨壑毒久奸深彼
此羅織清查而僅止此職心尚未愜而職之愚亦已
畢矣奉聖旨自酋犯順以來發去帑金二千餘萬
何以查得一百九十萬稱熊廷弼于數內發關外軍
前銀一千一十七萬二十兩如何不見着落且經撫

道鎮諸臣都不查核止將幾個么麼武弁苟且塞責題是狗私不公封內四本錯寫五本尤屬大不敬梁夢環俱着回將話來

十二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為遵旨回話乞恩認罪內稱酋犯順以來發去帑金二千餘萬今止查一百九十餘萬蓋據關內道王應豸等開呈到臣稱向來帑金皆發廣寧廣寧失陷冊籍俱無憑查造天啓二年始發山海故山海帑金止一百九十餘萬此外如陸景明李嘉來孫繩武郭衛國毛有德等解四十五萬六

千則當時充解餉司作軍餉支銷又有或發去川黔九邊等処聀從查算至熊廷弼失誤封疆侵盜金錢乱臣賊子人〻切齒臣恨不能食其肉豈肯復為隱諱據冊開于其數内取用一十七萬二十兩臣面詰同知王應豫謂廷弼取用如許銀兩當日作何支消即今取數開報應豫曰聀只司出入經管票取則取下官安敢問其開銷且又非聀經手臣遂照冊擬寔入告廷弼雖正典刑家資巨萬前銀應否行追一聽皇上處斷其餘銀皆經府道批發鎮守王世欽尤世祿等各委官冒破多金臣已業具奏歷任經撫道臣

非敢不行查核緣稟動銀兩皆係操諸臣具在職何敢妄言若設一毫徇私臣當萬死至于封內四本錯寫五本此雖書役錯誤寔臣屢奉嚴旨事体重大心膽俱碎是以精神迷忽一時失于簡點臣罪何辞伏望皇上俯賜赦宥仍乞天恩寬假時日容臣再移文各部查覈皆全數目併解官姓名揭與經撫道鎮凡錢粮經其手者逐一根究清筭臣誓生死以之庶竭犬馬以報皇上于萬一矣奉聖旨梁夢既認罪姑免究還須徹底清查具奏其現查各武弁冐破銀十七萬兩着督師衙門照數追還充餉熊廷弼雖正典刑

家貲巨富其取發関外軍前銀十七萬二千兩並無開銷着行復處撫按嚴提家屬追贓變產勒限解部以助大功不得狥情隱漏責有所歸

十四日

廣西道巡按御史王政新疏陳末議以奠邊疆内云一曰粤西有清藩受封以至今日發祥衍派繩〻振〻共計二千三百七十有餘位而頴秀者少也識愚以爲象其根器重以藩宮查宗衆中有已未成才者長史等官相牽統訓之俾令美墻祖訓寤寐聖賢曉暢理貲財以具則秀臣再爲破格作興加意與進若

其入李幫補增廩多所激勸此固予親〻中萬賢〻之意且以潛消其習驕養縱之念而鍊金琢玉在此一舉矣一曰整頓鹽法整頓之予官而令其無朘削整頓之予商而令其無延挨整頓之予捕盜入役而令其無透露至所屬行鹽之地管鹽之官閣鹽之公私往來者稍予法楼匡時得以白簡從事報後復命之日若道君有司之屬參與劾並行不悖是又一整頓之綱領安詩循故事踵前規而曰衡玉宝之屬只有參無剩凡一日久任守令粤西界在荒边風氣寒煖覔他邦稍異官遷此地者多思褁足服此土者恒

患陰陽彼來此去朕貴躊躇有缺無官權宜委署不得已而借器于雜流行委于諭訓慮地方則多恐朘削望任則幾穿望眼若是乎吏治為難而不得不思久任也寧使其資深遠到而別為後宗毋令其傳舍遽廬而尋為適代庶民吏習民安久道成治而守令任之久之有寔効也一田陞遷甲科嘗試授仕籍而觀之若郡守佐貳邑令列在兩直各省者敘甲榜居七鄉貢居三不則各居强半官至粤西殆不其然知府則甲榜一人矣推官則二知縣僅一人零落晨星仕寮林無色葫蘆依樣治象不揚豈粤西士民實田

荒賦薄猺多而民少可無需于賢哲之大爲展布也祇因天高聽遠習久成玩動輒曰邊方邊方惟其爲邊方也所急需者是吏治也銓此官者先爲汲引提挈毋分别視而作卸員之每次謁選多用甲科每次陞遷亦多令甲科得與其內庶士類奮揚而吏治民風在此一整頓矣奉聖旨（云云）

二十日

直隸巡按李應薦疏爲表揚節孝烈婦薛氏當良人困膏肓之竪而婦身親廬扁之方恥歸未亡甘就同死紅顏泣血八朝羲馭沉輝白練飛光一夜婺星落

耀趙氏效于飛者一年新閨幾能和藥卧病榻者數月少婦備罹艱辛藁砧忽摧合巹與分鸞相續難經有姜赤純與練爭輝節婦吳氏孫未亡人年方十九歲孕遺腹子時未及卆期值家閭之伶仃隻身苦友三代遭外侮之逼迫九死幸全一生雖盜賊過之嘆息即鬼神亦為吞聲陳氏等形骸于鴻毛誓九死而無悔存遺孤子危卵留一錢以延宗況當饔飧不給之時秉貞不易而值艱苦備嘗之日存祀尤難孝子張致中週歲失父事母盡孝諸艱備嘗母病篤封割股肉生母疾終哀毀絕食廬墓三年趾不及室母生

畏雷每雨伏墓毋存嗜物必為羔嘗奉聖旨礼部知道

十月初十日

福建道御史汪若極疏為天心助順滅　内稱逆發難數年兵餉虛糜疆土淪沒彼所以得志而橫行皆由將吏恇怯不用命也自廠臣緝奸助餉中外感激精忠撫臣決忠殉城　熖大挫　醜先奪一旦瘨發而復天誅矣況孽子爭位部落能不携心元兇已除氣勢定能復振奉聖旨這本說廠臣緝奸助餉鼓舞軍威而撫臣固得死守挫　深為探本之論其言

大凌河東以可屯可守選將分兵防禦要害安撫遼

民種〻有法着該部酌議

十六日

漕運總督蘇茂相疏爲漕政日遲日壞救弊宜变宜

通一曰急回空一曰早催徵一曰備紅袋一曰輪水

次一曰改淺船奉聖旨戶部知道

十七日

諭內閣朕聖諭般閣講張爲患極能搖動民心不根

之言善于变乱邪正昔朕在青宮時便聞有皇祖年

間有逆犯皦生光所捏妖書危謀宗社離間皇考誣

宮大臣欲皇祖孤立于上以遂其奸謀報復之私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冲令踐趾之初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之孝德不光或棄祖宗封疆不顧辜荷上天默佑宗室顯祥牖朕明聰群奸敗露其元兇大惡雖復芟除而協從胥于不無漏網前已屢諭開曉再三欲各易面革心盛與更始不謂法紀凌夷之後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未盡奸人及山人請客之類怙惡不悛密嚴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是甘蹈逆犯皦生光之復轍如貽者也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

門衙廣加軍番叅加體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雖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型以息和衷庶人心自此可正是不致混淆以昭朕一代平明之治特諭

十八日

左都御史房壯麗疏為欽奉聖諭事內稱曩時群邪結黨徇私背公罔念君父不顧國家誠為世道之蠹自蒙聖明覺察處分之後或復辜或放流頓見朝政煥然丕變仕路肅清僉壬易慮如魍魎悼雷霆之威

而褫魄魑魅畏日月之光而潛形也不虞尚有未盡姦徒及山人清客之類致厪聖諭諄諄如果有之真聖世之僇民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臣等叨冒法官敢不悉心体訪竭力除姦仰佐皇上平明之治奉聖旨奸黨餘孽滋蔓宜除據回奏已行巡城御史嚴加捕緝知道了

二十二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稱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已銘刻金石無容臧贊至其身任邊事誓肯恢復梟滅逆虜任用劉應乾陶文紀用等而

關內外禦敵之伏甲軍器馬匹懸薦等項俱以家貲置辦日逐解來又助軍需臣方一意巡緝嚴警諸營將吏不敢貪懦營私不敢餽遺隱串改虛為寔化貫為真勇怯而勇以有今日迄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賞宜也鎮臣刘應坤等以帝側貴臣而枕戈衽甲士與索同甘若躬備粮芻不煩近費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賊巢虜穴吞胡壯胆指日誓天真國家之干盾爪牙膺賞世及宜也奉聖旨據奏廠臣魏忠賢身任邊事誓爾恢捐資佐軍以致諸營將吏應勇自飭允孫元功鎮臣劉應坤等出入賊巢為國干盾

示朕所素鑒者先後督撫諸臣王象乾等或撫西虜或振閫外勞績可念趙率教有闗前屯滿桂有功寧遠王之臣推心置腹尤得和衷休國之誼俱應叙錄以達忠勤袁崇煥寧前鉅義著有成勞陞廕示酬原係奏與不准辭

二十三日

直隸廵按御史梁夢環疏稱廠臣魏忠賢志操貞勤向無二慮竭股肱以事一人不憚晨宵罔顧勞瘁任人而功倍樽擶而用舒遂使卜宅之烈重光子來之謨丕著成皇上繼述之美赫殿廷堂構之觀是故遠

極上眷周室鴻圖遠邁漢朝昭視遠灵流徽奉祼誠
皇上齊天之福而宗社靈長之慶也以職所見聞如
何士晋程註沈惟炳久惟門戶之巨魁今日夜尚前
翻局程註與趙南星寡好凡官負陛逐皆註居間贓
私狼藉可以萬計而沈惟炳党邪害正賣友沽名人
人切齒若士晋貪惡更多摘髮難數奉聖旨據奏厥
臣忠貞勞瘁克衷大典況幾先慮潛消乱萌功績茂
著朕所鑒知何士晋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權
居間贓私狼籍俱著彼處撫按照原數叅目提問追
贓解助大工沈惟炳党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籍為

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
叙用

二十七日

直隸巡按何廷樞疏為巡歷關外事奉聖旨廠臣魏
忠賢績著塞垣勞高堂構疊增第土田斥眷酬這所
撥寧國公莊田一千頃並前百（伯）七百頃侯三百頃共
二千頃俱着行各該州縣自天啓六年起務及時徵
究觧部轉給不許稽遲該部知道

十一月十九日

戶部都察院捧出聖旨今歲自春至秋水旱疊至災

異並臻五谷不登以致閭閻失困之現今近畿一帶黎民不勝寒餒而食甚不足或流莩道路或就食京師鵠形鱗集號泣嗷々朕甚憫焉今特發御前節省銀六千兩着順天府分給宛大兩縣煮粥賑救務在均沾着戶部都察院即行文各省直灾困處所亟行設法振濟其賑過若干所費若干俱限明年春暖之時開冊奏報以昭朕敬天法祖視民如傷一体軫息至意特諭

二十日

浙江巡盐御史史珍疏為薦舉方面官員游張孝周

頒曆新民胡廷宴董承詔張大猷孫枝芳胡維霖碩言樊良樞唐際盛蕭基刘有源戴君恩奏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三日

順天巡撫刘詔疏稱廠臣魏忠賢垂念重鎮思慮無周若盔甲若器具滿載搬運而道路之絡繹不絕或山海或喜峰無件不備而驛遞之秋毫無犯同而士則堅甲利兵馬則龍驤虎躍在山海則山海增重在喜峰則喜峰改觀他難備述即如馬匹一事不惜重價以市駿皆係上乘較之边方十數兩一匹便自霄

壞其法之山海喜峰者源々不斷已約有數十匹各有司存臣不能紀述即如薊之臣遵化者已八十匹俱皆驤騰之選各官爭相具餉犒之厰臣正氣格天精忠貫日視國事不啻家事捐私儲以佐軍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種々奇勲業已著於常而銘彝鼎固非臣愚所能頌揚其萬一然而為地方造福無窮臣又為地方目擊戶牖綢繆封疆之孔固忍不併陳于皇上之前而重負厰臣籌边之石畫式奉聖旨據奏秋防巡歷親履巖疆增官兵馬及戒備方畧種々明晰厰臣魏忠賢忠義屢繆綢之防帷幄制

廣煬之勝重價以購上駟捐貲以製懸簾以至盔甲器械絡繹載途驛遞不煩軍器咸濟甯田重鎮可謂周詳朕心嘉悅着賜勑獎以示優異

二十六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爲遵旨驅逐潛奸奉聖旨梁克順門戶奸黨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應解天啓五年銀六百兩按差僉臣如期追進以濟边工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掌河南道御史張汝懋疏爲懲貪之案畢未竟內孫

朝廷之法懲為先曩如借募兵侵庫銀之游士任歷經參劾已被逮追而其未盡之贓尚在淮揚一保當其竊取監軍借名召募虛額扣餉給劄責官白叨誰採黃蓋相望且建營製服冒破浪費攫金無筭不啻視公帑為私囊矣彼時房可壯寔與共事將原清查在庫銀十餘萬除解額正支外半歸烏有若天啓二年二月憑押動銀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兩則解之士任有案可查試問取給散官兵糧餉果有何寔據何可令其漏追若原任揚州官知府楊嘉祚上下交征因之為利曾營壘之無聞徒帑藏之日耗詭稱創造

神武營支銀七萬餘兩竟無下落又何可令其安然無恙也以上諸款冊揭鑿鑿有據始末人人皆言內知游士任雖已擬戍服辜而贓成漏網追未竟局楊嘉祚助虐多金所當發行原籍撫按追贓解助大工併將房可壯有無染指勘寔追結庶貪墨懲而時明之賞罰益昭矣奉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依貪婪侵盜帑銀數多具有案冊可查贓私易訊着發行該撫按官提問將奏內諸款勘寔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銀着行原籍撫按另拘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四日

漕運總督蘇茂相疏為薦舉漕屬方面官員薦康新民瞿師雍王從義梁應澤杜詩胡廷宴蘇光太沈恂華敦復馮盛典張大猷吳立樓一堂周鏘曹文衡孫穀秦一鵬刘崇嗣范中彥洪承疇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五日

山西巡按安伸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焦馨周仕宋統殷王國楫楊弘備張維世常道立張耀 沈弘業

又疏為薦舉地方人材薦李楠張泮董時馬諫張三

聘等俱奉聖旨吏部知道

初六日

漕運總督蘇茂相疏為再陳漕撫事宜內云一曰輕齎宜覈大輕齎銀兩原為完糧起納盤剝脚價之需萬分要緊近來有司玩愒成習延緩經年大悞起剝今後請立為程限以船糧開行之日為始過一月者罰俸一年二月者降二級糧道一面移文藩司不拘何項錢糧借解俟追抵補不銀不完糧糧道不得完押運過淮之局而藩司與兩科道皆于押運完糧疏中叙明輕齎未完例不列薦蓋人情怠玩已極非破

情面不能板刷也一曰缺船宜補夫漕船原有定額無容缺之一缺即宜補造年來法度廢弛每遇缺船窮軍逃散富軍又為當伍各官包占自閏字印衛官受賄玩愒年復一年以致無衛不缺無幇不少今後各將缺船數目嚴行清軍官兒底清查編造清冊將衛所官按季查比勒限僉造如果戶伍消乏產盡丁絕准于該船行月粮錢銀設處二年完造倘仍前故意延挨印官伍官一並拿究重治若船已送廠〻役刁難工匠索指不行打造及造不堅固者許官旂據寔條告按律追賍究遣如此責成庶漕船漸可就緒

而臨期不效悞事一曰徐鎮宜重徐州自城決之後四易州守人無固志正官居于峯房吏皂散于酒肆等處陵寢法紀澌滅錢粮無一不逋事務無一不廢芒碭單澤之間惡少猱徒已蠢蠢動倘改為郡城以精明才幹甲科治之而同知別駕司理附郭知縣多官稱集群策畢奉人心便當改觀易聽若及今因循則徐地無振作之日徐官安畢庇之勢紀綱日頹奸宄自滋凡至不可料理若汪心淵全城之功尚未蒙賞坐贓之成似在可豁或當酌議以平輿情者也一曰徐武宜振徐自運妖之後議設大將統重兵以

固保障可為長慮却頃因軍餉不敷止設官兵三千已非原題初意近且餉日縮而兵日消并操軍民壯僅足三千城況年荒何所恃以彈壓各無干淮南淮北客營官兵裒多益寡每百整汰一工名則沿江沿海可汰四百餘兵惟于事故中畧緩停補即是其數汰其兵而取其餉召募精壯以寔徐之行伍仍撥哨官駐于張山九昂山諸盜賊出沒之處庶武備修而奸萌杜地方可無意外之虞矣一回甲科宜選夫江北數郡鳳陽為豊鎬重地淮安為水陸要區乃天下最沖最疲之地控取最廣風習亦澆其地方窩盜窩

訪又俠大憝與經過之濫夫濫馬偽牌偽票屢見疊出不可收舉把持衙門陵轢長吏以為是故然耳卿貢之官即經經自守已救過不暇若批大部導大歡能不畏彊禦以自捍百姓之命則非甲科之饒有銳識見骨力者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臣以為今後如鳳之宿州壽州潁州泗州淮之海州邳州又如鳳陽臨淮睢寧桃源等縣俱宜以精明甲科銓補設施展布地方自漸改觀蓋盤根錯節非利器不可備以為疲地也者而盡以居中才必致愈趨愈下非所以重湯沐而振吏治也一材勇宜收紅北風氣深厚其人

可浮華而多骨幹若濠泗為英雄生出之鄉豐沛蕭碭為豪傑出沒之藪而沿海諸場更多扛鼎超距之士儘足佐國家一臂之用邇來多以我輩自衣阻其進步故推陞止及給世職武科而行戶起家者絕不與焉夫古今英雄徒步而立功名者何可勝數如淮陰之韓信豐沛之樊噲曹參我祖宗朝之徐常廖傅諸臣皆佐命元勳孰非江淮靈秀亦何必俱從科目出耶況封疆多事儒才甚殷如此輩之雄駿鷙猛者一槩沉淪彼不為國家之虎臣將為草澤之亡命鼠今後凡自行戶起家者宜限以五薦之外量陞一職

以開其功名之路是亦蒐羅壯士之微权也一日庫藏宜明那借錢粮律有明禁閱揚州府及泰州庫錢粮為前任知府揚嘉祚知州李學旻那移管庫吏書顧志藍和璞張日塤秦日昌沈復初蔡承明等因而侵欺每庫不下數萬臣行該道勘問因賍多至今未結甚至各州縣起解京邊遼餉錢粮至該府已獲批廻部需此項餉銀何等緊急而府庫経化為烏有以致各州縣無辜被參臣已查明具册咨部近揚嘉祚已奉旨削籍行查其李斈旻雖経參處尚未盡法亦應一並查究覈追庶那侵之罪有歸而接任後官亦

浮以清楚矣奉聖旨

十三日

廣東御史劉廠疏為朝政著清明之象窮奇尚有未盡之法內云我皇上乾剛大震凡背公徇私蠹國殃民者置〻之理試觀從前就是竭盡萬姓之膏脂授盡天下之物力以供一偶卒致喪師失地疆宇不保非熊廷弼剛愎兇暴才足濟貪在遼之日大將偏裨咸受侵剋收受金盃金甲動以數百副計此猶其小者至于剋盜軍餉以買段買布為布陸轉海運送至原籍道路之人無不知之且原鎮帑金三千萬竟無

文銷下落見遺家資不下百萬此孰非朝廷公帑之物而僅以十七萬追还公家何以厭人心而伸國法也且廷弼以侵盜之餘賄恭鷹犬爲出死脫罪之地當時受弼之賄最多代弼營脫最力者則原任給事中劉弘化也弘化狼豺性成蛇蝎存心招权納賄無所不至其更甚者當廷弼繫獄之日潛養甲士陰蓄異謀惧人業奄弘化受廷弼一萬餘金之入遂見金而不見法甘于蒙而喪心出死力以救援造公竭以保夲今弘化雖已削奪而所得廷弼萬餘之賄孰非朝廷公帑之物可聽其擁富厚以終餘年而不爲追

究手值國家三空四畫之日皇上軫邊軍之寒苦犒賞甚煩措處念赤兒之啼飢煮賑尚慮無幾乃逆璫身雖死而猶侈稱全穴弘化職雖奪而猶謾誇其豪富此真所稱窮兇極惡罪浮于法者乱臣賊子既蹈悖入之條天理正法宜昭悖出之懲戒奉命纂修彼閱歷来章奏見原任給事中毛士龍者執牛耳于東林倒翻國是通緣索于南北濁乱朝綱且貪淫無比盗庫取揾惡跡最著甚至于結納已故汪文言原名大者為腹心死党邵輔忠曾疏參貪淫黨邪之狀所論士龍司理杭州之時得受訪犯王萬金萬金之賄

遂將二十五萬之贓為之開路代署杭州府印鉛僎第化爐贓銀三千兩假罪庫胥被同知戴日強梲田盤庫皆鑿鑿可據者當時奉旨會勘止緣黨焰正熾百足之蟲扶之者衆部覆贓欵力為回護遂令公論晦蝕國法未正今聖主明陽普照似此邪黨首惡贓私狼籍為可置之不問耶贓吏有迯者國家边餉而淮鹽課寔儲大半談兩淮鹽法于今日已大壞極敝矣日者上廑聖明虛耗之慮特遣清查此後端緒可望澄清然而閉苞苴之門貽漏卮之害寔房可壯房樊尚燝諸生臣此劾階所當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

明一体勘追其裨于平明之治匪淺鮮也奉圣旨覧奏熊廷弼盜帑金不下百萬着撫按嚴家屬追賍劉弘化黨受賄亦有萬金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賍毛士龍邪党渠魁盜庫有據着法司提問追賍房可壯樊尚燝使謀賍私即行巡塩御史徵庄清查追賍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疏請建立廠臣生祠内称職常親歷山海关其城虔險堅厚兵馬火器可称倫而沿邊之解運者肩相摩轂相擊也問之則皆廠臣之所督

發也廠臣体皇上求治之心赤忠報國綜覈憂勤為諸臣先所以有寧遠之捷有偵探之效 来我有以禦之 不来我有所容畜而妙以用之有廠臣主持于內鎮守督撫諸臣以粹勵協力于外何患 之不平今日之可以為皇上慰者此忠至于廠臣勤勞皇事紓皇上東顧之憂者若諸臣人人如此何憂東事之不蕩平哉頃聞關內文武諸臣及介胄之士莫不鼓舞願為廠臣立祠以紀其功伏乞皇上俞允褒嘉以為諸臣寔心任事勸奉聖旨

二十五日

巡按福建御史周昌晋疏勘監臣徐鍇劳定案内稱該臣會同監臣謝正蒙公同親審將府州縣及道臣招詞逐一鞫訊語〻相同無一字不脗合者連日門外環觀不下萬人一言之喧傳衆口總之合多官之耳目睹聽最真憑衆口之質成事情最定諸臣不敢一字欺臣等不敢欺陛下然而臣未嘗為過求也即在事諸臣亦未嘗為過求也前後問官共十二人公同研審十數次不啻既詳且慎迨爰書既定之後廬室具存妍媸畢見無論此中庶士之衆業已共聽共聞即南北都會之間抑且朝傳暮達至愛者不能滅

一分至憎者不能諂一方如謂稍有不定而卜吳石誚人舌口可聽識于法司供单私書等緘封可上呈于御覽言皆可覆事皆可憑臣等所為錫其鷙下兢兢奉三尺以周旋者如此而已臣等同是而深有感為監臣徐縉芳聰明才力大有裨于鹽政乃百諫柰于繞指三尺弛于借叢兒女情牽則孝慮之數月而修口為纂賓若廣陵四通五聚之地尤奸宄窟之場而下吳諸奸質奇貨以呈身炫躍風以鼓衆門以內門以外交關秘密呼吸可以通神淮以北淮以南煽動拓搖搜蝕遂無虛日風紀森嚴之地任其狐假鴟

張而自撤隄防街謠巷議之口遂致鼎沸波揚而不可收拾矣茲臣爲此輩所悞浸假而自墮于迷途此輩旣上悞憲臣駢首而終授于法網盡責而身焚餌馨而顧暴載胥及溺亦大可惜矣奉聖旨

二十六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爲夷目來寧情寔內稱東夷來者爲方金納溫台什二夷則夷之大頭目諸軍待其裁決者而方金納出入貢市者三十年素恭順奉天朝貢　酋作反時此夷力諫不可得　最忠之督臣閻鳴泰彼時爲遼海道猶記其事今酋子不使他夷

来而使此夷其意已可知矣職于初一日同鎮道協之臣召而見之于學宮在在泮献功獻馘之意然犬羊也難言礼節不意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東受賞時之故步叩頭與虎鈔諸夷無有二色跪役夷稟一封與職如以下由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職為老大人而猶書大金國湩老酋之故智職即以封還之又遍一露封無銜禮單則送職及西僧官丁禮物職令僧與官兵丁者收之其為職者參貂鏤金鞍玄狐皮舍利猻皮值亦千餘金職五年閑上不受人一絲寧受夷物但即斥還恐阻其向化之心故令貯于寧遠

庫中以待皇命而金納等皆叩頭稱感是日照邊中舊例賣酒食職除察其辭稟顏色則依〻于皇上明德之下感激驚怖之意俱布爲而並不言及求欵字而職亦稍便寬明來朝廷恩威以開諭之酒一杯一門頭從前叛逆之態不知消歸何處事畢而歸職今入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僭悖來文差訛曰室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槩見矣職方具疏報聞家商之內鎮督撫諸臣敢來即發遣進正擬宜鎮守方畧戰李之三十年揣摩有當戰得而設之于心不得喻之于口心口且不可相事以告人乃今廠臣魏忠賢能用

職聲氣相應且資戰盔甲馬匹箭簾無數與內鎮經臣督臣順天巡撫謀畧俱過職百倍皇上聽諸臣便宜諸臣必以皇上任諸臣轉而在職與鎮臣趙率教和衷共奮職向謂奴子不降必擒今愈思之知其可為也何也不知虎穴不能格虎今李僧一往冋其虛寔強弱處：在職目中而去逆效順搖尾乞憐之狀與厭夷思漢越鳥南枝之心也把柄機括以得其大惟望廟謨實寔與以得為之需而勤以無辭之請微職犬馬之志也奉聖旨覽奏夷目來夷情寔朕已了然該撫孤軍外懸廠臣資助盔甲馬匹箭簾無數將

聲威愈壯勸撫咸宜四鎮經督撫諸臣協心定計早奮恢復以慰東顧之念其貢物酋着變價賞軍西僧李鎮南本座任使効勞着重加獎賞併奏來另行敘別該部知道　巡撫遼東袁崇煥奏為恢復已有規模領官不宜懸缺内秘角　酋煽禍一素不孜賴我

皇上宵衣旰食赫然恢復用帷幄之謀獻虜醜遂褫而士氣日張今西城工竣屹然盤石迺且分屯清伍復見威儀全遼在目矣但他腹則必官除文職除五道復一道則補一道武職若參遊復一城則補一城此可隨時銓駐地一寸則有一寸責任職已待罪撫

員趙率教已備餉遼師尚有餉司未補該職前疏題請已奉明旨作速議覆職隨移咨戶部該部即將主事孫正孝題請蓋正孝以名科甲而今盧龍才品夐絕必得如此之人方足爲殘邊重我皇上鄭重其事或時尚有所持乎今老酋已死正可席捲而前乘此時循復祖宗法制之舊即皇上昨遣內臣曾念祖宗朝廣寧遼陽等處各鎮守監鎗太監故事今內臣已出鎮而餉司之請尚面伏乞皇上俞允部差仍勅鎮臣刘應坤陶文紀用等以一員移之關外與職拮据料理遇事商確同餉部逐日請查且可省一關之隔

而無往返之難則一百六十餘萬之餉內臣與賊主之聚之而餉司監之東征將士日冒且強皆皇上矜恤之洪恩也奉聖旨據奏脩完前屯等四城工程俱賴尔中外文武同心協力厥臣魏忠賢抱外攘內安之偉畧矣先憂後樂之精忠鎮守內臣劉應坤等分猷桑土著績金湯經督撫道及督餉摠鎮諸臣叶奏塤篪共襄鎖鑰邊禦可恃朕心嘉悅着該部優敘回奏本中分別賞罰各將吏俱知議覆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為請脩陀要漸畜恢復內稱遼事之壞非人心之不固亦緣無可以固人心之城池屢

利野戰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炮如廠臣前日條議極穩最勝者臣今春寧遠之戰則廠臣之所謀也今四城已完重關累塞又當進步修我故疆取據該鎮之言謀之道協將領咸以謂脩一城守一城循序漸進計年明之力主客兼脩正可完三城〻有丈尺軍有名數四萬班軍缺一名不可例大頭雜流不派工萬餘方穫四萬之用遼把罕寒即秋班亦借春班至方有寔用念遼捏東西二虜為神京外獲奴之八子猙猙西款亦未可狎視則一勞永逸以宗為社無種計即厚費猶畜之況減省征調而使用此四萬之班軍

遂收四百里金湯為千萬年屏翰哉奉聖旨據山海

四城昂新重関累塞今又條松山等處扼要

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illegible]
悊皇帝寔錄

纂脩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唐對廉監生方　仝

天啟七年正月初十日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疏為烈婦志操異常乞勅旌表事內稱臣昨按楚之時於黃陂縣得一少婦龐氏為小民龐龍之女及笄而適表三才為妻邑有生員熊于宣蓋富豪自命淫蕩不檢之徒也見少才為美少年先勾引致之與為往來已而窺龐氏儀容婉孌

達心艷而歆得之客令門客蒼頭唐夫等捏為三才責契龐氏不知也天啟五年之正月唐等勸諭龐氏曰尔貧窶力作自苦乃爾不如往從熊相公忝遂門而綉閣易荆布而綺羅何快如之氏倉卒驚愕詈拒甚堅少頃則僕數十人圍其室而思執之去矣又少頃則于宣且頓足大呼令諸僕不得逞矣氏知不免紿熊僕曰爾等少待余對鏡理粧而後行于是向其房門先殺其四歲幼女而後自殺臣遵是時道經黃陂見邑民之歆食于宣內而嘖嘖嗟異龐氏者不啻萬人親履其門問驗之則毋女駢首頸血淋漓迸夫

詢之齊民之公論浮于各官之讞鞫前情最確臣不勝髮指亦不勝擊節祇因兇人于宣向久逃匿至去年五月始獲而寘之于法疏草論成是以此婦勁節久為照于天地芳名尚未聞于聖明臣伏思之婦人節義何代蔑有如氏之從容忼慨者指寧可多得耶臣猶審再三不比耳聞尚須結勘倘徼皇上映發勅部議覆表章豈惟死義者生色于泉下抑使感化者勵節于生前矣奉聖旨熊于宣通勒節貞咸救二命論成不盡其辜着行該撫按即時取決具奏陸獻明頻捐貲建坊具見懿德之好然事關風化典宜出自

朝廷勝何惜百金不以慰貞魂還行該撫按建坊旌表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貞等題犯犯人孫文多見顧同寅毎同未到官江雍常進部監内與失陷封疆已斬熊廷弼交厚文多隨託同寅引進俱投廷弼門下時常進監探望後見廷弼正法又見今因内官坐邊文多與同寅各不合商作論文妖書草藁贊揚熊廷弼之好比李道原與在官顧同寅門徒沱之輪及文多家人孫明俱從旁見作各亦不合互相容隱天啟六年十二月内顧同寅要隸渊江定海坐營賄背文多借到官陸門芳碧玉帶一條全

二十兩銀八百兩文多訪知前情遂懷隙與同寅另居本月十二日思起先日為廷弼東事作百論文草東見在不若出首東廠又招商同表姐夫翰林陳仁錫原係東林的派日夜思逞翻局誓為謀主又削逐文震孟係仁錫同鄉同年同官極恨田家又係悪党上託仁錫下託文多陰謀狂逞以圖報復又顧同寅因業師李繼貞削職牀顧大章死獄懷恨蓄仇等情又該司礼監太監魏忠賢題奉聖旨這犯人孫文多顧同寅等既經究問明白通送刑部依律擬罪文震孟鄭鄤陳仁錫東林邪黨都着吏部除名為民永不

欽用仍進奉誥命廠臣魏忠賢氣宇剛毅神識精明聖諱除奸仰佐知人安民之治正刑明辟永杜生心害事之端力挽世波功在國是朕心悅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司案呈前來到部看得廷弼欺君誤國失陷廣寧是封疆第一罪至誅之臣奸辛國法昭明立正廷弼之罪棄屍燕市傳首九邊是朝廷第一共快心之大典今當刑政肅清之日賊臣臧獄之餘何神物奸甘作亡魂手爪孫文豸顧同寅原係奸黨腹心以無行斥生造不經謗語但知懷報私恩不畏背畏違明旨敢于輦轂之下結黨行奸慣以嚇詐之謀騙

人走空步天詩歌題是衕寂之妖書嗚過論草明條戴世之左道親筆具存覩者髮豎矢口么麼何能淆乱乎國是設盟羽翼寧容漏脫以天條若衛永祚手録豈不知情李道原同居胡不出首沈之瀚定見交刑之察友孫明豈其聾瞶之家人三尺弁髦一黨狼甬使非厥獲緝則此輩招黨燃灰禍將何底分罪擬罪各當其辜奉聖旨孫文彥顧同寅捏造妖言誹謗朝廷罪惡通天既審供明白即便會官處決仍懸首藁街以警不軌其步天歌等書着進呈李道原等四名着五府着實打一百枷號三个月滿日遣戍該衛

門知道

拾二日

貴州道御史智鋌疏為疆埸之制勝在和地方之權宜當酌內云寧遠一捷自有東事以來未有之奇功一朝立奏人和之明效大驗非其彰彰較著者哉我皇上猶恐兵驕者必敗而氣勝者難復屢頒嚴旨諄諄諭督撫王之臣袁崇煥以和衷之雅蓋懲前毖後聖天子之知幾微而定慮早也無以運籌帷幄之中付託得人凡兵馬器械之需有呼必應而一皆督撫道鎮各去成心和衷任事恢復遼左歸報明旨當有

日矣不謂喇嘛一行意見忽爾異同參駁且傷和氣雖韓范等邊言戰言守不妨互濟總之為封疆起見不為一己起見而乃今水火之形既露同舟之義何存一旦有警能必呼吸相通乎關寧接應乎從前覆轍將再見于今日國家一重門限恐不堪再誤也當此之時欲袖手以觀成敗則兩臣皆有血性者也爭勝爭負終成必敗之局再不然裁酌以一事權則兩臣皆有才名者也一去一留又傷豪傑之氣無已則有更調之法在王之臣歷任宣大虜所知名今毛酋內犯殺我將官不可謂無事之時也而毛乞炭明暗

太落亦皆薊鎮所撫賞之吏也調之于密雲兼責之以禦西虜則宣雲之保障咼異山海之長城况薊鎮又關門之後勁乎則為薊鎮亦所以為關門也閻鳴泰歷任遼左東　所畏服今大職　蔺兄弟爭权匹于我以借箸之日矣而撫臣袁崇煥又數為莫逆可與同仇之人也調鳴泰于關門專尚之以禦東則預定之經綸何難豎不朽之事業况關門又薊鎮之前茅乎則為關門亦所以為薊鎮也與其按功罪于僨事之日誤疆場而傷國体何如酌權變于轉移之間養和氣而責成功與其相傾相軋二臣蒙兩賢相厄

之名何如相調相成三臣叔同功一体之用此職所日夜憂心而妄意斷〻可行者也奉旨這本係奏邊事言督撫和衷共濟之雅朕諭諄切兼以職臣運籌惟怪付託得人說得良是其更調經撫二臣尤見議各該部確議速覆

十五日

雲南巡撫閔洪學疏為議優忠勤土司內稌滇之用兵五年大小數十百戰他土司或去或來時在時不在而沙源等常川軍前效死力戰斬將搴旗滇之獲盡勦群逆匡復舊疆為皇上延此天外一塊土則四

人者之功居多所擒斬功級多者千餘少亦四五百詳在屢次奏報不能枚舉大者如嵩明之戰師宗羅平之戰亦佐之戰平彝之戰沾益炎方之戰馬龍之戰安南江西坡普安八納山之戰此數關者咸關係安危之故此數捷者寔撥亂返治之烈按邦彥條例所得首功自數顆以上並邦爵有差子孫世襲光掃清漢黔數千里之〻腥識挈其久淪之十餘城以還朝廷者乎雖漢官與土司不同乃土司自有本等之職就本等者而陞之世之固未為不可也臣以沙源等四人亟宜分別各優以世職有四善焉西南之禍

烈于土司叛者應亟誅則誅叛者之賞應亟賞破格行賞而助順者加勸則叛逆者益孤善一也滇土司縱多致順投其右無沙源數輩如沾益之戰賊于陣上大呼曰土司一氣何苦自己相煎沙源投刃喝曰我只知朝廷那知土司如炎方孤掷賊以二十倍之衆圍之餘重鏖戰三晝夜援斷力竭兵站脚不住紛：欲逃吾必奎鮑在田仗劍當門誓死不去此並大義凛然天地為昭賊中至今傳說以為美談又如王顯祖馬龍陣上以四百騎斬賊級一百六十忠勇之概一音罕儔誠于侍伍中表章此四人所謂賞一勸

百二善也此四人者各有弟寨各部落我固而官之使自治其地而食其毛國家舉酬勳之典而無裂土之費善三也方未官之也猶云不羈之馬不穿之牛也迨既官之地馬受韁而牛服耒矣操其羈靮而使以鞭箠世〻生〻永為吾之屏蔽善四也蓋齊賞者朝廷所籠絡天下之具臣等借以為歆動而若輩之樂為用尚在于此然臣等亦度其可予者而後許之沙源係長官司今擬陞為宣撫司吾必奎停襲土知縣今擬還以土縣丞龍在田王顯祖係土舍擬各就其昌明龍馬槽等寨置為土巡簡司夫以長官陞宣

撫于源有加而以國家視之無異也况源之子汝定海已世襲守備矣世之流官何如世之土職乎至于元謀捕務是吾世守吕朋龍馬等寨是龍王故物從假彼虛名而可收彼寔用又何不利焉臣　會同巡按朱泰禎合詞具請奉旨該部議覆

十九日

雲南巡按朱泰禎疏為舉劾方面官員舉謝存仁諸允脩蔡侃陳儀陳琦莊祖誨孫同倫李炎龍為光揚師孔陳聖典任康世等副使胡其愷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三日

督餉史劉述祖疏為薦舉餉務司道薦康新民杜詩黃景章王從義梁應澤焦聲楊魏光汪起鳳唐際盛胡廷晏吳光儀蘇光泰樓一堂田仰張翌明朱國盛張孝周頌王振祚王化行曹守勳焦源清秦鵬胡士容解經傳耿如杞張福臻張春王應豸何應瑞等奉

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直隸巡按張素養疏請建造魏璫生祠奉　旨這本說廠臣慮周封疆計安社稷既綢繆于山海後區畫

于宣雲安攘宏猷素所鑒知其祠祀興發粮餉倚任

鎮臣已有旨了

二月初一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仰遵明旨事奉聖旨據奏三吳災沴頻告物力困于輸將厰臣憲周國計心軫民艱一應茶菓鋪墊等費悉行蠲免机匠沾薄征之惠供用無倍累之煩該地官擇勝建祠尸祝以報朕心嘉悅其遠年逋賦除上供急需者照舊催觧餘何項應免該撫按還議妥具奏該部知道

宣大總督張朴一本餉銀欠數甚多事奉聖旨覽奏厰臣魏忠賢

計安社稷意注封疆門限一重既固金湯于山海王基億載更向猶輸于燕雲勛績倍高與情胥洽建祠致祝朕已俞允其推敘粮餉及揔兵揚應瑞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二日

直隸廵按梁夢環疏參戚臣張國紀內云皇親張國紀自恃聖恩弁髦國法近在輦轂尚恣凶橫其于畿輔之外接悪可勝道哉國紀罪狀已蒙皇上洞矚切責國紀宜閉閤思過悚然悔悟知如天聖恩終難再恃恢：天網莫貸貫盈當謝絶幇悪徐自强等一日

而三易其場矣乃非職歷巡至房山一帶聞變國紀害者怨殺截道如打死王徵僕則草菅人命霸占北灣煤窯則魚肉小民至擅李主店之耗謀強取趙菁之房屋頂騙國監生之元寶諸如此類擢髮（難）數前府丞劉志選疏謂其謀宮婢以作妾希恩典而乞通侯此是何等舉動又謂甚至有嘗及于丹山之穴藍田之種也則又職所未解也奉聖旨張國紀怙恃國恩累千三尺草菅人命魚肉細民擅收里耗潛納宮婢過惡多端于法難貸朕念中宮懿親國家大体姑着回籍痛改舊愆係念始終如再不悛自貽後悔該部

知道

十六日

寧夏巡撫史永安疏請立學作養人才以來商賈以裕邊備內稱議照寧鎮軍餉本色有鹽糧以接濟屯糧之不及皆計口定制所關至重也但開派有例豈總屬常一經究核若商糴買騰貴未免賠累領鹽淮浙陵苦守候于是商本日見消之不樂輸納咸思故土紛紛告掣結邊無業其若商子弟住原籍讀書家無父兄約束多致墮蕩隨來本鎮以冒為媒不得與考屢經前院道酌議稽核始容考試寄入學者漸至

三十余人雖曰肄業徒有其名而幫補廪增科舉定不與焉今商生有志向上者見進取無階陳乞不得後思散歸尚子弟還里父兄豈肯欝々久居此乎收拾無術則塩粮必至缺額軍餉將益告匱不得不以羈商之術開造士之門選以儁才之法廣招商之路也既經該道酌議前來似宜准從合無照山西運學平涼苑學事例另立一學于小池仍于寧夏衛儒撥訓導一員另鑄一印責任統領不煩添設其于文廟學宮各商既願輸貲脩建而幫補餼廪科貢盤費優賞花紅復願于塩引加增則不費官銀尤為安便其

叙學之初人數尚少廩增缺難如額參酌各定十名虛懸其數待後考人多陸續幫補其起貢俟建學年後每三年一貢至在衛學食廩年久者仍于衛學通融計算如俟本生該貢之年亦准起送若入學數多廩增添足二十名即照各縣學二年一貢事例仍行如此則既免設官之擾又無建學之費商生既有進取之階商人自堅樂輸之志是因進士備達兩利之之道也奉聖旨

十七日

巡撫劉詔疏述道臣舉動乖張如遵化道耿如杞初

見時見〻氣宇剴毅談吐爽豁私心以為有才胆之人善與共担邊事越兩月隨聞其用刑峻刻不近人情臣乃召至諭以軍前用法固當嚴肅而恩威所施尤宜並用迺于慘刻以傷士心非將萬人為一身之道也杞唯〻自許省改臣亦疑嚴以取謗譏行未必真良以任事寔難不敢輕信務置許其自新而不遽其既往也至 春喜峯口點兵一節而其叱咤愈彰閫押盡敗凡成鼓操之變而軍中傳言曰該道使之也此何等景象乎臣據當日偵探所得合之盈廷之謗書與匿名之揭單如出一口而始不能為杞解矣

夫該道仕未匝歲有謂其侵欺軍餉但有逃故軍丁倒死馬匹錢粮即行叩除入己者有謂其耽兵道奉撫院明文點兵是未點自己錢糧者有謂其用刑太重一有所犯不死不休者謂其考童生有幼童數名洵入後堂飲酒至三更不肯放出人共傳為笑柄者大抵皆道路之言與軍士之言臣且疑謂如杞七尺軒昂鬚髯具在何遂狼狽至此今乃三軍擁署五步之內若將甘心本官自作自受而隱忍回署豈復堪一日居于軍民之上我臣久歎以白簡從事尚望本官自新兼以邊事緊急又難一時難以得代即代難

于猝至迨春而　于渡河羽書狎至未便更置近見其物議沸騰勢不能少待矣若不使及時早去民軍怨讟日盛矣有謂臣與有門墻之誼而曲庇之者臣以乙卯舉于鄉己未中會試其房師載試錄可查如杞以丙辰進士起家郎署未宦中州東昌相去臣家千有餘里識臣風馬牛之不相及而奚有較藝房師之情哉想人情視彼如寇仇而恨臣之參論不早故為此言以激臣倘萬一有急三軍必不為之用命而且慮其生變也奉聖旨據奏耿如杞舉動乖張憲綱掃地著削籍為民追奪誥命仍着錦衣衛差的當官

旗扭解來京究問

十九日

宣大摠督張樸疏爲公請懇建功祠事奉聖旨三岔孤懸西塞城圮兵疲朕每焦思據奏頼廠臣魏忠賢心純休國慮竭籌邊出內臣清查彈壓屹立金湯飽飽士馬致嚴疆鞏固狡虜寢謀誠哉是言建祠致祝既愜輿情亦示功酬忠亦慰朕意

直隸巡按張養素疏爲公請懇建功祠奉聖旨覧奏廠臣功在三岔建勳忠已有旨了

二十一日

廣東巡按晏鳴春疏為薦舉方面官員薦江起鳳劉康祉龔承薦施鵬曾應棻鄧良知黃景星等奉旨吏部知道

二十二日

陝西廵按莊謙疏爲削除黨類叅者得郝士膏名列璫垣行覺狂率藉門戶爲宗進誰知太山有時爲氷山糧募金以潤橐自謂莫指又嚴于十指攙陸羅二官之詎雖云隔遠難徒而一千三百之贓亦已無數盡納且苫吮而濃艷交際寧顧瓜李之嫌諫議而往來今丞定開淄染之實即廟地之納價署宅之補選何致胥々營圖終非明々清楚但錄文過激久已削奪爲民庬父不情似可量行申雪奉旨郝士膏贓既追完俱依擬該部院知道

三月初三日

旨飭御史刪繁疏陳緊要事宜一嚴考成之法一嚴
那借之孔一嚴召買之期一嚴海運之弊奉聖旨這
餉急須外解通欠能延累積日非何以振玩惕甦的
是條列各項俱確妥有裨餉務著與嚴加申飭行該
部知道

初七日

山東巡撫李嵩疏為恭報祥瑞內稱麟為五行之精
至仁之瑞昔在元色麟可爲遊至于姬文詩歌麟趾
闕里誕聖而傳記紱麟漢武崇功而一角獻見盖鍾
祥送祉有開必先是非無謂而生理固然也今據莒

州申解本州西王曈地方耕牛產犢烨然騰光朱唇碧皮麟甲分明雖然初生未衆驗之究然麟也夫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惟聖明在宥仁化翔洽故天以仁瑞應之洪惟我皇上冠兩儀之秀邁三代之英黜幽陟明裕民即用体允舜之至道以奉遺于先皇簡清廠臣以襄泰寧之盛理用使瑞下降地符上升昔年灵鳥已集于中州今茲仁獸復產于東土況際三陽之開泰更占嘉慶之大來是必叅斯之慶未着圖閔之敕無聞惟賴廠臣輔朕益政施仁仰副禎祥所進麟圖留覽

初十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疏請立魏璫生祠奉聖旨召買料豆煩民着該部酌議增值已有旨了至於敝臣矜軍恤民節冗裁費能使關門之積困成甦塞垣之感恩更倍朕所素鑒建祠先有俞旨祝釐具見羣情

十三日

直隸巡按張養素疏為荐舉方面官員荐張翼明仙克謹張宗衡李禎宇實可進等奉聖旨吏部知道

薊遼總督閻鳴太會同巡撫劉詔巡按梁夢環合詞為仰感隆恩懇建魏璫生祠奉聖旨覽奏薊遼兩協

各路稌厰臣殫心疆埸畢慮綢繆輸買佐胥士馬爭雄製器給軍貔貅壯色至于葺城脩堡清兵核餉題差三內鎮奉揚明威釐奸革弊功斯偉矣說得是既採輿情著于密雲等處各建生祠名曰崇功以勵軍尸之意其委官督工採木買料俱如議該部知道

十五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疏請建立魏璫生祠奉聖旨西協營路當虜極衝武備日弛几無起色自廠臣勵襄矢力劈畫殫勞以致兵馬飽騰器械精備戶懷撫恤在處整飭功既高于嶽奠報宜列于俎豆這奏建祠容

鎮了督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薊督總督閻鳴大又疏請立生祠奉聖旨昌通二州肘腋近地拱衛陵京適因軍賦煩興藩封繼出土糜難于供應厰臣計安宗社念切民艱休朝庭郡愛之心恤究黎賦役之苦邊関職其搶擄閭閻絕其號呼抑暴綏良內寧外平朕所鑒悉這本說的是兩州載德院同崇報自急准各擇地建祠以彰盛德以慰群情昌平州祠曰崇仁通州祠曰彰德該部院知道

二十五日

順天巡撫劉詔疏請立魏璫生祠奉聖旨厰臣慮念民艱籌行邊計適懷遠塞外鑑內寧通二鎮俱准建祠以遂輿情已有旨了

二十六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疏請立生祠奉聖旨覽奏昌通安民軍商人等為厰臣慮周軫恤功高綏甸共建祠宇共致尸祝已有旨了俱看如議行

二十八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請立生祠奉聖旨這奏昌通二鎮衆口齊歆頌厰臣克軫時艱曲調物力裏三藩之

典禮而地無緣擾郡萬姓之脂膏而户有餘恩兩地建祠用酎功德已有旨了

四月初二日

直隸廵按楊春茂為白役生事愚民鼓譟扚云黃山變價三十萬兩部臣分派人户承買亦已追四萬二千餘兩矣不虞買山之民即買産之民而民既苦于納産價又苦于納山價　是買者多逃致部拘拏親戚比較亦其必然之勢也無奈差役黃之攜帶白役巴程二老拘監生潘謨瀾入寨内無名潘家傾家破門驚亂婦女以致地方激變竪旗曰逐部安民四字

打死白役　免焚其屍環閧部門盡燬其囊幸而部臣于倉卒中攜揭妻女踰墻而避無恙又幸而地方等官解散多方得力職亦隨于兩日後偶以造冊役俞親履其地出示嘵諭各各照舊安堵如故向日洶湧光景亦几無天日矣此一變也在部臣不無逼于急在百姓不無敢于肆在地方不無難于結局職所得于目擊者最真但部臣既無顏立于民上不得不回部而山價部派已定即著令地方官照派督徵為便至乱民或止于首惡之治倘亦法外之施惟我皇上電照而霆断之耳抑因是而不無冒死之一言焉者

年門戶濁乱　日世界清明者尤不勞保護保護謂何只在極重之勢無激之而已職思遼陽之变從前之撫道貪而激之也重慶之变徵兵之天使虐而激之也今日徽民之乱未始非寫激之而然我皇上天縱中與廠臣又心〻為國事〻卽皆豈非唐虞三代之旹奈何近日忠告之道似微浸淫至于借而激之生乱職恐積怨深怒不在顯然之東虜為慮而在隱然之橫逆可虞也况徽民鼓譟雖一時暫息而洶〻尚不可測部臣險狠所不忍言皇上將安民之為急乎抑追賍之為急乎將三十萬之山價為重乎抑祖

宗數百年之土宇為重乎與言及此職已心胆隨地如職激揚無術致令地方生事即逮之處之刑之又何辭焉一念狗馬之忱敢自盡其忠告者止此奉聖旨已有旨了廠臣心々為國事々為民說得黄山一案該撫按地方官用心調劑無縱無激使國法必伸民情不擾成廠臣之美該部院知道

初七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為元勲功翼屢載事奉聖旨遼本說廠臣心專籌虜力援危疆設險設備屹立金湯其懋功朕所鑒悉合謀建祠與情允協着如議行其

祠名曰元功該部知道　劉遼撫督閻鳴太為元勲功異覆載事奉聖旨據奏廠臣精心籌國弘畧安邉握勝算于庙堂懾威灵于戎虜說得是這寧夏建祠以來虔祝已有旨了

初八日

山西巡撫曹爾禎為請建生祠事奉聖旨據奏廠臣謀國公忠籌邊偉績區畫周而營壘改色釐剔蠹而飽騰爭推其遣內鎮之精勤總出廠臣之勞瘁說得是將吏軍民合祠請建祠五臺山輿情允孚着媄行其祠名曰報功

初十日

江西道御史安伸疏為　酋為謀最狡我師決計宜全內揄頃毛鎮困　賊于銀杏江形如穿數矣然不日又鳥窮則啄獸窮則持則向來請款以脩倫者今當出奇之推鋒也若繕毦帶甲佳藏九地之下而秣馬厲兵不運九天之上所謂奴若不死必定成擒者不幾托諸空言無以對君父而慰中外之望耶聞之善用兵者當攻其亂不攻其治寧遠既建從來僅見之積必出萬全必勝之圖伐彼詭謀收我耆定故樞

臣憂心如焚曾作痛心疾首之鳴而一旦朝露皇上且念其拮据勞績心為惻然寧　獨不可採其搗巢邀擊之說覩夾策伐手至于滿桂將畧絕倫心膂威人久為新樞臣所鑒知即令揚兵河上斟酌進止想亦同舟遇風協力圖濟之時時矣而臨數使迷遅貪逡攫如高萬重輩遂為軍民之　將命不受輕信快躲如李鑛輩何當臂指之用則按奪首以惧懷二心之臣自是朝廷勵世大權奉聖旨這本說得是着速議覆該部知道

十一日

宣大揔督張樸疏為公請建祠奉聖旨這奏厰臣等塞心寺固圍績偉恩威遐暢遼左軫恤惠編兩陰合請建祠用昭祀典已有旨了

宣府巡撫秦士文疏為衝邊頹廢頗久奉聖旨覽奏宣鎮南一帶城垣廢臣建議修理屏護陵寢拱衛神京雅志宜邊誠心体國說得是既經查勘詳妥着即動支東路見貯庫銀一面興工借去銀兩着行該撫院嚴勅經營官員勒限追完以濟版築務期估計明確繕治堅牢不致冒破以体厰臣綢繆節省之意

十八日

宣大總督張璞疏為厰臣功德無涯奉聖旨這奏厰
臣綢繆未雨補葺一切清餉核兵繕垣整械傑雋確
有石畫惠衆到處口碑即內鎮在在清忠總屬厰臣
謨謨指示說得是該鎮建祠告竣特請祠名已有旨
了

二十四日

登萊巡撫李嵩疏為恭報內臣閱洋事奉聖旨覽奏
厰臣分憂宵旰指授方畧島嶼奏凱奸細　擒厰功
茂焉四內臣潔己奉公具見善体厰臣之意所奏內
鎮閱洋日期東援兵船數目那動正項錢粮另行議

補移調萊州兵馬以急海防俱知道了登船已盡水汛無兵禦守接禦委宜預籌着各部即行分派催覓湖廣揚州舡隻赴登以資調度作速、奏出汛水兵作兵何增設該部併與酌之来說

二十八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疏為荐舉兵備官員荐王應豸張福臻張春長蘆運使張鳳翔奉聖旨吏部知道　刑部都察院接出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流徒以下使减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来看

五月初四日

延綏撫朱童蒙為公舉建立生祠以彰崇報功照厥臣上輔皇躬下康黎庶身居帷幄而慮切邊陲門奠金甌而計周桑土即如延綏遠托遐荒乃荷聖慈恩施拔釀使歷年無餉之兵皆自風開色起從来積玩之衆莫不感奮爭先紀常勒鼎在國家自有酬功之典懷恩崇功為小民寔切秉彝之良如厥臣魏忠賢德茂格天功高捧日一腔赤衷無非定國安邦之計七載輔政盡是保民致治之謨業已鑒任帝心無為臣為縷指伏乞皇上俯察與情准于卜地擇吉建

祠仍乞勅賜祠名庶國家勸忠之典永垂不朽而懈合鎮仰荅之私奉聖旨這奏論延鎮為西陲劉塞京運久折飢卒呼庚頻厰臣慮切邊疆計同桑土亟萟十萬額缺頃起三軍菜色功髙猜國士奮敵愾真可嘉尚其將士等謀建祠宇鎮城之南以彰崇報着如議行

初五日

登萊巡撫李嵩疏為請建生祠以酬内稱登州知府王廷試據登州鄉官右之宜等呈稱前事申呈到職該職議得事唯出于衆心之悅服而知盛德之淪洽

最深議惟出于輿論之共公而如人情之崇報倍篤故甘棠思召咸勤勿剪之歌長堯祝虞默成不言之化眞胎孟以有永共啣結以不忘從古如斯于今為盛惟茲登鎮孤懸海角僻處日隅環阪澨于四郊民貧寠苦地瘠逼豺肘狼于一水外訌安得内寧時當多難之秋人鮮周身之策有如廠臣魏忠賢純（忠）報主偉畧匡時精神無處不流通合細大洪纖揔屬于帷幄之籌筭意念無事不周到舉中外朝野悉運以贊襄之衷劳恤困扶傷普涵濡于雨露蔚戎蒐柔渙震疊于風雷困已順治威嚴之羔資亦且山阪海澨之

單照念茲水國爰臨鎮臣謂江東為進取之前茅藉薄伐于六月謂登津為應援之後勁屬犄角于三方甫御命而東行先肇奪驂驕之氣旋報捷以西至凱歌揚清晏之心熱人情賴以用寧士氣旋之鼓壯况粮草器械之多備將貔貅爭自奮其爪牙而飲食薪水之日供即雞犬亦若遺以鳴吠一錢不擾民間百姓各安生理男自耕女織無四照以向榮商賈市旅願塗載三山而知重此皆微臣仰体皇上廓清海宇惠養窮簷之至意而欽命內臣又免副微臣遣鉞專征投醪愛衆之深衷遂使馮夷擊鼓以助靈天威丕

振甘澍隨車而洒潤濊澤旁流兩地嘆捷萬姓同歡九有共荷生成二東更賴福庇乞宣敕祠用荅豊功者也奉聖旨感德既深崇報自切遼府城各建祠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七日

巡視中城貴州道御史黃憲卿等疏為元勲萬古為烈居民五城同心内稱五城地方居民鄭應奎等呈為京府請立元功生祠到臣該臣照得廠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腾持地乾坤一体以調宮功萬全而策帷幄成兩朝大慈大孝贊九重乃武乃文蓋自巍々三

殿肇新以不日以及煌〻諸藩迎建于當年其間何用而非捐籌何處而非節處然且渙群技茅伸士氣也戢奸鋤暴肅禁防也汰省車徒蘇驛困也革蠲稅整飭商疲也甚則有苞苴絕而仕路清鼓鑄（勃）而貨源利恤伍堅罷宂机可以剪小夤拌賢鎮邊（神速）可以殲老憝此其功瀰天壤若士若農若工若商一時書屬謳吟之衆是以思切東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五城敢後率土之民頂奉欽乞建祠卜造宣武門外所有五城居民領于此中効一土一木之力以抒萬民一分之情奉聖旨廠臣赤心捧日隻手擎天種〻懋美朕

已鑒恁五城居民額附順天建祠一体崇報着如議
行

十七日

山西巡按劉弘化為公請建祠奉聖旨雲閑右臂重
地四衝孤垣廠臣殫竭心力次第數議重臣以行邊
分信地而肅紀旌旗改色令庫弭奸功在岩塞與情
咸洽這所奏民軍人等請于五臺山建祠准與舉行
以永鑒祀已有旨了

十八日

直隸巡按何早為撫遼要領事奉聖旨這本說廠臣

提撥羣情釐剔夙弊軍國民瘼咸歸撫循裕國籌漕備提要領功在儲胥朕所洞悉

十九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為元勳報國隆恩奉聖旨覽奏廠臣純忠為國千古莫二釐祝之舉不謀而合懿德之好不疾而速宜有殊典以遂輿情

二十日

直隸巡按倪文煥為元功報主隆恩等事奉聖旨覽奏廠臣與國閑疆体恤軍民上酬特達之知遠籌萬世之策景忠山祠開已告竣選從憑式芳姿貽垂特

無額名已有旨了

二十一日

兵部尚書王之臣為盗臣表裏為奸積蠹窟六盡露據閣內道兵備右參政王應豸呈犯官同知王應豫參送到臣該臣看得王應豫驕恣不簡貪婪有聲倚任非人內外悉為邪黨稽覈無法出入盡皆弊端六百九十餘兩之贓即非入手而已之覺察何在六千三百餘兩之數雖曰在庫而前之不報何為虛出倉收盡是罔上之計改給折色無非漁利之心此一官者真蠹餉之蠹而盗臣之尤一杖豈足盡辜應削籍

為民以警為邪者奉聖旨王應豫職董軍儲貪婪多跡褫奪非枉柯成棟等擅贓擬徒文新杞等照提緝結其池淵互價索受贓銀並追入官以濟邊用該部院知道

二十二日

天津督餉黃運泰為請建生祠仰荅茂功以暢輿情以昭盛典據天津兵備道楊廷杞呈行河間府河間縣知縣薛文江等呈稱前情到臣看得天將建中興之治必出一名世之臣以為中興之佐曆六合于數寧莫萬方于樂育良非偶也今廠臣魏尚公冰心浴

日玉柱擎天鼎建壯宸居于九重節省饒物力于四洴痛畿輔之災傷多方周恤念邇方之疾苦加意撫循信賞必罰振綱飭紀到處種々色新弭盜安民釐奸剔蠹隨地洋々潤景革鋪墊而省煩冗裕商即所以裕國罷雜稅而公貿易便商即所以便民未雨而徹桑三韓筆金湯之固捐貲而助餉萬軍頒挾醪之仁此其鴻猷駿烈更僕難數悉屬常心炤鑒無待臣等之彈述者惟是三王之國乃累朝罕覯之典臣心私謂藩王過津不知經幾許糜費及王舟抵津之日舳艫鱗集邑衢雲從無不遵守約束安堵如故更無一

人有非分之索者一切供億萬分節省較之昔年藩封經臨之時所費不及十之二三今瀛海一靶文武士庶萬口惟吁頌功感德皆謂三百年來所未有也非其知慮周詳調停嚴密曷克臻此汪恩勞數中外宏功掩映後先臣身親其事而目擊最真者茲據道府呈詳于河間天津二處擇地鳩工建祠共祝奉聖旨這奏厥臣丹心偉績澤溥神勞種種弘功朕所鑒悉建祠請額已有旨了　保定巡撫張鳳翼為請建生祠事奉聖旨與情允協祝祠非濫其與建祠請額已有旨了

二十三日

直隸巡按李蕃為請建生祠事奉聖旨河間天津三處建祠准與議行兼賜額名並置祠官俱已有旨了

二十四日

薊遼總督閻鳴泰為元勳報國洪恩普被群心協和建祠崇德請錫額名以副人心職等卜吉鳩工〻成不日蓋黎庶樂為子來而官軍咸所教集既塞上已矢共祝之誠在聖朝豈靳崇功之典所建生祠理合賜名例得請額以垂千古等因到臣〻准此謹令太監陶文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看得民心依

歸即天命之助順泰照廠臣上体聖明特達之知下籌軍國萬全之策安內攘外破狡虜之胆于肺腑未露之先舉賢任能奠疆圉之固于磐石金湯之永至如捐金捐俸而足食足兵恤軍恤民而修邊禦虜非但于名義綱常之重為獨萃其全而且于兵農礼楽之司寔共濟其盛平成之績普著覆載之量宏敷既經官民協和報本請題祠名迄今落成所當俯順輿情因志功德之茂者也奉聖旨中協喜峰款虜要路邇來虜性叵測制馭為難廠臣忠心嘿運勝筭潛操狡虜慴服軍民共戴據功報德正見輿情這景忠山

祠名已有旨了

六月初二日

薊遼總督閻鳴泰疏　鋒已判救錦宜速內見廠臣新發武剛車百二十餘輛戰馬數百餘匹而太僕寺所解大馬四千五百匹亦至車堅馬良兩擅其長則將勇兵強可必其勝俱聽鎮臣劉坤偕撫院道將前頎後肦商確而行虜　喘未定而我武已揚則錦圍之解在指顧間矣蓋鎮臣之識見超軼尋常而一種虛懷下士之識與一段勵世磨鈍之概又能令人愛而畏之而不敢玩真文武全才而強敵對手爲平遼

之白袍也厰臣選擇而使皇上推心以任向前恢復事業將始終以之詎止一解此圍也哉奉聖旨覽奏厰臣擇捀而使委任得人鎮臣文武兼才胆氣雄邁説得是　氣已判宜乘此時鼓行而進寧錦赳期合謀交擊兵貴神速此時為然須步々為營節々偵探防其設伏致師及間道抄餉襲寧諸説計鎮臣與督撫道將相机便宜行該部知道

初五日

順天巡撫劉詔為恭報應援兵馬之數并陳沿海防禦之概內稱鎮臣不敢少弛戒備負皇上用心防禦

之明旨弁髦臣竊憂籌邊之至意唯是粮餉不繼所在告匱行者無賫挾居者鮮宿飽耳奉聖旨昌鎮重重地狡虜叅動冝倍加防守其粮餉緊急着戶部多方措處立刻給發以濟燃眉不得延緩須臾致誤軍需該部知道

初六日

直隸巡按刘英為重地防禦冝周貪弁踈違非法內稔臣自受命巡江朝夕飲冰周諮告成以求無負于任使諸凡事冝漸有次第獨江船官兵習既久踈玩日生戕兇鯨吞弊難頓整是故摠哨邏卒彼此相蒙

且互為漁獵祇以自肥責之以詰奸究併與其奸究而通之責之以查私貨并與其私貨而匿之甚至如蕪巷之把總唐大智受職防江亦既有年止熟营私之隊全無捍禦之能此一官者欺公有胆訓下無法防江而竟以壞防禦暴而又以為暴也且志营囊橐每徒手以攫金錢術之黠鈴至高卧而弛管鑰所當褫職重懲以儆將来無良臣思逖来邊多犯順財用不敷萑苻之警最為難淨幸我皇上運際中興厰臣慮切綢繆剔奸釐弊無處不到每内賴以肅清矧微臣有巡江之職者乃敢上下互為容隱不以其事入

旨耶奉聖旨上江延袤千里原設有聽哨邏卒以彈盜賊雖司防禦廢弛相蒙成何法紀著嚴行清查痛懲夙弊以杜廠臣制竊釐奸之意所勘唐大智寺梳職如議行該部知道

初七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為背城一戰大挫賊鋒內祢賴我皇上威武聖神廠臣忠義鼓舞故內外文武諸臣齊心合力大戰而判敗之十年來疲天下之兵力未嘗敢與合馬交鋒即職去年亦從而攻城下今始一刀一鎗兩下據搶夷之虎狠驍悍而職憑堞大呼分

路進止指揮應手即老于行伍者皆恨此夷之勁而精頼皇上之靈一戦摧之奉聖旨十年積弱今日乃一旦挫其狂鋒頼廠臣先事綢繆純忠鼓舞故能使内外文武齊心併力収此奇捷覧奏兵已乘勝致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其見方畧然須步〻嚴密首尾相應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宣大援兵着速發出関聽調不許遲留盔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乃着揀驍壯的解發軍前應用不必折價犒賞發御前銀五百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

十五日

總督漕河崔文昇撫臣郭尚友等為神功叅贊天地至德超軼千古鼎建生祠以陰百代瞻仰以崇千秋禋祀據盧鳳淮揚四府呈為願捐微貲以助建祠等情到臣該臣看得臣王佐擎天金鑾浴日埽逆如雷如電翼正為雨為露弘德無涯大功莫並躰國民赤心貫于日月揆文揆武正氣戴于乾坤無之康以理財公以行正敏以集事勤以經國明以任人妙因革之術施遐邇之恩其他在社稷無容臣等再贅唯是漕河関軍國之命脈淮甸係漕艘之咽喉官軍士民

無不感戴願各捐貲于漕運孔道卜地建祠以快四方之觀以垂永遠之業具呈前來臣等敢不從輿情據寔上請奉聖旨厰臣擎天一柱貫日丹衷其定大典黜邪黨扶建桐封籌邊惠黎種種奇績即如淮安轉輸咽喉河渠飛挽委寔委任得人區畫得利運民沾被殊恩南北帆檣無滯功在諸計誦起閭閻朕心嘉尚據江北若府士民商衛人等謀建生祠以致釐祀具見秉彝之好如議行祠名瞻護部知道

十六日

山東廵按張素養疏為王師屢奏捷勝恢復　轉有

期內擒頃接邸報捷書三至　兵屢挫失利而歸巢
此頻年未有之奇功皆仗我皇上聰睿性成英武神
授妙奇謀于獨斷大張中國之威靈簡心膂于成功
生致四弟之歸命而廠臣以安社稷之心定殲虜之
畫方畧默授机宜悉符有湊合于軍需無不用命之
將士奉聖旨逆　傾巢而來失利而歸累年積弱一
旦振起皆賴廠臣計安社稷念切封疆方畧家籌無
不投机之發縱轉輸接濟無不湊手之軍需故能使內
外軍士無不用命大挫弟氛建此奇捷朕心嘉悅覽
奏具見忠愛該部知道

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安伸為聖政唯新凱捷屢奏內稱聖主中興廼軼千古此唯天眷聖明賚心膂以贊內外而禁中之頗牧寔優故能師行克詰揚武威以剪苐虜而閫外之籬藩永固寧之捷書二至錦之捷書三至洵數十年未有之奇勲也奉聖旨　犯寧遠錦城捷書屢至皆賴廠臣之功出頗牧于禁中壯藩籬于閫外元勳所属朕已明鑒

十九日

直隸巡按盧承欽請建生祠奉聖旨覽奏廠臣報國

心真臣時念切除奸黨以清仕路籌缺略以肅邊疆
安壤之功朕所鑒知畿南水旱相因輸挽旁午厰臣
多方矜恤加意輯柔使供應常周而公私不擾建祠
崇報感德同准與舉行祠名已有旨了

二十日

京畿提學御史李蕃請建生祠奉聖旨覽奏厰臣計
安社稷澤滿乾坤殊勳偉畧未易枚舉至與畿南梓
里尤為矜恤多方薄稅蠲征散財發粟將吏沐醪纊
之惠軍民起焚溺艱師儒獲絃誦之安商賈樹市塗
之頌感恩圖報自不能已所請于永安門興工建祠

以遂瞻祝惟與舉行

二十一日

總督閆鳴泰請建生祠奉聖旨覽奏廠臣獻炳匡贊功高安攘既已家祝戶誦即如幾南一鎮軫部稅則厄疲頓蘇恤戎旅則飽騰俱奮商賈輻輳于津梁子矜樂業于絃誦以至奸宄肅清金湯屹峙慈航利濟桑土飲醪其種〻美意朕所鑒知

二十二日

浙江巡撫潘汝禎疏祠功告竣奏聖旨據廠臣德被三吳達西湖永恩祠不日告成具告人情樂赴董理

勤劳該督監能体厰臣德意安静不擾深可嘉尚

二十三日

直隸廵按卓邁疏請建生祠奉聖旨覧奏河間祠已落成天津見在叔建厰臣元德永在鄉邦去之不朽捧任祠官已有旨了　浙江廵按徐吉疏俯順輿情奉聖旨據奏祠宇告竣萬姓歡騰厰臣功德與西湖並垂不朽各官督理勤劳可嘉已有旨了

二十七日

順天廵撫劉詔疏為公建生祠以永崇報苐情該臣會同劉遵憲總督閻鳴泰直隸廵按卓邁梁夢環議照

天下有非常之功德必有非常之崇報如予之獎賚賜之封廕銘之旂彛垂之竹帛此報自朝廷者也下而縉紳士庶若遠若近共沐無量之恩波寧忘有生之報捻所為建祠焚祝仰瞻于萬世者斯亦秉彛之好所不能自已矣今如廠臣魏忠賢向水盟心丹誠報主內而廟謨國是外而邊計民瘼靡不殫精籌畫畢慮經營孜々焉以安社稷奠封疆安民生為悅皇々然以問疾苦察利弊出水火為念捐私儲以佐軍儲視國事不啻家事不遑郵符嚴禁勘合疲驛之重困獲蘇平治道塗脩建橋梁孔道之攸往咸利鋪墊

草而商賈懷出走之想山木伐而肘腋鮮伏莽之戎
採石不擾閭閻民忘帝力封礦永清盜賊道無拾遺
三殿告成不日百年曠典聿新此皆廠臣善体皇上
制治保邦之至意充化中興外攘內安之弘功且知
人善任制勝出奇遂使數十年未滅之奴氛先鋒大
挫三韓久淪之土地指顧全恢誠曠古罕聞而于今
僅見聖明洞察已深豈臣等所敢妄揣其萬一奉聖
旨涿州地當孔道最為煩苦兼以河水泛溢屢年為
灾廠臣計先國本念切民生禁卸傳之驛騷弘橋杠
之通濟採石而屬邑不擾封疆而嘯聚潛消制治保

邦安內攘外純忠元功朕所鑒知逹十三州縣官民士庶公建生祠具知感德之誠祠名弘愛以示優視

該道

七月初三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為微臣躬歷遼地博訪遼情敢設各款為皇上陳之一曰議用遼兵職每細訪遼情僉謂遼人生長本地習知舉動凡遇虜入絕無惧色惟得堅甲利兵壯馬無不爭先殺賊以雪祖宗父母之仇即非寧錦屢捷推鋒陷陣者遼卒為多也已可灼見一曰議用遼將職詢之行伍訪之道路無不極

口徐達將朱梅祖大壽右輔靳國臣何可綱為百戰百勝之勇設立教場營屋一所深溝高壘若另選精兵時常訓練閑警合哨出奇設伏隨々伏賊向往迎邀夹擊務一號令不宜互分名色俾得呼吸相通臂指聯絡一唯各將是命鎮撫道帥從中調度唯責成功又何慮事之不濟賊之不殲而重厪主憂哉一曰議設聽差人馬職經過關津各城每見兵士多有飢色衣不蔽体細詢其故咸曰公差員役往來如織前差未回後差又撥人馬連走日夜並無停歇米漿草料晨夕不沾唇吻且三月本色粮至六月尚未給領

安得不飢不死即總赴數場之兵亦在走差之中職所親見不覺為之咽哽伏乞敕議各城戰守正兵外每處另設聽差兵一百名馬五十匹專供差遣員役之用不許仍前勒撥戰守兵馬以致疲于奔命如此庶可以優養士馬又免于藉口公差使費扣剋之弊

一曰議聚義民關外以至寧遠延袤二百餘里止有前屯衛中前後汝河所四城可堪保障而城中官舍軍民雜處餘地無幾今自錦城以東之荒城俱被賊蹂為平地民皆絕其依栖之所况今日築室明日賊至而焚之民且以關外為畏途矣夫遼民既絕望

于邊目下之隊兵空伍將誰與補此後之怏使土地誰與共守耶是保聚人民為最急也一曰毀弟塔職至東關驛邊見嶺上突起一埠高三尺許其形如虜酋所戴盔纓狀甚猛惡不祥土人云是前朝東夷所築以為界址固未必然但既有此謠傳豈容留為口寔况堂堂一統弟虜明示標的于中華亦屬未順應請勅令該地方官即行拆毀以絕其跡者也奉聖旨

初五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疏為公建生祠奉聖旨據奏厰臣竭誠報主視國如家豈功懋德普天同慶即涿州十

三州縣興利除害緝盜安民砥道修平橋梁整飾其
威風宏施無美不臻這建祠額名已有旨了

初七日

直隸巡按龔萃肅疏為請建生祠奉聖旨據奏長蘆
南北兩浙商人合詞稱厰臣功德巍巍未易殫述即
煮海一事更蒙如天之恩民思捐摩永圖報荅寔與
情之不能已各准建祠虔祝并與守祠員役用垂不
朽以彰大德着與做流恩祠該部知道

十一日

直隸巡按許其孝疏為報建生祠據揚州兵塩道王

行化呈詳到臣該臣照得廠臣天生睿知地毓書英一人忠蓋光彌宇宙與輪三殿勛益乾坤藩駕行百姓事自然之德籌畫處九邊頻擴卻之功稽軍寔于雪壘速蒭糧于轉運指社稷有磐石之安軫黎庶于衽席之上寰宇之中無不仰其覆載普天之下孰不被其潤澤矧江北乃四方輻輳之區聖祖湯沐之地人〻蒙庥戶〻祝除已建祠外唯兩淮歲課係邊徼之急需各商輸轉乃國儲之永賴且頻年以來煌旱相仍極為疲敝賴廠臣訏謨普遍石畫周詳吉地仰賴即一郡免淡食之嗟黔省增鹽三軍無號腹之

嘆持綱法嚴浮録潜蹤清查庫銀奸蠹絶跡俾三商有來蘇之望各灶安貢海之工孰非廠臣之力故感恩思報已沁入于人心乃建祠釐祝寔百倍于士庶者也奉聖旨廠臣功在邊儲感極市廛各商請建祠于淮揚孔道以祝釐崇報具見羙舉公情如議行該部知道

十三日

陝西廵按莊謙疏為公舉建祠以昭崇報據榆林道楊嗣脩寺通詳到臣該臣看得廠臣魏忠賢貫日丹心擎天鉅手念念愛君清明疆圉之洪庥平日俱集

事〻為國綢繆防禦之訏謨無時不用年來宮中府中清查節省不可數百千萬其于勞苦窮商蠲免寬恤亦不下數百千萬且三殿告成于不日經始勿亟三王就封于一省沿途不驚其為豊功茂德真是超古軼今合建祠而焚祝敢具題而請命奉聖旨廠臣洪勲偉烈藏在盟府未易枚舉建祠崇報輿情安能已矣准與樂行及賜額名俱有旨了

十六日

河南道御史李應公雲南道御史卓邁疏為士習積玩成風法紀陵防宜肅內於科場條例申飭已詳無

客職贊謹擇其至要至易斷在必行者列為數款俾多士確然遵守庶幾袪偽去真之一助一曰登印卷〻有之重叠有顛倒也忙則易亂冝今印卷官初一日為始某日印某處卷若干照案登簿照簿彙卷親簡號封緘忽不漏博換之弊清矣一曰設柵欄就試人少護送人多互　則虞蹤蹈混入則虞僱替冝令東西衕　各設兩層柵欄守以能幹則喧亂之弊清矣一曰詳編號〻印臨期錯綜同色不列一行此成法也乃編書吏一落其手便弄机関竅文所席呼吸可應冝先期令四所官會集至公堂一縣之卷彙為

一案一案之卷印以各號官自嘿簡吏不得干則通號之弊清矣一曰謹受卷採花集衆皆吏書預認名字竊卷以搜作弊之人也宜于受卷二員外將各官增照分収五經諸生親交官為親受即查何卷何名根究到底則試卷可以無出入矣一曰慎彌封各卷糊名之後只憑字號稍有逗留便多關通宜用彌封官手用印號親押親薄絕不假之書役完即封送監臨則名姓可以無預洩矣一曰清謄錄書手入闈各生多預搜記號令抄填明楷夫既楷書矣而猶知其名線索一提何處不透宜令謄錄官日逐掣分註定

驗放不許私換仍不許與彌封所傻字交通對讀諸生之劳等者非老則穉往往厭薄是役苟且塞責對讀官皆〻董率則夭字可以無錯落矣一曰禁遂廠方門以內貴介子弟預托執事官員各搭廠房先入住宿院門未啟衿裾已盈可謂有法紀乎一曰核供給士子晝夜拈管舌乾心苦而飲食粗糲茶湯虛應豈國家重士初意哉廚役減尅良可痛恨宜于散粥飯時供給官稟監試親驗照號均給違者延緝拿究一曰查夫役場內合用各夫率多要人間有奸滑溷跡而供給所尤為藏匿之藪宜令供給官員細〻查

核十名互給有事連坐一曰嚴搜場閘往敝各役多有未點先入藏匿夾帶宜搜空房隙地一人不容藏為封鎖俟撫院到日各官進後逐名嚴搜點進倘有犯者嚴鞫其為誰主使為誰窩穴勿以偶誤姑貸孰敢舍生以狥利乎奉聖旨

十七日

福建道御史汪若極疏為疆場制勝有廟筭戰守宜定內帑皇上大奮乾剛赫然更始倚重心膂之廠臣擣勝筭于勝理收戰勝于疆場信賞必罰用得其人諸內鎮臣盡瘁匪躬中外文武悉殫無他奴雖狡悍

圍錦逼寧岌〻十萬之衆逾月無能攻掠而錦兵出奇衝寧亦以應援之師鼓勇先爭三戰先捷斬傷奴勇之半生擒其爽首浮而獻之闕庭此皆帷幄之運籌故能扼要而制其勝以一錦為寧鎮保障且為關薊捍禦也職欽誦聖諭自山海内外以至寧遠塔山錦州等地當衝虜若輔之相倚防應畫界如犬牙之相制則一帶情形已洞在聖明目中矣今分鎮之將智勇過人亟蒐簡精銳于戎行操練整飭事　事漸〻進守而内鎮臣時往來寧錦之間營札策應虛〻實〻使　狼顧不敢向迩守錦以護關寧而從廣

入邊漸戚愾復更無慮其難矣抑職猶有慮者諸路應援兵之未必徵而不至也徵檄被而援兵未集先自氣餒却步索餉治裝種種逗留則調兵應援不若預行各撫按調良能將兵之官令自于行伍間擇義勇兵丁不拘名數冊報該撫院達部俟徵調之時給以行粮將兵剋期俱至如常山蛇勢首尾相應不呼而集國家得援兵之用而無驛擾糜費之累自是軍實無處不壯兵氣無處不揚虜不敢越寧錦而窺喜峰其敢舍弓馬而鼓掉海濤乎果爾　孽不即自殄滅職不信也奉聖旨

十八日

廷按直隸御史卓邁疏爲廟筭之制勝宜周邊防之脩飭宜早向稔我皇上天挺英明日廑宵旰倂心膂之親臣運帷幄之籌策而廠臣魏忠賢以君心爲己心國事如家事知人善任宮府共此和衷樽俎折衝文武互爲經緯事〻核實處〻周防秘授方畧而虜在目前妙合机宜而神運掌上戰車數百輛頃刻而進寧遠非程度有素能若是之凑手耶截漕數百萬呼吸而抵奔口非運得人得能若是之應期耶是以內外齊心將士用命守則必堅而戰不能攻我之

假戰則必克而數不能來我之靡匪獨錦寧奇勳大捷大快人意在宣鎮則有洗馬鎮之捷在延鎮則有千茼之捷在東江則一旅孤軍四面受敵而猶有掩襲截擊之捷天祚國家神武迭出未有極也然而勝不可狃寇不可玩襲累勝之兇鋒一旦敗挫豈遂甘心雖伏耶近日自錦城而寧遠自寧遠而關門喜峰桃林黃花諸路口邊墻之脩築果屹然天塹否則營繕之役不可不速報竣墩臺之列果屹然金城否則守禦之衆不可不皆簡閱也火藥弓箭果精必及遠射必命中否則製之調之使器與人相習者何可緩

也車營騎卒果聚若雲屯行若風馳否則攻之同之使車與馬各得者何可緩也芻糧糗糒果居有積行有裹否則召買之草豆額餉之本折何可不及時行催令按醪有書而脫巾不呼也當此秋高氣肅馬驕弓勁之時倘猝有不戒其及莆手之此其時矣奉聖旨這本說年來積粟虛冒綜核無術頼廠臣真心王國視國如家先計周防多方接濟知人善任內外同心故守有堅壁之雄戰有克敵之效奇勳茂著朕所鑒知其調陳各項深合廠臣未雨之謀該部速議具奏

二十一日

直隸巡按李旹馨疏為矜恤窮民以保根本重地內稌民務最切要者莫先于矜恤民軍近倉廒中良吏領以偹子種以免民軍失所之患仍造冊奏繳此後踵而行之或可長繼總之推皇上之深仁体厥臣之德意以保護根本之赤子臣在民言民以未盡職如此奉聖旨這本說矜恤窮民保護根本具見厥臣念切民艱之之其積谷偹賑造冊進繳著為定例著地方如議行

二十四日

直隷巡按汪裕疏為元臣功德天崇報祠華夷淵暢謹請坊額以昭勛臣聞德業盛者必有世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功德炳于天壤而后生祠欽于華夷不表以徽稱則不足以識不朽之盛事不謹以聖諭則不足以洽共戴之人心若厥臣魏忠賢丹淵浴日擎腕補天辨薰蕕以肅朝常罷煩苛以甦商困建畧朝之宸極而疏倚流霞剪駢出之桐封而河山飛電至于嚴奸細而奴虜塞啟疆之胆遣各鎮而錦寧奏振世之功此其功耀乾坤勛在社稷已足昭炳于夷夏而波及宣方其妙選而揔鎮者皆蕭韓方召之流

其清餉而整軍者晉士飽馬騰之計疇昔之備邊以款貢而閫則今日之夷情以神机而効順此前之俘解矣瑣酋之盟定卜邑之表貢且將浸々來矣昔驕擴而今豈改換耶則赫濯之聲灵讋也昔狡獪而今豈滌腸耶則運籌之方畧精也宣方文武軍民誰無血氣心知其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而乳哺切于岵屺香火禋于季閫也又烏容已耶狌犍而報稱各々實流經營而趨事處々雷動以故宣之祠宇業將落成而雲中一切採木辦料蒸々然公共從事戢抵任往視即為卜基定堂分廟疏構俾某後于舟艘某

皆工于儀門物有其官、有其工、有其役與司道料理祇以順民情耳第軍民合詞共請以坊額之美名必求聖明之俯賜職何敢嘿、而處此也奉聖旨據奏厰臣功茂華夷澤蔽天壤種、勳德更僕莫數宣鎮軍民愛戴建祠祝釐立坊標名情自不能已坊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兵部都察院接出聖旨朕念周室盛時禮制所載匠人營用朝市井然我祖宗則而決之其意良是朕踐祚之始正逆、奴方熾朝廷未與遂將內市暫移北

安門之外于斯七年矣器物蝇覺不敷閫藥殊非長策今類廠臣沈思客畫戰勝廟堂影建朝啟聿新推膚捷音疊至神人會悅朕是嘉焉可將內市自八月初四日始還遵累朝舊典仍移于元武門外該衙門嚴加廵緝禁止終貨皇城各門都盤詰閑防毋得踈怠復我祖宗以後前朝后市之制昭朕軫恤商民至意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直隸梁夢環疏為仰遵明旨查叙寧錦屡捷事奉聖旨覽奏寧錦之捷振起積弱克鳩武功皆類廠臣石

畫淵謀知人善任故能盡奪天驕之魄永奠地軸之安績茂三韓功高百代各鎮任事有功内臣俱着叙賚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浙江廵按徐吉疏爲叅劾不職有司訪得温州府司理林桂鷹擊存心狼貪成性羶逐甘眠猫鼠官評祇問苞苴自撰清廉欵咲破市廛之口同僚爭罵篡習成攘搶之風事類喪心人爲切齒此一官者壟斷自已笑駡由人言僞而堅行織而鄙每欲遮其頭而早已露其肺肝狼狽堪羞猴冠遺玷本當拿問姑以笠

仕歲月無幾所當照貪吏革職為民者也又訪得抗州府督局通判唐樞居心如市遇事借叢听斷拂情盡作肥腸之計衒揚逞性徒滋滑之奸生一官者外似真誠胸藏情波語言失其斟酌舉動類屬譸張振刷無聞風逋益甚所當照才力不及例改調以收磨礲之用者也奉聖旨吏部知道

二十八日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疏為聖世太平有象誰敢芻論以維治安內稱日者聖躬違和旋獲萬安中外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慶聖天子萬年故曰太平有象也然

職本揣滕陋切緦、過計者聖躬安矣得無飲食起居之憂勞失調乎則清心寡欲之功不可不亟講也朝政雖已清明矣得毋有伏莽之戎乘間以媟集乎則用舍擧錯之間不可不慎也疆圉雖漸寧謐武備雖已修擧得無奴虜勾連思乘我所未備乎則關寧錦塔之各分信地挑林喜峰一片石諸口之預備重兵不可不亟圖也然職猶有進焉乙丑以前朝廷盡為奸党所混濁則用人惟恐其易所以防貞邪之雜也乙丑以後皇上大奮乾綱立破門戶之習党人為之一空今且衆正充庭矣然又不無乏手之嘆也每

見一會推之間那東補西此席未煖彼席復至，聖朝豈曰在野無人則今日之人又惟恐其步莫若令科道中間舉所知數人以備陞遷之選但不可過濫耳況今日諸臣皆與門戶為敵者也倘輕薦一門戶之人不但不忠于皇上且失自為之計亦大愚矣舉之在用與不用其獸斷在皇上以職所知之最真者有二人焉如原任江西參政莊祖誥端方有執恬淡寡營抱經世之才不苟求于世若亟賜起用當有拯拔于流俗者太常少卿阮大鋮持正不阿才品兼茂昔秀左光斗魏大中汪文言所推抑排冠長往後

文言被逮鎮撫而鞫文言口供為大中營吏科逆适大鋮以去此宗招案尚可簡而知也則其人品心術洞然無疑矣奉聖旨

八月初一日

江西巡撫楊邦憲疏為緝獲事奉聖旨這追完萬燝贓銀三百兩俟解到日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初二日

督餉御史劉徽疏為奴銳已挫恢復有期內除逆瑞禍數十年矣狂鋒惡焰從無一剉之者豈真不可敵哉蓋因前此任封疆者徒誇紙上之空言不理戰

守之定事見敵而潰聞風而逃任用不得其人耳非者錦州之困頓厥臣幹國精忠一切器械糧草盡心籌畫諸臣無莫不兢兢然同心共濟措辦斡理俾內鎮臣有所憑以自固三戰三捷奏此膚功任人之効亦大彰明較著矣寧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感恩何重而向日議款一節聞者無不詫異說者謂借款為名撫臣另有作用未幾用一講款奴且有事于東江未已更且西犯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用之可效者也奉聖旨

初九日

廣西道御史顧宗孟疏爲署選向多蒙議銓政今宜次覩內秘冢臣蒞任間作奸積書俾其嚴明相率適去新選郎亦將入部受事此亦銓政肅清群情鼓舞之會耳臣敢効其一得夫四司之中分科二十有八而文選已居其半端緒紛雜奚啻如蝟不能使其散之不作而患我之不能查又不患我之不能查而患查之無其源選月一選固矣分職稽閱固矣未選之前奄忽時日漫不經心將選之候簿書填委聽胥易欺我欺之彼且伺而嘗之彼嘗之我即疑之而時已迫矣又不得不姑聽之于弊端四出物議叢生株守

窮途者點卯多年空嘆河清之難俟捷趋他徑者未經綸序輒度彈冠之有期至（如）已選而留缺數年不選未還而封缺美官如寄又如撫破甑而復告納巧営之實萬端曳玉門而復改藏身之穴百出以起復之易選也無銀假作有銀其真正服闋者反至經年之淹滯以告降之易選也彼項改作此項其本等該選者未免累歲之積延若夫序單一節尤為不厭人心前選序名于次而不得選者後選宜首序及單出而反壓數名之後嗟乎千里間關數年守候欲徃想而違彼之愁惧自斷其日後之生机欲告訐而端倪莫

尋尤邊巡于衙門之嚴肅勢不得不多方称貸竭力营求而銓法壞又勢不得不取償百姓朘削百姓閭閻而吏治壞長安多約結不解之人心海內皆代官還逋之赤子銓政不公之流弊夫豈細故謂宜從前振刷徹底澄清每逢選月截選預于單月清查必將必親矢天矢日逐項磨對明白逐項挨定次奪勿前單在先而墊之于後勿名次置後而忽拔之于前勿憑吏胥使上下其手勿狥情面以致取舍由人則政体自平人心自服奉聖旨

初十日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疏爲大工告成普天同慶竊惟向明出治帝王所以法天正位凝休華夷爲之拱極念茲三殿屬億萬方之瞻仰係千百年之丕基我皇祖經營數十餘年而鴻工不鮮更始惟艱豈真物力之交窮抑無神工之有待恭遇我皇上睿哲格天聖神應運振網飭紀奠寰海于昇平奮羽舞干銷鋒烟于頑梗且知人善任勿貳勿疑而心膂重臣赤心報主幹國如家而年而收數十年之功綜覈而省數百萬之費靡民子來成之不日且輪奐告成之會正寧錦奏捷之時真曠古奇觀而熙朝盛事也聀等允在

宇下無不歡呼聾巍煥之自天幸趨蹌之有地情深雀躍窮効蛩鳴周牖綢繆永不飄搖於風雨宸門洞闢徒茲廣運乎聰明伏念皇上居高慮下履順思危措國于太山磐石之安保身凜執玉捧盈之戒奉聖
旨

十一日

河南道御史李應公疏為拏獲懷挾監生内稱監生謝九元被司官馬斯作等搜出本犯袖内色銀二錢銅錢十五文扭至臣前臣取視之見銀錢數雖不多必非无因而携或其别有所挾欲持此以賄延軍者也

再令遍身細搜果得易經四書抄寫舊文九百字皆細小可近百篇臣復詢其籍貫浙江杭州府于潛人也天啓五年乙考中主簿未選今復入場抄文銀錢本犯供認已確伏以聖明申飭方新臣等曉示可謂懇切猶敢袖金錢以直入懷抄寫而罔忌藐法亂紀莫此為甚所挾文字銀錢封貯兵馬司以聽查驗奉
聖旨謝九元搜出懷挾供吐既確將抄文銀錢通送刑部如律究擬該部院知道

十五日

河南等道御史等官倪文煥等疏為恭候萬安本月

十一日職等從諸臣後恭詣宮門問安訖伏蒙皇上召九卿科道進見煖閣御醫陳奏聖脉礼畢伏蒙聖諭謂聖体素稟原虛近因東事焦劳致有此恙一旹未能驟愈國事殷煩甚為軫念監臣王体乾小心謹愼練達老成厰臣魏忠賢忠誠為國竭心無二近日三殿告成東事告捷皆賴厰臣悉力拮据畢力匡襄克定殊勲朕身尚在靜攝凡一概要大事務命閣臣與厰臣計議商確用心贊襄凡各衙門官俱盡心供職欽此職等隨諸大臣叩首受命而退切念皇上天縱聖人中興令主祖宗社稷之所式憑百靈之所呵

護力尊有喜驕社方來況有心膂元臣公忠体國而
大小諸臣莫不兢〻奉職於下內外合心明良合德
且皇圖鼎新奴熾漸息而頃者東北捷音又至我皇
上可稍釋宵旰之憂怡神定慮以遂無疆之福矣奉
聖旨

十八日

山西巡按李燦然為建立生祠事奉聖旨覽奏厰臣
忠能浴日功可格天衆正漸于鴻升群奸消於鼠伏
無美不臻何功不舉仰瞻華祝率土同心其請建祠
宇俱見輿情踴躍如議行其祠名與褒勵還與守祠

員役以垂永遠

河南道御史李應公等一本為搜獲三場懷挾監生乞賜勅問以彰大法內稱頭場二場搜獲二人俱已題明奉旨下法司究擬矣竊謂三場入試者自鑒前車之覆凜後車之戒而詎意復有冥然不顧夾帶舊文如監生王拱昌者乎審得本犯係福建晋江恩貢于甲子年考中通判未選茲復夾帶舊稿一小本紙傳字細卷之大小僅一指而數已逾五伯餘篇據本犯供吐係出號之後在地間拾及查對謄完真卷符合有數卷則非係于間拾可知也除本犯并原草文

字押發東城兵馬司收候外職等內外訪飭方設作奸無自而本犯尤巧為藏匿皆其自作之孽天網不漏奉聖旨黃拱昌騰完其卷既已小篆文符合數段其為本生懷挾可知也着依律擬罪法司知道

十九日

湖廣巡按溫臯謨疏為帝治方隆臣猷日茂敬陳三楚尸祝之情以祈聖鑒事楚王知會奏稿為翊賛功高為流宗社懷恩俞准建叙生祠等事通據湖廣布政呈詳為掌德報功代疏建祠等情到職今謹會到右僉都御史姚宗文看得啟臣係國佗忠籌邊偉識

以澄清世道為任以翊贊聖明為心振刷無所不周綢繆無所不到宣九重德意下慰四方瞻仰中外臣工僚、具陳而匡襄大烈安攘弘猷已昭于近日關寧之捷天下共見共仰無容臣等復贅唯楚中頻年寇發驟以兵餉加派頻興閭閻日見消索小民僅存皮骨今向藩同建經營已迫於燃眉三山並臨供億更窮於露肘人情初甚是惶地方不勝驚佈聿賴皇上明見萬里軫念湯沐重地特允廒臣所請曲加培德深仁凡捆殿供應不急之需槩行裁省即謁陵展祖就國之常權從報罷舡舟經過悉遵條約典禮無

1409360 910·1256
6738·1

鈇市廛不驚而疇田之搜鋪設之費矜重困于楚省許協濟於鄰封荊襄有更生之望江漢流不竭之波此三楚之民所徧承雨露也郡邑之中詳疊至司道之會議僉同共願建祠以酧嘉美蓋斯民欲歌咏皇上如天之德而巍蕩難名于宣猷幹國之厰臣共勤尸祝事既不謀而合功自不日而成職等切念楚屬遼濶猶有申詳未至者合無于省城采圻三處聽各府州縣各附近捐助以遂其情則厰臣功德永存而聖主內輔得人之盛千秋不朽矣奉聖旨